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仪礼译注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质

前 言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仪礼》的篇数与作者

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

- 士冠礼第一
- 士昏礼第二
- 士相见礼第三
- 乡饮酒礼第四
- 乡射礼第五
- 燕礼第六
- 大射礼第七
- 聘礼第八
- 公食大夫礼第九
- 觐礼第十
- 丧服第十一
- 士丧礼第十二
- 既夕礼第十三
- 士虞礼第十四
-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
-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 有司彻第十七

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

《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

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六篇。至孔子时，礼文废阙，冠、昏、丧、祭、射、乡、朝、聘这八方面，统括礼之大体，故孔子手定此十七篇以为教本。所谓《逸礼》，即令非伪，亦不过是“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这便涉及到《仪礼》与孔子的关系问题。

关于《仪礼》的作者问题，传统有三种说法，一说周公作，一说孔子作，一说周公作孔子删定，清人又有疑《仪礼》为伪书者。清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认为《仪礼》是“真书杂以伪者”（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54页）。顾栋高作《左氏引经不及周官仪礼论》，则直疑《仪礼》为汉儒所缀辑。

伪书说不能成立。汉代《仪礼》的传授，自汉初高堂生以下五家（高堂生、萧奋、孟卿、后苍、二戴），不绝如缕，条理清楚。先秦典籍，如《左传》、《论》、《孟》，对《仪礼》所记礼仪节次，多所称引，都可为证。此点清人胡培翬《仪礼非后人伪撰辨》论之甚详。周公作《仪礼》之说亦不可据信。盖礼仪乃因俗立制，有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大戴礼记·礼三本》所谓“凡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隆”，讲的正是这个道理。邵懿辰《礼经通论》说：“礼本非一时一世而成，积久复习，渐次修整，而后臻于大备。”这种看法是对的。但若依此说，《仪礼》作为周礼，便不能遽尔完成于周初的周公。梁启超说：“《仪礼》……大抵应为西周末春秋初之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60页）此说当近乎历史实际。

关于孔子与《仪礼》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说：“书传、礼记自孔氏。”此处“礼记”，即指《仪礼》。《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按史公说法，孔子对《仪礼》，是“修起”，而不是“作”。“修起”，就是整理修复，免于渐灭。孔子生当春秋“礼坏乐崩”之世，对三代之礼，特别是周礼，上下搜讨，力求其重建，此点史有明文，不必赘。《礼记·杂记下》说：“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檀弓》篇亦记载此事。这是孔子“修起”《仪礼》的确证。《礼记·礼运》记孔子答弟子子游问礼语云：“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夫礼……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邵懿辰认为射御之“御”为“乡”字之讹。孔子关于礼之所论列，正是《仪礼》十七篇的基本内容。

由此可以说，《仪礼》一书的内容，非一时一世而作，大致形成于西周末春秋初，孔子编定为十七篇，使周代礼仪之大体，得以保存流传下来。

《仪礼》的主要内容

上述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八项，概括了《仪礼》十七篇的主要内容。邵懿辰《礼经通论》对于此八类礼的意义作了一个概要的说明：“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礼之经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燕射以成宾主，聘食以

睦邦交，朝覲以辨上下。”下边，简要介绍一下《仪礼》十七篇的内容。

《仪礼》第一、二、三篇言冠、婚。《士冠礼》述加冠时的陈设、仪式和致辞。男子二十岁进入成年，冠礼是为之加冠命字的成年礼。《士昏礼》记述士娶妻成婚的礼节仪式。婚礼共有六项内容，也叫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士相见礼》是古代士初次相见之礼。古人重初相见之礼。初相见必有人为之作介绍，称作“介”；必携带往见的礼物，称作“挚”。仪节有士相见及见大夫、大夫相见、臣见君及燕于君等。

《仪礼》中有七篇言丧祭。其中言丧礼者四篇：《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言祭礼者三篇：《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丧服》记居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它用居丧衣服的精粗和服丧年月的长短表现了服丧者与死者之间的亲疏尊卑等关系。此篇是丧礼中最重要的一篇。《士丧礼》记述士丧父母，从死到殓的礼节仪式。《既夕礼》为《士丧礼》的下篇。既夕指下葬前二日。此篇记述下葬前二日至下葬的礼节。《士虞礼》，虞者安也。此篇是既葬以后的安魂礼。《特牲馈食礼》，记诸侯之士岁时祭祖祫之礼。《少牢馈食礼》是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祫于庙之礼。《有司彻》述上二祭毕俎尸于堂之礼。

《仪礼》有四篇言乡射之礼。《乡饮酒礼》记述乡人以时聚会宴饮的礼仪。乡饮酒约分四类：一、三年大比，诸侯之乡大夫向其君献贤能之士，将行，待以宾礼，与之会饮于乡学。二、乡大夫以宾礼宴饮国中贤者。三、州长于春、秋会民习射，射前饮酒。四、党正于季冬蜡祭饮酒。乡饮酒之意义在于“尊贤养老”。《乡射礼》是州长于春秋二季在州学会民习射之礼。《大射礼》是诸侯与群臣习射之礼。《燕礼》是诸侯之射前所举行的宴饮之礼。凡诸侯之射，必先行燕礼；乡射，必先行乡饮酒礼。故列《乡饮酒礼》于《乡射礼》之前，列《燕礼》于《大射礼》之前。这四篇，以行礼之地与人而言，《乡饮酒礼》与《乡射礼》属乡礼，《燕礼》与《大射礼》属邦国之礼。就礼之性质而言，则《乡射礼》与《大射礼》属射礼，《乡饮酒礼》与《燕礼》则属燕饮之礼。

《仪礼》有三篇言朝聘之礼。《聘礼》是诸侯国的邦交之礼。属朝礼者二篇。《公食大夫礼》是诸侯飨大夫之礼。《覲礼》是诸侯朝见天子之礼。

从结构上讲，《仪礼》的内容又可分为经、传、记三部分。《仪礼》十七篇，除《士相见礼》、《大射礼》、《少牢馈食礼》和《有司彻》四篇外，其余十三篇篇末都有《记》。《传》则只《丧服》一篇有。《丧服》不仅经有传，记亦有传。《丧服传》相传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亦有人疑非孔子弟子子夏而是汉人韩婴（字子夏）所作。

《仪礼》的流传与注本

《仪礼》，汉代称《礼》，又称《士礼》，无《仪礼》之名。晋元帝时荀崧请置郑《仪礼》博士，但《仪礼》的书名尚未普遍使用。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以《周礼》、《礼记》与《仪礼》并列为三礼，乃正式标以《仪礼》之名。

西汉经师只以《仪礼》为礼经，所言《礼》、《士礼》，皆指《仪礼》。东汉郑玄为三礼作注，始以《周礼》为“经礼”，而以《仪礼》为“曲礼”。以后经师沿习此说，讲三礼遂以《周礼》为主。今《十三经注疏》本，即以《周礼》冠三礼之首。其实，《周礼》本名《周官》，讲的是官制，与孔子用以教人的六经无关。《礼记》为七十子后学所记，亦非礼经。孔子六经中的《礼》，就是《仪礼》。关于《仪礼》与《礼记》的关系，朱熹作《仪礼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其说可从。《礼记》有很多篇都是为《仪礼》作传的。此点已详上文。当然，《礼记》之传《仪礼》，是宏观的、义理的解释，而不是作章句。

西汉传《仪礼》者十三家，其名世者有：高堂生、萧奋、孟卿、后苍、二戴（戴德、戴圣）和庆普。二戴、庆普之学皆传自后苍。汉立十四博士，宣帝时立大小戴、庆氏礼。

西汉传《仪礼》，只有师授而无注释。东汉马融仅注《丧服》。第一个为《仪礼》十七篇作注的是东汉郑玄，郑玄之后，有王肃注十七卷，唐初已佚。此后北齐黄庆，隋李孟愬曾为之作《疏》。唐贾公彦据郑注作《仪礼疏》，曾参考黄庆、李孟愬二家之《疏》。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即用郑注贾疏。南宋朱熹作《仪礼经传通解》，未及完成，门人黄榦续之，黄榦去世，杨复最后完成。清儒关于《仪礼》的著作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有：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凌廷堪《礼经释例》、张惠言《仪礼图》、邵懿辰《礼经通论》、胡培翬《仪礼正义》等。

《仪礼》注本，以郑注为最古。无郑注，则《仪礼》古义，将湮没而无从索解。古来学者以《仪礼》为难读之书。清人对《仪礼》的研究，其功甚巨。皮锡瑞说：“读《仪礼》有三法：一曰分节，二曰释例，三曰绘图。得此之法，则不复苦其难。”（《经学通论三·三礼》）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分节简注，每节加以标题总括一节内容，条理分明。凌廷堪《礼经释例》，将十七篇归纳为二百余条凡例，提纲挈领，读之使人一目了然。张惠言《仪礼图》，先作宫室衣服之图，又各分篇分节制图，附以简短的文字说明，使读者对诸礼仪节能有一直观之了解。此外，邵氏《通论》概论大义，胡氏《正义》集诸注疏大成，极尽其详。有了清儒的这些著作，一部极难读的《仪礼》，便大体上可以读通了。

《仪礼》是一部记述我国古代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的著作。自来儒家讲礼，强调要“陈其数”而“知其义”。《仪礼》所讲，是“数”或形式。这些“数”所表现的制礼原则和内在的文化精神，则是其“义”或内容。儒家主张，礼是“称情而立文”（荀子语）。因而其精义在于通过礼数对人的自然情感的升华而使“民德归厚”。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中，礼“数”因时代之变化而有因有革，但其中却体现着一个一贯的原则和文化的精神。透过其“数”而理解其“义”，从而具体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本精神，这正是我们今天要研读《仪礼》一书的意义所在。

士冠礼第一

【题解】

古代贵族男子二十岁行加冠礼，并命字，表示已经成年，必须行成人之礼，明确君臣、父子等的社会责任。本篇详细记述了行冠礼的过程、陈设、仪式及行礼时所致辞。篇末的《记》，简要说明了三代（夏、商、周）冠礼的沿革、异同，论述了行冠礼的伦理道德意义以及所适用的范围。《士冠礼》不仅适用于“士”，而且也适用于包括天子、诸侯在内的一切贵族。本篇后《记》说：“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公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未造也。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一方面，行冠礼标志着一个贵族成员明确其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而步入社会的开始；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了父子相继的宗法伦理精神（《士冠礼·记》：“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因此，古来儒家很重视冠礼，认为冠昏丧祭乡射朝聘诸礼，皆始于冠礼。《礼记·冠义》说：“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在汉代，《仪礼》诸本次序虽不同，但都以《士冠礼》为首篇，就表现了这种观念。

11

士冠礼：筮于庙门(1)。主人玄冠(2)，朝服(3)，缁带(4)，素(5)，即位于门东(6)，西面(7)。有司如主人服(8)，即位于西方，东面，北上(9)。筮与席(10)，所卦者(11)，具饌于西塾(12)。布席于门中，闾西、闾外(13)，西面。筮人执策(14)，抽上韉，兼执之(15)，进受命于主人(16)。宰自右少退赞命(17)。筮人许诺，右还(18)，即席坐(19)，西面。卦者在左(20)。卒筮，书卦(21)，执以示主人。主人受视，反之(22)。筮人还，东面，旅占卒，进告吉(23)。若不吉，则筮远日(24)，如初仪。彻筮席，宗人告事毕(25)。

主人戒宾(26)，宾礼辞(27)，许。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送(28)。前期三日(29)，筮宾(30)，如求日之仪。乃宿宾(31)。宾如主人服，出门左(32)，西面再拜，主人东面答拜。乃宿宾，宾许。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送。宿赞冠者一人(33)，亦如之。

厥明夕，为期于庙门之外(34)。主人立于门东，兄弟在其南，少退(35)，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36)，立于西方，东面，北上。宾者请期(37)。宰告曰：“质明行事(38)”。

告兄弟及有司。告事毕。宾者告期于宾之家。

夙兴(39)，设洗直于东荣(40)，南北以堂深(41)，水在洗东。陈服于房中西墉下(42)，东领北上(43)。爵弁服：纁裳、纯衣、缁带、鞅(44)。皮弁服：素积、缁带、素(45)。玄端：玄裳、黄裳、杂裳可也，缁带、爵(46)。缁布冠缺项、青组纓属于缺、缁纁广终幅长六尺(47)、皮弁弁、爵弁弁、缁组纁纁边(48)，同篋(49)。栝实于箠(50)，蒲筵二，在南(51)。侧尊一醴(52)，在服北(53)。有篋实勺觶角枲(54)，脯醢(55)，南上。爵弁、皮弁、缁布冠各一篋(56)，执以待于西坫南(57)，南面东上，宾升则东面。

主人玄端、爵，立于阼阶下(58)，直东序西面(59)。兄弟毕袵玄(60)，立于洗东，西面北上。宾者玄端，负东塾(61)。将冠者采衣、紒(62)，在房中(63)，南面。宾如主人服，赞者玄端从之，立于外门之外(64)。

宾者告(65)。主人迎出门左(66)，西面再拜，宾答拜。主人揖赞者。与宾揖先入。每曲揖(67)。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68)。三让(69)，

主人升立于序端(70)，西面。宾西序，东面。赞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主人之赞者筵于东序(71)，少北，西面。将冠者出房，南面，赞者奠纒、笄、栉于筵南端(72)。宾揖将冠者。将冠者即筵坐。赞者坐，栉，设纒(73)。宾降(74)，主人降。宾辞(75)，主人对。宾盥卒(76)，壹揖，壹让，升。主人升，复初位。宾筵前坐，正纒(77)。兴，降西阶一等(78)，执冠者升一等，东面授宾。宾右手执项，左手执前，进容(79)。乃祝(80)，坐如初。乃冠，兴，复位。赞者卒(81)。冠者兴，宾揖之，适房，服玄端爵，出房，南面。宾揖之，即筵坐，栉，设笄(82)，宾盥正纒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执项，左执前，进祝。加之如初。复位。赞者卒纒(83)。兴，宾揖之，适房。服素积、素容，出房，南面。宾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纒裳、韎。其他如加皮弁之仪。

彻皮弁、冠、栉、筵(84)。入于房。筵于户西(85)，南面。赞者洗于房中，侧酌醴(86)，加枳，覆之，面叶(87)。宾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宾受醴于户东，加枳，面枋(88)，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宾东面答拜。荐脯醢(89)。冠者即筵坐，左执觶，右祭脯醢(90)。以枳祭醴三(91)，兴。筵末坐，啐醴(92)。建枳(93)，兴。降筵，坐奠觶(94)，拜。执觶兴。宾答拜。

冠者奠觶于荐东(95)，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阶，适东壁(96)，北面见于母。母拜受(97)，子拜送，母又拜。

宾降(98)，直西序，东面。主人降，复初位。冠者立于西阶东，南面。宾字之(99)，冠者对(100)。

宾出(101)，主人送于庙门外。请醴宾，宾礼辞，许。宾就次(102)，冠者见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见赞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见姑姑(103)，如见母。

乃易服(104)，服玄冠、玄端、爵。奠挚见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105)。

乃醴宾以壹献之礼(106)。主人酬宾(107)，束帛俪皮(108)。赞者皆与(109)，赞冠者为介(110)。宾出，主人送于外门外。再拜。归宾俎(111)。

若不醴(112)，则醢用酒(113)。尊于房户之间(114)，两，有禁(115)，玄酒在西(116)。加勺南枋(117)。洗有筐，在西(118)。南顺(119)。始加，醢用脯醢。宾降取爵于筐(120)。辞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宾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执爵，右祭脯醢，祭酒。兴，筵末坐啐酒。降筵拜，宾答拜。冠者奠爵于荐东，立于筵西。彻荐爵，筵尊不彻(121)。加皮弁，如初仪。再醢，摄酒(122)。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仪。三醢，有干肉折俎(123)，啐之(124)，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见于母。若杀(125)，则特豚(126)，载合升(127)。离肺实于鼎(128)，设局鼎(129)。始醢，如初。再醢，两豆、葵菹、羸醢、两筴、栗脯(130)。三醢，摄酒如再醢，加俎，啐之，皆如初，啐肺，卒醢，取筴脯以降，如初。

若孤子，则父兄戒宿(131)。冠之日，主人紿而迎宾(132)。拜、揖、让，立于序端，皆如冠主(133)，礼于阼。凡拜，北面于阼阶上。宾亦北面于西阶上答拜。若杀，则举鼎陈于门外(134)，直东塾(135)，北面。若庶子(136)，则冠于房外，南面，遂醢焉。冠者母不在(137)，则使人

受脯于西阶下。

戒宾曰(138)：“某有子某，将加布于其首(139)。愿吾子之教之也(140)。”宾对曰：“某不敏(141)，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142)，敢辞。”主人曰：“某犹愿吾子之终教之也。”宾对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从！”宿曰：“某将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将莅之(143)，敢宿。”宾对曰，“某敢不夙兴！”始加，祝曰：“令月吉日(144)，始加元服(145)。弃尔幼志(146)，顺尔成德，寿考惟祺(147)，介尔景福(148)。”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149)，敬尔威仪，淑慎尔德(150)，眉寿万年(151)，永受胡福(152)。”三加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153)。兄弟具在，以成厥德(154)。黄耇无疆(155)，受天之庆。”醴辞曰：“甘醴惟厚，嘉荐令芳(156)。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157)，寿考不忘。”醯辞曰：“旨酒既清(158)，嘉荐亶时(159)，始加元服。兄弟具来，孝友时格(160)，永乃保之。”再醯曰：“旨酒既湑(161)，嘉荐伊脯(162)。乃申尔服，礼仪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163)。”三醯曰：“旨酒令芳，笾豆有楚(164)，咸加尔服，肴升折俎，承天之庆，受福无疆。”字辞曰：“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165)。爰字孔嘉(166)，髦士攸宜(167)。宜之于假(168)，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169)，唯其所当。”

屨，夏用葛(170)，玄端黑屨，青絢纁纯(171)，纯博寸(172)。素积白屨，以魁柎之(173)；缁絢纁纯，纯博寸。爵弁纁屨，黑絢纁纯。纯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纁屨。(174)。

[记]

冠义(175)。始冠，缁布之冠也。大古冠布(176)，齐则缁之(177)。其綷也，孔子曰：“吾未之闻也(178)。”冠而敝之可也(179)。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180)。醯于客位，加有成也(181)。三加弥尊(182)，谕其志也(183)。冠而字之，敬其名也(184)。委貌(185)，周道也；章甫(186)，殷道也；毋追(187)，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188)，三王共皮弁、素积(189)。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190)，何大夫冠礼之有？公侯之冠礼也，夏之未造也(191)。天子之元子犹士也(192)，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193)。以官爵人，德之杀也(194)。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

【注释】

(1)从“士冠礼”至“宗人告事毕”，述占筮冠礼日期的仪式。筮：用蓍草占卦，通过《易经》来判断吉凶。这里指占筮行加冠礼的日期。庙：祢庙，即父庙。

(2)主人：指冠者的父兄。玄冠：朝服冠名，用黑色丝织品制成。

(3)朝服：君臣朝会时穿的礼服，以十五升布(1200缕线织成的布)制成，工极细。古代称上衣为衣，下衣为裳。衣与冠同色，故此朝服之衣亦应为黑色。下文行加冠礼时主人服玄端，而不服朝服。玄端与朝服，衣同裳异。朝会，早朝见，服朝服；晚朝见，服玄端。是朝服尊于玄端。

(4)缁带：黑色丝织品制成的大带。

(5)素 (b@)：白色皮革制成的蔽膝。素，白色；，蔽膝，皮制。裳与同色，故朝服之裳亦白色。

(6)即：就。门东：庙门外东方。

(7)西面：面朝西。

(8)有司：主人之胥徒中有专职的人。下文“筮者”、“卦者”、“宰”、“宗人”之属皆统称有司。如主人服：与主人穿同样的礼服。

(9)北上：以北为上首。

(10)筮：筮卦所用的蓍草，筮用五十根蓍草。席：古人席地而坐，以席铺地。此席指下文布席所用的席。土用蒲席。

(11)所卦者：用来画地计爻和书卦的工具。记爻用木，书卦用版。筮时，三变成一爻，用木画地记之。每卦六爻，十八变成一卦，记于版上。

(12)具饌：陈设卜具。西塾：门侧有堂，称为塾，门东西两侧内外各两堂。此处西塾指门外西堂。

(13)布席：铺席于地，此为供筮卦用的筮席。席亦称筵。闑(ni8)：门中央所树木条。闑：门槛。闑西闑外：门外中央偏西的地方。

(14)筮人：有司中掌卜筮者。策：占筮时用的蓍。

(15)韠(d*)：蓍草筒。上韠：韠的上部，即韠盖。下韠盛蓍草。兼：并。兼执之：一手执上韠，一手执下韠。

(16)进：前，由西方前行近于主人之位。受命：领受筮命。

(17)宰：有司中主政教者。自右：由主人的右边。少退：比主人稍退后一些。赞：佐助。赞命：佐主人告知要占筮的内容。

(18)右还：向右北行回至筮席。

(19)即席：就席。

(20)卦者：有司中负责画地记爻者。

(21)卒筮：六爻皆筮毕。卒：已、毕。书卦：筮人把筮得的卦记在版上。

(22)主人受祝，反之：主人看所筮得之卦后，还给筮人。反，返、还。

(23)旅：众。占：此处指以《易经》卦爻辞预测吉凶。旅占卒：筮人与其属下预测吉凶完毕。进告吉：进前告诉主人筮得吉卦。

(24)远日：以后的日期。筮远日：如一月中上旬筮占不吉，乃更筮中旬，若中旬不吉，则更筮下旬。

(25)宗人：《周礼·春官》谓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礼，皆由王朝设置。诸侯，大夫、士也有宗人，主持礼事，由家臣担当。即有司中主礼者。告事毕：告知主人筮日之事结束。

(26)从“主人戒宾”至“亦如之”，述戒宾、筮宾、宿宾之仪。戒：告。宾：这里指主人的僚友。戒宾：告请僚友使来观礼。

(27)礼辞：一辞而许。二辞而许叫作固辞，三辞不许叫做终辞。戒宾时的应对之辞，见下文。

(28)再拜：拜两次。戒宾为主人亲至宾家大门外戒之，故此处言主人退，宾拜送。

(29)前期三日：加冠之期前三日。期指冠期。

(30)筮宾：前言戒宾，是广泛通知僚友。此言筮宾，是在诸僚友中专筮一人作为行冠礼时主持加冠的正宾。

(31)宿：进，豫召之使来。宿宾：上所戒之宾为众僚友，此所宿之宾指主加冠之正宾，即上所筮之宾。众僚友可来可不来，故戒而不必宿。加冠之正宾必来，故既戒又复宿之。

(32)门左：门东边。凡礼，门东为主人之位。主人亲至宾家宿宾，此时宾为主，主人为客，故宾在门东边迎接主人。

(33)赞：佐助。赞冠者：佐正宾行加冠礼者，其地位稍低于宾。此赞冠者亦在前所戒众宾之列。

(34)从“厥明夕”至“告期于宾之家”，述约定行冠礼时辰的仪式。厥：其。厥明夕，宾

宿的第二天，即行冠礼前一日傍晚。为期：约定时间。

(35)兄弟：主人的亲戚。包括内外姻亲。

(36)宿服：朝服。

(37)摈者：有司中佐主人行礼者，在主人称摈，在客人称介。请期：请主人告加冠的时辰。

(38)质明：质：正，正明。行事：行加冠之事。

(39)从“夙兴”至“宾升则东面”，述加冠日的陈设。夙：早。夙兴：早起。

(40)洗：洗用的接水器，形似浅盆。直：当，正对着。荣：屋翼。东荣：屋东前翼。

(41)堂：正堂，即室和房壁之前，东西序之间的地方。南北以堂深：洗在与东荣垂直的南方，与堂之间的距离和堂的深度（南北跨度）相等。

(42)房：屋有室有房，在堂与东西夹室之北，室在西，房在东。或谓有东西两房，室在中。墉：墙。西墉：房的西墙，即房与室相隔的墙。

(43)东领：衣领朝东。

(44)爵弁：冠名，其尊仅次于冕，赤色微黑，其状如爵头，用三十升（2400缕）葛布做成。爵弁服：士为君助祭时穿的礼服，行冠礼时为第三加所穿之服。服陈于房中，冠在堂下（见下文）。此处言爵弁服，是以冠名服，不是说冠也陈于房中。下“皮弁服”例此。纁裳：浅绛色的下衣（裙）。纯衣：丝衣。唯冕与爵弁服衣用丝，其他皆用布制成。衣与带同色。鞞（m8i）（g6）：祭服上的蔽膝，用茅蒐（茜草）染成赤黄色。

(45)皮弁：冠名，用白鹿皮制成。皮弁服：视朔时君臣同穿的礼服，此为第二加之服，卑于爵弁服。衣与冠同色，故不言衣。素积：白裳。积：辟积，即衣服褶子，此指下衣腰部的褶子。

(46)玄端：端：正。玄端即玄衣，言端，取其正义。此为晚朝时穿的礼服，乃始加之服。玄端服上衣与朝服同，唯裳异，故说：“玄裳、黄裳、杂裳可也。”上士用玄裳，中士服黄裳，下士服杂裳。此处玄端之所以不以冠名服，是因为始加戴缁布冠。杂裳：其色前玄后黄。爵：用赤黑色的皮革制成的蔽膝。爵通雀，亦黑色。

(47)缁布冠：冠名，用黑色布制成，无纓饰，为初加之冠。此冠只初加冠时用一次，平时不用。庶人则常戴。缺项：缺同頰（ku）。頰：一种发饰。缁布冠无笄，故用頰围绕发际结于项中，上纓于冠武（冠上的结带），用以固定冠，称作頰项。组：丝织的带子。纓：系在颌下的帽带。属：著，连结。青组纓属于缺：即用青色丝带两条，连结在缺项的两旁，用作冠纓。纁（x）：束发巾。广终幅：尽整幅布宽。古代布每幅宽二尺二寸。以上缺项、青组纓、缁纁，并为加缁布冠所用之物。

(48)笄：簪。纁：冠冕上的纽带，从颌下上结开笄的两端。纁边：组用赤色镶边。以上笄与缁组纁，为加皮弁、爵弁所用之物。

(49)筐：一种狭而长的箱子。同篚：指上缺项、青组纓、缁纁、皮弁笄、爵弁笄、纁等物，同装于一筐中。

(50)栝：梳子。箒：盛饭或衣物的竹器，方的叫筴，圆的叫箒。栝实于箒：用箒盛栝。

(51)蒲筵：蒲苇席。在南：在服、篚、箒之南。

(52)侧：独，无偶。尊：此处作动词用，设置酒。（w）：一种瓦制的盛酒器。醴：甜酒，有糟。

(53)在服北：在所陈衣服的北边。

(54)篚：盛物的竹器，长方形。圆曰筐。勺：舀酒器，青铜制。觶：一种饮酒器，形似尊而小，青铜制。角柶：古代礼器，如匙，用来舀取食物，用角制成。有筐实勺觶角柶：勺、觶、都盛在筐中。

(55)脯醢（h3i）：脯：干肉，盛于筴；醢：肉酱，盛于豆。

(56)匱（su3n）：竹器，冠箱。各一匱：三种冠各盛于一只匱中。

(57)西站（di4n）：站：土台，在堂角，堂东、西各一站。西站南：在堂下对着西站的南

边。执以待以西坫南：有司三人各执一匱在西坫南边等候。

(58)从“主人玄端”至“立于外门外”，述主宾各就内外位之仪。阼阶：堂前东阶。阼犹酢，为主人答酬宾客之位。西阶则为宾位。

(59)东序：正堂东西两面墙称东西序。两序外是东西夹、廂。

(60)毕衿(zh5n)玄：毕：尽；衿玄：玄衣玄裳，上下同色。即同穿玄衣玄裳、緇带。

(61)负：相背而立。东塾：此指庙门内东堂。负东塾：即背向东塾站立。

(62)将冠者：指加冠的对象。此时尚未加冠，称“将冠者”，始加之后，称冠者。采衣：未冠时的童子服，緇布衣，其衣服之缘饰、大带及束发纒，皆用朱锦。紒(j@)：束发为髻。

(63)房中：室东房内。

(64)外门：大门。士二门，即大门和寝门。冠礼行于庙，相对于庙门而言，大门为外门。

(65)从“摈者告”至“西面南上”，述迎宾之仪。告：出请事于宾，入告主人。

(66)门左：大门东侧，出以东为左。

(67)每曲揖：曲，折，转弯。周制，左庙右寝，庙在寝东。故进大门必向东转以至庙。进外门转弯东行，到正对庙门时转弯北行入庙门。每转一个弯都相对而揖，叫做每曲揖。

(68)三揖至于阶：阶：庙堂前东西二阶。进庙后主人与摈东行，宾与赞者西行，相对一揖；主人东行至垂直于东阶堂途的位置时，北转弯，宾西行至垂直于西阶的堂途时亦北转弯，此时又一揖；门至堂间的庭中有碑，临碑又一揖。故说三揖至于阶。

(69)三让：让：主人让宾先登阶。三让然后登阶上堂。

(70)序端：序南头。主人立于东序端。

(71)从“主人之赞者”至“如加皮弁之仪”，述三次加冠之仪。筵：布设筵席，此处作动词用。

(72)奠：停、置于地。

(73)坐：席地而坐，两膝跪地，双脚向后，臀部坐于脚跟上。栉：梳理头发。设纒：梳理迄，以纒束发。

(74)宾降，宾降，由西阶下堂。

(75)宾辞：主人亦随同宾由阼阶下堂，宾辞谢之，大意是说主人无事不必降。

(76)盥卒：盥洗完毕。

(77)正纒：正：使端正。前赞者已设纒，宾是主持冠礼的人，这里的正纒，是表示亲其事的意思。

(78)一等：一级台阶。

(79)项：冠后侧叫作项。进容：讲趋行时的容止。容：仪容端正，舒扬。郑玄注云：“进容者，行翔而前，鹤焉。”形容行走时张开两臂，神貌舒扬。

(80)祝：有祝辞，见下文。

(81)赞者卒：卒：终。指完成加緇布冠所需的设缺项、结纒等事。

(82)栉：二加皮弁之前，除去緇布冠，需重新梳理头发。设笄：笄有二，此指束发髻所用的笄，非指用以固冠的笄。固冠之等，在加冠时由正宾自设。

(83)卒纒：把纒系结于笄的左右两端。

(84)从“彻皮弁”至“宾答拜”，述宾醴冠者之仪。

(85)筵于户西：布席于户西。户西：寝庙以室为主，故此户西指室门的西边。

(86)侧酌：自酌。侧：特，无偶。

(87)加枳，覆之：用解盛醴，把枳口朝下放于解上。枳不用时口朝下放，用时则口朝上。

面叶：面：朝前；叶：枳头。面叶，即枳头朝前，枳柄在后。

(88)面枋(b@ng)：柄朝前。枋即柄。此处面枋，是为了冠者接枋祭醴方便。

(89)荐：进，献。荐脯醢：赞冠者将脯醢进置于筵前。

(90)右祭脯醢：用右手祭脯醢。祭脯醢：谓食前祭创造此食物者，凡祭食，皆表现此不忘其初之意义。

(91)以栖祭醴三：用栖舀醴而祭之，凡三次。

(92)啐(cu@)：尝。啐醴：只尝但不尽饮。

(93)建栖：建栖。即把栖插于斛中。

(94)奠斛：放斛于地上。

(95)从“冠者奠斛”至“母又拜”，述冠者见母之仪。荐东，脯醢的东边。荐即献脯醢。

(96)适：往。东壁：屋东宫墙，东壁有小门叫阊门，母在阊门外。妇人入庙须从阊门入。

(97)拜受：拜而接脯。男女间行礼，妇人拜两次，男子拜一次，称作侠拜。子已成人，故母对子亦侠拜。

(98)自“宾降”至“冠者对”，述宾为冠者命字之仪。

(99)字之：命字。字在此为动词。男子二十而冠，根据原名之涵义取一别名叫作字，或叫表字。

(100)对：应。

(101)从“宾出”至“如见母”，述冠者见兄弟、赞者及姑姊之仪。

(102)次：门外更衣处，用布或竹席搭成。

(103)入见姑姊：姑姊在寝不在庙。入见即出庙门入寝门见之。

(104)从“乃易服”至“乡先生”，述冠者见君等礼仪。易：更、换。

(105)奠挚：奠：献、停、置。古时卑者见尊者，礼物不亲授，奠于地。挚：初见的礼物。士挚用雉。乡大夫：周代官名，掌一乡之政教。或谓乡大夫乃“卿大夫”之误。乡先生：年老致仕归乡的卿大夫。

(106)从“乃醴宾”至“归宾俎”，述醴宾、送宾之仪。醴宾：礼宾。壹献之礼；主人酌酒敬宾叫作献。壹献，敬酒一次，无亚(二次)献。

(107)酬宾：主人献宾毕，宾回敬主人，叫作酢，主人复答敬宾，叫作酬。一献、一酢、一酬，礼成。

(108)束帛俪皮：束帛：帛五匹为束，每束从两端卷起，共十端。俪皮：两张鹿皮；俪，两；皮，鹿皮。饮宾又赠财物，是为表达主人对宾的厚意。

(109)赞者皆与：此处赞者，指众宾；与：参与。众宾亦一同饮酒。

(110)赞冠者为介：赞冠者即上赞宾行加冠礼者。为介：指为正宾介，非指众宾。

(111)归宾俎：俎：设筵或祭时盛牲器。归宾俎，即使人将牲送至宾之家。

(112)从“若不醴”至“取筵脯以降如初”，述冠于醴法。

(113)醴用酒：加冠之礼有醴、醴两种仪式。饮酒无酬酢叫作醴。醴法与醴法仪节稍有不同。

(114)房户之间：房之西，室门之东。

(115)禁：承酒尊的器具。名为禁，取禁戒，饮酒有所节制之义。

(116)玄酒：即水。按后人解释，太古无酒，以水当酒。水色黑，故称玄酒。玄酒不用而设立，乃不忘古始之义。

(117)南枋：柄向南。

(118)洗有篚：洗指设于东屋翼前之洗。洗西置篚，用以盛勺斛。

(119)南顺：以北为上。

(120)宾降取爵于篚：爵在洗西篚中，酒在堂上。醴法，宾自酌酒，故降取爵。与上醴法不同。

(121)彻荐爵，筵尊不彻：荐、爵，每次加冠须更设。故彻；筵尊三加并用，故不彻。醴法三加共一醴，醴法则三加三醴。此亦醴与醴的一个不同点。

(122)摄酒：对酒加以整理、挠搅、添益。

(123)折俎：将牲体解节，折盛于俎，称为折俎。

(124)啗(jì)：尝。

(125)杀：杀牲。

(126)特豚：特：一；豚：小猪。特豚即一只小猪。

(127)载合升：牲煮于镬(无足鼎)，叫作烹；由镬而盛于鼎，叫作升；由鼎盛于俎，叫作载；合牲之左右体，叫作合。载合升，谓用整牲。

(128)离肺：离：割开。把肺切割开，以便于祭时用。

(129)肩(jiāng)：贯通鼎的两耳，用以抬鼎的横杠。甗(mǎn)：鼎盖。

(130)葵菹(zū)：一种腌菜。羸(lú)醢：羸：蜗牛。羸醢即蜗牛酱。

(131)从“若孤子”至“受脯于西阶下”，述孤子、庶子冠法。孤子：此处指无父的嫡子。父兄：指冠者的伯父、叔父及诸从兄。

(132)主人：指将冠的孤子，无父，故以主人身份迎宾；此时尚未冠，故紒。

(133)冠主：冠者亲父。

(134)举鼎陈于门外：门外指庙门外。父在则鼎不陈于外。

(135)直东塾：正对着东塾。在东塾之南。

(136)庶子：与嫡子相对，即妾所生子。

(137)母不在：不在，谓因故(或归宁，或有外戚丧服未除等原因)而不在，非谓去世。死称作“没”。

(138)从“戒宾曰”至“仲、叔、季唯其所当”，述行冠礼时各种应对之辞。

(139)加布：即加冠。初加为缁布冠，故称。

(140)吾子：吾：主人自称。子：对男子之美称。

(141)不敏：不才，不聪明。乃自谦之辞。

(142)病：犹辱，亦谦辞。

(143)莅：临。

(144)令：善。

(145)元：首，头。

(146)弃尔幼志：弃：除掉；尔：你；幼志：童稚之心。

(147)顺尔成德，寿考惟祺：顺：与慎通；成德：成人之德。寿考：长寿。祺：祥，福。

(148)介尔景福：介：助；景：大。

(149)申：重复。

(150)淑：善。

(151)眉寿：长寿。眉，指老人的长眉毛，象征高寿。

(152)胡：远。

(153)咸加：皆加。指三次加冠。

(154)厥：其，此指冠者。

(155)黄耇(gǒu)：老人，此言长寿。黄：老人白发落后而生黄发；耇：老人面如冻梨，其色如浮垢。

(156)嘉荐：嘉：善；荐：脯醢。

(157)休：美。

(158)旨：味美。

(159)亶(dǎn)：诚。

(160)孝友时格：孝：敬父母；友：善兄弟；时：是；格：至。谓极尽孝友之道。

(161)湑(xǔ)：清。

(162)伊脯：伊：惟。脯：脯醢。四字成句，脯谐音，故略去醢字。

(163) 祜：福。

(164) 楚：陈列貌。

(165) 昭：明。

(166) 爰，于；孔：甚。

(167) 髦士：俊士。攸：所。

(168) 于假：为大。于：犹为；假：大。

(169) 伯某甫、仲、叔、季：即伯某甫、仲某甫、叔某甫、季某甫之略。伯、仲、叔、季：排行的次序。某：代字。甫：男子之美称。

(170) 自“屨，夏用葛”至“不屨總屨”，述三服所用之屨。屨：古时一种单底鞋。屨与裳同色。夏用葛：葛：葛布。夏天用葛布制成的屨。

(171) 青絢纒纯：絢(q*)：鞋头装饰，形如刀鞘鼻，有孔，可系鞋带。纒(y@)：缀于屨牙底相接的缝中用以饰屨的圆丝带。纯(zh n)：屨缘的镶边。以上三种饰物，皆青色。

(172) 博寸：宽一寸。博：宽、广。

(173) 以魁柎之：魁：大蛤；柎：涂注。即以蛤灰涂注之使白。

(174) 總屨：用细而疏的麻布做成的服丧所穿的屨。

(175) 从“记”以下至篇末，为本篇后《记》。《记》是对经文的补充和阐发，其中有对古代礼仪的补记，有关于礼的意义和凡例的说明等。《仪礼》十七篇，除《士相见礼》、《大射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四篇之外，余十三篇皆有《记》。传统认为《记》为孔子后学作，其写作年代在孔子之后，子夏之前。

(176) 大古：大，通“太”。古人太字多不加点，如太极、大庙之类。后人加点，以别大小之大。即太古，指尧舜以前年代。冠布：戴白布冠。

(177) 齐(zh1i)则缁之：齐，古通“斋”。斋戒。缁之：染成黑色，即言将祭斋戒，染成黑色。

(178) 纒(rul)：冠的纒饰：结在颌下用以固冠的带子叫作纒；结后剩余下垂作为装饰的部分叫作纒。“未之闻也”：是说没有听说过缁布冠有纒饰之事。此引孔子语说明太古冠无纒饰。

(179) 冠而敝之可也：敝，弃。缁布冠只在初加冠时用，其意义在于重古始，平常不用，故说“冠而敝之可也”。

(180) 著代：著：明。即表明子将代父之义。

(181) 加有成：加礼于有成德之人。使甫成年之士知其对国家、宗庙的责任。

(182) 三加弥尊：弥：益、愈、更。次加皮弁尊于缁布冠；三加爵弁又尊于皮弁，是后者尊于前者。

(183) 谕其志也：教导劝谕，使其立志于修德，不断上进。

(184) 敬其名：名受于父母，在君父前称名，他人之前称字，此显示对受之于父母之名的敬重。

(185) 委貌：周代冠名，以黑色丝织品制成，或谓即玄冠。委：安，取安正容貌之义。“委貌”及“章甫”、“毋追”，皆常服，犹上加冠毕服玄冠之义。

(186) 章甫：殷代冠名，或谓即缁布冠。章：明。章甫，取表明丈夫之义。

(187) 毋(móu)追(du9)：夏代冠名。毋：无义，发语词。追：即堆。此以形名冠。

(188) 周弁、殷冔(xu)、夏收：此因上三加爵弁而记之。弁：爵弁，经专言弁，即指爵弁。殷称冕作冔。冔与音近，即覆，取覆首之义。夏称冠作收，取收敛发之义。

(189) 共皮弁、素积：此再加所同用。再加之所以在三加后记之，是因为前始加、三加，三代不同，此则三代相同。

(190) 五十而后爵：五十岁才能命为大夫，此论“士冠礼”亦行于大夫。

(191) 夏之未造：造：作。此言公侯冠礼与士同，无独立的冠礼。公侯冠，夏未始作。

(192)元子：天子和诸侯的嫡长子。

(193)象贤：法贤。此言元子能取法先祖之贤德，故继世立为天子或诸侯。此以说明“天下无生而贵者”之义。

(194)德之杀(sh4i)：杀：等差。即言德有高低之不同，德高者命以大官，德下者命以小官。

(195)谥：死后追加称号叫作谥。

【译文】

士加冠的礼仪：在祫庙门前占筮加冠的吉日。主人头戴玄冠，身穿朝服，腰束黑色大带，饰白色蔽膝，在庙门的东边就位，面朝西方；主人的属吏身着与主人相同的礼服，在庙门的西边就位，面朝东方。以北为上首。蓍草、蒲席和记爻、记卦所用的卜具，都陈放在庙门外的西塾中。约在门外的中部，即门槛外，门中所竖短木(闑)偏西的地方布设筮席，筮席面朝西方。筮人手持蓍草，抽开装着蓍草的蓍筒盖，一手持盖，一手持蓍筒下部，进前接受主人的吩咐。宰在主人右方稍靠后的地方佐主人发布占筮之命。筮人应答后右转弯回到筮席，就席坐下，面朝西方。卦者的位置在筮人的左边。占筮完了，筮人将筮得的卦写在版上，拿去给主人看。主人接过去看毕，还给筮人。筮人回至筮席，面向东方，与他的属下共同占筮，占筮完毕，进前报告主人筮得吉卦。如果占筮结果不吉，就占筮以后的日期，其仪式与前相同。占筮结束，撤去筮席，宗人宣布筮日之事结束。

主人至众宾家门告以“冠礼”日期，并请参加，他们辞谢一次便应许了。主人两拜宾，宾答拜。主人回，宾拜送主人。在将行加冠礼之前三日，举行占筮正宾的仪式，与占筮日期的仪式相同。于是，主人再次前往邀请正宾。正宾身穿与主人相同的礼服，迎出大门外东方，面朝西方两拜主人，主人面朝东答拜正宾。然后主人(致辞)邀请正宾，正宾应许。主人对正宾两拜，正宾答拜。主人退下，正宾拜送。邀请赞冠者一名，仪式与邀请正宾相同。

第二天，即行加冠礼前一天的傍晚，举行约定行冠礼时辰的仪式，地点在庙门外。主人站立在门外东边，众亲戚站在主人南边稍靠后一些的地方，面朝西方，以北为上首。主人的属吏都身穿朝服，站在庙门外西边，面朝东方，以北为上首。摈者请问加冠礼的时辰。宰告知说：“明晨正天明时举行。”摈者转告亲戚和众属吏。宗人宣布约期的仪式结束。摈者到众宾家通告行加冠礼的时辰。

清晨早起，在正对东屋翼的地方设置洗，洗与堂之间的距离与堂深相等。水设置在洗的东边。礼服陈设在东房内西墙下，衣领朝东方，以北为上首。先是爵弁服：浅绛色裙、丝质黑色上衣、黑色大带、赤黄色蔽膝。其次是皮弁服：白色裙、黑色大带、白色蔽膝。再次是玄端服：黑裙、黄裙、杂色裙都可以，黑色大带、赤黑色蔽膝。然后是加缁布冠所用的頍项、系结在頍上的青色冠纓、六尺长整幅宽的黑色束发巾、加皮弁所用的簪子、加爵弁所用的簪子、镶着浅红色边饰的黑色丝质冠带，以上物品同装于一只箱子里。梳子放在箠中。蒲苇席两张，放置在(礼服、箱、箠的)南边。在礼眼的北边，单独设置一醴。又有勺、觶、角制的小匙，盛在筐筐中，还有干肉和肉酱(盛于笱豆中)，以南为上

首。爵弁、皮弁、缁布冠，各盛在一个冠箱里，主人的属吏（三人）各持一只冠箱，等候在西阶的南边，面朝南，以东方为上首，正宾登堂后则转而面朝东方。

主人身着玄端，赤黑色蔽膝，站立在东阶下边正对东序的地方，面朝西方。众亲戚全都身着黑色的衣裳，站在洗的东边，面朝西方，以北为上首。摈者身穿玄端，背朝东塾站立。将冠者身穿采衣，头梳发髻，站在房中，面朝南方。正宾身穿与主人相同的礼服，赞冠人身着玄端相随，站立在大门外边。

摈者出门请宾入内，并通报主人。主人出至大门东边迎接，面朝西两拜，正宾答拜。主人向赞冠人作揖行礼，又与正宾相对一揖，然后先进入大门。每到转弯的地方，主人必与宾相对一揖。至庙门前，主人揖请正宾进入庙门。如此相对三揖，到达堂前阶下，相互谦让三次，主人上堂，站立在东序南端，面朝西方。宾的位置在西序（南端），面朝东方。赞冠人在洗的西边洗手后，登堂站立在房中，面朝西，以南边为上首。

佐助主人的人在东序边稍靠北的地方布设筵席，面朝西方。将冠者从房内出至堂上，面朝南方。赞冠人把束头巾、簪子、梳子等物放置在席的南端。正宾对将冠者拱手一揖。将冠者即席坐下。赞冠人也坐下，为将冠者梳理头发，并用头巾束发。正宾下堂，主人也下堂，宾辞谢，主人应答。正宾洗手完毕，与主人相对一揖，相互谦让一番，然后上堂。主人也上堂，回到原位。正宾在筵席前坐下，为将冠者整理束发巾。然后站起，由西阶下一级台阶，持冠的人升上一级台阶，面向东把缁布冠交给正宾。正宾右手持冠的后端，左手持冠的前端，仪容舒扬地前行至席前，然后致祝辞，如先前一样坐下，为将冠者加缁布冠。然后起立，回到原来的位置。赞冠人为冠者加頍项，系好冠纓，完毕。冠者站起，正宾对他作揖行礼。冠者进入房内，穿上玄端服、赤黑色蔽膝，从房中出来，面朝南方。正宾对冠者行揖礼，冠者即席坐下。赞冠人为他梳理头发，插上簪子，正宾下堂洗手，然后为他整理束发巾，都与初加冠的仪式相同。正宾由西阶下两级台阶，接过皮弁，右手持冠后端，左手持前端，进前致祝辞，为冠者戴上，仪式与初加冠相同。正宾回到原位。赞冠人为冠者结好皮弁冠的纽带。冠者站起，正宾对他拱手作揖。冠者进房内，穿上白色裳、白色蔽膝，仪容端正，从房中出来，面朝南方站立。正宾由西阶下三级台阶，接过爵弁为冠者戴上。冠者穿上浅红色裙、赤黄色蔽膝。其他与加皮弁冠的仪式相同。

撤去皮弁冠、缁布冠、梳子、筵席等物，进入房中。佐助主人的人在室门西边堂上布设筵席，面朝南方。赞冠人在房中洗觶，独自斟醴，把小匙口朝下放在觶上，匙头朝前。正宾对冠者作揖行礼，冠者即席，在席西端，面朝南方。正宾在室门的东边接触在手，把小匙放在觶上，匙柄朝前，进至筵席前面，面朝北方。冠者在席西边行拜礼，接触在手，正宾面朝东答拜。赞冠人把干肉和肉酱进置于席前。冠者即席坐下，左手持觶，右手祭干肉和肉酱。然后用角质的小匙祭醴三番，站起。在席的西头坐下，尝醴。把小匙插置觶中，起立。然后走下筵席，坐下，把觶放在地上，对正宾行拜礼，手持醴觶起立。正宾答拜。

冠者把觶放在筵豆东边地上，走下筵席，面朝北坐下取干肉。然后

从西阶下堂，行至东墙阊门外，面朝北拜见母亲。母亲拜受干肉，冠者拜送，母亲再次拜冠者。

正宾下堂，在与西序相对的地方站定，面朝西方。主人下堂，回至原来上台阶前的位置。冠者站立在西阶东边，面朝南方。正宾为冠者命字，冠者应答。

正宾退出，主人送出庙门外，请以醴礼酬正宾。正宾辞让一次后应许，至更衣处等候。冠者拜见众亲戚，亲戚向冠者两拜，冠者答拜。然后拜见赞冠人。冠者面朝西行拜礼，仪式与拜见亲戚相同。又进寝宫拜见姑母、姊姊，仪式与拜见母亲时相同。

然后更换礼服，戴玄冠，穿玄端服，饰赤黑色蔽膝。进献礼物，朝见国君。接着携礼物晋见乡大夫、乡先生。

主人以壹献之礼宴请正宾。主人以一束锦、两张鹿皮酬谢正宾。众宾也都参加宴饮。赞冠人担任正宾介。正宾退出，主人送到大门外边，两拜正宾。并遣人把牲送至宾家。

如果不用醴法，则可用酒行醯礼。在房和室门之间设置两只酒，下设有酒禁，玄酒（水）放在西边，上边放置勺子，勺柄朝南。在洗的西边设置筐筐，以北为上首。初次加缙布冠，行醯礼用干肉和肉酱。正宾下堂从筐中取爵；主人也下堂，正宾辞让，与前述仪式相同。正宾洗爵完毕，上堂斟酒。冠者拜接酒爵，正宾答拜，仪式与前相同。冠者即席坐下，左手持爵，右手祭干肉和肉酱，然后祭酒。冠者起立，在席西端坐下尝酒。下筵席向正宾行拜礼，正宾答拜。冠者在笱豆的东边放下酒爵，站立在筵席的西边。撤去笱豆和酒爵，筵席和酒尊不撤。二加皮弁，仪式与初次加冠相同。第二次行醯礼，要对酒加以整理、添益。其他仪式与前述相同。加爵弁的仪式也与前相同。三行醯礼，有干肉、折节盛于俎的牲体，品尝它，其他仪式也与前边相同。冠者面向北取干肉拜见母亲。如果杀牲的话，则用一只小猪。把它放入镬中煮熟，然后合左右牲体把它盛于鼎中。把肺割离开也放在鼎中。鼎上设置横杠和鼎盖。初次行醯礼，仪式与前述相同。第二次行醯礼，用两只豆，盛腌菜和蜗牛肉酱；两只笱，盛栗脯。三行醯礼，整理、添酒与第二次相同，有牲体，尝牲，都与前述仪式相同。并尝肺。行醯礼完毕，冠者取出笱中的干肉下堂等仪式，也都与前述相同。

如果将冠者是孤儿，则由他的伯父叔父或堂兄代为通知和召请宾客。加冠那天，将冠者束发髻迎宾。拜、揖、让，站立在东序南端，都与冠者父亲所行的仪式相同。在阼阶上行礼。凡行拜礼，都在阼阶上，面朝北方。正宾也同样在西阶上答拜。如果是杀牲，则抬鼎陈放在庙门外边，正对着东塾，面朝北。如果冠者是庶子，则在房外加冠，面朝南方，然后行醯礼。如果冠者母亲因故不在家，则使人在西阶下代母亲接受冠者所献上的干肉。

告宾时致辞说：“某人有儿子名某某，将要为他加缙布冠，希望先生能前往教导。”宾致答辞说：“某人不才，恐怕不能胜任此事，有辱先生，所以冒昧推辞。”主人说：“某人仍然期望先生终能前去指教。”宾回答说：“先生再次吩咐，某人怎敢不遵从！”召请正宾时致辞说：“某人将为某某加缙布冠，先生将光临，冒昧前来恭请。”正宾回答说：“某人不敢不早起前往！”初次加缙布冠，致祝辞说：“选择善月吉日，

为你戴上缁布冠，去掉你的童稚之心，慎修你成人的美德，属你高寿吉祥，昊天降予大福。”二加皮弁致辞说：“选择吉月良辰，为你再戴皮弁冠，端正你的容貌威仪，敬慎你内心的德性，愿你长寿万年，天永远降你福祉。”三加爵弁致辞说：“在这吉祥的年月，为你完成加冠的成年礼，亲戚都来祝贺，成就你的美德。愿你长寿无疆，承受上天的赐福。”醴礼的致辞说：“醴酒味美醇厚，干肉肉醢芳香，拜受醴荐祭先祖，诚敬以定吉祥。托庇皇天福佑，永保美名不忘。”醯礼的致辞说：“美酒清冽，芳香的脯醢进献及时。初加缁布冠，亲戚都来赞礼。极尽孝友之道，定可永久安保。”第二次行醯礼致辞说：“美酒清洁，脯醢芳香，再加皮弁冠，礼仪井然有序。执此美酒来祭祀，恭承昊天降大福。”第三次行醯礼致辞说：“美酒甘醇芬芳，笱豆陈列馨香，为你完成成年礼，佳肴具陈有折俎。恭承昊天之庆，秉受无疆福祿。”命字致辞说：“礼仪已行齐备，在这善月吉日，宣告你的表字。表字十分美好，正与俊士相配。取字以适宜为大，禀受永远保有它，称呼伯某甫、仲某甫、叔某甫、季某甫，唯其适当为美称。”

鞋子，夏天穿葛制的。穿玄端服，配以黑鞋，青色的鞋头装饰、下边和鞋口镶边，鞋口镶边宽一寸；白色下衣配以白鞋，用大蛤灰涂注增白，缁色的鞋头装饰、下边和鞋口镶边，鞋口的镶边宽一寸；爵弁服，配以浅红色鞋，黑色的鞋头装饰、下边和鞋口镶边，鞋口的镶边宽一寸。冬天穿皮制的鞋即可。不穿线缕细疏的布所制的鞋子。

[记]

冠礼的意义：第一次加冠用缁布冠。太古时戴白布冠，祭祀斋戒，则染成黑色。关于这种冠纓下的綷饰，孔子说：“我没有听说过这种冠有綷饰这种事。”行加冠礼之后，缁布冠就可以弃置不用了。嫡子在阼阶上行加冠礼，是要表明子将代父的意义。在客位上行醴礼，则显示是在为有成人之德的人加冠。三次所加的冠，后来的都比前一次更贵重，是要教喻冠者确立远大的志向。加冠之后又命以表字，是要显示对所受于父母之名的敬重。委貌，是周代常戴的冠；章甫，是殷代常戴的冠；毋追，是夏代常戴的冠。第三次所加的冠，周代是“弁”，殷代是“鬲”，夏代是“收”。第二次加冠的服装，夏、商、周三代都用皮弁、白色的衣、裳。没有大夫的加冠礼，但有大夫婚礼。古代人五十岁才能授予爵位，怎么还会另有大夫的加冠礼呢？公侯另有加冠礼，那是夏末的事情。天子的嫡子，用的也只是“士”礼，这就是说，天下没有生下来就尊贵的人。诸侯世袭，是因为世子能取法先祖的贤德。授人官爵，都以德行的高下等差为标准。士死以后追加谥号，是现在的事。古代士生不为爵，死亦不追加谥号。

士昏礼第二

【题解】

《士昏礼》记述士娶妻成婚的礼节仪式。《士昏礼》疏引郑玄《目录》说，“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而名焉。”按规定，男子在昏时亲迎新妇。以昏为名，所以称作昏礼。今所谓婚，即本于此。士昏礼有六项内容，也叫作六礼。第一，纳采：即男家遣媒向女家提亲，女家同意，男家备礼至女家求婚所行的礼仪。第二，问名：男家使人问女子之名，以归卜其吉凶。第三，纳吉：男家卜得吉兆，备礼告知女家，至此，婚姻始定。第四，纳徵：徵即成，男家在纳吉之后，送聘礼于女家以成婚礼。第五，请期：男家卜得迎娶吉日，备礼告于女家，征得同意。第六，亲迎：至婚期，婿亲至女家迎娶新妇完成婚礼。《礼记·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因此，儒家对婚礼非常重视。《礼记·昏义》论婚礼的意义说：“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从这种血缘伦理道德观念出发，儒家把婚礼看作整个礼制的基础。

昏礼：下达(1)，纳采(2)，用雁(3)。主人筵于户西(4)。西上，右几。使者(5)，玄端至。摈者出请事，入告。主人如宾服，迎于门外，再拜。宾不答拜。揖入。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主人以宾升，西面。宾升西阶，当阿(6)，东面致命。主人阼阶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间(7)，南面。宾降，出。主人降，授老雁(8)。

摈者出请。宾执雁，请问名(9)。主人许。宾入授，如初礼。

摈者出请，宾告事毕，入告。出请醴宾(10)。宾礼辞，许。主人彻几，改筵(11)，东上。侧尊 醴于房中。主人迎宾于庙门外，揖让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宾西阶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12)，拜送。宾以几辟(13)，北面设于坐，左之，西阶上答拜。赞者酌醴，加角柶，面叶，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宾拜受醴，复位。主人阼阶上拜送。赞者荐脯醢。宾即筵坐。左执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阶上北面，坐啐醴。建柶兴。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宾即筵，奠于荐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辞。宾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

纳吉(14)，用雁，如纳采礼。

纳徵(15)，玄纁束帛(16)、俪皮，如纳吉礼。

请期(17)，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徵礼。

期(18)，初昏，陈三鼎于寝门外东方(19)，北面北上。其实：特豚，合升，去蹄(20)。举肺脊二(21)、祭肺二(22)、鱼十有四、腊一肫(23)。脾不升(24)。皆饪(25)。设肩鼎。设洗于阼阶东南。饌于房中：醢酱二豆(26)、菹醢四豆(27)，兼巾之。黍稷四敦(28)，皆盖。大羹湑在爨(29)。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绌冪(30)，加勺，皆南枋。尊于房户之东，无玄酒，筐在南，实四爵合卺(31)。

主人爵弁纁裳缁褌(32)。从者毕玄端。乘墨车(33)，从车二乘，执烛前马。妇车亦如之，有褱(34)。至于门外。主人筵于户西，西上，右几。女次(35)。纯衣纁(36)，立于房中，南面。姆纁笄宵衣(37)，在其右。女从者毕衫玄、纁笄，被(38)，在其后，主人玄端迎于门外，西面，再拜。宾东面答拜。主人揖入，宾执雁从。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三让，主人升，西面。宾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39)。

降，出。妇从降自西阶。主人不降送。壻御妇车，授绥，姆辞不受(40)。妇乘以几，姆加景(41)，乃驱，御者代。壻乘其东，先。俟于门外。

妇至，主人揖妇以入。及寝门，揖入，升自西阶。媵布席于奥(42)。夫入于室即席。妇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43)。赞者彻尊幂。举者盥，出，除鼎，举鼎入(44)，陈于阼阶南，西面，北上。匕俎从设(45)，北面载(46)，执而俟。匕者逆退(47)，复位于门东，北面，西上。赞者设酱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设于豆东，鱼次(48)。腊特于俎北。赞设黍于酱东，稷在其东，设涪于酱南。设对酱于东(49)，菹醢在其南，北上。设黍于腊北，其西稷。设涪于酱北。御布对席。赞启会卻于敦南，对敦于北(50)。赞告具。揖妇即对筵，皆坐，皆祭。祭荐黍稷肺。赞尔黍(51)，授肺脊。皆食，以涪酱(52)。皆祭举，食举也(53)。三饭(54)，卒食。赞洗爵，酌醕主人(55)。主人拜受。赞户内北面答拜。醕妇，亦如之。皆祭。赞以肝从(56)。皆振祭(57)，啗肝，皆实于菹豆。卒爵(58)，皆拜。赞答拜，受爵再醕如初。无从(59)。三醕用盃，亦如之。赞洗爵，酌于户外尊。入户，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兴。主人出，妇复位。乃彻于房中(60)，如设于室，尊否。主人说服于房，媵受。妇说服于室，御受(61)。姆授巾。御衽于奥，媵衽良席在东(62)，皆有枕，北止(63)。主人入，亲说妇之纓。烛出。媵馂主人之余，御馂妇余(64)。赞酌外尊醕之。媵侍于户外，呼则闻。

夙兴，妇沐浴纁笄宵衣以俟见。质明，赞见妇于舅姑(65)。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妇执笄枣栗(66)，自门入。升自西阶，进拜，奠于席。舅坐抚之(67)，兴，答拜。妇还，又拜。降阶，受笄殿脩(68)。升，进，北面拜，奠于席。姑坐举以兴，拜，授人。

赞醴妇。席于户牖间，侧尊 醴于房中。妇疑立于席西(69)。赞者酌醴，加枲，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妇东面拜受，赞西阶上北面拜送。妇又拜，荐脯醢。妇升席，左执觶，右祭脯醢。以枲祭醴三。降席东面，坐啐醴。建枲兴，拜，赞答拜，妇又拜。奠于荐东，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门外。

舅姑入于室，妇盥馈(70)。特豚，合升，侧载(71)。无鱼腊，无稷。并南上。其他如取女礼。妇赞成祭(72)，卒食，一醕，无从。席于北墉下(73)。妇彻，设席前如初，西上。妇馂，舅辞易酱(74)。妇馂姑之馂。御赞祭豆、黍、肺、举肺脊。乃食。卒，姑醕之，妇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妇彻于房中，媵御馂，姑醕之。虽无娣，媵先。于是与始饭之错(75)。

舅姑共飧妇以一献之礼(76)。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77)，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归妇俎于妇氏人(78)。

舅飧送者以一献之礼，酬以束锦(79)。姑飧妇人送者，酬以束锦。若异邦，则赠丈夫送者以束锦。

若舅姑既没，则妇入三月，乃奠菜(80)。席于庙奥(81)，东面，右几。席于北方(82)，南面。祝盥，妇盥。于门外，妇执笄菜，祝帅妇以入(83)。祝告，称妇之姓曰：“某氏来妇(84)，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85)。”妇拜，扱地(86)，坐奠菜于几东席上。还，又拜如初。妇降堂(87)，取笄菜，入。祝曰：“某氏来妇，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礼。妇出，祝阖牖户。老醴妇于房中(88)，南面，如舅姑醴妇之礼。壻飧妇

送者丈夫妇人，如舅姑飨礼。

[记]

士昏礼，凡行事，必用昏昕(89)，受诸祢庙，辞无不腆(90)，无辱(91)。挚不用死，皮帛必可制(92)。腊必用鲜，鱼用鲋，必彀全(93)。

女子许嫁(94)，笄而醴之，称字(95)。祖庙未毁，教于公宫(96)，三月。若祖庙已毁，则教于宗室(97)。

问名：主人受雁，还，西面对。宾受命乃降。

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98)。宾右取脯，左奉之；乃归，执以反命。

纳徵：执皮，摄之，内文(99)。兼执足(100)，左首。随入，西上，三分庭一，在南。宾致命，释外足，见文(101)。主人受币，士受皮者自东出于后，自左受，遂坐摄皮。逆退，适东壁。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102)。母戒诸西阶上，不降。

妇乘以几(103)。从者二人坐持几，相对。

妇入寝门，赞者彻尊罍，酌玄酒，三属于尊(104)，弃余水于堂下阶间。加勺。

笄，缁被纁里，加于桥(105)。舅答拜，彻笄。

妇席荐饌于房。飨妇，姑荐焉，妇洗在北堂，直室东隅；筐在东，北面盥。妇酢舅，更爵，自荐，不敢辞洗(106)；舅降，则辟于房，不敢拜洗。凡妇人相飨，无降。

妇入三月，然后祭行(107)。

庶妇，则使人醮之(108)。妇不馈。

昏辞曰：“吾子有惠，贖室某也(109)。某有先人之礼，使某也请纳采。”对曰(110)：“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111)，某不敢辞。”致命曰(112)：“敢纳采。”

问名，曰：“某既受命(113)，将加诸卜，敢请女为谁氏？”对曰：“吾子有命，且以备数而择之(114)，某不敢辞。”

醴，曰：“子为事故，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礼，请醴从者(115)。”对曰：“某既得将事矣(116)，敢辞。”“先人之礼，敢固以请。”“某辞不得命，敢不从也。”

纳吉，曰：“吾子有贖命(117)，某加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对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与在(118)，某不敢辞。”

纳徵，曰：“吾子有嘉命，贖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礼：俚皮束帛，使某也请纳徵。”致命，曰：“某敢纳徵。”对曰：“吾子顺先典(119)，贖某重礼。某不敢辞，敢不承命！”

请期，曰：“吾子有赐命，某既申受命矣(120)。惟是三族之不虞(121)，使某也请吉日。”对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听。”曰：“某命某听命于吾子。”对曰：“某固惟命是听。”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许。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对曰：“某敢不敬须(122)？”

凡使者归，反命，曰：“某既得将事矣，敢以礼告(123)。”主人曰：“闻命矣。”

父醮子(124)，命之曰：“往迎尔相(125)，承我宗事(126)。勖帅以敬(127)，先妣之嗣(128)。若则有常(129)。”子曰：“诺。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宾至(130)，摈者请。对曰：“吾子命某(131)，以兹初昏(132)，使某将(133)，请承命。”对曰：“某固敬具以须。”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134)！”母施衿结帨(135)，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136)！”庶母及门内，施鞶(137)，申之以父母之命(138)。命之曰：“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139)，夙夜无愆(140)。视诸衿鞶(141)！”

壻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

宗子无父，母命之(142)。亲皆没，己躬命之(143)。支子，则称其宗(144)。弟，则称其兄(145)。

若不亲迎，则妇入三月，然后壻见(146)。曰：“某以得为外昏姻，请觐(147)。”主人对曰(148)：“某以得为外昏姻之数，某之子未得濯漑于祭祀(149)，是以未敢见。今吾子辱，请吾子之就宫，某将走见(150)。”对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151)，请终赐见。”对曰：“某得以为昏姻之故，不敢固辞，敢不从？”主人出门左，西面。壻入门，东面，奠摯，再拜，出。摈者以摯出，请受(152)。壻礼辞，许，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见主妇(153)。主妇阖扉(154)，立于其内。壻立于门外，东面。主妇一拜，壻答再拜。主妇又拜，壻出。主人请醴，及揖让入(155)，醴以一献之礼。主妇荐，奠酬，无币。壻出，主人送，再拜。

【注释】

(1)从“昏礼下达”至“授老雁”记述婚礼纳采之仪。下达：达即通达。男家欲与女家联姻，遣媒下通其言于女家。

(2)纳采：采即採择。经男家向女家提亲，女家同意后，男家备礼至女家求婚之仪。这是婚礼的第一个步骤。

(3)用雁：纳采用雁作为求婚的礼物。

(4)主人：此处指女父。

(5)使者：男家媒氏。一说为男家属吏，非是。

(6)当阿：阿即栋。凡土之庙，共五檩，中脊为栋。栋北一檩，下有室户。栋南一檩，称作前楣。楣前接檐一檩为庑(gu)。此当阿即至中脊(栋)下。

(7)楹间：东西两楹之间。堂前部东西各一柱，称作楹。

(8)老：家臣之长者。

(9)此节述问名之仪。问名：询问女子之名，以归卜其吉凶。故下文《记》述问名之辞说，“某既受命，将加诸卜，敢请女为谁氏？”

(10)此节述礼宾之仪。醴宾：即礼宾。

(11)彻几改筵：上纳采礼设几筵，乃为神而设，以西为上。此处为礼宾而设筵，改西上为东上，故称改筵。下文有主人亲授几于宾之仪，故此处言撤几。

(12)拂几授校：校即几足。谓主人拭几，然后执几以几足授与宾。

(13)宾以几辟：辟，避让谦退。主人以几授宾，拜送之，时宾有几在手，故以几辟。

(14)此节述纳吉之仪。纳吉：男家占卜得吉，认为适于联姻，乃备礼告知女家。此为婚礼第三个步骤。

(15)此节述纳徵之礼。纳徵：徵即成，使使者纳币以成昏礼。男家送聘礼于女家以证定婚事。此为婚礼第四个步骤。

(16)玄纁：玄、纁二色。玄：黑色。纁：浅红色。玄纁束帛，即玄纁二色的五匹帛(一说玄三纁二)。

(17)此节述请期之仪。请期：男家卜得迎娶的吉期，备礼告于女家。为表示对女家的尊重，男家不直接告以吉期，而先请于女家，然后告之，故称请期。此为婚礼的第五个步骤。

(18)此节述将亲迎所预设的食物、器具。期：取妻之日。

(19)寝门：此寝指新婿所居之宫。寝门在大门内，与大门垂直。庙在寝东。

(20)去蹄：除去蹄甲。

(21)举肺：行礼所用肺有二种，一举肺，离割之，食时可祭可啖(尝)，故又称作离肺、啖肺。二祭肺，刲(c n)切之专用于祭，故又称刲肺、切肺。祭时举肺、祭肺皆有，食则只用举肺。

(22)祭肺：见注(21)。

(23)腊一肫：腊(x9)：干肉。肫(ch*n)当作纯。一纯即一双。郑玄说：“腊，兔腊也。”

(24)髀不升：髀(b@)即尾骨。《礼记·内则》说：“免去尻。”谓割去尾骨部分，不升于鼎。

(25)饪：熟。

(26)醢酱：醢(x9)：醋。醢酱：贾公彦疏以醢、酱为二物；一说醢酱为醢与酱相合而成。

(27)菹醢(zu h3i)：肉酱。

(28)敦(du@)：古代食器，圆形。

(29)大羹湑在爨：大羹湑(q@)：煮肉汁。在爨(cu4n)：炊在火上。

(30)绌冨：绌(x@)：粗葛布。绌冨即粗葛布的盖巾。

(31)合盞(j n)：盞，婚礼时所用酒器，一瓠分成两个瓢叫作盞。未用时两瓢合在一起盛于筐内，所以叫合盞。

(32)此节述婿亲至女家迎妇之仪。主人，这里指新婿。裾(y@)：衣裙的下缘。

(33)墨车：《周礼·春官·巾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墨车为大夫所乘之车。亲迎士乘大夫之车，是表示隆重之义。

(34)褱(ch1n)：车帷幕。

(35)次：一种头饰。《周礼·天官·追师》郑玄注说，“次，次第发长短为之，所谓髮髻。”髮(b@)髻(d@)即假发。髮是剃取他人之发，髻是编益为己发。

(36)纁(r2n)：浅绛色的衣缘。即衣服的边缘。

(37)姆纁笄宵衣：姆：以妇道教女子的女师。纁笄：头饰。纁(x)：束发巾，宽整幅(二尺二寸)，长六尺。笄：簪子。宵衣，即绀衣，黑色，妇女助祭之服。姆于此执礼事亦得服之。绀：生丝。以生丝织纁亦曰绀。

(38)女从者：从嫁的侄娣。被：披上绣着花纹的单层披肩(郑玄注：施禅于领上，假盛饰耳)。(j i ng)：单衣。(f)：绣在衣服上的黑白相间的花纹。

(39)稽(q)首：一种跪拜礼，叩头及地。

(40)婿御妇车，授绥：新婿为新妇驾车，把引车绳交给新妇。绥(su0)：引车绳，拉手登车用。姆辞不受：《礼记·曲礼》说：“凡仆人之礼，必授人绥。若仆者降等，则受；不然，则否。”就是说，乘车者的身份如比驾车人低，就不接受仆的授绥，这是表示不敢当的意思。姆比婿身份低，故不受。

(41)加景：郑玄注：“景之制盖如明衣，加之以为行道御尘令衣鲜明也。”景即一种御避风尘的罩衣。

(42)此节述新妇至男家成婚之仪。媵(y@ng)：新妇随嫁的人，即侄娣。奥：室之西南角。

(43)媵御沃盥交：御(y4)：夫家之女役。沃盥：浇水盥洗。沃盥交，即媵为新婿浇水盥洗，

御为新妇浇水盥洗。

(44)举者：抬鼎的人。

(45)匕俎从设：执匕人与执俎人随鼎而入，并设置匕、俎。匕：匙、勺类取食器。俎：陈置牲体的礼器。

(46)载：把牲体盛于俎。

(47)匕者进退：执匕者三人，后入者先退。

(48)鱼次：鱼序设在俎东。

(49)对酱：妇酱。婿东面，妇西面。

(50)会(gu@)：敦盖。启：开。卻：贾公彦疏：“卻仰也，谓仰于地也。”敦南：婿敦之南。对敦：与婿敦相对，即妇敦。夫妇二席相向。赞者开启敦盖，一仰置于婿敦之南，一仰置于妇敦之北，各取其便。

(51)赞尔黍：尔：近，移之使近。将黍移置席上，便于取食。

(52)以湑酱：以即用。

(53)举：即上举肺。以其举以祭以食，故名。参阅注(21)。

(54)三饭：《少牢馈食礼》贾公彦疏说：“一口谓之一饭。”三饭即三口。但“三口”与今天所说吃三口饭的意义不同。古人吃饭不用筷子而用手取食。取食一次即一饭，也就是贾公彦所说的“一口”。

(55)醕(y@n)：醕有二义：漱以洁口；饮以安食。

(56)以肝从：既饮酒，继进肝以为肴。

(57)振祭：振：动。振祭为古代九祭之一。《周礼·春官·大祝》郑注：“搗肝盐中振之，拟之若祭状弗祭，谓之振祭。”

(58)卒爵：犹今所谓干杯。卒：尽。

(59)无从：相对于上“以肝从”而言，谓不以肝从。

(60)彻于房中：撤至中之馔，设于房中。

(61)说(tu)服：说通脱，脱去礼服。此处媵侍婿，御侍妇，与上文“媵御沃盥交”义同。

(62)衽：卧席。此处衽作动词用，即铺设卧席。良：丈夫。

(63)北止：脚朝北。止即趾。

(64)馂(jùn)：食之余。馂主人之余，馂妇余，皆谓吃尽余食。

(65)此节述新妇于婚礼第二日见公婆之仪。见：谓赞者通报使新妇与公婆相见。舅姑：公婆。

(66)笄(f2n)：一种盛物的竹器。

(67)抚之：抚摸之，表示已接受礼物。

(68)膾(du4n)脩：捶捣而加姜桂的干肉。

(69)此节述赞者设筵礼妇之仪。疑立：安定正立。

(70)此节述新妇馈公婆之仪。馈：进食于人。

(71)合升侧载：合左右牲体盛于鼎，独置半牲于俎。侧：特、独。

(72)赞成祭：佐助公婆完成祭食之礼。

(73)北墉：室中之北墙。

(74)舅辞易酱：舅辞谢妇之馂，亲为之更换酱作为回报。礼必有报。下文姑醕新妇，亦此义。

(75)与始饭之错：媵从妇而馂舅之饭余；御从夫而馂姑之饭余。始饭：舅姑所食。错：交错。

(76)此节述公婆飧新妇之仪。飧：以酒食款待人。

(77)南洗设于庭，北洗在北堂。

(78)妇氏人：女家送亲的人。归妇俎于妇氏人：飨礼有“归宾俎”之仪，参见《士冠礼》注(111)。此处是说命有司把妇俎之牲授于妇氏人，其将归示新妇之父母，以明新妇所受之礼遇。

(79)此节述飨送者之仪。送者：女家有司。

(80)此节述舅姑歿，三月庙见之仪。奠菜：郑注：“以筐祭菜。”公婆死后始成亲者，新妇于婚礼后三月择日往公婆庙中，具素食供献公婆的神主，以成就生前妇盥馈奉养公婆之义，即此奠菜，亦称庙见。

(81)席于庙奥：庙，考妣之庙。此席为舅席。奥：见注(42)。

(82)席于北方：北方：室内北墙下。此席为姑席。此庙见布席，具有上文妇见舅姑的象征意义。

(83)帅：引导。入：入室。

(84)某氏：新妇之姓氏。来妇：谓来此为媳妇。

(85)嘉：美。皇：君。某子：如称张子、李子。一说应为谥或字之称。

(86)扱地：手至地，为妇人重拜，犹男子之稽首。

(87)降堂：出至阶上。

(88)老：家臣之长。老醴妇：上见舅姑后有礼妇之仪，此与之同。

(89)必用昏昕：昕即朝旦、始明时，使者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皆朝旦行事；新婿亲迎则当昏时。

(90)辞无不腆：腆：厚、善。以物赠人，自称不腆之币，犹今称薄礼，是一种自谦之辞。辞无不腆，是说免去这种自谦客套之辞。

(91)无辱：辱：卑污。如，有客来，主人称“辱临敝舍”，亦一种自谦之辞。无辱，即免去此种自谦之辞。婚礼乃礼之本，尚质直、诚信。“辞无不腆”、“无辱”，都是强调质直、诚信，不尚文辞之义。

(92)可制：指已经过加工的皮子，可以制作衣物。

(93)鮓：即鲫鱼。鞞全：张尔歧说：“鞞全，指鱼，其体肉完好也。”

(94)许嫁：指已受“纳徵”礼。

(95)笄而醴之，称字：笄：女子成年之礼，与男冠礼义同。醴：贾公彦疏说：“笄女，许嫁者用醴礼之；未许嫁者，用酒醴之。”称字：与男子冠而命字义同。

(96)祖庙未毁，教于公宫：这是讲与国君同族女子的婚前教育问题依礼，天子诸侯除太祖庙外，代代只祀高祖、曾祖、祖、祢(父)四庙，五世以上则毁而迁之。公宫，国君之宫。就是说，与国君同高祖以内(包括同曾祖、同祖、同祢)的同族女子，都要在国君之宫中接受婚前教育。按《礼记·昏义》，教育的内容包括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项。

(97)宗室：大宗之家。

(98)此祭醴，指上醴宾祭醴。扱即建柶。

(99)摄之：折迭。内文：纹在内。摄之，内文：即把皮折迭起来，使纹在里面。

(100)兼执足：两手兼执其四足。

(101)释外足，见文：执皮者放开外面二足，使皮张开，纹显露于外。

(102)戒：告诫。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正即证，胡培翬《正义》引盛世佐说：“以物为凭曰正。”谓父母诫女，并施予衣物，女见物即忆起父母之言。

(103)妇乘以几：妇以几为阶，登几上车。

(104)三属于尊：属：注。谓取玄酒(水)三次注于尊中。临事而加水于玄酒尊中，乃婚礼贵新之义。

(105)笄，缁被纁里，加于桥：缁被纁里，指笄的衣饰言。被即表。笄饰，黑色面绛红色里。桥：承笄器。加于桥，即将笄放置于桥上。

(106)不敢辞洗：与下文不敢拜洗义同。辞洗、拜洗，都是地位相当的宾主所行之礼。妇与

舅地位不同，故不敢。

(107) 妇入三月，然后祭行：新妇在婚后三个月，遇有祭事，即参与助祭。

(108) 庶妇：庶子之妇。使人醮之：醮：饮酒无酬酢叫作醮。嫡妇待以醴礼，庶妇用醮，礼节减于嫡妇。

(109) 吾子有惠，贖室某也：此为行纳采礼时男方使者之辞。吾子：指女子之父。贖：赐。室某：使女为某之妻室。其：婿之名。室为动词。

(110) 对曰：此为行纳采礼时，摈者请使者入内之辞。

(111) 某：女父名。吾子：指男方使者。

(112) 致命：致辞。此为男方使者之辞。

(113) 某：使者名。

(114) 备数而择之：此为女父之辞。犹言己女为男方选择的对象之一，谦辞。

(115) 请醴从者：此为醴宾之辞。醴宾而言“从者”，不直指宾，乃谦词。

(116) 将事：行事。

(117) 吾子有贖命：此使者纳吉之辞。贖命指女父告以女名事。

(118) 子有吉，我与在：与犹兼。谓子既得吉，我亦兼在吉中，表示感到荣幸。

(119) 典：常、法。

(120) 申受命：申：重复，一再。谓自纳采以来，每度受命。

(121) 惟是三族之不虞：三族：父、己、子三代兄弟。不虞：不测、意料不到，谓猝有死丧之事。在此等服丧期内不得嫁娶。意谓因经常会发生不测之事，所以要抓紧选定结婚的吉期。

(122) 须：待，等候。

(123) 以礼告：执脯复命。

(124) 父醮子：子即新婿。婿将亲迎，婿父以酒醮之于寝。

(125) 往迎尔相：尔相，指新妇。相者助义。《礼记·祭统》说，“既内自尽，又外求助，昏礼是也。”称妇为相，乃言妇为夫之助。

(126) 承我宗事：宗事即宗庙之事。谓承继宗庙之事，使奉祀不断。即《礼记·昏义》所说“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之义。

(127) 勛帅以敬：勛：勉。帅：导。意谓当勉力引导新妇，使之敬慎妇道。

(128) 先妣之嗣：之：是。嗣：继承。意谓惟先妣是嗣。

(129) 若则有常：若：你；常：始终如一，不可有所懈怠。

(130) 宾至：指新婿亲迎至女家。

(131) 命某：某即婿父。

(132) 兹：此。

(133) 使某将：使某行婚礼来迎娶。某：婿自称。将：行。

(134) 夙夜毋违命：夙：早。从早到晚都不要违背舅姑之教命。

(135) 施衿结帨：衿(j9n)：衣带。帨(shu@)：佩巾。为女束好衣带，结上佩巾。

(136) 无违宫事：宫中之事，不违夫命。

(137) 庶母：父之妾。鞶(p2n)，用来盛鞶巾等物的小囊。

(138) 申：重申。

(139) 宗：尊奉。

(140) 愆：过。

(141) 祝诸衿鞶：见衿鞶，即想起父母之言。即上文“必有正焉”之义。

(142) 宗子：嫡系长子。命：即请期以上五礼命使音之命。

(143) 躬：亲。

(144) 支子：庶子对嫡子而言，支子对宗子而言。相对于一系的宗子，其他众子皆为支子。

称其宗：以宗子的名义命使者。

(145)弟则称其兄：此弟指宗子母弟，亦谓无父者。

(146)婿见：如果婿不亲迎，则婚后三月婿往见妇父母。此节记婿不亲迎，往见妇父母的礼节和辞命。

(147)觐（d0）：见。

(148)主人：女父。

(149)未得濯溉于祭祀：指婚后三月以前，新妇尚未参与祭祀。

(150)请吾子之就宫，某将走见：谓请婿还家，自往见之。

(151)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命：指女父“将走见”之言。非他故：即非他人之故，而是作为女婿、至亲前来求见。

(152)摈者以摈出，请受：摈者以摈授婿，复以宾客之礼与女父相见。

(153)主妇：主人之妇。

(154)扉：内门左扉。一说左扉指东扉，一说西扉。

(155)及：与。

【译文】

婚事的礼仪：男家先遣媒向女家提亲，然后行纳采礼，用雁作求婚的礼物。主人在祢庙堂上户西布设筵席。筵席以西为上，几设置于右方。使者身着玄端服而至。摈者出问事，入告于主人。主人身穿与宾相同的礼服，出大门外迎接。主人两拜，宾不答拜。宾主相揖进入大门。至庙门，相揖而入。如此相对三揖，到达堂前阶下，谦让三番。主人与宾一同登堂，面朝西。宾从西阶登堂，至栋下面朝东致辞。主人在阼阶上方面朝北两拜。使者在堂上两楹之间授雁，面朝南方。宾下堂，出庙门。主人下堂，把雁交给年长的家臣。

摈者出门问事。宾执雁为礼，请问女子名字。主人许诺。宾入门授雁等仪式，与纳采的礼节相同。

摈者出门问事，宾告知事已完毕，摈者入告主人。摈者出门请求以礼酬宾。宾推辞一番然后答应。主人撤几，重新布设筵席，以东为上首。在房中设置一醴。主人至庙门外迎宾。入门揖让的礼节与前相同。宾主登堂。主人面朝北方两拜，宾在西阶的上方面朝北答拜。主人拭几，执几以几足授与宾，然后拜送。宾执几谦退避让一番，面朝北把几设置于座位左边，而后于西阶上方答拜主人。赞者斟醴，在觶上放置一角质的小匙，匙头朝前，从房中出至堂上。主人接过醴觶，转使匙柄朝前，进至筵席前，面朝西北方。宾拜而接受醴觶，复回原位。主人在阼阶的上方拜送宾。赞者把脯醢进置于筵前。宾即席坐下，左手执觶，祭脯醢，又用小匙祭醴三番。继而在西阶上方面朝西坐下尝醴。然后将小匙插置觶中，站起。复又坐下，放觶于地上，随即一拜。主人答拜。宾即席，将觶放置于筵豆的东边。下筵席，面朝北坐下，取脯。主人辞让一番。宾下堂，将脯交付从者，然后出门。主人送宾至大门外，两拜。

纳吉，以雁为礼物，礼节与纳采礼相同。

纳徵，以黑、红两色的五匹帛和鹿皮两张作礼物，礼节与纳吉礼相同。

请期，以雁为礼物。（宾请女家确定迎娶的吉日）主人推辞，宾表示同意，然后告诉主人迎娶的吉期。其礼节与纳徵礼相同。

在迎娶之日，天色黄昏时，在寝门外的东边陈放三只鼎，面向北，以北为上。鼎中所盛之物有：一只小猪，除去蹄甲，合左右体盛于鼎中。举肺脊、祭肺各一对，鱼十四尾，除去尾骨部分的干兔一对。以上各物，皆为熟食。鼎上设置抬扛和鼎盖。洗设置在阼阶的东南面。房中所设置的食物有，醯酱两豆、肉酱四豆，六豆共用一巾遮盖。黍稷四敦，敦上都有盖子。煮肉汁炖在火上。酒尊设在室中北墙下，尊下有禁。玄酒(水)置于酒尊的西面。用粗葛布为盖巾，酒尊上放置酒勺，勺柄都朝南。在堂上房门的东侧置酒一尊，不设玄酒。筐在酒尊南边，内装四只酒爵和合卺。

新婿身着爵弁服、饰以黑色的下缘的浅绛色裙。随从皆身穿玄端。新婿乘坐墨车，并有两辆随从的车子。随从人役手执灯烛在车前照明。新妇的车子与新婿相同，并张有车帷。车队到女家大门外停下。主人在堂上房门西面布设筵席，以西为上首，几在右边。新妇梳理好头发，穿上饰有浅绛色衣缘的丝衣，面朝南站立于房中。女师以簪子和头巾束发，身穿黑色丝质礼服，站在新妇的右边。从嫁的娣侄皆身着黑色礼服，头戴簪子和束发巾，肩着绣有花纹的单披肩，跟随于新妇之后。主人身穿玄端到大门外迎接，面朝西两拜。新婿面朝东答拜。主人揖新婿，入门。新婿执雁随后入门。到庙门前，相揖而入，如此三揖，到达堂下阶前。谦让三番，主人上堂，面朝西。宾上堂，面朝北，把雁放置于地，两拜，叩头至地。新婿下堂出门。新妇随后，从西阶下堂。主人不下堂相送。新婿亲自为新妇驾车，把引车绳交予新妇。女师推辞不接引车绳。新妇登几上车，女师为新妇披上避风尘的罩衣，于是驱马开车，这时御者代替新婿为新妇驾车。新婿乘坐自己的马车，行驶在前，先期到达，在大门外等候。

新妇到婿家，新婿对妇一揖，请她进门。到寝门前，新婿又揖妇请入，从西阶上堂。新妇从嫁的娣侄在室的西南角布设筵席。新婿进室内入席。新妇的位置在酒尊之西，面朝南。媵与御(夫家女役)相互交换：媵为新婿浇水盥洗，御则为新妇浇水盥洗。赞者撤除酒尊上的盖巾。抬鼎人盥洗后出门，撤去鼎盖，抬鼎入内，放置在阼阶之南，面朝西，以北为上。执匕人和执俎人随鼎而入，把匕、俎放置于鼎旁，执俎人面朝北把牲体盛置于俎上，执俎立待。执匕人从后至前，依次退出，回到寝门外东侧原来的位置，面朝北，以西为上。赞者在席前设酱，肉酱放在酱的北边。执俎人入内，把俎设置于肉酱的东边。鱼依序设置在俎东。兔腊单独陈放在俎的北面。赞把黍敦设置在酱的东边，稷敦更在黍敦之东。肉汁陈放在酱南边。在稍靠东边的地方为新妇设酱，肉酱在酱之南，以北为上首。黍敦设置于兔腊北边，稷敦在黍敦之西。肉汁陈放在酱的北边。御在婿席的对面为新妇设席。赞打开婿敦的盖子，仰置于敦南地上，妇敦的敦盖，则仰置于敦北。赞报告新婿饌食已安排完毕。新婿对新妇作揖请她入对面筵席，然后一起坐下，都进行祭祀。依次祭黍稷和肺。赞将黍移置席上，并把肺脊进授与新婿新妇。新婿新妇就着肉汁和酱进食。二人一起祭举肺，食举肺。取食三次进食便告结束。赞洗爵，斟酒请新婿漱口安食。新婿拜而接受，赞在室门之内面朝北答拜。又请新妇漱口安食，礼节如上。二人皆祭酒，赞进肝以佐酒。新婿、新妇执肝振祭，尝肝后放置于菹豆中。干杯，皆拜。赞答拜，接过酒爵，第二

次服侍新婿新妇漱口饮酒，礼节与第一次相同。不进肴佐酒。第三次漱口饮酒，以盞酌酒，礼仪如前。赞洗爵，在室外的尊中斟酒。进门，面朝西北，置爵于地一拜，新婿、新妇皆答拜。赞坐地祭酒，然后干杯，一拜，新婿、新妇皆答拜。站立起来。新婿出室；新妇则回复到原位。撤去室中筵席食物，按照原来的布局设置在房中，不设酒尊。新婿在房中脱去礼服，交与媵。新妇在室中脱掉礼服，交与御。女师将佩巾交与新妇。御在室中西南角铺设卧席，媵在稍东的位置为新婿铺设卧席，都设有枕头，脚朝北，新婿入室，亲自为新妇解纓。撤出灯烛。媵吃新婿余下的食物；御则吃新妇余下的食物。赞斟房外尊的酒为媵和御漱口安食。媵在室门外伺候，呼唤能够听得到。

次早起床，新妇沐浴之后，以簪子和头巾束发，身穿黑色丝质礼服，等候拜见公婆。平明时分，赞引新妇拜见公婆。在阼阶上方设席，公公即席。在房外设席，面朝南，婆婆入席。新妇手执一笄枣栗，从（公婆）寝门入内。从西阶上堂，向东前至公公席前一拜，把枣栗放置于席上。公公坐下以手抚摸枣栗笄（表示已接受新妇所献的礼物），然后站起，对新妇答拜。新妇回至原位，对公公又一拜。新妇下西阶，从侍者手中接过殿脩笄。然后上堂，向北前至婆婆席前，面朝北拜，把笄放置席上。婆婆坐下，手持殿脩笄站起，拜，把笄交与从侍者。

赞者代公婆设筵酬答新妇。在堂上室的门、窗之间布设筵席，在房中设置一 醴。新妇端正安静地站立在席的西边。赞者斟醴于觶，在觶上放置小匙，匙柄朝前。从房中出来至席前，面朝北方。新妇面朝东拜，接触，赞者在西阶上方，面朝北拜送。新妇复又一拜。赞者将脯醢进置于席前。新妇入席，左手持觶，右手祭脯醢。用小匙祭醴三次。下筵席面朝东坐下尝醴。把小匙插置于觶中，站立起来，一拜，赞者答拜，新妇又一拜。把醴觶放置于脯醢的东边，面朝北坐下，取脯在手。下堂出门，在寝门外把脯交给从人。

公婆进入寝室，新妇伺候公婆盥洗进食。一只小猪，合左右体盛于鼎中，放置俎上时，则独用其右体。不设鱼、兔腊和稷，都以南为上首。其它食物的设置和迎娶时的布局相同。新妇佐助公婆完成祭食之礼，吃完饭，则侍奉公婆以酒漱口安食，不用佐酒的菜肴。新妇在室中北墙下设席，撤去公婆的馐食，按照原先的次序设置于新设的席前，以西为上。新妇吃公公的余食，公公辞谢，并为新妇更换酱（作为回报）。新妇又吃婆婆食余之物。御侍奉新妇祭豆、黍、肺、举肺脊。然后进食，吃毕，婆婆为新妇的酒漱口安食，新妇拜而接受，婆婆拜送。新妇坐下祭酒，然后干杯。婆婆接过酒爵放置于地。新妇把食物撤置于房中，媵和御吃这些余食，婆婆亲自为她们酌酒漱口安食。即使没有娣从嫁，也要让媵先食。至此，媵与御相互交错：媵吃公公的余饭，御则吃婆婆的余饭。

公婆共同以“一献之礼”来款待新妇。公公在庭中所设的南洗洗爵，婆婆则在北堂所设的北洗洗爵，酬酒后一献礼成，新妇把酒爵放置于荐的东边。饮酒完毕，公婆先从西阶下堂，然后新妇从阼阶下堂。有司把妇俎之牲交与女家送亲的人，以便向新妇的父母复命。

公公又以“一献之礼”来款待送亲的人，酒至酬宾，又以一束锦相赠。婆婆酬劳女送亲者，酬宾时亦以一束锦相赠。如果是与别国通婚，则另外赠送男送亲人一束锦。

如果是公婆去世后结婚，新妇则在婚礼三个月之后择日到公婆庙中，具素食供献公婆的神主。在庙室内西南角设席，面朝东，几在右边。又在室内北墙下设席，面朝南。祝和新妇各自盥洗完毕，新妇手执菜笄立于庙门外，祝引导着新妇入内。祝口称新妇的姓氏对公公的神主祷告说：“某氏来做您家的媳妇，冒昧前来向尊敬的公公敬献精美的菜蔬。新妇下拜至地，坐下，将菜供献于几东边的席上。回至原位，与上次一样又一次下拜。新妇下堂，另取一份笄菜，进入室内。祝祷告说：“某氏来做您家的媳妇，冒昧告知尊敬的婆婆。”把菜供献于席上，礼仪与前相同。新妇退出之后，祝关闭上门窗。年长的家臣代公婆在房中设席酬答新妇，与赞者代公婆醴妇的礼节相同。新婿酬劳新妇的男、女送者，与公婆酬劳送者的礼仪相同。

[记]

士婚礼，事情都在早晨和黄昏时举行，必在祫庙中受命，然后行事，免去诸如“不腆之币”、“辱临敝舍”一类的客套话。挚礼要用活雁，帛和鹿皮必须已经加工，可直接用以制作衣物。兔腊必须新鲜，鱼要体肉完好的鲫鱼。

对已经许嫁的女子，要为她举行表示已成年的笄礼，用醴法，称呼她的表字。与国君同高祖以内的同族女子，都要在国君宫中接受三个月的婚前教育。如果高祖庙已经迁毁，则在大宗之家接受婚前教育。

问名：主人接过雁以后，回到阼阶上方，面朝西把女子之名告知宾。宾受命后下堂。

祭醴的方法，用小匙舀醴，祭醴一次，插匙于觶。第二次祭醴时，再度用小匙舀醴，祭毕，仍插匙于觶（如此以至于三）。宾用右手取脯，并兼用左手捧脯；然后带着脯回去向主人复命。

纳徵：执皮的人要把鹿皮折迭起来，纹在里面，两手兼握其四足，头向左边。两位执皮人相随而入，以西为上首，在庭南端的三分之一处站定。宾致辞时，执皮人放开鹿皮外面二足，使皮张开，皮毛显露于外。主人接受礼物时，主人属吏中奉命受皮的人从东边经执皮人的身后出来，在执皮人的左边接过鹿皮，随后坐下，仍将鹿皮折迭起来，然后依照自后至前的顺序，退至东墙边。

新妇的父亲设筵用醴款待女儿，等候来迎亲的新婿，母亲的位置在房外堂上，面朝南。新妇由母亲的左边出房门，父亲面朝西训诫女儿，并授与衣、笄等物作为依凭，使她不忘训诫之言。母亲在西阶的上方教导女儿，不下堂。

新妇踏着几上车。两个从者相对而坐把几扶稳。

新妇进入寝门时，赞者撤掉酒尊的盖巾，以勺取玄酒（水）三次注于尊中，把剩余的水泼在堂下两阶之间。把勺子放置于尊上。

笄上盖有黑面绛里饰巾，放置于桥上。公公答拜毕，属吏把笄撤下。

醴妇和飧妇的筵席未设时，席和脯醢先安排在房中。在公婆款待新妇时，婆婆要亲自把脯醢进置于新妇的席前。妇人所用的洗设置在北堂上，东西与室的东墙角相对；筐放置在洗的东边，面朝北盥洗。新妇斟酒回敬公公，要更换酒爵，自荐脯醢。公公为新妇洗爵，新妇不敢（按与公公平等的地位），辞谢。公公下堂，新妇要退避于房中，不敢（按

与公公平等的身份)，拜谢公公为自己洗爵。大凡妇人以酒食相款待，不要下堂。

新妇在婚礼三个月以后，逢祭事即可参与助祭。

对庶子的新妇，则使人用酒来酬答她。庶子之妇不向公婆行进食之礼。

行纳采礼时，男方使者说：“您家先生惠赐女儿为某某的妻室，某某先生按照先人的礼法，命在下来敬请您家先生笑纳采礼。”宾者回答说：“某某的女儿天性愚钝，又未能很好地教育。但先生有命，在下不敢推辞。”使者致辞说：“冒昧奉上采礼。”

问名，使者说：“在下既已接受先生之命，要回去卜问于神灵，冒昧请问令女的名字。”女子的父亲回答说：“先生有命，并且把贱女当作候选的对象，在下不敢推辞。”

醴宾之辞说：“先生有事到某某家，某某按照先人的礼法，设席酬劳先生一行。”使者回答说，“在下既已办完事情，就此告辞。”“谨遵先人礼法，冒昧再次请先生即席。”“在下推辞得不到准许，不敢不听从先生。”

纳吉，使者说：“按先生赐命，某某进行了占卜，占卜的结果是‘吉’。派在下冒昧告知先生。”女子的父亲说：“在下教女无方，只怕不配。先生的吉利，我也荣幸有一份，因此不敢推辞。”

纳徵，使者说：“先生美意，惠赐令女为某某妻室。某某依照先人礼法，派在下奉上鹿皮两张、帛五匹作为定亲的礼物，敬请笑纳。”致辞，说：“冒昧奉上定亲的礼物。”主人回答说：“先生遵从先人常法，惠赐在下重礼。在下不敢推辞，不敢不遵命。”

请期，使者说：“先生先前已赐命与我，在下已多次谨遵先生之命。只因三代人中难免会有不测之事发生（从而影响婚期），所以某某派我请先生及早确定迎娶的吉日。女子的父亲回答说：“在下以前既已遵从您家先生意旨，这次也唯命是听。”使者说：“某某命在下请先生来作决定。”女子的父亲回答说：“在下只愿唯命是听。”使者说：“某某派在下来请先生决定吉日，先生不肯这样做，在下不敢不告知迎娶的日期。”使者告知某日迎娶。女子父亲回答说：“在下安敢不恭候。”

凡是使者回来复命，这样说：“卑职已完成使命，现以脯复命。”主人说：“知道了。”

亲迎之前，父亲为儿子设筵饮酒，告诉他说：“去吧，迎接你的内助，继承我家宗庙之事。勉力引导她，敬慎妇道，继承先妣。你要始终如此，不可懈怠。”儿子说：“是。只怕力所不及，不敢忘记父命。”

新婿亲迎至女家，宾者问事。新婿回答说：“某某依照您家先生之命，在今天黄昏时举行婚礼，遣在下前来迎娶，请予准允。”宾者回答说：“某某早已准备完毕在此恭候。”

父亲送女儿，告诫她说：“敬慎行事，从早到晚都不要违背公婆的教命。”母亲为女儿束好衣带，结上佩巾，告诫女儿说：“勤勉谨慎，家内之事，从早到晚，不违夫命。”庶母送至庙门内，为女儿系上盛物的小囊，对她重申父母之命。告诫她：“恭敬地听着，遵奉父母的话，从早到晚不要有过失。看一看父母的赐物，就会想起父母的教导。”

新婿递给女师引车绳，她推辞说：“没有尽到教人的职责，不敢当

此礼。”

父亲已死的宗子，母亲来派遣使者。父母亲都已去世，自己亲自派遣使者。支子，则以宗子的名义命使者。宗子的同母弟，则以其兄长的名义派遣使者。

如果举行婚礼时新婿因故未去亲迎，则在婚后三月往见新妇的父母。说：“晚辈因为姻亲之故，请求赐见。”主人的答辞是：“在下与先生缔结姻亲，只因贱女尚未奉侍先生宗庙祭事，所以未敢前往一见。今天先生辱临敝舍，请先生回家，在下将前往相见。”新婿的答辞是：“晚辈并非外人，岳父之言实不敢当，最终还请赐见。”主人的答辞说：“在下由于姻亲的关系，不敢再推辞，哪敢不从！”主人从寝门东侧出来，面朝西站定。新婿进入大门，面朝东放下礼物，两拜，退出大门。宾者拿着礼物出门，请新婿接过礼物（复以宾客之礼与女父相见）。新婿推辞一番，表示同意，接过礼物进入门内。主人两拜接受礼物，新婿两拜送礼，退出门外。然后拜见主妇。主妇站在关闭着东边一扇门的寝门之内；新婿面朝东站在门外。主妇对新婿一拜，新婿拜两次作答。主妇又对新婿一拜，新婿退出。主人请新婿饮醴，与新婿相揖相让而入，以“一献之礼”款待新婿。主妇把脯醢进置新婿席前。酬新婿时不随赠礼品。新婿出门，主人两拜相送。

士相见礼第三

【题解】

《士相见礼》记述士君子相交接的礼节仪式。本篇首先对士与士初次相见的介绍、礼物、应对、复见诸仪节作了详细说明，然后依次述及士见大夫、大夫相见、士大夫见君诸礼仪。所以，此篇所述，实际上并不限于“士”相见之礼。关于篇名，清张尔歧说，士见大夫以下诸仪“皆自士相见推之，故以士相见名篇”（《仪礼郑注句读·士相见礼第三》）。《士相见礼》十分强调人际交往的伦理道德意义，它说，“与君言，言使臣；与大人言，言事君；与老者言，言使弟子；与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与众言，言忠信慈祥；与居官者言，言忠信。”交往对象不同，言各有宜，但都应以厚德劝善为宗旨。

士相见之礼：摯，冬用雉，夏用脔(1)。左头奉之(2)，曰：“某也愿见，无由达。某子以命命某见(3)。”主人对曰：“某子命某见，吾子有辱。请吾子之就家也，某将走见。”宾对曰：“某不足以辱命，请终赐见。”主人对曰：“某不敢为仪(4)，固请吾子之就家也，某将走见。”宾对曰：“某不敢为仪，固以请。”主人对曰：“某也固辞，不得命，将走见。闻吾子称摯(5)，敢辞摯。”宾对曰：“某不以摯，不敢见。”主人对曰：“某不足以习礼(6)，敢固辞。”宾对曰：“某也不依于摯，不敢见，固以请。”主人对曰：“某也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出迎于门外，再拜。宾答再拜。主人揖，入门右。宾奉摯，入门左。主人再拜受，宾再拜送摯，出。主人请见，宾反见(7)，退。主人送于门外，再拜。主人复见之以其摯(8)，曰：“向者吾子辱使某见。请还摯于将命者(9)。”主人对曰(10)：“某也既得见矣，敢辞。”宾对曰：“某也非敢求见，请还摯于将命者。”主人对曰：“某人既得见矣，敢固辞。”宾对曰：“某不敢以闻(11)，固以请于将命者。”主人对曰：“某也固辞，不得命，敢不从？”宾奉摯入，主人再拜受。宾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

士见于大夫。终辞其摯(12)。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宾退，送，再拜。

若尝为臣者，则礼辞其摯(13)，曰：“某也辞，不得命，不敢固辞。”宾入，奠摯再拜，主人答壹拜。宾出。使摯者还其摯于门外，曰：“某也使某还摯。”宾对曰：“某也既得见矣，敢辞。”摯者对曰：“某也命某：‘某非敢为仪也。’敢以请。”宾对曰：“某也，夫子之贱私(14)，不足以践礼(15)，敢固辞！”摯者对曰：“某也使某(曰)，‘不敢为仪也’，固以请！”宾对曰：“某固辞，不得命，敢不从？”再拜受。

下大夫相见以雁，饰之以布，维之以索(16)。如执雉。上大夫相见以羔，饰之以布，四维之，结于面(17)。左头，如麇执之(18)。如士相见之礼。

始见于君，执摯至下(19)，容弥蹙(20)。庶人见于君，不为容(21)，进退走(22)。士大夫则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若他邦之人，则使摯者还其摯，曰：“寡君使某还摯。”宾对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辞(23)。”再拜稽首，受。

凡燕见于君，必辩君之南面(24)。若不得，则正方，不疑君(25)。君在堂，升见无方阶，辩君所在(26)。

凡言，非对也，受而后传言(27)。与君言，言使臣；与大人言，言事君(28)；与老者言，言使弟子；与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与众言，言忠信慈祥；与居官者言，言忠信。凡与大人言，始视面，中视抱，卒视面，毋改(29)。众皆若是(30)。若父，则游目(31)，毋上于面，毋下于带。若不言，立则视足，坐则视膝。

凡侍坐于君子(32)，君子欠伸，问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33)，则请退可也。夜侍坐，问夜，膳荤(34)，请退可也。

若君赐之食，则君祭，先饭，遍尝膳，饮而俟(35)。君命之食，然后食。若有将食者(36)，则俟君之食，然后食。若君赐之爵，则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后授虚爵。退，坐取屨，隐辟而后屨(37)。君为之兴，则曰：“君无为兴，臣不敢辞。”君若降送之，则不敢顾辞(38)，遂出。大夫则辞退下(39)，比及门三辞。

若先生异爵者请见之(40)，则辞。辞不得命，则曰：“某无以见(41)，辞不得命，将走见(42)。”先见之(43)。

非以君命使，则不称寡，大夫士，则曰寡君之老(44)。凡执币者，不趋，容弥蹙以为仪(45)。执玉者，则唯舒武，举前曳踵(46)。凡自称于君，士、大夫曰下臣。宅者在邦，则曰市井之臣；在野(47)，则曰草茅之臣。庶人则曰刺草之臣。他国之人则曰外臣。

【注释】

(1)此节记述士相见之礼仪。脮(j&)：干雉、雉脯。

(2)左头奉之：头向左横捧之。

(3)某也愿见……命某见：此句是求见者的话。凡初次相见，必须经人介绍。“某也愿见，无由达”：此“某”字为求见者自称。言久愿相见，无介绍以相通。“某子以命命某见”：是说介绍人传达了主人准予相见之意。某子：指介绍人的姓名。以命：以主人之命，即以主人之命命某来见。

(4)不敢为仪：不敢摆外表的威仪，表示诚心诚意地愿往拜见。

(5)称：举。

(6)某不足以习礼：谦词，犹云不敢当此崇礼。

(7)主人请见，宾反见：上相见毕，宾出，此时主人复请宾返，再一次相见。第一次见，要在行礼，宾主端敬恭肃；宾返见，则为燕见，以展未尽之意，安坐畅叙，比较随便。

(8)主人复见之以其挚：复见：主人往宾家回拜，乃礼尚往来之义。以其挚：拿着宾来见主人时所执之礼物。礼，宾主相见，宾见主人礼毕，主人必还其挚。

(9)请还挚于将命者：将犹传。传命者，指摈相言。说还挚于传命者而不直指宾，是一种自谦、礼貌的说法。

(10)主人：主人到宾家，宾主关系对调。故此处主人即上文的宾；下文言宾，亦即上文的主人。

(11)不敢以闻，固以请于将命者：亦谦词，即不敢以还挚之事来聒烦主人，只是固请于将命者而已，亦谓不敢当。

(12)此节述士见大夫之仪。终辞其挚：即不受其挚。推辞三次为终辞，不复请。

(13)此节述曾经为大夫家臣之士见大夫之礼。尝为臣者：即原来曾做过大夫的家臣而现在为公士者。礼辞其挚：一辞其挚而许。

(14)贱私：古代卿大夫的家臣称作私人。

(15)不足以践礼：践：行。言为夫子贱私，不足以行宾客还挚之礼。

(16)此节述大夫相见之礼。饰之以布，维之以索：以布为衣束其身，以绳索系联其足。

(17)四维之，结于面：用绳索栓上前足和后足，从腹下交出背上，结之于胸前。

(18)左头，如麇（m0）执之：麇：小鹿。如献麇那样，头向左，一手执前足，一手执后足。

(19)此节述臣见君之仪。至下：郑玄注下为君所。胡培翬《正义》谓下为堂下，义较胜。

(20)容弥蹙（cù）：容貌益显得恭敬诚实，局促不安。

(21)不为容：不为趋翔之容。趋翔，趋走似鸟飞，是一种行步时表现庄敬的姿态。

(22)进退走：走：疾趋。进退要疾行。

(23)君不有其外臣：外臣：他国之人称外臣。上文本国之臣见君，君不还挚，此则使摈者还其挚，是不以为之臣，故说“不有其外臣”。

(24)此节述臣燕见于君之仪。燕见：此燕见指私见，非公朝行礼，亦非宴饮之燕。辩：正。君南面为正，臣正北面见之。

(25)若不得，则正方，不疑君：方犹向。疑：拟度。谓如不得君正南面时，君在西，则臣正东面见，君在东，则臣正西面见，必须正向见之。不可预先揣度君之位而斜立向之。

(26)升见无方阶，辩君所在：升见：升堂见君。无方阶；无一定之阶。辩：通辨。意思是，升堂见君，不一定从哪个阶上堂，这要看君在何处，君近东阶，则自东阶上堂，近西阶，则从西阶上堂，以近君为便。

(27)此节述进言之法。非对也，妥而后传言：对：答。妥：安坐，指君而言。传言：出言，发言。这句是说，进言时，如果不是因君发问而作答，则必待君安坐后才发言。

(28)大人：卿大夫。

(29)始视面：谓开始时要观察其颜色可否进言。中视抱：抱：衣领下至带之间。谓既进言，视抱，容听者思之，同时，视下于面，表示尊敬。卒视面：最后看其是否听纳己言。勿改：在发言至听者答应这段时间内，要端正容体等待，不要变动容改。

(30)众皆若是：谓诸卿大夫同在，其仪亦如此。

(31)若父，则游目：谓与父言时，目光可以游动，以观察其身心安否。

(32)此节述侍坐于君子之法。君子：指卿大夫及国中贤者。

(33)欠伸，打哈欠，伸懒腰。问日之早晏：晏：晚。即问现在什么时候了。以食具告：具：俱、备。即告从者所食已遍。改居：变换坐的地方。从“久伸”到“改居”，都是疲倦的表现。

(34)问夜：问什么时候了。膳葷：谓食用葷辛之物。葷指葱、薑、蒜之类葷辛之物。这也都是有倦意欲休息的表示。

(35)此节述臣侍坐于君，君赐食、赐饮诸仪。君祭，先饭，遍尝膳，饮而俟：凡君食，必有膳宰为之尝食。此处臣侍食，则代膳宰尝食。先饭：指先食黍稷，表示为君尝食。遍尝膳：谓上菜后，侍食之臣为君遍尝各味。膳即庶羞。饮而俟：谓饮酒等候君命之食然后食。

(36)将食者：进食者，即膳宰。有膳宰尝食，则侍食者不必尝食。

(37)坐取屨，隐辟而后屨：凡侍坐于长者，要脱屨于堂下。故此亦于堂下取屨。坐：跪。此处言退下则跪而取屨，退避至隐处再穿上。“隐辟而后屨”是表示对君的恭敬。

(38)不敢顾辞：不敢回首辞谢。君降送，礼太重，故不敢辞。

(39)辞退下：下即降、下堂。谓君因已退而下堂送，则辞之。

(40)此节述爵位高者来见士之仪。先生异爵者：先生：指致仕（辞官归居）者。此文言士相见，对士而言，异爵者即为卿大夫。先生亦即辞官归居的卿大夫。

(41)某无以见：谓己无德可以使彼屈尊来见。

(42)走见：即出见。走是急趋意。士见尊爵者，取其急意而言走。

(43)先见之：谓出门先拜宾。

(44)此节述诸种称谓及执礼品之仪。“非以君命使，则不称寡，大夫士，则曰寡君之老”：

此句记大夫出使他国，摈者对他的称呼。按《礼记·玉藻》所述，大夫奉君命出使他国，上大夫，摈者称“寡君之老”；下大夫，摈者称“寡大夫”。大夫因私事至邻国，则家臣为摈，摈者称其名，不称“寡君之某”。对此句，诸家断句不同，今从清汪中校本。汪中校本改“士”为“使”。依此，“非以君命使，则不称寡”，即指大夫因私事至他国，摈者不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士（使），则曰寡君之老”，则指大夫奉君命出使他国摈者对他的称呼。

(45)执币：此指执币见君而言。币：指礼物，《周礼》小行人职“合六币”：玉、马、皮、圭、璧、帛等通称为币。此处与下文“执玉”相对言，则指锦帛皮马禽挚之类。不趋，容弥蹙以为仪：不疾行，容止显得恭敬诚实，局促不安。仪：威仪、仪表。不趋，表示谨慎。趋：疾走。

(46)舒武：武：足迹。舒武即足迹迟缓，不敢疾行。举前曳(y@)踵(zh ng)：先抬起足前部，然后拖着足后跟，前行时足不离地。也就是拖着脚后跟小步前行。踵：足跟。

(47)宅者：致仕（辞官归居）的官员。在邦、在野：邦即国。古代国与野是两个相对的概念。王畿和封国的核心是邑，邑外有郊，郊外有牧，牧又称作远郊，相对而言，邑、郊、牧（远郊）的部分为国，牧以外的部分就是野。

【译文】

士相见的礼仪：礼物，冬季用雉，夏季用干雉。宾双手横捧雉，雉头向左，说：“在下久欲拜见先生，但无人相通。今某某先生转达先生意旨，命在下前来拜见。”主人的答辞是：“某某先生命在下前往拜会，但先生却屈尊驾临。请先生返家，在下将前往拜见。”宾的答辞说：“先生所言，在下实不敢当，还请先生赐见。”主人的答辞是：“在下不敢当此威仪，再一次请先生还家，在下将前去拜会。”宾的答辞是：“在下不敢摆此威仪，最终还是请先生赐见。”主人的答辞说：“在下一再推辞，得不到先生的准许，将出去迎见先生。听说先生携带礼物，冒昧辞谢。”宾的答辞是：“在下不用此礼物，不敢来拜会先生。”主人的答辞说：“在下不敢当此崇高的礼仪，冒昧再次辞谢。”宾的答辞是：“在下不凭此礼，不敢求见先生，固请先生笑纳。”主人的答辞说：“在下一再辞谢，得不到先生许可，不敢不敬从！”主人到大门外迎接，两拜。宾答两拜。主人对宾一揖，从门东侧入内。宾双手捧礼物，从门西侧入内。主人两拜接受礼物，宾两拜送礼物，然后出门。主人邀请宾，宾返回，与主人再一次相见，然后告退。主人送宾至大门外，两拜。主人带着宾所送的礼物到宾家回拜，说：“前不久先生辱临敝舍，得以相见。今请将礼物还给传命的人。”主人的答辞说：“在下既已得以拜会先生，冒昧辞谢。”宾的答辞是：“在下不敢求见先生，只请求还礼物给传命者。”主人的答辞是：“在下既已得以拜会先生，冒昧再度辞谢。”宾的答辞说：“在下不敢以此小事聒烦先生，只是固请还礼物给传命者。”主人的答辞说：“在下一再推辞，得不到准允，哪敢不从命！”宾手捧礼物入内，主人两拜而接受。宾两拜送礼物，然后退出。主人送宾至大门外，两拜。

士拜见大夫的礼仪。主人推辞三次不接受宾的礼物。宾入内，主人对宾的屈尊驾临一拜表示谢意。宾告退，主人送，拜两次。

曾经做过大夫家臣的公士来见，则主人对宾所执礼物辞谢一番而表示接受，说：“在下辞谢，得不到同意，因而不敢再推辞。”宾入内，放下礼物，两拜，主人一拜答谢。宾退出。主人使摈者至门外归还宾所送的礼物，说：“某某使在下来归还礼物。”宾回答说：“在下既已得

拜见夫子，冒昧辞谢。”宾者回答说：“某某命在下说：‘在下不敢当此威仪。’冒昧再次请求。”宾回答说：“在下是夫子家的‘贱私’，不足以行此宾客之礼，冒昧再次辞谢！”宾者回答说：“某某派在下来（说），‘不敢当此威仪’，容再次请求！”宾回答说：“在下坚辞而得不到准许，安敢不遵命！”两拜接受礼物。

下大夫相见，用雁作为礼物，以布缝衣束其身，用绳索系联其双足。执雁的礼节姿势与执雉相同。上大夫相见，用羊羔作见面礼，以布缝衣为饰，并用绳索栓上羊羔的前足和后足，从腹下交出其背上，在胸前结上绳子。如执小鹿一样，两手执前后足，横捧羊羔，羊头朝左。礼节与士相见礼相同。

第一次叩见国君，手执礼物至堂下时，容貌益发显得恭敬诚实，局促不安。庶人见国君，不做趋翔的姿容，进退只是疾行而已。士大夫则要放下礼物，对君两拜，叩头至地，国君回一拜作答。如果是邻国的人来见，国君则命宾者归还他礼物，说：“寡君使在下来归还先生礼物。”宾回答说：“君不以外臣为臣下，臣不敢推辞。”两拜，叩首至地，接过礼物。

凡是私见国君，要在君面朝南时正北面叩见，如果君不在正南面的位置，则君或面向东、或面向西，臣必正向叩见，不可预度君之向位而斜向见君。君在堂上，臣升堂见君，从哪个台阶上堂没有一定，要看君所处的位置，以近君为便。

凡是与君谈话，如果不是回答君的提问，则必待君安坐之后才发言。与君谈话，所言着重于君使臣之礼；与卿大夫谈话，所言着重于臣事君尽忠之道；与老者谈话，所言着重在使弟子之事；与年幼者谈话，所言着重在孝亲敬长之节；与众人谈话，所言着重于忠信慈祥之行；与做官的人谈话，所言着重于忠诚信实之义。向卿大夫进言，开始时要看着对方的脸，言毕，目光下移至对方的怀抱，然后抬头注视对方的面部。进言者要容体端正，不要变动改容。诸卿大夫同在时，其仪节亦如此。若是与父亲交谈，目光则可以游动，注视的范围，上不要高过面部，下不要低于腰带。如不说话，站立时要注视对方的脚，坐着时则注视对方的膝盖。

凡是侍坐于君子，君子开始打哈欠伸懒腰，询问时间的早晚，告诉从者所食已遍，或者（不断）变换坐的位置，看到这些疲倦的表现，就可以告退了。在夜间侍坐于君子，如果对方询问时间，开始食用荤辛之物，也就表示他已有倦意，侍坐者也就可以告退了。

臣侍坐于君，如果君赐给他食物，则君祭食，臣先食黍稷，表示为君尝食，上菜之后，又为君遍尝各种菜肴，然后饮酒等候。待君下令后，才能进食。如果赐给他酒，则要下席，两拜叩头至地然后接爵，即席祭酒，干杯后等候；待君干杯以后才把空爵交给赞者。告退，至堂下跪而取鞋，退避至隐蔽处才把鞋子穿上。君为臣起立，臣则说：“君不要站起来，臣不敢推辞。”君如果下堂相送，士则不敢回首辞谢，直出门而去。大夫侍坐告退时，君下堂相送，则辞谢，至门前，辞谢三次。

如果卿大夫或致仕的卿大夫来士家请见，则辞谢。推辞而不许，则说：“在下无德能值得屈尊来见，在下推辞既然得不到准许，将出门迎见先生。”出门先拜宾。

大夫因私事至他国，宾者不称呼他“寡大夫”或“寡君之老”。大夫奉君命出使他国，宾者则称呼他“寡君之老”（或寡大夫）。凡执锦帛皮马禽挚之类见君，则不能疾行，以示谨慎，容止处处显得恭敬诚实，局促不安。如果是执玉见君，则要足步迟缓，拖曳着脚后跟小步前行，显得更加小心谨慎。臣对君的自称：士大夫自称“下臣”。致仕的官员，宅居在国中的，自称“市井之臣”；宅居在野的，则自称“草茅之臣”。庶人则自称“刺草之臣”。他国之人则自称“外臣”。

乡饮酒礼第四

【题解】

《乡饮酒礼》记述乡人以时聚会宴饮的礼仪。乡饮酒约分四类：第一，三年大比，诸侯之乡大夫向其君举荐贤能之士，在乡学中与之会饮，待以宾礼。第二，乡大夫以宾礼宴饮国中贤者。第三，州长于春、秋会民习射，射前饮酒。第四，党正于季冬蜡祭饮酒。《礼记·射义》说，“乡饮酒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乡饮酒义》说：“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待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君子之所谓孝者，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乡饮酒礼的意义要在于序长幼，别贵贱，以一种普及性的道德实践活动，成就孝弟、尊贤、敬长养老的道德风尚，达到德治教化的目的。

乡饮酒之礼：主人就先生而谋宾介(1)。主人戒宾，宾拜辱。主人答拜，乃请宾(2)。宾礼辞，许。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辱。介亦如之。

乃席宾、主人、介。众宾之席，皆不属焉(3)。尊两壶于房户间，斯禁(4)。有玄酒，在西。设筐于禁南，东肆(5)，加二勺于两壶。设洗于阼阶东南，南北以堂深，东西当东荣。水在洗东，筐在洗西，南肆。

羹定(6)。主人速宾，宾拜辱，主人答拜，还(7)，宾拜辱。介亦如之。宾及众宾皆从之(8)。主人一相，迎于门外(9)，再拜宾，宾答拜。拜介，介答拜。揖众宾。主人揖，先入。宾厌介，入门左(10)。介厌众宾，入。众宾皆入门左。北上。主人与宾三揖至于阶。三让，主人升，宾升。主人阼阶上当楣北面再拜。宾西阶上当楣北面答拜。

主人坐取爵于筐，降洗。宾降。主人坐奠爵于阶前，辞，宾对。主人坐取爵，兴。适洗，南面坐奠爵于筐下，盥洗。宾进，东北面辞洗(11)。主人坐奠爵于筐，兴对。宾复位，当西序，东面。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12)。卒洗，主人壹揖、壹让、升。宾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宾降，主人辞。宾对，复位，当西序。卒盥，揖让升。宾西阶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实之。宾之席前西北面献宾。宾西阶上拜，主人少退。宾进受爵以复位。主人阼阶上拜送爵，宾少退。荐脯醢。宾升席自西方。乃设折俎(13)。主人阼阶东疑立。宾坐，左执爵，祭脯醢。奠爵于荐西，兴；右手取肺，却左手执本(14)。坐，弗缭，右绝末以祭(15)。尚左手，啐之，兴，加于俎；坐扱手(16)，遂祭酒，兴。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17)，执爵兴。主人阼阶上答拜。宾西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遂拜。执爵兴。主人阼阶上答拜。

宾降洗，主人降。宾坐奠爵，兴，辞，主人对。宾坐取爵，适洗南，北面。主人阼阶东南面辞洗。宾坐奠爵于筐，兴对。主人复阼阶东，西面。宾东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让如初(18)，升。主人拜洗。宾答拜，兴，降盥，如主人礼(19)。宾实爵，主人之席前东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阶上拜，宾少退。主人进受爵，复位。宾西阶上拜送爵。荐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设折俎。祭如宾礼，不告旨(20)。自席前适阼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遂拜，执爵兴。宾西阶上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阶上北面再拜崇酒(21)。宾西阶上答拜。

主人坐取觶于筐，降洗。宾降，主人辞降。宾不辞洗(22)，立当西序，东面。卒洗，揖让升。宾西阶上疑立。主人实觶酬宾，阼阶上北面坐奠觶，遂拜，执觶兴。宾西阶上答拜。坐祭，遂饮，卒觶，兴。坐奠觶，遂拜，执觶兴。宾西阶上答拜。主人降洗，宾降辞，如献礼，升，不拜洗。宾西阶上立。主人实觶，宾之席前北面。宾西阶上拜。主人少退，卒拜，进，坐奠觶于荐西。宾辞，坐取觶，复位。主人阼阶上拜送。宾北面坐奠觶于荐东，复位。

主人揖降。宾降立于阶西(23)，当序，东面。主人以介揖让升，拜如宾礼。主人坐取爵于东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辞降，介辞洗，如宾礼。升，不拜洗。介西阶上立。主人实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献介。介西阶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进，北面受爵，复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阶东。荐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设折俎。祭如宾礼，不啜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遂拜，执爵兴。主人介右答拜。

介降洗。主人复阼阶，降辞如初(24)。卒洗，主人盥。介揖让升，授主人爵于两楹之间。介西阶上立。主人实爵，酢于西阶上，介右坐奠爵，遂拜，执爵兴。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饮，卒爵，兴。坐奠爵，遂拜，执爵兴。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

主人复阼阶，揖降。介降立于宾南。主人西南面三拜众宾，众宾皆答壹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实爵，于西阶上献众宾。众宾之长升拜受者三人(25)，主人拜送。坐祭，立饮，不拜既爵(26)。授主人爵，降复位。众宾献，则不拜受爵，坐祭，立饮。每一人献，则荐诸其席(27)。众宾辩有脯醢(28)。主人以爵降，奠于筐。

揖让升(29)，宾厌介升，介厌众宾升，众宾序升，即席(30)。一人洗，升，举觶于宾(31)。实觶，西阶上坐奠觶，遂拜，执觶兴。宾席未答拜。坐祭，遂饮，卒觶兴。坐奠觶，遂拜，执觶兴。宾答拜。降洗，升实觶，立于西阶上。宾拜。进坐奠觶于荐西。宾辞，坐受以兴。举觶者西阶上拜送，宾坐奠觶于其所(32)。举觶者降。

设席于堂廉(33)，东上。工四人，二瑟，瑟先(34)。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后首，挎越，内弦，右手相(35)。乐正先升(36)，立于西阶东。工入，升自西阶，北面坐。相者东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37)。卒歌，主人献工。工左瑟，一人拜，不兴受爵(38)。主人阼阶上拜送爵。荐脯醢。使人相祭(39)。工饮，不拜既爵，授主人爵。众工则不拜受爵，祭饮。辩有脯醢，不祭。大师，则为之洗(40)。宾介降，主人辞降。工不辞洗。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41)。乐《南陔》、《白华》、《华黍》(42)。主人献之于西阶上。一人拜，尽阶，不升堂(43)，受爵，主人拜送爵。阶前坐祭立饮，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众笙则不拜受爵，坐祭立饮。辩有脯醢，不祭。

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44)。

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芣》、《采蘋》(45)。工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告于宾，乃降。

主人降席自南方，侧降(46)，作相为司正(47)。司正礼辞，许诺。主人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复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阶，阼阶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请安于宾(48)。”司正告于宾，宾礼辞，许。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阶上再拜，宾西阶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间以相拜(49)。皆揖，复席。

司正实觶，降自西阶，阶间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50)。坐取觶，不祭，遂饮，卒觶兴。坐奠觶，遂拜。执觶兴，盥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宾北面坐取俎西之解(51)，阼阶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宾东。宾坐奠觶，遂拜。执觶兴，主人答拜。不祭，立饮，不拜。卒觶，不洗。实觶，东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阶上拜，宾少退。主人受觶。宾拜关于主人之西。宾揖，复席。

主人西阶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宾酬主人之礼。主人揖，复席(52)。

司正升相旅(53)，曰：“某子受酬(54)。”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东面(55)。受酬者自介右，众受酬者受自左(56)。拜、兴、饮，皆如宾酬主人之礼。辩，卒受者以觶降(57)，坐奠于筐。司正降复位(58)。

使二人举觶于宾介(59)，洗，升实觶。于西阶上皆坐奠觶，遂拜，执觶兴。宾介席未答拜。皆坐祭，遂饮，卒觶兴。坐奠觶，遂拜，执觶兴。宾介席未答拜。逆降(60)，洗，升实觶，皆立于西阶上。宾介皆拜。皆进，荐西奠之，宾辞，坐取觶以兴。介则荐南奠之，介坐受以兴。退，皆拜送，降。宾介奠于其所。

司正升自西阶，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请坐于宾(61)。”宾辞以俎(62)。主人请彻俎，宾许。司正降阶前，命弟子俟彻俎(63)。司正升，立于序端。宾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阶上北面。介降席，西阶上北面。尊者降席(64)，席东南面。宾取俎，还授司正(65)，司正以降，宾从之。主人取俎，还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阶，主人降自阼阶。介取俎，还授弟子，弟子以降，介从之。若有诸公大夫，则使人受俎(66)，如宾礼。众宾皆降。

说屨(67)，揖让如初，升，坐。乃羞(68)。无算爵，无算乐(69)。

宾出，奏《陔》(70)。主人送于门外，再拜。

宾若有尊者，诸公大夫侧既一人举觶，乃入(71)。席于宾东，公三重，大夫再重(72)。公如大夫入，主人降，宾介降，众宾皆降，复初位(73)。主人迎，揖让升。公升如宾礼，辞一席(74)，使一人去之。大夫则如介礼，有诸公，则辞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彻(75)。无诸公，则大夫辞加席，主人对，不去加席。

明日，宾服乡服以拜赐，主人如宾服以拜辱(76)。主人释服，乃息司正(77)。无介，不杀，荐脯醢，羞唯所有(78)。征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79)。宾介不与。乡乐唯欲(80)。

[记]

乡朝服而谋宾介，皆使能，不宿戒(81)。

蒲筵，缁布纯(82)。尊绌冪，宾至彻之。其牲，狗也，亨于堂东北(83)。献用爵，其他用觶。荐脯，五挺，横祭于其上(84)，出自左房。俎由东壁，自西阶升(85)。宾俎：脊、胁、肩、肺。主人俎：脊、胁、

臂、肺。介俎：脊、胁、肫、膈、肺(86)。肺皆离。皆右体，进腩(87)。

以爵拜者不徒作(88)。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于左；将举，于右。众宾之长，一人辞洗(89)，如宾礼。立者东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则东上。乐正与立者，皆荐以齿(90)。凡举爵，三作而不徒爵(91)。乐作，大夫不入。献工与笙，取爵于上筐；既献，奠于下筐。其笙，则献诸西阶上。磬，阶间缩霤，北面鼓之(92)。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司正，既举觶而荐诸其位。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彻俎：宾、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从者；主人之俎，以东(93)。乐正命奏《陔》，宾出，至于阶，《陔》作。若有诸公，则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主人之赞者西面北上，不与，无算爵，然后与(94)。

【注释】

(1)此节述主人谋宾、戒宾之仪。主人：乡大夫。先生：致仕而任教于乡学、州学者。宾：将贡于君的贤者。介：辅佐宾行礼的人，亦乡中贤者。就先生而谋宾介：至先生处与之商定宾、介的人选。

(2)请宾：告请宾，即上文戒宾。但又略有不同。上戒宾，指主人前往戒宾的行为，此请宾则是指主人致辞相请。

(3)此节述乡饮酒的陈设。众宾之席，皆不属焉：属：相连接。不属：谓众宾皆独坐，其席不连接。

(4)两壶：酒与玄酒各一。斯禁：一种其下无足的承放酒尊之器。

(5)东肆：肆：陈。朝东陈放。

(6)此节述主人速(召请)宾，迎宾之仪。羹定：肉已熟。羹：肉。定：成、熟。

(7)还：犹退。

(8)宾及众宾皆从之：宾和众宾随后而至。从：随。

(9)主人一相，迎于门外：相：傧相，主人之吏。谓主人于群吏中，立一人以相礼，与之迎宾于乡学门外。

(10)厌(y@)：长揖。

(11)此节述主人献宾之仪。进：向东前行。

(12)沃洗者：古人盥洗，用人执器浇水，下有器(洗)接脏水。沃洗者，即执器浇水侍候盥洗的人，亦主人之群吏。

(13)折俎：牲体肢解，节折盛于俎。

(14)却左手执本：左手掌朝上执肺的根部，却左手：仰其左手。本：肺根，肺的厚大一端。

(15)弗缭，右绝未以祭：缭：缭祭，古代九祭之一，即以右手从肺根部抚摸至末端，断绝肺尖以祭之。绝：绝祭，亦九祭之一。缭祭有两个动作，一是“缭”，一是“绝末”。绝祭则直接断取肺尖以祭，故说是“弗缭，右绝末以祭”。

(16)捫(shu@)：擦拭。

(17)告旨：称美酒。旨：美。

(18)此节述宾酢主人之仪。揖让如初：指像献宾时那样一揖一让。

(19)降盥，如主人礼：指像主人献宾时那样的从降、辞对之仪。

(20)不告旨：酒乃主人自己之物，故不告旨。

(21)崇酒：即充酒，添酒。

(22)此节述主人酬宾之仪。宾不辞洗：此杯为主人自饮，故宾不辞洗。

(23)此节述主人献介之仪。宾降立于阶西：主人将献介，宾须候于堂下。

(24)此节述介酢主人之仪。降辞如初：指与宾酢主人时相同。

(25)此节述主人献众宾之仪。众宾之长升拜受者三人：众宾之长，指众宾中年长者。

(26)不拜既爵：干杯后不拜。众宾地位低，礼从简。既爵：即卒爵，干杯。

(27)每一人献，则荐诸其席：每一人，指众宾之年长者三人。

(28)众宾辩有脯醢：辩：遍。此众宾指年长者三人之外的众宾，其位在堂下。每献一人，亦荐脯醢于其位。

(29)此节述一人举觶之仪。揖让升：是说主人与宾揖让而主人先升。

(30)众宾序升：众宾：指众宾之长三人，堂上有其席。序升：依次序而升。

(31)一人：主人之吏。举觶于宾：举：郑注：“发酒端曰举。”此处赞者举觶于宾之仪，乃下文旅酬（宾主及众人依次相酬）的开端，故称“发酒端”。

(32)奠觶于其所：所指荐西稍南的地位。

(33)此节述乐工升堂歌三终及献工之仪。设席：为乐工设席。堂廉：堂的侧边。

(34)工四人，二瑟，瑟先：工：乐人。四人，二瑟：四人中，二人鼓瑟，二人唱。瑟先：依序，瑟者在前，歌者在后。

(35)相者：扶工的人，为宾中年少者。工皆盲者，故需有人相扶。左何瑟：以左手持瑟。后首：瑟首（可鼓部位）在后。跨越：越：瑟下孔。跨越即以手指伸入瑟下孔中持之。内弦：弦向内，即弦朝身体一面。右手相：以右手扶工。

(36)乐正：乐官之长。正即长。《周礼》有大司乐、乐师之职。此乐正为诸侯之官。

(37)《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皆《诗·小雅》中诗篇。

(38)一人：工之长，亦即四工之内为首者。

(39)使人相祭：人：上相者。相祭：相其祭酒祭脯醢。

(40)大师：亦工，依郑注，大师乃君赐与大夫之乐人。

(41)此节述笙奏三终及献笙之仪。笙：吹笙者。磬南：在击磬者之南。

(42)《南陔》、《白华》、《华黍》：此三篇均属《小雅》，但存目录而无诗。

(43)一人：吹笙人中之长者。

(44)此节记间歌三终。间歌，一歌一吹，交替进行。《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皆《小雅》诗篇。《由庚》、《崇丘》、《由仪》三篇，《小雅》有目而阙诗。

(45)此节述合乐及告乐备之仪。合乐：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共奏此诗。《关雎》、《葛覃》、《卷耳》为《诗·周南》诗篇，《鹊巢》、《采芣》、《采蘋》为《召南》诗篇。

(46)此节述立司正、安宾之仪。侧降：主人一人降，宾介不从。侧：特。

(47)作相为司正：作：使。此相即上文与主人迎宾于门外的“一相”。上称相主相礼，今称司正，意在监酒。

(48)请安于宾：安：止。因宾欲去故止而留之。

(49)相拜：此相亦赞相、辅助之义。

(50)此节记司正表位。共：拱手。

(51)此节述宾酬主人之仪。此宾酬主人，为旅酬的开始。俎西之觶：即上文一人举觶，奠于荐西稍南之觶。

(52)此节述主人酬介之仪。

(53)此节述介酬众宾，众宾旅酬之仪。旅：序。旅即旅酬。下文介酬众宾、众宾又依次序相酬，即所谓旅酬。

(54)某子：某指受酬者之氏。

(55)司正退立于序端：司正命受酬者后，退立于西序端。酬毕，又升相酬，命受酬者。如此一一命受酬者。旅酬毕，司正方下堂复位。

(56)受酬者自介右，众受酬者受自左：众宾中首一人受介酬，自介右受酬；第二人以下受

前一人酬，皆自酬者之左受酬。介右：介东。受自左：在酬者之西受之。凡授受之法，授者在右，受者在左。受酬者自介右受之，乃尊介在左之意。

(57)辩，卒受者以解降：辩：遍。谓旅酬遍及众宾，最后一位受酬者执解下堂。

(58)司正降复位：复堂下解南之位。

(59)此节述二人举解于宾介之仪。二人：亦主人之吏。礼，凡二人举解，为无算爵之始。下文撤俎、脱屣、升坐后，宾介即取此二解以酬主人与众宾，宾主燕饮，爵行无数，醉而后止，执解者皆与，即所谓无算爵。

(60)逆降：二人下堂时的先后次序与升堂时相反。

(61)此节记撤俎之仪。请坐于宾：自此以前皆站立行礼，未得安坐饮食，人已倦怠。以下乃安坐燕饮。

(62)宾辞以俎：即宾以俎辞主人请坐之命，谓俎尚在，不敢坐。俎为肴之贵者。无算爵，礼较前为轻，故必先撤俎而后安坐欢饮。

(63)阶前：西阶前。弟子，宾党之年少者。

(64)遵者：仕至大夫的本乡人，今来助主人乐宾，主人以为荣而遵法者，因以为名。

(65)还授司正：还通旋。即向席取俎，然后转身以授司正。

(66)使人受俎：方苞说，此“人”当为公士，与主人、介以弟子受俎异。

(67)此节述安坐燕饮之仪。说屣：即脱屣。此前立而行礼，下当燕坐，故脱屣于堂下。

(68)羞：进。所进肴为狗肉醢。

(69)无算爵：算：数。从上至下，从始至末，爵行无数，唯醉乃止。无算乐：上奏乐，或歌三终，或间歌三终，或合乐，皆有定数，此处则无数，或间或合，尽欢而止。

(70)此节述宾退之仪。《陔(g1i)》：即《陔夏》，古乐名，为《九夏》之一。《周礼·春官·钟师》：“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祫夏、鼙夏。”郑注引杜子春说：“祫读为陔鼓之陔。”又：“客醉而出奏陔夏。”

(71)此节述遵者入之仪。诸公大夫则既一人举解，乃入：即诸公大夫(统称遵者)在一人举解毕才入内，为的是不影响主宾献酢之礼。

(72)三重、再重：即三层席、两层席。

(73)公如大夫入：如：若。此言公与大夫一样，其入时降迎的仪式相同，都如下文所说。

(74)辞一席：公席三层，大夫席两层。辞一席，与大夫相同，是自谦的表示。

(75)大夫则如介礼：公如宾礼，则大夫如介礼。其入门、升堂、献酢皆与介礼同。辞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撤：谓公在，大夫自谦，辞上一层席，卷而放置于席端，主人不使人撤去。

(76)此节述宾拜赐，主人犒劳司正之仪。乡服：乡饮酒所服之朝服。拜赐：拜谢乡大夫饮己之礼遇。

(77)息：慰劳，取息其劳而犒劳之义。

(78)不杀：不杀牲，市买之，无俎。羞唯所有：当下有什么就进什么。

(79)征唯所欲：征：召。所要请的客人亦较随便。告：请。君子：国中有盛德者。可：意即请与不请亦随其所欲。

(80)乡乐唯欲：《国风》中诸诗篇，因其所欲而歌之，没有预先规定的节次。

(81)乡：指乡大夫。皆使能，不宿戒：乡饮酒礼，宾介皆贤能之士，故不必宿戒。

(82)此节记器具牲羞之类物事。筵：即席。纯(zh n)：缘、镶边。

(83)亨：烹。

(84)挺：量词，取其挺直貌。五挺，即五条脯。横祭于其上：脯本五条，横置人前，另有半条横置其上，以供祭祀。

(85)俎由东壁，自西阶升：狗肉烹于堂东北，载于俎，陈于东方，用时则由东壁适西阶，升设席前。

(86)肫(chūn)、胙(zhuì)：牲体后胫骨的两个部分。

(87)进腍(còu)：腍：肌肉的纹理。进腍即肉皮向上。

(88)此节记礼乐仪节隆杀及面位次序。以爵拜者不徒作：作：起。言拜既爵者不空起立，起立必酢主人。

(89)众宾之长，一人辞洗：众宾之长三人，其中尊者一人辞洗，余二人不辞洗。

(90)乐正与立者，皆荐以齿：乐正与堂下众宾皆依序受酬、荐脯醢。

(91)凡举爵，三作而不徒爵：谓献宾、大夫、工，皆有脯醢。

(92)阶间缩霤(liù)：在东西两阶之间，与屋檐相纵向设之。缩：纵。霤：屋檐。屋檐以东西为纵，故霤之设为东西向。鼓：击。

(93)主人之俎以东：主人之俎，不出授人而藏于东方。

(94)不与：与：及。不及即不献酒、不酬酒。

【译文】

乡饮酒的礼仪：主人至先生处商定宾、介的人选。主人前往告请宾；宾拜谢主人屈尊驾临。主人对宾答拜，于是致辞请宾赴席。宾推辞一番，许诺。主人两拜，宾答拜。主人告退，宾拜谢主人的屈尊来临。主人请介的仪式亦与此相同。

于是为宾、主人、介布席。众宾之席，相互独立，不连接。在东房与室两户间布设两只酒壶，壶下以斯禁相承。玄酒在西边。在酒禁南朝东设置一筐。两只壶上各放置一只酒勺。在东阶的东南方设洗，洗南北的长度与堂深相等，东西与屋的东翼相对。水设置在洗东边，筐在洗西边，向南陈放。

肉已煮熟。主人前往召请宾，宾拜谢主人的屈尊驾临，主人对宾答拜。退出时，宾又一次拜谢主人的屈驾来临。召请介的仪式亦与此相同，宾和众宾随后面至。主人与一位相礼人到乡学的大门外迎宾，对宾两拜，宾答拜。拜迎介，介答拜。又对众宾一揖。主人揖请诸宾客后，先进大门入内。宾长揖请介，从门西侧入内。介对众宾长揖，进门。众宾都从门西侧入内。以北为上首。主人与宾相对三揖，到达阶前。相互谦让三番，主人上堂，宾亦上堂。主人在阼阶上方对着屋前梁的地方面朝北两拜。宾则在西阶上方对着屋前梁的地方面朝北答拜。

主人坐下，从筐中取酒爵，下堂洗爵。宾亦下堂。主人在阶前坐下，把酒爵放置地上，辞谢宾下堂，宾亦致辞作答。主人坐下拿起酒爵，站起。到洗跟前，面朝南坐下，把酒爵放置于筐下，盥手洗爵。宾向东前行，面朝东北辞谢主人为己洗爵。主人坐下，把爵放置于筐中，站起来对宾作答。宾复归原位，在对着西序的地方面朝东站立。主人坐下拿起酒爵，沃洗人面朝西北为主人浇水盥洗。洗爵完毕，主人与宾相对一揖，谦让一番，然后上堂。宾拜谢主人为己洗爵。主人坐下，把爵放在地上，对宾一拜，下堂洗手。宾下堂，主人辞谢。宾对主人作答，复归原位，站在对着西序的地方。主人洗完手，与宾相互作揖、谦让然后上堂。宾在西阶的上方凝神端正站立。主人坐下取爵，斟满酒，到宾的席前面朝西北献宾。宾在西阶上方拜谢主人，主人稍稍退后，宾前行接过酒爵退回原位。主人在阼阶上方拜送爵，宾稍稍退后。有司把脯醢进置席前。宾从西边即席。有司设折俎于席前。主人在阼阶(东阶)东边端正站立。宾坐下，左手持爵，(右手)祭脯醢。把爵放置于脯醢西边，站起；以

右手取肺，左手掌朝上执肺根部。然后坐下，不做“燎”的动作，右手直接断取肺尖以祭肺。左手向上举，尝肺，站起，将肺放置俎上；坐下，把手擦拭干净，继而祭酒，起立。在席的尾端坐下，尝酒。下席，坐下把爵置于地上，一拜。口称美酒，手持爵站起。主人在阼阶的上方对宾答拜。宾在西阶上方面向北坐下，干杯，起立。复又坐下将爵放置地上，随即一拜。然后手持爵起立。主人在阼阶上方对宾答拜。

宾下堂洗爵，主人随之下堂。宾坐下将爵置于地上，站起辞谢主人，主人对宾作答。宾坐下取爵在手，至洗的南边，面朝北方。主人在阼阶的东边面朝南致辞，谢宾洗爵，宾坐下把爵置于筐中，站起致答辞。主人回到阼阶东边，面朝西站立。宾面朝东北洗手，然后从筐中取爵在手，洗爵完毕，像主人献宾时一样，与主人相互一揖一让，上堂。主人拜宾对它的洗爵表示感谢。宾答拜主人，站起，下堂洗手，其仪节与主人献宾时相同。宾斟满酒，至主人席前面朝东南酢主人。主人在阼阶上方拜宾，宾稍稍后退。主人进前接过酒爵，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宾在西阶上方拜送爵。有司把脯醢进置主人席前。主人从北边即席。有司将折俎进放主人席前。祭酒、祭脯醢之仪与宾相同，不称赞酒美。主人从席前至阼阶上方，面朝北坐下，干杯，站起。复又坐下放爵在地，随即一拜，然后手持爵起立。宾在西阶上方答拜主人。主人在东序端坐下，将爵放置地上，在阼阶上方面朝北两拜，把酒壶添满。宾在西阶上方答拜主人。

主人在筐中取觶在手，下堂洗觶。宾随主人下堂，主人辞谢宾。宾不辞谢主人洗爵，在堂下对着西序的地方面朝东站立。主人洗觶完毕，与宾相互揖让上堂。宾在西阶上方端正站立。主人斟酒酬宾，在阼阶上方面朝北坐下，放觶在地，随即一拜，然后手持觶起立。宾在西阶上方答拜主人。主人坐下祭酒，然后饮酒，干杯后站起。坐下，置觶在地，随即一拜，手持觶起立。宾在西阶上方答拜主人。主人下堂洗觶，宾随之下堂并辞谢，其仪式与献礼相同，上堂，不拜谢主人洗觶。宾在西阶上方站定。主人斟满酒，到宾席前面朝北站立。宾在西阶上方拜主人。主人稍稍后退，待宾拜毕，前行，然后坐下，把觶放置于脯醢西边的地上。宾致辞谢主人，坐下，取觶在手，回到自己的位子。主人在阼阶上方拜送觶。宾面朝北坐下，把觶放于脯醢东边地上，然后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主人揖宾，下堂。宾下堂站立在西阶西侧正对西序的地方，面朝东。主人在东序端坐下，取爵在手，下堂洗爵。介下堂，主人辞谢介下堂，介辞谢主人洗爵，都与献宾之仪相同。介不拜谢主人洗爵。介在西阶上方站立。主人斟满酒，到介的席前面朝西南献介。介在西阶上方面朝北拜主人，主人稍稍后退。介前行，面朝北接爵，回到自己的位子，主人在介右边面朝北拜送爵，介稍后退。主人站立于（堂上）西阶东边。有司把脯醢进置介的席前。介从北边即席，有司设折俎。介祭脯醢、祭肺、祭酒，与宾仪节相同，但不尝肺，不尝酒，不称赞酒美。从南边下席，面朝北坐下，干杯后起立。坐下，置爵于地上，随即一拜，手执爵站起。主人在介右边对介答拜。

介下堂洗爵。主人回到阼阶的位置，下堂辞谢，其仪节与宾酢主人时相同。介洗爵完毕，主人洗手。介与主人一揖一让上堂，在堂上两楹之间把爵授与主人。介立在西阶的上方。主人斟酒，酢于西阶上方。主

人在介右边坐下，把爵置于地上，随即一拜，手持爵起立。介答拜主人。主人坐祭酒，随即饮酒，干杯后起立。坐下，把爵放置地上，随之一拜，执爵起立。介答拜主人。主人坐下，把爵放置于西楹南边，在介右边两拜，往壶中添酒。介答拜主人。

主人回到阼阶的位置，揖，下堂。介下堂站立在宾的南边。主人面朝西拜众宾三次，众宾皆答主人一拜。主人揖，上堂，在西楹下坐下，取爵在手，下堂洗爵，然后上堂斟酒，在西阶的上方献众宾。众宾中年长者三人上堂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这三人坐着祭祀，站立饮酒，干杯后不拜，将空爵还授与主人，下堂回到原位。主人献众宾（三人以下），众宾则不拜而受爵，坐着祭祀，站立饮酒。主人对众宾年长者三人中每一人献酒，有司都要把脯醢进置其席前。其他众宾亦都要荐脯醢。主人持爵下堂，把爵放置筐中。

主人与宾揖让上堂，宾长揖请介上堂，介亦长揖请众宾（即众宾之长者三人）上堂，众宾依序上堂，即席。主人之吏一人洗觶，升堂举觶授宾。举觶者斟酒，在西阶上方坐下，放觶在地，随即一拜，持觶起立。宾在席末端答拜，举觶者坐下祭酒，然后饮酒，干杯后站起。夏又坐下，放觶在地，随即一拜，执觶站起。宾答拜。举觶者下堂洗觶，上堂斟酒，站立在西阶上方。宾对他拜谢。举觶者前行至宾席前。把觶放置于脯醢的西边。宾辞谢，坐下接受觶，持静起立。举觶者在西阶上方拜送觶。宾坐下，把觶放置于脯醢西边。举觶人下堂。

在堂的侧边设席，以东为上首。乐工四人，其中二人鼓瑟，鼓瑟者在前。相者二人，皆左手荷瑟，瑟首在后，把手指伸进瑟下孔中持瑟，瑟弦朝里，以右手扶持乐工。乐正先上堂，站立在西阶上东边。乐工入内，从西阶上堂，面朝北坐下。相者面朝东坐下把瑟授与鼓瑟的乐工，然后下堂。乐工演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演唱毕，主人向乐工献酒。乐工把瑟放在左边，乐工中为首者一人拜主人，不起立，受爵。主人在阼阶上方拜送爵。有司把脯醢进置其席前。使相者赞助他祭酒、祭脯醢。乐工饮酒干杯后不拜，把空爵还授主人，其余众乐工则不拜，受爵，祭酒后饮之。每人献时都有脯醢，但不祭脯醢。其中若有大师，则为他洗爵。宾介要随从主人下堂，主人辞谢宾介下堂。乐工不辞激主人洗爵。

吹笙人入内，站立在堂下击磬者南边，面朝北。吹笙人演奏《南陔》、《白华》、《华黍》。主人在西阶上献吹笙人。吹笙人中长者一人拜谢主人，上到最上一级台阶，不上堂，接过酒爵，主人拜送爵。在阶前坐下祭酒、祭脯醢，站起饮酒，不拜，干杯后上台阶把空爵还授主人。其余众吹笙人接爵不拜，坐下祭酒，起立饮之。献其余众吹笙人时都要进脯醢，但不祭脯醢。

接着，演唱与吹奏交替进行：演唱《鱼丽》，吹奏《由庚》；演唱《南有嘉鱼》，吹奏《崇丘》；演唱《南山有台》，吹奏《由仪》。

然后，堂上歌、瑟，堂下笙、磬一齐演奏《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和《召南·鹊巢》、《采芣》、《采蘋》诸诗篇。乐工报告乐正说：“正歌已演奏完毕。”乐正以此告宾，然后下堂。

主人从南侧下席，独自一人下堂，使相行司正之事。司正推辞一番，答应了。主人拜谢，司正答拜。主人上堂，回至席上。司正洗觶，从西

阶上堂，在阼阶上方面朝北接受主人的命令。主人说：“请宾安止。”司正告知宾，宾推辞一番，许诺。司正告知主人。主人在阼阶上方两拜谢宾，宾在西阶上方答拜主人。司正在堂上两楹间站立相拜。主人与宾相揖即席。

司正斟酒，执觶从西阶下堂，在两阶之间面朝北坐下，放觶在地。退后拱手站立片刻。坐下取觶在手，不祭酒而饮之，干杯后站起。坐下放觶在地，随即一拜。执觶起立，盥手洗觶。面朝北坐下，把觶放置在其位地上，然后退后在觶南边站立。

宾面朝北坐下，拿起放置于俎西边的觶，在阼阶上方面朝北酬主人。主人下席，站立在宾的东边。宾坐下将觶放置在地上，随即一拜。持觶站起，主人答拜。宾不祭酒，立而饮之，不拜。干杯，不洗觶。然后斟酒，面朝东南将觶授与主人。主人在阼阶上方拜谢宾，宾稍稍退后。主人接受觶，宾在主人西边拜送觶。宾揖，即席。

主人在西阶上方酬介。介从南侧下席，站立在主人西边，其礼节与宾酬主人相同。主人揖，即席。

司正上堂主持旅酬的仪式，说：“某某先生受酬。”受酬者下席。司正退后站立在序端，面朝东。受酬者在介东边接受介的酬酒，以下众受酬者则在酬者西边受酬。其下拜、起立、饮酒，都与宾酬主人的礼节相同。旅酬已遍及众宾，最后一名受酬者执觶下堂，坐下将觶放置筐中。司正下堂，回到他原来的位置。

使主人之吏二人举觶授宾和介，洗觶后，上堂斟酒。举觶者都在西阶上方坐下，放觶于地，随即一拜，持觶起立。宾和介在席尾端答拜。举觶者都坐下祭酒，然后饮酒，干杯后起立。坐下放觶于地，随即一拜，执觶站起。宾和介在席末端答拜。举觶者下堂，次序正与其上堂时相反。洗觶毕，上堂斟酒，都站立在西阶上方。宾和介皆拜谢。举觶者一起前行，一人至宾席前将觶放置于脯醢西边，宾辞谢，坐下取觶在手起立。另一人则至介席前把觶放置于脯醢南边，介坐下接受觶，站起。举觶者退后，皆拜送觶，然后下堂。宾把觶放置于其席前脯醢西边，介则把觶放置于其脯醢的南边。

司正从西阶上堂，至主人前受命。主人说：“请宾安坐。”宾以俎未撤为由推辞。主人请求撤俎，宾许诺。司正下堂至西阶前，命弟子准备伺候撤俎。司正上堂，站立在西序端。宾下席，面朝北方。主人下席，面朝北立于阼阶上方。介下席，在西阶上方站立，面朝北。尊者下席，面朝南立于席东边。宾取俎，转身授与司正，司正持俎下堂，宾亦随之下堂。主人取俎，转身授与弟子，弟子持俎从西阶下堂，主人则从阼阶下堂。介取俎，转身授与弟子，弟子持俎下堂，介亦随之下堂。如果有诸公大夫在场，则使公士接俎，其礼节与宾彻俎时相同。众宾都下堂。

众人在堂下脱掉鞋子，像开始一样，宾主揖让升堂，坐下。有司摆上菜肴。宾主欢饮，爵行无数，歌乐不限，尽欢而止。

宾退出，奏《陔夏》。主人送至大门外，两拜。

来客中如有尊者，行礼至“一人举觶”后，诸公大夫可以入内。在宾席的东边为尊者设席，公席三层，大夫两层。公与大夫一样，入内时，主人下堂，宾介下堂，众宾都要下堂，回到原来的位子。主人迎于门内，相互揖让上堂。公上堂，其礼节都与宾相同，公辞去一层席，使一人撤

下。对大夫的礼节，则与介相同。如有诸公在场，大夫则要辞去上一层席，卷而放置于席端，主人不使人撤下。如无诸公在场，则大夫辞上一层席时，主人作答，不撤去其上一层席。

第二天，宾身穿朝服至主人处拜谢主人对自己的礼遇，主人身着与宾相同的礼服拜谢宾屈驾来临。主人卸去朝服而服玄端，于是犒劳司正。不用介，不杀牲，有脯醢，菜肴视其所有而进，客人因其所欲而请。乡中致仕的卿大夫、盛德的君子，邀请与否亦随其所愿。宾和介不参加。《国风》中诸篇，亦可因其所欲而演唱。

[记]

乡大夫身着朝服（前往先生处）议定宾、介的人选，因宾介都是乡中贤能之士，因而不必预告习礼。

设筵用以黑布镶边的蒲席。酒尊上盖粗葛布盖巾，宾到时撤去。牲用狗，在堂外东北边烹煮。献酒用爵，其他用觶。所进脯五条，另有半条横置其上以供祭祀。脯预先陈放在东房中。俎，用时从东壁移至西阶，从西阶上堂设置于席前。宾俎所载的肉食有：脊、胁、肩、肺；主人俎所载的肉食有：脊、胁、臂、肺；介俎所载的肉食有：脊、胁、肫、胙、肺。肺都要割离开。牲都用右体，肉皮向上。

为干杯而下拜者不空起立，起立即要酢主人。坐着干杯的人干杯后要拜；站着干杯的人干杯后则不拜。大凡酒杯不用，放置于左边；将要举以献酬，则放置于右边。众宾长者三人之中，只有一位尊者辞洗，其仪节与宾相同。堂下站立的众宾，面朝东，以北为上首，如有面朝北站立的，则以东为上首。乐正与堂下众宾皆依序受酬，进脯醢。凡举爵献宾、献大夫、献乐工，都要进脯醢。已开始奏乐，大夫便不可再入内。给乐工和吹笙人献酒，要上筐取爵；献毕，要把空爵放在下筐中。主人献吹笙人，在西阶上拜送。磬，东西向设在两阶之间，击磬人面朝北击磬。主人、介，都从北侧即席，从南侧降席。司正既举觶旅酬，要把脯醢进置其位。凡旅酬，不洗觶。不洗觶则不祭酒。已开始旅酬之仪，则士便不可再入内。撤俎：宾、介、遵者之俎，接俎的人持俎下堂后，即出门授与他们的随从人员；主人之俎，则由弟子至东壁收起来。乐正命奏《陔夏》，宾告退，宾退到台阶时，《陔夏》乐声起。若有诸公在场，则大夫的位置在主人北边，面朝西。主人的赞者面朝西，以北为上，不献酒，不酬酒，至无算爵之后，就可以参与饮酒了。

乡射礼第五

【题解】

《仪礼》中有两篇记述射礼，一是《乡射礼》，一是《大射礼》。乡射礼是州长于春、秋二季在州学会民习射之礼；大射礼则是诸侯与群臣习射之礼。凡诸侯之射，必先行燕礼；乡射，必先行乡饮酒礼。因此，《仪礼》把《乡饮酒礼》和《燕礼》分别列于《乡射礼》和《大射礼》之前。《礼记》中有《射义》一篇，阐述射礼的意义。《射义》说：“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又，“射之为言绎也（孔疏：绎者陈也，陈己之志）……各绎己之志也。故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则射中矣，……故射者各射己之鹄。”《乡射礼》、《大射礼》中都有以乐节射之仪。《射义》说：“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据此，射不仅是一种技艺的练习与竞赛，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观盛德、司礼乐、正志行，以成己立德的道德教化意义。

乡射之礼：主人戒宾(1)。宾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请。宾礼辞许。主人再拜，宾答再拜。主人退，宾送再拜。

乃席宾，南面，东上。众宾之席，继而西。席主人于阼阶上，西面。尊于宾席之东，两壶，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筐在其南，东肆。设洗于阼阶东南，南北以堂深，东西当东荣。水在洗东，筐在洗西，南肆。县于洗东北，西面(2)。乃张侯，下纲不及地武(3)。不系左下纲，中掩束之(4)。乏参侯道居侯党之一，西五步(5)。

羹定(6)。主人朝服，乃速宾。宾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宾送再拜。宾及众宾遂从之。

及门，主人一相出迎于门外，再拜，宾答再拜。揖众宾。主人以宾揖，先入(7)。宾厌众宾，众宾皆入门左，东面北上。宾少进，主人以宾三揖，皆行。及阶，三让，主人升一等，宾升。主人阼阶上当楣北面再拜，宾西阶上当楣北面答再拜。

主人坐取爵于上筐，以降。宾降。主人阼阶前西面坐奠爵，兴，辞降，宾对。主人坐取爵，兴，适洗，南面坐奠爵于筐下，盥洗。宾进，东北面辞洗。主人坐奠爵于筐，兴、对，宾反位(8)。主人卒洗，壹揖，壹让，以宾升。宾西阶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阶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宾降，主人辞降，宾对。主人卒盥，壹揖、壹让升。宾升，西阶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实之，宾席之前西北面献宾。宾西阶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宾进受爵于席前，复位(9)。主人阼阶上拜送爵。宾少退。荐脯醢。宾升席自西方。乃设折俎。主人阼阶东疑立。宾坐，左执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荐西，兴，取肺，坐绝祭。尚左手，啖之，兴，加于俎。坐脱手，执爵，遂祭酒，兴，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执爵兴。主人阼阶上答拜。宾西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遂拜，执爵兴。主人阼阶上答拜。

宾以虚爵降。主人降。宾西阶前东面坐，奠爵，兴，辞降，主人对。宾坐取爵，适洗，北面坐奠爵于筐下，兴，盥洗。主人阼阶之东，南面辞洗。宾坐，奠爵于筐，兴对。主人反位(10)。宾卒洗，揖让如初，升。主人拜洗，宾答拜，兴，降盥，如主人之礼。宾升，实爵，主人之席前东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阶上拜，宾少退。主人进受爵，复位。宾西阶上拜送爵。荐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设折俎。祭如宾礼，不告旨。自

席前适阼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遂拜，执爵兴。宾西阶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阶上再拜崇酒，宾西阶上答再拜。

主人坐取解于筐以降(11)。宾降，主人奠觶辞降。宾对，东面立。主人坐取觶，洗。宾不辞洗。卒洗，揖让升。宾西阶上疑立。主人实觶，酬之。阼阶上北面坐奠觶，遂拜，执觶兴。宾西阶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饮，卒觶，兴。坐奠觶，遂拜，执觶兴。宾西阶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宾降辞，如献礼。升，不拜洗。宾西阶上立。主人实觶，宾之席前北面。宾西阶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荐西。宾辞，坐取觶以兴，反位。主人阼阶上拜送。宾北面坐奠觶于荐东，反位。

主人揖降(12)。宾降，东面立于西阶西，当西序。主人西南面三拜众宾，众宾皆答一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实爵，西阶上献众宾。众宾之长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饮，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复位。众宾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饮。每一人献，则荐诸其席。众宾辩有脯醢。主人以虚爵降，奠于筐。

揖让升(13)。宾厌众宾升，众宾皆升，就席。一人洗，举觶于宾。升实觶，西阶上坐奠觶，拜，执觶兴。宾席末答拜。举觶者坐祭，遂饮，卒觶，兴。坐奠觶，拜，执觶兴。宾答拜。降洗，升实之，西阶上北面。宾拜。举觶者进，坐奠觶于荐西。宾辞，坐取以兴。举觶者西阶上拜送。宾反奠于其所。举觶者降。

大夫若有尊者，则入门左(14)。主人降。宾及众宾皆降，复初位。主人揖让，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辞降。大夫辞洗，如宾礼。席尊于东。升，不拜洗。主人实爵，席前献于大夫。大夫西阶上拜，进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辞加席。主人对，不去加席，乃荐脯醢。大夫升席。设折俎。祭如宾礼，不啜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阶上卒爵，拜。主人答拜。大夫降洗，主人复阼阶，降辞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让升。大夫授主人爵于两楹间，复位。主人实爵，以酢于西阶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复阼阶，揖降。大夫降，立于宾南。主人揖让，以宾升。大夫及众宾皆升，就席。

席工于西阶上，少东。乐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15)，执越，内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阶，北面东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县中(16)，西面。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芣》、《采蘋》。工不兴，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告于宾，乃降。

主人取爵于上筐，献工(17)。大师，则为之洗。宾降，主人辞降。工不辞洗。卒洗，升实爵。工不兴，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阶上拜送爵。荐脯醢。使人相祭。工饮，不拜既爵，授主人爵。众工不拜，受爵，祭饮，辩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献笙于西阶上。笙一人拜于下，尽阶，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阶前坐祭，立饮，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众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饮。辩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筐，反升，就席。

主人降席自南方，侧降。作相为司正，司正礼辞，许诺。主人再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阶，由楹内适阼阶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阶上北面请安于宾，宾礼辞，许。司正告于主人，遂立

于楹间以相拜。主人阼阶上再拜，宾西阶上答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实觶，降自西阶，中庭北面坐奠觶。兴，退，少立。进，坐取觶，兴。反坐，不祭，遂卒觶，兴。坐奠觶，拜，执觶兴。洗，北面坐奠于其所，兴。少退，北面立于觶南。未旅(18)。

三耦俟于堂西(19)，南面东上。司射适堂西(20)，袒决遂，取弓于阶西，兼挟乘矢(21)，升自西阶。阶上北面告于宾曰：“弓矢既具，有司请射。”宾对曰：“某不能，为二三子(22)。”许诺。司射适阼阶上，东北面告于主人曰：“请射于宾，宾许。”

司射降自西阶，阶前西面命弟子纳射器(23)。乃纳射器，皆在堂西。宾与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24)。众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东序东。

司射不释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25)。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于子(26)。”命下射曰：“子与某子射。”

司正为司马(27)。司马命张侯，弟子说束，遂系左下纲(28)。司马又命获者倚旌于侯中(29)。获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

乐正适西方，命弟子赞工，迁乐于下(30)。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阶，阼阶下之东南，堂前三筓(31)，西面北上坐。乐正北面立于其南。

司射犹挟乘矢以命三耦：“各与其耦让取弓矢，拾(32)。”三耦皆袒决遂。有司左执弣右执弦而授弓，遂授矢(33)。三耦皆执弓，搯三而挟一个(34)。司射先立于所设中之西南(35)，东面。三耦皆进，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东面北上而俟。

司射东面立于三耦之北，搯三而挟一个，揖进。当阶，北面揖，及阶，揖，升堂，揖。豫则钩楹内，堂则由楹外(36)。当左物，北面揖，及物，揖(37)。左足履物，不方足，还(38)。视侯中，俯正足(39)。不去旌(40)。诱射(41)，将乘矢(42)。执弓不挟，右执弦。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适堂西，改取一个，挟之(43)。遂适阶西，取扑搯之以反位(44)。

司马命获者执旌以负侯(45)。获者适侯，执旌负侯而俟。司射还，当上耦，西面作上耦射(46)。司射反位。上耦揖进，上射在左，并行。当阶，北面揖，及阶，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从之，中等(47)。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并行。皆当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还，视侯中，合足而俟。司马适堂西，不决遂，袒执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阶，钩楹，由上射之后，西南面立于物间。左执萧，南扬弓，命去侯(48)。获者执旌许，诺声不绝以至于乏(49)。坐，东面偃旌，兴而俟(50)。司马出于下射之南，还其后，降自西阶。反由司射之南，适堂西，释弓，袭(51)，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司射进，与司马交于阶前，相左(52)，由堂下西阶之东，北面视上射，命曰：“无射获，无猎获(53)。”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发，挟弓矢，而后下射射。拾发，以将乘矢(54)。获者坐而获，举旌以宫，偃旌以商，获而未释获(55)。卒射，皆执弓不挟，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从之，中等。并行，上射于左。与升射者相左，交于阶前，相揖。由司马之南，适堂西，释弓、说决拾、袭而俟于堂西，南面，东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阶之西，升堂，北面告于宾曰：“三耦卒射。”宾揖。

司射降，搯扑，反位。司马适堂西，袒执弓，由其位南，进，与司射交于阶前相左，升自西阶。钩楹，自右物之后，立于物间，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获者执旌，许诺声不绝，以旌负侯而俟。司马出于左物之南，还其后，降自西阶。遂适堂前，北面立于所设楹之南，命弟子设楹(56)。乃设楹于中庭，南当洗，东肆。司马由司射之南退，释弓于堂西，袭，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楹，北括，乃退。司马袭进，当楹南，北面坐，左右抚矢而乘之(57)。若矢不备，则司马又袒执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58)。”弟子自西方应曰：“诺。”乃复求矢，加于楹。

司射倚扑于阶西，升，请射于宾，如初。宾许诺。宾、主人、大夫若皆与射(59)，则遂告于宾，适阼阶上告于主人。主人与宾为耦。遂告于大夫，大夫虽众，皆与士为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60)。”西阶上北面作众宾射。司射降，搯扑，由司马之南适堂西，立，比众耦(61)。众宾将与射者皆降，由司马之南适堂西，继三耦而立，东上。大夫之耦为上，若有东面者，则北上。宾、主人与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众耦辩。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三耦拾取矢，皆袒决遂，执弓，进立于司马之西南。司射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耦揖进，当楹北面揖，及楹揖。上射东面，下射西面。上射揖进，坐，横弓，却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诸弣，顺羽，且兴(62)。执弦而左还，退反位，东面揖(63)。下射进，坐，横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兴。其他如上射。既拾取乘矢，揖，皆左还。南面揖，皆少进。当楹南，皆左还，北面，搯三挟一个。揖，皆左还，上射于右。与进者相左，相揖，退反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后者遂取诱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64)，而后反位。

众宾未拾取矢(65)，皆袒决遂，执弓，搯三挟一个。由堂西进，继三耦之南而立，东面，北上。大夫之耦为上。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马命去侯，获者许诺。司马降，释弓反位。司射犹挟一个，去扑，与司马交于阶前，升，请释获于宾(66)，宾许。降，搯扑，西面立于所设中之东，北面命释获者设中，遂视之(67)。释获者执鹿中，一人执算以从之(68)。释获者坐设中，南当楹，西当西序，东面。兴受算，坐实八算于中，横委其余于中西，南末(69)。兴，共而俟。司射遂进，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贯不释(70)。”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释获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实八算于中(71)，兴，执而俟。

乃射。若中，则释获者坐而释获，每一个释一算(72)。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余算，则反委之(73)。又取中之八算，改实八算于中。兴，执而俟。三耦卒射。

宾、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阶降，揖(74)。主人堂东袒决遂，执弓，搯三挟一个。宾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阶，阶下揖，升堂揖。主人为下射，皆当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阶，阶上揖，降阶揖。宾序西，主人序东，皆释弓，说决拾，袭，反位。升，及阶揖，升堂揖，皆就席。

大夫袒决遂，执弓，搯三挟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75)。大夫为下射，揖进，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阶，耦先升。卒射，揖如升

射，耦先降。降阶，耦少退。皆释弓于堂西，袭。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

众宾继射，释获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76)。卒射，释获者遂以所执余获升自西阶(77)，尽阶，不升堂。告于宾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余获于中西。兴，共而俟。

司马袒决执弓，升命取矢，如初。获者许诺，以旌负侯，如初。司马降，释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则兼束之以茅，上握焉(78)。司马乘矢如初(79)。

司射遂适西阶西，释弓，去扑，袭。进由中东，立于中南，北面视算。释获者东面于中西坐，先数右获(80)。二算为纯，一纯以取，实于左手，十纯则缩而委之，每委异之(81)。有余纯，则横于下(82)。一算为奇，奇则又缩诸纯下(83)。兴，自前适左，东面(84)。坐，兼敛算，实于左手。一纯以委，十则异之，其余如右获(85)。司射复位。释获者遂进取贤获(86)，执以升，自西阶，尽阶，不升堂。告于宾。若右胜，则曰：“右贤于左。”若左胜，则曰：“左贤于右。”以纯数告，若有奇者，亦曰奇(87)。若左右钧，则左右皆执一算以告，曰：“左右钧。”降复位，坐，兼敛算，实八算于中，委其余于中西。兴，共而俟。

司射适堂西，命弟子设丰(88)。弟子奉丰升，设于西楹之西，乃降。胜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丰上。降，袒执弓，反位。司射遂袒执弓，挟一个，搯扑，89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众宾：“胜者皆袒决遂，执张弓。不胜者皆袭，说决拾，却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执弣(89)。”司射先反位。三耦及众射者皆与其耦进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饮者，如作射。一耦进，揖如升射，及阶，胜者先升堂，少右。不胜者进，北面坐取丰上之觶。兴，少退，立卒觶。进，坐奠于丰下。兴，揖。不胜者先降，与升饮者相左，交于阶前，相揖。出于司马之南，遂适堂西。释弓，袭而俟。有执爵者(90)。执爵者坐取觶，实之，反奠于丰上。升饮者如初。三耦卒饮。宾，主人、大夫不胜，则不执弓。执爵者取觶降洗，升实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适西阶上北面立饮。卒觶，授执爵者，反就席。大夫饮，则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胜，则亦执弛弓，特升饮(91)。众宾继饮射爵者辩，乃彻丰与觶。

司马洗爵，升实之以降，献获者于侯。荐脯醢，设折俎。俎与荐皆三祭(92)。获者负侯，北面拜受爵，司马西面拜送爵。获者执爵，使人执其荐与俎从之(93)。适右个，设荐俎(94)。获者南面坐，左执爵，祭脯醢，执爵兴。取肺，坐祭，遂祭酒。兴，适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东面设荐俎(95)。获者荐右东面立饮，不拜既爵。司马受爵，奠于筐，复位。获者执其荐，使人执俎从之，辟设于乏南(96)。获者负侯而俟。

司射适阶西，释弓矣，去扑，说决拾，袭。适洗，洗爵。升实之，以降，献释获者于其位，少南。荐脯醢，折俎，有祭。释获者荐右东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释获者就其荐坐，左执爵，祭脯醢。兴，取肺，坐祭，遂祭酒。兴，司射之西北面立饮，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筐。释获者少西辟荐，反位(97)。

司射适堂西，袒决遂，取弓于阶西，挟一个，搯扑以反位。司射去扑倚于阶西，升请射于宾，如初。宾许。司射降，搯扑，由司马之南适

堂西，命三耦及众宾皆袒决遂，执弓就位。司射先反位。三耦及众宾皆袒决遂，执弓，各以其耦进(98)，反于射位。

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宾、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东，宾堂西，皆袒决遂，执弓，皆进。阶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搯三挟一个，揖退。宾堂西，主人堂东，皆释弓矢，袭。及阶揖，升堂揖，就席。大夫袒决遂执弓就其耦。揖皆进，如三耦。耦东面，大夫西面。大夫进坐，说矢束(99)，兴反位。而后耦揖进，坐，兼取乘矢，顺羽而兴(100)，反位，揖。大夫进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搯三挟一个，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适序西，释弓矢，袭，升即席。众宾继拾取矣，皆如三耦，以反位。

司射犹挟一个以进，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马升，命去侯，获者许诺。司马降，释弓反位。司射与司马交于阶前，去扑，袭。升，请以乐乐于宾(101)。宾许诺。司射降，搯扑，东面命乐正曰：“请以乐乐于宾，宾许。”司射遂适阶间，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释(102)。”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乐正东面命大师曰：“奏《驹虞》，间若一(103)。”大师不兴，许诺。乐正退反位。

乃奏《驹虞》以射(104)。三耦卒射，宾、主人、大夫、众宾继射，释获如初。卒射，降。释获者执余获，升告左右卒射，如初。

司马升，命取矢，获者许诺(105)。司马降，释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马乘之，皆如初。

司射释弓视算，如初(106)。释获者以贤获与钧告，如初。降复位。

司射命设丰，设丰、实觶如初(107)。遂命胜者执张弓；不胜者执弛弓，升饮，如初。

司射遂袒决遂，左执弓，右执一个，兼诸弦，面镞，适堂西，以命拾取矢(108)，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宾、主人、大夫、众宾皆袒决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挟，兼诸弦弣以退(109)，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110)。辩拾取矢，揖，皆升就席。

司射乃适堂西，释弓，去扑，说决拾，袭，反位。司马命弟子说侯之左下纲而释之，命获者以旌退，命弟子退楅(111)。司射命释获者退中与算，而俟。

司马反为司正，退复觶南而立。乐正命弟子赞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阶，反坐。宾北面坐，取俎西之觶，兴，阼阶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宾东。宾坐奠觶，拜，执觶兴。主人答拜。宾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实之，进东南面。主人阼阶上北面拜，宾少退。主人进受觶。宾主人之西北面拜送。宾揖就席。主人以觶适西阶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宾酬主人之礼。主人揖就席。若无大夫，则长受酬(112)，亦如之。司正升自西阶，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东面。众受酬者拜，兴，饮，皆如宾酬主人之礼。辩，遂酬在下者(113)，皆升，受酬于西阶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筐。

司正降复位，使二人举觶于宾与大夫。举觶者皆洗觶，升实之，西阶上北面皆坐奠觶，拜，执觶兴。宾与大夫皆席末答拜。举觶者皆坐祭，遂饮，卒觶兴。坐奠觶，拜，执觶兴。宾与大夫皆答拜。举觶者逆降，洗。升实觶，皆立于西阶上，北面东上，宾与大夫拜。举觶者皆进，坐

奠于荐右。宾与大夫辞，坐受觶以兴。举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宾与大夫坐，反奠于其所，兴。若无大夫，则唯宾(114)。

司正升自西阶，阼阶上受命于主人，适西阶上，北面请坐于宾，宾辞以俎(115)。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请彻俎。”宾许。司正降自西阶，阶前命弟子俟彻俎。司正升立于序端。宾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阶上北面。大夫降席，席东南面。宾取俎，还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阶，宾从之降，遂立于阶西，东面。司正以俎出，授从者；主人取俎，还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阶以东，主人降自阼阶，西面立；大夫取俎，还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阶，遂出授从者。大夫从之降，立于宾南。众宾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

主人以宾揖让，说屨，乃升(116)。大夫及众宾皆说屨，升，坐。乃羞，无算爵。使二人举觶(117)。宾与大夫不兴，取奠觶饮，卒觶，不拜。执觶者受觶，遂实之。宾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长受，而错，皆不拜(118)。辩，卒受者兴，以旅在下者于西阶上(119)。长受酬，酬者不拜，乃饮，卒觶，以实之。受酬者不拜受。辩旅，皆不拜。执觶者皆与旅。卒受者以虚觶降奠于筐。执觶者洗，升实觶，反奠于宾与大夫。无算乐。

宾兴，乐正命奏《陔》(120)。宾降及阶，《陔》作。宾出，众宾皆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

明日，宾朝服以拜赐于门外，主人不见(121)。如宾服，遂从之，拜辱于门外，乃退。

主人释服，乃息司正。无介。不杀。使人速(122)。迎于门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荐脯醢，无俎。宾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众宾。既献众宾，一人举觶，遂无算爵。无司正。宾不与。征唯所欲，以告于乡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乡乐唯欲。

[记]

大夫与，则公士为宾(123)。使能，不宿戒。

其牲狗也。亨于堂东北。

尊绌冪，宾至，彻之。

蒲筵，缁布纯。西序之席，北上(124)。

献用爵，其他用觶。以爵拜者不徒作。

荐：脯用笱，五臠，祭半臠横于上(125)。醢以豆，出自东房。臠长尺二寸。

俎由东壁，自西阶升。宾俎：脊、胁、肩、肺。主人俎：脊、胁、臂、肺。肺皆离。皆右体也。进腍。

凡举爵，三作而不徒爵。

凡奠者于左，将举者于右。

众宾之长一人辞洗，如宾礼。

若有诸公，则如宾礼，大夫如介礼。无诸公，则大夫如宾礼。乐作，大夫不入。

乐正与立者齿(126)。

三笙一和而成声(127)。

献工与笙，取爵于上筐。既献，奠于下筐。其笙，则献诸西阶上。

立者东面北上(128)。

司正既举觶，而荐诸其位。

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129)。

司射之弓矢与扑，倚于西阶之西。

司射既袒决遂而升，司马阶前命张侯，遂命倚旌。

凡侯：天子熊侯，白质；诸侯麋侯，赤质；大夫布侯，画以虎豹；士布侯，画以鹿豕(130)。凡画者，丹质(131)。

射自楹间。物长如筈，其间容弓，距随长武(132)。序则物当栋，堂则物当楣(133)。

命负侯者，由其位(134)。

凡适堂西，皆出入于司马之南。唯宾与大夫降阶，遂西取弓矢。

旌，各以其物(135)。无物，则以白羽与朱羽糝，杠长三仞，以鸿臙韬上，二寻(136)。

凡挟矢，于二指之间，横之(137)。

司射在司马之北。司马无事不执弓。

始射，获而未释获；复，释获；复用乐行之。

上射于右。

楅，长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龙首，其中蛇交。韦当(138)。楅，髹，横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当洗(139)。

射者有过则挞之(140)。

众宾不与射者不降。

取诱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诱射之乘矢而取之(141)。

宾、主人射，则司射摈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142)。

鹿中，髹，前足跪，凿背容八算；释获者奉之，先首(143)。

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大夫与士射，袒纁襦(144)。耦少退于物。

司射，释弓矢视算。与献释获者释弓矢。

礼射不主皮(145)。主皮之射者，胜者又射，不胜者降。

主人亦饮于西阶上。

获者之俎，折脊、胁、肺、臠(146)。

东方谓之右个。

释获者之俎，折脊、胁、肺，皆有祭(147)。

大夫说矢束，坐说之。

歌《驹虞》，若《采蘋》，皆五终(148)。射无算。

古者于旅也语(149)。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

大夫后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

乡侯，上个五寻，中十尺(150)。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为侯中(151)。

倍中以为躬，倍躬以为左右舌(152)。下舌半上舌(153)。

“箭筹八十(154)。长尺有握，握素(155)。”

楚扑长如筈，刊本尺(156)。

君射，则为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筈，既发，则答君而俟(157)。君，乐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执矢以授(158)。若饮君，如燕，则夹爵(159)。君，国中射，则皮树中，以旌获，白羽与朱羽糝(160)。于郊，则闾中，以旌获(161)。于竟，则虎中，龙旛(162)。大夫，中，各以其物获(163)。士，鹿中，施以获。唯君有射于国中，其余否。君在，大夫射则肉袒(164)。

【注释】

(1)此节述主人戒宾之仪。主人：州长。乡大夫所在之州，则乡大夫为主人。宾：张尔歧说，“以州中处士贤者为之，若大夫来为遵，则易之以公士。”

(2)此节记述陈设。县(xu2n)于洗东北：即悬磬于洗东北边。乡饮酒礼磬在两阶间。乡射礼为避射位，故悬磬于洗东北。

(3)侯：箭靶，乡射靶以布制成。侯包括中、躬、舌、纲几部分。侯中间的主体部分叫作中；中上下各横接一幅，叫作躬；接于躬上，上下伸出两旁的部分，叫作舌，也叫作个，上舌宽，下舌窄；纲是系舌栓于两干的绳子。下纲不及地武：武：迹。下纲和舌距地尺二寸，故说不及地。

(4)不系左下纲，中掩束之：侯面向堂，左即西。射事未至，故先不把左下纲结上，并左下纲和舌向东掩盖侯中而束之。

(5)乏：唱获人的容身处，为获者御矢所用，故又称作容。乏状似曲屏，用革制成。矢力不及，故称作乏。党：旁。乏参侯道居侯党之一，西五步：即乏在侯道长度靠侯一旁的三分之一、西五步的位置上。侯道长五十步，每步六尺。也就是说，乏的位置在侯北十丈、西三丈的地方。

(6)此节述主人速(请)宾之仪。

(7)此节述主人迎宾拜至之仪。主人以宾揖：以：与。即主人与宾相揖。

(8)此节述主人献宾之仪。宾反位：返回从降之位。在正对西序的地方。

(9)复位：复西阶上之位。

(10)此节述宾酢主人之仪。反位：返回从降之位。在阼阶东，面朝西。

(11)此节述主人酬宾之仪。

(12)此节述主人献众宾之仪。

(13)此节述一人举觶授宾之仪。

(14)此节述尊者入献酢之仪。

(15)此节述合乐乐宾之仪。面鼓：瑟首在前。面：前。鼓：可鼓处。

(16)立于县中：即立于磬之东。

(17)此节述主人献乐工及吹笙人之仪。

(18)此节述立司正之仪。未旅：因将射，故立司正后未即行旅酬。

(19)此节述司射请射之仪。三耦俟于堂西：耦通偶。凡射，二人为耦，有上射，有下射。司正既立，司射选弟子中德行道艺高者为三耦。堂西：堂下西侧。

(20)司射：亦主人之吏为之。

(21)袒决遂：袒：袒露左臂。决：套在大拇指上用以钩弦的象骨套子。遂：又称作拾，是一种皮制的臂衣，套在左臂上，用以敛衣护臂。袒决遂，在这里都作动词用。兼挟乘矢：乘(sh8ng)矢：四矢，四枝箭。兼挟：兼弦矢而并持之。胡培翬《仪礼正义》引盛世佐说：“挟矢之法，盖以左手执弣(弣：弓把)，右大指勾弦而并夹四矢于第二第三指间”，可供参考。

(22)某不能，为二三子：谦辞。二三子，指众宾以下的人。谓某虽德艺不高，但为二三子之请，不得不答应。

(23)此节述纳射器之事。射器：即弓矢决拾等射事所用的器具。纳：内。纳射器：即搬射器入内。

(24)倚于西序：下文“主人弓矢在东序东”，此“西序”亦当为西序西。东序东即东夹(东序与屋东墙的夹室)之东，西序西即西夹之西。北括：括朝北。括：箭的末端。

(25)此节述司射比三耦之仪。比三耦：比较才艺的高下，其相近者合而为耦。

(26)上射：耦分上、下射。御：进、侍。某：指下射。某御于子：谓某人进而侍射于子。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

(27)此节述司马命张侯倚旌之仪。司正为司马：司正主饮酒之礼；司马主射礼。此时未行

旅酬，将射，故司正行司马之职。

(28)说束：说，通“脱”，即脱束。上张侯，射事未至，不系左下纲，中掩束之。此时将射，故使人脱其束，系左下纲于立柱。

(29)获者：射中叫作获。执旌报告射中的人叫作获者。倚旌于侯中：将旌倚在侯的中央。旌：为获者所执，矢中，则举旌报告已射中。

(30)此节述乐正迁乐之仪。乐正适西方：乐正自西阶东至堂西命弟子。赞工，迁乐于下：相助乐工，将瑟迁于堂下。此迁乐，是为了避射位。

(31)筈(g7)：箭杆。堂前三筈：距堂三箭杆远的地方。

(32)此节述三耦取弓矢俟射之仪。让取弓矢，拾(ji8)：让：相揖让。拾：更迭，轮流。谓三耦要相揖让，依次拿取弓矢。

(33)弣(f)：弓把的中部。

(34)搯三而挟一个：搯：插。一个：一支箭。谓将三支箭插于身右侧带间，夹一矢于第二、三指间。

(35)立于所设中之西南：中：盛算之器。算是用来计射中矢数的筹码。谓之中，即取其射中靶子之意。所设中：此时尚未设“中”，所设“中”即指将要设“中”的位置。“中”的位置在西阶南与洗相对的地方。

(36)此节述司射诱射之仪。豫(xù)则钩楹内，堂则由楹外：豫即序，州学。序无室，物(射箭的位置)靠北。钩楹内，即绕楹之东而向北行。室与堂相对而言，序无室，故不言堂。堂则由楹外，此堂乃指庠即乡学而言，庠的射位(物)在楹之南(楹下)，故由楹南向东行。

(37)物：射位。在地上画十字形为标记，射者履之而射。

(38)不方足，还：方：并，即不并足。还：旋转，由面朝北转向朝南。按郑玄注，即是左足至，右足还，转为面朝南。

(39)视侯中，俯正足：正足，有不同解释，一说两足履横画两端；依盛世佐说，正足，犹今所谓丁字步。这句话的意思是，先视侯中，然后俯视其足，看一看立的姿势是否正确。

(40)不去旌：此时旌方倚于侯中之下。射时，获者执旌报告中否。此时司射诱射，意在教人，不唱获，故不去旌。

(41)诱射：诱：引导，教。

(42)将乘矢：将：行、行事。将乘矢，即射四矢。

(43)改：更。

(44)扑：挞罚犯教者之具。

(45)此节述三耦射之仪。负侯：面朝北背侯而立。

(46)作：使。

(47)中等：空一级台阶。

(48)左执箫，南扬弓，命去侯：谓左手执弓梢端，向南举起，命获者离开侯。箫：弓末端。扬：举。去：离。

(49)获者执旌许，诺声不绝以至于乏：按《大射礼》：“负侯皆许，诺以宫，趋直西；及乏南，又诺以商，至乏声止。”是获者由负侯时起至乏，应诺之声不断。只是《乡射礼》对应诺声的高低没有要求。

(50)偃旌：把旌放倒。

(51)袭：复穿好衣服。此袭乃对上袒而言。

(52)相左：司马与司射在阶前相交，各在对方的左边。

(53)无射获，无猎获：不要射伤获者，不要射到乏旁惊获者。猎：矢从旁过。

(54)拾发，以将乘矢：即交替发射，以至四矢射完。

(55)坐而获：谓射时，获者坐下，射中，则大声报告：获。举旌以宫，偃旌以商：言报获

的声音，举旌时声高应宫声，偃旌时声低应商声。获而未释获：释获：每射中一矢，专门有人将一支算筹放置地上以计数，叫作释获，释获的人叫作释获者。这是说，此时射中时，只大声报获而不释获以计数。这是因为初射尚不计胜负。

(56)此节述取矢委福之仪。至此，第一阶段射事结束。福(f*)：承箭的器具。所设福：拟将设福的地方。

(57)左右抚矢而乘之：左右手抚拍矢，四四数而分之。

(58)不索：不尽。言矢于所用之数必有余，不可索尽，以免因有毁折而不够用。

(59)此节述司射请射比耦之仪。若皆与射：言若，意即或射或不射，各顺其欲。

(60)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大夫与士为耦，此皆以士为上耦，而又以“某御于子”告大夫，是一种尊敬大夫的表示。

(61)众耦：指大夫耦及众宾。

(62)此节述三耦拾取矢之仪。进，坐：面向东而坐，与下射相对。横弓，却手自弓下取一个：面朝东，弓以南北为横。横弓，弓背在上，左手向下执弓背。仰，右手自下取矢。兼诸附，顺羽，且兴：附：弓把。兼：并。羽：矢末之羽。谓并矢于左手弓把间而以右手顺理其羽，同时起立。

(63)执弦而左还：以右手执弦向左而还。反位：返其福西东面之位。

(64)以授有司：以诱射之矢授有司。

(65)此节述众宾受弓矢序立之仪。众宾未拾取矢：众宾初射，当于堂西受弓矢于有司，故不拾取矢。

(66)此节述司射作射，请释获之仪。释获：释：舍、放。获：中。即放算筹于地以计射中之数。参阅注(55)。

(67)视之：郑玄注：“视之，当教之。”谓教其释获。

(68)鹿中：中是盛算(射筹)的器具。士用鹿中。中以木刻制而成。鹿中之形，乃以木刻成跪伏之鹿的形象，背上凿孔以盛算筹。

(69)横委其余于中西，南末：横：对中而言为南北向。把其余的算筹横向放置“中”之西，“末”向南。“算”有本、末。

(70)不贯不释：贯：贯穿靶子，谓射中并贯穿靶子。即射中而不贯穿靶子不释算。

(71)改实八算：预备后来者用之。

(72)此节述三耦释获而射之仪。每一个释一算：每射中一矢即放一枝算筹于地。

(73)上射于右，下射于左：上射之算放在右边；下射之算放在左边；中向东，南为右，北为左。若有余算，则反委之：每人四矢，四算，如有射不中者，则算有剩余。将余算放于中之西，故曰反委之。

(74)此节述宾、主人射之仪。皆由其阶降：谓宾、大夫由西阶下堂、主人由东阶下堂。

(75)此节述大夫与其耦射之仪。就其耦：大夫之耦为士，位在司射之南。

(76)此节述众宾继射、告卒射之仪。所作唯上耦：司射只命上耦射，其余不再命射。

(77)余获：剩余的算筹。如无余算，释获者则空手升告宾。

(78)此节述司马命取矢和乘矢之仪。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兼四矢而以茅束之，束于手握处之上。握：手握处，箭的中间。

(79)乘矢如初：如前四、四数矢而分之。

(80)此节述数获之仪。右获：上射之获。

(81)纯(gu2n)：全，一双，一对。一纯一取，实于左手：数一对，即以右手取之，放在左手中。十纯则缩而委之：数够十对，则纵向放在地上。缩：纵。释获者面向东坐，则此所谓谓之东西向。每委异之：每十对放一起，分开放，便于计数。

(82)有余纯，则横于下：余数不够十纯，则靠西边横向放置。横：南北向。

(83)奇则又缩诸纯下：奇数的算又纵放在余纯之南。

(84)自前适左：即从“中”的东边至左获处。

(85)兼斂算，实于左手，一纯以委，十则异之：此与数右获不同。右获以右手数而取之，合于左手，够十纯而放于地。左获则左手直接一纯一放，数至十，则异之。

(86)贤获：胜党之获。指胜党所多之算筹。

(87)以纯数告，若有奇者，亦曰奇：即告左胜右（或右胜左）若干纯若干奇。

(88)此节述饮不胜者之仪。丰：承爵之器。

(89)却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执弣：弛弓：与张弓相对言。张弓是上弦之弓，弛弓则是解弦不用之弓。谓右手把弛弓仰放于左手上，左手向上握弓把，横弓，右手继而亦握弓把。

(90)有执爵者：弟子亦与射，故主人使赞者代弟子酌。

(91)特升饮：一人独自上堂而饮。

(92)此节述司马献获者之仪。三祭：谓下文祭于侯之中和左、右三处。故所祭肺及脯(半胾)亦各三份。

(93)人：主人赞者，即上设荐俎者。

(94)右个：侯东侧的立杆。

(95)东面设荐俎：此指赞者而言。

(96)辟：避。凡设荐俎，皆在位前，此处不在位前，故曰辟。

(97)以节述司射献释获者之仪。至此第二阶段射事结束。辟荐：由上文可知，此辟荐亦辟俎。

(98)此节述司射又请射、命耦反射位之仪。各以其耦进：以：与。

(99)此节述三耦、宾、主人、大夫、众宾皆拾取矢之仪。说矢束：大夫之矢，以茅束之。此解脱矢束，表示将要与其耦拾取之，乃一种自谦的表示。

(100)兼取乘矢：大夫之耦兼取四矢，表示尊大夫，不敢与其拾取之。顺羽：即顺理箭尾之羽。

(101)此节述司射请以乐节射之仪。以乐乐于宾：下乐字为快乐的乐，此处作动词用。

(102)不鼓不释：射时不与鼓的节奏相应则不释算。

(103)《驹虞》：《诗经·召南》中诗篇。间若一：凡射，第三阶段以乐节射，演唱诗篇，并奏鼓。每一曲终为一节，以节制射箭的速度。乡射鼓五节，歌五终。射前先奏一节以听，余四节，拾发乘矢。间若一，即五节之间的长短疏密都相同。

(104)此节述三耦、宾、主人、大夫、众宾以乐射之仪。

(105)此节述取矢数矢之仪。

(106)此节述视算告获之仪。

(107)此节述饮不胜者之仪。

(108)此节述拾取矢授有司之仪。右执一个，兼诸弦，面镞：执与挟不同。执矢是把矢顺并于弦而持之。面镞：箭头朝上。

(109)不挟：亦如司射皆执之。

(110)不反位：不返射位。

(111)此节述退射器之仪。至此射事结束。凡所退诸射器，皆退置堂西。说：即脱，解开。释之：如前掩束之。以旌退：执旌而退。

(112)此节述旅酬之仪。长受酬：谓以长幼之次序酬众宾。众宾指堂上三宾。

(113)在下者：指堂下众宾。

(114)此节述司正使二人举觶之仪。若无大夫，则唯宾：如无大夫，则一人举觶于宾。

(115)此节述请坐燕、撤俎之仪。

(116)此节述坐燕无算爵、无算乐之仪。

(117)人：即前二人举觶之二人。亦为主人之吏。

(118)大夫之觶长受：长：众宾之长。错：交错。主人受宾觶，众宾之长则受大夫之觶，是为交错。

(119)在下者：此在下者包括堂下众宾与主人之赞者在内。

(120)此节述宾出、送宾之仪。

(121)此节述宾第二日拜赐之仪。主人不见：贾《疏》：“礼不欲数，数则渎”，故不见。

(122)此节述主人息司正之仪。速：使人召请。

(123)公士：在官之士。

(124)西序之席，北上：对此句的解释，众说不同。张惠言《读仪礼记》说：“当如《大射》小卿之席在宾之西，众宾继而西，故有东面席也。”此说较妥。

(125)臠（zhò）：即干肉条。臠又称作脍，取其挺直貌。脯用筮，五臠，祭半臠横于上：即用筮盛五条脯，另有半条脯横置在上边，供祭祀之用。

(126)乐正与立者齿：立者，指堂下众宾。谓乐正与堂下众宾一起依序受酬、荐脯醢。

(127)三笙一和而成声：《尔雅·释乐》：“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此谓三人吹笙一人吹和而成乐曲。

(128)立者：指堂下众宾。

(129)弟子：众宾年少者。戒之：其先射，故教诫之。

(130)熊侯、麋侯、画以虎豹、画以鹿豕：此诸种侯，皆统称为兽侯。侯制有三：大射之侯用皮，称作皮侯；宾射之侯用布，以五彩画之，称作五采之侯；燕射之侯，则在靶心处画诸兽之头像以为正鹄，称为兽侯。大射之侯，是用虎、熊、豹等兽皮饰侯之侧，又方制皮为靶心，是为皮侯。宾射之侯，王用五采，从内到外，以朱、白、苍、黄、玄五彩画之，亦称五正之侯；诸侯用朱、白、苍三彩画之，亦称三正之侯；大夫、士之侯画以朱、绿二彩，亦称二正之侯。宾射及此乡射，对大夫士而言，当张采侯二正。此处之所以记燕射之侯，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解释说：“此乡射当张采侯二正，而记燕射之侯者，以燕射亦用此乡射之礼，但张侯为异耳。”质：以色彩画其底，不彩画者，则直接在白布上画动物头像。

(131)凡画者，丹质：凡画者，指宾射与燕射之“侯”言，此二种侯，都要彩画云气于侯侧以为饰，云气要以丹（朱红）色为底色。

(132)物长如筈：物即射时所立处，画十字为标记。谓物的纵画一箭杆（三尺）长。其间容弓：谓上下射相距一弓（六尺）长。距随长武：距随：物的横画。武：足迹。谓武的横画长约一尺（一尺二寸）。

(133)序则物当栋，堂则物当楣：序：州学。堂：堂与室相对，有室，指乡学。谓州学之物（射时立处）的位置在屋之中脊（栋）下；乡学之物的位置则在前楣（第二檩）下。

(134)命负侯者，由其位：司马在其原位（司射之南面向东之位）遥命获者负侯。

(135)旌，各以其物：旌：指获者所执的旗。物：古代九旗之一。《周礼·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王建大常，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物是大夫、士所树的旗子。此谓获者执旌，各用其平常所建之物。

(136)无物，则以白羽与朱羽糝：无物：指小国之州长，为不命之士，不命者无物。无物者，则以白羽和朱羽杂缀为旌。杠长三仞，以鸿脰韬上，二寻：杠即旗竿。仞：七尺为仞。鸿脰（dòu）：鸿雁的颈项。寻：八尺为寻。这句是述旗竿之制。谓旗竿长两丈一，在其一丈六尺（二寻）以上处，以鸿脰韬之。一说此鸿脰亦用帛缝制而成，形似鸿脰，因以名之。

(137)二指：指食指与中指。挟：即用食指与中指夹住。

(138)褊，长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龙首，其中蛇交，韦当：这句话述褊的形制。但对其解释却众说不一。博：广。龙首，其中蛇交：郑玄注说：“两端为龙首，中央为蛇身相交。”韦当：郑玄注：“直心被之衣曰当，以丹韦为之。”就是说，当，形似背心，以朱红色的皮子制

成。据此，楅之形制为：两端作龙首，中间为蛇身相交状，以丹韦为当设于上以承矢。

(139)楅，髹(xiu)，横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髹：赤黑漆。谓楅，以赤黑色漆漆之，设楅者横捧之，面朝南坐下，放置于中庭。

(140)射者有过则搯之：有过，指以矢伤人。搯：以扑抽打。

(141)取诱射之矢者：指下耦之下射。此即上文所说，三耦拾取矢，“后者遂取诱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后者”即此所言“取诱射之矢者”。

(142)揜：赞相之。

(143)鹿中，髹：鹿中，漆成赤黑色。前足跪，凿背容八算：孔颖达《礼记正义·投壶疏》说：“中之形，刻木为之，状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圆圈以盛算。”先首：首向前。

(144)袒纁襦(r*)：襦：短衣。袒露纁襦而不肉袒，大夫尊者，不露体。

(145)礼射：演习礼乐之射，与军旅的武射相对而言。礼射不主皮：一说礼射以其容体合礼乐为主，而不以中为俊。《论语·八佾》则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依此，则射不主皮，又解为只以中而不以贯革为主。从记文上下文的关系看，当以前说为妥。

(146)臠(n4o)：牲体前肢。

(147)皆有祭：祭指祭肺。谓释获者和获者之俎，除离肺外，都有祭肺。参阅《士昏礼》注(21)。

(148)五终：演唱诗一篇、奏乐一成为一终。

(149)于旅也语：至旅酬，可以言语。

(150)上个五寻：最上幅长四丈。中十尺：十尺指十尺见方。

(151)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为侯中：侯道五十弓长(每弓六尺)，每弓取二寸为侯中宽高之数，故中十尺见方。

(152)倍中以为躬：躬：“中”上下各接一幅叫作躬。躬的长度是中的二倍，即二丈长。倍弓以为左右舌：舌指伸出躬两端的部分。此处指上舌，亦即“侯”最上端的横幅。上舌为躬的二倍，即四丈长，左右各长出一丈。

(153)下舌半上舌：上舌长，下舌短。下舌即侯的最下幅。下舌长度是上舌的一半。这个半，指长出躬的部分。上舌长出躬的部分左右各一丈，则下舌长出躬的部分为左右各五尺。因此，下舌长三丈。

(154)箭筹八十：箭：竹。箭筹：竹制的计算筹码，八十：每人射四矢，每耦八矢。一矢一筹。八十，合十耦之数。

(155)长尺有握：握：手握处。一握约四寸。筹长约一尺四寸。握素：素：削之使白。即手握处乃削白的一端。

(156)楚扑：《礼记·学记》说：“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楚二物都是指用来扑搯犯礼者的器具。故称扑为楚扑。刊本尺：刊：削。削其一端约一尺长，以便手握。

(157)答君而俟：答：对。即面向君而俟之射。

(158)小巨以巾执矢以授：小巨：在《周礼》，小巨为大仆之佐。《周礼·夏官》大仆职：“王射则赞弓矢。”胡匡衷《仪礼释官》：“诸侯小臣兼大仆之职。”故君射“赞弓矢”亦为小臣所职司。不直以手而以巾执矢，乃敬君不敢褻之意。

(159)若饮君，如燕，则夹爵：如君在不胜一方，则依燕礼宾媵觶于公之仪饮之。夹爵：夹君之爵而饮，即先酌酒自饮，君饮毕，又酌自饮。此夹爵与燕礼不同。

(160)国中射：国中：城中。指燕射，燕射举行于寝。皮树中：郑玄注：“皮树，兽名。”但未详何兽。以旌获，白羽与朱羽糒：(d4o)旌：即上不命之士所用旌。参阅注(136)。贾公彦《疏》说：“燕主欢心，故旌从不命之士；亦取尚文德之义。”

(161)于郊：指大射。闾：兽名，形似驴。

(162)于竟：竟通境，即与邻国君会遇于境而射，以宾射礼行之。旛(zh1n)：古代九旗之

一，纯赤色。龙旛：画上龙的赤色旗。

(163)兕(x@)：兽名，似牛，一角。

(164)君在，大夫射则肉袒：上文：“大夫与士射，袒纁襦。”君如在，则与士同，肉袒而不袒纁襦。

【译文】

乡射的礼仪：主人前往告请宾。宾出门迎接，对主人两拜。主人答两拜，随后致辞邀请宾。宾推辞一番，接受邀请。主人对宾两拜，宾答两拜。主人告退，宾两拜送主人。

于是为宾布席，面朝南，以东为上首。众宾之席，在宾席的西边依次相续布设。在阼阶的上方为主人设席，面朝西。在宾席的东边设两只酒壶，壶下以斯禁相承，玄酒在西边。两只壶上各放置一只酒勺。筐在壶的南边，东向陈放。在阼阶的东南方设洗，洗南北的长度与堂深相等，东西与屋的东翼相对。水设在洗的东边，筐在洗的西边，南向陈放。磬悬置于洗的东北边，面朝西。然后设置箭靶。箭靶下边系靶的纲绳不及于地。箭靶左下方的纲绳先不要结上，把它与靶的左下幅一起向东卷束掩盖起侯中。乏设在射道总长靠箭靶一旁三分之一、距靶西五步的位置上。

肉已煮熟。主人身穿朝服前往召请宾。宾亦身着朝服出门迎接主人，两拜。主人答两拜，告退。宾两拜送主人。宾和众宾随后而至。

到了州学的大门口，主人与一位相礼者出外迎接，对宾两拜，宾答两拜。又对众宾揖。主人与宾相揖，主人先进门内。宾长揖请众宾，众宾皆从门西侧入内，面向东，以北为上。宾稍稍向前走一点，主人与宾相对三揖，同时前行。到达堂下阶前，主人与宾相互谦让三番，主人升一级台阶后，宾登阶升堂。主人在阼阶上方对着屋前梁的地方面朝北两拜。宾则在西阶上方对着屋前梁的地方面朝北答两拜。

主人坐下，由上筐取爵在手，执爵下堂。宾亦下堂。主人在阼阶前面朝西坐下，把爵放置于地上，站起来辞谢宾下堂，宾亦致辞作答。主人坐下，取爵在手，起立，到洗前，面朝南坐下，把爵放置于筐下，盥手洗爵。宾向东前行，面朝东北辞谢主人洗爵。主人坐下，把爵放置在筐中，起立对宾致答辞。宾复归原位。主人洗爵完毕，与宾相对一揖，谦让一番，同时上堂。宾在西阶的上方面朝北拜射主人洗爵。主人在阼阶上方面朝北放爵在地上，随之对宾答拜，然后下堂。宾亦下堂，主人辞谢宾下堂，宾亦致辞作答。主人洗手毕，与宾相对一揖，谦让一番，然后上堂。宾上堂，在西阶上方凝神端正站立。主人坐下取爵在手，斟满酒，到宾的席前面朝西北献宾。宾在西阶上方拜谢主人，主人稍避后退。宾前行接过酒爵退回原位。主人在阼阶上方拜送爵，宾稍稍退避。有司把脯醢进置席前。宾从西边就席。有司设折俎于席前。主人在阼阶的东边端正站立。宾坐下，左手持爵，以右手祭脯醢。把爵放置在脯醢西边，站起取肺，坐下，断取肺尖以祭肺。然后左手上举，尝肺，随之站起，把肺放置俎上。复又坐下，把手擦拭干净，继而手执爵祭酒，起立，在席末端坐下尝酒。下席，坐下放爵在地，一拜，口称：“美酒”，手持爵起立。主人在阼阶的上方对宾答拜。宾在西阶上方面朝北坐下干杯，起立。复又坐下将爵放置地上，随即一拜，然后执爵起立。主人在

阼阶的上方对宾答拜。

宾手持空爵下堂。主人亦下堂。宾在西阶前面朝东坐下，把爵放在地上，站起辞谢主人下堂，主人对宾作答。宾坐下取爵在手，到洗之前，面朝北坐下，放爵在筐下，起立盥手洗爵。主人在阼阶的东边面朝南致辞，谢宾洗爵。宾坐下，把爵放在筐中，站起，致辞作答。主人复回其位。宾洗爵完毕，像主人献宾时一样，与主人相互揖让，上堂。主人拜谢宾洗爵，宾对主人答拜，起立，下堂洗手，其礼节与主人献宾时相同。宾上堂，斟满酒，到主人席前面朝东南酢主人。主人在阼阶上方拜宾，宾稍退后避让。主人进前接爵在手，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宾在西阶上方拜送爵。有司把脯醢进置主人席前。主人从北面即席。接着有司将折俎进放主人席前。祭酒、祭脯醢的礼节与宾相同，不称赞酒美。主人从席前至阼阶上方，面朝北坐下干杯，起立。复又坐下放爵于地，随即一拜，然后手持爵站起。宾在西阶上方面朝北答拜主人。主人坐下，把爵放置在东序端地上，在阼阶上方两拜，把酒壶添满，宾在西阶上方对主人答两拜。

主人坐下在筐中取觶，持觶下堂。宾下堂，主人放觶在地辞谢宾下堂。宾亦致辞作答，面朝东站立。主人坐下，取觶在手，洗觶。宾不辞谢主人洗觶。主人洗觶完毕，与宾相互揖让上堂。宾在西阶的上方端正站立。主人斟酒，酬宾，在阼阶上方面朝北坐下，放觶在地，随即一拜，然后持觶起立。宾在西阶上方面朝北答拜主人。主人坐下，祭酒，随即饮酒，干杯后起立。复又坐下，放觶在地，随即一拜，持觶起立。宾在西阶上方面朝北答拜主人。主人下堂洗觶。宾随之下堂并辞谢主人。上堂，不拜谢主人洗觶。宾在西阶上方站立。主人斟满酒，到宾席前面朝北站立。宾在西阶的上方拜主人。主人坐下，将觶放在脯醢西边的地上。宾致辞谢主人，坐下，取觶站起，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主人在阼阶的上方拜送觶。宾面朝北坐下，把觶放在脯醢东边地上，然后返回自己的位子。

主人揖宾，下堂。宾下堂，面朝东站立在西阶西侧正对西序的地方。主人面朝西南拜众宾三次，众宾皆答主人一拜。主人揖，上堂，在序端坐下，取爵在手，下堂洗爵，然后上堂斟酒，在西阶的上方献众宾。众宾中年长者三人上堂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这三人坐着祭祀，站着饮酒，干杯后不拜，将爵还授与主人，下堂回到原位。（三人以下的）众宾接受爵时都不拜，坐着祭祀，站着饮酒。主人对众宾年长者三人中每一人献酒，有司都要把脯醢进置其席前。其他众宾也都要把脯醢进置其位。主人持空爵下堂，把爵放置筐中。

主人与宾相互揖让上堂。宾长揖请众宾（即众宾之长者三人）上堂，众宾皆上堂，即席。主人之吏一人洗觶，举觶授宾。举觶者上堂斟酒，在西阶上方坐下，放觶在地，随即一拜，持觶起立。宾在席的末端答拜。举觶坐下祭酒，随即饮酒，干杯后起立。复又坐下放觶在地上，随即一拜，执觶起立。宾答拜。举觶者下堂洗觶，上堂斟酒，面朝北站立于西阶上方。宾拜谢。举觶者前行（至席前）把觶放在脯醢的西边。宾辞谢，坐下取觶在手，起立。举觶者在西阶上方拜送觶。宾复将觶放置于原位（举觶者所奠脯醢西之位）。举觶者下堂。

若有大夫为尊者，则从门西侧入内。主人下堂迎尊者。宾与众宾亦

皆下堂，站立在初入门时的位置。主人与大夫相揖让上堂。主人拜谢大夫的光临，大夫答拜主人。主人持爵下堂，大夫亦下堂。主人辞谢大夫下堂。大夫辞谢主人之为洗爵，其礼节与宾相同。在酒壶的东边为尊者设席。升堂，尊者不拜谢主人洗爵。主人斟满酒，至席前献大夫。大夫在西阶上方拜谢，前行接爵，回返其位。主人在大夫的右边拜送爵。大夫要辞去上一重席。主人致辞作答，不撤其上一重席。有司随之把脯醢进置大夫席前。大夫即席。有司把折俎进置席前。尊者祭肺祭酒，其仪式与宾相同，不尝肺，不尝酒，不称赞酒美，在西阶上方干杯，拜。主人答拜尊者。大夫下堂洗爵，主人回到阼阶，下堂辞谢之仪与前相同，洗爵毕，主人洗手，与尊者相互揖让上堂。大夫在堂上两柱之间把爵授与主人后，回到原位。主人斟酒，用它在西阶上行酢酒之仪。主人坐下，放爵于地上，随之一拜。大夫答拜主人。主人坐而祭酒，干杯后一拜。大夫答拜。主人在西楹南边坐下，放爵于地上，两拜添酒。大夫答拜。主人回到阼阶上，作揖下堂。大夫下堂，站立在宾的南边。主人与宾相互揖让上堂。大夫和众宾都上堂，各就其席。

在西阶上方稍东的位置为乐工布席。乐正先上堂，面朝北站立在席的西边。乐工四人，其中二人鼓瑟，鼓瑟者在前。相者皆左手荷瑟，瑟首在前，手在瑟下孔处执瑟，瑟弦朝内，以右手扶乐工。乐工入内，从西阶上堂，面朝北，以东为上。乐工坐下，相者坐下把瑟授与鼓瑟的乐工，然后下堂。吹笙者入内，站立在磬的东边，面朝西。接着，堂上歌、瑟，堂下笙、磬一齐演奏《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芣》、《采蘋》诸诗篇。乐工不起立，报告乐正说：“正歌已演奏完毕。”乐正以此告宾，然后下堂。

主人由堂上筐中取爵献乐工。如有大师，则主人为他洗爵。宾下堂，主人辞谢宾。乐工不辞谢主人洗爵。主人洗爵毕，上堂斟酒。乐工不起立，把瑟放在左边，乐工中为首者一人拜而受爵。主人在阼阶的上方拜送爵。有司把脯醢进置其席前。使相者赞助他祭酒、祭脯醢。乐工饮酒，干杯后不拜，把爵还授与主人。其余众乐工则不拜而受爵，祭酒后饮之。献酒时每人都有脯醢，但不祭脯醢。接着，主人在西阶上献吹笙人。吹笙人中长者一人在西阶下拜谢主人，上到最后一级台阶，不上堂，接受酒爵。主人拜送爵。在阶前坐下祭酒、祭脯醢，站起饮酒，干杯后不拜，然后上台阶把爵还授与主人，其余吹笙人不拜而接爵，坐着祭酒，起立饮酒。向其余众吹笙人献酒时都要进置脯醢于其位，但不祭脯醢。主人持空爵下堂，把爵放置筐中，然后上堂即席。

主人从南侧下席，独自一人下堂，命相礼人行司正之事。司正推辞一番，答应了。主人两拜，司正答拜主人。主人上堂，回至席上。司正洗觶，从西阶上堂，由楹北前行至阼阶上方，面朝北接受主人之命。又至西阶上方请宾安止，宾推辞一番，许诺。司正告知主人，然后站立在堂上两楹之间相拜。主人在阼阶上方两拜谢宾，宾则在西阶上方对主人答两拜，然后相揖各就席。司正斟酒，从西阶下堂，在庭当中的位置上面朝北坐下，放觶在地。起立，退后站立片刻。然后稍前行，坐下取觶在手，又起立。复又坐下，不祭酒，干杯后起立。坐下，放觶在地，随之一拜，然后持觶起立。洗觶后面朝北坐下，将觶放在原来的位置（中庭）上，起立。然后稍稍后退，面朝北站立在觶的南边。未即行旅酬之

仪。

三耦面朝南在堂下西边等候，以东为上。司射至堂下西边，袒露左臂，在大拇指上套上钩弦的扳指，左臂着上皮制的臂衣，至阶西取弓在手，以左手执弓，右大指勾弦，二三指间并持四矢，由西阶上堂。在西阶上方面朝北向宾报告说：“弓箭都已齐备，执事者请求射事开始。”宾回答说：“在下德艺不高，但由于诸位先生的缘故，不能不许。”宾许诺。司射至阼阶上方，面朝东北报告主人说：“向宾请射，宾已准许。”

司射由西阶下堂，在阶前面朝西命弟子搬射箭的器具入内。弟子搬射箭器具入内，陈放在堂下西边。宾和大夫之弓靠于西夹西边堂廉上，矢横放在弓下，箭括朝北。其余众弓靠于堂下西边，矢则横放在弓的上方堂廉上。主人的弓矢陈放在东夹东边堂廉上。

司射仍然两手持弓矢，在堂下西边挑选组成三耦。在三耦的南边面朝北命上射说：“某人侍射于先生。”命下射说：“先生与某某先生射。”

司正暂行司马之职。司马命张设箭靶，弟子解束，随之将箭靶左下方的纲绳栓在立柱上。司马又命获者把旌旗倚置在箭靶的中央。获者在靶的西边坐下，取旌旗在手，倚置于箭靶中央，然后退下。

乐正至堂下西边，命弟子相助乐工，将瑟迁至堂下，弟子像乐工入内时一样，相助乐工，从西阶下堂，至阼阶下东南方向，距堂前三箭杆远的地方面朝西坐下，以北为上首。乐正面朝北站立在他们的南边。

司射仍双手执弓，并持四矢，命令三耦说：“每位射手各自与自己的射耦相互揖让，轮流取弓矢。”三耦皆袒开左臂，在大拇指上套上钩弦的扳指，左臂着上皮制的臂衣。有司左手执弓把，右手执弓弦，把弓授与三耦，然后授矢。三耦皆左手执弓，插三矢于身右腰带之间，右手二三指间挟矢一枝。司射先行站立在将要设中的位置的西南边，面朝东。三耦由司射的西边一起前行，至司射的西南边面朝东站立等候，以北为上首。

司射面朝东站立在三耦的北边，将三枝箭插在身右腰带间，右手二、三指间挟矢一枝，揖而前行。行至与阶相直时，面朝北作揖，到了阶前，一揖，上堂，又一揖。射礼如在州学中举行，要绕楹的东边向北行；如射礼在乡学中举行，则为由楹南东行。行至与东边的射位相垂直的位置，面朝北一揖，到射位前，又一揖。左脚踏在射位的十字标志上，两脚不并拢，即由面朝北转向面朝南。目视箭靶正中，然后俯视其足，端正站立的姿势。不撤去倚置在靶中央的旌旗。司射射箭四枝以作示范。然后左手执弓，右手执弦，不挟矢。面朝南揖，其仪节如上堂射箭时相同。司射下堂，由其位子的南边前至堂下西边，另取矢一枝，挟于右手二、三指间。然后至西阶的西边，取扑插于带间，返回其原位。

司马命获者手执旌旗，面朝北背箭靶站立。获者至靶前，手执旌旗背向箭靶站立等候。司射向左转，面向西与上耦相对，使上耦上堂射。司射返回原位。上耦揖而前行，上射在左边，二人并行。行至与阶相直的地方，面朝北一揖，至西阶前，一揖。上射先上三级台阶，下射随后登阶，与上射中间隔一级台阶。上射上堂后，稍靠西边站立。下射上堂，上射作揖，二人并排前行。二人皆直对自己的射位面朝北作揖，至射位，又一揖。二人都以左脚踏在自己的射位的十字标志上，由面朝北转为面朝南，目视箭靶正中，两足合拢站立等候。司马至堂下西边，不套扳指，

不着臂衣，只袒露左臂，手执弓，转从司射南边出来，由西阶上堂，绕西楹西向北行，再向东转，从上射的后边转而面朝西南，站立在上、下射位之间。以左手持弓的梢端，向南举起，命获者离开箭靶。获者执旌答应，从靶至乏，应诺之声不断。获者坐下，面朝东把旌旗放倒，然后起立等候。司马转由下射南边出来，再转向下射之后，行至西阶下堂。复转由司射南边至堂下西边，放下弓，复穿好衣服，然后返归原位，站立在司射的南边。司射向北前行，在西阶前与司马相交，各在对方的左手。司射在堂下西阶的东边，面朝北目视上射，命令说：“不要射伤获者，不要射到乏旁惊扰获者。”上射对司射一揖，司射退下，返归其位。于是射箭开始。上射已发一矢，复挟第二矢于弓，此时下射发矢。上、下射如此交替发射，以至各射完四矢。获者坐地以唱获，举旌时，唱获声与宫音相谐，偃旌时唱获声则与商音相应。此番射中时只由获者高声报获，而不释算计数射中的次数。射毕，二人都执弓而不挟矢，面朝南作揖，其仪节与上堂射时相同。上射下三级台阶，下射稍靠西边走，跟随上射下堂，与上射间隔一级台阶。下堂后并排前行，上射在东边。与上堂射箭的人相互在对方左手于阶前相交，相互一揖。上耦转从司马的南边至堂下西边，放下弓，脱去扳指和臂衣，复穿好衣服面朝南在堂下西边等候，以东为上首。三耦射毕，其仪节亦与此相同。司射把扑从腰带上拿下来，靠在西阶的西边，上堂，面朝北向宾报告说：“三耦已射毕。”宾对司射一揖。

司射下堂，把扑插在带间，返归原位。司马至堂下西边，袒露左臂，执弓在手，转由其位的南边向北前行，与司射相交于阶前时，各在对方的左手，由西阶上堂。绕西楹西边向北行，再向东转，从右射位的北边转为面朝西南，站立在左右两个射位的十字标志之间。弓向外推，命弟子取矢。获者执旌答应，由乏至靶，应诺声不断，执旌背向箭靶立待。司马转从左射位的南边出来，再由左射位的北边至西阶下堂。随后至堂前，面朝北站在将设楅的位置的南边，命弟子设楅。于是弟子在庭当中设楅，楅的位置南北与洗相直，朝东陈放。司马从司射的南边退下，在堂下西边放下弓，穿好衣服，返归其位。弟子取矢，面朝北坐下，把矢横放在楅上，矢括朝北，然后退下。司马不袒臂，前行至楅南边，面朝北坐下，左右两手抚矢点数四、四分之一。如矢数不足，则司马又像起初那样，袒露左臂，执弓在手，上堂命令弟子说：“取矢必有所余，不可索尽。”弟子从西方答应说：“诺。”于是再次取矢放置楅上。

司射把扑倚置于西阶西边，上堂向宾请射，仪节与开始时相同。宾应允。宾、主人、大夫如果皆参与射事，则随即以此报告宾，并至阼阶上方报告主人。主人与宾组成射耦。接着报告大夫，大夫虽多，皆与士组合为耦。以其耦报告大夫说：“某人侍射于先生。”司射在西阶上方面朝北使众宾射。司射下堂，将扑插于带间，转由司马的南边至堂下西边立定，挑选组成众耦。众宾待参加射箭的人都下堂，转由司马南边前至堂下西边，继三耦之西依序站立，以东为上。大夫之耦位在上，如有面朝东站立的，则以北为上。宾、主人和大夫皆未下堂，司射于是挑选组合众耦完毕。

接着，司射命三耦轮流取矢，然后司射返回原位。三耦轮流取矢，皆袒露左臂，在拇指上套上扳指，把皮制的臂衣着于左臂，执弓在手，

前行站立在司马的西南边。司射使上耦取矢，司射返回其位。上耦作揖前行，行至与楅相直时，面朝北一揖，至楅前，又一揖，上射面朝东，下射面朝西。上射作揖，近楅前坐下，左手在上横向执弓，仰右手从弓下取矢一枝，并矢置于左手弓把间而以右手顺理其羽，同时起立。右手执弓弦，向左转，退返楅西的位置，面朝东作揖。下射近楅前坐下，左手横向执弓，右手心向下从弓上取矢一枝，起立，其他动作与上射相同。上、下射交替各取四矢毕，一揖，皆向左转，面朝南一揖，稍稍前行，在楅南边与楅相直的位置上又皆向左转为面朝北，在身右带间插矢三枝，挟一矢在二、三指间，一揖，皆向左转，上射在右边。与以下前往楅前取矢的人相交，都在对方的左手位置，与之相互一揖，退归原位。三耦交替取矢，其仪节皆与此相同。最后一个取矢的人取已矢毕，继而一次并取司射作示范的四枝矢，至庭的西侧授与有司，然后返归原位。

众宾不更替取矢，皆袒露左臂，在拇指上套上扳指，左臂着皮制臂衣，执弓在手，插三矢在腰带间，右手二、三指间挟矢一枝。由堂下西边南行，依序面朝东站立在三耦的南边，以北为上。大夫之耦在上位。

司射使上耦上堂射，仪式如前。一耦揖而上堂，仪节亦与始射时相同。司马命获者离开箭靶，获者答应。司马下堂，放下弓返回原位。司射仍挟矢一枝，把扑倚置西阶，与司马在阶前相交，上堂，请宾准许释算以计数胜负，宾允许。司射下堂，插扑于带间，面朝西站立在将要设中的位置的东边，然后面朝北命释获者设置中，接着视察并教以释算的方法。释获人手执鹿中，另有一人手拿算筹跟随其后。释获人坐下设中，中的位置在南正对楅，西与西序相直的地方，东向陈放。释获人站起，接过算筹，坐下，在中里盛八枝算筹，把其余的算筹横向放置在“中”的西边，算筹的末端朝南。然后起来，拱手等候。接着，司射前行，在堂下面朝北命令说：“不射中且贯穿箭靶则不释算。”上射对司射一揖。司射退返其位。释获人坐下，取中所盛八枝算筹在手，另盛八算于“中”，起立，执算筹等候。

于是开始射箭。如射中，则释获人坐下释算，每射中一矢即放一枝算筹在地以计数。上射的算筹放在右边；下射的算筹放在左边；如果有剩余的算筹，则放在“中”的西边。然后，又取“中”所盛八枝算筹在手，另在“中”里盛八枝算筹。站起，手持算筹等候。三耦射事结束。

宾、主人、大夫皆作揖，各由其阶（主人东阶、宾和大夫西阶）下堂，又一揖。主人至堂下东边，袒露左臂，在拇指套上扳指，左臂着皮制臂衣，然后执弓在手，插三矢于身右带间，右手二、三指间挟矢一枝。宾至堂下西边，行事仪节与主人相同。各至其阶下，一揖，上堂，又一揖。主人为下射，与宾各对其射位，面朝北作揖，至射位之前，又一揖。接着开始射箭。射毕，面朝南作揖。各至其阶，在阶上方一揖，下台阶，又一揖。宾在序西边，主人在序东边，都放下弓，脱去扳指和臂衣，穿好衣服，各返归其位。上堂时，至阶前一揖，上堂又一揖，皆各就其席。

大夫袒其左臂，拇指套上扳指，左臂着皮制臂衣，执弓在手，插三矢在身右带间，右手二、三指间挟矢一枝，由堂西司射的西边转出，至其射耦的南边就位。大夫为下射，二人揖而前行，大夫之耦稍靠后一些。作揖的仪节与三耦上堂射箭时相同。至台阶前，大夫之耦先登阶。射毕，作揖之仪与上堂射时相同，大夫的射耦先下台阶。下台阶后，大夫之耦

稍退后一些。二人皆在堂下西边放下弓，穿好衣服。大夫之耦即停留在堂下西边，大夫则上堂即其席。

随后，众宾上堂射箭，与先前一样释算。司射只命上耦上堂射。射毕，释获人即手执最后一耦所剩余的算筹，上到西阶最高一级台阶，不上堂，报告宾说：“左右已射箭完毕。”释获人下堂，返归其位，坐下，把剩余算筹放置在“中”的西边。然后起立，拱手等候。

司马袒露左臂，拇指着扳指，执弓在手，上堂命弟子取矢，其仪节与前相同。获者答应，执族背向箭靶站立，仪节如前。司马下堂，放下弓，返归其位。弟子把矢放在楅上，仪节如前。大夫的四枝矢，则用茅捆束在一起，束在手握处的上方。司马四、四分数矢，仪节如前。

接着，司射至西阶西边，放下弓和扑，穿好衣服。由“中”的东边南行，至“中”南边站立，面朝北检视算筹。释获人面朝东坐在“中”的西边，先数上射之算筹。两枝算筹为一对，数一对，即取而放在左手中，数够十对，则纵向放置地上，每十对放在一起，分开放置。余剩不够十对的，则靠西边横向放置。单枝算筹为奇数，奇数的算筹又纵向放在剩余成对算筹的南边。然后起立，从“中”的东边行至下射之算处。坐下数算筹，以左手取算筹，数一对，则直接放置地上，够十对，则分开另放一堆，其余和数上射之算法相同。司射返归其位。释获者于是近前取胜者一方所赢的算筹，持之从西阶登上台阶，上到最上一级，不升堂，向宾报告。如右胜，则说：“右贤于左。”如左胜，则说：“左贤于右。”报告所胜算筹的对数，如有奇数，亦报告其奇数。如果左右射成平局，则执左右各一枝算筹报告说：“左右均。”然后下堂返回其位，坐下，兼取八枝算筹盛置于“中”，把其余的算筹放在“中”西边。起立，拱手等候。

司射至堂下西边，命弟子设丰。弟子手捧丰上堂，设置在堂上西楹的西边，随即下堂。胜者一方的年轻人洗觶，上堂斟酒，面朝南坐下把觶放置在丰上。下堂，袒露左臂，执弓在手，返归其位。接着，司射袒露左臂，执弓在手，二、三指间挟矢一枝，插扑于带间，面朝北在三耦南边命三耦和众宾说：“胜者一方皆袒左臂，套扳指，着臂衣，手持上弦之弓。不胜一方都要穿好衣服，脱去扳指和臂衣，右手把解弦之弓仰放于左手上，左手向上横弓握把，然后右手亦握弓把。”司射先返归其位。三耦和众射者皆与其射耦南行，站立于原来堂下俟射序立之位，以北为上首。司射命饮酒者上堂饮酒，与使射者上堂射之仪节相同。一耦前行，作揖，和上堂射时仪节相同。至阶前，胜者先上堂，稍靠右边一些。不胜者前行至丰前，面朝北坐下，取丰上之觶在手，站起，稍稍退后，站着干杯。然后近前坐下，将觶放置在丰下边。起立，作揖。不胜者先下堂，与上堂饮酒的人在阶前相交，相互在对方左手位置，互相一揖。从司马的南边转弯至堂下西边。放下弓，整衣等候。专门使赞者执爵。执爵人坐下，取觶在手，斟酒，复把觶放在丰上。接下来升堂饮酒的人仪节与前相同。三耦饮酒完毕。宾、主人、大夫如在不胜者一方，则不执弓。执爵人取觶下堂为之洗觶，上堂斟满酒，然后到席前授与他。接触后，持觶至西阶上方面朝北饮酒。干杯后，将觶授与执爵人，然后返归其席。大夫饮酒时，则大夫的射耦不上堂。如果大夫的射耦在不胜一方，则亦手持解弦之弓，独自上堂饮酒。众宾接着上堂饮酒完毕，于

是把丰和解撤下。

司马在堂下洗爵，上堂斟酒，持爵下堂，至靶前向获者献酒。有司为获者荐脯醢，设折俎。祭俎与脯醢所用的祭肺和半条脯各备三份。获者背向箭靶而立，面朝北拜而接爵，司马面朝西拜送爵。获者以手持爵，使赞者持其脯醢和俎跟随其后。至箭靶东侧立杆处，即将脯醢和俎设置其前。获者面朝南坐下，左手执爵，（右手）祭脯醢，执爵起立。又从俎上取肺在手，坐下祭俎，继而祭酒。起立，至箭靶的西侧和中央，其仪节都与上相同。赞者在箭靶西侧之西北三步远的位置上面朝东设置脯醢和俎。获者在脯醢的右边面朝东站着饮酒，干杯后不拜。司马接过空爵，放置在筐中，返回其位。获者自持筮豆，使赞者持俎随后，避其正位，设置在乏的南边。获者背向箭靶站立等候。

司射至西阶西边，放下弓矢和扑，脱去扳指和臂衣，穿好衣服。至洗前洗爵。上堂斟满酒，持爵下堂，在释获者之位稍南一点的地方向释获者献酒。有司进脯醢、设折俎，并有祭脯和祭肺。释获者在筮豆右边面朝东拜而接爵，司射面朝北拜送爵。释获者近筮豆坐下，左手执爵，以右手祭脯醢。起立，从俎上取肺在手，坐下祭俎，接着祭酒。起立，在司射西边面朝北站着饮酒，干杯后不拜。司射接爵放在筐中，释获人稍靠西边避正位设其筮豆和俎，然后返回其位。

司射至堂下西边，袒露左臂，在拇指上套上勾弦的扳指，左臂着皮制的臂衣，至西阶西边取弓在手，右手二、三指间挟矢一枝，插扑于腰带间，返回其位。司射把扑抽出倚置在西阶西边，上堂向宾请射，仪节与前相同。宾允许。司射下堂，插扑于带间，转由司马南边至堂下西边，命三耦及众宾皆袒左臂，着扳指，穿臂衣，执弓各就其位。司射先返回原位。三耦及众宾皆袒露左臂，套上扳指，左臂着臂衣，执弓在手，各与其射耦南行，返回于俟射序立之位。

司射命交替取矢。三耦如前一样交替取矢，返回其位。宾、主人、大夫下堂、作揖，仪节与前相同。主人至堂下东边，宾至堂下西边，皆袒左臂，套扳指，着臂衣，执弓在手，皆各前行，至阶前，作揖，至楹前，又一揖，像三耦一样交替轮流取矢。取矢毕，面朝北插三矢于身右带间，在二、三指间挟矢一枝，作揖退下。宾至堂下西边，主人至堂下东边，皆放下弓矢，穿好衣服。至阶前，一揖，上堂，又一揖，各即其席。大夫袒左臂，拇指上套扳指，左臂着皮制臂衣，执弓到其射耦之南就位。皆如三耦一样作揖、前行。大夫之耦面朝东，大夫面朝西。大夫近楹而坐，解下束矢的茅草，起立返回其位。随后大夫之耦作揖，近楹坐下，一次并取四枝矢，以手顺理箭羽而起立，返回其位，又一揖。大夫近楹坐下，与其耦一样，亦一次并取四枝矢。转而面朝北，在身右带间插矢三枝，右手二、三指间挟矢一枝，揖而退下。耦返回俟射序立之位。大夫继而至序西，放下弓矢，穿好衣服，上堂就其席。众宾随后像三耦一样，各交替轮流取矢，挟矢返回升射前序立之位。

司射仍挟矢一枝而前行至上耦前，命上射上堂射，其仪节与开始时相同。一耦作揖、上堂，其仪节与开始时相同。司马上堂，命获者离开靶位，获者应诺。司马下堂，放下弓，返回其位。司射与司马在阶前相交，把扑倚置阶西，穿好衣服。上堂，向宾请求演奏音乐，宾许诺。司射下堂，插扑于带间，面朝东命乐正说：“向宾请求以音乐来娱乐，宾

已准许。”于是司射至两阶之间，在堂下面朝北命令说：“射箭凡不与鼓节相应者则不释算。”上射一揖，司射退返其位。乐正面朝东命令大师说：“演奏《驹虞》，五节之间的节奏长短疏密都要相同。”大师不起立而应诺。乐正退返其位。

于是演奏《驹虞》以节制射箭的动作。三耦射毕，宾、主人、大夫、众宾依序相继射箭，射中释算与前相同。射毕，下堂。释获人手执剩余的算筹，上堂报告左右射箭完毕，仪节同前。

司马上堂，命取矢，获者应诺。司马下堂，放下弓，返归其位。弟子将矢放置楅上，司马四、四分之，都与前相同。

司射放下弓，检视算筹，其仪如前。释获人报告胜者一方所胜算筹数或射成平局的情况，仪节与前相同。下堂返归其位。

司射命弟子设丰，弟子遵命设丰及斟酒诸仪节，都与前相同。继而命令胜者一方执上弦之弓，不胜的一方执解弦之弓及上堂饮酒之仪，皆与前相同。

司射仍袒左臂，拇指上套扳指，左臂着臂衣，左手执弓，右手将一枝矢顺并于弦上而持之，箭头朝上。至堂下西边，命交替轮流取矢，其仪节如前。司射返回其位。三耦和宾、主人、大夫及众宾皆袒左臂，套扳指，着臂衣，交替轮流取矢，仪节如前。不挟矢，而将矢顺并于弦和弓把而持之，退下，不即返归原位，下堂至堂西将弓矢授与执事人。交替轮流取矢完毕，皆作揖，上堂各就其席。

司射至堂下西边，放下弓和扑，脱去扳指与臂衣，穿好衣服，返归其位。司马命弟子解开拴在箭靶西边立柱上的纲绳，与左下幅一起向东卷束起来，命获者手执旌旗退下，命弟子把楅撤下。司射命释获人彻下“中”和算筹等候。

司马复又行司正之职，退返觶南边的位置站立。乐正命弟子相助乐工即其位。弟子像其下堂时一样相助乐工从西阶上堂，返归其位坐下。宾面朝北坐下，拿起放在俎西边的觶，起立，至阼阶上方面朝北向主人酬酒。主人下席，站在宾的东边。宾坐下，放觶在地，一拜，持觶起立。主人答拜。宾不祭酒，干杯，不拜，不下堂洗觶。然后斟满酒，前行，转而面朝东南。主人在阼阶上方面朝北拜，宾稍退后。主人近前接触，宾在主人西边面朝北拜送。宾作揖而即其席。主人持觶至西阶上方酬大夫。大夫下席，站立在主人西边。其仪节与宾酬主人时相同。主人作揖而即席。如果没有大夫在场，则堂上众宾之长者受酬，仪节亦与上相同。司正从西阶上堂主持旅酬仪式，命受酬者说：“某人向某先生酬酒。”受酬的人下席。司正退下站立在西序端，面朝东。众受酬者拜、起立及饮酒之仪，都与宾酬主人时相同。堂上旅酬已遍及众宾，接着依序酬堂下众宾。众宾皆上堂，在西阶上方受酬。最后一位受酬的人执觶下堂，把觶放在筐中。

司正下堂复归其位，命主人之吏二人举觶授与宾和大夫。举觶者都要在堂下洗觶，上堂斟满酒，在西阶上方面朝北坐下放觶在地，一拜，执觶起立。宾和大夫皆在席末端答拜。举觶者皆坐下祭酒，继而饮酒，干杯后起立。复又坐下，放觶在地上，随即一拜，执觶起立。宾和大夫皆答拜。举觶者下堂，其次序正与上堂时相反。洗觶毕，上堂斟满酒，皆在西阶上面朝北站立，以东为上。宾与大夫拜。举觶者皆进前把觶放

置于笾豆右边。宾和大夫辞谢，坐接触，起立。举觶者退返其位，皆拜送觶，然后下堂。宾和大夫坐下，把觶各放置于其脯醢的右边。如无大夫在场，则使一人举觶授宾。

司正从西阶上堂，至阼阶上方主人前受命，然后至西阶上方请宾安坐，宾以俎尚未撤为由推辞。司正向主人复命，主人说：“请求撤俎。”宾允许。司正从西阶下堂，在阶前命弟子准备伺候撤俎。司正上堂站立在序端。宾下席，面朝北方。主人从席南侧下席，面朝北站于阼阶上方。大夫下席，面朝南站在席东边。宾取俎，转身授与司正。司正持俎从西阶下堂，宾随后下堂，继而面朝东站立在西阶西边。司正持俎出门，授与其随从。主人取俎，转身授与弟子。弟子接俎，从西阶下堂，持俎至东壁收藏。主人从东阶下堂，面朝西站立。大夫取俎，转身授与弟子，弟子持俎从西阶下堂，继而出门授之与随从人役。大夫随其后下堂，站立在宾的南边。众宾都下堂，依序站立在大夫南边，稍稍退后，以北为上首。

主人与宾相揖让，脱去鞋子，上堂。大夫及众宾皆脱掉鞋子，上堂坐下。执事人摆上菜肴，宾主欢饮，爵行无数。使二人举觶酬宾和大夫。宾和大夫不起立，拿起放在地上的觶饮酒，干杯，不拜。执觶人接触，随即斟酒。主人受宾之觶，众宾中长者受大夫之觶，相互交错，都不拜。酬酒已遍及堂上众宾，最后一位受酬者起立，在西阶上方依次向堂下众宾及主人之赞者酬酒。堂下众宾和赞者中年长者受酬，酬者不拜而饮酒，干杯，又斟满酒。受酬的人不拜而受觶。依序酬酒，酬酒遍及堂下众宾与赞者，都不拜。执觶的人也都参加。最后一位受酬者持空觶下堂，把它放在筐中。执觶人洗觶，上堂斟满酒，将觶放置在宾与大夫席前。歌乐不限，尽欢而止。

宾站起，乐正命奏《陔夏》。宾下堂，至台阶时，《陔夏》的乐声起。宾退出，众宾皆退出。主人送至大门外，两拜。

第二天，宾身穿朝服至主人门外拜谢主人的礼遇，主人推辞，不请入见。主人身着与宾相同的礼服，从至门外，拜谢宾屈尊驾临，宾于是告退。

主人卸去朝服而服玄端，于是犒劳司正。不用介，不杀牲。要人召请司正。主人至门外迎接，不拜。入门上堂，不拜，谢其光临，不拜洗爵。执事人进置脯醢，但不设俎。宾以酒回敬主人，主人不添酒，不拜众宾。向众宾献酒后，使一人举觶授宾，随即爵行无数（欢饮）。不用司正监酒。宾不参加。邀请客人，因其所愿。对乡中致仕的卿大夫及盛德君子，邀请与否亦随其所愿。所上的菜肴不限，视其所有；演唱《国风》的诗篇，也无限定，因其所欲。

[记]

如果有大夫参加，则使居官之士为宾。因为宾为贤能之士，所以不必预先戒告。

其牲用狗，在堂外东北边烹煮。

酒尊上盖粗葛布盖巾，宾到时撤去。

设筵用以黑布镶边的蒲席。设在西序面朝东的席，以北为上首。

献酒用爵，其他用觶。干杯后下拜者不空起立，起立即要酢主人。

进脯醢：脯盛于笱，脯五条，另有半条横置其上以供祭祀。醢盛在豆中，预先陈放在东房里。脯条长一尺二寸。

俎，用时从东壁移至西阶，从西阶上堂陈置席前。宾之俎所载的肉食有：脊、胁、肩、肺。主人之俎所载的肉食有：脊、胁、臂、肺。肺都要割离开来。牲都要用右体，肉皮向上。

凡是举爵献宾、献大夫、献乐工，都要进脯醢。

大凡酒杯不用时，放置在左边；将要举以献酬，则放置在右边。

众宾长者三人之中，只有一位尊者辞洗，其仪节与宾礼相同。

如果有诸公在场，待以宾礼，对大夫则待以介礼。无诸公在场，则对大夫待以宾礼。已开始奏乐，大夫便不可再入内。

乐正与堂下众宾一起依序受酬。

三人吹笙，一人吹和而成乐曲。

给乐工和吹笙人献酒，要从堂上筐中取爵，献酒毕，要把空爵放在堂下筐中。主人献吹笙人，在西阶上拜送。

堂下众宾（立者）面朝东，以北为上。

司正在举觶旅酬以后，要把脯醢进置其位。

三耦，选众宾中的年青人组成，司射进前教诫之。

司射的弓矢和扑，靠在西阶西边。

在司射袒左臂、套上扳指，臂着臂衣上堂后，司马即在阶前命张设箭靶，接着命获者把旌倚靠在靶子中央。

（燕射）所用的靶子：天子用画熊头的箭靶，底色为白色；诸侯用画麋鹿头的箭靶，底色为红色；大夫的箭靶以布制成，靶心处画虎豹头；士的箭靶亦以布制成，靶心处画鹿和豕的头像。凡在侧边彩画云气为饰的靶子（宾射和燕射之侯），其画云气处以朱红色为底色。

射箭的位置在堂上两楹之间。射手所立处的十字标记，其纵画长一箭杆（三尺），上射与下射的位置相距一弓（六尺）长，十字标记的横画长约一足（一尺二寸）。射于州学，射手立处的十字标记在屋的中脊（栋）下，射于乡学，其十字标记的位置则在屋前楣（第二橑）下。

司马在其原位（司射之南面朝东之位）遥命获者背向箭靶而立。

凡是去堂下西边，都要从司马之位的南边出入。只有宾和大夫下台阶后，直接至堂西取弓矢。

获者所执旌旗，各用射者平时所用的旗帜。不命之士，则用白羽和朱羽杂缀为旌旗，其旗竿长两丈一尺，在其一丈六尺（二寻）以上处，套上鸿雁的颈项。

凡挟矢，都是横向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

司射的位置在司马的北边，司马无射事时不执弓。

第一番射箭，射中时，只有获者大声唱获而不释算筹记数；第二番射箭，则释算筹以记数；第三番射箭，则用音乐节射。

上射的位置在右边。

楅的形制，长一箭杆（三尺），宽三寸，厚一寸半，两端作龙首，中间为蛇身相交状，以形似背心的皮当设于其上以承矢。楅，漆成赤黑色，设楅者以手横捧之，面朝南坐下，放置于中庭，其位置南北与洗相对。

射箭的人如有过错，则以扑抽打作为惩罚。

众宾中不参与射事的人不下堂。取司射作示范之矢的人，既已与其耦轮流取矢完毕，然后一次并取司射作示范的四枝矢。

宾和主人射时，则司射赞相其上堂和下堂，宾和主人射毕就席后司射才无事，返归其位。

鹿中的形制，漆成赤黑色，刻木为鹿形，前腿跪伏，背上凿孔可盛八枝算筹；释获人以手捧之，头向前方。

大夫下堂，站在堂下西边等候上堂射箭。大夫与士为射耦，则袒露其绛色短衣（而不肉袒）。其射耦在射箭的位置上稍退后一些。

司射检视算筹时，要放下弓矢。向释获人献酒时，也要先放下弓矢。

演习礼乐之射以容体合礼乐为主而不以射中为主。主于射中之射，则胜者继续参与射事，不胜者下堂，下一番便不能继续升堂再射。

主人如在不胜者一方，亦在西阶上方饮射爵。

获者之俎所载肉食有：折脊、胁、肺及牲体前肢。

靶的东侧称作右个。

释获人之俎所载肉食有：折脊、胁、肺。获者与释获者俎上都有祭肺。

大夫解去束矢的茅草时，要坐下来解。

演奏《驹虞》，与《采蘋》一样，都要演奏五成（乐曲一终为一成）。射耦则无定数。

古来饮酒至旅酬时，才可以谈话。旅酬，不洗觥。不洗觥则不祭酒。已开始旅酬，士便不可再入内了。

大夫最后告退，主人送至大门外，两拜。

乡射的靶子，最上幅长四丈，中十尺见方。侯道（射距）长五十弓（每弓六尺），每弓取二寸为中的宽和高之数。躬的长度是中的二倍，上舌的长度又是躬的二倍。下舌长出躬的部分的长度是上舌长出躬的部分的一半。

竹子做成的算筹八十根。算筹长一尺零一握（握约四寸），用刀削白的一端是手握之处。

楚扑与箭杆一样长，用刀削其一端一尺长的部分以便手握。

国君参与射事，则做下射。上射要在射箭的位置上退后一箭杆远，射完一矢，则面向君恭候君射。国君要在奏乐以后才到射箭的位置上。国君射时袒露朱红色的短衣（而不肉袒）。小臣用巾垫手执矢授与君。如果君在不胜一方，则依照燕礼宾媵觶于公之仪使君饮射爵，侍君射者先斟酒自饮，君饮毕，复又酌酒自饮。国君在城中射（燕射），则用皮树中盛算筹，获者执旌唱获；射于郊（大射），则用闾（驴形）中盛算筹，获者执旌唱获；射于国境（与邻国之君会遇而射），则用虎中盛算筹，获者执赤色的龙旗唱获。大夫，用兕中盛算筹，获者各执其平时所建旗帜唱获。士，用鹿中盛算筹，获者执旌唱获。只有国君有城中射，其余则无。如君在场，大夫射时则袒露其左臂。

燕礼第六

【题解】

《燕礼》记述诸侯宴饮的礼节仪式。首先对宴饮的设备、君臣的席位作了详细安排，接着对宾主之间的礼节作详细的规定，如从哪边登堂，从哪边下堂，用何种酒爵，斟何种酒，如何敬酒，如何表示感谢，歌何种歌，奏何种乐，如何射箭诸种礼仪一一做了详细说明。对参加宴饮的人的身份、地位、位次、酒食都有明确规定。所以，宴礼不仅记述了宴饮的场面、礼仪，同时也记述了当时统治阶层内部的森严等级。《燕礼》在五礼中属嘉礼。宴饮有四等：一是诸侯无事而宴饮以乐（此为篇名所寓之意）；二是卿大夫有勤劳之功，君与之宴饮；三是卿大夫出聘邻国而还，君与之宴饮；四是宴饮来聘的四方宾客。《燕礼》篇主要讲第一种宴饮。

燕礼(1)：小臣戒与者(2)。膳宰具官饌于寝东(3)。乐人县(4)。设洗(5)于阼阶东南，当东霤(6)。罍水在东(7)，篚在洗西，南肆(8)。设膳篚在其北，西面。司宫尊于东楹之西(9)，两方壶，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两(10)，有丰(11)，罍用绌若锡(12)，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门西(13)，两圆壶。司宫筵宾于户西，东上，无加席也。射人告具(14)。

小臣设公席于阼阶上，西乡，设加席(15)。公升，即位于席，西乡。小臣纳卿大夫(16)，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东上。士立于西方，东面北上。祝史立于门东，北面东上。小臣师一人在东堂下(17)，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门西，东上。公降立于阼阶之东南，南乡尔卿(18)，卿西面北上尔大夫，大夫皆少进。

射人请宾。公曰：“命某为宾(19)。”射人命宾。宾少进，礼辞。反命，又命之。宾再拜稽首，许诺。射人反命。宾出，立于门外，东面。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

小臣自阼阶下，北面，请执罍者与羞膳者(20)。乃命执罍者，执罍者升自西阶，立于尊南，北面，东上。膳宰请羞于诸公卿者。

射人纳宾。宾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

宾升自西阶。主人亦升自西阶(21)，宾右北面，至再拜；宾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宾降阶西东面。主人辞降，宾对。主人北面盥，会取觚洗；宾少进，辞洗。主人坐奠觚于篚，兴对。宾反位。主人卒洗，宾揖，乃升。主人升。宾拜洗。主人宾右奠觚答拜，降盥。宾降，主人辞，宾对，卒盥，宾揖升，主人升，坐取觚。执罍者举罍，主人酌膳，执罍者反罍。主人筵前献宾，宾西阶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宾右拜送爵。膳宰荐脯醢，宾升筵。膳宰设折俎。宾坐，左执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荐右，兴取肺，坐绝祭，啖之(22)，兴，加于俎，坐挽手(23)，执爵，遂祭酒，兴，席末坐啐酒(24)，降席，坐奠爵，拜，告旨(25)，执爵兴。主人答拜。宾西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

宾以虚爵降。主人降，宾洗南坐奠觚，少进辞降。主人东面对。宾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辞洗。宾坐奠觚于篚，兴对，卒洗，及阶，揖升。主人升，拜洗如宾礼。宾降盥，主人降。宾辞降，卒盥，揖升，酌膳，执罍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阶上，主人北面拜受爵，宾（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兴，坐奠爵，拜，执爵兴。宾答拜。主人不崇酒(26)，以虚爵降奠于篚。

宾降，立于西阶西。射人升宾，宾升立于序内(27)，东面。主人盥，洗象觚，升实之，东北面献于公。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阶，阼阶下北面拜送爵。士荐脯醢，膳宰设折俎，升自西阶。公祭如宾礼。膳宰赞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执爵兴。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筐。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阶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筐。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宾(28)，酌散(29)，西阶上坐奠爵，拜宾，宾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饮，宾辞、卒爵，拜；宾答拜。主人降洗，宾降，主人辞降，宾辞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宾西阶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宾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荐东。主人降复位，宾降筵西，东南面立。

小臣自阼阶下请媵爵者，公命长(30)。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31)。媵爵者阼阶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进(32)，盥洗角觶；升自西阶，序进，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阶下皆奠觶，再拜稽首，执觶兴。公答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兴；坐奠觶，再拜稽首。执觶兴。公答再拜。媵爵者执觶待于洗南。小臣请致者。若君命皆致，则序进，奠觶于筐，阼阶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实之；序进，坐奠于荐南，北上；降，阼阶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兴以酬宾。宾降，西阶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辞，宾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执觶兴，立卒觶。宾下拜，小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再拜，执觶兴。宾进受虚爵，降奠于筐，易觶洗。公有命，则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以旅酬于西阶上(33)。射人作大夫长升受旅。宾（大夫之右）坐奠觶，拜，执觶兴。大夫答拜。宾坐祭，立饮，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则降更觶洗，升实散。大夫拜受，宾拜送。大夫辩受酬(34)，如受宾酬之礼，不祭。卒受者以虚觶降奠于筐。

主人洗，升，实散，献卿于西阶上。司宫兼卷重席，设于宾左，东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辞重席，司宫彻之，乃荐脯醢。卿升席坐，左执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拜，执爵兴。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复位。辩献卿，主人以虚爵降，奠于筐。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诸公，则先卿献之，如献卿之礼。席于阼阶西，北面东上，无加席。

小臣又请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请致者，若命长致，则媵爵者奠觶于筐，一人待于洗南。长致，致者阼阶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洗象觶，升实之，坐奠于荐南，降，与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

公又行一爵，若宾，若长，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阶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虚觶降奠于筐。

主人洗，升，献大夫于西阶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复位。胥荐主人于洗北(35)，西面，脯醢，无胥(36)。辩献大夫，遂荐之，继宾以西，东上。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席工于西阶上(37)，少东。乐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纳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执越，内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阶，北面东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38)。

卒歌，主人洗，升献工。工不兴，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阶上拜受爵。荐脯醢。使人相祭。卒受不拜。主人受爵。众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辩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筐。

公又举奠觶。唯公所赐。以旅于西阶上，如初。

卒，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39)。

主人洗，升，献笙于西阶上。一人拜，尽阶，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阶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众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辩有脯醢，不祭。

乃间歌《鱼丽》(40)，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41)。遂歌乡乐(42)：《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芣》、《采蘋》(43)。大师告于乐正曰(44)：“正歌备(45)。”乐正由楹内、东楹之东，告于公，乃降复位。

射人自阼阶下，请立司正，公许。射人遂为司正。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东楹之东受命，西阶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46)！’”卿、大夫皆对曰：“诺！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阶，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还，北面少立(47)，坐取觶，兴。坐不祭，卒觶，奠之，兴，再拜稽首；左还，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升自西阶，东楹之东，请彻俎，(降，)公许。告于宾，宾北面取俎以出(48)。膳宰彻公俎，降自阼阶以东。卿、大夫皆降，东面北上。宾反入，及卿、大夫皆说屨(49)，升就席。公以宾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50)。大夫祭荐。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无不醉！”宾及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皆反坐。

主人洗，升，献士于西阶上。士长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士坐祭，立饮，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饮。乃荐司正与射人一人、司士一人、执幂二人，立于觶南，东上。辩献士。士既献者立于东方，西面北上。乃荐士。祝史，小臣师，亦就其位而荐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献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饮。

若射，则大射正为司射，如乡射之礼。

宾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荐南，降拜。小臣辞。宾升成拜，公答再拜。宾反位。公坐取宾所媵觶，兴。唯公所赐。受者如初受酬之礼。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辞。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执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执爵者爵辩，卒受者兴以酬士。大夫卒者以爵兴，西阶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实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阶上，辩，士旅酌。卒。

主人洗，升自西阶，献庶子于阼阶上(51)，如献士之礼。辩，降洗，遂献左右正与内小臣，皆于阼阶上，如献庶子之礼。

无算爵(52)，士也，有执膳爵者，有执散爵者。执膳爵者酌以进公，

公不拜，受。执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赐。所赐者兴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受赐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后饮。执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赐爵者兴，授执散爵（者），执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于公者拜。卒受爵者兴，以酬士于西阶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饮，实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彻幂，则卿大夫皆降，西阶下北面东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辞。公答再拜，大夫皆辞。遂升，反坐。士终旅于上，如初。无算乐。

宵，则庶子执烛于阼阶上，司宫执烛于西阶上，甸人执大烛于庭(53)，閤人为大烛于门外(54)。宾醉，北面坐取其荐脯以降。奏《陔》(55)。宾所执脯，以赐钟人于门内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

公与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56)，以请吾子之与寡君须臾焉，使某也以请。”对曰：“寡君，君之私也。君无所辱赐于使臣，臣敢辞。”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请。”“寡君，君之私也。君无所辱赐于使臣，臣敢固辞。”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请。”“某固辞，不得命，敢不从！”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请吾子之与寡君须臾焉。”“君祝寡君多矣，又辱赐于使臣，臣敢拜赐命！”

[记]

燕：朝服，于寝。其牲，狗也，亨于门外东方。若与四方之宾燕，则公迎之于大门内，揖让升。宾为苟敬，席于阼阶之西，北面，有霤，不啜肺，不啐酒，其介为宾。无膳尊，无膳爵。

与卿燕，则大夫为宾。与大夫燕，亦大夫为宾。

羞膳者与执幂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

若以乐纳宾，则宾及庭，奏《肆夏》(57)，宾拜酒，主人答拜，而乐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乐阕。

升歌《鹿鸣》，下管《新宫》(58)，笙入三成，遂合乡乐。若舞，则《勺》(59)。

唯公与宾有俎。献公，曰：“臣敢奏爵以听命。”凡公所辞，皆栗阶。凡栗阶，不过二等。凡公所酬，既拜，请旅侍臣。凡荐与羞者，小膳宰也。有内羞(60)。

君与射，则为下射，袒朱襦，乐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稍属。不以乐志。既发，则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上射退于物一筈，既发，则答君而俟。若饮君，燕则夹爵(61)。君在，大夫射，则肉袒。

若与四方之宾燕，媵爵，曰：“臣受赐矣。臣请赞执爵者。”相者对曰：“吾子无自辱焉。”有房中之乐(62)。

【注释】

(1)此节讲宴饮起始戒备之事。

(2)戒与：留群臣。

(3)膳宰：掌管君王饮食膳羞之人。寝东：古天子、诸侯皆有三寝，一曰高寝，二曰路寝，三曰小寝。寝东：路寝之东。路寝，《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路寝者何？正寝也。”注：“公之正居。”

(4)乐人县：乐人：掌管乐事的人。县：悬的本字，指悬挂钟磬。

(5)洗篚(f7i)：篚：有盖的圆形竹筐。洗：古代盥洗用的器皿。

- (6)霤(liù)：屋檐滴水处。
- (7)罍(léi)：酒的代称。古代一种盛酒或水的器具。腹大口小，形状像壶，比瓶小。
- (8)肆：陈。
- (9)司宫尊：天子称为小宰。尊：方壶。
- (10)瓦大：有虞氏之尊。
- (11)丰：古代承酒觶的器皿。
- (13)士旅食：士，指庶人在官者。旅：众。食：封禄。
- (14)射人：主持宴礼的人。周礼射人指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又以射法治射仪。
- (15)此节讲君臣各依位次就席。
- (16)纳：引进，接纳。
- (17)师：长。
- (18)尔：近。移。
- (19)此节讲命宾之事。某：此指大夫。
- (20)此节讲命执役之人。羞膳：羞于公。羞：进献，美味的食物。
- (21)此节讲主人进献主宾。主人：宰夫。代替国君充当献酒的主人。
- (22)哝(jù)：。
- (23)扱(shuò)：试手。
- (24)啐酒：祭毕饮福酒。饮主人的酒入口，完成主人之礼。
- (25)旨：美。
- (26)崇：充，填。
- (27)序：东西墙称为序。
- (28)媵：进献。觚，酒器。媵觚，献酒。
- (29)酌散：酌方壶酒。古礼器，“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
- (30)此节是讲给国君献爵之礼。长：长官之意，非年长之意。
- (31)作：使。
- (32)序：次第。次序。
- (33)旅：次序。
- (34)辩：遍。
- (35)胥：膳宰之吏。
- (36)胙(zhì)：把牲体放入俎中。也指已盛牲体的俎。
- (37)工：此指瞽矇歌讽诵诗之人。凡是有技艺的人都称工。
- (38)《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篇都是《诗经·小雅》中的篇章。《鹿鸣》是君与臣下及四方宾客宴饮，讲道修政之乐。《四牡》是君慰劳使臣来访的乐歌。《皇皇者华》是国君遣送使臣的乐歌。
- (39)《南陔》、《白华》、《华黍》：三篇皆为《诗经·小雅》中的篇章。是笙诗，有目无诗。
- (40)间歌：指笙、歌合奏、唱。
- (41)《鱼丽》、《由庚》、《南有嘉鱼》、《崇丘》、《南山有台》、《由仪》：六篇皆为《诗经·小雅》中的篇章。《鱼丽》意为太平年物产丰富，采物酿美酒，优待宾客。《南有嘉鱼》意为天下太平，君子有酒、乐与贤者共享。《南山有台》意为天下太平之治，以贤者为本。《由庚》、《崇丘》、《由仪》三篇是笙诗，有目无诗。
- (42)乡乐：指《诗经》中的“风”。“小雅”为诸侯之乐，“大雅”“颂”为天子之乐，乡乐，大夫、士所用之乐。
- (43)《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芣》、《采蘋》：《周

南》、《召南》皆为《诗经》中的“国风”篇。《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芣》、《采蘋》都是“国风”中的篇章。

(44)大师：上等的乐工。掌合阴阳之声，教六师以六律的人。

(45)备：成，完备。

(46)以我安：我，国君自己。国君欲留宾饮酒，命令卿、大夫因君之故留下安坐。

(47)少立：短时严正慎恭地站立。

(48)以出：以俎出授从者。

(49)说屣：脱鞋。

(50)羞庶羞：第一个“羞”字是进献的意思。第二个“羞”字是指（美味的）食品。庶是众多的意思。

(51)庶子：古代官名，《周礼·夏官》称“诸子”。为太子侍官。职掌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与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

(52)无算爵：算：数。不计酒爵地饮酒。

(53)甸人：官名，周朝设此官掌管公田。掌薪蒸之事。

(54)阍人：官名，掌昏晨启闭宫门。

(55)《陔》：《陔夏》乐章。

(56)腆：善。

(57)《肆夏》：《九夏》乐章之一，今亡。用钟鏞播之，鼓磬应之。

(58)《新宫》：《小雅》逸篇。

(59)《勺》：《诗经》颂篇。“勺”应为“酌”。告成大武的乐歌。

(60)内羞：指羞豆之实，醢（y0）食糝食，羞笱之实，糗饵粉瓷。自中馈女工出者，外庖所煎和曰庶羞。

(61)夹爵：在国君饮酒前先自饮一爵、国君饮后，自己再饮一爵。

(62)房中之乐：指后夫人所讽诵以事君子之乐。

【译文】

宴饮的礼仪：小臣（为国君）留群臣。膳宰在路寝的东边准备群臣的饮食。乐人（为宴饮）挂上新的钟磬。在东阶的东南方对着东边屋檐滴水处放置洗和筐。壘和水在东边。筐在洗的西边，靠南陈设。盛饭食的筐在它的北边，朝西。司宫在东楹柱的西边政置两个方壶。两个方壶，左边的放玄酒，以南边为上位。国君的酒器瓦大两个，有丰，遮盖的巾用粗葛布和细麻布，在方壶的南边，以南边为上位。在寝门的西侧为已入官而未受正禄之士设两个圆壶。司宫在户西为宾设席，以东边为上位，没有增加的席。主持宴礼的人报告（国君）：“准备完毕。”

小臣在东阶上为国君设席，席头朝西，设置加席。国君登堂在席位上就坐，面向西。小臣引卿大夫，卿大夫皆从门的右边进入，面朝北，以东为上位。士站立在西边，面朝东，以北边为上位。祝史站立在门的东边，面朝北，以东边为上位。小臣之长一人在东堂下，面朝南。已入官而未受正禄之士站立在门的西边，以东边为上位。国君下堂站立在东阶的东南，面朝南，向卿揖礼，卿进前面朝西以北为上位；向大夫揖礼，大夫皆稍前进。

射人（向国君）请命主宾。国君说：“命某大夫为主宾。”射人把国君的命令转告主宾。主宾稍进前，推辞“自己不敏”。射人把主宾的言辞报告给国君。国君再次命令，往夏二次主宾再拜稽首，答应。射人

再次向国君报告。主宾走出站立于门外，面朝东。国君向卿大夫拱手行礼，然后登堂就席。

大臣自东阶下，面朝北，请拿瓦大盖巾和进献食物的人。命令拿盖巾的人，从西阶登堂，站立在方壶南边，面朝北，以东边为上位。膳宰向诸公卿进献美味的食物。

射人引主宾进。主宾进入，到堂前，国君走下一级台级，向主宾拱手行礼，国君登堂就席。

主宾从西阶登堂，主人（宰夫代国君主持宴饮者）也从西阶登堂。主宾在右面，面朝北，主人（宰夫）为主宾到来行再拜礼。主宾再拜答礼。主人（宰夫）下堂洗爵，在洗的南边，面朝西北。主宾下堂，在台阶西边，面朝东。主人（宰夫）辞谢主宾降，主宾答谢。主人（宰夫）面朝北洗手，坐下取觚洗涮，主宾稍进前说：“谢洗觚。”主人（宰夫）坐下把觚放置在筐里，站起身来回答说：“应当做！”主宾返回原来位置。主人（宰夫）洗涮完，主宾拱手行礼然后登堂。宰夫登堂。主宾拜谢洗觚。主人（宰夫）在主宾的右侧放置觚回拜，然后下堂洗手。主宾下堂，主人（宰夫）辞谢。主宾回答。洗手毕，主宾拱手行礼登堂。主人（宰夫）登堂，坐下取觚。拿盖巾的人拿起盖巾，主人（宰夫）斟美酒，拿盖巾的人再盖上盖巾。主人（宰夫）在筵席前进献主宾。主宾在西阶上拜谢，在筵席前接受酒爵，回到原位。主人（宰夫）在主宾右边为送上酒爵行拜礼。膳宰进献干肉、肉酱，主宾登上筵席。膳宰摆上盛牲体骨的俎。主宾坐下，左手拿酒爵，右手祭干肉、肉酱，把酒爵放在祭物的右边，站起，取肺，坐下穷尽祭物，尝之，站起来把祭物放在俎上，坐下擦手，拿起酒爵，然后祭酒，站起来到席的末端坐下饮酒。走下席位，坐下放下酒爵，拜谢，说：“味道鲜美”，拿着酒爵站起。主人（宰夫）回拜。主宾在西阶上面朝北坐下喝完爵中酒，站起，坐下放爵，然后拜谢。主人（宰夫）回拜。

主宾拿着空酒爵下堂。主人（宰夫）下堂。主宾在洗的南边坐下放下觚，站起稍进前辞谢主人下堂。主人面朝东回对。主宾坐下取觚放在筐南，洗手洗觚。主人（宰夫）辞谢（洗觚）。主宾坐下把觚放在筐中，站起来回答。洗涮完毕，到台阶，拱手行礼登堂。主人（宰夫）登堂拜谢主宾洗觚，如同主宾的礼仪。主宾下堂洗手，主人（宰夫）下堂。主宾辞谢主人（宰夫）下堂，洗毕，拱手行礼登堂，斟美酒，揭盖巾与开始相同，（主宾）在西阶上用酒回敬主人（宰夫）。主人（宰夫）面向北行拜谢礼接受酒爵，主宾在主人（宰夫）左边为送酒爵行拜谢礼。主人（宰夫）坐下祭酒，不尝酒，不拜酒，不说“味道鲜美”；然后喝完爵中酒，站起。坐下放下酒爵，行拜礼，拿爵站起。主宾回拜。主人（宰夫）不添酒，拿空爵下堂，放在筐中。

主宾下堂，站立在西阶西边。射人请主宾登堂。主宾登堂站立在西墙内，面朝东。主人（宰夫）洗手，洗有象骨装饰的觚，登堂斟满酒，面朝东北献给国君。国君拜谢接受象觚。主人（宰夫）从西阶下堂，在东阶面朝北为献上象觚行拜礼。士进献干肉、肉酱，膳宰摆设盛牲体的俎，从西阶登堂。国君祭如同主宾仪礼，膳宰献国君肺，不为酒行拜礼，站着喝完爵中酒，坐下放下爵，行拜礼，拿爵站起。主人（宰夫）回拜礼，登堂接受爵后下堂，放在膳筐中。

更换酒爵，洗涮，然后登堂酌膳酒，然后下堂。在东阶下接受国君敬酒，面朝北坐下放下酒爵，两次拜谢，行稽首礼。国君两次回拜礼。主人（宰夫）坐下祭酒，然后喝完爵中酒，两次拜谢，行稽首礼。国君回拜两次。主人（宰夫）把爵放在筐中。

主人（宰夫）洗手，登堂，把觚送给主宾，主人（宰夫）从方壶中斟酒。在西阶上坐下放下爵，向主宾行拜礼，主宾走下筵席，面朝北回拜。主人（宰夫）坐下祭酒，然后饮酒；主宾辞谢，（主人）喝尽爵中酒，行拜礼；主宾回拜。主人（宰夫）下堂洗觚，主宾下堂，主人（宰夫）辞谢主宾下堂，主宾辞谢主人（宰夫）洗觚。洗觚完毕，拱手施礼登堂，不为洗觚行拜礼。主人（宰夫）斟美酒。主宾在西阶上行拜礼，在筵前接受酒爵，回到原位。主人（宰夫）送酒爵，行拜谢礼。主宾登上席位，坐下祭酒，然后把酒爵放在祭物的东边。主人（宰夫）下堂回到原位。主宾从筵席西边下堂，面朝东南站立。

小臣从东阶下请国君命献爵的人。国君命下大夫中为首的人。小臣传达君命使下大夫二人送爵。送爵的人从东阶下，都面朝北，两次行稽首礼。国君两次回拜。送爵的人站立在洗的南边，面朝西，以北边为上位。按顺序进前，洗手、洗角觶。自西阶登堂，按顺序进前，从方壶中斟酒，在西楹柱北边交错。下堂，都在东阶下放下觶，行两次稽首礼，拿起觶站起。国君两次回拜。送爵的人都坐下祭酒，然后喝尽觶中酒，站起。坐下放下觶，两次行稽首礼。拿着觶站起。国君两次回拜。送爵的人拿着觶站在洗的南边等待君命。小臣请国君指定献觶的人，如果国君命令“一起进献”，则按顺序进前，放觶在筐中，都在东阶下两次行稽首礼，国君回礼两次。送爵的人洗有象骨装饰的觶，登堂斟满酒，依顺序进前，坐下。放象觶在祭物的南边，以北边上位。下堂，都在东阶下两次行稽首礼，送上象觶，国君回两次拜礼。

国君坐下取过大夫所献的觶，站起来用它酬待主宾。主宾下堂，在西阶下两次拜谢、行稽首礼。国君命令小臣辞谢，主宾登堂又两次拜谢，行稽首礼。国君坐下，放下觶，回礼两次，拿觶站起，站着喝尽觶中酒。主宾下堂行拜礼，小臣辞谢，主宾登堂，两次拜谢，行稽首礼。国君坐下，放下觶，回礼两次，拿着觶站起。主宾进前接受空爵，下堂放在筐中，换觶洗涮。国君有命令，则不用换不用洗，转身登堂向觶中斟美酒，下堂拜谢。小臣辞谢，主宾登堂，两次拜谢，行稽首礼。国君回礼两次。按次序，主宾在西阶上向众人敬酒。射人让大夫中为首的登堂接受敬酒。主宾在大夫的右边坐下放置酒觶，行拜礼，拿着觶站起，大夫回拜礼。主宾坐下祭酒，站着饮酒，饮尽觶中酒，不行拜礼。如果是象觶，就要下堂更换角觶洗涮，登堂从方壶中斟酒。大夫拜谢接受，主宾为送上酒觶拜谢。大夫们都接受了敬酒，如同接受主宾敬酒的礼仪，不祭酒。最后接受的人拿空觶下堂，将它放在筐中。

主人（宰夫）洗觶登堂，从方壶中斟酒，在西阶上献给卿。司宫为卿铺设双重的缁布，放置在主宾的左边，以东边为上位。卿登堂，拜谢接受觶。主人（宰夫）为送上觶行拜谢礼。卿辞让重席，司宫撤去重席，然后进献干肉、肉酱。卿登席坐下，左手拿爵，右手祭干肉、肉酱，接着祭酒，不饮酒，下席，面朝北在西阶上座坐下，喝完爵中酒，站起，坐下放下爵，行拜礼。拿着爵站起。主人（宰夫）回拜礼，接受爵。卿

下堂回到原位。向卿敬酒，要都敬遍，主人（宰夫）拿空爵下堂，放在筐中。射人于是引卿登堂，卿都登堂就席。如果有小国国君（孤）在，就要在卿前先进献他们，进献的礼仪与进献卿的相同。为他们在东阶西边设席。面朝北以东边为上位，是增加的席。

小臣又一次请国君命定献爵的人。二大夫献爵与开始时相同。请国君命定进献的人，如果国君命二大夫中为长的人进献，那么，送爵的人就把觶放在筐中，一人在洗的南边等待。为长的人进献，进献的人在东阶下两次行稽首礼，国君回拜两次。进献的人洗象觶，登堂斟满酒，坐下，放象觶在祭物的南边，下堂、与站在洗南边的二个人一起为送上象觶两次行拜礼，行稽首礼。国君回拜两次。

国君又斟一爵酒，或主宾或公卿之首，任国君随意敬酒。卿在西阶上向大夫敬酒，仪礼如同原先一样。大夫全都接受敬酒，接受敬酒的人拿着空酒觶下堂，放在筐中。

主人（宰夫）洗觶登堂，在西阶上向大夫献酒，大夫登堂接受酒爵。坐下祭酒，站起来喝完爵中酒，不为喝完酒行拜礼。主人（宰夫）受爵，大夫下堂回到原位。膳宰的属吏在洗的北边，面朝西向主人（宰夫）进献干肉、肉酱，没有牲体。向大夫进献酒，全部献过。接着在西边向宾进献，以东边为上位。完毕，射人才请大夫登堂，大夫都登堂就席。

在西阶上稍东的地方设乐工席。乐正先登堂，面朝北站在席位的西边。小臣引导乐工进入，乐工四人，两人鼓瑟。小臣在左边拿着瑟，鼓在前。拿着瑟底的小孔，瑟弦朝里。右手扶着乐工进入，从西阶登，面朝北，以东边为上坐。小臣坐下，把瑟交给乐工，然后下堂。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

歌唱完毕，主人（宰夫）洗觶，登堂献给乐工，乐工不站起，把瑟放在左边；乐工之长行拜礼，接受爵。主人（宰夫）在西阶上为接受爵行拜礼。进献干肉、肉酱，派人帮助乐工祭肉、祭酒。喝完酒不行拜礼。主人（宰夫）接过空爵，众乐工接受酒爵，不行拜礼。坐下祭酒，接着喝尽爵中酒。众乐工都有干肉、肉酱，不祭酒。主人（宰夫）接过空爵，下堂，放在筐中。

国君又举起放在祭物南边的酒觶，或主宾或卿，任随国君赐予。国君在西阶上依次向大夫敬酒，如同向主宾或卿敬酒的礼节一样。

敬酒结束，吹笙人进入，站在悬（磬）的中央。演奏《南陔》、《白华》、《华黍》。

主人（宰夫）洗爵，登堂，在西阶上献爵给吹笙的人。吹笙之首者行拜礼，走到台阶尽头，不登堂，接受酒爵，下堂；主人（宰夫）为献上酒爵行拜礼。吹笙人在台阶前坐下祭酒，站起来喝尽爵中酒，喝完酒不行拜礼，登堂，把空爵交给主人（宰夫）。众吹笙人不行拜礼，接过酒爵，下堂；坐下祭酒，站着喝完爵中酒，众吹笙人都有干肉、肉酱，不祭。

然后交替着唱歌、吹奏。歌唱《鱼丽》，笙奏《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奏《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笙奏《由仪》。接着歌唱乡乐：《周南》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鹊巢》、《采芣》、《采蘋》。大师告诉乐正说：“正歌成备。”乐正从楹柱里边到东楹柱的东边向国君报告，然后下堂回到原位。

射人在东阶下请国君设司正，国君答应了。于是射人成了司正。司正洗角觶，面朝南坐下，在中庭放下角觶，登堂，在东楹柱的东边接受国君的命令，在西阶上面朝北命令卿、大夫说：“国君说：‘为我安心留下。’”卿、大夫都回答说：“是，怎么敢不安坐！”司正从西阶下堂，面朝南坐下取觶，登堂从方壶中斟酒，下堂，面朝南坐下放下觶，向右转身，面朝北严正恭慎地站立。坐下取觶，站起，再坐下，不祭酒。喝尽觶中酒，放下空觶，站起，两次行稽首礼，向左转身，面朝南坐下取觶，洗觶，面朝南把空觶放回原位。司正从西阶登堂，在东楹柱的东边，请求国君撤俎，然后下堂，国君允许。告之于主宾，主宾面朝北取俎出去，交给随从的人。膳宰撤国君的俎，从东阶下堂向东去。卿、大夫都下堂，面朝东，以北边为上位。主宾返回入内，和卿、大夫一起脱鞋登堂就席。国君与主宾及卿、大夫都坐下，才安定下来。进献众多的美味食品。大夫祭进献的祭物。司正登堂接受国君的命令，命令主宾、卿、大夫。国君说：“不能不喝醉！”主宾及卿、大夫都站起回答说：“是，不敢不醉！”即都返回原位坐下。

主人（宰夫）洗觶，登堂，在西阶上献给士。为首的士登堂，行拜礼接受觶；主人（宰夫）为送上酒觶行拜礼。士坐下祭酒，站着喝酒，喝完酒不行拜礼。其他众士不行拜礼。坐下祭酒，站着喝酒。于是推出司正与射人一人，司士一人，执事二人，都站在觶的南边，以东边为上位。向所有的士献酒。已经被献过的士站在东方，面朝西以北边为上位，然后向士进献干肉、肉酱。祝史、小臣师也就近在他的位置上进献干肉、肉酱。主人（宰夫）走近已入官而未受正禄的士，献酒。已为官而未受正禄的士不行拜礼，接受酒爵，坐下祭酒，站着饮酒。

如果射箭，那么，大射正就作司射，如同乡射的礼仪。

主宾下堂洗觶，登堂向国君献觶。主宾从方壶中斟酒，下堂行拜礼。国君走下一级台级，小臣辞谢。主宾登堂，两次行稽首礼。国君回拜两次。主宾坐下祭酒，喝尽爵中酒。两次行稽首礼，国君两次回拜。主宾下堂洗象觶，登堂斟上美酒，坐下把象觶放在祭物的南边，下堂行拜礼，小臣辞谢。主宾登堂两次行稽首礼。国君回拜两次。主宾返回席位。国君坐下取主宾所献上的象觶，站起来。任随国君赐与。接受赐予的人所用的礼仪与原先主宾接受敬酒的礼仪相同。接受赐与的人下堂更换酒爵，洗爵，登堂，斟美酒，下堂行拜礼，小臣辞谢。登堂，两次行稽首礼。国君回拜。然后就席位坐下劝酒。有拿酒爵斟酒的士，只有从国君处接受酒爵才行拜礼。司正命令拿酒爵斟酒的士要给堂上所有的人都斟遍。最后接受斟酒的人站起来向士敬酒。最后接受酒爵的大夫拿着酒爵站起来在西阶上向士敬酒。士登堂，大夫放下酒爵行拜礼。士回拜礼。大夫站着吃完爵中酒。不行拜礼。斟酒，士行拜礼接受。大夫为送上酒爵行拜礼。士在西阶上向堂下的人敬酒，全敬遍。士之间依次斟酒、敬酒，完毕。

主人（宰夫）洗觶，从西阶登堂，在东阶上献给庶子（已入官而未受正禄的士）。其礼仪与献士的礼仪相同。献遍，下堂洗觶，然后献给左右正和内小臣，都在东阶上，礼仪与献庶子的礼仪相同。

然后不计酒爵地饮酒。士人有的拿着斟着美酒的酒爵；有人拿着斟着方壶酒的酒爵。拿着斟有美酒酒爵的士，用以进献国君，国君不行拜

礼接受。拿着斟有方壶酒爵的士，向国君进献，国君赐给他们。受赏赐的人站起来接受酒爵，从席位西边下来，放下酒爵，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接受赏赐酒爵的人拿着酒爵就席位坐下，国君喝完爵中酒，然后庶子饮。拿着美酒的人接过国君的空爵，斟满酒，放回国君席前祭物南边。接受赏赐酒爵的人站起，把酒爵交给拿方壶酒的人，拿方壶酒的人于是斟满酒饮酒。只有接受国君赐爵的人行拜礼。所有接过酒爵的人站起来，在西阶上向士敬酒。士登堂，大夫不行拜礼，饮酒，然后斟满酒。士不行拜礼，接受酒爵。大夫就席，士走到台阶上斟酒，也是如此。国君有命令撤去遮盖酒壶的巾，则卿大夫都下堂，在西阶下面朝北，以东边为上位，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命令小臣辞谢。国君回拜两次，大夫都避开。于是登堂返回原位坐下。士在西阶上结束劝酒，如同原来一样。然后歌唱、吹奏不计曲数。

夜晚，庶子在东阶上拿着火烛，司宫在西阶上拿着火烛。甸人在中庭拿着大火烛，门人在门外拿着大火烛。主宾醉，面朝北坐下拿取进献的干肉下堂。奏《陔夏》乐。主宾拿着干肉在门内屋檐下赐与掌管钟鼓的人，然后出门。卿、大夫都出门。国君不送。

国君与四方来的使者宴饮。国君派人对客人说：“敝国国君有不好的酒，以请您与敝国国君坐一会儿，派我来请您。”客人的上介回答说：“敝国国君，是受到恩惠的人，贵国君屈尊对使臣有所赐，臣冒昧地辞谢。”国君的使者说：“酒不好，国君派我再次邀请！”客人的上介又回答：“敝国国君，是受到您的恩惠的人，您屈尊对使臣有所赐，臣冒昧地再次辞谢。”国君的使者又说：“酒不好，国君派我再次邀请。”回答说：“我再次辞谢，

没得到允命，怎敢不从命。”于是主国使者转达国君的命令说：“敝国国君有不好的酒，派我来请您和敝国国君坐一会儿。”邻国使臣说：“您赐予敝国国君许多，又屈尊赐予使臣，臣冒昧拜谢宴饮的命令。”

[记]

在路寝饮，穿朝服，祭牲用狗，在门外东边烹煮。如果和四方的来宾宴饮，那么，国君就在大门内迎接，拱手行礼谦让登堂，宾客如果坐在国君的近侧，在东阶的西边设席位，面朝北。有进献的牲体，不尝肺，不饮酒。宾客的介做主宾，没有美酒，没有美的酒爵。

和卿宴饮，则大夫作为主宾。和大夫宴饮，也是大夫做主宾。

进献饭食的人和拿中的人都是士。为卿进献饭食的人是小膳宰。

如果用乐曲引导主宾进入，那么主宾到中庭时奏《肆夏》乐曲，主宾为酒行拜礼，主人回拜时乐曲终止。国君行拜礼接受酒时奏《肆夏》乐曲。国君喝完酒，主人登堂接过空爵下堂时乐曲终止。

登堂时歌唱《鹿鸣》，下堂时管乐吹奏《新宫》，笙加入吹奏《南陔》三诗。接着合奏乡乐，如果舞蹈，就用《酌》乐伴奏。

只有国君和主宾有俎。向国君献酒时说：“臣不敢冒昧进献酒爵，听从您的命令。”凡是被国君答应献酒的大臣都是一步一级台阶的急趋。凡是一步一级而升，不超过两级台阶。凡是国君所敬的酒，已经行过拜礼，然后请示国君向群臣敬酒。凡进献干肉、肉酱和饭食的人都是小膳宰。也有中馈女工做的食物。

如果国君参与射箭，那么就做下射，露出红色上衣，乐曲奏起后就站在射箭的地方。小臣用巾把箭递给国君。国君发一枝，小臣递一枝，不以乐曲节奏为限。已经射完，小臣就接过弓，把它交给拿弓的人。上射退到射箭处后边三尺的地方，上射已经射完，就面向国君等待。如果要国君喝罚酒，宴饮中就要用夹爵的办法。国君在场，大夫射箭就要露出左臂。

如果和四方的宾客宴饮，主宾向国君献觥说：“臣接受赐予。臣请求佐助拿酒爵的人。”辅佐礼仪的相以国君的命令回答说：“您不要过分客气，”有弦歌《周南》、《召南》的诗乐。

大射仪第七

【题解】

《大射仪》记述诸侯有朝觐、会盟、祭祀、息燕诸大事而与群臣习射的礼节仪式。篇中首先对射前的准备做了详细描述：射前戒百官、洗涤、量道、张侯、设乐县、陈燕具、设席位。射日命宾、纳宾、作乐、娱宾。然后描述了将射、诱射、耦射、取矢、释获、赏罚、射乐、卒射诸仪式。“大射仪”以“仪”名篇而不以“礼”名篇，意在在射燕中见礼仪、节文，“射”不为争，而为习礼乐。故《大射仪》在五礼中亦属嘉礼。

大射之仪，君有命戒射(1)。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射人戒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与赞者。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马。射人宿视滌(2)。司马命量人(3)，量侯道(4)，与所设乏，以狸步(4)。大侯九十(6)，参七十(7)，干五十(8)，设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车张三侯(9)：大侯之崇(10)，见鹄于参，参见鹄于干，干不及地武(11)。不系左下纲。设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

乐人宿县于阼阶东。笙磬西面，其南笙钟，其南搏，皆南陈，建鼓在阼阶西(12)，南鼓应鼙在其东(13)，南鼓。西阶之西，颂磬东面，其南钟，其南搏，皆南陈。一建鼓在其南，东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阶之东，南面。簨在 build 鼓之间(14)。鼗倚于颂磬西纒(15)。

厥明，司宫尊于东楹之西，两方壶。膳尊两 在南(16)，有丰。冪用锡若絺(17)，缀诸箭(18)，盖冪如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尊士旅食于西罇之南(19)，北面，两圆壶，又尊于大侯之乏东北，两壶献酒(20)。设洗于阼阶东南，壘水在东，筐在洗西，南陈。设膳筐在其北，西面。又设洗于获者之尊西北(21)，水在洗北，筐在南，东陈。小臣设公席于阼阶上，西乡。司宫设宾席于户西，南面，有加席。卿席宾东，东上。小卿宾西，东上。大夫继而东上，若有东面者则北上。席工于西阶之东，东上。诸公阼阶西，北面(22)，东上。官饌，羹定(23)。

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乡。小臣师纳诸公卿大夫，诸公卿大夫皆入门右，北面东上。士西方，东面北上。大史在于侯之东北，北面东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东上。小臣师从者在东堂下，南面西上。公降，立于阼阶之东南，南乡。小臣师诏揖诸公卿大夫，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进。大射正摈(24)。摈者请宾，公曰：“命某为宾。”摈者命宾，宾少进，礼辞。反命，又命之。宾再拜稽首，受命。摈者反命。宾出，立于门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阶下北面，请执冪者与羞膳者。乃命执冪者。执冪者升自西阶，立于尊南，北面东上。膳宰请羞于诸公卿者。摈者纳宾，宾及庭，公降一等揖宾，宾辟。公升即席。

奏《肆夏》，宾升自西阶。主人从之，宾右北面，至再拜。宾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宾降阶西，东面。主人辞降，宾对。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宾少进，辞洗。主人坐奠觚于筐，兴对。宾反位。主人卒洗。宾揖，乃升。主人升，宾拜洗。主人宾右奠觚答拜，降盥。宾降，主人辞降，宾对。卒盥。宾揖升。主人升，坐取觚。执冪者举冪，主人酌膳，执冪者盖冪。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献宾。宾西阶上拜，

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宾右拜送爵。宰胥荐脯醢。宾升筵。庶子设折俎。宾坐，左执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荐右，兴，取肺，坐绝祭，哂之。兴，加于俎，坐挽手，执爵，遂祭酒，兴，席未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执爵兴。主人答拜。乐阕。宾西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拜，执爵兴，主人答拜。

宾以虚爵降。主人降。宾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进辞降。主人西阶西东面，少进对宾坐取觚，奠于筐下，盥洗。主人辞洗。宾坐奠觚于筐，兴对。卒洗，及阶，揖升。主人升，拜洗如宾礼，宾降盥，主人降。宾辞降，卒盥，揖升。酌膳执幂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阶上。主人北面拜受爵。宾，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兴。坐奠爵，拜，执爵兴。宾答拜。主人不崇酒(25)，以虚爵降，奠于筐。宾降，立于西阶西，东面。摈者以命升宾。宾升，立于西序东面。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东北面献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阶。阼阶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荐脯醢，由左房，庶子设折俎，升自西阶。公祭如宾礼。庶子赞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执爵兴。主人答拜，乐阕。升受爵。降，奠于筐。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阶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兴。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筐。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宾，酌散，西阶上坐奠爵，拜。宾西阶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饮。宾辞，卒爵，兴。坐奠爵，拜。执爵兴。宾答拜。主人降洗，宾降，主人辞降，宾辞洗。卒洗，宾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宾西阶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宾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荐东。主人降，复位。宾降筵西，东南面立。

小臣自阼阶下请媵爵者，公命长。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阶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进，盥，洗角觶。升自西阶，序进酌散。交于楹北。降，适阼阶下，皆奠觶，再拜稽首。执觶兴，公答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兴。坐奠觶，再拜稽首。执觶兴，公答再拜。媵爵者执觶待于洗南。小臣请致者，若命皆致，则序进。奠觶于筐，阼阶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实之，序进。坐奠于荐南北上。降，适阼阶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媵爵者皆退反位。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兴，以酬宾。宾降，西阶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辞(26)，宾升成拜。公坐奠觶，答拜。执觶兴，公卒觶。宾下拜。小臣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拜。执觶兴。宾进受虚觶，降，奠于筐。易觶兴洗。公有命，则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答拜。宾告于摈者，请旅诸臣。摈者告于公，公许。宾以旅大夫于西阶上，摈者作大夫长，升受旅。宾，大夫之右坐奠觶，拜。执觶兴，大夫答拜。宾坐祭，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则降更觶洗。升实散。大夫拜受。宾拜送，遂就席。大夫辩受酬，如受宾酬之礼。不祭酒。卒受者以虚觶降奠于筐，复位。

主人洗觚，升。实散，献卿于西阶上。司宫兼卷重席(27)，设于宾左东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辞重席，司宫彻之，乃荐脯醢。卿升席，庶子设折俎。卿坐，左执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荐右，兴，取

肺。坐绝祭，不济肺。兴，加于俎。坐挽手，取爵，遂祭酒。执爵兴。降席，西阶上，北面坐卒爵。兴，坐奠爵，拜。执爵兴，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复位，辩献卿。主人以虚爵降，奠于筐。摈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诸公，则先卿献之，如献卿之礼。席于阼阶西，北面东上，无加席。

小臣又请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请致者，若命长致，则媵爵者奠觶于筐，一人待于洗南。长致者阼阶下，再拜稽首。公答拜。洗象觶，升实之。坐奠于荐南。降，与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

公又行一爵，若宾，若长，唯公所赐。以旅于西阶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虚觶降，奠于筐。

主人洗觚，升。献大夫于西阶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复位。胥荐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无。辩献大夫，遂荐之。继宾以西东上。若有东面者则北上。卒摈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乃席工于西阶上少东。小臣纳工，工六人，四瑟。仆人正徒相大师，仆人师相少师。仆人士相上工(28)。相者皆左何瑟，后首，内弦，跨越，右手相。后者徒相入。小乐正从之。升自西阶。北面东上。坐授瑟乃降。小乐正立于西阶东。乃歌《鹿鸣》三终。主人洗，升实爵，献工。工不兴，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阶上，拜送爵。荐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虚爵，众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辩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筐，复位。大师及少师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群工陪于后。乃管《新宫》三终，卒管，大师及少师上工，皆东楹之东南(29)，西面北上坐。

摈者自阼阶下，请立司正，公许，摈者遂为司正。司正适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东楹之东，受命于公，西阶上北面命宾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宾。”诸公卿大夫皆对曰：“诺。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阶，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兴，右还，北面少立。坐取觶，兴，坐不祭。卒觶，奠之。兴，再拜稽首。左还，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

司射适次(30)，袒决(31)，遂(32)，执弓，挟乘矢于弓外，见镞于弣，右巨指鉤弦。自阼阶前曰：“为政请射(33)。”遂告曰：“大夫与大夫。士御于大夫(34)。”遂适西阶前，东面右顾。命有司纳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适东堂(35)。宾之弓矢与中(36)，筹(37)，丰(38)，皆止于西堂下。众弓矢不挟，总众弓矢楅(39)。皆适次而俟。工人士与梓人(40)，升自北阶。两楹之间，疏数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41)。射正莅之，卒画，自北阶下。司宫扫所画物，自北阶下。太史俟于所设中之西(42)，东面以听政。司射西面誓之曰(43)：“公射大侯，大夫射参，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获。卑者与尊者为耦，不异侯。”太史许诺。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与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司射入于次。搯三挟一个，出于次，西面揖，当阶北面揖，及阶揖，升堂揖，当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44)，诱射(45)。射三侯，将乘矢(46)。始射干，又射参，大侯再发。卒射，北面揖。及阶，揖降，

如升射之仪。遂适堂西，改取一个挟之。遂取扑搯之，以立于所设中之西南，东面。

司马师命负侯者(47)，执旌以负侯。负侯者皆适侯。执旌负侯而俟。可射适次。作上耦射。上耦出次。西面揖进，上射在左，并行。当阶北面揖，及阶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从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并行。皆当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还视侯中，合足而俟。司马正适次。袒，决，遂。执弓，右挟之，出。升自西阶。适下物。立于物间。左执弣，右执箫(48)，南扬弓，命去侯。负侯皆许诺，以宫(49)，趋直西，及乏南(50)，又诺以商(51)，至乏，声止。授获者，退立于西方。获者兴，共而俟。司马正出于下射之南，还其后，降自西阶。遂适次，释弓，说决拾，袭，反位。司射进，与司马正交于阶前，相左。由堂下西阶之东北面视上射。命曰：“毋射获。毋猎获。”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发，挟矢；而后下射射，拾发以将乘矢(52)。获者坐而获，举旌以宫，偃旌以商；获而未释获。卒射，右挟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从之；中等，并行。上射于左。与升射者相左，交于阶前，相揖。适次，释弓，说决拾，袭，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阶西，适阼阶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搯扑，反位。

司马正袒，决，遂，执弓，右挟之，出。与司射交于阶前，相左。升自西阶，自右物之后，立于物间，西南面，揖弓(53)，命取矢。负侯许诺，如初去侯。皆执旌以负其侯而俟。司马正降自西阶，北面命设福。小臣师设福。司马正东面，以弓为毕(54)。既设福，司马正适次，释弓，说决拾，袭，反位。小臣坐委矢于福，北括。司马师坐乘之(55)，卒。若矢不备，则司马正又袒执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复求矢，加于福。卒。司马正进坐，左右抚之(56)，兴，反位。

司射适西阶西，倚扑。升自西阶，东面请射于公。公许。遂适西阶上，命宾御于公，诸公卿则以耦告于上，大夫则降，即位而后告。司射自西阶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请降。”司射先降，搯扑，反位。大夫从之降，适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东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与大夫，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与某子射。”卒。遂比众耦。众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与大夫为耦，则以大夫之耦为上。命大夫之耦曰：“子与某子射。”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命众耦，如命三耦之辞。诸公卿皆未降。

遂命三耦，各与其耦拾取矢，皆袒，决，遂，执弓，右挟之。一耦出，西面揖，当福北面揖，乃福揖。上射东面，下射西面。上射揖进，坐，横弓(57)，却手自弓下取一个(58)，兼诸弣(59)，兴。顺羽，且左还，毋周，反面揖。下射进，坐，横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60)，兼诸弣。兴，顺羽，且左还，毋周，反面揖。既拾取矢，捆之。兼挟乘矢，皆内还，南面揖。适福南，皆左还，北面揖，搯三挟一个。揖，以耦左还，上射于左。退者与进者相左，相揖。退释弓矢于次，说决拾，袭，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后者遂取诱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袭，反位。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马命去侯，负侯许诺如初。司马降，释弓，反位。司射犹挟一个，去扑。与司马交于阶前，适阼阶下，

北面请释获于公，公许。反，搯扑。遂命释获者设中，以弓为毕，北面。太史释获。小臣师执中，先首(61)，坐设之。东面，退。太史实八算于中，横委其余于中西，兴，共而俟。司射西面命曰：“中离维纲(62)，扬触(63)，栖复(64)。公则释获，众则不与。唯公所中，中三侯皆获。”释获者命小史，小史命获者。司射遂进由堂下，北面视上射，命曰：“不贯不释(65)。”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释获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实八算，兴，执而俟。乃射。若中，则释获者每一个释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余算，则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实八算于中。兴，执而俟。三耦卒射。

宾降。取弓矢于堂西。诸公卿则适次，继三耦以南。公将射。则司马师命负侯皆执其旌以负其侯而俟。司马师反位。隶仆人扫侯道。司射去扑，适阼阶下，告射于公。公许，适西阶东告于宾。遂搯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决拾于东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东堂。公将射，则宾降适堂西，袒，决遂。执弓，搯三挟一个，升自西阶。先待于物北，一筈，东面立。司马升，命去侯如初。还右(66)，乃降。释弓，反位。公就物，小射正奉决拾以筈(67)，大射正执弓，皆以从于物。小射正坐奠筈于物南，遂拂以中，取决，兴。赞设决，朱极三(68)。小臣正赞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东堂，小射正又坐取拾，兴。赞设拾，以筈退奠于坫上，复位。大射正执弓，以袂顺，左右隈(69)，上再下壹，左执附，右执箫，以授公。公亲揉之(70)。小臣师以巾内拂矢(71)，而授矢于公，稍属(72)。大射正立于公后，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73)，上曰扬，左右曰方(74)。公既发，大射正受弓而俟，拾发以将乘矢。公卒射，小臣师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筈受决拾，退奠于坫上，复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赞袭。公还而后宾降，释弓于堂西，反位于阶西，东面。公即席，司正以命升宾，宾升复筵，而后卿大夫继射。

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决，遂，执弓，搯三挟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适次，释弓，说决拾，袭，反位。众皆继射，释获皆如初。卒射。释获者遂以所执余获，适阼阶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反位，坐委余获于中西，兴，共而俟。

司马袒执弓，升，命取矢如初。负侯许诺，以旌负侯如初。司马降，释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宾、诸公卿大夫之矢皆异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抚之，进束，反位。宾之矢。则以授矢人于西堂下(75)。司马释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

司射适阶西，释弓，去扑，袭。进由中东，立于中南，北面视算。释获者东面于中西坐。先数右获。二算为纯(76)，一纯以取实于左手，十纯则缩而委之(77)，每委异之。有余纯，则横诸下(78)。一算为奇，奇则又缩诸纯下。兴，自前适左，东面坐，坐兼敛算，实于左手，一纯以委，十则异之。其余如右获。司射复位。释获者遂进，取贤获执之。由阼阶下北面告于公。若右胜，则曰：“右贤于左。”若左胜，则曰：“左贤于右。”以纯数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钧，则左右各执一算以告，曰：“左右钧。”还复位，坐，兼敛算，实八算于中。委其余于中西，兴，共而俟。

司射命设丰。司宫士奉丰，由西阶升。北面坐设于西楹西，降复位。

胜者之弟子洗觶(79)，升酌散。南面坐奠于丰上，降反位。司射遂袒执弓，挟一个，搯扑，东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众射者，“胜者皆袒，决遂，执张弓；不胜者皆袭，说决拾，却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执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众射者皆升，饮射爵于西阶上。小射正作升饮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阶，胜者先升，升堂少右。不胜者进，北面坐取丰上之觶，兴。少退，立卒觶，进。坐奠于丰下，兴，揖。不胜者先降，与升饮者相左，交于阶前，相揖。适次，释弓，袭，反位，仆人师继酌射爵，取觶实之，反奠于丰上，退俟于序端。升饮者如初。三耦卒饮。若宾诸公卿大夫不胜，则不降，不执弓，耦不升。仆人师洗，升实觶以授，宾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适西阶上北面立饮。卒觶。授执爵者，反就席。

若饮公。则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辞。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宾进受觶。降洗散觶，升，实散，下拜。小臣正辞。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筐，阶西东面立。宾者以命升宾，宾升就席。若诸公卿大夫之耦不胜，则亦执弛弓，特升饮。众皆继饮射爵，如三耦。射爵辩，彻撤丰与觶。

司宫尊侯于服不之东北，两献酒(80)。东面南上，皆加勺。设洗于尊西北，筐在南，东肆，实一散于筐。司马正洗散(81)，遂实爵，献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荐，庶子设折俎。卒错，获者适右个，荐俎从之。获者右执爵，右爵荐俎，三手祭酒。适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东面。设荐俎，立卒爵。司马师受虚爵，洗献隶仆人与巾车、获者，皆如大侯之礼。卒，司马师受虚爵，奠于筐。获者皆执其荐，庶子执俎从之，设于乏少南。服不复负侯而俟。

司射适阶西，去扑。适堂西、释弓，说决拾，袭。适洗，洗觚，升实之。降，献释获者于其位，少南。荐脯醢、折俎，皆有祭。释获者荐右东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释获者就其荐坐，左执爵，右祭脯醢，兴取肺，坐祭，遂祭酒。兴，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虚爵，奠于筐。释获者少西辟荐，反位。司射适堂西，袒，决，遂，取弓，挟一个。适阶西，搯扑以反位。

司射倚扑于阶西，适阼阶下，北面请射于公，如初。反搯扑，适次，命三耦皆袒，决，遂，执弓，序出取矢。司射失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耦既拾取矢，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与耦入于次，皆袒决遂，执弓。皆进当楅，进坐，说矢束。上射东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与大夫为耦，士东面，大夫西面。大夫进坐，说矢束，退反位。耦揖进坐，兼取乘矢，兴。顺羽，且左还，毋周，反面揖。大夫进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搯三挟一个，揖进。大夫与其耦皆适次，释弓，说决拾，袭，反位。诸公卿升就席。众射者继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释弓矢，说决拾，袭，反位。

司射犹挟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马升，命去侯。负侯许诺。司马降，释弓反位。司射与司马交于阶前，倚扑于阶西，适阼阶下，北面请以乐于公，公许。司射反，搯扑，东面命乐正曰：“命用

乐。”乐正曰：“诺。”司射遂适堂下，北面视上射，命曰：“不鼓不释。”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乐正命大师曰：“奏《狸首》，间若一。”大师不兴，许诺。乐正反位。奏《狸首》以射，三耦卒射。宾待于物如初。公乐作而后就物，稍属，不以乐志。其他如初仪，卒射如初。宾就席。诸公卿大夫众射者皆继射，释获如初。卒射，降反位。释获者执余获进告。左右卒射，如初。

司马升，命取矢，负侯许诺。司马降，释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马师乘之，皆如初。司射释弓、视算如初。释获者以贤获与钧告，如初。复位。

司射命设丰，实觶，如初。遂命胜者执张弓，不胜者执弛弓，升，饮如初。卒，退丰与觶，如初。

司射犹袒，决，遂，左执弓，右执一个，兼诸弦，面镞。适次，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诸公卿大夫、众射者，皆袒，决，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挟，兼诸弦，面镞。退适次，皆授有司弓矢，袭，反位。卿大夫升就席。

司射适次，释弓，说决拾，去扑，袭，反位。司马正命退楅解纲。小臣师退楅，巾车、量人解左下纲。司马师命获者以旌与荐俎退。司射命释获者退中与算而俟。

公又举奠觶，唯公所赐。若宾，若长，以旅于西阶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虚觶降，奠于筐。反位。

司马正升自西阶，东楹之东，北面告于公，请彻俎，公许。遂适西阶上，北面告于宾。宾北面取俎以出。诸公卿取俎如宾礼，遂出，授从者于门外。大夫降复位。庶子正彻公俎，降自阼阶以东。宾诸公卿皆入门，东面北上。司正升宾。宾诸公卿大夫皆说屦，升就席。公以宾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荐。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众无不醉。”宾及诸公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皆反位坐。

主人洗酌，献士于西阶上。士长升。拜受觶。主人拜送。士坐祭，立饮，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饮。乃荐司正与射人于觶南，北面东上，司正为上。辩献士。士既献者，立于东方，西面北上。乃荐士。祝史、小臣师亦就其位而荐之。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献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饮。主人执虚爵，奠于筐，复位。

宾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辞。宾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荐南，降拜。小臣正辞。宾升成拜，公答拜。宾反位，公坐取宾所媵觶，兴。唯公所赐。受者如初受酬之礼，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辞，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执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执爵者爵辩，卒受者兴，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兴，西阶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实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阶上，辩。士旅酌。

若命曰：“复射。”则不献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壹发，中三侯皆获。

主人洗，升自西阶，献庶子于阼阶上，如献士之礼。辩献。降洗，遂献左右正与内小臣，皆于阼阶上，如献庶子之礼。

无算爵。士也，有执膳爵者，有执散爵者。执膳爵者酌以进公，公不拜，受。执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赐。所赐者兴受爵，降席下(82)，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受赐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后饮。执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赐者兴，授执散爵者。执散爵者，乃酬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兴，以酬士于西阶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饮，实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彻罍，则宾及诸公卿大夫皆降，西阶下北面东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辞，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士终旅于上，如初。无算乐。

宵，则庶子执烛于阼阶上，司宫执烛于西阶上，甸人执大烛于庭。闾人为烛于门外。宾醉，北面坐，取其荐脯以降。奏《陔》。宾所执脯，以赐钟人于门内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鹭》(83)。

【注释】

(1)自“君有命戒射”至“奠定”，都是讲射前准备之事。戒诸官、张射侯、设乐县、陈燕具，共四节。

(2)宿：在射前三日的前一晚。

(3)量人：掌管测量道巷途数的人。为司马之属。

(4)量侯道：侯：指所射的布。量侯道即测量堂与射布之间的距离。

(5)狸步：狸每举足都先看看远近，一步六尺。以狸步，即用六尺(狸步)来量。

(6)大侯：熊侯。有大熊装饰的射布。

(7)参：杂。指豹鹄麋饰的射布。

(8)干：即犴(4n)。犴为犴，传说中的一种猛兽。犴侯，有犴装饰的射布。

(9)巾车：在天子、宗伯处掌管装衣车辆的官吏。

(10)崇：高。

(11)武：迹。

(12)建鼓：建：树。大鼓穿径为方孔，用木贯而载之。柱上饰华盖，顶饰金鸾，足下有四足，饰以卧狮。也称礼鼓。

(13)南鼓应鼙：南鼓：指所敲打的鼓面，鼙(p0)：是小鼓，在东。应鼙：应朔鼙。

(14)簫：竹。指笙箫之类。

(15)鼗(t2o)：形似鼓而小，有柄。两旁有耳，持柄摇动则两耳击物击鼓发声。纛(hóng)：编磬绳。

(16)膳尊：国君的尊。

(17)锡：细布。絺：细葛布。

(18)箭：篠。小竹，细竹。

(19)鏞：古乐器。郑玄注：“鏞，如钟而大，奏乐以鼓，鏞为节。”

(20)献：读su，两壶献酒，即两个盛献酒的壶。

(21)获者：即获胜者、射中者。

(22)诸公：大国有孤卿一人，与君论道。不掌管具体事物。

(23)奠定：烹肉熟了。射义说：诸侯行射，必先举行宴饮，宴饮用的牲畜为狗。

(24)大射正：射人之长。另一说为：大射正对小射正而言为长，不是射人之长。

(25)不崇酒：主人是臣，此处为回避国君，不崇酒。崇为充。

(26)小臣正：正，长。小臣正，即小臣长。

(27)兼卷重席：兼卷：是每卿异席。席：是薄筵缁布纯席。重席：大夫之席。古时坐席，以多寡分尊卑。席之层次，依位之高低。《礼·礼器》：“天子之席五层，诸侯之席三重，大夫

再重。”

(28) 仆人正：仆人之长。仆人师：辅佐仆人。仆人士：仆人之吏。上工：即上瞽。

(29) 站：古代设于堂中两楹间的土台，低者供诸侯饮酒放置空杯，高者用来放置诸侯所馈赠的玉圭等物。

(30) 适次：次，由帐帟席搭成的更衣处。适，到。

(31) 袒：脱去衣露上身，即射时露出左臂。

(32) 决遂：决，犹闾(k1i)。用象骨做成，射者用钩弦之器，即扳指。遂：古代射箭时戴在左臂的臂衣，即射，以苇为之。

(33) 为政：指司马。司马政官，主射礼。

(34) 御：侍。

(35) 东堂：指东墙的东边。

(36) 中：间中，算器。

(37) 筹：筹码。

(38) 丰：可以放置射器的器具。

(39) 楅：承矢的器具。两端龙首，中央蛇身，其背覆以苇射则置矢其上。

(40) 工人士与梓人：都是司空的属隶，能正方圆的人。

(41) 午：一纵一横为午。指画物，即射箭站立的地方，有一横一竖垂直交叉的标志。

(42) 中：装计数筹码的器皿。

(43) 誓：告诫或约束的话。

(44) 由下物少退：谦让之意。

(45) 诱射：诱为教。与“天子循循然善诱人”之“诱”意同。

(46) 将：行。

(47) 司马师命负侯者：此节讲三耦射箭。司马师：司马正之佐，即辅佐司马正的人。负侯者：背倚箭靶的人。

(48) 箫：弓梢、弓头。

(49)、(51) 宫、商：宫、商是五声音阶上的两个音节。宫为君，商为臣，其声和相生。这里指答应的高低。

(50) 趋：疾走。古时大夫面国君、年幼见年长者走路的礼节。

(52) 拾：更，交替。

(53) 揖：推、辞让。

(54) 毕：用来教助执事的东西。

(55) 乘(zh5ng)：四的代称。计数，四、四数箭。

(56) 左右抚：分上下射。

(57) 横弓：南踏弓。人东西向，以南北为横。

(58) 却手自弓下取：以左手在弓表，右手从里取之。

(59) 兼诸弣：即并矢于弣。弣(f)：弓背中部两侧贴附的骨片。

(60) 覆手自弓上取：以左手在弓里，右手从表取之。

(61) 先：前。

(62) 离：过。

(63) 扬触：指矢中他物，扬起触到射布。

(64) 栖复：指矢射到射布，没有射进而反回。

(65) 贯：中，穿过。

(66) 还右：由右物的南边适其右。

(67) 筥(s@)：盛东西的长方形竹器。

- (68)极：放。
- (69)顺：放。隈：弓的弯曲处。
- (70)揉之：试弓力的强弱。
- (71)内拂：内向掸拂，恐尘灰落到国君身上。
- (72)稍属：发一箭，再递一箭，接续递箭。
- (73)留：不到。
- (74)方：旁。
- (75)矢人：拿射器的人。是以器名名官名。
- (76)纯：全。阴阳为耦，为全。
- (77)缩：从。对数筹码的人而言，东西为从。
- (78)下：近为下。下即近前的意思。
- (79)弟子：年少的人。
- (80)服不：司马的属官，唱靶的人。
- (81)散：爵名。能盛五升酒的酒器。
- (82)席下：席西。
- (83)《鼙》：《鼙夏》，用钟鼓演奏的乐曲。其诗今亡。

【译文】

大射的礼仪：国君发布命令：准备射箭。冢宰告诉百官将有射箭的事。射人告诉各公卿大夫准备射箭的事；司士告诉士人和辅佐的人准备射箭的事。

射箭前三天，宰夫告诉宰和司马。射人在射箭前一天查看射箭工具、器皿洗涤和场地扫除情况，是否准备齐整，司马命令量人测量发射处至射布的距离和要设置的躲避箭矢的位置。用狸步来量：有熊饰的射布距离九十步；有豹、麋装饰的射布距离七十步；有犴装饰的射布距离五十步。在距离各射布的西边十步，北边十步的地方设躲避箭矢地方。接着命令量人、巾车张挂三张射布，有熊饰的射布的高度，在有豹、麋饰的射布的上缘可看到中心的鹄；有豹、麋饰的射布的高度，在犴饰的射布的上缘可以看到中心的鹄；有犴饰的射布离地一尺二寸，不到地面，不系左下边的绳。在射布西边十步、北边十步的位置上设置躲避箭矢的器具，凡是用来躲避箭矢的器具都用皮革制成。

乐人在射箭的前一天在东阶的东边悬乐器。笙、磬朝西，它的南边是笙钟。笙钟的南边是鑄，都靠近南边陈设。建鼓在东阶的西边，敲击的鼓面朝南。应鼙在它的东边，敲击的鼓面朝南。在西阶的西边，颂磬朝东，它的南边是钟，钟的南边是鑄，都靠南陈设。一个建鼓在它们的南边，敲击的鼓面朝东，朔鼙在建鼓的北边。一个建鼓在西阶的东边，敲击鼓面朝南。笙箫类的乐器在两个建鼓之间。鼗鼓倚放在颂磬旁，系鼗的绳子朝西。

第二天，司宫在东楹柱的西边放置两个方壶。国君盛酒的两个瓦在南边，有丰，盖酒器的巾用细布或细葛布，把它们连缀在细竹上，盖上市，放上勺，再把垂下的巾撩起盖在勺上。都有玄尊，酒在北边。给士已入官未受正禄的人在西鑄的南边朝北放置两个圆壶。又在有熊饰射布的躲避箭矢器具的东北放两壶献（su）酒。在东阶的东南放置洗。盥水在东边，篚在洗的西边，靠南陈设。在篚的北边朝西放置盛饭食的篚。

又在获者的酒尊的西北放置洗。水在洗的北边，筐在洗的南边，靠东陈设。小臣在东阶上为国君设席，席头朝西，司宫在室门的西边为主宾设席，席头朝南，有增加的席。卿的席在主宾席的东边，以东边为上位，小卿的席在主宾席的西边，以东边为上位。大夫的席位挨着小卿的席位也以东边为上位。如果有面朝东的席就以北边为上位。乐工的席位在西阶的东边以东边为上位。诸公的席位在东阶的西边，面朝北以东边为上位。百官的饭食由膳宰分送到席上。狗肉已经煮熟。

射人向国君报告准备完备。国君登堂在席位上就座，面朝西。小臣师引领诸公卿大夫进入。诸公卿大夫都进到门的右侧，面朝北，以东边为上位。士在西边，面朝东，以北边为上位。太史在有犴饰的射布的东北方，面朝北，以东边为上位。士已入官未受正禄的人在士的南边，面朝北以东边为上位。小臣师的属下在东堂下，面朝南以西边为上位。国君下堂站在东阶的东南，面朝南。小臣师告诉并拱手行礼请诸公卿大夫，诸公卿大夫面朝西以北边为上位。小臣师向大夫拱手行礼，大夫都稍进前。大射正为传命人（接引宾客的人）。传命人请国君指定主宾。国君说：“命某大夫为主宾。”传命人把国君的命令告诉主宾，主宾稍进前，行礼辞谢。传命人把主宾的话告诉国君，国君又一次命令主宾。主宾行两次稽首礼，接受命令。传命人把主宾的话告诉国君。主宾出门，站在门外面朝北。国君拱手行礼，卿大夫登堂就席。小臣在东阶下面朝北，请拿盖巾的人和进献饮食的人。接着以国君的命令命令掌盖巾的人，拿盖巾的人从西阶登堂，站在尊的南边，面朝北，以东边为上位。膳宰请向诸公卿大夫进献饮食的人。传命人引导主宾进入，主宾到庭，国君走下一级台级向主宾拱手行礼，主宾避开国君的礼。国君登堂就席。

奏《肆夏》乐曲，主宾从西阶登堂，主人跟随他。主宾站在右边，面朝北，主人登堂两次行拜礼，主宾回拜两次。主人下堂洗涮，在洗的南边，面朝西北面。主宾下堂在台阶的西边，面朝东。主人辞谢主宾下堂，主宾答谢。主人面朝北洗手，坐下拿觚洗涮，主宾稍进前，辞谢主人洗觚。主人坐下把觚放在筐中，站起来答谢，主宾返回台阶西边。主人洗完，主宾拱手行礼，然后登堂。主人登堂，主宾拜谢主人洗觚。主人在主宾右边放下觚回拜。主人下堂洗手，主宾下堂，主人辞谢主宾下堂，主宾回谢。洗手完毕，主宾拱手行礼登堂，主人登堂，坐下取觚，拿盖巾的人掀起盖巾，主人斟酒。拿盖巾的人盖上盖巾，斟酒的人把勺子放在盖巾上，拿盖巾的人把垂下的盖巾撩起盖在勺上，在席筵前献给主宾，主宾在西阶上拜谢。在席筵前接过酒爵，返回原位，主人在主宾的右侧为送上爵行拜礼。宰胥进献干肉、肉酱，主宾登上筵席，庶子摆上盛有牲体的俎。主宾坐下，左手拿觚，右手祭干肉、肉酱。把爵放在祭物的右边，站起来取肺，坐下行绝祭，尝肺，站起来，把肺放在俎上，坐下擦手，拿起酒爵，然后祭酒。站起来，在席的末端坐下尝酒，走下席位，坐下放下酒爵，行拜礼，告诉说“味道鲜美”。拿着酒爵站起，主人回拜。音乐终止。主宾在西阶上面朝北坐下，喝完爵中酒，站起来。坐下放下爵，行拜礼，拿着爵站起，主人回拜。

主宾拿着空爵下堂，主人下堂。主宾在洗的南边面朝西北，坐下放下觚。稍进前辞谢主人下堂。主人在西阶的西边，面朝东，稍进前回答。主宾坐下拿觚放在筐的南边。洗手洗觚。主人辞谢洗觚。主宾坐下把觚

放在筐中。站起来回答。洗觚完毕，到台阶前，拱手行礼登堂，主人登堂，拜谢洗觚如同主宾的礼仪相同。主宾下堂洗手，主人下堂，主宾辞谢下堂。洗手完毕，拱手行礼登堂。斟酒、拿巾和初始时相同。在西阶上向主人敬酒，主人面朝北拜谢接受爵。主宾在主人的左边为送上爵行拜礼。主人坐下祭酒，不尝酒，不为酒行拜礼，然后喝完爵中酒站起。坐下放下爵，行拜礼。拿着爵站起，主宾回拜。主人不添酒，拿着空爵下堂，放在筐中。主宾下堂，站在西阶的西边，面朝东。传命人以国君的命令、命令主宾登堂，主宾登堂，站立在西墙下，面朝东。

主人洗手洗象觚，登堂斟酒。面朝东北献给国君。国君行拜礼接受象觚。然后奏《肆夏》乐曲。主人从西阶下堂，在东阶下面朝北为送上酒爵行拜礼。宰胥从东边房中进献干肉、肉酱，庶子由西阶登堂摆放盛有牲体的俎。国君祭与主宾的礼仪相同。庶子辅佐把肺献给国君，国君不为酒行拜礼，站着喝尽象觚中的酒，坐下放下象觚，行拜礼。拿着象觚站起，主人回拜，音乐终止。主人登堂接过象觚，下堂放在筐中。

更换酒器，主人洗觚。登堂从方壶中斟酒，拿着此酒下堂，在东阶下接受国君回敬。面朝北坐下，放下爵，两次行拜礼，行稽首礼，国君回拜。主人坐下祭酒，然后喝完爵中酒，站起。坐下放下爵，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主人把爵放在筐中。

主人洗手洗觚，登堂向主宾献觚，从方壶中斟酒，在西阶上坐下放下爵，行拜礼。主宾在西阶上面朝北回拜。主人坐下祭酒，然后喝酒。主宾辞谢主人代国君饮酒，不站着饮。主人喝完酒站起，坐下放下爵，行拜礼。拿着酒爵站起，主宾回拜。主人下堂洗觚，主宾下堂，主人辞谢主宾下堂，主宾辞谢主人洗觚。洗觚完毕，主宾拱手行礼登堂，不拜谢洗觚。主人斟酒，主宾在西阶上行拜礼，在筵席前接过酒爵，返回原位。主人为送上酒爵行拜礼。主宾登席就位，坐下祭酒。接着把酒爵放在祭物的东边。主人下堂回到原位。主宾走下席位，在筵席的西边，面朝东南站立。

小臣由东阶下请国君命定献酒爵的人。国君命令从长者中挑选。小臣让下大夫二人献爵。献爵的人在东阶下，都面朝北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献爵的人站在洗的南边，面朝西以北为上位，依次进前洗手，洗角觶。由西阶登堂，依次进前从方壶中斟酒，在西楹柱的北边交错。下堂，到东阶下，都放下觶，行两次稽首礼。拿着觶站起，国君回拜。献爵的人都坐下祭酒，接着把觶中酒喝尽，站起。坐下放下觶，行两次稽首礼。拿着觶站起，国君回拜两次。献爵的人拿着觶在洗的南边等待。小臣请国君指定献觶的人。如果让二人都献觶就依次进献，把觶放在筐里，在东阶下都面朝北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献爵的人洗象觶，登堂，斟酒，依次进前，坐下把象觶放在祭物的南边，以北边为上位。下堂，到东阶下，都为送上象觶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献觶的人都退回到门右北面的位置。

国君坐下拿过大夫所献的象觶，站起，向主宾敬酒。主宾下堂，在西阶下行两次稽首礼。小臣之长辞谢。主宾登堂行两次拜礼。国君坐下放下象觶，回拜。拿着象觶站起，主宾进前接过空象觶，下堂，把象觶放在筐中。换觶，站起来，洗觶。国君命令：不换，不洗。返回来登堂斟酒，再下堂行拜礼。小臣之长辞谢。主宾登堂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

拜。主宾告诉传命人，请求依次向群臣劝酒。传命人报告给国君，国君允许。主宾在西阶上依次向大夫劝酒。传命人让大夫长登堂接受劝酒。主宾在大夫的右边，坐下，放下觶，行拜礼。拿着觶站起。大夫回拜。主宾坐下祭酒，站着喝尽觶中酒，不行拜礼。如果是象觶，就下堂更换酒觶，洗觶。登堂，认方壶中斟酒。大夫拜谢接受。主宾为送上酒觶行拜礼，接着就席。大夫们都接受了敬酒，如同接受主宾敬酒的礼仪，不祭酒。最后接受敬酒的人拿着空觶下堂，把空觶放在筐里，返回原位。

主人洗觶，登堂，从方壶中斟酒，在西阶上献给卿。司宫在主宾的左侧给每个卿都铺设重席，以东边为上位。卿登堂，行拜礼接受觶。主人为送上觶行拜礼。卿辞让重席，司宫撤去。然后进献干肉、肉酱。卿登席就位，庶子摆放盛有牲体的俎。卿坐下，左手拿酒爵，右手祭干肉、肉酱，把酒爵放在祭物的右边，站起来，取肺，坐下绝祭，不尝肺。站起来，把肺放在俎上。坐下来擦手，取爵，接着祭酒。拿着爵站起。走下席位，在西阶上面朝北坐下喝尽爵中酒，站起来，再坐下放下酒爵，行拜礼。拿着酒爵站起，主人回拜，接受酒爵。卿下堂回到朝西的位置。献酒给所有的卿。主人拿着空爵下堂，把它放在筐里。传命人让卿登堂，卿都登堂就席位。如果有诸公，就在卿前先献酒给他们，其礼仪与献卿的礼仪相同。其席位在东阶的西边，面朝北，以东边为上位，没有增加的席。

小臣又一次请国君指定献爵的人，二大夫献爵同初始时一样。（小臣）请国君指定献爵的人，如果命令长者一人献觶，那么，献爵的人就把觶放在筐中。一人在洗的南边等待。献觶的长者在东阶下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献觶的长者洗象觶，登堂斟酒。坐下把象觶放在祭物的南边。下堂，和站在洗南的人，二人一起为送上象觶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

国君又一次举起放在祭物南边的象觶，或主宾，或长者，任国君赐予，如果赐予主宾，主宾在西阶上依次向大夫敬酒，大夫中最后接受敬酒的人，拿着空觶下堂，把它放在筐中。

主人洗觶，登堂，在西阶上献给大夫。大夫登堂，行拜礼接受觶。主人为送上觶行拜礼。大夫坐下祭酒，站着喝尽爵中酒。不拜谢。已经喝尽爵中酒，主人接过空爵，大夫下堂回到原位。胥宰在洗的北边，面朝西向主人进献干肉、肉酱，没有牲体。逐一向大夫献酒，接着进献干肉、肉酱。挨着主宾西边，以东边为上位，如果有面朝东者，就以北边为上位。献毕，传命人让大夫登堂，大夫都登堂就席。

然后在西阶上稍东的地方为乐工设席。小臣引乐工进入。乐工六人，四人鼓瑟。仆人之长空手扶助大师，仆人师扶助少师，仆人士扶助上瞽。扶助上工的人都左手拿瑟、瑟头朝后，弦朝里，抠住瑟下小孔，右手扶助上工。扶助大师、少师的人空手扶着他们进入。小乐正跟着他们，由西阶登堂。乐工六人面朝北以东为上位，坐下，扶助上工的人把瑟交给他们，然后下堂站在西悬的北边。小乐正站立在西阶的东边。然后乐工歌唱《鹿鸣》三遍。主人洗觶，登堂，斟酒献给乐工。乐工不站起，把瑟放在左边，一人行拜礼接过酒爵。主人在西阶上为送上爵行拜礼。进献干肉、肉酱，让人帮助乐工祭，喝完爵中酒，不拜谢。主人接过空爵。众乐工不拜谢接过酒爵，坐下祭酒，把爵中酒喝完。都有干肉、肉

酱，不祭。主人接过爵，下堂，把爵放在筐中，回到原位。大师和少师上工都下堂站在鼓的北边，众乐工在后边陪立。然后吹奏《新宫》三遍。吹奏完毕，大师和少师上工都在东边土坵的东南方坐下，面朝西以北边为上位。

传命人在东阶下请国君立司正，国君允许，传命人于是充当司正。司正到洗前，洗角觶，面朝南在中庭坐下，放下角觶。司正登堂，在东楹柱的东边接受国君的命令，在西阶上面朝北命令主宾诸公卿大夫。国君说：“以我的意愿使宾客安坐。”诸公卿大夫都回答说：“是，怎敢不安坐。”司正由西阶下堂，面朝南坐下取觶，登堂，从方壶中斟酒。下堂，面朝南坐下放下觶。站起来向右转身，面朝北恭敬地站立。坐下取觶，站起来，再坐下，不祭酒。喝完觶中酒，放下觶。站起来，行两次稽首礼。向左转身，面朝南坐下取觶，洗觶。面朝南把角觶放回原来位置，面朝北站立。

司射到更衣的地方，露出左臂，套上扳指，穿上皮制臂衣，拿着弓，在弓把外夹持四枝箭，箭头在弓把中部位置，右手大拇指钩弦。司射在东阶前对国君说：“请司马行射礼。”接着报告说：“大夫和大夫为耦，不足由士侍于大夫，与大夫为耦。”于是到西阶前，面朝东，向右回头命令属吏拿射箭器具，射箭器具都拿进来。国君的弓矢放在东墙的东边，主宾的弓矢和中、筹码、丰都放在西堂的西边。众人的弓矢不拿，把众人的弓矢和承矢的器具集中在一起，放到更衣的地方，等待。工人士和梓人由北阶登堂，在两根楹柱中间测量尺寸，或红色或黑色，画出一横一竖垂直交叉的标志做为射箭站立的地方。射正亲临现场视看。画完，由北阶下堂。司宫打扫画物的地方，由北阶下堂。太史在将设置中的位置的西边，面朝东等待执掌自己的政事。司射面朝西告诉太史说：“国君射画有熊饰的射布；大夫射画有豹、麋饰的射布；士射画有犴饰的射布。射箭的人射的不是自己应射的射布，射中不算。地位卑微的人和尊贵的人结为一耦，二人同射一个射布。”太史答应了。接着比配三耦。三耦在更衣的地方的北边站立，面朝西以北边为上位。司射告诉上射说：“某人侍侯您射箭。”告诉下射说：“您和某人射箭。”说完，接着告诉三耦到更衣的地方取弓矢。

司射进到更衣的地方，腰插三枝箭，两指夹持一枝箭从更衣的地方出来。面朝西拱手行礼。对着台阶面朝北拱手行礼，到台阶拱手行礼，登堂拱手行礼，对着物面朝北拱手行礼，到物前拱手行礼，从下物稍退后，引导射箭。向三张射布射箭，每人射四枝箭。开始向画有犴饰的射布射箭，再向画有豹、麋图饰的射布射箭，再向画有熊饰的射布射箭。射完，面朝北拱手行礼。到台阶，拱手行礼下堂，和登堂射箭的礼仪相同。接着到堂的西边，改取一枝箭，两指夹持。然后拿扑，插入腰带，站立在将设置中的地方的西南，面朝东。

司马师命令负侯的人拿着旌旗背向射布。负侯的人都到射布前，拿着旌旗背向射布等着。司射到更衣的地方，让上耦射箭。司射返回原位，上耦走出更衣的地方，面朝西拱手行礼前行。上射在左边，同行。对着台阶面朝北拱手行礼，到台阶前拱手行礼。上射先登上三级台阶，下射跟在后面，隔一级台阶。上射登堂稍左。下射登堂，上射拱手行礼，同行。都对着物面朝北拱手行礼，到物前拱手行礼。都用左足踩物，转身

看射布中心。两足合并等。司马正到更衣的地方，露出左臂，套上扳指，穿上皮制臂衣，拿着弓，右手夹持箭，出来，由西阶登堂，到达左边的物，站在两个物中间，左手拿着弓，右手拿着弓梢，向南举起弓，命令负侯的人离开射布。负侯人用宫声答应着快速向西到达避箭器具的南边，又用商声答应着直到避箭器具的地方，声音停止。负侯的人把旌旗交给代替他（获者）的人，退后站在西方。获者站起来，和他一起等待。司马正从下射的南边出来，转过身从西阶下堂，然后到更衣的地方，放下弓，摘下扳指，脱下皮制臂衣，穿好上衣，返回原位。司射进前，和司马正在台阶前身体左边相交错，在堂下西阶的东边，面朝北看上射，命令说：“不要射到人，不要射到旁边去。”上射拱手行礼，司射退回，返回原位。然后射箭。上射已经发出一箭，夹起第二枝箭，然后下射射箭。交替着射出四枝箭。获者坐着说：“射中了”，在宫声中举起旌旗，在商声中收起旌旗，射中而不放筹码。射完后，右手挟弦，面朝北拱手行礼，拱手行礼同登堂射箭的礼仪相同。上射走下三级台阶，下射稍靠右边跟从，与上射间隔一级台阶，同行。上射在左边，和登堂射箭的人在台阶前身体左边相交错，相互拱手行礼。到达更衣的地方，放下弓，摘下扳指，脱下皮制臂衣，穿好上衣，返回原位。三耦射完也是如此。司射去掉扑，倚放在台阶西边，到东阶下，面朝北向国君报告说：“三耦射完。”转身插上扑，返回原位。

司马正露出左臂，套上扳指，穿上皮制臂衣，拿着弓，右手夹持弓弦，出来，和司射在台阶前身体左边相交错。由西阶登堂，从右边的物的后边，站在两个物中间，面朝西南，推弓，命令拿箭。负侯的人答应，同初始离开射布时一样，都拿着旌旗背向射布等待。司马正由西阶下堂，面朝北命令摆设插箭的器具。小臣师设置插箭的器具。司马正面朝东，用弓作为指教的工具。已经设置了插箭的器具，司马正到更衣的地方，放下弓，摘下扳指，脱下皮制臂衣，穿好上衣，返回原位。小臣坐下，把箭放在插箭器具上，箭的末端朝北。司马师坐下，四枝四枝地数箭，数完。如果箭不足，那么司马正就再一次露出左臂，拿弓箭登堂，命令拿箭与初始时一样。说：“取箭，用不着选择！”于是再去取箭，把取来的箭插在插箭器具上，插完，司马正进前坐下，把箭分为上下射。站起来，返回原位。

司射到西阶的西边，把扑倚放在那，由西阶登堂，面朝东向国君请求射箭，国君答应。于是司射到西阶上，命令主宾侍侯国君射箭。诸公卿大夫把自己的射耦报告给堂上。大夫则下阶就位而后报告。司射由西阶上登堂，面朝北告诉大夫说：“请下堂。”司射先下堂，插上扑，返回原位。大夫跟随他下堂，依着次序，站在三耦的南边。面朝西以北边为上位。

司射面朝东在大夫的西边，比配大夫和大夫的射耦。命令上射说：“某人侍候您射箭。”命令下射说：“您与某人耦射。”比配完毕，接着比配士的射耦。士的射耦站立在大夫的南边，面朝西以北为上位。如果有士和大夫为耦，就以大夫的射耦为上射。命令大夫的射耦说：“您和某人耦射。”告诉大夫说：“某人侍候您射箭。”命令士的射耦和命令三耦的词语相同。诸公卿都没有下堂。

接着司射命令三耦各与自己的射耦交替拿箭，都露出左臂，套上扳

指，穿上皮制臂衣拿着弓，右手挟着弓弦。一耦出来，面朝西拱手行礼，对着插箭器具面朝北拱手行礼。到插箭器具前拱手行礼。上射面朝东，下射面朝西。上射拱手行礼进前坐下，把弓南北方向横放。左手在弓的表面，右手取一枝箭，和弓背中部合并在一起。站起来，理顺箭翎同时向左转身，不要转成圆圈，面对相背的方向拱手行礼。下射进前坐下，把弓南北方向放，左手在弓里，右手取一枝箭，和弓背中部合并在一起。站起来，理顺箭翎，同时向左转身，不要转成圆圈，面对相背的方向拱手行礼。已经交替拿完箭，把四箭平齐，合并四箭，挟持四箭，二人都向内转身，面朝南拱手行礼。到插箭器具南边，都向左转身，面朝北拱手行礼，腰插三枝箭，两指夹一箭。拱手行礼，和射耦向左转身，上射在左边。退下的人和进前的人身体左边相交错。相互拱手行礼。退下的人在更衣的地方放下弓箭，摘下扳指，脱下皮制臂衣，穿好上衣，返回原位。其余二耦交替拿箭，也是如此。最后的人接着拿引导射箭的箭，一次拿四枝箭。在更衣的地方把它交给有司。都穿好上衣，返回原位。

司射使人射箭与初始时相同。一耦拱手行礼登堂和初射时相同。司马命令离开射布，负侯的人答应和初始时相同。司马下堂，放下弓，返回原位。司射仍夹着一箭，去掉扑。和司马在台阶前交错，到东阶下，面朝北向国君请求放筹码。国君允许。司射返回，插扑，然后命令放筹码的人设置中，用弓作为指教的工具，面朝北站立在所设中的南边。太史放筹码，小臣师拿着中，中头朝前，坐下设置中，面朝东。退下。太史在中里放八枝筹码，其余的筹码横放在中的西边，站起来，等着放筹码。司射面朝西命令说：“超过射布射中系绳，射中他物弹起后触到射布，箭到射布没射进反弹回来，国君就可以放筹码，众人就不算数。国君只要射中，射中三张射布的哪一张都算数。”放筹码的人命令小史。小史命令获者。司射接着在堂下进前，面朝北看着上射命令说：“不射中不放筹码。”上射拱手行礼。司射退回原位。放筹码的人坐下拿出中的八枝筹码，改换八枝放入。站起来，拿着筹码等着。然后开始射箭，如果射中，那么放筹码的人就每一箭放一个筹码。上射在右边，下射在左边。如果有剩余的筹码，就转身放下。再拿中里的八枝筹码，改换八枝放入中里，站起来，拿着筹码等候。三耦射完。

主宾下堂，在堂的西边拿弓箭。诸公卿大夫则到更衣的地方，依顺序排在三耦的南边。国君将要射箭，司马师命负侯的人都拿着旌旗背向着射布等待。司马师返回原位，隶、仆人扫侯道。司射去掉扑，到东阶下，向国君报告可以射箭，国君答应。司射到西阶的东边向主宾报告。然后插扑，返回原位。小射正一人，在东边的土坵上拿取国君的扳指和皮制臂衣。一名小射正从大射正手中接过弓，拂去弓上的灰尘，两名小射正都在东堂等候。国君将射箭，主宾就下堂到堂的西边，露出左臂，套上扳指，穿上皮制臂衣，拿着弓，腰中插三枝箭，两指夹一枝箭，由西阶登堂，先在物的北边三尺的地方等待，面朝东站立。司马登堂，命令离开射布和初始时相同。从右物的南边转身，然后下堂，放下弓，返回原位。国君走近物，小射正用笥捧着扳指和皮制臂衣，大射正拿着弓，都跟从国君到物。小射正坐下在物的南边放下笥。接着用巾拂拭，拿取扳指，站起来，佐助国君戴上扳指和红色皮制的食指、中指、无名指的指套。小臣正佐助袒衣，国君露出红色上衣。袒衣完毕，小臣正退回在

东堂等候。小射正又坐下拿取皮制臂衣，站起来，佐助国君戴上。拿着筈退回，在东边土坵上放下筈，回到原位。大射正拿着弓，用衣袖掸拂弓把的上下弯曲处，上边两次，下边一次。左手拿着弓的中部，右手拿着弓梢，把弓交给国君，国君亲自试弓的强弱。小臣师用巾向里拂箭，然后把箭交给国君，国君发一箭小臣师递一箭。大射正站立在国君的后边，把箭的运行情况报告国君。“下”是“没射到”，“上”是“超过”，“左右”是“射到旁边”。国君已经射完，大射正接过弓等待，国君和主宾交替地射，把四枝箭射完。国君射完箭，小臣师拿着巾退回原位。大射正接过弓，小射正用筈接过扳指、皮制臂衣退回放在东边的土坵上，回到原位。大射正退返回司正的位置。小臣正佐助国君穿好上衣。国君返回以后，主宾下堂在堂的西边放下弓，返回到台阶西边的位置，面朝东。国君就席，司正用国君的命令使主宾登堂，主宾登堂回到筵席，然后卿大夫接着射箭。

诸公卿在更衣的地方取弓和箭，露出左臂、套上扳指，穿上皮制臂衣，拿着弓，腰插三枝箭，两指夹一枝箭，出来，面朝西拱手行礼，拱手行礼和三耦一样，登堂射箭，射箭完毕，下堂和三耦一样，到更衣的地方，放下弓，摘下扳指，脱下皮制臂衣，穿好上衣，返回原位，众人都接着射箭，放筹码都和初始时一样。射完，放筹码的人于是就拿着剩下的筹码到东阶下面朝北向国君报告说：“上、下都已射完。”返回原位，坐下把剩下的筹码放在中的西边，站起身来等着放筹码。

司马露出左臂，拿着弓，登堂。同初始时一样命令取箭，负侯的人答应，用旌旗背向射布同初始时一样。司马下堂，放下弓同初始时一样，小臣把箭放在插箭器具上同初始时一样。主宾、诸公卿大夫的箭都分别用茅草捆扎、捆完，司马正坐下，把箭左右分开，把箭束放在前边，返回原位。主宾的箭就在西堂下把它交给矢人。司马放下弓，返回原位。然后卿大夫登堂就席。

司射到台阶西边，放下弓，去掉扑，穿好上衣。由“中”的东边进前，站立在“中”的南边，面朝北看数筹码。放筹码的人面朝东在“中”的西边坐下，先数右边的筹码，二枝筹码为一纯。一纯一纯地取，放在左手，十纯就把它东西方向放下。每十纯区别开。有余下的纯，就横放在近前。一枝筹码为奇，奇就东西方向放在纯的近前。站起来，从“中”的前边到“中”的左边，面朝东坐下。坐下把筹码都收敛在一起。放在左手，够一纯就放下，十纯就区别开。其余的和右边的筹码的放法相同。司射回到原位。放筹码的人接着进前，拿取胜的人的筹码，拿着筹码到东阶下，面朝北向国君报告。如果右边的胜了，就说：“右边胜了左边。”如果左边胜了，就说：“左边胜了右边。”用纯的数目报告，如果有奇数就报告说：“某胜某若干纯，若干奇。”如果左右均等，就左右手各拿一枝筹码报告说：“左右均等。”转身回到原位，坐下把筹码收敛在一起，在“中”里放八枝筹码，把其余的筹码放在“中”的西边，站起来，等着射箭放筹码。

司射命令设置丰。司宫士捧着丰由西阶登堂，面朝北坐下，在西楹柱的西边设置丰。下堂回到原位。胜方的年轻人洗觶，登堂从方壶中斟酒。面朝南坐下，把觶放在丰上，下堂回到原位。司射露出左臂，拿着弓，两指挟一枝箭，插扑，在三耦的西边，面朝东命令三耦和众射箭的

人：“胜的一方都露出左臂，套上扳指，穿上皮制臂衣，拿能射的弓。没有胜的一方都穿好衣服，脱下皮制臂衣，左手手心向上，右手把不能射的弓放在左手上，然后拿着弓把中部。”司射先返回原位。三耦和众射箭的人都登堂，在西阶上饮罚酒。小射正让人登堂饮罚酒如同让人射箭一样。一耦出来，拱手行礼如同登堂射箭一样。到台阶，胜的一方先登堂，登堂后立在稍右的地方。不胜的一方进前，面朝北坐下，拿取丰上的酒觶，站起来，稍退后，站着把酒喝完，进前，坐下把酒觶放在丰的南边。站起来，拱手行礼。不胜的一方先下堂，在台阶前和登堂喝酒的人身体左侧相交错，相互拱手行礼。到更衣的地方，放下弓，穿好上衣，返回原位。仆人师继续斟罚酒，拿酒觶斟酒，反身放在丰上，退回站立在西墙前端等待。登堂饮酒的人如同初始时一样。三耦喝完酒。如果主宾、诸公卿大夫不胜，就不下堂，不拿弓，射耦不登堂。仆人洗酒觶，登堂，在酒觶中斟上酒，交给他们。主宾、诸公卿大夫在席位上接过酒觶，拿着酒觶走下席位，到西阶上，面朝北站着喝酒，喝完酒觶中的酒，把酒觶交给拿酒爵的人，返回就席。

如果让国君饮酒，那么侍候射箭的主宾下堂洗角觶，登堂从方壶中斟酒，下堂行拜礼。国君走下一级台级，小臣正辞谢。主宾登堂，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两次。主宾坐下祭酒，喝完爵中酒，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两次。主宾下堂，洗象觶。登堂斟上美酒，用以献给国君，下堂行拜礼，小臣正辞谢。主宾登堂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两次。国君喝完觶中酒，主宾进前接过空觶，下堂，洗散觶，登堂，从方壶中斟酒，下堂行拜礼。小臣正辞谢。主宾登堂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两次。主宾坐下，不祭酒。喝完觶中酒，下堂，把空觶放在筐中，在台阶西边，面朝东站立。传达命令的人用国君的命令让主宾登堂。主宾登堂就席。如果诸公卿大夫的射耦不胜，那么就拿着不能用的弓单独登堂喝酒。众人都接着喝罚酒，如同三耦喝罚酒一样。都喝过罚酒，然后撤去丰和觶。

司宫在唱靶的人的东北方摆放两壶献(su)酒，朝东以南边为上位，都放上勺。在这两壶酒的西北方设置洗，筐在洗的南边，靠东陈设，在筐上放一个散。司马正洗散，然后在散中斟满酒，献给唱靶的人。唱靶的人在射布西北三步的地方，面朝北行拜礼接受散爵。司马正面朝西为送上散爵行拜礼，返回原位。宰夫的属吏进献干肉、肉酱，庶子摆放盛有牲体的俎。干肉、肉酱、俎已经摆放完毕。画有熊饰射布的获者到东边的个，干肉、肉酱、俎都随着摆上。获者左手拿着酒爵，右手祭干肉、肉酱、俎，两手祭酒。到西边的个，祭仪如同祭东边的个一样，祭中也是如此。祭完，获者到西边的个的西北三步的地方，面朝东，摆设干肉、肉酱、俎，站着喝完爵中酒。司马师接过空爵。洗爵，献给隶、仆人和巾车（画有豹、麋饰射布和画有犴饰射布的）、获者，都如同献给画有熊饰射布的人的礼仪一样。献毕，司马师接过空爵，把它放在获者的筐中。获者都拿着干肉、肉酱，庶子拿着俎跟随着，在避箭器具稍南的地方摆设。唱靶的人又背向射布等待。

司射到台阶西边，去掉扑。到堂的西边，放下弓，摘下扳指，脱下皮制臂衣，穿好上衣。到洗前，洗觚，登堂斟酒。下堂在放筹码的人的位置稍南的地方把酒献给他。进献干肉、肉酱、牲体，都有祭。放筹码的人在祭物的右边，面朝东行拜礼接受酒爵，司射面朝北为送上酒爵行

拜礼。放筹码的人就在其祭物旁坐下，左手拿着酒爵，右手祭干肉、肉酱，站起来拿肺，坐下祭肺，然后祭酒。站起来，到司射的西边，面朝北站着喝完爵中酒，喝完后不行拜礼。司射接过空爵，把它放在筐中。放筹码的人稍靠西，避开祭物，返回原位。司射到堂的西边，露出左臂，套上扳指，穿上皮制臂衣，拿着弓，挟着一枝箭，到台阶西边，插扑，返回原位。

司射把扑倚放在台阶西，到东阶下，面朝北向国君请求射箭，如同初始时一样。返回插扑，到更衣的地方，命令三耦都露出左臂，套上扳指，穿上皮制臂衣，拿着弓，依次出来取箭。司射先返回原位。三耦像初始一样交替取箭。小射正让人取箭同初始一样。三耦已经交替取完箭，诸公卿大夫都下堂，同初始时一样的位置。和射耦进入到更衣的地方，都露出左臂，套上扳指，穿上皮制臂衣，拿着弓，都进前对着插箭器具，进前坐下，解开捆扎的箭矢。上射面朝东，下射面朝西，交替拿箭和三耦一样。如果士与大夫为射耦，士面朝东，大夫面朝西。大夫进前坐下，解开捆扎的箭矢，退回原位。射耦拱手行礼进前坐下，一次拿四枝箭，站起来，箭翎和弓把同一方向，向左转身，毋转成圆圈，再面对相反的方向拱手行礼。大夫进前坐下，也一次拿四枝箭，和他的射耦一样。面朝北腰插三箭，挟一个，拱手行礼进前。大夫和他的射耦都到更衣的地方，放下弓，摘下扳指，脱下皮制臂衣，穿好上衣，退回原位。诸公卿登堂就席。众射箭的人接着交替拿取箭，都如同三耦一样，然后进入更衣的地方，放下弓，摘下扳指，脱下皮制臂衣，穿好上衣，返回原位。

司射仍挟着一枝箭，如同初始时一样让人射箭。一耦拱手行礼登堂如同初始时一样。司马登堂，命令离开射布，负侯人答应。司马下堂，放下弓返回原位。司射和司马在台阶前交错，司射把扑倚放在台阶西边，到东阶下，面朝北向国君请求奏乐为节，国君答应。司射返回台阶西边，插扑，面朝东命令乐正说：“国君命令奏乐伴射箭。”乐正说：“是。”司射于是到堂下，面朝北看着上射，命令说：“不与鼓乐节拍相应，不放筹码。”上射拱手行礼，司射退返原位。乐正命令大师说：“奏《狸首》，间隔如一。”大师不站起，答应。乐正返回原位。演奏《狸首》来伴射箭。三耦射完。主宾同初始时一样站在物上等待。国君在乐曲奏起后走近物，接续不断地射箭，不以音乐的节拍为节度。其他如同初射的礼仪，射箭完毕如同初射一样。主宾就席。诸公卿大夫、众射者都接着射箭，放筹码如同初射一样。射箭完毕，下堂返回原位。放筹码的人拿着剩下的筹码进前报告。上、下都已射完，礼仪和初射相同。

司马登堂，命令拿箭。负侯人答应。司马下堂，放下弓返回原位。小臣放下箭、司马师四枝四枝地数箭，都和初始一样。司射放下弓，和初始时一样查看数筹码。放筹码的人把胜方或相平的情况像初始时一样报告。返回原位。

司射命令设置丰，在觶中斟上酒，同初始时一样。接着命令胜的一方拿能射的弓，不胜的一方拿着不能射的弓。登堂，如同初始时一样喝酒。喝完酒，和初始时一样撤去丰和解。

司射仍露出左臂，套上扳指，穿上皮制臂衣，左手拿着弓，右手拿着一枝箭，和弓弦并在一起，尚镞。到更衣的地方，命令交替取箭，同初始一样。司射返回原位。三耦和诸公卿大夫，众射箭的人都露出左臂，

套上扳指，穿上皮制臂衣，交替取箭，同初始一样。箭不挟持，和弦并在一起，尚镞。退回到更衣的地方，都把弓箭交给有司，穿好上衣，返回原位。卿大夫登堂就席。

司射到更衣的地方，放下弓，摘下扳指，脱下皮制臂衣，去掉扑，穿好上衣，返回原位。司马正命令撤去插箭器具，解开射布的绳子。小臣师撤去插箭器具，中车、量人解开射布左下端的绳子。司马师命令获者拿着旌旗和干肉、肉酱、俎退下。司射命令放筹码的人撤去“中”和筹码，等待。

国君又举起放下的酒觶，任随国君赏赐，或者主宾，或者大夫之长，像初始一样在西阶上向大夫们敬酒。大夫中最后接受敬酒的人拿着空觶下堂，把觶放在筐中。返回原位。

司马正由西阶登堂，在东楹柱的东边，面朝北向国君报告，请求撤去俎，国君答应。于是到西阶上，面朝北向主宾报告。主宾面朝北拿着俎出门。诸公卿拿着俎同主宾的礼仪一样，然后出门，在门外把俎交给随从的人。大夫下堂回到原位。庶子正撤去国君的俎，由东阶的东边下堂。主宾、诸公卿都进门，面朝东，以北边为上位。司正让主宾登堂。主宾、诸公卿大夫都脱下鞋，登堂就席。国君和主宾及卿大夫都坐下，然后才安定下来。进献、肝等。大夫祭这些祭物。司正登堂接受命令，然后命令主宾、诸公卿大夫：“国君说：‘众人不应该有不醉的’！”主宾和诸公卿大夫都站起来，回答说：“是，不敢不醉。”都返回原位坐下。

主人洗觶斟酒，在西阶上献给士。士之长登堂，行拜礼接受觶。主人为送上酒觶行拜礼。士坐下祭酒，站着饮酒，喝完爵中酒不行拜礼。其他的士不行拜礼，坐着祭酒，站着喝酒。于是在觶的南边进献司正和射人酒，面朝北以东边为上位，司正为上。遍献所有的士。已经受献酒的士站在东方，面朝西以北为上位。于是进献士。祝史、小臣师也就其位进献。主人就近士已入官而未受正禄的人的酒尊向他们敬酒。士已入发未受正禄的人不行拜礼，接受酒爵，坐下祭酒，站着喝酒。主人拿着空爵，把它放在筐中，返回原位。

主宾下堂洗觶，登堂向国君献觶，人方壶中斟酒，下堂行拜礼。国君走下一级台阶，小臣正辞谢。主宾登堂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两次。主宾坐下祭酒，喝完爵中酒，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两次。主宾下堂洗象觶，登堂，从方壶中斟酒，坐下把象觶放在祭物的南边，下堂行拜礼。小臣正辞谢。主宾登堂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主宾返回席位。国君坐下，拿取主宾所送的象觶，站起来，任随国君赏赐。接受赏赐的人如同初始接受赏赐的礼仪。下堂，更换酒爵，洗爵，登堂从方壶中斟酒，下堂，两次行拜礼，行稽首礼。小臣正辞谢。登堂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然后就席，坐下劝酒。有拿酒爵斟酒的人。唯有受到国君劝酒的人行拜礼。司正命令拿酒爵斟酒的人为每个人都斟上酒。最后接受斟酒的人站起来向士劝酒。大夫最后接受斟酒的人拿着酒爵站起来，在西阶上向士劝酒。士登堂，大夫放下酒爵行拜礼。士回拜。大夫站着喝完爵中酒，不行拜礼，斟满酒爵，士行拜礼接受。大夫为送上酒爵行拜礼。士在西阶上依次向众人劝酒。士按次序自己斟酒、劝酒。

如果国君命令说：“再次射箭。”就不向庶子献酒。司射命令说：

“想要射箭的人可以射箭。”卿大夫都下堂，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射出一箭，射中三张射布中的哪一张都算射中。

主人洗爵，自西阶登堂，在东阶上献给庶子，如同献士的礼仪。都献过，下堂洗爵，然后在东阶上献给左右正和内小臣，如同献庶子的礼仪。

不计算爵数地喝。士人有拿着美酒的，有拿着方壶酒的，拿着美酒的斟酒进献给国君，国君不拜接受。拿着方壶酒的斟酒，国君命令赐予某人，就把酒进献给某人。接受赐予的人站起来接受酒爵，走到席西放下酒爵，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回拜两次。接受赐爵的人拿着爵就席坐下，等待国君喝完爵中酒然后（才能）饮。拿着美酒的士接过国君的酒爵，斟酒，放回国君席前。接受赐爵的人站起来，把酒爵交给拿方壶酒的人，拿方壶酒的人于是斟上酒，劝酒。只有在国君那接受酒爵的人行拜礼。最后接受酒爵的人站起来，在西阶上向士敬酒，士登堂，大夫不行拜礼而饮酒，在爵中斟满酒，士不行拜礼接受酒爵，大夫就席，士依次斟酒劝酒也如大夫一样（不拜而饮，饮毕遂实爵）。国君有命令撤去遮盖酒壶的巾，主宾及诸公卿大夫都下堂，在西阶下面朝北，以东为上位，行两次稽首礼。国君命令小臣正辞谢。国君回拜。大夫都避开。（主宾、诸公卿大夫）登堂、返回原位。士结束劝酒，如同初始一样。歌唱、吹奏、交替相合无数。

夜晚，庶子在东阶上拿着火烛，司宫在西阶上拿着火烛，甸人在中庭拿着大火烛，阍人在门外拿着火烛。主宾醉，面朝北坐下拿取他的祭脯下堂，奏《陔》乐曲。主宾所拿的干肉在门内屋檐处赐予掌管钟鼓的人，然后出门。卿大夫都随主宾出门。国君不送。国君进入，奏《鼙》乐曲。

聘礼第八

【题解】

《聘礼》记述诸侯之间相互聘问的礼仪。篇中首先对出聘前的谋事、命使、准备礼物、使者受命、告祢等礼节仪式作了详细说明；接着述及过邦假道、预习威仪、至境迎入、入境展币、主国郊劳、致馆设飧诸礼仪；然后详细说明如何行聘享之礼，主君如何礼宾，如何作私人拜访，君、卿有故拜见如何进行，主国的君、卿如何劳宾、飧、食、赠宾，使者如何归国返命；如果聘问遇丧如何处理。此外，还记述了有故卒聘致书、使者受命将行、朝聘修辞、聘享容仪诸礼节。关于篇名，郑目录：“大问曰聘。诸侯相于久无事，使卿相问之礼。”（胡培翬《仪礼正义》）聘与问意通。诸侯派大夫问于诸侯称聘。《周礼》：“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聘礼，实际上就是外交（邦交）礼仪。所以《聘礼》在五礼之中属宾礼。

聘礼，君与卿图事(1)，遂命使者(2)。使者再拜稽首辞。君不许，乃退。既图事，戒上介(3)，亦如之。宰命司马戒众介(4)，众介皆逆命(5)，不辞(6)。

宰书币(7)，命宰夫官具(8)。及期，夕币(9)。使者朝服(10)，帅众介，夕(11)。管人布幕于寝门外(12)。官陈币，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13)。马则北面，奠币于其前。使者北面，众介立于其左，东上。卿大夫在幕东，西面北上。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门左。南向。史读书展币(14)。宰执书告备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书，授上介。公揖入。官载其币，舍于朝(15)。上介视载者，所受书以行。

厥明，宾朝服释币于祢(16)。有司筵几于室中(17)。祝先入，主人从入(18)。主人在右，再拜。祝告(19)，又再拜。释币，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户东。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币，降。卷币，实于笱，埋于西阶东。又释币于行。遂受命。上介释币亦如之。

上介及众介，俟于使者之门外。使者载旃(20)，帅以受命于朝。君朝服南向。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进使者。使者入，及众介随入，北面东上。君揖使者进之(21)。上介立于其左，接闻命(22)。贾人西面坐启椽(23)，取圭垂纆，不起而授宰。宰执圭屈纆，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24)，垂纆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纆，出授贾人。众介不从。受享束帛加璧(25)，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舍于郊。敛旃(26)。

若过邦，至于竟(27)，使次介假道。束帛将命于朝，曰：“请帅。”(28)。奠币。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许，遂受币。饩之以其礼(29)，上宾大牢，积唯刍禾，介皆有饩。士帅，没其竟。誓于其竟。宾南面，上介西面，众介北面，东上。史读书，司马执 立于其后。

未入竟，壹肆(30)，为壇坛(31)，画阶，帷其北，无宫。朝服无主，无执也。介皆与，北面西上。习享，士执庭实(32)。习夫人之聘享，亦如之。习公事，不习私事。

及竟。张旃，誓。乃谒关人(33)。关人问从者几人。以介对。君使士请事(34)，遂以入竟。

入竟。敛旃，乃展。布幕，宾朝服立于幕东，西面。介皆北面，东上。贾人北面，坐试圭，遂执展之。上介北面视之，退复位。退圭。陈皮，北首，西上。又试璧，展之。会诸其币(35)，加于左皮上。上介视

之，退。马，则幕南北面，奠币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贾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宾。有司展群币，以告(36)。及郊，又展，如初。及馆，展币于贾人之馆，如初。

宾至于近郊，张旃。君使下大夫请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劳。上介出请，入告。宾礼辞，迎于舍门之外，再拜。劳者不答拜。宾揖，先入，受于舍门内，劳者奉币入，东面致命(37)。宾北面听命，还，少退，再拜稽首，受币。劳者出。授老币(38)。出迎劳者，劳者礼辞。宾揖，先入。劳者从之。乘皮设(39)。宾用束锦饗宾劳者，劳者再拜稽首受。宾再拜稽首，送币。劳者揖皮出(40)。乃退。宾送再拜。夫人使下大夫劳以二竹篋方(41)，玄被纁里(42)，有盖。其实枣蒸栗棗，兼执之以进。宾受枣，大夫二手授栗。宾之受，如初礼。宾之如初。下大夫劳者遂以宾入。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43)，既拚以俟矣(44)。”宾曰：“俟闲(45)。”大夫帅至于馆，卿致馆。宾迎，再拜。卿致命，宾再拜稽首。卿退，宾送再拜。宰夫朝服设飧：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46)。腥一牢，在东，鼎七。堂上之饌入，西夹六。门外米、禾皆二十车，薪刍倍禾。上介：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门外米、禾皆十车，薪刍倍禾。众介皆少牢。

厥明，诒宾于馆(47)。宾皮弁聘，至于朝。宾入于次(48)，乃陈币。卿为上摈(49)，大夫为承摈，士为绍摈(50)。摈者出请事。公皮弁，迎宾于大门内。大夫纳宾。宾入门左。公再拜。宾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门每曲揖(51)。及庙门，公揖入，立于中庭。宾立接西塾(52)。几筵既设，摈者出请命。贾人东面坐，启椽，取圭垂纆，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袭，执圭屈纆，授宾。宾袭，执圭。摈者入告，出辞玉。纳宾，宾入门左。介皆入门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阶，三让。公升二等，宾升，西楹西，东面。摈者退中庭。宾致命，公左还，北向。摈者进。公当楣(53)，再拜。宾三退，负序。公侧袭(54)，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摈者退，负东塾而立。宾降，介逆出。宾出。公侧授宰玉。褻降立(55)。摈者出请。宾褻，奉束帛加璧享。摈者入告，出许。庭实：皮，则摄之，毛在内。内摄之，入设也。宾入门左，揖让如初，升致命，张皮。公再拜受币。士受皮者自后右客。宾出，当之坐摄之。公侧授宰币，皮如入，右首而东。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礼。若有言，则以束帛，如享礼。摈者出请事，宾告事毕。

宾奉束锦以请觐。摈者入告，出辞。请礼宾。宾礼辞，听命。摈者入告。宰夫彻几改筵。公出迎宾以入。揖让如初。公升，侧受几于序端。宰夫内拂几三，奉两端以进。公东南向，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摄之，进，西向。摈者吉。宾进诒受几于筵前，东面俟。公，壹拜送，宾以几辟。北面设几，不降，阶上答再拜稽首。宰夫实觶以醴，加杞于觶，面枋(56)。公侧受醴。宾不降，壹拜，进筵前受醴，复位。公拜送醴。宰夫荐笱豆脯醢，宾升筵，摈者退负东塾。宾祭脯醢，以杞祭醴三，庭实设。降筵，北面，以杞兼诸觶，尚盥(57)，坐啐醴。公用束帛。建杞，北面奠于荐东，摈者进相币。宾降辞币，公降一等辞。栗阶升(58)，听命。降拜。公辞。升，再拜稽首，受币，当东楹，北面。退，东面俟。公壹拜，宾降也。公再拜。宾执左马以出。上介受宾币，从者诒受马。

宾觐，奉束锦，总乘马。二人赞。入门右，北面奠币，再拜稽首。摈者辞，宾出。摈者坐取币出，有司二人牵马以从，出门，西面于东塾南。摈者请受。宾礼辞，听命。牵马，右之。入设。宾奉币，入门左。介皆入门左，西上。公揖让如初，升。公北面再拜。宾三退，反还，负序。振币进授，当东楹北面。士受马者，自前还牵者后。适其右，受。牵马者自前西，乃出。宾降，阶东拜送，君辞。拜也，君降一等辞。摈者曰：“寡君从子。虽将拜，起也。”栗阶升。公西向。宾阶上再拜稽首。公少退。宾降出。公侧授宰币。马出。公降立。摈者出请。上介奉束锦，士介四人，皆奉玉锦束，请觐。摈者入告，出许。上介奉币，俚皮(59)，二人赞，皆入门右，东上，奠币，皆再拜稽首。摈者辞，介逆出。摈者执上币(60)，士执众币(61)。有司二人举皮，从其币。出请受。委皮南面。执币者西面北上。摈者请受。介礼辞，听命。皆进，诤受其币。上介奉币、皮，先入门左，奠皮，公再拜。介振币，自皮西进，北面授币，退复位，再拜稽首送币。介出。宰自公左受币，有司二人坐举皮以东。摈者又纳士介。士介入门右，奠币，再拜稽首。摈者辞，介逆出。摈者执上币以出，礼请受，宾固辞。公答再拜。摈者出，立于门中以相拜(62)，士介皆辟。士三人，东上，坐取币，立。摈者进。宰夫受币于中庭以东。执币者序从之。

摈者出请，宾告事毕。摈者入告，公出送宾。及大门内，公问君，宾对，公再拜。公问大夫，宾对。公劳宾，宾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劳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宾出，公再拜送，宾不顾。

宾请有事于大夫。公礼辞，许。宾即馆。卿大夫劳宾，宾不见。大夫奠雁再拜，上介受。劳上介，亦如之。

君使卿韦弁，归饔飧五牢。上介请事，宾朝服礼辞。有司入陈。饔(63)：饪一牢，鼎九，设于西阶前，陪鼎当内廉(64)，东面北上，上当碑(65)，南陈。牛、羊、豕、鱼、腊、肠、胃同鼎，肤、鲜鱼、鲜腊设局鼎(66)。臠、臠，盖陪牛羊豕。腥二牢，鼎二七，无鲜鱼、鲜腊，设于阼阶前，西面，南陈如饪鼎。皆二列。堂上八豆，设于户西，西陈，皆二以并，东上韭菹(67)，其南醯醢，屈(68)。八簋继之，黍其南稷，错。六簋继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东羊、豕。两簋继之，梁在北。八壶设于西序，北上，二以并，南陈。西夹六豆，设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东醯醢，屈。六簋继之，黍其东稷，错。四钏继之，牛以南羊，羊东豕，豕以北牛。两簋继之，梁在西。皆二以并，南陈。六壶西上，二以并，东陈。饔于东方，亦如之，西北上。壶东上，西陈。醯醢百饔(69)，夹碑，十以为列，醢在东。饔二牢，陈于门西，北面东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米百筥，筥半斛，设于中庭，十以为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门外：米三十车，车乘有五(70)，设于门东，为三列，东陈。禾三十车，车，三秬(71)，设于门西。西陈。薪刍倍禾。宾皮弁迎大夫于外门外，再拜。大夫不答拜。揖入，及庙门，宾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阶，让大夫先升一等。宾从。升堂，北面听命。大夫东面致命，宾降，阶西再拜稽首，拜饔亦如之。大夫辞，升成拜。受币堂中西，北面。大夫降，出。宾降，授老币(72)，出迎大夫。大夫礼辞，许。入，揖让如初。宾升一等，大夫从，升堂。庭实设，马乘。宾降堂，受老束锦。大夫止。宾奉币西面，

大夫东面。宾致币。大夫对，北面当楣，再拜稽首。受币于楹间，南面，退，东面俟。宾再拜稽首送币。大夫降，执左马以出。宾送于外门外，再拜。明日，宾拜于朝，拜饗与饩，皆再拜稽首。上介饗饩三牢，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腥一牢，在东，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夹亦如之。笱及鬻如上宾。饩一牢。门外米、禾视死牢，牢十车，薪刍倍禾。凡其实与陈，如上宾。下大夫韦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韦弁以受，如宾礼。傧之两马束锦。士介四人，皆饩大牢，米百笱，设于门外。宰夫朝服，牵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无傧。

宾朝服问卿。卿受于祖庙。下大夫傧。傧者出请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门外，再拜。宾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门每曲揖。及庙门，大夫揖入。傧者请命。庭实设四皮。宾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阶，让。宾升一等，大夫从，升堂，北面听命。宾东面致命，大夫降，阶西再拜稽首。宾辞，升成拜。受币堂中西，北面。宾降，出。大夫降，授老币，无傧。傧者出请事，宾面(73)，如觐币。宾奉币，庭实从，入门右。大夫辞。宾遂左。庭实设，揖让如初。大夫升一等，宾从之。大夫西面，宾称面。大夫对，北面当楣再拜。受币于楹间，南面，退，西面立。宾当楣再拜送币，降，出。大夫降，受老币。

傧者出请事。上介特面，币如觐。介奉币。皮，二人赞。入门右，奠币，再拜。大夫辞。傧者反币。庭实设，介奉币入，大夫揖让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介降拜，大夫降辞。介升，再拜送币。傧者出请，众介面，如觐币，入门右，奠币，皆再拜。大夫辞，介逆出。傧者执上币出，礼请受，宾辞。大夫答再拜。傧者执上币，立于门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傧者币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群币以从之。傧者出请事。宾出，大夫送于外门外，再拜。宾不顾。傧者退，大夫拜辱。

下大夫尝使至者，币及之。上介朝服、三介，问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币之礼。其面，如宾面于卿之礼。

大夫若不见，君使大夫各以其爵为之受，如主人受币礼，不拜。

夕，夫人使下大夫韦弁归礼。堂上笱豆六，设于户东，西上。二以并，东陈，壶设于东序，北上，二以并，南陈。醑(74)、黍、清，皆两壶。大夫以束帛致之。宾如受饗之礼，傧之乘马束锦。上介四豆、四笱、四壶，受之如宾礼。傧之两马束锦。明日，宾拜礼于朝。

大夫饩宾大牢，米八筐。宾迎，再拜，老牵牛以致之(75)，宾再拜稽首受。老退，宾再拜送。上介亦如之。众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牵羊以致之。

公于宾，壹食，再飧(76)。燕与羞，俶献(77)，无常数。宾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飧。若不亲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币(78)，如致饗，无傧。致飧以酬币，亦如之。大夫于宾，壹飧壹食。上介，若食若飧，若不亲飧，则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币，致食以侑币。

君使卿皮弁，迎玉于馆。宾皮弁袭，迎于外门外，不拜。帅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阶，钩楹。宾自碑内听命，升自西阶，自左，南面受圭，退负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宾降自碑内，东面，授上介于阼阶东。上介出请，宾迎。大夫还璋，如初入。宾裼(79)，迎。大夫贿用束纺(80)。礼玉束帛乘皮，皆如还玉礼。大夫出，宾送，不拜。

公馆宾，宾辟。上介听命。聘享，夫人之聘享，问大夫，送宾，公

皆再拜。公退，宾从，请命于朝。公辞，宾退。

宾三拜，乘禽于朝。讶听之。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赠，如觐币。受于舍门外，如受劳礼。无宾。使下大夫赠上介，亦如之。使士赠众介，如其觐币。大夫亲赠，如其面币。无宾。赠上介亦如之。使人赠众介，如其面币。士送至于竟。

使者归，及郊，请反命。朝服载旃，襜(81)，乃入。乃入陈币于朝，西上。上宾之公币、私币皆陈，上介公币陈，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实，皮左。公南向。卿进使者，使者执圭垂纆，北面，上介执璋屈纆，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币于某宫，某君再拜，以享其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执贿币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贿。”授宰。礼玉亦如之，执礼币，以尽言赐礼。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币，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私币不告。君劳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若有献，则曰：“某君之赐也。君其以赐乎？”上介徒以公赐告，如上宾之礼。君劳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劳上介亦如之。君使宰赐使者币，使者再拜稽首。赐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门，乃退揖。使者拜其辱。

释币于门。乃至于祢，筵几于室，荐脯醢。觴酒陈。席于阼，荐脯醢，三献。一人举爵，献从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

聘遭丧，入竟，则遂也。不郊若。不筵几。不礼宾。主人毕日礼，宾唯饗饩之受。不贿，不礼玉，不赠。遭夫人、世子之丧，君不受，使大夫于庙，其他如遭君丧。遭丧，将命于大夫，主人长衣练冠以受。

聘，君若薨于后，入竟则遂。赴者未至，则哭于巷，衰于馆。受礼，不受飧食。赴者至，则衰而出，唯稍受之，归(82)。执圭，复命于殡，升自西阶，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辩复命，如聘。子臣皆哭。与介入，北乡哭。出，袒括发。入门右，即位踊。

若有私丧，则哭于馆，衰而居，不飧食。归，使众介先，衰而从之。

宾入竟而死，遂也。主人为之具，而殡。介摄其命。君吊，介为主人。主人归礼币，必以用。介受宾礼。无辞也。不飧食。归，介复命，枢止于门外。介卒复命，出，奉枢送之。君吊，卒殡。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为之棺敛之。君不吊焉。若宾死，未将命，则既敛于棺，造于朝，介将命。若介死，归复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虽士介，宾既复命，往，卒殡乃归。

小聘曰问。不享，有献，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礼面。不升。不郊劳。其礼，如为介，三介。

[记]：

久无事(83)，则聘焉。若有故，则卒聘(84)。束帛加书将命(85)，百名以上书于策(86)，不及百名书于方(87)。主人使人与客读诸门外。客将归，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馆。明日，君馆之。

既受行，出，遂见宰，问几月之资(88)。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出祖(89)，释鞶(90)，祭酒脯，乃饮酒于其侧。

所以朝天子，圭与纆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纆三采六等，朱白仓。问诸侯，朱绿纆，八寸。皆玄纁系，长尺，绀组。问大夫之币，俟于郊，为肆，又赍皮马(91)。

辞无常，孙而说(92)。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辞曰：“非礼也。敢。”对曰：“非礼也。敢(辞)。”

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管人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

飧不致，宾不拜，沐浴而食之。

卿大夫诒。大夫，士诒。士，皆有诒。宾即馆，诒将公命，又见之以其挚。宾既将公事，复见诒以其挚。

凡四器者，唯其所宝，以聘可也。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

上介执圭，如重，授宾。宾入门，皇，升堂，让。将授，志趋。授如争承，下如送。君还，而后退。下阶，发气，怡焉。再三举足，又趋。及门，正焉。执圭，入门，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发气焉，盈容。众介北面，跽焉。私觐，愉愉焉。出，如舒雁，皇，且行。入门主敬，升堂主慎。

凡庭实，随入(93)，左先，皮马相间(94)，可也。宾之币，唯马出，其余皆东。多货(95)，则伤于德(96)。币美(97)，则没礼。贿(98)，在聘于贿。

凡执玉，无籍者袭。

礼，不拜至。醴尊于东厢，瓦大一，有丰。荐脯五(99)，祭半横之。祭醴，再扱，如扱一祭，卒再祭。主人之庭实，则主人遂以出，宾之士诒受之。

既觐，宾若私献，奉献，将命。摈者入告，出，礼辞。宾东面坐奠献，再拜稽首。摈者东面坐取献，举以入告，出礼请受。宾固辞，公答再拜。摈者立于阼外以相拜，宾辟。摈者授宰夫于中庭。若兄弟之国，则问夫人(100)。

若君不见，使大夫受。自下听命，自西阶升受，负右房而立。宾降亦降。不礼。

币之所及，皆劳，不释服。

赐饗。唯羹饪。筮一尸(101)，若昭若穆(102)。仆为祝，祝曰：“孝孙某，孝子某，荐嘉礼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馈食之礼，假器于大夫。盼肉及廋车(103)。

聘日致饗。明日，问大夫。夕，夫人归礼。既致饗，旬而稍(104)，宰夫始归乘禽(105)，日如其饗饩之数。士中日则二双。凡献，执一双，委其余于面。禽羞俶献(106)。比(107)。

归大礼之日，既受饗饩，请观。诒帅之，自下门入(108)。

各以其爵朝服。

士无饗。无饗者无摈。

大夫不敢辞，君初为之辞矣。凡致礼，皆用其飧之加笱豆。无饗者无饗礼。

凡饩，大夫黍、粱、稷、筐五斛。

既将公事，宾请归。凡宾拜于朝，诒听之。

燕，则上介为宾，宾为苟敬(109)。宰夫献。

无行(110)，则重贿反币。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111)，寡君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寡

小君，拜。君赐寡君，延及二三老(112)，拜。又拜送。”

宾于馆堂楹间，释四皮束帛。宾不致，主人不拜。

大夫来使，无罪，飧之。过，则饩之。其介为介。有大客后至(113)，则先客不飧食，致之。

唯大聘有几筵。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 ，十 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稊，十稊曰秬，四百秉为一秬。

【注释】

(1)图：谋议。卿：指三卿。此节讲命人出使之事。

(2)遂：犹因。既然与其人谋事，于是命令他。使者：出聘的使者，即卿。

(3)戒上介：戒：命令。戒上介，即命令某人为上介。上介，即副使者，为大夫所担任。如果聘使有事，上介就摄其事。

(4)宰：上卿。执掌政事的人。也称冢宰。众介：指士。

(5)逆命：即接受命令。

(6)辞：推辞。

(7)书币：书出聘所用币多少。书：写。币：玉帛皮马之类。此节讲授币之事。

(8)宰夫：冢宰的部属。官具：使众官具币及所宜财用。

(9)夕币：夕，行前一天的傍晚。币，陈列币物。

(10)朝服：穿上朝见的服装。

(11)帅：即为率。夕：此夕为暮见于君之名。与“夕币”之“夕”义不同。是《左传·右尹子》“革夕”之义。

(12)管人：管犹馆。管人即馆人，掌管次舍帷幕的人。

(13)奉：为所奉以致命。即束帛及玄纁。

(14)展：取出币一一校数。

(15)舍于朝：公币不可以入私家，故在寝门外停一夜、等日出而行。舍：止。朝：寝门外朝。

(16)祔：父庙。此节讲使者和上介将行告祔，释币之事。宾：即使者。

(17)有司：古代设官分职，事各有专司的官吏。有司及祝都是卿的家臣。

(18)主人：即使者。因在自家庙中，故称主人。

(19)祝告：祷告（向祔）报告主人将行。其辞为：“孝子某奉君命使于某国以某日行敢奠币告。”

(20)载旃(zhān)：载旃于车上，以表识其事。敖氏云：“此载旃为将受君命以行也，使事于是乎始，故以其旗表之。”（胡培翬《仪礼正义》）旃，一种纯赤色的曲柄的小旗。

(21)进之：君有命，宜相近。进，附近。

(22)接闻命：接，犹续。接闻命，接续而闻命。上介必接闻命，若使者有故，则上介代行使者之事，应该闻命。

(23)贾人：在官知物价的人。即掌管市场买卖及物价的官吏。

(24)同面：面朝同一方向。《礼经释例》：“凡授受之礼，同面者谓之并授受；相向者谓之诿授受。”相向谓对面，同面如使者北面，宰亦北面。

(25)享：献。

(26)斂：藏。

(27)竟：国境。

(28)帅：犹道，引导，向导。

(29)饩：犹稟、给。

(30)肄：习演聘的威仪，此节讲将到所聘之国，预习聘的威仪。

(31)墼(w6i)坛：墼：土象坛。也指坛及其四周的矮墙。

(32)庭实：实，是实于庭。庭实，即指放在庭中的礼物。

(33)谒：稟告。陈说。

(34)请：问。

(35)会诸：会，合。诸，于。

(36)以告：自展以告。

(37)致命：致其君命，即转达国君的命令。

(38)老：宾的臣属。

(39)设：设于门内。乘：物四为乘。皮：麋鹿皮。乘皮设：即设乘(四张)皮。

(40)揖皮：揖执皮者。即向拿皮的人拱手行礼。

(41)竹籩方：器物名。用竹制成，像籩，形状是方的。即方竹籩。

(42)纁：绛色。

(43)腆：善。祧：即庙。周礼：天子七庙，文武为祧，诸侯五庙，则祧始祖，也是庙。称祧，祧尊，庙亲。

(44)拚：《释文》：“洒扫也。”《少仪》“扫席前日拚。”引而广之，凡洒扫都可称拚。此节讲使者初到所聘国，不马上行聘礼，主国(所聘之国)致馆设飧之事。

(45)俟闲：俟主人闲暇时。

(46)羞：羞鼎：陪鼎。因其实言之则为羞。因其陈言之，则为陪。

(47)诒：迎。以君命迎宾谓之诒。

(48)次：在大门外的西边、用帷为之。

(49)摈：主国国君派出接待主宾的人。

(50)绍：继。其位相承继而出。

(51)每门每曲：每门指雉门、路门。诸侯庙有三门：库、雉、路。库门为大门，雉门为中门。庙在中门内。每曲指入雉门之后折而向东深隐之处；直庙门折而北是又一深隐之处。

(52)接：近。塾：门侧的堂称塾。

(53)楣：堂上东西两楹间的横梁。

(54)侧：独，特。

(55)褻：袒开或脱去外衣，现出内衣或身体。

(56)面枋：枋的大端为叶，小端为枋。面，前。

(57)尚攬(li8)：攬或为搗字，搗为古文中的“叶”字。尚攬，即尚叶，仰枋端向上。

(58)栗阶：一步一步地上台阶。不越级。

(59)俚：两。皮：麋鹿皮。

(60)上市：上介的束锦。

(61)众币：士介四人的玉锦。

(62)相拜：指摈者把国君的拜谢转告给士介。摈者站在门中间的外边，士介在门外的西边。面朝东，国君在门内中庭，遥答拜。摈者在中间辅佐转告，称相拜。

(63)饗：割烹煎和之称。割：腥。烹煎和为饪。饗，兼任与腥。

(64)当内廉：内廉，西阶的东廉。阶有东西两廉，近堂的中间为内廉。当：对。

(65)上当碑：碑，宫必有碑，用来记日影，引阴阳。上当碑，正鼎以牛为上，陪鼎以豕为上。上位的鼎与碑一齐。

(66)肩鼎：肩(ji ng)鼎上贯通两耳的横杠。甬(m0)用茅编成的鼎盖。

(67)菹(z&)：醢菜。

(68)屈：交错。

(69)甗(wǎ)：瓦器。《礼器注》：“壶大一石，瓦 五斗。”即指此壶，大一石。

(70)斛：计量数名。秉有五 斗，二十四斛。十斗曰斛，十六斗曰 秉，十 曰秉。十六斛是一秉，五 为八斛，通为二十四斛，每斛十斗。所以秉有五 是二百四十斗。

(71)秬：数名。三秬为一千二百秉。

(72)老：家臣。

(73)面：即见。

(74)醴(sù)：白酒。凡酒，稻为上，黍次之，粱次之。三酒都有清白之分。清白皆陈，以备用。

(75)老：老，室老，大夫的贵臣。室老，家相，老即大夫的贵臣。

(76)壹食，再飧：壹，一。食，食礼，主要是饭食，没有酒。飧，享大牢饮宾，飧礼有酒。这一节主要讲主国国君与臣为宾介食飧燕饮之数，及不亲食飧的规法。

(77)俶：始。

(78)侑币：“侑”与“宥”通。宥是助的意思。侑币，饮宴用币物宥助。

(79)裼：在裘上加罩衣。

(80)纺：纺丝制成的纱。

(81)禴：祭名。因为路途上屡历不祥，禴之以除灾凶。

(82)稍：食。

(83)事：盟会之事。

(84)卒聘：仓猝而聘，不待殷聘之时。

(85)将命：国君的命令。

(86)名：书文、字。策：简。

(87)方：木板。

(88)资：费用。行使所需费用。

(89)祖：始。既受聘享之礼，行出国门，止陈车骑，释酒脯之奠于軹，为行始。

(90)軹：道祭。指祭道路之神。《春秋传》：“軹涉山川，然则軹，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险阻为难，是以委土为山，伏牲其上，使者为軹祭酒脯祷告。

(91)贄(jǐ)：犹付。《说文》：“贄，持遗也。”《周礼·掌皮》郑注：“予人以物曰贄。故云：“犹付也。”宰夫把拜见大夫的礼物载至郊交给使者。

(92)孙：顺。

(93)随入：不并行。相继而入。

(94)间：代。代替。

(95)货：此处指玉。

(96)伤：败。

(97)币：指束帛。

(98)贿：指财物。

(99)脯脰(zhò)：脯脰。即干肉条。

(100)问：犹遗，指献。不说“献”而说“问”，异于君。

(101)尸：这里指的是古代祭祀时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一般由死者的晚辈充任。

(102)若昭若穆：若，或者。昭穆(mù)，古代宗法制度下宗庙或宗庙中神主的排列次序，始祖居中，以下父子递为昭(居左)穆(居右)，如父在昭位，子即在穆位。

(103)盼(bǐn)：分赐，赐予。廋车：廋，廋人。车，巾车。二人为掌视车马的官。

(104)稍：稟食。

(105)乘禽：乘行之禽。此处“乘”不是指物四，此处的“乘”是“双”的意思。

(106)禽羞：熟的禽。

(107)比：放。放与仿同。比，即仿照，比仿的意思。

(108)下门：便门。

(109)苟敬：《仪礼·聘礼》：“燕则上介为宾，宾为苟敬。”《注》：“苟且也，假也。”

(110)无行：只聘一国，不再他往。

(111)在：存，存问之意。即问候的意思。

(112)二三老：二三大夫。老，指接待国家的大夫的尊称。

(113)大客：指诸侯。

【译文】

聘礼的礼仪：国君和三卿谋议聘问的事，于是任命卿为使者。卿(使者)再拜稽首辞让，国君不准许，于是退回原位。已经谋议出使之事，也同任命使者一样任命上介。宰命令司马任命众介，众介都接受命令，不推辞。

宰写下行聘礼物的数目，命令宰夫让众官吏准备。到出使的前一天傍晚，陈列礼物。使者穿上朝服，率领众介，傍晚拜见国君。馆人在寝门外铺幕。准备聘礼的人陈列礼物，兽皮，头朝北，以西边为上位。在两边的兽皮上放上进献的物品(束帛及玄纁)。马就面对北方，在马前的幕上放上束帛玄纁。使者面朝北，众介站在他的左边，以东边为上位。卿大夫在幕的东边，面朝西，以北边为上位。冢宰进入路门向国君报告准备情况。国君穿着朝服从路门的左边出来，面朝南。太史读簿书，核对礼物。冢宰拿着簿书向国君报告准备完毕，把簿书交给使者。使者接过簿书，把它交给上介。国君拱手行礼，进入路门。随行官吏把礼物装在车上，停放在寝门外。上介监视装车的人。把簿书收妥。

第二天，主宾穿朝服在祫庙陈列礼物。有司在室中铺席设几。祝先进入室中，主人跟随着进入。主人在右边，两次行拜礼。祝向祫祷告。主人又两次行拜礼。祝陈列礼物，把长一丈八尺的黑色、浅红色帛共十卷放在几的下边。祝和主人走出室。主人站在室门的东边。祝站在窗户西边。祝又走进室内取礼物，下堂，把束帛卷起放在竹器里，埋到西阶的东边。又在庙门外向行神陈列礼物。然后接受命令，上介陈列礼物也是如此。

上介和众介等候在使者的门外。使者在车上插着旃旗，率领上介和众介在朝门接受命令。国君穿朝服面向南。卿大夫面朝西，以北为上位。国君派卿让使者进入。使者进入，众介随着进入，面朝北以东边为上位。国君拱手施礼，使者进前，上介站在使者的左侧，接续听命。贾人面朝西坐下，打开木匣，拿出圭玉、纁垂悬，不站起而交给冢宰。冢宰拿着圭，把纁折起，从国君的左边交给使者。使者接受圭，和冢宰面朝同一方向。把纁垂悬，接受使命。向上介陈述使命后，和上介面朝同一方向把圭、纁交给他。上介接受圭，折起纁，出门交给随行的贾人。众介不跟随出门。接受进献用的束帛和放在上面的璧，接受国君夫人的聘璋，进献用的黑色、浅红色束帛和放在上面的琮，都和受圭的礼仪相同。然后出行，在郊外住宿。把旃旗收起。

如果路过邻国，到达边境时，使者派次介借道。次介拿着束帛到邻国的外朝，说：“请引导。”把束帛放在地上。邻国的下大夫拿着束帛

进去报告，出来说“允许”，于是接受束帛。邻国按照礼节馈赠，给上宾（使者）杀好的牛羊豕三牲，路上用的粮食、草料。众介都得到馈赠，邻国的士引导他们走到国境。在邻国的国境上立《誓》。使者面朝南，上介面朝西，众介面朝北，以东边为上位。史读《誓书》，司马拿着马鞭站在史的身后。

没有进入所聘国的国境，演习一次行聘的礼仪，堆土为坛，画上台阶，帷幕在坛的北边，没有宫。穿朝服，没有立主人，没有拿玉。众介都参加演习，面朝北，以西边为上位。演习进献，士拿着庭实。演习进献国君夫人的聘礼也是如此。演习公事礼仪，不演习私事礼仪。

到达所聘国的国境，把旃旗系在车上，立誓不违犯礼仪。然后向守关的人通报。守关的人问明随从的有几个人，使者让介回答。所聘国的国君派士询问来聘的原因。于是让人引导来聘者入境。

进入所聘国国境，收起旃旗，然后展视礼物。铺幕，主宾（使者）穿朝服站在幕的东边，面朝西。介都面朝北，以东为上位。贾人面朝北，坐下擦拭圭，然后拿着圭展示它。上介面朝北查视，退回原位。贾人把圭退回匣中。陈列兽皮，头部朝北，以西边为上位。又擦拭璧，展示璧。和束帛一起放在左边的兽皮上。上介查视，退回。马则在幕的南边，马头朝北，在马前的幕上放上束帛。展示国君夫人的行聘进献礼物也是如此。贾人向上介报告，上介向主宾报告。有司展示众人的束帛，自己报告主宾。到达远郊，又展示一次行聘、进献的礼物，如同入境后所做的一样。到达馆舍，在贾人住的馆舍展示行聘、进献的礼物，如同入境后所做的一样。

主宾（使者）到所聘国的近郊，让人系好旃旗。所聘国的国君派下大夫问“到哪儿去？”返回。所聘国的国君派卿穿朝服拿束帛慰劳来宾者。上介出门请问何事，进门报告主宾。主宾依礼辞谢。在馆舍门外迎接来慰劳的卿。两次行拜礼。来慰劳的人不回拜。主宾拱手行礼，先进入门内，在馆舍的门内接受慰劳品。来慰劳的人捧着礼物进入，面朝东向主宾表示自己国君的命令。主宾面朝北听取命令。转身稍后退，再拜稽首，接受礼物。来慰劳的人出门。主宾把礼物交给属下。出门迎请来慰劳的人，来慰劳的人依礼辞谢。主宾拱手行礼，先进门，来慰劳的人跟随他。在门内摆设四张麋鹿皮。主宾用束锦酬劳来慰劳的人。来慰劳的人再拜稽首，接受束锦。主宾为送上礼物再拜，稽首。来慰劳的人向拿麋鹿皮的人拱手行礼，然后出门。于是拿麋鹿皮的人退下，主宾送来慰劳的人，两次行拜礼。受聘国国君的夫人派下大夫来慰劳，拿着二个方竹簠，有黑色面子、浅红色里子的遮盖物，有盖子，里边装着枣和栗子。右手拿着枣，左手拿着栗子进前，主宾接受枣，大夫用双手把栗子交给主宾，主宾接受，如同接受来慰劳的卿的礼仪。招待下大夫的礼仪如同招待来慰劳的卿的礼仪。下大夫来慰劳的人于是随主宾进入。

到达外朝，主国国君说：“我先君的祧不好（自谦），已经打扫干净等待。”主宾（使者）说：“今日得到国君有闲暇时间。”宾说：“俟闲。”大夫引导主宾等到馆舍，（主国的）卿到馆舍，主宾出迎，两次行拜礼。宰夫穿朝服设便宴。煮熟的牛羊豕三牲在西边，鼎九个，陪鼎三个。生的牛羊豕三牲在东边，鼎七个。堂上的饭食有八簠、六钶、两簠、八壶。西夹屋的饭食有六簠、四钶、两簠、六壶。门外的米、禾都

是二十车。柴、草各四十车。上介是煮熟的牛羊豕三牲，在西边，鼎七个，陪鼎三个。堂上的饭食有六簋、四俎、两簠、六壶。门外的米、禾都是十车。柴、草二十车。众介都是煮熟的羊豕。

第二天，下大夫到馆舍迎接主宾。主宾穿皮弁服朝聘主国国君，到朝，主宾进入，有司在门外西边依次陈列礼物。卿做为上宾，大夫为承宾，士做为绍宾。宾是出门问事并传话的人。国君穿皮弁服，在大门内迎宾。大夫引主宾进入。主宾由门的左侧进入。主国国君两次行拜礼，主宾辞谢，不回拜。主国国君拱手行礼进入中门。每到一门一曲都拱手行礼。到庙门，主国国君拱手行礼进入，站立在中庭。主宾接近西塾站立。几、筵已经设好。上宾出来转达国君的命令。贾人面朝东坐下，打开木匣，取出圭玉，丝垫悬垂，把圭玉交给上介，不站起。上介不加穿裘衣，拿着圭，折起丝垫，交给主宾。主宾加穿裘衣，拿着圭。上宾进来告诉主宾，出来，辞谢圭玉。引主宾进入，主宾由门的左侧进入。介也都从门的左侧进入，面朝北，以西为上位。三次拱手行礼，到台阶，三次谦让。主国国君先登上二个台阶，主宾登堂，站在西楹柱的西边，面朝东，上宾退到中庭。主宾转达自己国君的“命令”，主国国君向左转身，面向北。上宾进前。主国国君对着堂上的横梁，两次行拜礼。主宾三次退避，背向西墙。主国国君独自加穿裘衣，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接受圭玉。上宾退回，背向东塾站立。主宾下堂，介按与进门时相反的顺序出门。主宾出门。主国国君独自把玉交给太宰。主国国君露出裼衣，下堂站立。上宾出来请主宾。主宾露出裼衣，捧着束帛，上边放着璧，进献。上宾进去报告，出来接受。放在庭中的礼物：兽皮，（众介）右手拿着前足，左手拿着后足，兽毛在里边，两手相向拿着，进门陈设。主宾由门的左边进入，拱手行礼，谦让，像原先一样。登堂转达自己国君的命令。拿兽皮的人打开兽皮。主国国君两次行拜礼接受礼物。接受兽皮的士在右边由客人的身后过到客人的左边。主宾出门。士对着主宾坐下，把兽皮折叠。国君独自把礼物交给太宰，兽皮如同进来时一样，兽皮头朝右向东。向主国国君的夫人行聘用璋，进献用琮。如同原初的礼仪。如果有话转达，就用束帛，如同进献的礼仪。上宾出来问主宾事情，主宾告诉他公事结束。

主宾捧着束锦请求私人拜见主国国君，上宾进内报告，出来辞谢，请求按礼招待主宾。主宾依礼辞谢，听从主国国君的命令。上宾进内报告国君主宾答应。宰夫撤去几，改设筵席。主国国君出门迎接主宾进入，拱手行礼谦让如同原先一样。主国国君登堂，在东墙的前端单独接受几。宰夫向内拂拭几三次，拿着几的两端进前。国君面向东南，向下拂拭几三次，拂拭完毕，抖抖衣袖，拿着几的中间，进前，面向西。上宾报告主宾，主宾走到筵前接过几，面朝东等待国君为送上几行一次拜礼，主宾用几避闪。面朝北放下几，不下堂，在台阶上回拜两次拜礼，两次稽首礼。宰夫在觶中斟上甜酒，在觶中放上报甜酒的勺。小端在前。国君自己接过甜酒。主宾不下堂，行一次拜礼，进到筵前接受甜酒，回到原位。国君为送上甜酒行拜礼。宰夫进献筍、豆、干肉、肉酱，主宾登上筵席，上宾退下背朝东塾。主宾祭干肉、肉酱，用柶祭甜酒三次。牵四匹马到庭中。主宾走下席位，面朝北，把柶和觶合在一起，拿着柶柄，坐下尝甜酒。国君用束帛酬谢。把柶插在觶中，面朝北，放在祭物的东

边。上宾进前佐助赠送礼物。主宾下堂，为赠送礼物辞谢。国君走下一级台阶辞谢主宾下堂。主宾一步一台阶地登上堂，听从国君的命令。主宾为将接受的礼物下堂行拜礼。国君辞谢。主宾登堂，两次行拜礼，行稽首礼，面朝北，与东楹柱平齐接受礼物。主宾退回，面朝东等待。国君行一次拜礼，主宾下堂，国君两次行拜礼。主宾牵着左边的马出门。上介接过主宾的礼物，跟随的人迎过来接过马。

主宾拜见，捧着束锦。二人牵着有装饰的四匹马，从门的右边进入，面朝北放下束锦，再拜稽首。宾者辞谢。主宾出门。宾者坐下拿取束锦，出门。有司二人牵着马跟随着出门，面朝西站立在东塾的南边。主宾依礼辞谢，听从命令。（辅佐的人）右手牵着马进入中庭陈列。主宾捧着束锦从门的左边进入，介都从门的左边进入，以西边为上位。（主国）国君拱手行礼如同初时一样。登堂，国君面朝北两次行拜礼。主宾三次退避，转身向西，又转身向东，背向西墙站立。主宾用衣袖向内掸拂束锦进前与东楹柱平齐，面朝北交给国君。接受马的士，由前边转身，从牵马人的身后到他的右边接过马。牵马的人由前边往西然后出门。主宾下堂，在西阶的东边为送马行拜礼。国君辞谢。主宾行拜礼，国君走下一级台阶辞谢。上宾说：“敝国国君跟随您走下台阶，将要行拜礼，请您登堂。”主宾一步一级台阶登堂。国君面向西。主宾在台阶上再拜稽首。国君稍退避。主宾走下台阶出门。国君独自把束锦交给太宰，让人牵马出门。国君下堂站立。宾者出门问事。上介捧着束锦，士介四人都捧着玉锦束请求接见。宾者进门报告，出来说“允许”。上介捧着束锦，让二人帮助拿着两张鹿皮，都由门的右边进入，以东为上位，放下礼物，都行两次稽首礼。宾者辞谢。上介、众介按与进来相反的顺序出门。宾者拿着上介的束锦，士拿着士介的玉锦，有司二人举着鹿皮，跟随着拿束锦的宾者，出门，向上介请求接受。有司放下鹿皮，面朝南站立。拿玉锦的人面朝西，以北边为上位。宾者向上介请示接受。上介依礼辞谢。听从命令。上介和众介都进前接受束锦。上介捧着束锦、鹿皮先从门的左边进入，放下鹿皮。国君两次拜谢。上介用衣袖掸拂束锦，由鹿皮的西边进前，面朝北交给国君。退回原位，为献上束锦行两次稽首礼。上介出门。太宰由国君的左边接过束锦，有司二人坐下，举起鹿皮往东去。宾者又引导士介进入。士介由门的右边进入，放下玉锦，行两次稽首礼。宾者辞谢，士介按与进来时相反的顺序出门。宾者拿着士介之长的玉锦出来，依礼请求按客人的礼节接受。主宾代为辞谢。国君两次回拜。宾者出门，站立在门的中间把国君的回拜告诉士介。士介都避开。主国的士三人，以东边为上位，坐下拿玉锦，站起。宾者走近国君。宰夫在中庭接过玉锦往东走。拿着玉锦的三个士依次跟随着。

宾者出门问事，主宾告诉事情已完毕。宾者进门报告国君，国君出门送主宾。到大门内，国君询问主宾的国君居处如何，主宾回答。国君两次行拜礼。国君问候大夫，主宾回答。国君问候主宾路途劳苦，主宾再拜稽首。主宾出大门，国君两次行拜礼送行，主宾不回视。

主宾向大夫问卿先到馆舍酬劳的事。国君依礼辞谢。允许。主宾到馆舍。卿、大夫慰劳主宾，主宾不见。大夫放下雁，两次行拜礼，上介接受。慰劳上介，也是如此。

国君让卿穿韦弁服，馈赠主宾煮熟的牛羊豕各一具，未煮的牛羊豕

各两具，活的牛羊豕各两具。上介问是何事，主宾穿朝服依礼辞谢。有司进到主宾馆舍的庙陈列。饪与腥。煮熟的牛羊豕，九个鼎，摆放在西阶前，陪鼎对着堂中间的堂边摆放，朝东，以北边为上位。上位的鼎与碑一齐，向南陈列，牛、羊、豕、鱼、腊、肠、臠同在一鼎，肤、鲜鱼、鲜腊摆在有横杠的鼎中，有鼎盖。、臠、三鼎，陪牛、羊、豕三鼎。未煮的牛、羊、豕三牲各两具，鼎十四只，没有鲜鱼、鲜腊，摆放在东阶前，朝西，向南陈列如同盛煮熟的牛羊豕的鼎。都是二列。堂上的饭食有八个豆，摆放在室门的西边，向西陈列。都分为二行并列，以东边为上位。东边上位的是腌韭菜，它的南边是肉酱。腌菜和肉酱交错摆放。八簋挨着它们向西摆放，黍的南边是稷，交错摆放。六个盛羹的小鼎挨着往西摆放，牛羹的西边是羊羹、豕羹，豕羹的南边是牛羹，牛羹往东是羊羹、豕羹。两簋挨着往西摆放。梁（上好米饭）在北边。八个酒壶摆放在堂上的西墙边，以北边为上位，二个并排往南陈列。西夹屋有六个豆（礼器），设放在夹屋的西墙下，以北为上位。腌韭菜的东边是肉酱，交错摆放。六簋挨着它们往南摆放，黍的东边是稷，交错摆放。四铏挨着它们摆放，梁在西边，都是二排并列，向南陈列。六个酒壶以西边为上位，二个并列，向东陈列。东夹屋的饭食摆放也是如此，以西、北为上位，酒壶以东边为上位，向西陈列。醋、酱百甕在碑的东西两边摆放，十甕为一列，醋在东边。牛羊豕三牲各二具，陈列在门的西边，朝北，以东边为上位。牛的西边是羊、豕，豕的西边是牛、羊、豕。米一百筥，一筥五斗，摆放在中庭，十筥为一列，以北边为上位。黍、梁、稻都是二行，稷是四行。门外，米三十车，每车二百四十斗，摆放在门的东边，分为三列，向东陈列。禾三十车，每车六万四千斗，摆放在门的西边，向西陈列。柴、草各六十车。主宾穿着皮弁服，在外门的外边迎接大夫，两次行拜礼。大夫不回拜。拱手行礼进门，到庙门，主宾拱手行礼进入。大夫捧着束帛进入，三次揖手行礼，同时进入。到达台阶，主宾让大夫先上一级台阶，主宾从后跟随，登堂，面朝北听候主国国君的命令。大夫面朝东转达国君的命令，主宾下堂，在东阶的西边再拜稽首，拜谢馈赠饩也是如此。大夫辞谢，（主宾）登堂再拜稽首，面朝向堂中的西边接受束帛。大夫下堂，出门。主宾下堂，把束帛交给家臣，出门迎接大夫。大夫依礼辞谢，答应。进门，拱手行礼谦让如初。主宾先上一级台阶，大夫跟随着，登堂。庭上陈四匹马。主宾下堂，从家臣手中接过束锦，大夫不下堂。主宾捧着束锦面朝西，大夫面朝东。主宾向大夫送上束锦。大夫致谢辞，面朝北与横梁齐，两次行拜礼，行稽首礼。在楹柱中间，面朝南接受束锦，退回，面朝东等待。主宾为送上束锦两次行拜礼，行稽首礼。大夫下堂，牵着左边的马出庙门。主宾送到大门的外边，两次行拜礼。第二天，主宾到主国国君的大门外行拜礼，拜谢馈赠饩与饩，都是两次行拜礼，行稽首礼。馈赠上介，杀了和活的牛羊豕各三具，煮熟的牛羊豕各一具，摆放在西边。鼎七个，羞鼎三个。未煮的牛羊豕各一具，在东边，鼎七个。堂上的饭食有六个豆。西夹屋也是如此，筥和甕数如同主宾。活的牛羊豕各一具。门外的米、禾数量视煮熟和未煮熟的牛羊豕的数量定，三牲有十车，柴、草二十车。凡是陈列的物品和顺序，如同上宾的一样。下大夫穿韦弁服，用束帛送上，上介穿韦弁服接受，如同主宾的礼仪。庭中陈列两匹马和束锦，士介四

人，都赠活着的牛羊豕各一具，米一百筥，摆放在门外。宰夫穿着朝服，牵着牛送给士介，士介穿朝服，面朝北再拜稽首接受。没有宾。

主宾穿朝服拜访主国的卿。卿在祖庙中接受。下大夫为摈者。摈者出门问何事。大夫（卿）在大门外迎接，两次行拜礼，主宾不回拜。拱手行礼。大夫先进门，每个门每个转弯处都拱手行礼。到庙门，大夫拱手行礼进门。摈者请求命令。庭上摆设四张麋鹿皮。主宾捧着束帛进门，三次拱手行礼，同时前行，到台阶，相互谦让。主宾登上一级台阶，大夫跟随，登堂。大夫面朝北听候命令，主宾面朝东转达自己国君的命令。大夫下堂，在台阶的西边再拜稽首。主宾辞谢。大夫登堂，再拜，稽首。面朝北，在堂中央的西边接受束锦。主宾下堂，出门。大夫下堂，把束锦交给家臣。没有宾。摈者出门问何事，主宾请求私人拜见卿，礼物同拜见国君的相同。主宾捧着束锦，庭中陈列四匹马，从门的右边进入。大夫辞谢。主宾于是从门的左边进入。在庭中陈列，拱手谦让和原先相同。大夫登上一级台阶，主宾跟随着。大夫面朝西，主宾表述拜见之辞，大夫回答，面朝北与横梁齐两次行拜礼。在楹柱间面朝南接受束锦，退回，面朝西站立。主宾与横梁齐为送上束锦两次行拜礼，下堂，出门。大夫下堂，把束锦交给家臣。

摈者出门问是何事，上介单独请求私人拜见卿，拜见的礼物同拜见国君的相同。上介捧着束锦，二人帮着拿着两张鹿皮，从门的右边进入，放下束锦，两次行拜礼。大夫辞谢。摈者出门把束锦、皮送还上介。陈列庭实，上介捧着束锦进入，大夫拱手行礼谦让如同原先一样。上介登堂，大夫两次行拜礼接受。上介下堂拜谢，大夫下堂辞谢。上介登堂，为送上束锦两次行拜礼。摈者出门问何事，众介请求私人拜见卿，拜见的礼物同拜见国君的礼物相同，由门的右边进入，放下玉锦，都两次行拜礼。大夫辞谢，众介按与进来时相反的顺序出门。摈者拿着众介之长的玉锦出门，依礼请求接受，主宾代为辞谢。大夫回拜两次。摈者拿着众介之长的玉锦站立在门中，转达大夫的拜谢。士介都避开，家臣在中庭接受摈者手中的玉锦。士三人坐下拿众介的玉锦跟随他。摈者出门问何事。主宾出来，大夫在大门外送主宾，两次行拜礼，主宾不回头。摈者退回。大夫拜谢他屈尊帮助自己。

主国的下大夫曾经出使到过行聘国的，来行聘的人拿着礼物到下大夫那里，上介穿着朝服，三介，拜访下大夫，下大夫如同卿接受礼物的礼仪。来聘的人请求私人见面，如同主宾同卿私人见面的礼仪。

如果主国大夫因故不能见面，主国国君让大夫各按自己的爵位相同的人代为接受，如同主人接受礼物的礼仪。代替的人不行拜礼。

拜访卿的当晚，主国国君夫人派下大夫穿韦弁服来行馈赠礼仪。堂上的笱豆有六个，摆放在室门的东边，以西为上位，两两并列，向东摆放。酒壶摆放在堂上东墙下，以北为上位，两两并列，向南摆放，稻米酒，黍米酒，高粱酒，三酒清、白各一壶。下大夫献上束帛，转达夫人的命令。主宾如同接受饪腥的礼仪。在堂上陈列四匹马和束锦。上介是四豆、四笱、四壶，接受这些如同主宾的礼仪。堂上陈列两匹马和束锦。第二天，主宾到朝行拜谢礼。

大夫馈赠给主宾活的牛、羊、豕各一具，米八筐。主宾迎出，两次行拜礼，大夫的贵臣牵着牛送给主宾，主宾再拜稽首接受。大夫的贵臣

退下，主宾两次行拜礼送行。上介也是如此。众介都是羊豕各一具，米六筐，都是士牵着羊送上。

主国国君对主宾行一次食礼，两次飧礼。燕礼用熟禽，开始献的没有定数。主宾和随介第二天到朝行拜礼。对上介行一食礼，一飧礼。如果国君不亲自献食，就派大夫各按自己的爵位，穿朝服献上食礼的酬谢礼物，如同送上饪腥的礼仪。没有宾。进献飧礼的酬谢礼物也是如此。主国的大夫对主宾行一次食礼，一次飧礼。对上介或者一次食礼或者一次飧礼。如果不能亲自行飧礼，那么国君就让大夫献上酬谢的礼物，献上食礼的宥助的礼物。

主国国君派卿穿皮弁服到(宾住的)馆舍还玉圭。主宾穿皮弁服，加穿衮衣，在外门外迎接，不行拜礼，引导大夫进门。大夫由西阶登堂，从西楹柱西边绕过往东到堂中，主宾在碑的北面听取主国国君的命令，由西阶登堂，从大夫的左边过来，面朝南接受圭玉，退后背向右房站立。大夫下到中庭。主宾由碑的北面下堂，面朝东，在东阶的东边把圭玉交给上介。上介出去问有何事，主宾迎接。大夫送还璋玉，如同初进时一样。主宾露出褐衣，迎接。大夫把一束纺丝送给主宾，行聘礼用的璧、束帛、四张鹿皮，都按送还玉圭的礼仪送还。大夫出门，主宾送行，不行拜礼。

主国国君到馆舍拜见主宾，主宾避开，上介代主宾听取国君的命令。向行聘国的国君行聘问进献礼，向国君夫人行聘问进献礼，拜访卿大夫，送主宾回国，国君都两次行拜礼。国君退下，主宾跟从，在朝门外请命。国君辞谢，主宾退回。

主宾返回前在朝门外为国君赠送的四只禽鸟三次行拜礼。主国侍奉宾客的人听凭他行礼。然后启程，在主国的近郊住宿。主国国君派卿赠送束帛如同相见时送的礼物。主宾在住处的门外接受，如同接受慰劳时的礼仪。没有宾。主国国君派下大夫馈赠上介、也是如此。派士馈赠众介，如同他们相见时的礼物。大夫亲自馈赠，如同他拜访时的礼物，没有宾。馈赠上介也是如此。派人馈赠众介，如同他拜访时的礼物。主国的士送他们到达国境。

使者回国到近郊，请郊人报告国君请求回命。穿上朝服，在车上插上旃旗，行禘祭后进入国都。然后入朝，把礼物陈列在朝堂，以西为上。主宾(使者)的所聘国国君赠送的礼物，卿大夫赠送的礼物都陈列，上介是所聘国国君赠送的礼物陈列，其他介都不陈列。束帛各自放在他们的庭实上，兽皮在左边。国君面向南。卿让使者进入，使者拿着圭玉垂着丝垫，面朝北，上介拿着璋，丝垫折着，站在使者的左边。回复使命说：“按国君的命令向某国国君行聘礼，某国国君在他的某宫里接受礼物，某国国君两次行拜礼，把礼物进献给某国国君，某国国君两次行拜礼。”冢宰从国君左边接过圭玉。接过上介的璋，转达被行聘国国君的命令也是如此。主宾拿着被行聘国国君在近郊馈赠的礼物报告说：“某国国君让某子馈赠。”交给冢宰，拿着放有璧玉的束帛，报告也是如此。拿着被聘国国君初次赠给主宾的礼物，把赐予礼物的过程全部报告。国君说：“好，你不是善于出使四方吗？”使者把礼物交给上介，上介再拜稽首。国君回两次行拜礼。卿大夫赠予的礼物不报告。国君慰劳使者，使者再拜稽首。国君回两次拜礼。如果被聘国有进献之物，就说：“某国国君

的馈赐，国君接受他的馈赐吗？”上介空手向国君报告被聘国国君的赐予，如同上宾的礼仪。国君慰劳他，再拜稽首。国君回拜。慰劳上介也是如此。国君命冢宰赐予使者礼物，使者再拜稽首。赐予介，介都再拜稽首。然后退出。皆都送使者到他的门外，然后退回，拱手行礼辞别使者，使者拜谢他们屈尊佐助自己。

使者把礼物放在大门外，然后到祢庙，在室中摆设筵几，进献干肉、肉酱，陈放酒觴。在东阶上设席，进献干肉、肉酱，室老二献，士三献，主人(使者)自酢。一人举起酒爵，献给随从的人，酬谢随行的人都要谢遍，于是出庙门。上介到他的家庙也是如此。

行聘礼遇上主国国君去世，已经进入国境，就继续前行。不举行郊劳，不摆设筵、几，不用醴酒招待主宾。主人丧事结束，对主宾行归礼，主宾只接受杀了的和活的牛羊豕。不赠送纺丝素绢，不送束帛、鹿皮。使者返国住宿郊外不赠送礼物。遇上国君的夫人、世子去世，国君不接受礼物，派大夫在庙中接受礼物，其他和遇上国君去世相同。遇上主国国君去世，国君夫人去世、世子去世，就命大夫代主人穿素色长衣，戴练冠接受。

行聘国国君如果在使者出发后去世，进入被聘国国境就继续进行下去。行聘国报丧的人没有到，就在巷门哭泣，在馆舍穿丧服。接受礼物，不接受飧礼、食礼。报丧的人到后，就穿丧服出去。只接受米谷之类的食物。使者归国，拿着圭玉在殡宫复命，从西阶登阶，不登堂。世子就其哭泣的位置，不哭。使者及介一一复命如同平时聘问回来。复命后，子、臣都哭。使者和介稍进灵柩，面朝北哭。出殡宫门，露出左臂，束起头发，从门的右边进入，站在东阶下自己的位置上如同奔丧的礼仪。

如果主宾(奉命行聘)遇到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去世，就在馆舍中哭泣，在居住处穿丧服，不参加飧礼、食礼。在归国时，让众介在前，自己穿丧服跟随着。

主宾进入被聘国国境后去世，聘问之事继续进行。主国国君为他提供丧斂、殡仪之物。上介代行主宾的使命。主国国君来吊丧，上介充当主人。主国国君馈赠的祭奠、送葬的器物必合奠赠诸事之用。上介接受主国用主宾的礼仪待己，没有辞谢。不参加飧礼、食礼。回国后，上介回复聘问使命，主宾的灵柩停在大门外。上介回报完聘问使命，出大门，上介送主宾的灵柩到主宾家。国君亲自吊丧，殡事结束。如果是大夫介去世，也是如此。如果是士介去世，为他提供棺木入斂，国君不吊。如果主宾没有转达国君的命令就去世了，就用棺木收斂，抬到朝门外，上介转达国君的命令。如果介去世，回国回复使命，只有上介的灵柩抬到朝门外。如果介去世，即使是士介，主宾回复完使命，跟随灵柩到介家，殡事结束，然后回自己家。

小聘叫作“问”。不进献加上璧玉的束帛。向主国大臣进献束锦和马，不向国君的夫人进献。主国国君不在庙中摆设筵几，不用酒招待主宾。私人见面不登堂。不到近郊慰劳主宾。主国对待主宾的礼仪，如同大聘时对待上介的礼仪，士三人做为介。

[记]

长时间没有盟会之类的事，就派使者聘问。如果有灾患，就急速聘

问。用束帛放上书简转达国君的命令，百字以上就写在简策上，不到百字就写在一个板上。主国国君派内史和主宾在庙门外宣读。主宾将回国，主国国君派大夫用主宾的束帛到馆舍复命。第二天，主国国君到馆舍看望主宾。

已经接受出使的任命，出来去见冢宰，问出使几个月的费用。使者已经接受出使的任命，在陈列礼物和出发的那天，上朝站立的位置相同。出发开始，祭路神，把酒和干肉放在神位前，然后在神位旁饮酒。

所用来朝见天子的圭玉和彩色纁都是九寸长，上部左右各削寸半，厚半寸，宽三寸。纁是红、白、青三种颜色相间成为六等，拜见诸侯，是红、绿二种颜色相间的纁，长八寸。朝见天子和拜见诸侯的纁玉都用上红下黑的帛做垫，系玉和垫子的带子是五色的丝带，长一尺。拜见大夫的礼物放在近郊。分行陈列，等使者到来，又把鹿皮和马交给使者。

聘问的言词没有定则，但要谦逊而和悦。言词多就策祝，言词少则不能表达意思，言词如果足以表达意思，意思就达到了极至。主宾说：“不合乎礼，不敢。”主人回答：“不合乎礼，不敢。”

卿在大夫的家庙中住宿，大夫在士的家庙中住宿，士在工商的家庙中住宿。掌管客馆的人为使者和士介三天准备一次洗发的水，五天准备一次洗澡的水。

便宴不用送上束帛转达国君的命令，主宾不行拜礼。沐浴后吃准备好的便宴。

卿，由大夫迎候，接待；大夫，由士迎候接待；士，都有迎候接待的人。主宾到馆舍，主国国君派来迎候接待的人就把国君命令自己迎候的命令告诉主宾。又拿着礼物拜见主宾。主宾已经把聘问的公事办完，拿着礼物回报迎候的人。

凡是圭、璋、璧、琮，只要是自己的国家的国宝，就可以用作聘问的礼物。

掌管设置顺序位子的宗人为主宾设置顺序位子。顺序位子用帷布做成，主宾的顺序位子在主国国君顺序位子稍后的地方。

上介拿着圭，如同拿着重物，(慎重地)交给主宾。主宾进入朝门，仪容庄严。登堂时托举圭的手与胸平衡。将要把圭交给主国国君时审慎前行。交给国君时如同与人争接拿取，恭敬献上如同国君送时。国君转身把圭玉交给太宰，然后主宾退下。走下台阶，呼出一口长气，神态怡然。再三抬脚安定心神，然后快走，到达大门，神态正常。拿着圭玉，进入庙门，恭敬谨慎地捧着圭玉，如同怕失落它。到进献时，呼出一口长气，神态从容。众介面朝北，神态舒扬。私人拜见，容貌和敬。出门，如同大雁舒展翅膀，威仪自然地行走。进入大门以恭敬为主，登堂以谨慎为主。

凡庭实都相随抬入，在左边的先抬入，鹿皮和马相互代换是可以的。主宾的礼物，只有马牵出庙门，其余的都往东收藏在内府。玉多就有损于德性，束帛华美就掩盖了礼的本意。主国馈赠主宾礼物，当着主宾聘问的礼物而定。

凡是拿着圭玉，没有纁做玉垫的，拿圭玉的人要加穿衮衣。

聘享完毕，招待主宾，主人不为主宾到来行拜礼。盛放甜酒的酒尊放在东厢，瓦大一个，有丰。进献的是五条干肉条。祭用的半条横放在

上边。祭甜酒时两次舀取，开始舀取祭一次，后来舀取祭二次。主人的庭实(马)，就由主人牵着随着主宾出来。主宾的士介迎上来，接过主宾牵着的马。

已经拜访，如果主宾有私人的礼物进献，奉献时要称转达君命，宾者进去报告，出来，依礼辞谢。主宾面朝东坐下放下进献的礼物。再拜稽首。宾者面朝东坐下拿取进献的礼物，举着礼物进去报告，出来，依主宾的礼节接受。主宾辞谢。主国国君回拜两次。宾者站在门槛的外边把国君的回拜转告主宾，主宾避开。宾者在中庭把礼物交给宰夫，如果是同姓或婚姻甥舅有亲戚关系的国家，就要馈赠国君夫人礼物。

如果国君不能见使者，就派大夫接受主宾的聘享。大夫在堂下听命，由西阶登堂接受聘享，背向右房站立，主宾下堂也跟着下堂。不招待主宾。

接到主宾礼物的人都来慰劳主宾，没有脱下皮弁服。

赐予杀死的牛羊豕，只有煮熟的要祭。用蓍草占卜尸的人选，或昭或穆。大夫的臣下充当祝，祝说：“孝孙某某，孝子某某，进献美好的礼物给皇祖某甫、皇孝某子。”如同馈赠食物的礼仪。向大夫借祭器。祭毕，分赐肉给众人及廋人、巾车。

行聘礼的当天送杀死和活的牛羊豕，第二天拜访大夫，第二天傍晚，国君夫人派人馈赠主宾礼物。在馈赠牛羊豕十天后送来粮米。宰夫开始送成双的雉、雁等，每天送上的雉、雁的数目同牛羊豕的数目相同。士介是隔一天送二只。凡是献雉、雁等，拿一双转达君命，其余的放在面前。进献煮熟的禽类和四时的鲜食物，比照进献雉、雁的礼仪。

馈赠杀死和活的牛羊豕的那天，主宾接受后，请求观瞻宗庙。主国派人迎接并引导主宾等由便门进入。

凡致送礼物的人各按自己的爵位穿朝服。

士介没有杀好的牛羊豕等礼物，没有这些礼物的人，没有宾。

主宾要拜见大夫，大夫不敢推辞。国君在开始时已经为他推辞。

凡是致送礼物，都用飧礼的笾、豆，里面放有食物。没有被馈赠杀好的牛羊豕的礼物的人，没有飧礼。

凡是(主国)大夫馈赠主宾和上介粮食，大夫用黍、粱、稷，每筐五斛。

已经办完聘享公事，主宾请求回国。在外朝为主国的赐予行拜礼，接待主宾的人听凭他行拜礼。

燕礼就让上介充当主宾，主宾充当苟敬。宰夫进献。

主宾只到主国，不再到他国聘问，就送重礼，把束帛返还。

主国国君到馆舍拜谢主宾，辅佐的人说，“您按贵国国君的命令来问候敝国国君，敝国国君为您按贵国国君之命屈尊到来行拜礼。贵国国君为社稷的缘故问候敝国国君夫人，敝国国君行拜礼。贵国国君赐予敝国国君礼物，还延及到敝国的二三位大夫，敝国国君行拜礼。又为送主宾您回国，敝国国君行拜礼。”

主宾在馆舍的堂上的两楹柱中间放下四张鹿皮和束帛，主宾不致送，馆舍主人不行拜礼。

大夫来聘问中，没有犯法行为，如大夫行飧礼。有过失，就只送杀好的牛羊豕三牲。行飧礼，主宾的上介充当介。有诸侯后到，就对先到

的客人不行飧礼、食物，把礼物送给他。

只有在接受聘享等大聘时，有几和筵。

十斗叫斛。十六斗叫。十 叫秉。一车米二百四十斗。四秉叫筥。十筥叫稷。十稷叫秬。四百秉为一秬。

公食大夫礼第九

【题解】

《公食大夫礼》记述主国国君以礼食招待来小聘的大夫的礼仪。篇中首先对如何通知主宾，如何摆放待宾之物，宾至如何迎接的礼节仪式作了详细说明。接着记述如何设俎，如何为宾设正饌、加饌。宾如何祭饌，公如何侑宾，宾卒食，如何退，如何拜赐诸礼仪。篇中还对大夫相食，君、大夫有故不能亲食的礼节仪式作了说明。全篇主于食饭而没有宾主酬酢，食饭也只限于主宾一人，有别于飨礼和燕礼。燕礼主酒，飨礼兼酒和饭。而此篇为“主国君以礼食小聘大夫之礼。”（胡培翬《仪礼正义》）故称“公食大夫礼”。在五礼中亦属嘉礼。

公食大夫之礼：使大夫戒(1)，各以其爵。上介出请，入告。三辞。宾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将命。宾再拜稽首。大夫还。宾不拜送，遂从之。宾朝服即位于大门外，如聘。

即位。具(2)。羹定(3)。甸人(4)，陈鼎七(5)，当门，南面，西上，设扃鼎，鼎若束若编。设洗如飨。小臣具槃(6)，在东堂下。宰夫设筵，加席几。无尊。饮酒(7)，浆饮(8)，俟于东房。凡宰夫之具，饌于东房。

公如宾服，迎宾于大门内。大夫纳宾。宾入门，左，公再拜。宾辟，再拜稽首。公揖入，宾从。及庙门，公揖入。宾入，三揖。至于阶，三让。公升二等，宾升。大夫立于东夹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门东，北面西上。小臣东堂下，南面西上。宰，东夹北。西面南上。内官之士(9)，在宰东北，西面南上。介，门西，北面西上。公当楣北乡，至再拜，宾降也，公再拜。宾，西阶东，北面答拜。摈者辞，拜也。公降一等。辞曰：“寡君从子，虽将拜，兴也。”宾栗阶升，不拜。命之，成拜。阶上北面再拜稽首。

士举鼎，去鼎于外，次入。陈鼎于碑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顺。出自鼎西，左人待载，雍人以俎入(10)，陈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11)，退。大夫长盥，洗东南，西面北上，序进盥。退者与进者交于前(12)。卒盥，序进，南面匕。载者西面。鱼腊饪。载体进奏。鱼七，缩俎寝右(13)。肠、胃七，同俎。伦肤七。肠、胃、肤，皆横诸俎，垂之。大夫既匕，匕奠于鼎。进退，复位。

公降盥。宾降，公辞。卒盥，公壹揖壹让，公升，宾升。宰夫自东房授醯酱(14)，公设之。宾辞，北面坐迁，而东迁所(15)。公立于序内，西乡，宾立于阶西，疑立(16)。宰夫自东房荐豆六，设于酱东，西上。韭菹以东，醯醢(17)、昌本(18)；昌本南麋(19)，以西菁菹(20)、鹿。士设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鱼在牛西，腊、肠、胃亚之(21)，肤以为特(22)。旅人取匕，甸人举鼎，顺出，奠于其所。宰夫设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并，东北上。黍当牛俎，其西稷，错以终，南陈。大羹滂(23)，不和(24)，实于镡(25)。宰右执镡，左执盖，由门入。升自阼阶，尽阶，不升堂，授公，以盖降，出，入反位。公设之于酱西，宾辞，坐迁之。宰夫设铏四于豆西，东上(26)：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东牛。饮酒，实于觶，加于丰。宰夫右执觶，左执丰，进设于豆东。宰夫东面，坐启簋会(27)，各却于其西(28)。赞者负东房，南面，告具于公。

公再拜，揖食。宾降拜。公辞。宾升，再拜稽首。宾升席，坐取菲

菹，以辩擗于醢(29)，上豆之间祭。赞者东面坐取黍，实于左手，辩。又取稷，辩，反于右手。兴以授宾。宾祭之。三牲之肺不离(30)，赞者辩取之，壹以授宾。宾兴受，坐祭。扱手(31)，扱上刳以栖，辩擗之，上刳之间祭。祭饮酒于上豆之间。鱼、腊、酱、涪不祭。

宰夫授公饭粱(32)，公设之于涪西，宾北面辞，坐迁之。公与宾皆复初位。宰夫膳稻于粱西，士羞庶羞(33)，皆有大，盖，执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门入，升自西阶。先者一人升，设于稻南簋西，间容人。旁四列西北上。臯以东臠(34)，(35)，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臠(36)，醢，牛醢(37)。南，羊炙，以东羊臠，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臠，芥酱，鱼脍。众人腾羞者，尽阶不升堂，授，以盖降，出。赞者，负东房，告备于公。

赞升宾。宾坐席末，取粱，即稻(38)，祭于酱涪间。赞者北面坐，辩取庶羞之大，兴，一以授宾。宾受，兼壹祭之。宾降拜，公辞。宾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宾北面自间坐(39)，左拥簋粱，右执涪，以降。公辞，宾西面坐奠于阶西，东面对(40)，西面坐取之。栗阶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辞公。公许，宾升，公揖退于箱(41)。摈者退，负东塾而立。宾坐，遂卷加席，公不辞。宾三饭以涪酱。宰夫执觶浆饮，与其丰以进，宾扱手，兴受。宰夫设其丰于稻西。庭实设。宾坐祭，遂饮，奠于丰上。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向立。宾降筵，北面。摈者进相币。宾降辞币，升听命，降拜。公辞。宾升，再拜稽首，受币，当东楹，北面。退，西楹西，东面立。公壹拜，宾降也，公再拜。介逆出。宾北面揖，执庭实以出。公降立。上介受宾币，从者诃受皮(42)。

宾入门左，没霤(43)，北面再拜稽首。公辞，揖让如初，升。宾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宾降辞公，如初。宾升，公揖退于箱。宾卒食会饭(44)，三饮(45)。不以酱涪。

扱手，兴，北面坐取粱与酱以降。西面会奠于阶西。东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介逆出，宾出。公送于大门内，再拜。宾不顾。

有司卷三牲之俎(46)，归于宾馆。鱼腊不与。

明日，宾朝服拜赐于朝，拜食与侑币，皆再拜稽首。诃听之。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刳，九俎，鱼腊皆二俎，鱼，肠胃，伦肤。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若七，若九。庶羞。西东毋过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鹑，。

若不亲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币致之，豆实(47)，实于甕(48)，陈于楹外，二以并，北陈。簋实(49)，实于筐(50)，陈于楹内，两楹间，二以并，南陈。庶羞陈于碑内，庭实陈于碑外。牛、羊、豕陈于门内。西方，东上。宾朝服以受，如受饗礼。无摈。明日，宾朝服以拜赐于朝。诃听命。

大夫相食，亲戒速(51)。迎宾于门外，拜至，皆如飨拜。降盥受酱、涪、侑币、束锦也。皆自阼阶降堂受(52)，授者升一等(53)，宾止也。宾执粱与涪，之西序端。主人辞，宾反之。卷加席，主人辞，宾反之。辞币，降一等。主人从。受侑币，再拜稽首。主人送币，亦然。辞于主人，降一等。主人从。卒食，彻于西序端。东面再拜，降出。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礼。

若不亲食，则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币致之。宾受于堂，无摈。

[记]

不宿戒。戒不速。不授几。无阼席。亨于门外，东方。司宫具几(54)，与蒲筵常(55)，缁布纯(56)，加萑席寻(57)，玄帛纯，皆卷自末。宰夫筵，出自东房。宾之乘车，在大门外西方，北面立。刚笔(58)，牛羹(59)，羊苦(60)，豕薇，皆有滑(61)。赞者盥，从俎升。簠有盖幂。凡炙无酱。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纯皆如下大夫纯。卿摈由下，上赞，下大夫也。上大夫，庶羞。酒饮、浆饮，庶羞可也。拜食与侑币，皆再拜稽首。

【注释】

(1)戒：告。此指到使者住的馆舍告诉使者到主国的庙接受食礼。

(2)具：待宾之物。

(3)羹定：羹，肉。定，熟。羹定：即肉熟了。

(4)甸人：见《燕礼第六》注(53)。

(5)鼎七：七鼎。牛一，羊一，豕一，鱼一，腊，肠胃一，肤一。

(6)槃：为国君盥洗所设。槃，盛盥弃水，，盛水以沃盥。

(7)饮酒：清酒。

(8)浆饮：馘浆。馘，即载。因其汁滓相载，故称馘。浆又为水、浆、醴、凉、鬻、醢六饮之一种。

(9)内官：近侍臣僚，宫廷的女官，夫人之官，内宰之属。

(10)雍人：宫中掌烹调之官。

(11)旅人：雍人的属下。

(12)前：洗的南边。

(13)缩俎：缩，纵。缩俎，鱼在俎为纵，于人为横。

(14)醢酱：醢(x9)，醋。醢酱，用醢和酱。

(15)所：处。

(16)疑立：正立。疑、正。

(17)醢醢：醢(t3n)肉酱的汁。醢(h3i)肉鱼等制成的酱。

(18)昌本：昌，蒲。本，菹。《周礼·醢人》注：“昌蒲，根本，即根也。”

(19)：醢有骨谓之。

(20)菁菹(j9ng zu)：菁，莫，韭菜的花。菁、菹。蔓菁，一种二年生草本植物，块根可食。菹，醃菜。

(21)亚：次。

(22)特：独为一行，不在豆南。

(23)大羹涪：煮肉汁。涪：汁。

(24)不和：没有和五味的菜。

(25)箴：瓦豆谓箴。

(26)刚(x0ng)：盛菜和羹的器具。亦曰刚鼎。

(27)会：盖。

(28)却：却下，去掉。

(29)擗：染。

(30)肺不离：肺要切割开。胡培翠《仪礼正义》：“肺不离者，刲之也。”刲(c(n)割，切。

- (31) 扱：试，擦。
- (32) 粱：粱为饭而实之于簠。粱即粟，北方叫小米。
- (33) 羞：同“馐”，肉。
- (34) 臠(xi3ng)：牛肉羹。臠(x&n)：羊肉羹。
- (35) 豕肉羹。
- (36) 臠(z@)：大块的肉。
- (37) (zh9)：脍，古人有用藏鱼的方法用来做牛肉，所以用名。“ ”愿意为“鱼酱”。牛，指细切的牛肉。
- (38) 即：就。
- (39) 间：两饌之间，指正饌与加饌之间。即前文的“间容人”处。
- (40) 对：解释下堂的想法。
- (41) 箱：东夹之前，东箱。箱即厢。
- (42) 从者诿受皮：从者，指属吏之属。诿，迎。受皮；指主国有司执皮者随主宾出来，主宾的从者上前接过来。
- (43) 霤(li)：霤，屋檐。
- (44) 卒食会饭：卒，已。会饭，指黍稷。
- (45) 三饮：三饮浆以漱口。
- (46) 卷(ju3n)：收藏：
- (47) 豆实：腌菜、肉酱之类。
- (48) 甗：瓦器。
- (49) 簠(gu)实：簠，宴时盛黍稷的器皿。簠实，宴时内盛黍稷，用途有如现在装着饭的盆或桶。
- (50) 筐：竹器。
- (51) 速：召。
- (52) 皆：都、俱，这里指受酱、受涪、受币三事。
- (53) 授者：为大夫的家臣。
- (54) 司宫：太宰之属，掌宫庙的人。
- (55) 常：长度单位。一丈六尺为常。
- (56) 纯：缘。
- (57) 萑：细苇。寻：长度单位。半常为寻。
- (58) 刲苕：刲羹所用之菜。羹、苕、苳、醢四物，肉汁谓之羹，蔬菜谓之苕。肉酱谓之醢，腌菜谓之苳。苳、醢为生的。苕则用肉羹汁烹，和羹相从，放在刲中。
- (59) 藿：豆叶。
- (60) 苦：苦茶。
- (61) 滑：藿苳之属。藿(j n)苳(hu2n)，古人用以调味。

【译文】

主国国君用食礼招待来聘问的大夫的礼仪：国君派大夫到馆舍告诉来聘的大夫(到主国的朝庙接受食礼)，各自按相同的爵位去告之。上介出门问来馆舍有何事，进门报告。辞谢三次后答应。主宾出外门，为主国的大夫屈尊来迎接自己行拜礼。大夫不回拜，转达国君的命令。主宾再拜稽首，接受国君的命令。大夫返回复命。主宾送行，不行拜礼，于是跟随大夫前往。主宾穿朝服在大门外就位，如同聘礼。

主人就位。招待主宾的食物陈列在朝庙门外。肉熟了。甸人陈列七

个鼎，对着门，面向南，以西为上位，设置鼎杠、鼎盖，鼎盖用茅草，或者捆扎，或者编结。洗的摆放位置与飧礼相同。小臣在东堂下为国君摆放盛水的盘和。宰夫在户西摆放蒲筵，在室中摆放萑席，在左边摆放几。没有酒尊。清酒、馘浆放在东房。凡是宰夫掌管的饮食器具、饭食都在东房。

主国国君如同主宾一样穿朝服，在大门内迎接主宾。大夫按国君的命令引主宾进入，主宾进门，站在西方。国君两次行拜礼，主宾避开，再拜稽首。国君拱手行礼进入，主宾跟随着，到祢庙的庙门，国君拱手行礼进入，主宾进入，每到转弯处拱手行礼，对着碑拱手行礼，相人偶拱手行礼。到达台阶，三次谦让，国君登上二级台阶后，主宾登阶。主国的大夫站在正堂的东边，面朝西，以北为上位。士站在门的东边，面朝北，以西边为上位。小臣在东堂下，面朝南，以西边为上位。宰在东夹屋北边堂下，面朝西以南边为上位。内宰属下的士在宰的东北方，面朝西以南边为上位。介在门的西边，面朝北以西边为上位。国君与梁齐，面向北，主宾到达堂上，国君两次行拜礼，主宾下堂，国君两次行拜礼。主宾在西阶的东边，面朝北回拜。摈者辞谢主宾回拜，主宾仍行拜礼，国君走下一级台阶亲自辞谢。摈者辞谢说：“敝国国君跟随您下堂，将要行拜礼，您还是起来吧。”主宾连步上台阶登堂，不行拜礼。国君命主宾完成拜礼，主宾在台阶上面朝北再拜稽首。

士扛鼎，在门外去掉鼎盖，按顺序进入，在碑的南边摆放鼎，以西边为上位。鼎右的人抽出鼎杠，坐下把杠放在鼎的西边，南北方向放置。从鼎的西边出来。鼎左的人等着把鼎中的牲肉取出放在俎上。雍人拿着俎进来，把俎摆放在鼎的南边，旅人面朝南，把取食物的匕放在鼎上，退出。大夫站在洗的东南洗手，大夫们面朝西，以北为上位，依序进前洗手。退回的人和进前的人在洗的南边交错。洗手完毕，依次到碑的南边，鼎的北边，面朝南用匕取鼎中的牲肉。左人面朝西。鱼和腊物煮熟。载放牲体和腊物进前，肉皮朝上。鱼七条，纵放在俎上，鱼的右半朝下。肠胃七份，放在同一俎上。纹理精细的猎肋条肉七份。肠胃和肋条肉都横放在俎上，两边下垂。大夫已经用完匕，把匕放在鼎上。按与进前时相反的顺序退下，回到原位。

国君下堂洗手，主宾下堂，国君辞谢。洗完手，国君拱手行礼一次，谦让一次，国君登堂，主宾登堂。宰夫由东房出来，把用醋和的酱交给国君，国君亲自摆放它。主宾辞谢，面朝北跪下移动醋酱，向东移动到当放的位置。国君站在东墙内，面向西，主宾站在台阶的西边，正立不动。宰夫由东房进献豆六，摆放在酱的东边，以西边为上位。腌韭菜往东是肉汁酱，腌蒲根，腌蒲根的南边是带骨的麋肉酱，在西是腌韭菜花，带骨的鹿肉酱。士在豆的南边摆放俎，以西为上位。牛、羊、豕，鱼在牛的南边。腊、肠、胃依次往东。猪肋条肉单独一行。旅人拿匕，甸人抬鼎，顺次而出，放在对着门的地方。宰夫在俎的西边摆放六簋黍、稷，二二并列，以东北方为上位。黍对着牛俎，它的西边是稷，交错排完，往南陈设。煮肉汁，没有盐、菜拌和，放在瓦豆里。太宰右手拿着瓦豆，左手拿着盖，从庙门外进入，由东阶登上，走到台阶尽头，不登堂，把瓦豆交给国君，拿着盖子走下台阶，出门放下盖子，然后进门回到原位。国君把瓦豆放在酱的西边，主宾辞谢，坐下往东移。宰夫在豆的西边摆

放四只盛菜和羹的鼎，以东为上位。牛肉羹的西边是羊肉羹，羊肉羹的南边是猪肉羹，猪肉羹的东边是牛肉羹。把清酒斟在觶中，放在丰上。宰夫右手拿着觶，左手拿着丰，进前摆放在豆的东边。宰夫面朝东，坐下揭开簋的盖子，各仰放在簋的西边。佐助的人背向着东房，面朝南，报告国君正饌准备完毕。

国君两次行拜礼，拱手请主宾进食。主宾下堂行拜谢。国君辞谢。主宾登堂，再拜稽首。主宾登上席位，坐下取腌韭菜，一一浸入到肉酱里，在腌韭菜和肉酱两豆之间祭。佐助的人面朝东坐下取黄米饭，放在左手中，一一取过，又取小米饭，一一取过，放回右手。站起来交给主宾，主宾祭饭。把牛羊豕三牲的肺切断，佐助的人逐一取过来，一一交给主宾。主宾站起来接受，坐下祭，主宾擦手，用角制祭勺舀取放在上位的小鼎中的菜，逐一浸入其他三个小鼎中。在上位盛有牛肉羹的小鼎和盛有羊肉羹的小鼎之间祭。在上豆之间祭清酒。鱼、腊、酱、涪不祭。

宰夫把小米饭递给国君，国君把它放在肉羹汁的西边，主宾面朝北辞谢，坐下往西移放。国君和主宾都回到原位。宰夫进献稻米饭，放在小米饭的西边。士进献各种美味食物，都有大块的肉放在上面，食器上有盖，像太宰那样拿着豆。先进献的人返回门外拿取，再由门进入，从西阶登堂，先进献的人一人登堂，把食物放在稻米饭的南边，黄米和小米饭的西边，主宾可中间往来。偏西的一旁摆放四列美味食物，以西北为上位。牛肉羹的东边是羊肉羹，羊肉羹的东边是猪肉羹、烤牛肉。烤牛肉的南边是肉酱，往西是牛肉块、肉酱、牛。牛的南边是烤羊肉，往东是羊肉块、肉酱。烤猪肉，烤猪肉的南边是肉酱，往西是猪肉块、芥菜酱、鱼脍。进献食物的众人走完台阶，不登堂，交给先进献的人，拿着盖走下台阶，出门。佐助的人背向着东房，向国君报告，各种美味食物都准备完毕。

佐助的人按国君的命令让主宾登堂就席。主宾在席的末端坐下取梁米，就手取稻米饭，在酱和肉羹汁中间祭。佐助的人面朝北坐下，遍取美味食物中的大肉块，站起来，一一交给主宾。主宾一一接受，一次同时祭。主宾下堂拜谢，国君辞谢。主宾登堂，两次行拜礼，行稽首礼。国君再次回拜。

主宾面朝北，在正饌和加饌之间坐下，左手抱着盛有梁米的簋，右手拿着盛有肉羹汁的小鼎，下堂。国君辞谢，主宾面朝西坐下，把拿着的食物放在台阶西边，面朝东回答，面朝西坐下拿取放下的食物。一步两级台阶地登堂，面朝北把食物放回原来的位置，下堂辞谢国君。国君允许，主宾登堂，国君拱手行礼，退到东厢，摈者退回，背对东塾站立。主宾坐下，于是把加席卷起，国君不辞谢。主宾就肉汁羹和酱吃三口饭。宰夫拿着斟有浆饮的觶和承托觶的丰进前，主宾擦手，站起来接受。宰夫把丰摆放在稻米饭的西边。陈设庭实。主宾坐下祭，然后饮尽觶中浆饮，把觶放在丰上。

国君接受宰夫送上的束帛，用来酬谢主宾，面向西站立。主宾走下筵席，面朝北。摈者进前辅佐国君送上礼物。主宾下堂辞谢礼物，登堂，听从国君的命令，下堂拜谢。国君辞谢。主宾登堂，再拜稽首，接受礼物。对着东楹柱，面朝北，退回到西楹柱的西边，面朝东站立。国君行一次拜礼，主宾下堂，国君两次行拜礼。介在主宾前出门。主宾面朝北

拱手行礼，拿着庭实出门。国君下堂站立，上介接过主宾手中的礼物，从者迎着随主宾出来的主国拿着兽皮的人，接过兽皮。

主宾从门的左边进入，在屋檐的尽头，面朝北，再拜稽首。国君辞谢，拱手行礼、谦让同开始时一样，登堂。主宾再拜稽首，国君回拜两次。主宾下堂辞谢国君同开始时一样。主宾登堂，国君拱手行礼退到东厢。主宾吃完黍、稷饭，三次饮浆漱口。不用酱和肉汁羹。

主宾擦手站起，面朝北坐下取梁米饭和酱下堂，面朝西坐下放在台阶的西边。面朝东两次行拜礼，行稽首礼。国君下堂，两次行拜礼。介由进来时相反的方向出去，主宾出门。国君送到大门内，两次行拜礼。主宾不回视。

有司收起三牲的俎放在筐中，带到主宾的馆舍。鱼腊不予。

第二天，主宾穿着朝服到主国国君的大门外拜谢赏赐，拜谢食礼和酬礼，都是两次行拜礼，行稽首礼。主国掌管迎候接待的官听凭主宾行拜礼。

如果来聘问的是上大夫，食礼是八豆，八簋，六铏，九俎，鱼和腊物都是二个俎，鱼、肠胃、纹理精细的猪肋条肉的数目因官爵不同而不同，或者九，或者十一。下大夫或者是七，或者是九，美味食物东西向排列，不超过四列。上大夫，美味食物二十（东西四行，南北五行）。比下大夫多加四豆，用的是雉、兔、鹑、

如果国君不能亲自主持食礼，就派大夫各按爵位穿朝服把食礼的酬谢礼物送上。腌菜、肉酱等放在瓦器里，陈放在楹柱外，两两并列，往北陈放，黍稷饭等放在筐里，陈放在楹柱内，在两楹柱间，两两并列，往南陈放。美味食物放在碑的北边，庭实陈放在碑的南边。牛、羊、豕陈放在门内西边，以东为上位。主宾穿朝服接受，如接受饗的礼仪。没有摈。第二天，主宾穿朝服在国君大门外拜谢国君的赏赐。接待的人听凭他拜谢。

主国大夫用食礼招待主宾，自己亲自通知，邀请。在大门外迎接主宾，为主宾到来行拜礼，都如食礼一样行拜礼。大夫下堂洗手，接过酱、肉羹汁，酬谢的礼物——束锦，都是由东阶下堂接受。授者登上一级台阶，主宾停止不动。主宾拿着梁米饭和肉羹汁，到西墙的前端。主人辞谢，主宾返回席位。主宾卷起加席，主人辞谢，主宾按原样摆设加席。主宾辞谢主人的礼的礼物，走下一级台阶。主人跟随着。主宾接受束锦，再拜稽首。主人送上束锦也是再拜稽首。主宾向主人辞谢，走下一级台阶。主人跟随着。食礼结束，大夫在西墙前端撤去食物。主宾面朝东两次行拜礼，下堂出门。其他都如同国君用食礼招待来聘大夫的礼仪。

如果大夫不能亲自主持食礼，那么，国君就派爵位相同的大夫穿朝服把礼物送上。主宾在堂上接受礼物，没有摈。

[记]

不在行食礼的前一天斋戒。行食礼告诉主宾后不再召请。不为主宾授几，东阶上没有席位。在门外东边烹煮食物。司宫准备几和一丈六尺长的蒲草编的筵，筵用墨色布作边，筵上加八尺长的细苇编的席，席用黑色帛作边，筵、席都从末端卷起。宰夫铺设筵席，出自东房，主宾乘坐的车，在大门外的西边，主宾就位时面朝北站立。盛羹的小鼎中放的

菜，牛肉羹放豆叶，羊肉羹放苦茶，猪肉羹放薇菜，都有调味的佐料。佐助的洗手，随俎登堂。盛稻粱的簠，有盖子和遮盖子的巾。凡吃烤肉的，都不用酱。上大夫，蒲草编的筵，上边加上细苇编的席，筵、席的边饰和下大夫筵、席的边饰相同。卿充当上宾，在堂下诏礼。堂上佐助的人由下大夫充当。上大夫，有各种美味食用，宰夫又进献清酒、浆饮，上大夫饮清酒、浆饮时也可吃美味食物。上大夫拜谢食礼和酬谢的礼物，都是再拜稽首。

觐礼第十

【题解】

《觐礼》记述秋天诸侯晋见天子的礼仪。篇中首先对诸侯前来，天子派人慰劳，赐诸侯馆舍的礼节仪式作了介绍，接着记述天子派人通知诸侯觐期，诸侯在庙门外接受次所的礼节。然后详细记述诸侯如何行觐礼，如何行三享，如何请罪诸礼节仪式，然后，对天子赐诸侯车服，天子对诸侯的称谓，天子待诸侯的礼节，天子会同、巡守的礼节做了详细介绍。关于篇名，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秋见曰觐。”引郑目录：“觐，见也。诸侯秋见天子曰觐。”《周礼》“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春朝是图谋天下事，秋觐是比邦国之功，夏宗是陈天下之谟，冬遇是协诸侯之虑。春、夏、冬三礼已亡。觐礼篇中记有诸侯向天子请罪之节，当是秋觐比功之意。所以，觐礼即是诸侯秋天进见天子的礼仪。觐礼在五礼中属宾礼。

觐礼(1)：至于郊(2)，王使人皮弁用璧劳。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门之外(3)，再拜。使者不答拜(4)，遂执玉，三揖。至于阶，使者不让，先升。侯氏升听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还而立，侯氏还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与之让升。侯氏先升，授几(5)，侯氏拜送几。使者设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马宾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币。使者降，以左骖出(6)。侯氏送于门外，再拜。侯氏遂从之。

天子赐舍。曰：“伯父，女顺命于王所(7)。赐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宾之束帛、乘马。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帅乃初事(8)。”侯氏再拜稽首。

诸侯前朝(9)，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10)，异姓东面北上(11)。

侯氏裨冕(12)，释币于祢。乘墨车(13)，载龙旂(14)，弧(15)，乃朝以瑞玉有纆(16)。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左右几。天子袞冕(17)，负斧依。嗇夫承命(18)，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实来(19)，予一人嘉之(20)。伯父其入，予一人将受之。”侯氏入门右，坐奠圭(21)，再拜稽首。摈者谒(22)。侯氏坐取圭，升致命(23)。王受之玉。侯氏降，阶东北面再拜稽首(24)。摈者延之(25)，曰：“升。”升成拜，乃出。

四享(26)，皆束帛加璧，庭实难国所有。奉束帛，匹马卓上(27)，九马随之，中庭西上，奠币，再拜稽首。摈者曰：“予一人将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抚玉。侯氏降自西阶，东面授宰币，西阶前再拜稽首，以马出，授人，九马随之。事毕。

乃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告听事(28)。摈者谒诸天子。天子辞于侯氏曰：“伯父无事，归宁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适门西(29)，遂入门左，北面立。王劳之。再拜稽首。摈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天子赐侯氏以车服(30)。迎于外门外，再拜。路先设(31)，西上。路下四(32)，亚之(33)。重赐无数，在车南。诸公奉篚服，加命书于其上，升自西阶，东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两阶之间；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书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34)。侯氏送，再拜，宾使者，诸公赐服者，束帛、四马，宾大史亦如之。

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

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

飨，礼(35)，乃归。

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36)，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37)，加方明于其上(38)。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东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传摈，天子乘龙(39)，载大旆，象日月、升龙、降龙。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于南门外，礼月与四渎于北门外(40)，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祭天，燔柴(41)；祭山，丘陵，升；祭川，沈(42)；祭地，瘞(43)。

[记]

几，俟于东箱。

偏驾不入王门(44)。

奠圭于纁上。

【注释】

(1)觐：见。觐礼，诸侯秋天见天子之礼。

(2)郊：指近郊，离王城五十里。

(3)侯氏；指诸侯。

(4)使者：天子派的慰劳诸侯的人。

(5)几：安宾。用以表示崇敬优厚。

(6)左骖：骖，駢马。左骖，面向南以东为左，面向北以西为左。

(7)顺命：凡诸侯朝觐之礼，都是天子的命令，故称顺命。

(8)初：开始，从前。

(9)前朝：指觐日的前一天，朝即觐的意思。

(10)同姓：指王子女弟。因功出封，虽为侯伯，其画服犹如上公。

(11)异姓：指舅甥之国。与王有亲属关系。

(12)裨冕：衣裨衣而冠冕。裨，埤。为天子六服之一。诸侯也穿此服。

(13)墨车：不加彩绘的黑色车子。《周礼·表官·巾车》：“大夫乘墨车。”诸侯乘之，因入天子之国，车服不可与天子完全相同。

(14)旂：交龙图饰的旗。

(15)弧 (d*)：弧，用以张繡的弓。 ，盛弓的套子。

(16)纁 (z3o)：冕旒的绳子。

(17)衮冕：衮，衮衣。天子六服中最上的礼服。通称龙袍。有九种绩绣图饰。

(18)嗇夫：司币之官。司空之属。为未摈。承命：于诸侯下介传而上，上摈报告给天子。

(19)实来：实，又作寔。实来，即是人来。此指专为觐天子而来。

(20)予一人：《曲礼·君天下》：“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故予一人，即天子自称。

(21)坐：即跪。

(22)谒：告。上摈上告于天子。报告。

(23)致命：命即辞，致命犹致辞。其辞盖为“臣某侯某奉圭觐王”。

(24)阶东：指阶的东边。

(25)延：进。延请。

(26)四享：四当为三。古书作三、四是积画而成。“大行人职”曰：“诸侯庙中将币，皆三享。”故此处“四”应为“三”。

(27)卓上：卓，犹的，白色。用素的书其国名，标明产地的马为上。

(28)告听事：告，告诉；听事，把自己所做之事报告给天子，听从天子的处理。

(29)自屏南适门西：隐于屏后，穿好上衣。自屏风的南边至门的西边。

(30)车服：古制车服，上下有等级，天子赐车，同姓以金车，异姓以象车。服，则袞。饰有鷩、毳图案。

(31)路：指车。

(32)路下四：指乘马，即驾车的四匹马。

(33)亚之：次车而东。

(34)使者：指三公及太史。

(35)礼：指食礼、燕礼。

(36)为宫：在国外壝土为埒象墙壁。

(37)深：指高。

(38)方明：上下四方神明之象。

(39)龙：马八尺以上称龙。

(40)四渎：江、河、淮、济为四渎。

(41)燔(f2n)柴：燔，焚，烧。燔柴，积薪烧之，升烟以报阳。

(42)沉：投祭物于水中。郑司农：“沈，谓祭川。”

(43)瘞：埋。指祭地理牲玉。

(44)偏：旁，边。

【译文】

朝覲的礼仪：指侯到达王城的近郊，天子派人穿皮弁服，用玉去慰劳。诸侯也穿皮弁服在帷宫门外迎接，两次行拜礼，使者不回拜，拿着璧玉前行，诸侯三次拱手行礼。到台阶前，使者不谦让，先登坛。诸侯登坛听取天子的命令，下坛再拜稽首，然后登坛接受璧玉。使者向左转身站立，诸侯送还璧玉，使者接受。诸侯下坛，再拜稽首，然后使者出。诸侯于是阻止使者离去，使者于是又进入。诸侯和使者相互谦让登坛。诸侯先登坛，把几交给使者。诸侯为送上几行拜礼。使者放下几，回拜。诸侯用束帛、四匹马做礼物送给使者表示敬意，使者两次行拜礼接受。诸侯为送上礼物两次行拜礼。使者下坛，牵着左边的马出门。诸侯送到门外，两次行拜礼。诸侯于是随使者到朝。

天子赐给诸侯馆舍。使者说：“伯父，您顺命到天子的地方朝覲，天子赐给伯父馆舍。”诸侯再拜稽首。把束帛和四匹马送给使者表示敬意。

天子派大夫通告说：“某天，伯父依循朝覲旧典朝拜。”诸侯再拜稽首。

众诸侯在朝覲的前一天，都在文王庙门外接受天子赐予的馆舍。同姓诸侯面朝西以北为上位；异姓诸侯面朝东以北为上位。

诸侯穿裨衣，戴冕冠，到祢庙放下礼物。乘坐墨车，车上载有交龙图饰的旗，张挂龙旗的弓、盛弓的套子，带着有丝垫的圭玉去朝覲天子。天子在室的门、窗中间摆设绣有斧状图案的屏风，屏风左右是玉几。天

子穿着衮衣，戴着冕冠，背向屏风站立。嗇夫把诸侯的话传给上宾，上宾报告给天子。天子说：“不是别人，是伯父为朝覲而来，我嘉奖他。让伯父进来，我接待他。”诸侯从门的右边进入，跪着放置圭玉，再拜稽首。上宾向天子报告。诸侯跪下拿取圭玉，登堂表述来意。天子接受他的圭玉。诸侯下堂，在西阶东边面朝北再拜稽首。宾者延请他说：“请登堂。”诸侯登堂再拜稽首，然后出门。

三次进献都用束帛放上璧玉，庭实只用进献国所出产的物品。诸侯捧着束帛，有甲素的书着国名的一匹马在前，其余九匹马随在后边，陈列在中庭，以西为上位，诸侯放下礼物，再拜稽首。宾者说：“天子将接受礼物。”诸侯登堂表述来意。天子抚摸圭玉。诸侯由西阶下堂，面朝东把礼物交给太宰。在西阶前再拜稽首。诸侯牵着一匹马出来，交给天子的人，九匹马跟随着出来。三次进献完毕。

然后，诸侯在庙门的东边袒露右臂，由门的右边进入，面朝北站立，告诉上宾转告天子：“自己要报告自己所做之事并听从天子处理。”上宾把诸侯的话报告给天子。天子对诸侯说：“伯父没做有过失的事，回去用心治理、安定你的邦国。”诸侯再拜稽首，出来。由屏风的南边到门的西边，穿好上衣，然后从门的左边进入，面朝北站立。天子慰劳他。诸侯再拜稽首。上宾延请诸侯说：“请登堂。”诸侯登堂再拜稽首，下堂出去。

天子赐给诸侯车辆，命服，诸侯到大门外迎接，再拜稽首。车先摆放，以西为上位，驾车的四匹马挨着车从东陈列。贵重的赏赐不计数，陈列在车的南边。三公捧着装有命服的箱子，天子的诏书放在箱上，由西阶登堂，面朝东，太史在他的右边。诸侯登堂，面朝西站立。太史宣读天子诏书。诸侯下堂，在东西阶之间，面朝北再拜稽首。登堂再拜稽首。太史把诏书放在命服上，诸侯接受。使者出去。诸侯送行，两次行拜礼。送礼物给使者表达敬意，送给赐予命服的三公的是束帛和四匹马。送给太史的礼物也是如此。

对同姓大国国君，就称“伯父”；对异姓大国国君，就称“伯舅”。对同姓小国国君，就称“叔父”；对异姓小国国君就称“叔舅”。

行过飧礼、食礼、燕礼后，诸侯才归国。

诸侯到天子的地方朝覲，要在国门外方圆三百步壝土为宫墙，有四个门。用土筑坛，方圆九十六尺，高四尺，把上下四方神明的像放在坛上。上下四方神明的像是木制的。四尺见方，涂六种颜色；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方玄色，下方黄色。用六种玉装饰：上为圭；下为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东方圭。上介都捧着他的国君的旗，树在宫中，以左边为上位。公、侯、伯、子、男，都靠近他的旗子站立。宾者四次传命，天子乘坐龙马驾的车，车上载着太常旗，旗上画有日月升龙、降龙的图案。出王城门，在南门外礼拜太阳，返回来在坛上祭祀上下四方神明，在南门外礼拜太阳，在北门外礼拜月亮和江、河、淮、济四水，在西门外礼拜山川丘陵。祭天，积柴焚烧；祭山、丘陵，要到高处；祭川要向水中投入祭物；祭地要埋牲、玉。

[记]

几，放在东厢。

偏驾的车不进入王门。
诸侯把圭放在纁上。

丧服第十一

【题解】

《丧服经传》记述天子以下，人死后相互哀丧的礼节、服饰。篇中依据亲亲、尊尊、名、出入、长幼、从服的原则，对丧服的等级、服丧的年月、亲疏隆杀的礼仪做了详细说明。天子以下，丧服分为五个等级：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服丧的年月分别为三年、期年、九月、七月、五月、三月。全篇分十一章：斩衰一，齐衰三年二，齐衰杖期三，齐衰不杖期四，齐衰三月五，殇大功六，成人大功七，缌衰八，殇小功九，成人小功十，缌麻十一，对诸服饰、年月做了具体介绍。此篇的“传”为他篇所无，传为子夏所做。“传”对“经”做了解释发挥。“传”所表述的内容相当丰富。特别是关于宗法制度的论述，对我们研究古代的宗法制度有重要价值。关于篇名，胡培翬《仪礼正义》引郑目录云：“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也。丧必有服，所以为至痛饰也。不忍言死而言丧。”《丧服经传》强调服的等级、亲疏，贵贱及所表示的哀戚的心情。《丧服》在五礼中属凶礼。

丧服：斩衰裳(1)，苴经、杖、绞带(2)，冠绳纓(3)，菅屨者(4)。

《传》曰：斩者何？不缉也(5)。苴经者，麻之有蕘者也(6)。苴经大搗(7)，左本在下(8)，去五分一以为带(9)。齐衰之经，斩衰之带也(10)，去五分一以为带。大功之经，齐衰之带也，去五分一以为带。小功之经，大功之带也，去五分一以为带。缌麻之经，小功之带也，去五分一以为带。苴杖(11)，竹也。削杖(12)，桐也。杖各齐其心(13)，皆下本(14)。杖者何？爵也。无爵而杖者何？担主也(15)。非主而杖者何？辅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妇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绞带者，绳带也。冠绳纓，条属(16)，右缝；冠六升，外毕(17)；锻而勿灰(18)。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19)，外纳(20)。居倚庐(21)，寝苦枕块，哭昼夜无时。歠粥(22)，朝一溢米(23)，夕一溢米。寝不脱经带。既虞(24)，翦屏柱楣(25)，寝有席，食蔬食，水饮，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练(26)，舍外寝(27)，始食菜果，饭素食，哭无时。父。

《传》曰：为父何以斩衰也，父至尊也。诸侯为天子。

《传》曰：天子至尊也。君。

《传》曰：君至尊也。父为长子(28)。

《传》曰：何以三年也？正体于上(29)，又乃将所传重也(30)。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31)，不继祖也。为人后者(32)。

《传》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33)。

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34)。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妻为夫。

《传》曰：夫至尊也。妾为君(35)。

《传》曰：君至尊也。女子子在室为父(36)，布总(37)，箭笄(38)，髻(39)，衰，三年。

《传》曰：总六升，长六寸(40)，箭笄长尺，吉笄尺二寸。子嫁(41)，反在父之室(42)，为父三年。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布带、绳屨。

《传》曰：公、卿、大夫室老(43)、士(44)，贵臣。其余皆众臣也。君，谓有地者也。众臣杖，不以即位。

近臣(45)，君服斯服矣。绳屨者，绳菲也。

疏衰裳齐(46)、牡麻经(47)、冠布纓、削杖(48)、布带、疏屨(49)，三年者。

《传》曰：齐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经，右本在上，冠者洁功也(50)。疏屨者，蓆蒯之菲也(51)。父卒则为母(52)，继母如母。

《传》曰：继母何以如母？继母之配父，与因母同(53)，故孝子不敢殊也。慈母如母。

《传》曰：慈母者何也？传曰(54)：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若是，则生养之，终其身如母，死则丧之三年如母，贵父之命也。母为长子。

《传》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55)。

疏衰裳齐，牡麻经，冠布纓，削杖，布带，疏屨，期者(56)。

《传》曰：问者曰：“何冠也？”曰：“齐衰、大功，冠其受也(57)。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带缘各视其冠(58)。”父在为母。

《传》曰：何以期也？屈也(59)。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60)。父必三年然后娶，达子之志也。妻。

《传》曰：为妻何以期也？妻，至亲也。出妻之子为母(61)。

《传》曰：出妻之子为母期，则为外祖父母无服。传曰：绝族无施服(62)，服亲者属(63)。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

《传》曰：何以期也？贵终也。不杖，麻屨者，祖父母。

《传》曰：何以期也？至尊也。世父母，叔父母(64)，

《传》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与尊者一体也(65)。然则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报之也(66)。父子一体也，夫妻一体也，昆弟一体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合也(67)，昆弟四体也。故昆弟之义无分，然而有分者，则辟子之私也(68)。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69)，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70)。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71)。大夫之適子为妻。

《传》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72)，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则为妻不杖。昆弟(73)；为众子(74)，昆弟之子。

《传》曰：何以期也？报之也。大夫之庶子为適昆弟(75)。

传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適孙。

《传》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无適孙，孙妇亦如之(76)。

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77)。

《传》曰：何以期也？不貳斩也。何以不貳斩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曷为后大宗？大宗者，尊之统也。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78)：“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79)，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80)。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收族者也(81)，不可以绝，故族人以支子后大宗也。適子不得后大宗。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昆弟之为父后者。

《传》曰：为父何以期也？妇人不貳斩也。妇人不貳斩者何也？妇

人有三从之义(82)，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贰斩者，犹曰不贰天也，妇人不能贰尊也。为昆弟之为父后者，何以亦期也？妇人虽在外，必有归宗，曰小宗，故服期也。继父同居者。

《传》曰：何以期也？传曰：夫死，妻稚(83)，子幼(84)。子无大功之亲(85)，与之适人，而所适者亦无大功之亲；所适者以其货财为之筑宫庙，岁时使之祀焉；妻不敢与焉。若是，则继父之道也，同居则服齐衰期，异居则服齐衰三月也。必尝同居，然后为异居；未尝同居，则不为异居。为夫之君。

《传》曰：何以期也？从服也。姑、姊妹、女子子适人无主者，姑姊妹报。

《传》曰：无主者，谓其无祭主者也。何以期也？为其无祭主故也。为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

《传》曰：何以期也？从服也。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也。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86)。妾为女君(87)。

《传》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与妇之事舅姑等(88)。妇为舅姑。

《传》曰：何以期也？从服也。夫之昆弟之子。

《传》曰：何以期也，报之也。公妾、大夫之妾为其子。

《传》曰：何以期也？妾不得体君，为其子得遂也。女子子为祖父母。

《传》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夫之子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无主者，为大夫命妇者(89)，唯子不报。

《传》曰：大夫者，其男子之为大夫者也。命妇者，其妇人之为大夫妻者也。无主者，命妇之无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报”也？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期，故言不报也，言其余皆报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易为不降命妇也？夫尊于朝，妻贵于室矣。大夫为祖父母，適孙，为士者。

《传》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与適也。公妾，以及士妾为其父母。

《传》曰：何以期也？妾不得体君，得为其父母遂也。疏衰裳齐，牡麻经，无受者(90)；寄公为所寓(91)。

《传》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为所寓服齐衰三月也？言与民同也。丈夫、妇人为宗子(92)、宗子之母、妻(93)。

《传》曰：何以服齐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义也。宗子之母在，则不为宗子之妻服也。为旧君、君之母、妻(94)。

《传》曰：为旧君者，孰谓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齐衰三月也？言与民同也。君之母、妻，则小君也。庶人为国君；大夫在外，其妻、长子为旧国君(95)。

《传》曰：何以服齐衰三月也？妻，言与民同也。长子，言未去也。继父不同居者，曾祖父母。

《传》曰：何以齐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大夫为宗子。

《传》曰：何以服齐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旧君。

《传》曰：大夫为旧君，何以服齐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扫其宗庙(96)，故服齐衰三月也，言与民同也。何大夫之谓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犹未绝也(97)。曾祖父母为士者如众人。

《传》曰：何以齐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曾祖父母。

《传》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齐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大功布衰裳(98)，牡麻经，无受者：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99)。

《传》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无受也？丧成人者，其文缡(100)。丧未成人者，其文不缡。故殇之经不缪垂(101)，盖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无服之殇以日易月(102)。以日易月之殇，殇而无服。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死则哭之；未名则不哭也。

叔父之长殇、中殇，姑、姊妹之长殇、中殇，昆弟之长殇、中殇，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適孙之长殇、中殇，大夫之庶子为適昆弟之长殇、中殇，公为適之子长殇、中殇，大夫为適子之长殇、中殇。其长殇，皆九月，纓经；其中殇，七月，不纓经。

大功布衰裳，牡麻经纓，布带，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103)，九月者。

《传》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姑、姊妹、女子子适人者。

《传》曰：何以大功也？出也。从父昆弟(104)；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传曰：何以大功也？为人后者降其昆弟也。庶子；適妇。

《传》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女子子适人者为众昆弟，姪丈夫妇人(105)，报。

《传》曰：姪者何也？谓吾姑者，吾谓之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传》曰：何以大功也？从服也。夫之昆弟何以无服也？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106)。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107)，可无慎乎？大夫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为士者。

《传》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则得服其亲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为母、妻、昆弟，《传》曰：何以大功也？先君余尊之所厌(108)，不得过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则从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皆为其从父昆弟之为大夫者；为夫之昆弟之妇人子适人者(109)；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传》曰：嫁者，其嫁于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为君之党服(110)，得与女君同。下言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谓妾自服其私亲也。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君为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国君者。

《传》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则得服其亲服。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不得称先君(111)。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不得祖诸侯。此自

卑别于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孙有封为国君者，则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别于卑音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孙尽诸父昆弟。故君之所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總衰裳，牡麻经，既葬除之者(112)。

《传》曰：總衰裳者何？以小功之穗也。诸侯之大夫为天子：

《传》曰：何以穗衰也？诸侯之大夫以时接见乎天子。

小功布衰裳，澡麻带经，五月者(113)：叔父之下殇，適孙之下殇，昆弟之下殇，大夫庶子为適昆弟之下殇，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殇，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从父昆弟之长殇。

《传》曰：问者曰：“中殇何以不见也？”大功之殇，中从上(114)；小功之殇，中从下(115)。为夫之叔父之长殇；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殇；为姪、庶孙丈夫妇人之长殇；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长殇；大夫之妾为庶子之长殇。

小功布衰裳，牡麻经，即葛，五月者。从祖祖父母(116)，从祖父母，报；从祖昆弟，从父姊妹、孙适人者，为人后者为其姊妹适人者，为外祖父母。

《传》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从母(117)，丈夫妇人报；

《传》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亲之服皆總也。夫之姑、姊妹，娣、姒妇，报，

《传》曰：娣、姒妇者(118)，弟长也。何以小功也？以为相与居室中，则生小功之亲焉。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为从父昆弟，庶孙，姑、姊妹、女子子适士者；大夫之妾为庶子适人者；庶妇；君母之父母(119)、从母(120)。

《传》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则不敢不从服。君母不在(121)，则不服。君子子为庶母慈已者(122)。

《传》曰：君子子者，贵人之子也。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

總麻(123)，三月者：

《传》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124)，有事其縗(125)，无事其布，曰總。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孙之妇。庶孙之中殇；从祖姑、姊妹适人者，报；从祖父、从祖昆弟之长殇；外孙；从父昆弟姪之下殇，夫之叔父之中殇、下殇；从母之长殇，报。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

《传》曰：何以總也？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然则何以服總也？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因是以服總也。士为庶母。

《传》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为庶母无服。贵臣、贵妾(126)。

《传》曰：何以總也？以其贵也。乳母。

《传》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从祖昆弟之子，曾孙，父之姑，从母昆弟。

《传》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甥。

《传》曰：甥者何也？谓吾舅者，吾谓之甥。何以缙也？报之也。婿。

《传》曰：何以缙？报之也。妻之父母。

《传》曰：何以缙？从服也。姑之子。

《传》曰：何以缙，报之也。舅。

《传》曰：何以缙？从服也。舅之子。

《传》曰：何以缙？从服也。夫之姑姊妹之长殇；夫之诸祖父母，报；君母之昆弟。

《传》曰：何以缙？从服也。从父昆弟之子之长殇，昆弟之孙之长殇。为夫之从父昆弟之妻。

《传》曰：何以缙也？以为相与同室，则生缙之亲焉。长殇、中殇降一等，下殇降二等。齐衰之殇中从上，大功之殇中从下。

[记]

公子为其母(127)，练冠(128)，麻(129)，麻衣縗缘(130)；为其妻，縗冠，葛经，带，麻衣縗缘。皆既葬除之。

《传》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131)，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为服(132)，子亦不敢不服也。大夫、公之昆弟(133)，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等。为人后者，于兄弟降一等(134)，报；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135)。不及知父母(136)，与兄弟居，加一等。

《传》曰：何如则可谓之兄弟？《传》曰：小功以下为兄弟。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137)。归则已。

朋友，麻(138)。

君之所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

庶子为后者，为其外祖父母、从母、舅，无服。不为后，如邦人。

宗子孤为殇，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亲(139)，则月算如邦人(140)。

改葬，缙。

童子，唯当室(141)，缙。

《传》曰：不当室，则无缙服也。

凡妾为私兄弟，如邦人。

大夫吊于命妇，锡衰(142)。命妇吊于大夫，亦锡衰。

《传》曰：锡者何也？麻之有锡者也。锡者，十五升抽其半，无事其缕，有事其布，曰锡。

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妇为舅姑，恶笄有首以髻。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总。

《传》曰：笄有首者，恶笄之有首也。恶笄者，栉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妇？终之也。

妾为女君，君之长子，恶笄有首，布总。

凡衰(143)，外削幅(144)；裳，内削幅，幅三衽(145)。若齐(146)，裳内，衰外。负(147)，广出于适寸(148)。适，博四寸(149)，出于衰。

衰(150)，长六寸，博四寸。衣带，下尺。衽(151)，二尺有五寸。袂(152)，属幅(153)。衣，二尺有二寸。祛，尺二寸。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为受，受冠七升(154)。

齐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为受，受冠八升。

总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注释】

(1)斩衰裳：斩，裁，割。丧服上为衰，下为裳。斩衰裳，即把布裁割做成衰、裳。

(2)苴(jù)经(dī6)、杖、绞带：苴经，服重丧者所束的麻带，系在腰间或头。杖，孝杖。用黑色竹子制成。绞带，斩衰服所用的带子。用黑麻结成。

(3)冠绳纆：用六升布做冠。用枲(x)麻做冠带。绳纆，结冠的带子。

(4)菅屨(jiǎn jù)：草鞋。

(5)缉：缝衣边。

(6)蕢(fù)：大麻或大麻的种子。

(7)苴经大搯(8)：搯，把，握。同“扼”。中人之扼，围九寸。苴经大搯，指首经之大，其围为九寸。一扼，中人大指食指之一扼。

(8)左本在下：本指麻根。首经的制做，把麻根放在左边，耳的上方，从额前绕到项后，再回到左耳上方。把麻尾与麻根相接，把麻尾藏在麻根下，麻根搭在麻尾上。下，指外。

(9)去五分一：指减去斩衰首经的五分之一。以下仿此。

(10)齐衰之经，斩衰之带也：齐衰、斩衰为丧服中的二种。丧服制度，以亲疏为差等，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总麻五种。把斩衰首经裁去五分之一为带，即斩衰的腰经。齐衰之经，斩衰之带也，指齐衰的首经与斩衰的腰经大小相同。

(11)苴杖：斩衰之杖。用竹做成。

(12)削杖：齐衰之杖。用桐做成。

(13)杖各齐其心：指杖的高下、长短以心为断。即与胸部平齐。

(14)皆下本：皆，指竹、桐二杖。本，指根。下，一为顺其竹、桐之性，二为别于吉杖。

吉杖本在上，或刻镂装饰。

(15)担：假借。《仪礼正注句读》：“担，犹假也。无爵者假之以杖，尊其为主也。”

(16)属：著，戴。

(17)外毕：冠广二寸，落项前后，两头都在冠带下，向外出。反屈之，缝于带而为之，两头缝毕向外。称外毕。

(18)锻而勿灰：锻，用水濯。勿灰，不加灰。

(19)菅菲(fǐ)：草履。

(20)外纳：纳，收余。指编屨毕，用其余头向外结之。

(21)居倚庐：倚庐，居父母丧时所住的房子。在中门之外，东墙下，倚木为庐，用草夹障，不用泥涂。

(22)歇(chuò)：饮，喝。

(23)溢：二十两曰溢。

(24)虞：丧祭名。虞，安。父母葬后，迎魂安于殡宫的祭礼。

(25)翦(jiǎn)屏柱楣：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既虞之后，乃改旧庐，西向开户，翦去户傍两厢屏之余草。柱楣者，前梁谓之楣。楣下两头。竖柱。

(26)练：丧服的一种。十三月之祭。此日服用练布做的冠服，故用练名祭。

(27)舍外寝：“注以为室室”。室室，有丧事的人所居的地方。不是正寝，只是在中门外

旧庐处建屋居住。

(28)父为长子：长子即嫡长子。父亲为嫡长子服斩衰，是敬宗法。

(29)正体于上：指嫡长子与上祖为一体，为继祢的宗子。

(30)重：指嫡长子为受重之人。体正体，继祖，继宗庙主。

(31)庶子：指嫡长子之外的众子。

(32)为人后者：即为某人之后继者，继承人。

(33)尊服：即斩衰。

(34)同宗：同大宗。指同在继别一宗之内的。

(35)妾为君：妾称丈夫为君，妾贱，事夫如同事君。

(36)女子子在室为父：女子子指女子，别于男子。在室，在父亲家中。指许嫁未行遭父之丧。

(37)布总：总，束发。布总，用布束发。

(38)箭筈：竹制簪子。

(39)髻(zhu1)：妇人的丧髻，用麻发合结。髻衰：已字未嫁的女子，为父服丧之服。

(40)长六寸：注“谓出紒后所垂为饰也”。即指露出发髻后垂下做为装饰的布的长度是六寸。

(41)子嫁：子，指女子。嫁，指女子结婚的对象是大夫以上的人。

(42)反：指已出嫁的女子被夫家休回，回到父亲家中居住。

(43)室老：家相。

(44)士：邑宰。

(45)近臣：君主左右亲近之臣；指阍人，官名，掌昏晨启闭宫门。后世通称守门人。

(46)疏衰裳齐：疏，犹粗。疏衰裳齐，即齐衰所服丧服，用四升粗布做成衰裳，缝边。

(47)牡麻经：用牡麻做头经，腰带。冠用七升布做冠带，垂下做冠纓。

(48)削杖：削桐做孝杖。

(49)疏屨：用粗草编结草鞋。

(50)洁功：洁，犹粗。洁功，即粗功。即人工粗略之布。冠者，洁功也。指冠在头上为尊，应别于衣，所以用人工粗略的布做成。

(51)蕙(bi1o)蒯(ku3i)：都是草名。蕙、蒯都可制席制绳。

(52)则：即。

(53)因：亲。

(54)传：此传为子夏引的旧传。

(55)不敢降：不敢因为自己是尊长而降低对承继祖祢的正体的加崇。

(56)期：服丧一年。杂记云：“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汉郑玄、三国魏王肃对此均有不同解释。历代的服丧期亦有不同。

(57)受：应，应和。

(58)带缘：布带之缘。缘，饰边，带缘，布带的边饰。

(59)屈：指子自己屈于父亲的至尊。

(60)私尊：母亲对于儿子是尊，夫则不以为尊。故儿子对母亲的尊敬为私尊。

(61)出妻：被休弃的妻子。

(62)绝族无施服：绝族，指父族与母族断绝关系。无施服，不服丧。

(63)亲者属：指儿子与母亲是至亲，不能断绝。

(64)世父母、叔父母：父亲的昆弟，先父亲而生的为世父，又称伯父；后父亲而生的为叔父。世父的妻子，为世母，又称伯母；叔父的妻子为叔母。

(65)与尊者一体：指与父一体。即后文所讲的“昆弟一体也”。

(66)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报之也：胡培翬《攸礼正义》引敖氏云：“昆弟之子本服亦大功，世叔父不以本服服之而报以其为己加隆之服者，以己非正尊，不足以尊加之故也。”意即伯父、叔父不是兄弟的儿子的正尊，不足以使兄弟的儿子用尊崇正尊的礼待己（即为伯、叔服丧）。所以伯、叔为回报他为己服丧亦为他服丧。

(67)：通半。

(68)辟子之私：避通辟。儿子各与自己的父亲亲近，所以叔父、伯父不得不避。

(69)东宫……北宫：盖古时有如此名称。以兄弟之间居室为名。

(70)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有余，指常用之余，不足，指用有不足。盛世佐：“支庶之赢余匮乏皆宗子总揽其大纲，而为之裒益于其间。”意即有余归宗，不足向宗求助。

(71)以名服：伯母、叔母因为伯父、叔父相婚配而有母名，所以为她服丧服。

(72)父之所不降：指身为大夫的父亲不因自己尊贵而降低为嫡儿媳的丧礼。是重嫡。

(73)昆弟：指兄弟。包括在父亲家中的姐妹。

(74)众子：长子的弟弟，妾生的儿子，在父亲家中的女儿。

(75)大夫之庶子为嫡昆子：庶子，指嫡妻所生的第二子以下的儿子及妾生的儿子。昆弟两言，因为嫡子有可能为兄，也有可能为弟。

(76)有適子者，无適孙，孙妇亦如之：周之道，嫡子死，立嫡孙，是嫡孙将承上为祖的继承人。嫡子在，就都为庶孙。孙妇也是这样，嫡妇在，也都是庶孙之妇。

(77)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指做为大宗继承人的人，为自己的生身父母服丧。

(78)野人：乡野之人，指未开化的人。

(79)都邑之士：城都里的人。

(80)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统上统下是比拟之辞。指由尊祿、尊祖以至祭及始祖之所自出，是天子之尊，比诸侯大夫所统为上，由继祿继祖以及继别子之所自出则大宗之尊比小宗所统为上，故称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尊者，指天子、诸侯。卑者，指大夫、士。上，指远。下，指近。

(81)收族：指别亲疏，序昭穆。收合族人，使不乖睽。

(82)从：从其教令。

(83)妻稚：指年龄不满五十。

(84)子幼：指年龄在十五岁以下。

(85)子无大功之亲：大功之亲，指同财的亲属。

(86)此节讲国君为父、祖服丧。国君一、指始封之君；二、如果是继体之君，也是父或祖有废疾没做国君，或者是父或祖应当做国君而早卒，国君受国于曾祖。上述二种情况下，身为国君而有父或祖之丧。

(87)妾为女君：妾，指国君的妾。女君，指国君的嫡妻。

(88)舅姑：妇人称丈夫的父母为舅姑。因舅与父、姑与故有相通之义。取其父老、故旧之意。

(89)命：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共九等。国君命其丈夫，则后夫人亦命其妻。所以有六命夫，六命妇。

(90)无受者：指服齐衰三月后脱掉丧服不再换轻服。凡丧都是在葬后用轻服换下重服，称为受。受有承、接的意思。

(91)寄公为所寓：寄公；失国之君。寓，寄。失国的国君寄居在他国，为所寄居国的国君服丧。

(92)丈夫、妇人：指同一宗的男子、女子。丈夫，指男子。妇人指已嫁和未嫁的女子。

(93)宗子之母、妻：宗子，嫡长子，宗法制度，嫡长子承继大宗，称为宗子。宗子有君族之道，所以族人都为他服齐衰三月。宗子的母亲、妻子统族人中的女子，所以族人也为她服丧。

(94)为旧君、君之母、妻：此句是就曾为仕官、如今退归田里的卿大夫而言。旧君，旧时为官时的君王，在国而称旧君，表明现在自己已不再是臣。古时卿大夫有见小君的礼节，妻子的爵服又由国君的夫人所命，所以不能无服。

(95)大夫在外，其妻、长子为旧国君：大夫在外，指大夫离本国到外国。旧国君，是就大夫在外而言。

(96)大夫去，君扫其宗庙：大夫离开本国，国君命大夫的长子打扫他的宗庙，以示望他归守先祀，使他受到感动。

(97)何大夫之谓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犹未绝也：为什么大夫已离开本国还保有大夫的称谓。这是因为大夫离开国君是由于与国君的主张不同，而君臣恩义未绝，所以称大夫。以道去君，指臣大夫三谏，君不听从待放于郊。未绝，臣待放于郊，冀君觉悟能用自己的主张。国君不绝他的俸禄，以示不让他离去。

(98)大功布衰裳：功，指人功，用灰锻治。大功，丧服五服之一。大功服，用熟麻布做成，较斩衰（用粗麻布做成左右和下边不缝）、齐（zǐ）衰（用粗麻布做成，缙边缝齐）稍细，小功丧服粗。衰裳布，七升，冠十升。

(99)长殇、中殇：殇，指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哀伤。殇有三等制服。中殇从上，其服制相同。

(100)文缌：缌，犹数。文数，指变除之书。

(101)不繆经：不绞带而垂。

(102)以日易月：生一日，哭一日。殇而无服，哭泣他而已。

(103)即：就，是去故就新之意。即葛：指三月变服后，换上小功衰及葛经带，直到九个月丧期结束。

(104)从：《尔雅》“兄之子，弟之子相谓为从。”即兄、弟之子相互称从。

(105)姪丈夫妇人：指姪男、姪女。称丈夫妇人，为别男女。

(106)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道，行。妇人弃姓无常秩，嫁于父行则为母行，嫁于子行则为妇行。

(107)治：理。指父母兄弟夫妇之理。

(108)先君余尊之所厌：厌，通压。此句是解答“公之庶兄弟为母妻昆弟”大功之义。胡培翬《仪礼正义》：“国君绝期于妾及庶子庶妇皆不为服，故君在则公子厌于父之尊，于昆弟无服，而为母若妻，在五服之外。下礼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繆缘，为其妻，繆冠，葛经带麻，衣繆缘是也。君卒，向之公子今为公之庶昆弟，然犹厌于余尊，止服大功而已。”余尊，国君以国为体，人虽亡，国犹存，所以有余尊厌降。

(109)妇人子：指女子。不称女子，是因她已出嫁。

(110)君之党：指国君的亲族。

(111)不得祔：不能立祔庙以祭祀自己的父亲。

(112)繆衰裳，牡麻经，既葬除之者：这句是讲诸侯的臣下为天子服丧。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已经下葬就除去丧服。繆衰裳，用繆布做衰裳。繆，布细而数。繆衰用四升半，冠用八升，经带与大功相同。

(113)澡麻带经，五月者：澡，去掉麻皮连同麻根的污垢。把麻濯治使其洁白。腰带，头经也用澡麻做成。五月，指服丧五个月后就除掉丧服，不再更换。

(114)从上：比本服降一等。

(115)从下：比本服降二等。

(116)从祖祖父母：父亲的伯父母、叔父母。从（zòng），堂房亲属。

(117)从母：母亲的姐妹，称为姨母。

(118)娣、姒妇：兄弟的妻子间的相互称呼。兄妻称弟妻为娣，弟妻称兄妻为姒。

(119)君母：父亲的嫡妻。

- (120)从母：父亲嫡妻的姐妹。
- (121)不在：指或出门在外，或死。
- (122)君子子：大夫及诸侯的嫡妻的儿子。
- (123)緦(s9)麻：五种丧服中最轻的一种，服期三月。緦，细麻布。
- (124)抽：去。
- (125)事：治。
- (126)贵臣、贵妾：贵臣指公、士大夫的家相、邑宰；贵妾，即姪娣。姪是妻子的兄长的女儿，娣是妻子的妹妹随妻子嫁过来做妾。
- (127)公子为其母：指国君的妾所生的子为生母。
- (128)练冠：练为涑缁(lì4n z5ng)，即把丝帛煮制得柔软洁白。练冠，即用练熟的布为冠。
- (129)麻：指緦麻的头经、腰带。
- (130)麻衣緦缘：麻衣，用十五升小功布做的衣裳，相连之衣。緦，浅绛色。缘，饰边。
- (131)君之所不服：指国君不为妾和庶妇服丧。 </PGN0271.TXT/PGN>
- (132)君之所为服：指国君为夫人和嫡妇服丧。
- (133)昆弟：指族亲。
- (134)兄弟：指昆弟，即族亲。
- (135)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指行仕出游，或者辟仇出到他邦。在本服之上提高一等。
- (136)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孩尚小，没有得及知道父母。
- (137)袒免：袒衣免冠。露出左臂曰袒，去冠括发曰免。丧礼，凡五服之外的远亲，没有丧服之制，唯袒衣免冠，以示哀思。
- (138)朋友、麻：朋友虽不是亲属，但有同道恩谊，所以相互服吊服。麻，用澡麻为首经、腰带。
- (139)亲：指在五属之内的人。
- (140)算：数。
- (141)当室：做为父亲的继承人，承担家事，做为家的主人。
- (142)锡衰：用细麻所制的丧服。锡，滑易，治其麻使滑易。
- (143)凡衰：衰，指丧服的上衣。凡，指五种丧服。
- (144)外削幅：削，割削，剪裁。外削幅，即剪裁布的边幅向外。
- (145)衻(k u)：丧服下裳幅两侧的褶衻。衻，指辟两侧，空中央。
- (146)齐：缝衣边。
- (147)负：丧服背上的一块方布。上端缝在领上，下端垂放，因在背上，所以称为负。
- (148)适：丧服的领子。
- (149)博：广，宽。
- (150)衰：缀于丧服前当心的布。表示哀戚于心。
- (151)衽(r8n)：衣的两旁掩裳际处。
- (152)袂(m8i)：衣袖。
- (153)属幅：属，连，连幅不裁。属幅，整幅二尺二寸，不裁去其边。取其与衣长宽都是二尺二寸，正方。
- (154)受冠七升：指用七升布为既葬后受冠的布。

【译文】

丧服：把粗麻布斩裁做成上衰下裳，用粗麻做成麻带，用黑色竹子做成孝杖，用黑麻编成绞带。用六升布做丧冠，用枲麻做冠带，用菅草

编成草鞋。

《传》说：斩是什么？是丧服不缝边。苴经，是用结籽的麻做成的麻带，系在头上的麻带的长短为九寸。麻根放在左耳上边，从额前绕到项后，再回到左耳上边，把麻尾与麻根相接，麻根搭在麻尾上，根朝外。把斩衰的头带裁去五分之一就是斩衰的腰带。齐衰的头带和斩衰的腰带长短相同。把齐衰的头带裁去五分之一就是齐衰的腰带。大功的头带和齐衰的腰带长短相同，把大功的头带裁去五分之一就是大功的腰带。小功的头带与大功的腰带的长短相同。把小功的头带裁去五分之一就是小功的腰带。缙麻的头带和小功的腰带长短相同，把缙麻的头带裁去五分之一就是缙麻的腰带。父亲去世，用竹子做孝杖，母亲去世，用桐木做孝杖。孝杖的高度与孝者胸部平齐，都是根部在下。孝杖是什么？是爵位。没有爵位而拿孝杖的是什么人？是假借孝杖尊其为丧主。不是丧主而拿着孝杖的是什么人？是为扶持病体。孩童为什么不用孝杖？孩童不会因丧事累病。妇人为什么不用孝杖？也因为妇人不会因丧事累病。绞带就是绳带。丧冠用一条绳子作系冠的带子，从前额绕到项后相交，再到耳旁，最后结在颌下。丧冠的褶皱缝在右边。丧冠用六升布做成，冠的前后两头在冠带下，向外反折缝在冠带上，六升布是把麻用水洗濯没有加灰染制，然后织成的。衰服是三升布制成。菅屨是用菅草编的草鞋，编完后把余头向外结。孝子居住在倚庐，睡草苫，枕土块，昼夜哭泣没有定时，喝粥，早晨一溢米，晚上一溢米。睡觉不脱经带。已经举行过虞祭礼，把旧庐改建，向西开窗，翦夫窗旁两厢屏的余草，把前梁用柱子支撑，睡觉可以有席子，吃粗米饭，喝水，早晨哭一次，晚上哭一次，就可以了。十三日举行练祭后，住在垩室，开始吃菜、果，吃素食，哭泣没有定时。为父亲服斩衰。

《传》说：为什么为父亲服斩衰？因为父亲是家中至尊的人。诸侯为天子服斩衰。

《传》说：天子是天下至尊的人。为国君服斩衰。

《传》说：国君是国中至尊的人。父亲为嫡长子服斩衰。

《传》说：为什么三年呢？因为嫡长子是承继在上的先祖的正体，又将把宗庙主的重任传给他。庶子不可以为自己的嫡长子服斩衰三年，因为庶子的嫡长子不继承祖父。做为大宗的继承人为被继承的人服斩衰。

《传》说：为什么三年呢？接受祭祀宗庙重任的人，必须为授己重任的人服斩衰。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为他的继承人呢？同一大宗的就可以做他的继承人。什么样的人可以做某人的继承人？某人嫡妻所生的次子以下及妾所生的子。做为某人的继承人，为某人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子，做为某人的继承人，为这些人服丧，如同某人的亲子一样。妻子为丈夫服斩衰。

《传》说：丈夫是妻子至尊的人。妾为夫君服斩衰。

《传》说：夫君是妾至尊的人。在家未嫁的女子为父亲服斩衰，用布把头发束起，用竹制的簪子插在头上，麻发合结的丧髻露出。服斩衰三年。

《传》说：束发的布六升。束发露出发髻后垂下的布长是六寸。丧礼竹制的簪子长一尺，吉礼的簪子是一尺二寸。女子已出嫁，被夫家休

回父亲家的，为父亲服斩衰三年。公卿、大夫的家臣，为他们的主人服丧，带是布带，鞋是绳子编结的。

《传》说：除公卿、大夫的家相、邑宰贵臣外，其余的都是众家臣。君是指有封地的人。众家臣拿着孝杖，不是早晚都到哭泣的位置上哭泣。近臣，君穿什么样的丧服就随着穿什么样的。绳屨是用绳编结的鞋。

齐衰，用粗布制成上衣和下裳，缝衣边。用牡麻做头经和腰带。丧冠用七升布做系冠的带子。垂下做冠纓。用桐木做孝杖。布带，粗草鞋。服丧三年。

《传》说：齐是什么？指丧服缝边。牡麻是不结子的麻。牡麻头经，麻根放在右边，搭在麻尾上。丧冠用粗加人工的布制成。粗屨是用蔴蒯草编成的鞋。父亲去世后，母亲又去世，为母亲服齐衰三年。为继母服丧如同为生母。

《传》说：为继母服丧为什么如同为生母？继母和父亲婚配，和亲生母亲相同，所以孝子不敢两样对待。为慈母服丧如同为生母。

《传》说：慈母是什么人？旧传说：失去儿子的妾，妾的儿子失去母亲，父亲命令妾说：“你把他做为儿子。”命令儿子说：“你把她做为母亲。”如果是这样，那么活着时就要供养她，终她的一生都如同生母般待她，死去就为她服丧三年如同为生母，这是尊重父亲的命令。嫡母为自己的长子服齐衰。

《传》说：为什么嫡母为长子服丧三年？父亲不因自己是父亲降低对承继祖祢正体的长子的丧服，母亲也不敢降低。用粗布制作齐衰衣裳，缝衣边。用牡麻做头和腰的麻带。丧冠用布做冠纓，用桐木做孝杖，布带，草鞋，服丧一年。

《传》说：有人问：“戴什么冠？”回答说：“齐衰、大功，戴的冠和它的丧服的上衣的升数相应。缙麻、小功，戴的丧冠和它的丧服的上衣升数相应。布带的边饰，齐衰以下的要看它的丧冠的升数。”父亲在世，为去世的母亲服齐衰一年。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儿子屈于父亲的至尊。至尊的父亲在世，儿子不敢伸张自己对母亲的尊爱。父亲必须三年后才可娶妻，通达儿子痛伤失母的心情。为妻子服齐衰一年。

《传》说：为妻子服齐衰为什么一年？妻子是最亲近的人。被休弃的妻子的儿子在父亲去世后，遇母丧，为母服齐衰一年。

《传》说：被休弃的妻子的儿子为母亲服齐衰一年，就不为外祖父母服丧。传说：断绝宗族关系不服丧服，母亲和儿子是至亲相连。被休弃的妻子的儿子做为父亲的继承人，就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服。《传》说：和至尊的人为一体，不敢为自己被休逐的母亲服丧。

父亲去世后，继母改嫁，跟从她的，要为她服齐衰一期，报答她的抚育之恩。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敬重她始终抚育自己。不用孝杖，穿麻鞋，为祖父母服丧一年。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因为祖父母是最尊贵的人。为伯父、伯母、叔父、叔母服丧一年。

传说：为什么为伯父、叔父服丧一年？因为他们与尊贵的父亲是一体的。可是为什么为兄弟的儿子也服丧一年呢？因为自己是旁系尊贵的

人，不足以以尊贵加于己，所以为兄弟的儿子服丧一年，是报答他为自己服丧。父子是一体的，夫妻是一体的，昆弟是一体的，所以父尊如首，子卑如足，夫妻是两半相合，兄弟四体相连。所以兄弟的情义不分彼此，然而要分彼此，是为避儿子对父亲的亲情。儿子对父亲没有亲情，就不成为儿子。所以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分开居住而有共同的财产，各宫用度有余就交予宗子，用度不足请宗子资助。为什么为伯母、叔母也要服丧一年？因为她与伯父、叔父婚配而有母名，所以为她服丧服。大夫的嫡子为妻子。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父亲不敢因自己尊贵降低对嫡媳的丧服，儿子也不敢降。为什么不用孝杖？父亲在世，为妻子服丧就不用孝杖。为兄弟，为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为兄弟的儿子。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为回报他。大夫的庶子为作为嫡长子的兄和弟。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父亲不敢因己之尊而降低对承继主体的嫡长子的丧服，庶子也不敢降。为嫡孙。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祖不敢因自己之尊降低对嫡孙的丧服。有嫡子在世，不立嫡孙，孙媳妇也是如此。做为大宗继承人的人为自己的生身父母服丧，回报他们。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不能两次服斩衰。为什么不能两次服斩衰呢？在大宗主持祭礼宗庙重任的人，在他的小宗要降低丧服。“做为别人的继承人”，谁的继承人？是大宗的继承人。什么叫大宗的继承人？大宗是宗族的至尊正统。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乡曲之人说：“父母算什么呢？”而城都里的人都知道尊崇父亲。大夫及学士都知道尊崇祖父。诸侯，尊崇到他的太祖。天子尊崇到他始祖的渊源。尊贵的人尊崇宗统往上推及久远；卑微的人尊崇宗统往下推到近前。大宗是至尊正统。大宗是收合族人，别亲疏、序昭穆的，不可以断绝。所以族人让不是嫡子的人做大宗的继承。嫡子不能做大宗的继承人。女子已经嫁人的为她的父母、兄弟中做为父亲继承人的，服丧一年。

《传》说：为什么为父亲服丧一年呢？因为妇人不能两次服斩衰。妇人为什么不能两次服斩衰？因为妇人有三从之义，没有自专自用的道理，所以，没出嫁时听从父亲的，已经出嫁听从丈夫的，丈夫死了听从儿子的。所以，父亲是儿子的上天，丈夫是妻子的上天。妇人不能二次服斩衰，如同说不能有二个天。妇人不能有二个尊长。为兄弟中做父亲继承人的人服丧，为什么也一期呢？妇人虽然出嫁在外，必须有归属的宗，叫做小宗，因此服丧一年。为和自己共同生活过的继父服丧一年。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传说：丈夫死去，妻子年轻，孩子年幼，又没有同财的亲人收养，孩子随着母亲嫁人，所嫁的人也没有同财的亲属；所嫁的人用他的钱财为孩子建筑宫室、宗庙，每年按时让他祭祀父祖。妻子不敢参与祭祀。像这样就是做继父的道理了。共同生活就要服齐衰一期，分开生活就服齐衰三月。一定是曾经共同生活，然后分开生活，才能分开生活；没有共同生活过，就不算是分开生活。为丈夫的国君。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随从丈夫而服丧。为姑母、姐妹、女儿已经嫁人而没有祭主的人服丧，姑母、姐妹回报服丧一年。

《传》说：无主是说她没有祭祀的主人。为什么服丧一年呢？

因为她没有祭祀主的缘故。为国君的父亲、母亲、妻子、长子、祖父母。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随丈夫服丧。父亲、母亲、长子、国君服斩衰。国君的妻子是小君。父亲去世，然后做为祖父继承人的人服斩衰。国君的妾为国君的嫡妻。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妾事奉嫡妻和妇人事奉公婆相同。妇人为公婆。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随从丈夫服丧。为丈夫的兄弟的子女。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为回报他。诸侯的妾，大夫的妾为自己的儿子。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妾不能和国君同为一体，所以妾可以为自己的儿子服完丧服。女子为祖父母。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不敢降低对自己祖父母的丧服。大夫的儿子为伯父母、叔父母、子、兄弟、兄弟的儿子、姑、姐妹、女子没有祭祀主的，为大夫命妇的人，只有子女不回报。

《传》说：大夫，是指做大夫的那个男子。命妇，是那个做为大夫妻子的女人。无主，是指命妇没有祭祀的主人。为什么说“只有子女不回报”呢？女子已嫁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丧一年，所以说不回报。其余的都回报。为什么服丧一年呢？父亲不降低丧服，儿子也不敢降低。大夫为什么不降低对命服的丧服呢？丈夫在朝中尊贵，妻子在家中尊贵。大夫为祖父母、嫡孙为土的服丧。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大夫不敢降低对祖与嫡的丧服。诸侯的妾，以及土的妾为她们的父母服丧。

《传》说：为什么服丧一年呢？妾不能和夫君同体，所以能够为她们的父母服完丧期。

用粗布制成上衣、下裳，缝衣边。头上和腰上用牡麻做麻带，三个月后脱掉不再换轻服，这是失国之君为所寄居国的国君服丧。

《传》说：寄公是什么人呢？是失去国土的国君。为什么为所寄居国的国君服齐衰三月呢？这是说和庶民相同。同族中的男女为宗子、宗子的母亲、妻子服丧。

《传》说：为什么服齐衰三月呢？是尊重祖先。尊重祖先所以敬重宗子。敬重宗子是尊重祖先的准则。宗子的母亲在世，就不为宗子的妻子服丧。

为旧时的国君、国君的母亲和妻子。

《传》说：为旧时的国君，说的是谁呢？是指年老、废疾不再为官的人。为什么服齐衰三月呢？是说和庶民相同。国君的母亲、妻子是小君，服丧三月。

庶民为国君；大夫离开本国到他国，他的妻子、长子为旧时的国君服丧。

《传》说：为什么服齐衰三月呢？对大夫的妻子说，她与庶民相同。对长子来说，他没有离开本国。

为不共同生活的继父，为曾祖父母。

《传》说：为什么服齐衰三月呢？小功，是为兄弟服的丧服。不敢用为兄弟服的丧服为至尊的人服丧。

大夫为宗子。

《传》说：为什么服齐衰三月呢？大夫不敢降低对宗子的丧服。为过去的国君。

《传》说：大夫为过去的国君，为什么服齐衰三月呢？大夫离开国君，在郊待放，国君让他的长子打扫他的宗庙，所以大夫为国君服齐衰三月，是自认与庶民相同。为什么还称他为大夫呢？是说他因与国君的主张不同而离开国君，还没有断绝俸禄。

为是土的曾祖父母，如同众人。

《传》说：为什么服齐衰三月呢？大夫不敢降低对自己的曾祖的丧服。

已经嫁给大夫的女子，没有出嫁的女子为曾祖父母。

《传》说：出嫁的，是嫁给大夫。没有出嫁的，是已成人而没有出嫁。为什么服齐衰三月？不敢降低对自己的曾祖的丧服。

大功，用粗略加工的布制作上衣和下裳。头经和腰带是牡麻做的麻带。直到丧事结束只此一服，不换丧服。为未成年而死的儿子、女儿服长殇、中殇。

《传》说：为什么服大功呢？因为他们没有成年。为什么不更换丧服呢？成年人去世，仪制繁多，未成年人去世，仪制简单，所以，未成年的人的丧事的麻经不绞带而垂下，由于没有成人。年龄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至八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的都是无服之殇。无服之殇，用一日的哭泣代替活着时一月的时间。用一日代替一月的殇，哀伤而没有丧服。所以儿子出生三个月，父亲就给他取名，如果死了就哭他；没有取名就死了就不哭。为叔父的长殇、中殇，姑、姐妹的长殇、中殇，兄弟的长殇、中殇，丈夫的兄弟的儿子、女儿的长殇、中殇，嫡孙的长殇、中殇，大夫的庶子力他的嫡兄弟的长殇、中殇，诸侯为他的嫡子的长殇、中殇，大夫为他的嫡子的长殇、中殇。如果是长殇，都是九个月，头经有系带；是中殇，七个月，头经没有系带。

大功，用粗略加工的布做上衣和下裳，用牡麻做头经纓带，布带，三个月后改换丧服，换上小功服的上衣。葛布做的经、带，九个月后丧期结束脱掉。

《传》说：大功丧服的布是九升。小功丧服的布是十一升。为已嫁人的姑母、姐妹、女儿服丧。

《传》说：为什么服大功呢？因为出嫁了。为伯父、叔父的儿子；做为本宗叔、伯的继承人的人为他的兄弟。

《传》说：为什么服大功呢？做为别人的继承人降低自己兄弟的丧服。

为庶子，为嫡子的妻子。

《传》说：为什么服大功呢？不降低嫡系的丧服。已嫁人的女子为众兄弟，为侄子、侄女，这是回报。

《传》说，姪是什么人呢？称我姑母的，我称他（她）为姪。为丈夫的祖父母、伯父母、叔父母。

《传》说：为什么服大功呢？随从丈夫服丧。为丈夫的兄弟为什么

没有丧服呢？丈夫属于父辈，妻子都属于母辈；丈夫属于儿子辈，妻子都属于媳妇辈。称弟弟的妻子为“媳妇”，是“嫂子”也可称为母亲吗？所以，名分是人伦道理中最重要，可以不慎重吗？

大夫为做为士的伯父母、叔父母、儿子、兄弟、兄弟的儿子。

《传》说：为什么服大功呢？尊卑不同，大夫尊于士。尊卑相同，同为大夫，就可以服本亲服丧。

国君的异国兄弟，大夫的妾所生的儿子为母亲、妻子、兄弟。

《传》说：为什么服大功呢？被先君余留的尊严所压抑，不能超过大功。大夫的庶子随着大夫降低丧服。父亲不敢降低的，儿子也不敢降低。

都为自己的伯父、叔父的儿子做大夫的；为丈夫的兄弟的已嫁人的女儿；大夫的妾为国君的庶子；女子已经出嫁，没有出嫁的，为伯父母、叔父母、姑母、姐妹。

《传》说：已出嫁是她嫁给了大夫。没有出嫁，是已成人没有出嫁。为什么服大功呢？妾为国君的亲族服丧，可以和国君的夫人相同。下面说为伯父母、叔父母，姑母、姐妹，是说妾自己为个人的亲属服丧。

大夫，大夫的妻子、大夫的儿子、国君的兄弟为嫁给大夫的姑母，姐妹，女儿；国君为嫁给国君的姑母、姐妹、女儿。

《传》说：为什么服大功呢？尊卑相同。尊卑相同就能够服自己本亲的丧服。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不能立祫庙祭祀亡父。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不能立祖庙祭祀诸侯。这是自身卑微，有别于尊贵者。如果公子的子孙有被封为国君的，就世世尊这个人作为祖，立祖庙祭祀他，不祭祀公子为太祖，这是自身尊贵的人有别于卑微的人。由于这个缘故，开始被封为君的人不把父亲、伯父、叔父、兄弟做为臣下，始封君的儿子不把伯父、叔父做为臣下，而把兄弟做为臣下，始封君的孙子把伯父、叔父、兄弟都做为臣下。所以，国君为之服丧的，儿子也不敢不服；国君不为之服丧的，儿子也不敢服。

用细疏的麻布制作上衣和下裳，头经、腰带是牡麻做的，下葬后就除掉丧服。

《传》说：为什么服细疏麻布的丧服呢？是用小功的縗布做的。

诸侯的大夫为天子。

《传》说：为什么服縗衰呢？诸侯的大夫按时被天子接见。

小功，用熟麻布制作上衣和下裳。用洗涤、漂白过的麻做带和经。服丧五个月，叔父的下殇，嫡孙的下殇，兄弟的下殇，大夫庶子为嫡兄弟的下殇，为姑母、姐妹、女儿的下殇，做为别人继承人的人为他的兄弟、伯父、叔父的儿子的下殇。

《传》说：有人问“为什么没见中殇？”大功的殇，中殇比本应服的丧服降一等；小功的殇，中殇比本应服的丧服降二等。

为丈夫的叔父的长殇；兄弟的儿子、女儿，丈夫的兄弟的儿子、女儿的下殇；为姪男、姪女，庶孙男女的长殇；大夫、诸侯的兄弟，大夫的儿子，为他的兄弟、庶子、姑母、姐妹、女儿的长殇；大夫的妾为庶子的长殇。

小功，用熟麻布制做上衣和下裳，用牡麻做头经和腰带。三个月后换上葛布做的头经、腰带，服完五个月的丧期。为堂曾祖父母、堂祖

父母，这是回报。为堂祖兄弟，堂姐妹，孙女已经嫁人的，做为别人的继承人的人为他的已经嫁人的姐妹，为外祖父母。

《传》说：为什么服小功呢？因为至尊的母亲而为外祖父母提高丧服的等级。

姐妹的儿子、女儿为姨母回报。

《传》说：为什么服小功呢？因为母亲的名分而提高丧服的等级。为女系的亲属服丧都是缙麻。

妇人和丈夫的姑母、姐妹、丈夫的兄弟的媳妇之间，互相回报。

《传》说：兄、弟的妻子娣妇、姒妇，以姒妇为长。为什么服小功呢？因为在居室中相互交往，而产生出小功的亲情。大夫、大夫的儿子，诸侯的兄弟为堂兄弟、庶孙，姑母、姐妹、女儿嫁给士的；大夫的妾为大夫的庶子、女儿嫁给士的；庶子的媳妇；妾的儿子为父亲嫡妻的父母、姨母。

《传》说：为什么服小功呢？父亲的嫡妻在就不敢不随从服丧，父亲的嫡妻不在，就不服丧。

大夫和诸侯的嫡妻所生的儿子为慈爱自己的庶母。

《传》说：君子子是嫡妻的儿子。为什么为庶母服小功呢？

因她慈爱自己而提高丧服等级。

缙麻，服丧三个月。

《传》说：缙是十五升去掉一半，捶治麻丝，不捶治织成的麻布，叫做缙。为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伯父、母、叔父、母、同高祖的兄弟；为庶孙的妻子，为庶孙的中殇：从祖的姑母、姐妹已经嫁人的，相互回报；从祖父、从祖的兄弟的长殇；为外孙；从父兄弟的儿子的下殇，丈夫的叔父的中殇、下殇；为姨母的长殇，回报。

庶子做为父亲的继承人，为自己的母亲。

《传》说：为什么服缙麻呢？传说：庶子做为父亲的继承人与至尊的父亲为一体，不敢为做为父亲的妾的母亲服本服。可是为什么服缙麻呢？是缘由先人在世时哀伤臣仆死在家中的，为他服缙麻三个月，不举行祭礼，因此做父亲继承人的庶子为自己的母亲服缙麻。

士人为庶母。

《传》说：为什么服缙麻呢？因为母亲的名分而为她服丧。大夫以上的人，为庶母没有丧服。

为贵臣、贵妾。

《传》说：为什么服缙麻呢？因为他（她）尊贵。为乳母。

《传》说：为什么服缙麻呢？因她用乳汁喂养自己，有母亲的名分。为从祖的兄弟的儿子，为曾孙，为父亲的姑母，为姨母的儿子。

《传》说：为什么服缙麻呢？因为有兄弟的名分。为外甥。

《传》说：外甥是什么人？称呼我舅父的，我称他为外甥。

为什么服缙麻呢？是回报他。

为女婿。

《传》说：为什么服缙麻呢？是回报他。

为妻子的父母。

《传》说：为什么服缙麻呢？随从妻子服丧。为姑母的儿子。

《传》说：为什么服缙麻呢？这是回报他。

为舅父。

《传》说：为什么服缌麻呢？随从母亲服丧。

为舅父的儿子。

《传》说：为什么服缌麻呢？随从母亲服丧。

为丈夫的姑母、姐妹的长殇；为丈夫的诸祖父母，这是回报。妾的儿子为父亲嫡妻的兄弟。

《传》说：为什么服缌麻呢？随从父亲的嫡妻服丧。

为伯叔父的儿子的长殇，兄弟的孙子的长殇。为丈夫的堂兄弟的妻子。

《传》说：为什么服缌麻呢？因为娣姒相互交往，而产生出亲情，故服缌麻。长殇、中殇降一等。下殇降二等。齐衰的中殇比本服降一等，大功的中殇比本服降二等。

[记]

国君的妾所生的儿子为他的生母，带用练熟的布做成的丧冠，缌麻的头经、腰带，用十五升小功布做的衣裳相连的深衣，浅绛色的边饰。为自己的妻子服丧，戴浅绛色的丧冠、葛布做的经、带，用十五升小功布做的衣裳相连的深衣，浅降色的边饰。二者都是下葬以后就去掉丧服。

《传》说：为什么不在五种丧服里面呢？国君不为之服丧的，儿子也不敢为之服丧。国君为之服丧的，儿子也不敢不为之服丧。

大夫、国君的族亲，大夫的儿子，对兄弟降一等丧服。作为大宗继承人的人，对族亲降一等丧服，这是回报。对被继承的大宗的族亲的儿子服丧，如同为被继承人的儿子一样。

兄弟都在他邦，提高一等丧服。父母早年去世，和兄弟共同生活，兄或弟去世，提高一等丧服。

《传》说：怎样才能亦为兄弟？《传》说：小功、缌麻和无丧服的“兄弟”，提高一等丧服。

朋友都在他邦，（朋友）家中有丧事，应代他做主人，该袒臂时袒臂，用冕代替丧冠。朋友归来就停止代替。

为朋友服丧，服吊服，加上澡麻做的首经、腰带。

公、士大夫为兄弟服丧，室老随公、士大夫服丧，降一等丧服。

丈夫为他的兄弟服丧，妻子降一等丧服。

做为别人继承人的庶子，对自己的外祖父母、姨母、舅父，没有丧服。不是继承人的，同众人一样。

宗子是孤儿，又未成年，去世后族人为他服大功丧服或小功丧服，都是三个月。五服之内的亲属，服丧的月数和众人一样。

棺物毁败，改葬坟墓，取缌麻。

童子，只有做为父亲的继承人，才服缌服。

《传》说：不作为继承人，不服缌服。

凡是妾为自己的兄弟服丧，和众人一样。

命妇去世，大夫吊丧，穿锡衰。大夫去世，命妇吊丧，也穿锡衰。

《传》说：锡是什么呢？是用锡洗治滑易的麻布。锡是十五升去掉一半的布，不捶治、洗涤麻丝，织成布后再洗涤使之滑易的布，叫做锡。

已经嫁人的女子，为她的父母；媳妇为公婆；丧事的簪子有簪头，

插在丧髻上。哭毕，女子把簪子折去簪头，用丝绢束起头发。

《传》说：簪子有簪头的，是丧事的簪子有簪头。丧事的簪子是用栝木做的。折掉簪子的簪头，是折掉吉事的簪子的簪头。吉事的簪子是象骨做的。为什么说女子折掉簪子的簪头而不说是妇人？终守女儿孝道，不忘父母恩情。

国君的妾为国君的嫡妻，国君的长子，丧事的簪子有簪头，用布束起头发。

凡是丧服的上衣，布边向外缝。丧服的下裳，布边向里缝。每边有三个褶裯，如果缝缉衣边，下裳向里缝，上裳向外缝。负比适宽出一寸。适，宽四寸，从上裳肩旁出来。衰，长六寸，宽四寸。上衣的腰带以下的部分长一尺。遮掩下裳裳边的衣襟长二尺五寸。衣袖和衣边缝合。衣袖从肩上到腋下宽二尺二寸。袖口一尺二寸。

斩衰的布三升或三升半，丧冠六升。用斩衰的丧冠的布制作改换后的轻丧丧服的布，轻丧丧冠的布七升。

齐衰的布四升，丧冠七升。用齐衰的丧冠的布制做改换轻丧丧服的布，轻丧丧冠的布八升。

緦衰四升半布，丧冠八升布。

大功八升或九升布。小功十升或十一升布。

士丧礼第十二

【题解】

《仪礼》书中讲述丧礼的共有四篇，即《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和《士虞礼》。其中，《既夕礼》与《士丧礼》本为一篇，因简册繁重分而为二，故通常视《既夕礼》为《士丧礼》的下篇。

《士丧礼》绍述士丧父母自始死至殓之礼。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士之父亦为士。《士丧礼》专言士阶层之丧礼，并不普遍适用于其他阶层，故以“士”名篇。该篇详细讲述了治丧的具体过程和仪式，这一过程大致由以下一些环节构成：为死者招魂，覆盖衣被，楔齿缀足；君使人吊唁、赠衣，死者亲属、僚友吊唁、赠衣；为死者建铭，沐浴，着装，饭含，设重：小殓，大殓；朝夕哭；卜筮葬居和葬日等等。士丧礼于五礼中属凶礼。

古代儒家讲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士丧礼》亦被看作是《仪礼》中较为重要的一篇。不过它所讲述的繁文褥节自孔子之后即未能得到实际的推行，所谓“废而不讲”是也。当然它所蕴涵的“重死”的文化精神对后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今天，我们研究传统文化显然不能避开对古代礼制包括士丧礼制的分析和探讨。

士丧礼：死于适室，用殓衾(1)。复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领于带(2)；升自前东荣、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复！”三(3)。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阶，以衣尸(4)。复者降自后西荣(5)。

楔齿用角柶，缀足用燕几(6)，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阶，奠于尸东(7)。帷堂(8)。

乃赴于君(9)。主人西阶东南面，命赴者拜送。有宾则拜之(10)。

入，坐于床东(11)。众主人在其后，西面(12)。妇人侠床，东面(13)。亲者在室(14)。众妇人户外，北面。众兄弟堂下，北面(15)。

君使人吊，撤帷(16)。主人迎于寝门外，见宾不哭；先入门右，北面(17)。吊者入，升自西阶，东面。主人进中庭，吊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颡成踊(18)。宾出，主人拜送于外门外。

君使人褻(19)，撤帷。主人如初。褻者左执领，右执要，八升致命(20)。主人拜如初。褻者入衣尸，出(21)，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阶(22)。遂拜宾，有大夫则特拜之。即位于西阶下，东面不踊。大夫虽不辞，入也。(23)

亲者褻，不将命，以即陈(24)。庶兄弟褻，使人以将命于室(25)。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东床上。朋友褻，亲以进。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26)。撤衣者，执衣如褻，以适房(27)。

为铭，各以其物(28)。亡，则以缙长半幅，末长终幅，广三寸(29)。书铭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长三尺，置于宇西阶上(30)。

甸人掘坎于阶间，少西(31)；为垆于西墙下，东乡(32)。新盆，盘，瓶，废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阶下(33)。

陈衾事于房中，西领南上不綯(34)。明衣裳用布(35)。髻笄用桑，长四寸，紕中(36)。布巾环幅不啻(37)。掩，练帛，广终幅，长五尺，析其末(38)。瑱，用白纁(39)。幘目，用缙，方尺二寸，里；著，组系(40)。握手，用玄，纁里；长尺二寸，广五寸，牢中旁寸；著，组系(41)。决，用正，王棘若棘，组系，纁极二(42)。冒，缙质，长与手

齐；杀，掩足(43)。爵弁服：纯衣(44)，皮弁服(45)，祿衣(46)。缁带(47)。韎(48)。竹笏(49)。夏葛屨，冬白屨，皆纁缁絢纯，组綦系于踵(50)。庶襪继陈，不用(51)。

贝三，实于筭(52)。稻米一豆，实于筐(53)。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绌，于筭(54)。栉，于箠(55)。浴衣，于筐(56)。皆饌于西序下，南上(57)。

管人汲，不说纁，屈之(58)。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59)。管人尽阶，不升堂；受潘，煮于埴，用重鬲(60)。祝盛米于敦，奠于贝北(61)。士有冰，用夷槃可也(62)。外御受沐入(63)。主人皆出，户外北面。乃沐，栉，拒用巾，浴用巾，拒用浴衣(64)。湔濯弃于坎(65)。蚤揃如他日(66)。髻用组，乃筭，设明衣裳(67)。主人入，即位。

商祝袞祭服，祿衣次(68)。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诸面之右(69)；盥于盆上，洗贝，执以入(70)。宰洗柶，建于米，执以从(71)。商祝执巾从入，当牖北面，撤枕设巾，撤楔受贝，奠于尸西(72)。主人由足西，床上坐。东面(73)。祝又受米，奠于贝北。宰从立于床西，在右(74)。主人左扱米，实于右，三；实一贝(75)。左、中亦如之(76)。又实米，唯盈(77)。主人袞，反位(78)。

商祝掩瑱，设幙目(79)；乃屨綦结于跗，连絢(80)。乃袞三称，明衣不在算(81)。设带、搢笏(82)。设决，丽于，自饭持之(83)；设握，乃连(84)。设冒，囊之，用衾(85)。巾，柶、髻、蚤埋于坎(86)。

重木，刊凿之(87)。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88)。夏祝鬻馀饭，用二鬲于西墙下(89)。冪用疏布，久之系用鞶，县于重(90)；冪用苇席，北面左衽，带用鞶，贺之，结于后(91)。祝取铭置于重(92)。

厥明，陈衣于房，南领，西上，綯(93)；绞横三缩一，广终幅，析其末(94)。缁衾，赭里，无紃(95)。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称，陈衣继之，不必尽用(96)。

饌于东堂下，脯醢醴酒(97)。冪奠用功布，实于箠，在饌东(98)。设盆盥于饌东，有巾。

直经大鬲，下本在左；要经小焉(99)，散带重，长三尺(100)。牡麻经，右本在上，亦散带垂(101)。皆饌于东方。妇人之带牡麻，结本在房(102)。

床第夷衾，饌于西坵南(103)。西方盥，如东方(104)。

陈一鼎于寝门外，当东塾，少南，西面(105)。其实特豚，四鬣，去蹄，两肱，脊、肺(106)。设扃鼎，鼎西末(107)。素俎在鼎西，西顺；覆匕，东柄(108)。

士盥，二人以并东面，立于西阶下(109)。布席于户内，下莞上簟(110)。商祝布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111)。士举迁尸，反位(112)。设床第于两楹之间，衽如初，有枕(113)。卒殮，彻帷，主人西面冯尸，踊无算；主妇东面，冯亦如之(114)。主人髻发袒，众主人免于房(115)。妇人髻于室(116)。士举，男女奉尸，俛于堂，用夷衾(117)。男女如室位，踊无算(118)。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阶(119)。众主人东即位。妇人阼阶上西面。主人拜宾，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袞经于序东，复位(120)。

乃奠(121)。举者盥(122)。右执匕，却之；左执俎，横摄之；入，

阼阶前西面错，错俎北面(123)。右人左执匕，抽扃予左手，兼执之，取鼎，委于鼎北，加扃，不坐(124)。乃柝，载(125)。载两髀于两端，两肩亚，两肺亚，脊、肺在于中，皆覆(126)。进柝，执而俟(127)。夏祝及执事盥，执醴先，酒、脯、醢、俎从，升自阼阶(128)。丈夫踊，甸人彻鼎，巾待于阼阶下(129)。奠于尸东，执醴酒，北面西上。豆错，俎错于豆东。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错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阶(130)。妇人踊，奠者由重南东(131)。丈夫踊。宾出，主人拜送于门外。

乃代哭，不以官(132)。

有禭者，则将命(133)。摈者出请入告，主人待于位(134)。摈者出告须，以宾入(135)。宾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颡。宾升自西阶，出于足，西面委衣，如于室礼，降，出(135)。主人出拜送。朋友亲禭，如初仪，西阶东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禭者以褶，则必有裳，执衣如初(137)。撤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阶以东(138)。

宵，为燎于中庭(139)。

厥明，灭燎。陈衣于房，南领，西上，綉。绞，紵，衾二(140)。君禭，祭服，散衣，庶禭，凡三十称，紵不在算(141)。不必尽用。东方之饌：两瓦，其实醴酒，角觶，木枲(142)；髡豆两，其实葵菹芋、羸醢(143)；两筮，无滕，布巾，其实栗，不择(144)；脯四脰。奠席在饌北，殓席在其东(145)。掘埵见衽(146)。棺入，主人不哭(147)。升棺用轴，盖在下(148)。熬黍稷各二筐，有鱼腊，饌于西坵南(149)。陈三鼎于门外，北上。豚合升，鱼，鲋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150)。烛俟于饌东(151)。

祝撤盥于门外，入，升自阼阶。丈夫踊，祝撤巾，授执事者以待(152)。撤饌，先取醴酒，北面。其余取失设者，出于足，降自西阶。妇人踊，设于序西南，当西荣，如设于堂(153)。醴酒位如初(154)。执事豆北，南面东上(155)。乃适饌(156)。

帷堂。妇人尸西，东面。主人及亲者升自西阶，出于足，西面袒(157)。士盥位如初(158)。布席如初。商祝布绞、紵、衾衣，美者在外。君禭不倒。有大夫，则告(159)。士举迁尸，复位(160)。主人踊无算。卒殓，撤帷(161)。主人冯如初，主妇亦如之。

主人奉尸殓于棺，踊如初，乃盖(162)。主人降，拜大夫之后至者，北面视律。众主人复位(163)。妇人东复位(164)。设熬，旁一筐，乃涂(165)。踊无算。卒涂。祝取铭置于肆(166)。主人复位，踊，袭。

乃奠。烛升自阼阶，祝执巾，席从；设于奥，东面。祝反降，及执事执饌(167)。士盥，举鼎入，西面北上如初(168)。载，鱼左首，进髻，三列(169)；腊进柝。祝执醴如初，酒、豆、筮、俎从，升自阼阶(170)。丈夫踊，甸人彻鼎。奠由楹内入于室，醴酒北面(171)。设豆，右菹，菹南栗，栗东脯(172)。豚当豆，鱼次(173)。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筮南(174)。巾如初。既错者出，立于户西，西上。祝后，阖户；先由楹西，降自西阶(175)。妇人踊。奠者由重南东。丈夫踊。

宾出。妇人踊。主人拜送于门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殡(176)。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门外。众主人出门，哭止，皆西面于东方(177)。阖门，主人揖，就次(178)。

君若有赐焉，则视殓(179)。既布衣，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门外，见马首，不哭；还，入门右，北面，及众主人袒(180)。巫止于庙门外，祝代之(181)。小臣二人执戈先，二人后。君释采，入门，主人辟(182)。君升自阼阶，西乡(183)。祝负墉南面，主人中庭(184)。君哭(185)。主人哭，拜稽颡，成踊，出(186)。君命反行事，主人复位(187)。君升主人，主人西楹东，北面(188)。升公卿大夫，继主人东上(189)。乃殓(190)。卒，公卿大夫逆降，复位；主人降，出(191)。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抚，当心(192)。主人拜稽颡，成踊，出。君反之，复初位；众主人辟于东壁，南面(193)。君降，西乡，命主人冯尸(194)。主人升自西阶，由足西面冯尸，不当君所(195)。踊。主妇东面冯，亦如之。奉尸殓于棺，乃盖；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门左，视涂(196)。君升即位，众主人复位。卒涂，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门右，乃奠，升自西阶(197)。君要节而踊，主人从踊(198)。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门，庙中哭(199)。主人不哭，辟。君式之(200)。贰车毕乘，主人哭，拜送(201)。袭，入即位；众主人袭。拜大夫之后至者，成踊(202)。宾出，主人拜送。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众宾，不拜棺中之赐(203)。

朝夕哭，不辟子卯(204)。妇人即位于堂，南上，哭(205)。丈夫即位于门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宾继之，北上(206)。门东，北面西上；门西，北面东上；西方，东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门(207)。妇人拊心不哭(208)。主人拜宾，旁三；右还，入门，哭(209)。妇人踊(210)。主人堂下，直东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211)。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诸公门东，少进。他国之异爵者门西，少进。敌，则先拜他国之宾(212)。凡异爵者，拜诸其位(213)。彻者盥于门外，烛先入，升自阼阶(214)。丈夫踊。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东；取豆、笱、俎，南面西上(215)。祝先出，酒、豆、笱、俎序从，降自西阶(216)。妇人踊。设于序西南，直西荣。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错，立于豆北，南面。笱、俎既错，立于执豆之西，东上。酒错，复位。醴错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适饌(217)。乃奠，醴、酒、脯、醢升(218)。丈夫踊，入(219)。如初设，不巾(220)。错者出，立于户西，西上。灭烛，出。祝阖户，先降自西阶。妇人踊。奠者由重南东。丈夫踊宾出，妇人踊，主人拜送。众主人出，妇人踊。出门，哭止(221)。皆复位(222)。阖门。主人卒拜送宾，揖众主人，乃就次。

朔月，奠用特豚、鱼腊，陈三鼎如初(223)。东方之饌亦如之(224)。无笱，有黍稷(225)。用瓦敦，有盖，当笱位。主人拜宾，如朝夕哭，卒撤(226)。举鼎入升，皆如初奠之仪(227)。卒柩，释匕于鼎，俎行(228)。柩者逆出(229)。甸人彻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230)。其设于室：豆错，俎错，腊特，黍稷当笱位(231)。敦启会，却诸其南(232)。醴酒位如初。祝与执豆者巾，乃出(233)。主人要节而踊，皆如朝夕哭之仪(234)。月半不殷奠(235)。有荐新，如朔奠(236)。彻朔奠，先取醴酒，其余取先设者。敦启会，面足，序出，加入(237)。其设于外，如于室(238)。

筮宅，冢人营之(239)。掘四隅，外其壤(240)。掘中，南其壤(241)。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经(242)。命筮者在主人之右(243)。筮者东面，抽上韁，兼执之，南面受命(244)。命曰：“哀子某，为其父某甫筮宅。度兹幽宅兆基，无有后艰(245)。”筮人许诺，不述命，右还，

北面，指中封而筮(246)。卦者在左。卒筮，执卦以示命筮者(247)。命筮者受视，反之东面。旅占，卒，进告于命筮者与主人：“占之曰从(248)。”主人经，哭，不踊(249)。若不从，筮择如初仪(250)。归，殡前北面哭，不踊。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还椁，反位，哭，不踊(251)。妇人哭于堂。献材于殡门外，西面北上，綯(252)。主人遍视之，如哭椁(253)。献素、献成亦如之(254)。

卜日，既朝哭，皆复外位(255)。卜人先奠龟于西塾上，南首，有席(256)。楚焯置于爇，在龟东(257)。族长莅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门西，东面南上(258)。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259)。卜人及执爇席者在塾西(260)。阖东扉，主妇立于其内，席于闾西阼外(261)。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经，左拥之(262)。莅卜即位于门东，西面(263)。卜人抱龟爇，先奠龟，西首，爇在北(264)。宗人受卜人龟，示高(265)。莅卜受视，反之(266)。宗人还，少退，受命(267)。命曰：“哀子某，来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无有近悔(268)。”许诺，不述命；还即席，西面坐；命龟，兴；授卜人龟，负东扉(269)。卜人坐，作龟，兴(270)。宗人受龟，示莅卜。莅卜受视，反之。宗人退，东面。乃旅占，卒，不释龟，告于莅卜与主人：“占曰：‘某日从(271)。’”授卜人龟，告于主妇。主妇哭。告于异爵者(272)。使人告于众宾(273)。卜人彻龟。宗人告事毕。主人经，入，哭，如筮宅。宾出，拜送。若不从，卜择如初仪(274)。

【注释】

(1)适室：正寝之室。(h&)用殓衾：，覆盖；衾，被子；用殓衾，指用被子盖住尸体。

(2)复者：招魂之人。复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数。于士，只须一人。爵弁服：纯衣纁裳，此以礼而冠名服。簪裳于衣：连缀上衣与下裳。何：通荷，古作何，指何担或负荷。扱领于带：扱，插也；领，爵弁服纯衣之领；带，复者之带；扱领于带，谓复者以左肩荷爵弁服而插其领于己之带间以固衣。

(3)东荣：东面屋翼。皋(h2o)：通“嗥”，呼而告之。某复：某，死者之名；复，返也。三：连号三次，一号于上(天)，一号于下(地)，一号于中(天地之间)。

(4)降衣于前：将衣服从前面扔下。受用篋：招者一人，则受者亦一人。篋，衣箱。用篋，谓不能徒手受衣，而须慎之以衣箱接之。衣尸：用衣服盖住尸体。

(5)后西荣：即西荣之后，亦即西荣之北。

(6)楔齿：启开死者上下牙齿。角柶(s@)：角质祭勺，古代启齿之礼具。缀足：拘束其足。燕几：燕居之小几。

(7)尸东：尸体东面。

(8)帷堂：堂上设帷幕以为蔽。

(9)赴于君：至于君所。此指向国君报丧。

(10)有宾：指死者僚友。

(11)床东：尸床之东。

(12)众主人：丧主之兄弟、堂兄弟。

(13)妇人：丧主之妻妾。侠床：男子坐于床东，妇人坐于床西；男子面向西，妇人面向东。

(14)亲者：大功以上亲属，即死者父兄姑姊妹等。

(15)众妇人、众兄弟：小功以下亲属。

(16)撤帷：撤下帷幕。主人在堂下，君之使者至堂上，不可以帷隔之。

(17)寝门：指内门。

(18)稽顙成踊：稽顙，头触地，即叩首；成踊，礼成往上跳起。

(19)褻(su@)：向死者赠送衣衾。

(20)领：即衣领。要：同腰。致命：传达君命。

(21)衣尸：将衣被盖在死者身上。

(22)唯君命出：只有奉君命来吊褻的，丧主才出而迎、送。

(23)不辞：不致吊辞。

(24)不将命：不使人传命于主人。即陈：陈在房中。

(25)庶兄弟：即众兄弟。将命于室：传命于内室。

(26)退：下堂返宾之位。

(27)执衣如褻：上文言褻者送衣之时左执领右执腰，此言有司细衣亦如褻者左执领右执腰。

适房：拿回房中，言恐褻多床不足，故于褻者出即令有司细之。

(28)为铭：为死者建的旗旌。以其物：依照死者之身份。

(29)亡：无也，指不命之士。半幅：一尺。终幅：二尺。赤也。广三寸：即宽三寸。

(30)竹杠长三尺：竹杠，用竹做的旗竿；长三尺，前述“緇长半幅(一尺)，末长终幅(二尺)，”合之为三尺。宇：屋之边或屋檐。

(31)甸人：有司，主管公田者。少西：即向西。

(32)埽(y@)：用土块作成的炉灶。东乡：即东向。

(33)废敦：无足之敦。重鬲：鬲(l@)，古代丧礼所用的一种瓦瓶；重鬲，悬重之罍。濯造：濯，涤洗使洁；造，陈也，放置的意思。

(34)袭事：衣服也。西领：衣领向西。南上：自南至北。不綌：綌(zh5ng)，屈也；不綌，即不屈。

(35)明衣裳用布：明者，取明洁之义；明衣裳，指亲身或贴身之衣裳；用布，用帷幕之布。

(36)髻弁用桑：髻，同髻；弁，固发之具；桑，犹丧也，丧事用桑，是取其名也。绕中：绕髻之中央以固发。

(37)布巾环幅不啻：布巾，为饭而设以覆尸面；不啻，不啻巾孔。

(38)掩：裹首或包头。帷有掩，故不用冠(戴帽)。练帛：练过的布帛。析其末：末尾处撕开，以便打结。

(39)瑱(ti4n)：塞耳或充耳。纻(ku4ng)：新丝绵。

(40)幘(m@)：同“冪”，覆盖。用緇：用黑色的布。方尺二寸：一尺二寸见方。里：里用橙色布。著：以絮充入緇表里之中。组系：打结。

(41)握手：握在手中的葬器。用玄：用黑色布。纁里：里用浅红色布。牢中旁寸：牢中，中间手握部分；旁，古通“方”，旁寸即方寸，一寸见方。

(42)决：钩弦也。正，善也。王：通玉，极：放弦也。

(43)冒：覆尸。冒是总名，分之有质有杀。緇质：上身用黑布套。杀：下身用浅黄色布套。

(44)爵弁服：此指死者生时所衣之服。纯衣：浅黄裳也。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

(45)皮弁服：其服白布素裳也。此亦以冠名服。

(46)祿衣：有红色镶边的黑衣裳。

(47)緇带：黑带。以上纯衣、皮弁服、祿衣同用此带。

(48)鞞(m8ig6)：亦称缁鞞(f*)，赤黄色皮袜。

(49)竹笏(h)：笏，古朝会时所执的手板。竹笏，即用竹制的手板。

(50)夏葛屨，冬白屨：夏穿白色葛屨，冬穿白色皮屨。纁緇絢纯：纁，丝带，此指屨带；

絢，古时鞋头上的装饰，有孔，可以穿系鞋带；纯，丝也，此指襪丝的鞋边；縵縵絢纯，谓鞋带、鞋头饰和鞋的周边皆用縵布。系于踵：系于足后跟。

(51)庶禭继陈：庶，众也；庶禭，亲属及庶兄弟朋友之禭也；继陈，只陈放在房中。

(52)贝三：贝，为水物，出于江；贝三，即三枚贝壳。实于筭：筭（f2n），盛物的竹器；实于筭，即盛三贝于筭。

(53)豆：古代量器，四升为豆。

(54)沐巾一，浴巾二：沐，去头之垢；浴，去身之垢，浴巾二，一用于去上体之垢，一用于去下体之垢，皆用绌（x0），绌，粗葛布；皆用绌，谓沐巾一、浴巾二皆以粗葛布制成。

(55)栉：此谓梳子。箪：竹制或苇制的盛器，常用以盛饭，此作盛梳子用。

(56)浴衣：浴后所穿之衣，用布做成。篋：箱子。

(57)皆饌于西序下，南上：皆，指上言诸物；饌，陈也；西序下，即西墙下；南上，自南而北。

(58)管人汲：管人，主管馆舍之人；汲，引水于井。不说縶：縶。（j*），汲井用的绳索；不说縶，不解掉井绳。屈：祭也。

(59)祝：即夏祝，司祭礼之人。淅米：淘米。

(60)尽阶：登上台阶。不升堂：不上堂。潘：淘米水。鬲：古代炊器。

(61)敦：即前所言废敦。贝北：盛贝壳的竹器之北。

(62)土有冰：国君赐土用冰，冰以寒尸。夷盘：承尸之盘。

(63)外御受沐入：外御，死者生前之小臣侍从；沐，以管人所煮之淘米水给死者洗头；入，入室也。

(64)拊用巾：用巾拭发与面部，使干与清静。

(65)拊（hu3n）濯弃于坎：濯濯，沐浴之后的淘米水；坎，甸人所掘之坎；濯弃于坎，谓将洗毕之水及巾、梳、浴衣等一并扔于坎中。

(66)蚤揃如他日：蚤，读为爪，指手足之甲，揃（ji3n），修剪，泛指修剪头发、胡须等；如他日，和往日一样，事死如事生。

(67)髻用组：用发髻束发。设明衣裳：穿上贴身内衣。

(68)商祝：习商礼者。祭服：指爵弁服、皮弁服，此作送终之服用。

(69)主人出：出，入室也。左袒，袒露左臂。扱诸面之右：扱（ch1）插；面，前也；扱诸面之右，谓袒左袖扱于右腋之下带之内。

(70)盥于盆上：浇水洗手，此指洗贝；盆，洗手之盆，即前述祝淅米之盆。

(71)建于米：放于废敦所盛之米内。执以入：执废敦以从入也。

(72)当牖北面：值尸南也。彻枕设巾：彻枕，去枕，使尸首仰而饭易入；设巾，铺好布巾以防饭之遗落也。彻楔：撤去祭勺。

(73)主人由足西：主人入室在尸东，今由尸足之北转而西，故云由足西。

(74)宰从：从主人，亦由尸足之北转而西。在右：在主人之右。

(75)扱：此“扱”不读ch1，而读x9，不作“插”讲，而作“敛取”讲。于右：尸口之右。

(76)左、中亦如之：尸口之左、之中亦照于尸口之右那样做。先右次左后中，这是饭含之次序。

(77)又实米，唯盈：九扱恐不满，故又实之，及满而止。

(78)主人袭，反位：袭，复衣也，饭时袒，今饭毕，故袭；位，尸东之位，饭时在尸西，今饭毕，故返尸东之位。

(79)商祝掩瑱，设幙目：掩瑱即设掩设瑱，设之序乃先掩次瑱次幙目。掩、瑱、幙目之义见前释。

(80)跗（f&）：同“跗”，脚背。

(81)三称：三套衣服。算：数也。

(82)搢(j@n)：插也，插于带之右旁，以便取用也。

(83)决：同“抉”，套在右手大拇指上的套子。丽于(w4n)：丽，连也；：同“腕”。饭：大拇指本也。

(84)握：指握手的丝带。乃连：将拇指套子与握手丝带连在一起。

(85)囊(g1o)，盛物之囊。

(86)巾、枲、髻、蚤埋于坎：巾，即饭时覆面布巾及沐浴之巾；枲，楔齿及扱束之勺；髻，梳头而得之乱发；蚤，指甲；埋于坎，埋入甸人所掘之坎。

(87)重木：重，木架，上凿眼以悬物；木，指悬物。刊凿：刊与凿为二事，刊即斩治以成器；凿即钻孔以悬物。

(88)三分庭一，在南：置重处当中庭三分之一，而在其南，即其北一分，其南二分也。

(89)鬻馀饭：鬻，煮米之称：鬻馀饭，以饭尸余米为鬻。

(90)冪用疏布：疏布，即粗布；冪用疏布，指用粗布塞住鬲口。久之系用鞅(q0n)：鞅，竹蔑；久之系用鞅，以竹蔑系鬲于重上，令其坚固可久。

(91)北面左衽：北面，特指重的北面；左衽，右端在上而西向。贺：加或累加也。

(92)祝：此指习周礼者。

(93)厥明：次日黎明，谓继昨日而言死之第二日也。南领：衣领朝南。西上：从西往东。綯：屈也，此指第一行自西而东，第二行则自东而西如物之屈而转也，其下皆然。

(94)绞横三缩一：绞，收束衣服也，以布为之；横三，即横者三幅；缩一，缩，纵也，缩一即纵者一幅。广终幅：广，即宽；终幅，即正幅。

(95)缙衾赭里：以缙为表，以赭为里也，赭同，义见前。统(d3n)：被识或识记。

(96)祭服：指爵弁服、皮弁服。散衣次：散衣，爵弁服、皮弁服以外之衣之统称；次，次第陈之，因祭服、散衣均非一套。凡十有九称：凡，统祭服和散衣而言；十有九称，法天地之终数也，天地之初数天一地二，终数则天九地十，人在天地之间而终，故取终数为殓衣称数。陈衣继之：陈衣，十九称之外陈而不用者；继之，继十九称而陈也。

(97)饌：作陈解。

(98)冪奠用功布：功布，小功之布；冪奠用功布，指覆盖祭品的小功之布。

(99)苴经(di6)：苴麻子，如苴麻；经，古代丧服中的麻带，在首为首经，在腰为腰经；苴经，斩衰之经也。下本：下，向下；本，麻根；下本，即本(根)下。要经小焉：要，通“腰”；要经小焉，谓五分去一，亦即小于首经五分之一。

(100)散带：即腰经。

(101)牡麻经：齐衰以下之经也。亦散带垂：亦如腰经下垂长三尺。

(102)妇人之带：带，即腰经；妇人之首经与男子同，带则与男子异，故特言之。结本在房：结本，于麻根处打结；在房，在东房。

(103)床第夷衾：第，箒也，箒(z6)，用竹片编成的床垫子，即床席；夷衾，覆尸之衾。

(104)西方：即西堂下。东方，即东堂下。

(105)寝门外：正寝门外也。东塾：古时门内东侧之堂屋。少南：偏南。西南：正面朝西。

(106)豚：俗称猪。四鬣：鬣，通“剔”，割裂牲体；四鬣，前两肢与后两肢。两肋：两肋也。

(107)肩鼎：贯鼎耳之横木；鼎，通“冪”，此指鼎冪，以粗布为之。西末：末端向西。

(108)素俎：素，凡物无饰曰素；俎，古代祭祀时盛牛羊的礼器。西顺：即顺西置放。东柄：柄朝东。

(109)二人以并：谓每二人为偶，非止于二人也。

(110)下莞上箒：莞，俗名水葱、席子草，下莞，指下铺一层莞草编的席；箒，竹制或苇制

器物，上簟，指上铺一层细苇席。

(111)不倒：不颠倒错位。美者在中：中犹内也，非中间之中。

(112)迁尸，迁尸于服上。反位：返前西阶下位。

(113)衽如初：衽，寝卧之席也；如初，和在户内布席时下莞下簟一样。

(114)卒殮：卒小殮也。冯尸：冯，通“凭”，凭借、依靠；冯尸，按着死者。

(115)髻（kuò）发袒：髻，发挽束头发；袒，袒露左臂。免（w8n）：通“纁”，古代丧服之一。

(116)髻（zhu1）：古代妇人丧服的露髻，用麻束发。

(117)士举：于尸之左右举之。奉尸：捧着死者之头、足。俛（y0）：安放。夷衾：覆尸柩之衣被。

(118)男女如室位：如室中男东女西之位。

(119)主人出于足，降目西阶：死者南首北足，主人在东，故由尸足北转而于西阶下堂。

(120)大夫特拜：凡大夫每人一拜。士旅之：士共三拜。即位：即东方阼阶下西面之位。复位：复阼阶下西面位。迁尸及主人主妇束发、袭经等礼事。

(121)乃奠：陈设祭品。士始死时，孝子昏迷不能成礼，故祝与执事代之奠也。

(122)举者：举鼎之人，共二人。

(123)右执匕：右人左近鼎，以左手举鼎，空右手兼执匕。却之：仰其匕也。左执俎：左人右近鼎，以右手举鼎，空左手兼执俎。横摄之：横持其俎也。入：入寝门也。错：置也。

(124)右人：右边举鼎或抬鼎之人。予：通“与”。不坐：持立着。

(125)乃柩：右人以匕出牲体于鼎也。载：左人受牲体而载于俎也。

(126)两端：俎之东西两旁。亚：次也，自两旁至中为次，次即次第。皆覆：谓牲体皆覆，为尘故。

(127)进柩：柩，本也，骨分本末，进柩即进本。

(128)执事：诸执奠事者。执醴先：夏祝先执醴酒登堂。酒、脯、醢、俎从：谓执事者以酒、脯、醢、俎从之。

(129)丈夫：即男子之称，对妇人言之也。彻鼎：指撤去空鼎。巾：指有司执巾。

(130)巾之：恐尘埃加之而将巾盖在祭品上。

(131)奠者由重南东：设奠之人由重南而东，复其门东之位。

(132)代哭：代，指更番相代，非替代之代；代哭，未殡以前须哭不绝声，为防以死伤生，故孝子及众亲属轮流哭，非有代哭者而孝子不哭也。不以官：不用官。天子诸侯之丧，其臣皆哭，士贱，故不用官为之哭。

(133)有禭者：有，不定之辞，禭者，非亲禭，乃使人禭也；有禭者，谓或有与死者不甚亲近的人赠送衣物。

(134)摈者出请入先：摈，同“傧”，导引，接引；出请之辞是：“孤某使某请事”；入告之辞是：“某使某餼。”（餼：赠衣助丧）待于位：指阼阶下之位。

(135)摈者出告须：出告，告宾也，出告之辞为：“孤某须矣”；须，亦待也。以宾入：领宾登堂。

(136)降，出：仍由尸足北转而西降自西阶而出也。

(137)褶（di6）：夹衣，表面以帛为之，故曰“帛为褶”。执衣如初：谓左执领，右执腰也。

(138)撤衣者亦如之：亦左执领，右执腰也。

(139)宵：夜也，即小殮日之夜。为燎于中庭：燎，大燄，燄又与烛义同；燎于中庭，于中庭点着大烛。

(140)紼（j@n）：单被。

(141)凡三十称：言自君褻至庶褻共三十套。紵不在算：紵，只言紵而省绞与衾也；不在算，不在三十称之数也。

(142)东方：指东堂下。两瓦，其实醴酒：醴酒各一也。

(143)駘(h6)：白也。羸(luó)：通“螺”，螺类动物的统称，此释为“蜗”。

(144)滕(t6ng)：缘也。不择：不加拣择。

(145)奠席在饌北：奠席，大殓奠而有席，奠席即设于南隅用以奠者；在饌北，亦陈于东堂下也。殓席在其东：殓席，大殓之席；在其东，在奠席之东。

(146)掘埵(s@)见衽：埵，埋棺之坎也；衽，棺盖上的木楔，用以联结棺与盖之缝者。

(147)棺入，主人不哭：殓之际当辍哭。

(148)升棺用轴：轴即鞅轴，鞅状如床，轴乃鞅之轮子，用于升棺。盖在下：盖即棺盖；盖在下，谓升棺时盖仍在堂下。

(149)熬：文火慢煮。

(150)鱼 鮒九：，一种淡水鱼，指“鳊鱼”；鮒，鲫鱼也；九，或用，或用鮒，其数皆九也。腊(x9)左胙(p4n)，髀不升：腊，干肉，此用兔；胙，古时祭祀用的半体牲；左胙，即左半边；髀不升，即去髀。其他皆如初：其他，指匕、俎等；如初，和小殓时一样。

(151)饌东：东堂下之东。

(152)祝撤巾：巾，即覆小殓奠之巾也，原本祝受巾巾之，故此亦祝撤之也。以待：以待于阼阶下也。

(153)设于序西南，当西荣：谓撤小敛之奠，改设于西序之西南，其北值西荣即在庭之西也。如设于堂：一如堂上尸东陈设之次第也。

(154)醴酒：谓执醴酒者。位如初：前奠于尸东时执醴酒者先升，北面西上，今设于庭时亦如此。

(155)执事：谓执豆、俎之人。

(156)适饌：谓祝及执事者适东边之新饌处以待事。

(157)亲者：众主人也。

(158)如初：如小敛时也。

(159)有大夫，则告：谓此时有大夫来，则使有司告以方殓，主人不便出迎拜宾。

(160)迁尸：谓自堂上两楹间迁尸于阼阶上。复位：复西阶下位。

(161)卒殓：指卒大殓。

(162)奉尸殓于棺：谓自阼阶上奉尸殓于西阶上棺中。踊如初：亦踊无算也。乃盖：谓加盖于棺也。

(163)众主人复位：复阼阶下之位。

(164)妇人东复位：复阼阶上之位。

(165)设熬：熬黍稷。旁一筐：棺之首足左右各一筐。乃涂：以木覆棺上而涂之。

(166)祝：指周祝。丧事中以言告神祈福。

(167)反降：返回。

(168)如初：和小殓时一样。

(169)鱼左首：鱼头向左。鬐(q0)：脊也，亦指鱼脊。三列：每列三鱼，三列则三三而九也。

(170)祝执醴如初：祝，亦复祝也；执醴如初，如小殓奠祝执醴先升也。

(171)楹内：指东楹之西。

(172)右菹：菹在醴南也。菹南粟：粟在菹南也。粟东脯：脯又在粟之东也。

(173)豚当豆：豆有二，豚在两豆之东。鱼次：鱼又在豚俎之东。

(174)腊特于俎北：在豚、鱼两俎之北。醴酒在筵南：在粟、脯之南。

(175)楹西：西楹之西。

(176)门外：寝门外也，下同。

(177)东方：寝门外之东边。

(178)就次：次乃丧居之总名，此指斩衰倚庐齐衰室也。

(179)赐：恩惠也。 殓：大殓。

(180)不哭：厌于君不敢伸其私恩也。 门：庙门也。

(181)巫：男巫。 祝：丧祝。

(182)释采：祝为君礼门神也。 入门：入庙门也。 辟：回避。

(183)西乡：向尸也。

(184)祝负墉南面：谓在房外堂上背东房之墙而南面也。 墉，堂上惟东面墙谓之序，其房室之墙则皆谓之墉也。

(185)君哭：国君向尸而哭。

(186)出：主人出门外等候，为不敢久留君也。

(187)君命反行事：君命，君命主人；行事，行大殓事。 复位：复中庭之位。

(188)君升主人：国君再命主人登堂。 西楹东，北面：主人升自西阶，立于堂中西北面视殓。

(189)升公卿大夫，继主人东上：公、卿、大夫皆为视殓而来，其升登亦为国君所命，继主人指在主人之西，东上即以东为上。

(190)乃殓：谓行大殓事。

(191)卒：殓毕。 逆降：后升者先降位。

(192)当心：指尸体之胸口。

(193)东壁：壁，堂下之墙谓之壁；东壁，即堂下之东墙。

(194)君降：国君下堂，旨在使孝子尽其哭踊之情。

(195)不当君所：不敢与国君同抚在尸的一处。

(196)入门左：从左边入门。

(197)入门右：从右边入门。

(198)要：犹候也。

(199)君出门：出庙门也。

(200)式：同“轼”，供人凭倚的车上横木，古人用手俯按木上，表示敬意。

(201)贰车：副车也。

(202)大夫之后至者，指后于国君来到的大夫。

(203)三日：古礼士死三日而殓，因始死之日非全一日，故至既殓之明日而满三日。成服：此前主人髻发未改，至此乃去髻发而服斩衰或缌麻的丧服。 杖：丧杖。 不拜棺中之赐：重礼轻财之义也。

(204)朝夕哭：谓既殓之后丈夫妇人于每日之朝夕（早晚）皆哭于殓宫。 不辟子卯：子卯，即甲子日和乙卯日，夏桀死于乙卯日，殷纣死于甲子日，此二日为忌日，吉事避，凶事不避；不辟子卯，哀亲之死，故可不避忌日也。

(205)哭：妇人在内近殓，故先哭。

(206)丈夫：指亲者与众兄弟。 外兄弟：异姓有服者也，包括甥舅外孙、从母之子等。

(207)辟：开也，凡庙门有事则开，无事则闭。 庙，指殓宫。

(208)妇人拊心不哭：拊心，捶胸；主人及宾此时将入门即位，故妇人拊心而暂止哭。

(209)旁三：先西面拜，次南面拜，后东面拜，每面三拜。

(210)妇人踊：以踊见哭也，哭有不踊，踊无不哭者。

(211)如外位：与在门外时的位次相同。

(212)敌，则先拜他国之宾：敌，谓爵位等同；先拜他国之宾，优远客也。

(213)凡异爵者，拜诸其位：异爵者，指卿大夫；拜诸其位，就其位一一拜之。

(214)彻者：撤大殓之宿奠者。宿奠即昨日之奠。朝奠夕撤，夕奠朝撤。

(215)祝：指夏祝。

(216)序从：次第也，谓祝执醴先出，次酒，次豆筮，次俎也。

(217)遂先：先适饌不复位也。适饌：适新饌即朝奠之饌。

(218)乃奠：谓设朝奠也。朝夕奠与大殓奠不同，大殓奠有鼎俎，朝夕奠无鼎俎，惟醴酒脯醢而已。升：升自阼阶。

(219)入：入于室也。

(220)如初设：亦豆先次筮次酒次醴也。不巾：无菹无栗，故不巾。菹栗具则有俎，有俎乃巾。

(221)出门：谓宾与主人及众主人众兄弟等皆出也。

(222)皆复位：谓众主人复门外东方西面之位。

(223)朔月：月之第一日。如初：和大殓时一样。

(224)亦如之：亦同大殓时也。

(225)无筮，有黍稷：前言朔月之奠与大殓之同者，此言朔月之奠与大殓之异者，大殓奠有筮，而此无筮；大殓奠无黍稷，而此有黍稷。

(226)撤：撤昨日之宿奠也。

(227)举鼎入升：入，入门也；升，升牲于鼎也。如初奠：如大殓奠也。

(228)柝：用匕载牲于俎。释匕于鼎：柝毕加匕于鼎。

(229)逆出：以相反的次序退出。

(230)其序：升堂入室之次第。

(231)豆错：醢北菹南也。俎错：豚俎在两豆之东，鱼俎在豚俎之东。腊特：兽俎在两豆之北。黍稷当筮位：俎南黍，黍东稷，盛黍稷之敦置于大殓时放筮之位。

(232)会：盖也。其南：敦之南边。

(233)祝与执豆者巾：夏祝立南，执豆者立北，共举巾幂其奠也。

(234)主人要节而踊：主人，已含丈夫及妇人；要节而踊，升奠时丈夫踊，降奠时妇人踊。

(235)月半不殷奠：殷，盛也；不殷奠，仍如朝夕奠而已，无牲俎。

(236)有荐新，如朔奠：新，新熟五谷和鲜果；朔奠，月之初一之奠，有牲俎。

(237)启会：撤时不复盖也。面足：执之令足间向前。

(238)外：指室外序西南。如于室：如设于室之次第也。

(239)宅：葬居也。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为公臣。营：犹度也。

(240)外其壤：壤，所掘起之土也；外其壤，置土于四隅之外。

(241)南其壤：置土于中央之南。

(242)主人皆往：不仅主人，众主人亦往也。兆南：兆，域也；兆南，所掘壤之南。免经：即去经。

(243)命筮者：宰也。在主人之右：亦北面。

(244)鞶(d*)：藏经之器，或称占卦用的蓍草筒。兼执之：与筮一并执之。受命：受主人之命。

(245)哀子：丧称也。某甫：死者之字也。宅：葬居。度兹幽宅兆基：度，谋也；兹，此也；基，始也。无有后艰：不知其后或有艰难乎？艰难指墓穴之崩坏等。

(246)述命：既受命而申言之。中卦：中央所掘之处。

(247)卒筮：筮毕，卦者写卦。执卦：指筮者。命筮者：宰也。

(248)旅：众也。从：犹吉也。

(249)哭：哀其亲之将归此土也。不踊：哀不敢过也。

(250)筮择：择通“宅”，筮择谓另择地而筮。

(251)既：已也。井椁：为椁而刊治其材。西面：殡门外东方之位。拜工：工，匠人，为椁者；拜工，它人谢工为椁之劳也。左还椁：循井椁之南而西而北而东周绕而详视之。反位：返于拜位也。哭：见其成椁子形而哭也。

(252)材：明器之材。西面北上，綯：自北至南，又自南至北屈而陈之也。

(253)遍视之：一一视之。如哭椁：如其返位哭而不踊也。

(254)素：形法定为素，此指明器外形确定。成：饰治毕为成，此指明器修饰成形。

(255)卜日：卜葬之日。外位：殡门外之位也。

(256)西塾：门外之西塾也。南首：头向南。塾南向，故龟亦南首也。有席：席即卜席也。

(257)楚焯置于爇：楚，荆也；焯，明也，此取明火之意；爇，炬也；楚焯置于爇，谓楚焯（用于灼龟）与爇置于一处，皆在龟之东也。

(258)族长：有司掌族人亲疏者也。莅卜：临视卜事也。

(259)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在其南：在族长、宗人之南。

(260)执爇席者：执爇者、布席者。塾西：西塾内之西。

(261)扉：门扉也。闾(ni8)：古代门中央所竖短木，即门楣。闾：指门槛之外。

(262)宗人先事具：先于它人也。左拥之：以左手抱着首经。

(263)莅卜：族长也。代主人命卜。

(264)卜人抱龟爇：龟爇本在西塾上，今抱之而向门外也。

(265)示高：将龟之腹甲高起当灼处显示给族长看。

(266)莅卜受视：受视于宗人也。反之：亦反于宗人也。

(267)受命：谓宗人受族长之命。

(268)命曰：族长命之也。来日：将来之日。考降：考为登，登为升，考降谓魂神之上下。近：远近之近。无有近悔：不知是否近于咎悔？

(269)许诺：许诺者，宗人也。命龟：告龟以所卜之事。负东扉：皆靠东边之门扉而立，以俟龟之兆是吉是凶。

(270)作龟：即灼龟，谓以荆焯烧灼龟甲，视其纹路而定吉凶。兴：起也。

(271)旅占：三人共占之也。不释龟：复执之也。

(272)异爵者：公卿大夫也。

(273)众宾：僚友不来者也。

(274)卜择如初仪：另择日而卜之，礼仪与首卜一样。

【译文】

士丧之礼：须死于正寝之室，用一条被子盖住死者尸体。以一人为其招魂，招魂者服纯衣纁裳，其上衣和下裳的左边连在一起，并插其领于带间以固定；登上东面屋翼，站在屋脊中央向北用衣服招魂，喊道：“哎—某人（死者之名）回来！”连喊三次。进而将衣服从前面扔下，屋翼下面一人用衣箱接住，从东阶上堂用衣服盖住尸体。招魂之人从西面屋翼的北边下来。

用角质祭勺启开死者上下牙齿，用矮几拘正死者双足，用干肉、肉酱、甜酒祭奠死者。从东阶上堂，将祭品置放在尸体东面，又于堂上陈设帷幕。

然后向国君报丧。丧主站在西阶东面，向南嘱咐报丧者，并拜送之。有宾客来吊唁，丧主要叩拜。

丧主进屋，坐在尸床之东。丧主之兄弟、堂兄弟皆面向西站在丧主之后。丧主之妻妾面向东坐于床西。大功以上亲属（如死者父兄姑姊妹等）在内室。小功以下亲属——其妇人在户外向北而坐，其男子在堂下向北而立。

国君派人来吊唁，要撤去帷幕。丧主到寝门外迎接，见宾而不哭；丧主先进门向北站在右边。吊者进门，从西阶上堂，向东而站。丧主进入中庭，吊者向丧主传达君命。丧主哭拜，叩首、哭踊。吊唁的宾客出来，丧主到大门外拜送。

国君派人来赠送衣衾，要撤去帷幕。丧主迎接国君之赠衣衾者之礼仪与迎接国君之使吊者之礼仪一样。赠衣衾者左手执衣领，右手执腰，入门上堂，传达国君命令。丧主叩拜赠衣者之礼仪亦与先前叩拜国君之使吊者之礼仪一样。赠衣者入内将衣衾盖在尸体上，然后出门。丧主拜送，其礼亦和先前拜送国君之使吊者一样，只有奉君命来吊唁的，丧主才出而迎、送，从西阶上、下堂。于是拜谢宾客，若有大夫来吊唁，要一一拜谢。在西阶下即位，面向东，不哭踊。大夫虽不致吊辞，也要请其入室。

大功以上的亲属赠送衣衾，不必使人传命于丧主，直接将衣衾陈列房中。众兄弟赠送衣衾，须使人到内室告诸丧主。丧主在内室确定位置拜谢，并将衣衾放在尸体东边的床上。朋友赠送衣衾，要亲自送进来。丧主拜谢，并和先前一样置放衣衾。丧主退堂，只哭不踊。有司撤去衣衾，一如襚者左执领、右执腰，将衣衾拿回房中。

依照死者身份为其建铭。倘是不命之士，则用长一尺、宽三寸黑布一块，长二尺、宽三寸红布一块，并将其联结起来。进而于所联结部分写上铭文，称“某氏某之柩”。用三尺长的竹竿作旗竿，将其置于西阶上的屋檐下。

甸人（有司主管公田者）在两阶之间掘坎，坎偏于西阶一方；在西墙下用上块垒灶，灶口向东。用清水洗净新盆、盘、瓶、无足之敦和重鬲（罍），放于西阶下。

陈列衣服于房中，衣领向西，自南至北排列，不必两行。贴身之衣裳用帷幕之布。插发髻之笄用桑木制成，长四寸，绕于髻之中央以固发。为饭而设以覆尸面的布巾不凿孔。裹头的练帛宽二尺，长五尺，末端撕开以打结。塞两耳用新丝绵。蒙面，外用黑布，内用红布，一尺二寸见方；以絮充入缙表里之中，并打上结。握手外用黑色布，里用橙色布，长一尺二寸，宽五寸，中间手握部分一寸见方，也以絮充入其中，并打上结。钩弦用玉制指套，放弦用两个丝绵指套，亦打上结。套尸体，上身用黑布套，长与手齐；下身用红布套，直至遮住两足。死者穿生时所衣之服三套：纯衣浅黄裳，白布衣素裳，有红色镶边的黑衣裳。黑带，赤黄色皮袜，竹制笏板。若是在夏天，就穿白色葛屨；若是在冬天，则穿白色皮屨。而屨（鞋）带、屨头饰和屨的周边皆用黑布，屨带系于屨后跟。其他众多亲属及庶兄弟赠送的衣物只陈放在房中，不用。

盛放三枚贝壳于竹器。盛放一豆稻米于竹筐。盛放用粗葛布制成的洗头巾一条、浴身巾两条于竹器。盛放梳子于簠筐。盛放浴后所穿之衣于箱子中。以上诸物皆陈设于西墙下，自南而北排列。

管人汲水于井，不解去井绳，将其萦绕于手。夏祝用盆向南淘米于

堂上。管人登上台阶，不上堂，从夏祝那里接过淘米水，用鬲在以土块垒成的炉灶上煮着。夏祝又盛米于废敦之中，并将其置于盛贝壳的竹器之北。倘若国君赐土用冰以寒尸，可用承尸之盘盛之。死者生前之小臣侍从入室，用管人所煮之淘米水给死者洗头。丧主和众兄弟等都到户外向北而立，等候着。于是死者生前侍从给死者洗头、梳头，用巾拭干；又用浴巾洗尸身，用浴衣拭干。将洗过的水及梳、巾、浴衣等一并扔于甸人所掘之坎中。然后和往日一样为其修剪指甲、头发、胡须等。接着用发髻束发，插上发笄，穿上贴身内衣。完了主人入室就位。

商祝入室依次置放送终之服：纯衣浅黄裳，白布衣素裳，红色镶边的黑衣裳。主人出室，袒露左臂，把左袖插在右腋下之带内；在盆里洗手、洗贝壳，进而捧拿贝壳而入室。宰则洗角制祭勺，然后放于废敦所盛之米上，执废敦从主人而入。商祝拿着巾跟着入室，于窗户北面撤去枕头，铺好布巾，撤去祭勺，从主人手里接过贝壳，置放于尸体西边。主人由尸足之北转而西，上床向东而坐。商祝又从宰手里接过米，陈放在贝壳的北边。宰随从主人立于床西，在主人右侧。主人用左手往死者嘴的右侧放米三次，继放一个贝壳。于死者嘴的左侧和中间也照此处理。又放米，及满乃止。然后主人穿好衣服，返回尸东之位。

商祝先用巾蒙住尸面，次用新丝绵塞住死者双耳，再将蒙面之巾系好；继而系上屨带，于脚背处将两屨系在一起。接着为死者穿上三套衣服，贴身之衣不算在三套之内。系好大带，插笏板于带之右侧。又套上右手大拇指套，并用握手丝带将其联结于臂腕，于手背上打好结。用“冒”套好尸体，盖上衣被。然后将布巾、浴巾、祭勺、修剪而得之乱发、指甲等统统埋于坎中。

做好重，凿上眼。甸人将重置放于中庭南侧三分之一处。夏祝在西墙下用二鬲将饭尸余米煮成粥。用粗布塞住鬲口，用竹蔑系上鬲，将其悬挂于重上；又用苇席盖住重，自北而南，其右端在上而向西，直至将重完全盖住，用竹蔑系好。周祝取铭插挂于重上。

次日黎明，将小殓衣服陈列于房中，衣领向南，按照自西而东，又自东而西的顺序排列；用布收束衣服：横者三幅，竖者一幅，宽均一幅，于末端撕开并打结。被子其面用黑布，其里用红布，没有识记。衣衾按先爵弁服和皮弁服，次散衣的次序陈列，共计十九套。其余的继续陈列，但并不都用。

陈设干肉、肉酱、甜酒等于东堂之下。覆盖祭品用的小功之布盛放于竹器之中，竹器置于陈设干肉、肉酱、甜酒的东边，又在其东边陈放盥洗用的盆和巾。

斩衰之经（带）有二：首经宽九寸，麻根向下，在左侧；腰经小于首经五分之一，其下垂部分长三尺。齐衰之经亦有二，首经麻根向右，在上部；腰经下垂部分亦长三尺。斩衰之经和齐衰之经皆陈设于东堂之南。妇人之腰经与男子有异，要于麻根处打结，陈列于东房。

床席和覆尸之衾陈设于西堂之南边。于西堂下设盥洗之具，和于东堂下所设一样。

放一只鼎于正寝门外，其位置当在东侧之堂屋的偏南处，鼎的正面向西。鼎里放一只猪，猪分解成两前肢与两后肢，去掉四蹄，加上两肋和肺，计为七体。陈设贯鼎耳之横木和覆鼎之幕，幕的末端向西。无饰

之俎放在鼎的西边，顺西置放；上放匕一只，其柄向东。

士洗手，以两人一排立于西阶的下面。在户内布席，席分两层，下铺一层莞草编的席，上铺一层细苇席。商祝铺绞衾、散衣、爵弁服和皮弁服于席上。铺爵弁服和皮弁服时不可颠倒错位，其中最好的要铺在最里边。士迁尸于铺好的服上，返回西阶下原位。有司在两楹柅之间设床席，设席情况和在户内设时一样，继放枕头一只。小殓完毕，撤去帷幕，丧主向西按着死者哭踊，不计时；主妇则向东，哭踊亦如丧主。丧主进而挽束头发，袒露左臂，众主人着纁于房中。妇人则在室中用麻束发成髻。士于尸之左右抬起尸体，丧主家之男女分别捧着死者之头与足，安放尸体于堂上，盖上覆尸柩之衣被。继而男女按室中东西之位哭踊，不计数。丧主由尸足北转而于西阶下堂。众主人随丧主下堂，即位于东阶上面。妇人也随之下堂，向西立于东阶上。丧主开始拜谢宾客，凡是大夫，要一一拜之，士共三拜即可；接着于东阶下向西之位哭踊，于东墙穿衣戴经，回到东阶下西面位。

于是陈设祭物。抬鼎二士洗手。其在右边抬鼎之上以右手兼执匕，并仰其匕；其在左边抬鼎之士以左手横持俎；两人抬鼎入门，将鼎置放于阼阶前面，鼎之正面朝西，俎之正面朝北。右边抬鼎之士又以左手执匕，右手袖出抬鼎之横木交于左手一并执持着；又取下覆鼎之幂置于鼎北边，继放上抬鼎之横木，持立不坐。接着用匕将牲体从鼎中取出，左边抬鼎之士接过牲体而置于俎上。首先放两后肢于俎之东西两端，其次是两前肢，又次是两肋，最后是脊肺放于俎之正中间，凡此均须盖好。骨分本末，故陈设时当让本向前，然后执俎而待。夏祝和诸执奠事者洗手，夏祝先执醴酒上堂，诸执事随从夏祝，端拿载有酒、干肉、肉酱之俎从东阶上堂。男子哭踊，甸人撤下空鼎，有司执巾立于东阶下待祝设奠。设奠于尸体之东边，夏祝执拿醴酒面北而立，以西为上。执事置放豆，又置俎于豆的东边，然后立于俎的北边，亦以西为上。夏祝继而置醴酒于豆的南边，又从有司手里接过巾盖在祭品上，由尸体脚边至西阶而下堂。妇人哭踊，设奠者由重的南边而返其门东之位。男子哭踊。宾客出门，丧主到门外拜送。

孝子及众亲属轮流哭，不用官为之哭。

如有赠送衣物的，就让傧者传命。傧者出请之辞为：“孤某使某请事”；入告之辞为：“某使某臝”。丧主于东阶下之位等着。这时傧者出门传告来宾：“孤某须矣”。并引领来宾进门。来宾进入中庭，向北传达送衣主人的使命。丧主叩首拜谢。来宾从西阶上堂，直至绕过尸体脚后，向西置放衣物，其礼仪和在室中一样，继而仍由尸足北转而西降自西阶，出门。丧主出门拜送。如有朋友自来赠送衣物，其礼仪和前面一样，不过朋友要于西阶向东北方哭踊三次，方可出去；这时丧主不哭踊。赠送衣物者既送衣，就必定送裳，其拿衣服的方式和前面一样。撤衣者撤衣之方式亦如此。从西阶上堂和下堂，端拿衣物于东边收藏起来，以待大殓。

小殓日之夜，于中庭点着大烛。

次日天明，熄灭大烛。将衣衾陈设于房中，衣领朝南，先是自西向东排，继是自东往西排。有绞一，单被一，棉被二。国君赠送的衣服，包括爵弁服、皮弁服、散衣，加上死者僚友赠送的衣服，一共三十套。

而绞、单被、棉被等不算在三十套之内。凡此衣服不一定都用。东堂下陈设之祭物：两只瓦甗，均都装着甜醴酒；角质酒斛，木制祭勺；白色的豆两只，一只装着葵芋酱，一只装着蜗酱；筴两只，没有缘，底中铺着布巾，里面装着未加拣择筛选的栗子；干肉四条。奠席设在凡此祭物的北边，大殓之席设在奠席的东边。挖掘埋棺之坎，其深度要能保证露出联结棺与盖之缝的木楔。棺入坎时，丧主不哭。用輶轴外棺于坎时，棺盖在堂下，干煎的黍和稷各两筐，以及鱼和干肉，陈设于西楹的南边。又陈放三只鼎于门外，以北为上。其中，一只鼎盛放一只猪，一只鼎盛放鳊鱼或鲫鱼九条，一只鼎盛放风干兔子的左半部，去髀，其他还有匕、俎等的陈设，都和小殓时一样。执烛者在祭席的东边等候着。

夏祝撤下小殓时所设的盥洗器具，并改设于门外，进门后从东阶上堂。这时男子哭踊，夏祝又撤去覆盖小殓奠之布巾，交于执事者，并示其于东阶下等候。继而撤去祭席，夏祝先取下醴酒向北而立，其余的祭物先设者先撤，后设者后撤，均由尸足北转而于西阶下堂。这时妇人哭踊，接着将所撤下之祭物改设于西庭的西南，即庭之西边，陈设的次第和在堂上设时一样。执甜醴酒的夏祝和在奠于尸东时一样，向北而立，以西为上。诸执事立于豆的北边，向南而以东为上。夏祝和诸执事陈设醴酒、豆俎完毕，一并到东边之新饌处以待事。

于堂上陈设帷幕。妇人向东立于尸体之西侧。丧主及众主人从西阶上堂，绕过尸体之足到东边，朝西而袒露左臂。士洗手，其站之位置和小殓时一样。有司铺席，亦和小殓时一样。商祝在席上铺绞、单被、棉被，最好的铺在最上面。铺国君赠送的衣衾不能颠倒错位。此时倘有大夫来吊唁，则使有司告以方殓，主人不便出迎拜宾。士二人抬起尸体自堂上两楹间至东阶放在已铺好的衣被上，返回西阶下原位。这时丧主又哭踊，但不计数。大殓完毕，撤下帷幕。丧主抚尸而号哭，和小殓时一样，主妇也如此。

丧主和众主人将尸体抬起放到棺中，这时男女哭踊，不计数，和小殓时一样。接着盖上棺盖。丧主下堂，叩拜大夫中之后至者，随即向北察看埋棺之坎。众主人返回东阶下之位。妇人则返回东阶上之位。继而于棺的首尾、左右各陈放一筐煎炒过的黍稷，覆木料于棺上并涂上泥。这时男女又哭踊，不计数。俟涂泥完毕，周祝取铭置于殓。丧主返回东阶下原位，哭踊，穿好衣服。

于是设奠。执烛者从东阶登堂，周祝执巾和执席者亦跟着上堂；于室中西南隅朝东设祭席。周祝返回堂下，和执事一起端拿东边所设祭物。士洗手，抬鼎进门，鼎正面朝西，以北为上，和小殓时一样。载鱼于俎上，鱼头向左，鱼脊向前，每列三条，计三列九条。载兽之俎其本向前。夏祝端拿甜醴酒先上堂，和小殓时一样，诸执事端拿酒、豆、筴、俎随着从东阶上堂。男子哭踊，甸人撤去空鼎。此时夏祝和诸执事由东楹之西入室，夏祝执甜醴酒面北而立。诸执事设豆：肉酱在右边，肉酱的南边是栗，栗的东边是干肉。豚俎在两豆的东边，鱼俎又在豚俎的东边。兽俎特别设于豚、鱼二俎的北边，甜醴酒在筴的南边。用巾覆盖豆、俎，和小殓时一样。陈设结束，诸执事先出室，立于室户的西边，以西为上。夏祝随之出室，关上门；进而先于诸执事由西楹柱的西边经西阶下堂。妇人哭踊。夏祝和诸执事继而从重的南边东行。男子又哭踊。

宾客出室。妇人哭踊。丧主到门外拜送，返回后即和小功以上的同族兄弟一起面北而哭。继而同兄弟出室，丧主又到门外拜送。众主人出门，停止哭踊，皆向西于东边而立。丧主关上门，向众主人行拱手礼，并各就斩衰、倚庐、齐衰，巫室诸丧次。

国君如果另有惠赐，须察看大殓陈设情况。先铺好绞、被、衣等，以俟国君驾至。丧主到外门之外迎接，见到国君御车之马头，即停止哭泣；返回门内，向北于右边而立，和众主人一起袒露左臂。男巫止步于庙门（殡宫门）之外，丧祝代表国君亦先至此。小臣二人执戈先行，男巫、丧祝二人随后而行。俟丧祝为国君祭过门神后，国君入门，丧主回避。国君从东阶升堂，向西而立。丧祝背靠东房之墙向南而立，丧主立于中庭。国君向尸而哭。丧主亦哭，并向尸叩首，起来又哭踊，随之出门外等候。国君命丧主返回续行大殓之事，丧主返回中庭原位。国君又命丧主升堂，丧主由西阶上堂，立于西楹柱的东边向北视殓。国君继命公、卿、大夫上堂，立于丧主之西视殓，以东为上。于是开始大殓。大殓结束，公、卿、大夫等后上堂者先下堂，返回原先位置；接着丧主下堂，行至门外。国君又命丧主返回上堂，丧主遵命回到中庭。国君坐于尸床，用手轻抚尸体之胸口。丧主叩首拜尸，起来后又哭踊，随后再次向门外走去。国君再次命丧主返回，丧主受命回到中庭原位；众主人回避，于堂下之东墙向南而立。国君下堂，向西命丧主抚尸。丧主从西阶上堂，由尸足绕至东边，向西（尸）抚尸，但不与国君所抚之处相同。继而哭踊。主妇向东抚尸、哭踊，和丧主一样。把尸体装殓入棺，盖上棺盖；丧主下堂，行至门外。国君又命丧主返回，丧主从左边入门，察看涂泥于棺。国君登堂就位，众主人返回中庭原位。涂泥结束，丧主行至门外；国君再命丧主返回。丧主从右边入门，诸执事从西阶上堂设奠。国君候机哭踊，丧主跟着哭踊。设奠结束，丧主行至门外，哭者止哭。国君出门，于庙（殡宫）中哭踊。丧主回避，不哭。国君登上御车凭轼。国君随从乘上副车，丧主哭，拜送国君及随从。然后穿好衣服，入门就位；众主人亦随即穿好衣服。丧主又拜谢晚来吊唁之大夫，旋即哭踊。宾客辞行，丧主拜送之。

士死满三日后，丧主及众主人始服斩衰或缌麻的丧服，丧主兼持丧杖，拜谢国君和众宾的吊唁和慰问，但不拜谢其惠赐衣物。

既殡之后，男子妇人于每日早晚哭于殡宫，不避子卯忌日。妇人即位于堂，以南为上，哭。亲者与众兄弟向西就位于门外，以北为上；甥婿外孙、从母之子等向西就位于门外众兄弟之南，以南为上；宾客又向西就位于甥婿外孙等之南，以北为上。门外东边的来宾向北就位，以西为上；门外西边的宾客向北就位，以东为上；站在西边的宾客向东就位，以北为上。丧主就位，然后开门。这时妇人捶胸示哀，但不哭。丧主拜谢宾客，先西面拜，次南面拜，最后东面拜，每面三拜；随后右转入门而哭。妇人哭踊。丧主于堂下东墙之最北端向西就位。众兄弟皆就位，其位次与在门外时的位次相同。卿大夫于丧主的南边就位。诸公子于门东稍靠前的地方就位。异国之贵宾于门西稍靠前的地方就位。倘若身份地位相同，丧主须先叩拜他国的贵宾。凡是卿大夫，丧主须就其位一一叩拜。撤大殓之宿奠者于门外洗手，执烛先入，从东阶上堂。男子哭踊。夏祝端拿甜醴酒，面北而立；诸执事或取酒立于夏祝之东侧，或取豆、

筮、俎面南而立，以西为上。夏祝取醴先出门下堂，诸执事执酒、豆、筮、俎依次出来，从西阶下堂。妇人哭踊。继而陈设祭物于堂下东面墙的西南，与西边的屋翼对齐。夏祝执拿醴酒面北而立，以西为上；执豆者朝西置放豆，然后向南立于豆的北边。执筮、俎者置放筮、俎后，立于设豆者的西边，以东为上。执酒者置放酒后，返回原位。这时，夏祝置放醴酒于西边后，先行离开，从丧主的北边行至朝奠之馔处，众执事亦跟着前往。于是设朝奠，夏祝执拿醴酒，诸执事执拿酒、干肉、肉酱等从东阶上堂。这时，男子哭踊，入于室内。祭席之设和先前一样，亦先豆次筮次酒次醴，但因无菹无栗，故不设巾。诸执事设完席后出室，立于户的西边，以西为上。夏祝随即灭烛出室，并关上门，从西阶先行下堂，诸执事跟着下堂。妇人哭踊。设奠者由重的南边东行。男子哭踊。宾客出室，妇人又哭踊，丧主拜送宾客。众主人出室，妇人哭踊。出门，停止哭泣。宾客，众主人众兄弟都回到门外东边原位。丧主关上门，拜送宾客。然后向众主人拱手拜谢，并各有倚庐、噩室诸丧次。

每月初一之日，设祭奠和大殓时一样，用一只猪，加上鱼和风干的兔子，并陈设三只鼎。东边陈设的祭物也和大殓时相同。朔月之奠和大殓所不同者在于，大殓奠有筮，而此奠无筮，大殓奠无黍稷，而此奠有黍稷。黍稷装在瓦敦之中，盖上敦盖，置放在大殓奠时筮的位置上。丧主叩拜宾客，和朝夕哭时拜宾之礼一样，完毕，撤去昨日之宿奠。接着抬鼎入门，把牲体从鼎中升起，和大殓奠时一样。用匕载牲体于俎上后，放匕于鼎中，又置俎于适当的位置。用匕载俎者随即从反向退出。甸人则撤去三只空鼎。室中陈设祭品的秩序为：先醴酒，次菹，次肉酱，次黍稷，最后是俎。室中所设祭物的位置为：盛肉酱之豆在北边，盛菹之豆在南边，豚俎置于两豆的东边，鱼俎又在豚俎的东边，兽俎则别置放在豚俎和鱼俎的北边，盛黍稷的瓦敦放在大殓时筮之位。启开敦盖，置放在敦的南边。醴酒的位置和大殓时相同。夏祝立于其南，执豆者立于其北，共同举巾把所设之奠盖好，然后退堂。丧主及丧者家中男女各各因时而哭踊（升奠时男子哭踊，降奠时妇人哭踊），其礼仪都和朝夕哭时一样。月半之时所设祭席亦和朝夕奠一样，无牲俎。如收到新熟的五谷和鲜果，其祭席就要和朔月奠一样，有牲俎。撤去朔奠时要先取下醴酒，其余的祭品先设者先撤，后设者后撤。撤敦时其盖不必再盖上，敦之足朝前，退堂出室的秩序和升堂入室时一样。祭席陈设在室外东墙下西南，其次序位置和在室中陈设时一样。

筮死者葬居，由冢人测度。先掘挖四边的土，置于四边之外；继掘挖中央之土，置于中央之南。行毕朝哭之礼仪，丧主和众主人皆来到此葬居之所，向北站在其所掘之土的南边，除去首经和腰经。宰（向筮者传布主人之命的人）在丧主的右边。筮者向东抽出蓍草筒，和蓍草一并用手拿着，朝南接受丧主之命。宰传达丧主之命说：“哀子某，为其父某甫筮葬居。今谋以此处作死者幽冥之居，葬居始得，不知其后或有艰难乎？”筮宅之人应诺，不重述宰所传达丧主之命，右转向北，于葬居中央的南边卜筮。这时卦者在筮者的左边。筮宅完毕，执卦者据之写好卦，筮者拿着卦交于宰看。宰接过卦看毕，还于筮者。筮者又和其随从一起占筮，完毕，上前告于宰和丧主：“占筮的结果为吉。”丧主及众主人系上首经、腰经，哭而不踊。倘若所筮结果非吉，则当另外择地而

筮，其仪式和前面相同。丧主及众主人回去后，向北于殡的前面哭而不踊。

匠人择好棺槨之木料，丧主于殡门外东边向西拜谢工匠，然后循“井槨”之南而西而北而东周绕而详视之，继而返回殡门外东边位，哭而不踊。妇人哭于堂上。做明器之木材放在殡门外边，向西自北至南，又自南至北屈而陈之。丧主一一视之，然后和前面一样，返回原位哭而不踊。献素、献成之时，丧主亦如上一一察看，返回原位哭而不踊。

卜葬之日，行朝哭礼之后，众人都回到殡门外之位。卜人先设龟甲于门外西塾，龟头向南，龟甲下有卜席。用于灼龟的荆焯与燋置于一处，皆在龟甲的东边。族长临视卜事，并和宗人穿着吉服向东立于门外西边，以南为上，占者三人（分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于族长、宗人的南边而立，以北为上。卜人和执燋者、布席者皆立于西塾内之西。关上东门，主妇立于门内，卜席设于门楣的西边、门槛的外边。宗人告诉丧主已准备就绪。丧主朝北取下首经，用左手抱着。族长莅临视卜，向西于门东边就位。卜人于西塾抱龟执燋而行向门外，先陈设龟甲，龟头朝西，后置燋于龟甲的北边。宗人接过卜人所给龟甲，显示给族长看。族长接过龟甲察看，然后还给宗人。宗人又还龟甲于卜人，稍退而接受族长之命。族长命之曰：“哀子某，来日某，卜葬其父某甫。魂神之升降不知是否近于咎悔？”宗人应诺，但不重述族长之命；回到门外西边就于席位向西而坐；告龟以所卜之事，起立；将龟甲交给卜人，背靠着东边门扉而立。卜人坐下，用荆焯烧灼龟甲，起立。宗人接过龟甲，显示给族长看。族长接过龟甲察看后，还给宗人。宗人随即将龟甲交给占者，稍退后向东而立。占者三人又共同占卜，完毕，不放下龟甲，捧龟径告于族长和丧主：“占卜的结果为：‘葬日吉。’”随后占者将龟交给卜人，并将占的结果告诉主妇。主妇哭。宗人再将占之结果告诉公卿大夫，并派人告于死者生前僚友之未来者。卜人撤去龟甲。宗人告诉族长和丧主卜葬事毕。丧主和众主人系上首经、腰经，入门于殡前哭，其礼和筮宅后于殡前哭一样。宾客出来，丧主拜送。倘若卜葬非吉，则须另择日而卜之，其仪式和首卜一样。

既夕礼第十三

【题解】

本篇与前一篇《士丧礼》实为一篇，因简册繁重重厘而为二，故历来被视为《士丧礼》的下篇或续篇。该篇取篇首二字为题，与“有司撤”同例，似不必有“礼”字，然旧本俱有，今一仍其旧。

既，已也。《既夕礼》讲述先葬二日已夕哭时与葬间一日之仪节。这些仪节大致包括：请期，启殡；迁柩朝祖，载柩饰柩；国君遣使赠物助葬，宾客赠物助祭；宣读礼单和陪葬品，出殡；下葬及葬后反哭于庙等。《既夕礼》经文之后附有《记》，该《记》系《士丧礼》上下篇之“总记”，其中，自《记》首至“筮宅卜日”补充说明《士丧礼》上篇之事，自“启之听”至《记》末补充说明下篇既夕后之事。

既夕哭，请启期，告于宾(1)。

夙兴，设盥于祖庙门外(2)。陈鼎皆如宾，东方之饌亦如之(3)。俛床饌于阶间(4)。

二烛俟于殡门外(5)。丈夫髻，散带垂，即位如初(6)。妇人不哭，主人拜宾，入，即位，袒(7)。商祝免袒，执功布入，升自西阶，尽阶，不升堂(8)。声，三；启，三；命哭(9)。烛入，祝降，与夏祝交于阶下(10)。取铭置于重(11)。踊无算(12)。商祝拂柩用功布，用夷衾。

迁于祖，用轴(13)。重先，奠从，烛从，柩从，烛从，主人从，升自西阶(14)。奠俟于下，东面北上(15)。主人从升。妇人升，东面。众主人东即位(16)。正柩于两楹间，用夷床。主人柩东，西面。置重如初(17)。席升设于柩西(18)。奠设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阶(19)。主人踊无算，降，拜宾；即位，踊，袭(20)。主妇及亲者由足，西面(21)。

荐车，直东荣，北辘(22)。质明，灭烛(23)。彻者升自阼阶，降自西阶(24)。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阶(25)。主人要节而踊(26)。荐马，纓三就，入门，北面；交轡，圉人夹牵之(27)。御者执策立于马后(28)。哭成踊，右还出(29)。宾出，主人送于门外(30)。

有司请祖期(31)。曰：“日侧(32)。”主人入，袒。乃载(33)。踊无算。卒束，袭，降奠，当前束(34)。商祝饰柩：一池，纽前后缙，齐三采，无贝(35)。设披(36)。属引(37)。

陈明器于乘车之西(38)。折，横覆之(39)。抗木，横三，缩二(40)。加抗席三(41)。加茵，用疏布，缙剪，有幅，亦缩二横三(42)。器：西南上，繡(43)。茵。苞二(44)。笥三：黍，稷，麦(45)。瓮三：醯，醢，屑(46)。幂用疏布。瓮二：醴，酒(47)。幂用功布。皆木桁，久之(48)。用器：弓矢，耒耜，两敦，两杆，槃，(49)。实于槃中，南流(50)。无祭器。有燕乐器可也(51)。役器：甲，冑，干，笮(52)。燕器：杖，笠，翬(53)。

撤奠，巾席俟于西方(54)。主人要节在而踊，袒(55)。商祝御柩，乃祖(56)。踊，袭，少南，当前束(57)。妇人降，即位于阶间。祖，还车不还器(58)。祝取铭，置于茵(59)。二人还重，左还(60)。布席，乃奠如初(61)。主人要节而踊。荐马如初。宾出，主人送(62)。有司请葬期，入，复位(63)。

公赙：玄纁束，马两(64)。殡者出请，入告。主人释杖，迎于庙门

外，不哭；先入门右，北面，及众至人袒。马入设，宾奉币，由马西，当前辂，北面致命(65)。主人哭，拜稽颡，成踊。宾奠币于栈左服(66)，出。宰由主人之北，举币以东(67)。士受马以出，主人送于外门外，拜，袭；入，复复位，杖(68)。

宾赠者，将命(69)。摈者出请，入告，出告须(70)。马入设，宾奉币。摈者先入，宾从致命如初(71)。主人拜于位，不踊(72)。宾奠币如初，举币、受马如初(73)。摈者出请。若奠，入告，出以宾入，将命如初(74)。士受羊如受马，又请(75)。若赙，入告(76)。主人出门左，西面(77)；宾东面将命；主人拜，宾坐委之(78)；宰由主人之北，东面举之，反位(79)。若无器，则扃受之(80)。又请，宾告事毕；拜送，入(81)。赠者将命，摈者出请，纳宾如初(82)。宾奠币如初。若就器，则坐奠于陈(83)。凡将礼，必请而后拜送。兄弟，赠奠可也。所知，则赠而不奠(84)。知死者赠，知生者赙(85)。书赠于方，若九，若七，若五(86)。书遣于策，乃代哭，如初(87)。宵，为燎于门内之右(88)。

厥明，陈鼎五于门外，如初(89)。其实：羊左胖，髀不升，肠五，胃五，离肺(90)；豕亦如之，豚解，无肠胃(91)；鱼、腊、鲜兽，皆如初(92)。东方之饌：四豆，脾析，蜃醢，葵菹，羸醢(93)；四笱，枣，糗，栗，脯(94)；醴，酒。陈器(95)。灭燎，执烛，挟辂，北面(96)。宾入者，拜之(97)。彻者入，丈夫踊；设于西北，妇人踊(98)。彻者东，鼎入，乃奠(99)。豆南上綯；笱羸醢南，北上綯(100)。俎二以成，南上，不綯(101)。特鲜兽，醴酒在笱西，北上(102)。奠者出，主人要节而踊。

甸人抗重(103)。出自道，道左倚之(104)。荐马，马出自道，车各从其马；驾于门外，西面而俟，南上(105)。撤者入，踊如初(106)。撤巾，苞牲，取下体(107)。不以鱼腊(108)。行器，茵、苞，器序从，车从(109)。撤者出，踊如初(110)。

主人之史请读赠，执算从(111)。枢东，当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112)。唯主人主妇哭(113)。烛在右，南面(114)。读书，释算则坐(115)。卒，命哭，灭烛；书与算执之，以逆出(116)。公史自西方，东面，命毋哭，主人主妇皆不哭(117)。读遣，卒，命哭，灭烛，出(118)。

商祝执功布以御枢(119)。执披(120)。主人袒。乃行，踊无算(121)。出宫，踊，袭(122)。至于邦门，公使宰夫赠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听命；宾由右致命(123)。主人哭，拜稽颡。宾升，实币于盖，降(124)。主人拜送，复位，杖，乃行(125)。

至于圻，陈器于道东西，北上(126)。茵先入(127)。属引(128)。主人袒。众主人西面，北上。妇人东面，皆不哭，乃窆(129)。主人哭踊无算，袭；赠用制币，玄纁束；拜稽颡，踊如初(130)。卒，袒，拜宾，主妇亦拜宾；即位，拾踊三，袭(131)。宾出，则拜送。藏器于旁，加见(132)。藏苞筭于旁(133)。加折，却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134)。实土三(135)。主人拜乡人，即位，踊，袭，如初。

乃反哭，入，升自西阶，东面(136)。众主人堂下东面，北上。妇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阶(137)。主妇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138)。宾吊者升自西阶，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颡(139)。宾降，出。主人送于门外，拜稽颡；遂适殡宫，皆如启位，拾踊三(140)。兄弟

出，主人拜送(141)。众主人出门，哭止，阖门。主人揖众主人，乃就次(142)。

犹朝夕哭，不奠(143)。三虞(144)。卒哭(145)。明日，以其班祔(146)。

[记](147)

士处适寝，寝东首于北墉下(148)。有疾，疾者斋。养者皆斋，撤琴瑟。疾病，外内皆扫(149)。撤褻衣，加新衣(150)。御者四人，皆坐持体(151)。男女改服，属纊，以俟绝气(152)。男子不绝于妇人之手，妇人不绝于男子之手(153)。乃行祷于五祀(154)。乃卒(155)。主人啼，兄弟哭(156)。设床第，当牖；衽，下莞上簟，设枕。迁尸(157)。

复者朝服，左执领，右执要，招而左(158)。楔，貌如轭，上两末(159)。缀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160)。即床而奠，当轔，用吉器(161)。若醴，若酒，无巾枵。

赴曰：“君之臣某死(162)。”赴母、妻、长子，则曰：“君之臣某之某死(163)。”

室中，唯主人、主妇坐。兄弟有命夫命妇在焉，亦坐(164)。

尸在室，有君命，众主人不出(165)。

襚者委衣于床，不坐(166)。其襚于室，户西北面致命。

夏祝淅末，差盛之(167)。御者四人，抗衾而浴，禴弟(168)。其母之丧，则内御者浴，鬢无笄(169)。设明衣，妇人则设中带(170)。卒洗，贝反于笄，实贝，柱右贖左贖(171)。夏祝彻馀饭。瑱塞耳。掘坎，南顺；广尺，轮二尺，深三尺；南其壤(172)。塋，用块，明衣裳，用幕布，袂属幅，长下膝(173)。有前后裳，不辟，长及裼(174)。縗，縗(175)。緇纯(176)。设握，里亲肤，系钩中指，结于擊(177)。甸人筑圻坎(178)。隶人涅厕(179)。既袭，宵，为燎于中庭。

厥明，灭燎，陈衣(180)。凡绞紼用布，伦如朝服(181)。设楛于东堂下，南顺，齐于坫(182)。馔于其上：两醴、酒，酒在南；筐在东，南顺，实角觶四，木枵二，素勺二；豆在北，二以并；筮亦如之(183)。凡筮豆，实具设，皆巾之。觶，俟时而酌，枵覆加之，面枋；及错，建之(184)。小殮，辟奠不出室(185)。无踊节。既冯尸。主人袒，鬢发，绞带；众主人布带(186)。大殮于阼，大夫升自西阶，阶东，北面东上。既冯尸，大夫逆降，复位。巾奠，执烛者灭烛出，降自阼阶，由主人之北，东。

既殡，主人说鬢(187)。三日绞垂(188)。冠六升，外，纓条属，厌(189)。衰三升。屨外纳(190)。杖下本，竹桐一也。居倚庐，寝苫，枕块。不说经带。哭昼夜无时(191)。非丧事不言。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192)。不食菜果。主人乘恶车：白狗臂，蒲蔽；御以蒲菑；犬服，木棺，约纆，约轡，木辘；马不齐鬣(193)。主妇之车亦如之，疏布褌(190)。贰车：白狗摄服，其他皆如乘车(195)。

朔月，童子执帚，却之，左手奉之，从撤者而入(196)。比奠，举席；扫室，聚诸窆；布席如初(197)。卒奠，扫者执帚，垂末内鬣，从执烛者而东(198)。燕养：馈羞、汤沐之馔，如他日(199)。朔月若荐新，则不馈于下室(200)。

筮宅，冢人物土(201)。卜日吉，告从于主妇；主妇哭，妇人皆哭；主妇升堂，哭者皆止(202)。

启之听，外内不哭(203)。夷床，鞅轴，饌于西阶东。

其二庙，则饌于祢庙，如小殓奠，乃启(204)。朝于祢庙，重止于门外之西，东面。枢入，升自西阶。正枢于两楹间。奠止于西阶之下，东面北上。主人升，枢东，西面。众主人东即位，妇人从升，东面。奠升，设于枢西，升降自西阶，主人要节而踊。烛先入者，升堂，东楹之南，西面；后入者，西阶东，北面，在下(205)。主人降，即位。彻，乃奠，升降自西阶，主人踊如初(206)。

祝及执事举奠，巾席从而降，枢从、序从如初，适祖(207)。荐乘车：鹿浅辇，干，笄，革鞮，载旃，载皮弁服，纓辔、贝勒县于衡(208)。道车，载朝服(209)。橐车，载蓑笠(210)。将载，祝及执事举奠，户西南面。东上(211)。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枢西。巾奠，乃墙(212)。抗木，刊(213)。茵著，用荼，实绥泽焉(214)。苇苞，长三尺，一编。菅笥三，其实皆淪(215)。祖，还车不易位(216)。执披者，旁四人(217)。凡赠币，无常(218)。凡糗，不煎。

唯君命，止枢于壙，其馀则否(219)。车至道左，北面立，东上(220)。枢至于圻，殓服载之(221)。卒窆而归，不驱。

君视殓，若不待奠，加盖而出；不视殓，则加盖而至，卒事(222)。

既正枢，宾出，遂匠纳车于阶间(223)。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当前轂，北上，巾之(224)。

弓矢之新，洁功(225)。有弭饰焉，亦张可也(226)。有秘，设依扞焉(227)。有，獬矢一乘，骨镞，短卫(228)。志矢一乘，轩鞞中，亦短卫(229)。

【注释】

(1)既：已也。请启期：请者，有司也；请启期，谓有司向丧主请示出殓之日期。宾：兼指已来之宾和未来之宾。

(2)夙兴：夙，早也；兴，起立，起身。设盥：盥，盥盆也；设盥，下文“陈鼎”，而设鼎先设盥，因举鼎必先盥也。

(3)陈鼎皆如殓：皆，皆三鼎也；如殓，如大殓既殓之奠。

(4)俛床：即尸床。

(5)俟：俟启殓也。

(6)丈夫髻：当为“丈夫免，妇人髻”，《经》有脱文。如初：如朝夕哭时门外之位也。

(7)即位：即堂下之位也。

(8)功布：灰治之布也，此用于拂枢之尘也。

(9)声三：声，噫歆也；声三，三有声以警觉神也。启三：三言启以先神将启枢也。命哭：已启见枢，故命主人男女以下哭也。

(10)烛入：一烛入于室中照撤奠，一烛入于堂照开殓律。祝降：周祝取铭而降也。与夏祝交于阶下：周祝与夏祝交事相接也，古礼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

(11)取铭置于重：铭本置于重，上篇殓讫祝取于置于殓，今因启殓，故仍取而置于重也。

(12)踊无算：踊者，丧主也。

(13)迁于祖：迁，徙也；迁于祖，从殓宫徙于祖庙。轴：鞅轴也，此特指运灵枢之车。

(14)重先：重有铭以表枢，故在先。

(15)奠俟于下：奠，即上“奠从”之奠；俟于下，于西阶下俟正柩之升设。

(16)东即位：阶下东方之位也。

(17)置重如初：置重于中庭三分之一处，和殡宫时一样。

(18)席：奠席也。

(19)奠设如初：奠即“从奠”。巾之：堂上有风尘，故设巾以御挡之。升降自西阶：乃奠者之升降也。

(20)即位：即堂下位也。

(21)由足：出于柩南而东也。

(22)荐车：荐，进也；车，指死者生前所乘之车，用于此时亦谓之魂车。北辘(zhū)：辘，辘也；车辘向北，以柩北首故。

(23)质明：质，正也；质明，天大亮。

(24)撤者：为将设迁祖奠而撤从设之旧奠也。

(25)乃奠如初：奠，即迁祖奠，此奠为迁柩朝祖而设，故谓之迁祖奠；如初，如从奠也，但从奠只陈醴酒脯醢，此奠则有牲肉等物，故实有异。

(26)主人：言主人而统主妇。

(27)马：驾车之马，每车二匹，计六匹。纓三就：纓，今称马鞅；三，三色（朱、白、苍）丝绳。就：成也。交辔：辔(p8i)，驾驭牲口的缰绳；交辔，谓每两马之缰绳交结在一起。圉人夹牵之：圉(y)人，养马之人；夹牵，在左右两侧牵着。

(28)御者执策：御，御车也，今谓之驾车；策，即马鞭。

(29)哭成踊：指主人哭、踊。出：马出也。

(30)宾出：迁祖事毕也。送于门外：送亦拜之，门即庙门也。

(31)有司请祖期：请，请示丧主；祖期，设祖奠的时间。请祖期还含有告宾的意见。

(32)侧：即昃(z8)，日西斜或日过中之时。

(33)乃载：载柩于车也。

(34)束：载柩之车亦称柩车，束即束棺于柩车。前束：束棺于车必前后束之乃得安固，故有前束有后束。

(35)饰柩：饰柩即饰棺，载棺于柩而后饰之。池：以棺为死者之官室，以池像此官室之承霤，以竹为之，状如小车苓（苓通“軫”，车轼下面纵横交结的竹木条），以青布盖其上。古丧礼，君三池，大夫二池，士一池。纽前 后缙：饰柩时以白布围于柩之四周称之帷，以白布覆于柩之上而称之荒，纽即联结帷与荒者，要求前红后黑，前后左右各一纽。齐三采：齐，柩车顶端之圆盖，高三尺，径二尺余；三采，以三色缙为之，上红中白下苍（青），并充之以絮，使之高起。

(36)披：以帛横络棺上而以两头贯穿棺束并出其余使人执之，以保障棺柩不致倾覆也。按古丧礼，天子十二披，诸侯八，大夫六，士四。

(37)属引：属，犹著也，即今所谓“拴系”；引，柩车有前后辘、前后辘，以长绳属辘两端而人引之曰“引”。

(38)明器：即鬼器，与人器对言，亦谓之“送死”之器。乘车：即上所云“荐车”。

(39)折：棺入葬后置于棺之上的木架，其上再放席，席上又置抗木。

(40)抗木：抗，御也；抗木，所以御止土使不陷入圻者，加于席上，其纵其横以能掩其圻（葬居）为准。缩：纵也。

(41)加抗席三：加，加于抗木之上；抗席，所以御尘也，用苇做成，其长亦当与圻齐；三，即三重。

(42)加茵：加，加于抗席之上；茵，所以藉棺使棺不亲土也。疏布：大功粗疏之布。缙剪，剪，浅也；缙剪，即浅黑色也。有幅：有缘边也。亦缩二横三：其数与抗木同。

- (43)器：即明器。西南上：谓以最西一行之南头为上。
- (44)苞二：苞，通“包”，用苇制成；二，即两只，一以裹羊肉，一以裹豕肉。
- (45)筭三：筭，用菅草编成的筐；三，即三只，一盛黍，一盛稷，一盛麦。
- (46)瓮三：瓮，一种瓦器；三，即三只，一盛醯，一盛醢，一盛屑。屑：杂碎众多之貌，此指姜桂之屑。
- (47)：亦瓦器也。
- (48)木桁(h4ng)：即木架。
- (49)用器：日常使用之器具。杆通“孟”，盛水之器。盘、：盥器也。
- (50)流：口也。
- (51)有燕乐器可也：燕乐器，燕饮、奏乐之器；可也，许用而不必定用也。
- (52)役器：即师役之器，或曰兵器。甲：铠甲。冑：头盔。干：盾牌。箠(z6)：竹制的盛箭器。
- (53)燕器：燕居安体之器。翣(sh4)：大掌扇。
- (54)巾席俟于西方：巾席，即所撤奠之巾席；俟于西方，祖奠将用焉。
- (55)主人：兼言丈夫、妇人。
- (56)商祝御柩：前启殡时商祝拂柩用功布，故此御柩亦执功布也。乃祖：上载柩于车时，柩仍北首向内，今还柩车使向外，为行之始也。
- (57)踊，袭：主人之踊、袭也。
- (58)还车不还器：还车，车调头；不还器，陈器时已南上，有行意，故不须移动方向。
- (59)祝取铭：祝，指周祝；取铭，铭之事，周祝主之，奠之事，夏祝主之，不相乱也。
- (60)还重：重本面北，今使之面南。
- (61)布席：有司铺席于柩东偏南处。乃奠如初：乃奠，设祖奠也；如初，亦尸右柩东，非谓与初同处。
- (62)宾出：以祖奠事毕，故出也。
- (63)入，复位：指主人入内，复堂下柩东之位。
- (64)公赙：公，国君也；赙，送也，助主人送葬的车马、束帛等财物。玄纁束：士丧礼，玄三以法天，纁二以法地，玄指黑色帛，纁指浅黄色帛。马两：即两马，士制也。
- (65)马入设：设于庭中，在重南。宾奉币：宾，使者；币，玄纁也。当前辂：即柩车之西。
- (66)栈左服：栈，柩车也；服，车厢也。
- (67)宰：冢宰。
- (68)士：特指胥徒之长。入，复位：入庙门，复柩东之位。
- (69)宾：指卿大夫士之使者。
- (70)摈者出请：主人不迎于门外，异于君赙也。出告须：出告之辞是：“孤某须矣”，意即主人正等着。
- (71)致命如初：亦如国君之使者“由马西，当前辂，北面致命。”
- (72)拜于位：于柩车东边位拜谢。非君命不出，是以拜于位也。
- (73)奠币如初：亦奠于栈左服，即柩车车厢中的左边。
- (74)将命：就“致命”也。
- (75)士：亦为胥徒之长。
- (76)赙(fù)：指以财物助人办丧事。
- (77)主人出门左：门，庙门；左，门东。宾之赙不入庙门，故主人不得不出也。
- (78)宾坐委之：宾以主人在哀戚之中，不亲受人物，故坐委之，以明不敢授之意。
- (79)反位：宰位本在主人之后，故反位即返主人身后之原位。

(80)器：盛贽物之器具。拊受之：拊，对面；拊受之，谓家宰亲受之。

(81)又请：三请也。拜送，入：皆指主人。

(82)赠：送也。

(83)就器：就，成也；就器，已成之器。陈：明器之陈。

(84)所知：即下文“知死者”、“知生者”也，兼指朋友。

(85)知死者：和死者相知之人。知生者：和死者亲属相知之人。

(86)书贽于方：贽，举贽而兼指奠、赠三者；方，板也；书贽于方，说的是将贽物之人名和贽物之数记载于方板上。若九，若七，若五：所送之物有多有少，故行数不同，但行数多不过于九，少不下于五。

(87)书遣于策：遣，犹送也，指送死之物，为明器之属；策，简也，宽于方板。如初：如小殓时，不用官。

(88)门内之右：即庭之东，为主人众主人之位。

(89)陈鼎五：羊、豕、鱼、腊、鲜兽各一鼎也。如初：如大殓奠时。

(90)离肺：无切肺也。

(91)豕亦如之：亦亦左胙、脾不升、离肺也。豚解：分解为前两肢、后两肢、脊、肋也。

(92)如初：和殓时设奠相同。

(93)脾析：百叶也。蜃：蚌也。

(94)糗(qi)：炒熟的米、麦等谷物，捣成粉，制成饼等。

(95)陈器：器，即明器；陈器，因夜间殓藏之，故于天明复陈之。

(96)执烛，挟辂：执烛者二人，一点于柩车前辂之东，一立于柩车前辂之西。

(97)宾入者：为助葬来也。拜之：拜于内位。

(98)撤者入：自重北向西而撤。设于西北：改设于柩车西北、序西南。

(99)撤者东：由柩车北而东。鼎入：举入陈之于重的东北，面向西，以北为上。乃奠：设遣奠也。

(100)豆南上醑：先设百叶于西南，次设蚌酱于百叶之北，继设葵菹于蚌酱之东，后设蜗酱于葵菹之南。筮羸醢南：先设枣于蜗酱之南，再设米粉点心于枣之南，继设粟于米粉点心之东，后设于肉于栗北。

(101)俎二以成：成，犹并也；俎二以成，谓羊俎与豕俎并，鱼俎和腊俎并，皆设于豆之东和筮之北。不醑：鱼俎在羊俎之东，腊俎在豕俎之东，二者皆从南为始，不自北屈而南，是不醑也。

(102)特鲜兽：特，特别，单独；特鲜兽，鲜兽俎特设于豕、腊二俎之北。

(103)抗：举也。

(104)出自道：出从门中央也。道左：门外之东也，即门东主人出门接宾之位。

(105)车各从其马：每车二马，马前车后。西面：门外之东也。

(106)踊如初：如同撤祖奠时一样。丧主、主妇哭、踊。

(107)下体：谓牲之前后四足。

(108)不以鱼腊：明苞牲惟用牛羊，牛羊正牲，鱼腊非正牲，故不用。

(109)行器：器即明器，因已出庙而行，故称行器。茵：举茵以兼折及抗木、抗席。苞：举苞以兼笱、瓮、。器：用器。序从：次第也。

(110)踊如初：亦和撤祖奠时一样，丧主、主妇哭、踊。

(111)主人之史请读贽：主人之史，士之私臣掌文书者；请，请示主人；读贽，宣读礼单。执算从：执算者，史之助手，从，从史也。

(112)哭者相止也：以史方有事于死者，不扰之。

(113)唯主人主妇哭：主人主妇悲痛至极，不能自止，故可以哭，然亦不踊。

- (114) 烛在右：于史之右，照史读贗也。
- (115) 读书：史站着读礼单。释算则坐：史之助手望着计算贗物之数目。
- (116) 逆出：后入之执算者先出，先入之史后出。
- (117) 公史：为国君掌管典礼及文书者。
- (118) 读遣：读者，公史也；遣，入圻之物，即所谓陪葬品。
- (119) 以御柩：居柩车之前导引。
- (120) 执披：执披者士也，计八人，分别执于柩车两旁。
- (121) 乃行：柩车行也。
- (122) 出宫：柩车出宫也。
- (123) 邦门：城门也。由左听命，宾由右致命：左、右即柩车前辂之左右也。
- (124) 宾升：宾即宰夫，升指升于柩车之前。实币于盖：置束帛于棺盖之柳中。
- (125) 复位：主人从柩而行，本在车后，因听命至前，今拜送宾讫，故仍返车后之位。乃行：亦谓柩车行也。
- (126) 圻：墓穴也。陈器：陈放送葬之明器。道：指墓道。
- (127) 茵先入：茵为棺之藉，当在棺下，故须先入墓穴而后下棺于其上。
- (128) 属引：除去棺饰和棺束，捆好下棺之绳索。
- (129) 窆 (bi3n)：落葬，即下棺。
- (130) 赠用制币：制币，一丈八尺长的束帛；赠用制币，主人以币赠死者于墓穴。
- (131) 卒：赠毕也。袒：主人袒臂而拜宾，重其礼也。主妇拜宾不袒。主妇亦拜宾：拜女宾也。即位：各返其原位。拾踊三：拾，更也；踊三，哭踊三次；拾踊，主人与妇人与宾更迭而踊也。袭：谓主人穿好衣服。
- (132) 藏器于旁：器，即用器、役器；旁，即棺旁。加见：见，棺饰；加见，即加上棺饰。
- (133) 藏苞篚于旁：非见内棺旁，而是见外棺饰之旁。
- (134) 却之：仰也，即正面朝上。覆之：即正面朝下。
- (135) 实土三：实土，谓加土于抗木之上；三，指三匝。
- (136) 乃反哭：返回祖庙而哭。入，升自西阶，东面：指主人而言。
- (137) 升自阼阶：就妇人言。
- (138) 即位，就堂上西面位。
- (139) 宾吊者：众宾之长也。
- (140) 门外：庙门外也。启位：与朝夕哭位同。
- (141) 兄弟：指小功以下的同门兄弟。
- (142) 就次：就斩衰倚庐之丧次。
- (143) 犹朝夕哭，不奠：是日仍朝夕哭于殡宫，以其神灵在此也，所以不设祭席，则因无尸柩也。
- (144) 三虞：虞，丧祭名，意为“安”。
- (145) 卒哭：三虞后之祭名，始朝夕之间哀至即哭，至此祭则止也，仅余朝夕哭而已。
- (146) 班祔：班，次也；祔，卒哭之明日祭名，意谓将死者附祭于先祖。
- (147) 记：此为士丧、既夕二篇之总记。
- (148) 土处适寝：士平日常居于燕寝，有疾乃迁处于正寝。
- (149) 疾病：重病。外内皆扫：疾甚必有问疾之宾来问，故须外内皆扫，使其洁净也。
- (150) 褻 (xi8) 衣：内衣。
- (151) 御者：侍从之人。皆坐持体：因病者身不能转侧、手足不能屈伸故。
- (152) 男女改服：系衍文。属纻，以俟绝气：将新丝绵置于病人口鼻上，以验气之有无。
- (153) 绝：死也。

(154)乃行禱于五祀：行禱，病人垂危之際，孝子遣人分禱；五祀，指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廡，古禮士只向門、行祈禱。

(155)卒：終也，今謂之死。

(156)主人啼，兄弟哭：啼，哀之深也；哭，哀之淺者。

(157)遷尸：置尸體于南邊窗下床上。

(158)復者：招魂之人。 招而左：從左至右、從右到左往返招之。

(159)上兩末：兩端向上彎曲。

(160)校：几之足。

(161)膂：肩頭。

(162)赴：走先也，向國君報喪。

(163)君之臣某之某死：前“某”為士名，後“某”為親屬和死者名。

(164)兄弟：指大功以上在室者。

(165)眾主人不出：前省“主人出”。

(166)不坐：謂床高可以不坐，由其便也。

(167)差盛之：差，有差別的選擇，即擇揀米之堅好者以飯尸；盛，盛于敦。

(168)抗衾：抗，舉也；衾，殮衾也。 禭：通“袒”，此謂撤去床席。

(169)內御者：指女御，或謂女侍從。

(170)中帶：有釋為“套褲”的，不知當否。

(171)柱右齧左齧：頂住左右牙齒，使口開易含。

(172)廣尺：東西寬一尺。 輪二尺：南北長二尺。

(173)幕布：即帷幕之布。 屬幅：整幅，寬二尺二寸。 長下膝：衣長至膝下。

(174)有前後裳：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明衣之裳亦如之。 不辟：上下一樣寬。 長及穀（qu8）：穀，腳背；長及穀，蔽足也。

(175)縗（qu4n）：淺絳色，或謂紅色；縗（b@）：裳幅的緣飾；縗（x@）：裳的下飾。

(176)緇純：純，指飾衣；緇純，謂衣領和袖口皆為緇（黑色）。

(177)設握：設于左手也。 系鉤中指，結于擊：謂“握”的兩端各系有繩，先以繩的一端繞手掌一匝，繼以另一端向上鉤住中指，然後返回來兩端于手掌後邊打結。

(178)坵（q n）：掘坑。

(179)隸人湮廁：隸人，罪人也；湮，塞也。

(180)陳衣：陳小殮衣。

(181)倫如朝服：倫，比也；倫如朝服，與朝服布同。

(182)楡（yù）：長方形無足的木承盤。 齊于坵：其南與堂隅之坵齊。

(183)篚（f7i）：盛物的竹器。

(184)時：朝夕也。 面枋（b@ng）：枋，通“柄”，此指勺柄；面枋，謂勺柄向後。 錯：設于奠所。 建之：插勺于醴酒中。

(185)辟奠不出室：室中苟有隙地，就便設奠，不必改設，故不出室。(186)眾主人：齊衰以下之親屬。

(187)說（tu）：通“脫”。

(188)三日絞垂：三日，喪事之第三天，實喪之第四天；絞垂，大功以上親屬絞束其散垂的腰經。

(189)外（b@）：：縫著；外，從外面縫于武上（武謂冠卷，就今之帽沿）。 纓條屬：以通屈一繩縫于武上，其下垂者為纓。

(190)屨外納：屨向外收束。

(191)無時：不定时，哀至則哭，非必朝夕而哭。

(192) 𩚑 (chuò) : 饮, 啜。溢: 通: “镒”, 古计量单位, 二十两为一溢, 相当于 $1\frac{1}{24}$ 升。

(193) 恶车: 粗恶之木车。白狗臂 (mò) : 臂, 义同“幘”, 古时车轼上的覆盖物; 白狗臂, 即以白狗皮覆盖车前的横木。蒲蔽: 蒲, 蒲草; 蔽, 训为藩, 即车藩; 蒲蔽, 用蒲草做车藩以御风尘。蒲蔽 (zū) : 蔽, 剥掉皮的麻秸之类; 蒲蔽, 指蒲草之茎。犬服: 以白狗皮做兵器袋, 一取其坚, 二取其色与丧饰宜。木𨔵 (guān) : 𨔵, 同“鞞”, 毂端的铜铁; 木𨔵, 车𨔵平常用金, 然丧时用木, 此谓车轴两端用木键钉牢。约纆, 约辔: 约, 绳也; 纆, 所引以上车之索; 辔, 御者所执以御马之索。木𨔵: 𨔵, 马具, 与衔合用, 衔在口内, 𨔵在口旁; 木𨔵, 𨔵常以铁制成, 此因丧事, 故用木。齐: 剪也。

(194) 疏布褙 (chīn) : 褙, 车上的帷幕; 疏布褙, 车帷用大功之布, 此乃主妇之车与主人之车之所异者。

(195) 贰车: 副车也。 摄服: 摄, 缘也; 服, 兵器袋。

(196) 却之: 言执帚之时末端向上。 撤者: 指撤宿奠者。

(197) 比奠: 比, 犹先也; 比奠, 即奠之先。聚诸窆 (yào) : 窆, 幽也, 此指室的东南隅; 聚诸窆, 将垃圾灰尘等皆扫到室之东南隅。

(198) 垂末内鬣: 鬣, 扫帚的末端; 垂末内鬣, 让末端下垂且向己身。

(199) 燕养: 平常所用供养。 馈羞: 馈, 平时朝夕食物, 非丧中之朝夕奠也; 羞, 四时之珍异, 即时鲜果品。 汤沐: 洗头的热水。

(200) 若: 及也, 与也。 下室: 燕寝。

(201) 物土: 物犹相也, 相其地可葬与否。

(202) 卜日: 卜葬之日。

(203) 昕 (xīn) : 拂晓。

(204) 庙: 即祖庙和祢庙。

(205) 入: 入祢庙。 先入: 先柩而入。 后入: 后柩而入。 在下: 在堂下, 即不升堂也。

(206) 撤: 撤从奠祭席。 踊如初: 亦要节而踊也。

(207) 举奠: 迁祢奠为从奠。 巾席从而降: 明举奠者先下堂, 执巾、席者从其后而下堂。 柩从: 从举奠者下堂。 序从: 主人以下男女从柩而出。 如初: 和出殡宫时相同。 适祖: 朝祖。

(208) 乘车: 死者生前所乘栈车。 鹿浅臂: 用鹿皮覆盖车前横木。 干: 盾也。 窄: 矢箠, 即箭袋。 革鞮 (xiè) : 鞮, 马缰绳; 革鞮, 皮缰绳。 旃: 旌旗。 贝勒: 勒, 络也, 马头络衔; 贝勒, 即饰有贝壳的马络。

(209) 道车: 死者生前朝夕上朝及平时出入所乘之车。 朝服: 平日视朝之服, 玄衣素裳。

(210) 稟车: 田猎时所乘之车。

(211) 载: 指载柩于车。 举奠: 执迁祖之奠于手以俟也。

(212) 墙: 饰柩。

(213) 刊: 剥削之。 无皮者直削之, 有皮者剥而削之。

(214) 茵著: 著, 充之以絮也; 茵著, 充于茵之表里之中。 荼: 茅草秀出之穗。 绥: 廉姜。 泽: 泽兰。

(215) 菅笥: 菅草编成的笥。 其实皆沦: 其实, 内装黍、稷、麦; 沦, 浸渍。

(216) 还车: 车, 指荐车而非柩车; 还车, 调转车头向外。

(217) 旁四人: 前后左右各二人, 即前左二人后左二人, 前右二人, 后右二人, 每旁四人, 计八人。

(218) 赠币: 宾客所赠之玩好。 无常: 无固定之数。

(219) 阼 (gè) : 道也。

(220)车至道左：车，乘车等；道左，墓道之东。

(221)殓服载之：取乘车、道车、橐车所载皮弁服、朝服、蓑笠等服殓而载之于柩车之中。

(222)视殓：视大殓之礼。卒事：谓大殓奠讫乃去。

(223)遂匠纳车于阶间：遂，遂人；匠，匠人；车，指柩车；阶间，祖庙东西两阶间。

(224)祝：指商祝。

(225)沽：粗也。

(226)弭饰：弭，弓的两端；弭饰，弓的两端以骨角为饰。亦张可也：弓可张开，却不能射。

(227)秘(bì)：弓檠，保护弓的竹片。依拊：依，缠弦也，以韦为之；拊，箭溜也，亦以韦为之。

(228) (d*)：弓衣，以缁布为之。翬(hóu)矢一乘：翬，矢名；一乘，为四支，卫：同“羽”。

(229)志矢：习射之矢。轩輶(zhū)中：輶，车重，轩言车轻，輶言车重，引申为凡物之轻重；轩中，谓矢前后之轻重均匀适中。

【译文】

夕哭后，有司向丧主请示启殡的日期和时间，并告之宾客。

次日早上起来，在祖庙门外设好盥盆。陈放三只鼎，都和大殓既殡之奠时所设一样，东边所设祭席也和大殓既殡之奠时所设相同。尸床设在堂下东西两阶之间。

两支火烛点燃后置于殡宫门外，俟启殡时用。男子“免”（通“纁”，古代丧服之一），妇人用麻束发，腰经下垂，即位和朝夕哭时一样。妇人不哭，丧主叩拜宾客，入门后就堂下之位，袒露左臂。商祝免于袒露左臂，执大功之布从西阶进入，走到西阶尽头，但不登堂。商祝随即连续三次发出“噫歆”之声以警觉神灵；又连续三遍诏告神即将启柩；进而命丧主及家里男女等号哭。执烛者拿着火烛进来，周祝取铭下堂，与夏祝在阶下相遇，各从右侧走过。周祝将铭插于重上。丧主哭、踊不计数。商祝用大功之布拂柩之尘，用夷衾盖在灵柩上。

接着用轴车运灵柩到祖庙。插有铭的重在最前面，重之后是奠，奠之后是火烛，火烛后为灵柩，灵柩后又是火烛，然后是丧主及其亲属。及至祖庙，由西阶抬灵柩上堂。奠于西阶下等着灵柩之升设，正面朝东，以北为上，丧主随灵柩之后上堂。妇人也跟着上堂，面向东。众主人于东阶下就位。在两楹柱间正柩，将灵柩放到夷床上。丧主站在灵柩的东边，向西视柩。和在殡宫时一样，置重于中庭三分之一处。拿席上堂，铺设在灵柩的西边。然后和原初一样陈设祭席，并用巾盖好以御挡风尘，设奠者由西阶上堂和下堂。丧主哭、踊不计数，下堂，拜谢宾客；在堂下东阶即位，哭、踊，穿衣。主妇及大功以上亲属经由柩南而至东阶，向西就位。

拉死者生前所乘之车进祖庙，与东边的屋翼对齐，车辕朝北。次日天亮，灭掉火烛。撤席者从东阶上堂，撤去旧奠后，从西阶下堂。继而为迁柩朝祖而于堂上设迁祖奠，和先前所设从奠一样，设奠者从西阶上堂和下堂。丧主在设奠者上堂时哭、踊，主妇在设奠者下堂时哭、踊。接着牵驾车之马进祖庙，马纓由红、白、苍三色丝绳做成，入门后面朝北；每两马的纓绳交结在一起，由养马之人在左右两侧牵着。驾车之人手执马鞭立于马后。丧主哭、踊，牵马者右转身，牵马出门。宾客出门，

丧主送至门外。

有司向丧主请示设祖奠的时间。丧主回答：“太阳西斜之时”。丧主进来，袒露左臂。载灵柩于柩车。丧主哭、踊不计数。束棺于柩车完毕，丧主穿好衣服，有司取下迁祖奠席，改设于柩车前束之旁。商祝装饰柩车：柩前挂竹制的“池”一个，用白布围上柩之四周称之帷，又以白布覆盖柩之上部称之荒，联结帷和荒的“纽”前红后黑，要求前后左右各一“纽”，柩车顶端之圆盖以三色缁为之，上红中白下苍（青），并充之以絮使之高起，没有贝饰。在棺之两侧各设二“披”以固棺柩。用一长绳拴系柩车前轱的两端而以人引之。

送死之明器陈放在乘车的西边。先将“折”横放于地上。继放“抗木”，横的三根，竖的两根。然后加三重用苇做成的“抗席”于抗木之上。又加垫棺用的“茵”于抗席之上。茵用大功之布，染成浅黑色，有缘边，也是竖的两块，横的三块。陈列明器以最西一行之南端为上，按自南往北、又自北往南的格式排列。先是茵。继是盛羊肉和豕肉的苇包两只。再是用菅草编成的筐三只，一盛黍，一盛稷，一盛麦。然后是瓮三只，一盛醋，一盛豆酱，一盛“屑”。覆盖以大功之布。两只，一盛醴酒，一盛酒。覆盖以小功之布。每器之下皆置一木架，各器皆用盖子盖好。日常使用之器具依次是：弓，矢，耒，耜，两只敦，两个盂，盘，。放在盘中，口朝南。没有祭器。可以有燕饮、奏乐之器。兵器依次是：铠甲，头盔，盾牌，竹制的箭袋。燕居安体之器依次是：杖，斗笠，大掌扇。

上述各器放好后，撤去祭席，并将所撤之奠的巾和席放在西边，以俟设祖奠时用。撤奠者入时男子哭、踊，出时妇人哭、踊，丧主袒露左臂。商祝执功布指挥柩车调头向外，为行之始。丧主哭、踊，穿衣，稍向南至灵柩前束处而立。妇人下堂，于东西两阶之间即位。出行时，调转柩车车头，但陈列的各种器具不必移动方向。周祝取铭置于茵上。两个人抬起重左转身，使重由面北转为面南。有司在柩车的东南边铺席，将祖奠设在尸的右边、柩车的东边，和先前一样。设奠者入时男子哭、踊，出时妇人哭、踊。又牵驾车之马进来，其礼仪和前一次一样。宾客出去，丧主相送。这时有司向丧主请示下葬的日期，丧主作答后进来，返回堂下柩东之位。

国君遣人送来助葬之物：黑色帛三束，浅黄色帛两束，马两匹。殡者出门请使者进来，并入告丧主。丧主放下丧杖，到庙门外迎接，不哭；然后自己先进来朝北立于门右，和众主人袒露左臂。牵马进门后设于庭中重的南边，国君使者捧拿束帛经由马的西边过来，站在柩车车辕的西边向北传达君命。丧主哭，叩拜，起立。使者置放束帛于柩车车箱的左边，继而出庙门。冢宰从丧主的北边过去，拿起束帛至东边收藏起来。胥徒之长接过马缰牵马出去，丧主送使者到外门之外，拜谢后穿好衣服；进入入庙门，返回柩东之位，拿起丧杖。

卿大夫士遣使送助葬之物，由殡者传命。殡者出去请使者进来，并入告丧主，又出告使者，出告之辞是：“孤某须矣”——丧主正等着。牵马进来设于中庭重的南边，使者捧拿束帛。殡者先进来，使者随从于后，经由马的西边过来，站在柩车车辕的西北向北传达卿大夫士之命，和国君使者传达君命一样。丧主于柩车东边位拜谢，不哭、踊。使者置

放束帛和国君之使者置放束帛的位置相同。冢宰拿起束帛收藏起来和胥徒之长接过马缰牵马出去都和前面相同。使者出去后，傧者旋即出去请问使者是否还有事。使者若还赠送别的祭物，傧者就入告丧主，随即又出去引使者入门，使者传命和前面一样。胥徒之长接受使者赠羊和前面接受赠马时一样。使者出去后，傧者又出去询问使者是否还有事。使者若还赠送财物以助办丧事，傧者就又入告丧主。丧主走出庙门，向西站在东边；使者朝东转达卿大夫士之使命；丧主拜谢，使者坐下将所赠财物置放地上；冢宰从丧主的北边过来，向东端拿装有财物之器具，返回丧主身后之原位。如果所赠财物未装于器具之中，冢宰就直接从使者手中接过来。傧者又问使者是否还有事，使者告之事毕；丧主拜送使者，然后入庙。另有赠送助丧之物的使者来传达其主人使命，傧者出去请使者进来，并引使者入门，其仪节和前面一样。使者置放束帛的位置也和前面一样。如果所赠之物装在器具中，就坐下置放于地上。凡有传命送礼者，傧者必须询问是否还有事，俟告事毕，丧主方可拜送。要是兄弟，既可赠送助葬之物，亦可赠送祭物。要是朋友、熟人，则只赠送助葬之物，不赠送助祭之物。具体来说，和死者有深交的赠送助葬之物，和死者亲属（家人）有深交的赠送财物。由史将赠物之人名和赠物之数目记载于方板上，根据所赠之物的多少，或记九行，或记七行，或记五行。又将所赠之明器记载于简策上，死者下葬之前，家中男女须行庙中轮流哭，不用官为之哭，和小殓时一样。晚上，要于门内右边点上火烛。

次日天亮，陈设五只鼎于庙门外，和大殓奠时一样。鼎中所盛：羊体的左半边，去髀，羊肠五段，羊胃五块，无切割的肺一块；猪亦如上，即猪体的左半边，去髀，未切割的肺一块，猪体分解为前两肢、后两肢、脊、肋，但不用猪肠和猪胃；鱼、干兽、鲜兽等和殓时设奠相同。在东边设的祭席为：四只豆，一盛百叶，一盛蚌酱，一盛葵菹，一盛蜗酱；四只笱，一盛枣，一盛点心，一盛栗，一盛于肉；此外还有甜醴酒和酒。将夜间敛藏之明器又陈列出来。灭掉庭中火烛，执烛者二人，一于柩车前辂之东，一于柩车前辂之西，皆向北而立。有宾客为助葬而入庙，丧主拜之。撤奠者入庙，男子哭、踊；改设于柩车西北、序西南，妇人哭、踊。撤奠者由柩车北边转而东去，这时抬鼎入庙，设于重的东北边，鼎正面朝西，以北为上，进而设遣奠。豆的设法为：先设百叶于西南，次设蚌酱于百叶之北，继设葵菹于蚌酱之东，后设蜗酱于葵菹之南；笱的设法为：先设枣于蜗酱之南，再设点心于枣之南，继设栗于点心之东，后设干肉于栗之北。俎的设法为：羊俎与豕俎并一起，鱼俎和腊俎并一起，皆设于豆之东和笱之北，以南为上，不目北屈而南。此外，鲜兽俎单独设于豕、腊二俎的北边，甜醴酒设于笱的西边，以北为上。设遣奠的人入时男子哭、踊，出时妇人哭、踊。

甸人抬重从门之中间出去，倚于门外的东边。牵马进门，又牵马从门之中间出去，车随马后；至门外套马于车，在门外的东边向西而待发，以南为上。撤奠者入庙，男子哭、踊，和撤祖奠时一样。先撤去覆巾，包在羊、豕的前后四足上面。不包鱼和干兽等非正牲。再撤去明器，按照先茵、折、抗木、抗席，继苞、笱、瓮、 ，后弓、矢、耒、耜、甲、冑等器的次第撤出，车子随从于后。撤奠者出庙，妇人哭、踊，也和撤祖奠时一样。

丧主之私臣——掌管文书者——史请示丧主宣读礼单，史之助手执算随从史之后。史于枢车的东边、枢车前束的旁边向西而立。没有相者的命令不许哭泣，如有人哭，由相者制止之。只有丧主和主妇可以哭，然亦不踊。执烛者于史之右向南而立。史站着宣读礼单，史之助手坐着计算赠物之数目。读、算完毕，相者下令可以哭，灭掉火烛；史之助手执算先出去，史执记有礼单的方板后出去。为国君掌管典礼及文书的公史向东立于西边，下令不许哭，丧主、主妇等皆止哭。公史宣读陪葬物品清单，完毕后命哭，灭掉火烛，公史出去。

商祝执拿小功之布于枢车之前导引。士八人于枢车两旁执披。丧主袒露左臂。枢车始行，死者家人和亲属哭、踊不计数。枢车行至大门之外，丧主哭、踊，穿好衣服。行至城门，国君遣宰夫赠送黑色和浅黄色束帛；丧主放下丧杖，不哭，于枢车前辂的左侧听命；宰夫则于枢车前辂的右侧传达君命。丧主哭、踊，叩拜宰夫。宰夫登上枢车，置束帛于棺盖之柳中，然后下车。丧主拜送，返回车后之位，拿起丧杖，旋即枢车继续前行。

枢车行至墓穴，陈放送葬之明器于墓道东西两侧，以北为上。茵先放入墓穴。接着除去棺饰和棺束，并系好下棺之绳。丧主袒露左臂。众主人于东边向西而立，以北为上。妇人于西边向东而立，都不哭。于是落葬。丧主及亲属哭、踊不计数，丧主继而穿好衣服；丧主将一一丈八已长的黑色、浅黄色束帛赠给死者，置于墓穴之中；然后向死者叩拜，哭、踊和先前一样。完毕，丧主袒露左臂，拜谢宾客，主妇则拜谢女宾；然后丧主和主妇各返其原位，丧主和妇人和宾客轮流哭、踊，各三次，丧主穿好衣服。有宾客辞行，丧主须拜送。置放用器、役器于棺旁，加上棺饰。又置放苇包和笥于棺饰之旁。继而加折，正面朝上；加抗席，正面朝下；加抗木。之后又加三匝土于抗木之上。丧主向加土之人拜谢后，返回原位，哭、踊、穿衣如前。

落葬后返回祖庙而哭，丧主人门，从西阶上堂，面朝东而立。众主人于堂下向东面立，以北为上。妇人入门，从东阶上堂，男子哭、踊。主妇入室，哭、踊，出室后就堂上西面位，妇人和男子轮流哭、踊，各三次。众宾之长从西阶上堂，告慰丧主说：“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丧主叩拜。众宾之长下堂，出去。丧主送至庙门外，又叩首拜谢；进而皆至殡宫就位，和朝夕哭时所就之位相同，男子妇人轮流哭、踊，各三次。小功以下的同族兄弟辞行，丧主拜送。众主人出门，止哭，丧主关门。继而丧主与众主人拱手，就斩衰、倚庐之丧次。

同日仍旧朝夕哭于殡宫，但不设祭席。先举行虞祭仪式，共三次。继举行卒哭仪式。次日，将死者附祭于其先祖之灵位。

[记]

士有病就从燕寝迁居正寝，头朝东躺在北墙下。有病，当斋戒。养病皆须斋戒，撤掉琴、瑟等乐器。病重时当内外清扫，使其洁净。脱下内衣，穿上新衣。四位侍从皆坐于床边共同侍候病人。将新丝绵置于病人口鼻上，以验证病人是否还有气。男人不死于妇人之手，妇人也不死于男人之手。病人垂危之际，孝子遣人分祷于司命、中溜、国门、国行、公厉五祀。及病人谢世，长子啼，兄弟哭。旋即于南边窗户下设尸床，

铺上床席，先铺苇席于下，继铺竹席于上，放好枕头，然后将尸体置于所设之床上。

招魂之人身穿朝服，左手执衣领，右手执腰，从左至右、从右到左往返招之。楔的外形犹如车轭，两端向上弯曲。用矮几拘正死者两脚，矮几之腿朝南，侍从坐着拿几。就床设奠，在床头，用吉利之器具。或用甜醴酒，或用酒，不用覆巾和祭勺。

向国君报丧，其辞为：“君之臣某死。”向母亲、妻子、长子报丧，其辞为：“君之臣某之某死。”

室中只有丧主和主妇坐。但大功以上兄弟中有命夫或命妇，也坐。

尸体停放室中时，如有君命来，丧主要出迎，众主人则不必出迎。

赠衣者将所赠之衣放在床上，不坐。赠衣者于室中西边户下向北传达其主人使命。

夏祝淘米，择拣其坚好者盛于敦中。四位侍者拿开殓衾，撤下床席，为死者浴尸。若是士之母亲病丧，则由四位女侍为其浴尸，不用笄固其发。准备“明衣”，若是妇人，则还须准备“中带”。洗尸完毕，将干净贝壳放回盛放贝壳的竹器之中，进而用贝壳顶开死者左右牙齿。饭含完毕，夏祝撤去剩余之米。接着用丝绵塞住死者两耳。于堂下东西两阶间掘坎，南北向；坎宽一尺，长二尺，深三尺；掘坎之上堆于坎的南侧。用土块垒灶以烧洗尸之水。死者的上衣和下裳用帷幕之布做成，袖子宽二尺二寸，衣长至膝下。下裳为前三幅、后四幅，其宽上下相 350 同，其长能遮住脚背。下裳的缘饰和下饰为红色。上衣的衣领和袖口为红色。设“握”于左手，其里贴着手心，“握”的两端各系有绳，先以绳的一头绕手掌一匝，继以绳的另一头弯曲向上钩住中指，然后两头皆返回手掌之后系结。甸人用土填平所掘之坎。罪人堵塞死者生前所用厕所。为死者穿衣，夜里，于中庭点上火烛。

次日天亮，灭掉火烛，陈设小殓用衣服。凡绞和单被所用之布皆和朝服之布相同。于东堂下设长方形无足的木承盘，南北向，其南端与堂隅之站对齐。木承盘上陈设：两只，一盛甜醴酒，放在北边，一盛酒，放在南边；盛物的竹器筐放在东边，南北向，内放四只角觶，两个木制祭勺，两个素勺；豆设在 的北边，两只一组并排；笱的陈设和豆一样。凡盛有祭品的笱、豆同时陈设，都要用巾覆盖。酒觶俟朝、夕祭时斟酒，用木制祭勺加于其上，夕柄向后；完毕，插勺于甜醴酒中。小殓之时，室中苟有空地，则就便设奠，不必出室改设。这时省去哭、踊之礼节。凭尸之后，丧主袒露左臂，用麻束发，用麻带系腰；而齐衰以下之亲属则束以麻布带。于东阶行大殓，大夫从西阶上堂，向北立于西阶东边，以东为上，凭尸后，大夫反向下堂，返回原位。用覆巾盖好祭席，执烛者灭掉火烛，出去，从东阶下堂，又从主人的北边朝东走去。

殓后，丧主夫掉发饰。丧事第三天，大功以上亲属绞束其散垂的腰经。制冠用布六升，以通屈一绳从外面缝于帽沿上，其下垂者为纓。斩衰之服用布三升。鞋向外收束。丧杖根部在下，竹杖、桐杖也不例外。孝子居于倚庐，睡于草苫，以土块为枕。不脱掉首经和腰经。昼夜之间哀至即哭，不定时。不是丧事不与交谈。早晚喝粥，均以一溢米为量。不吃蔬菜和果品。丧主乘坐粗恶木车：以白狗皮覆盖车前横木，用蒲草做车藩以御风尘；用蒲草之茎作赶车的鞭子；用白狗皮制成兵器袋，车

轴两端用木键钉牢，升车之索和御马之索皆用绳，马衔用木制的；马之鬃毛不必修剪。主妇乘的车和丧主的相同，不过其车帷以大功之布为之。副车之兵器袋用白狗皮镶边，其他情况和丧主乘车一样。

每月初一，童子用左手执拿扫帚，扫帚末端朝上，跟随撤宿奠者入门。设新奠之先，撤去宿奠，拿开奠席，打扫室内卫生，将杂物灰尘等皆扫到室之东南隅；和先前设奠时一样铺席。设奠完毕，扫地的童子执拿扫帚，末端下垂且向着自己的身体，跟随执烛者向门外东边走去。平常所用供养：朝夕食物、时鲜水果，洗头的热水等，其陈设和死者生前一样。逢每月初一和荐新之时，祭席当设于正寝而不设于燕寝。

筮葬居之前，家人先相其地可葬与否。卜葬之日，先告知主妇：“吉”；主妇哭，妇人皆哭；主妇上堂，妇人皆止哭。

启殡那天拂晓，室内室外都不哭。夷床和輓轴设于西阶的东边。

设奠于祖、祢二庙，先设奠于祢庙，和小殓奠时相同，继而启殡。朝过祢庙，将重置放于门外的西边，面朝东。灵柩抬进祢庙，从西阶上堂。将灵柩于两楹柱之间放正。设奠于西阶之下，面朝东，以北为上。丧主上堂，于灵柩东边向西而立。众主人于东边就位，妇人随从丧主上堂，面朝东。将奠从西阶下升设于堂上灵柩的西边，设奠者上堂、下堂皆走西阶，设奠者上堂时男子哭、踊，设奠者下堂时妇人哭、踊。执烛先于灵柩进入祢庙的，上堂后于东楹柱的南边向西而立；后于灵柩进入祢庙的，在堂下于西阶的东边向北而立。丧主下堂，于东阶下就位。然后撤去旧奠，准备更设新奠，撤奠者从西阶上堂和下堂，上堂时男子哭、踊，下堂时妇人哭、踊，和先前一样。

祝与执事撤去祢奠先下堂，执巾、执席者随队于后下堂，抬灵柩者也跟着下堂，堂上男女又从柩而下堂，凡此次第皆和出殡宫时相同，继而开始朝于祖庙。将死者生前所乘栈车拉进祖庙：用鹿皮覆盖栈车前面横木，盾牌、箭袋、皮制马缰、旌旗和皮弁服皆载于车上，马缨、马辔和饰有贝壳的马络皆悬于车前横木。继将死者生前朝夕上朝及平时出入所乘之车拉进祖庙，车载死者往昔视朝之服。最后将死者生前田猎时所乘之车拉进祖庙，车载蓑衣和斗笠。将载灵柩于柩车，祝和执事端举迁祖之奠席于户西，向南而立，以东为上。灵柩在柩车上束好后，下来于柩车前束的旁边设奠席，铺席于柩车的西边。覆巾于奠席后，饰柩。抗木剥皮削平。茵中所充为茅草秀出之穗，外加些廉姜和泽兰。苇包用三尺长的芦苇编成。用菅草编成的笥三只，一盛黍，一盛稷，一盛麦，黍、稷、麦皆用水浸过。始发，乘车调头向外，然不改变位置。执披者前左、后左、前右、后右各二人，每旁四人。凡宾客所赠之玩好，无固定之数。凡设奠用之点心，不必经过油煎。

只有国君之命方能止柩于道，其他情况可不予理睬。乘车等行至墓地，正面朝北停于墓道的东边，以东为上。柩车行至墓穴，取乘车、道车、橐车所载皮弁服、朝服、蓑笠等载之于柩车之中。葬毕而归时，不驱赶车子速归。

国君临视大殓之礼，若有事在身则不必等待设奠，灵柩加盖后就出来；若因故未赶上视殓，至加盖于棺时才到场，则须等到设奠完毕后才能出去。

灵柩放正后，宾客出去，遂人和匠人将柩车纳入祖庙东西两阶之间。

祝于丧主的南边、枢车前辂的旁边设祖奠，以北为上，用巾盖好。

陪葬之弓箭要新的，但做工不必精细，弓之两端以骨角为饰，弓可张开，却不能射。有弓檠，上有韦制缠弦和箭溜。有缁布做成的弓衣，内装“獬矢”四支，为骨质箭镞，短羽。又装习射之箭四支，箭前后之轻重均匀适中，亦为短羽。

士虞礼第十四

【题解】

《士虞礼》讲述的是士既葬其父母后返回殡宫而举行的安魂礼。所谓“虞”，就是“安”的意思，安者，安神也。因此，如果说《士丧礼》和《既夕礼》旨在送形而往的话，那么，《士虞礼》则旨在迎神而返。

《士虞礼》经文的结构比较简单，它主要述及以下几个环节和步骤：殡宫中祭物之陈设，主人、宾客之就位；迎尸、妥尸（此尸指代死者受祭之活人，非指死者自身），飨神、飨尸；主人一献尸，主妇二献尸，宾长三献尸；祝告礼毕，送尸送宾。

历来学者将《士虞礼》归结为丧礼，但在我们看来，《士虞礼》既是士丧礼的继续和延伸，也是祭礼的开始，兼有丧礼和祭礼的双重意义。这一点，如果我们联系其经文之后所附之《记》来看，联系《记》中所述之“卒哭祭”、“祔祭”、“荐祭”、“小祥”、“大祥”、“禫祭”等等来看，就显得尤为清楚。

士虞礼于五礼中亦属凶礼。

士虞礼：

特豕馈食，侧亨于庙门外之右，东面(1)。鱼腊爨亚之，北上(2)。

爨在东壁，西面(3)。设洗于西阶西南，水在洗西，筐在东(4)。尊于室中北塘下，当户，两醴酒，酒在东(5)。无禁，幂用絺布；加勺，南枋(6)。素几，苇席，在西序下(7)。苴刈茅，长五寸，束之(8)。实于筐，饌于西坫上。饌两豆菹醢于西楹之东，醢在西，一铏亚之(9)。从献豆两亚之，四笱亚之，北上(10)。饌黍稷二敦于阶间，西上，藉用苇席(11)。

水错于槃中，南流，在西阶之南，箒巾在其东(12)。陈三鼎于门外之右，北面，北上。设扃鼎，匕俎在西塾之西(13)。羞燔俎在内西塾上，南顺(14)。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宾执事者如吊服，皆即位于门外，如朝夕临位(15)。妇人及内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经带，布席于室中，东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门西，东面，南上(16)。宗人告有司具，遂请(17)。拜宾，如临，入门哭，妇人哭(18)。主人即位于堂，众主人及兄弟、宾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19)。祝入门，左，北面。宗人西阶前北面。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设于几东席上，东缩；降，洗觶；升，止哭(20)。主人倚杖，入(21)。祝从，在左，西面。赞荐菹醢，醢在北(22)。佐食及执事盥，出举，长在左(23)。鼎入，设于西阶前，东面，北上。匕俎从设(24)。左人抽扃、鼎、匕，佐食及右人载(25)。卒，柩者后退复位(26)。俎入，设于豆东；鱼亚之，腊特(27)。赞设二敦于俎南——黍，其东稷(28)。设一铏于豆南。佐食出，立于户西。赞者彻鼎。祝酌醴，命佐食启会(29)。佐食许诺，启会，却于敦南，复位(30)。祝奠觶于铏南，复位(31)。主人再拜稽首。祝飨，命佐食祭(32)。佐食许诺，钩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肤祭，祭如初(33)。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尽，益，反奠之(34)。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复位(35)。

祝迎尸。一人衰经，奉筐，哭从尸(36)。尸入门，丈夫踊，妇人踊。淳尸盥，宗人授巾(37)。尸及阶，祝延尸(38)。尸升，宗人诏踊如初，

尸入户，踊如初，哭止(39)。妇人入于房。主人及祝拜受尸；尸拜，遂坐(40)。

从者错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41)。尸取奠，左执之，取菹，搗于醢，祭于豆间(42)。祝命佐食堕祭(43)。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尝醴，奠之(44)。佐食举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啗之，左手执之(45)。祝命佐食迓敦(46)。佐食举黍，错于席上。尸祭刚，尝刚(47)。黍羹渚自门入，设于刚南；馘四豆，设于左(48)。尸饭，播余于篚。三饭，佐食举干；尸受，振祭啗之，实于篚(49)。又三饭，举脰，祭如初(50)。佐食举鱼腊，实于篚(51)。又三饭，举肩，祭如初(52)。举鱼腊俎，俎释三个(53)。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实于篚；反黍，如初设(54)。

主人洗废爵，酌酒，尸(55)。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尝之。宾长以肝从，实于俎，缩，右盐(56)。尸左执爵，右取肝，搗盐，振祭，啗之，加于俎(57)。宾降，反俎于西塾，复位(58)。尸卒爵，祝受，不相爵(59)。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60)。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筵祝，南面(61)。主人献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荐菹醢，设俎。祝左执爵，祭荐，奠爵，兴；取肺，坐祭，啗之，兴；加于俎，祭酒，尝之。肝从(62)。祝取肝搗盐，振祭，啗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主人酌，献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实于篚，升堂复位(63)。

主妇洗足爵于房中，酌，亚献尸，如主人仪(64)。自反两筵枣、栗，设于会南，枣在西(65)。尸祭筵，祭酒，如初(66)。宾以燔从，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献祝，筵燔从，献佐食，皆如初。以虚爵入于房(67)。

宾长洗纒爵，三献，燔从，如初仪(68)。

妇人复位(69)。祝出户，西面告利成(70)。主人哭，皆哭(71)。祝入，尸谯(72)。从者奉篚哭，如初。祝前尸，出户，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门，亦如之(73)。

祝反，入，彻，设于西北隅，如其设也(74)。几在南，扉用席(75)。祝荐席，彻入于房。祝自执其俎出。赞阖牖户(76)。

主人降，宾出(77)。主人出门，哭止，皆复位(78)。宗人告事毕。宾出，主人送，拜稽顙(79)。

[记]

虞，沐浴，不栉(80)。陈牲于庙门外，北首，西上；寝右；日中而行事(81)。

杀于庙门西，主人不视(82)。豚解。羹饪，升左肩；臂、臠、肫、胙、脊、胁，离肺(83)。肤祭三，取诸左臠上；肺祭一，实于上鼎(84)。升鱼，鲋九，实于中鼎(85)。升腊，左胖，髀不升，实于下鼎(86)。皆设扃鼎，陈之。载就进柢，鱼进髻(87)。祝俎，髀、脰、脊、胁，离肺，陈于阶间，敦东(88)。

淳尸盥，执槃，西面(89)。执巾，东面。执巾在其北，东面。宗人授巾，南面(90)。

主人在室，则宗人升，户外北面(91)。佐食无事，则出户，负依南面(92)。

钜芼，用苦，若薇，有滑(93)。夏用葵，冬用菘，有杞(94)。豆实，葵菹。菹以西，羸醢。筮，枣烝，栗择(95)。

尸入，祝从尸(96)。尸坐不说屨。尸谥。祝前，乡尸；还，出户，又乡尸；还，过主人，又乡尸；还，降阶，又乡尸；降阶，还，及门，如出户(97)。尸出。祝反，入门左，北面复位，然后宗人诏降。尸服卒者之上服(98)。男，男尸；女，女尸；必使异姓，不使贱者(99)。

无尸，则礼及荐饌皆如初(100)。既飧，祭于苴，祝祝卒(101)。不绥祭，无泰羹，涓馘从献(102)。主人哭，出复位(103)。祝阖牖户，降，复位于门西；男女拾踊三；如食间(104)。祝升，止哭；声三，启户。主人入，祝从，启牖乡，如初(105)。主人哭，出复位(106)。卒撤，祝佐食降，复位(107)。宗人诏降如初(108)。

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显相，夙兴夜处不宁。敢用洁牲刚鬣、香合、嘉荐、普淖、明齐溲洒，哀荐祫事，适尔皇祖某甫(109)。飧！”再虞，皆如初，曰：“哀荐虞事(110)。三虞，卒哭，他，用刚日，亦如初，曰：“哀荐成事(111)。”

献毕，未撤，乃饌(112)。尊两 于庙门外之右，少南(113)。水尊在酒西，勺北枋(114)。洗在尊东南，水在洗东，筐在西(115)。饌筮豆，脯四艇(116)。有干肉折俎，二尹缩，祭半尹，在西塾(117)。尸出，执几从，席从(118)。尸出门右，南面。席设于尊西北，东面。几在南。宾出，复位(119)。主人出，即位于门东，少南；妇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120)。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废爵，酌献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复位。荐脯醢，设俎于荐东，胸在南(121)。尸左执爵，取脯擣醢，祭之。佐食授济，尸受，振祭，济，反之(122)。祭酒，卒爵，奠于南方。主人及兄弟踊，妇人亦如之。主妇洗足爵亚献，如主人仪，踊如初。宾长洗纒爵，三献，如亚献，踊如初。佐食取俎，实于筐(123)。尸谥，从者奉筐，哭从之。祝前，哭者皆从，及大门内，踊如初。尸出门，哭者止(124)。宾出，主人送，拜稽颡。主妇亦拜宾(125)。丈夫说经带于庙门外(126)。入彻，主人不与(127)。妇人说首经，不说带(128)。无尸，则不饌，犹出(129)。几席，设如初；拾踊三。哭止，告事毕，宾出(130)。

死三日而殓，三月而葬，遂卒哭(131)。将旦而祔，则荐(132)。卒辞曰：“哀子某，来日某，隳祔尔于尔皇祖某甫。尚飧(133)！”女子，曰“皇祖妣某氏(134)。”妇，曰“孙妇于皇祖姑某氏”。其他辞，一也(135)。飧辞，曰：“哀子某，圭为而哀荐之。飧(136)！”

明日，以其班祔(137)。沐浴，栉，搔翦(138)。用专肤为折俎，取诸脰臄(139)。其他如馈食(140)。用嗣尸(141)。曰：“孝子某，孝显相，夙兴夜处，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宁。用尹祭、嘉荐、普淖、普荐、溲洒，适尔皇祖某甫，以隳祔尔孙某甫。尚飧(142)！”

期而小祥，曰：“荐此常事(143)。”又期而大祥，曰：“荐此祥事(144)。”中月而禫(145)。是月也，吉祭，犹未配(146)。

【注释】

(1)饋：归也。側亨于庙门外之右：側，一半，此指豕之左半边；庙，实“寢”也；右，指门外西边。

(2)鱼腊爨亚之：爨，灶；亚之，次于烹豕之灶。

(3) (ch@，又读x9)：炊熟，此指炊黍稷。

(4)洗：弃水之器，高三尺，口径一尺五寸，足径三尺，中士之“洗”以铁为之。篚在东：在“洗”之东。

(5)两醴酒：甜醴酒一，酒一，共两，酒在东：甜醴酒在西，酒在甜醴酒之东。

(6)无禁：尊置于地也。絺布，麻葛粗布。

(7)西序下：指堂上西墙下。

(8)苴刈(c(n)茅：苴，犹藉也；刈，切断；茅，白茅草。

(9)铏(x0ng)亚之：铏，古代盛羹器；亚之，在苴以东。

(10)从献豆两亚之：从献豆两，主人献祝两豆；亚之，在铏之东。四筯亚之：四筯，主妇献二筯于尸，献二筯于祝；亚之，又在两豆之东。北上：谓两豆、四筯各自为列。

(11)西上：谓黍在西，稷在东。

(12)盥手浇水之器。盘：承盥洗者弃水之器，故又称盥盘。流：指之吐水口。箠巾在其东：箠，竹器也，以箠盛巾，故谓之箠巾；在其东，在盘之东。

(13)塾(sh*)：古时门内东西两侧的堂屋。

(14)羞爨俎：羞，见其非正俎也；爨，通“燔”，炙肉也。羞爨俎，将佳美炙肉陈设在俎上。南顺：谓俎之上端在北，下端在南，执俎者于塾上向西执其下端。

(15)朝夕临位：即士丧礼朝夕哭位也。

(16)祝：丧祝，为公臣。澡葛经带：澡，沆也；葛经带，葛经、葛带。宗人：亦为公臣。

(17)宗人告有司具，遂请：告主人一切准备就绪，请行祭事。

(18)拜宾，如临。指主人言。入门哭：指主人及众兄弟言。

(19)如反哭位：和朝夕哭位相反，即主人在堂上于西阶向东而立，众主人及兄弟、宾客在堂下于西边向东而立。

(20)几东：即几前。东缩：谓设之自西而东，以西为上。

(21)倚杖：倚丧杖于西墙。

(22)赞：谓宾来助祭执事者。

(23)佐食及执事盥：佐食，佐尸食者；执事，宾助祭者。举：举鼎也。长在左：长，助祭者之长；在左，在西边。

(24)匕俎从设：从鼎入而各设于其鼎之东。

(25)左人抽扃、鼐、匕：左边之助祭者抽杠于左手，取覆巾置于鼎北，加抬鼎之杠于覆巾之上，乃执匕。载：载牲于俎。

(26)复位：复宾位也。

(27)俎入：俎指牲俎或曰豕俎。鱼亚之，鱼即鱼俎。腊特：腊即干肉俎，设于豕俎之北。

(28)黍，其东稷：即西黍东稷，黍在豕俎之南，稷在鱼俎之南，以西为上。

(29)启会：启，开；会，敦盖。

(30)复位：复户西原位。

(31)复位：复主人之左位。

(32)飧(xi3ng)：通“享”，告神享此祭也。

(33)钩袒：挽袖以露臂。三：三祭之也。取肤祭：神祭用肤、(胫肉)。祭如初：亦以苴为藉而三祭之。

(34)反奠之：还奠于铏南也。

(35)祝祝卒：谓祝读享辞毕也。复位：复西阶上东面之位。

- (36)一人：主人之兄弟。
- (37)淳(zh&n)尸盥：淳，浇灌；淳尸盥者，执事者也。
- (38)延：进也。
- (39)哭止：将行事尸之礼，故哭止。
- (40)妥：安坐。尸拜：即答拜。
- (41)从者：即上“一人衰经奉筐”者。北：即席之北。
- (42)取奠：取祝所返奠于铜南之觶也。
- (43)堕祭：取下当祭之物以授尸。
- (44)奠之：复于故处也。
- (45)啗(j@)：尝。
- (46)迓：近也。
- (47)祭刚，尝刚：谓以右手祭、尝也，用祭勺。
- (48)涪：肉汁也。截(z@)：切肉也，此指切好之大块肉。
- (49)干：长肋也，即肋肉。
- (50)举胙：亦佐食举之也；胙，豕之后胫骨。
- (51)佐食举鱼腊，实于筐：尸不受鱼腊，故佐食又放于筐中。
- (52)肩：豕之肩也。
- (53)释：犹“遗”也。三：指臂、臑、肫。
- (54)反黍，如初设：佐食将黍稷放回原处。
- (55)废爵：无足之爵。爵，古代酒器。(y@n)：古代宴会时的一种礼节，食毕用酒漱口。
- (56)宾长：宾客之长。右盐：右为盐则左为肝，肝盐并也。
- (57)右取肝：“右”字乃后人所加，经文本无。
- (58)复位：复西阶前众兄弟之南东面位。
- (59)相爵：命主人拜送爵也。
- (60)醋：同“酢”，报也。
- (61)筵：筵席，细苇席也。
- (62)肝从：次宾从献也。
- (63)升堂复位：虞祭时杖不入室，升堂复位则必取杖也。
- (64)足爵：有足之爵。亚献尸：二次献尸。如主人仪：如上主人尸之仪。
- (65)自反：主妇自返堂上取筵入室设之。枣在西：以枣为上，栗在东。
- (66)如初：如主人献尸之仪。下同。
- (67)虚爵：即空爵。
- (68)纒爵：古代酒器，口足间有篆文为饰。三献：第三次献尸、祝及佐食。
- (69)复位：复堂上西面位。
- (70)西面告利成：西面告，告主人也；利，犹养也；成，毕也；利成，养礼毕也。
- (71)皆哭：主人以下男子、妇人之在位者皆哭也。
- (72)谖(sù)：起立。
- (73)祝前尸：祝为导尸也。
- (74)祝反，入：祝送尸出门，返而入室。
- (75)扉用席：扉，隐也；扉用席，谓用席障蔽使之幽暗。
- (76)赞：即佐食。
- (77)宾出：宾出殡宫门。
- (78)主人出门：亦出殡宫之门。皆复位：谓主人、众兄弟和宾客皆即位于门外，如朝夕哭时临位。

- (79)主人送：亦送于大门外。
- (80)不栉：不梳头。
- (81)庙门：即殡宫门。寝右：将牲之右半边放在地上。行事：指开始虞祭。
- (82)庙门西：即殡宫门外西边。不视：不视杀也。
- (83)饪：孰也。升左肩：升，升于鼎中；左，谓肩、臂等皆用左也。臂、臑：为前胫骨。肫、胙：为后胫骨。脊、胁：为正脊、正肋。
- (84)臠：胫肉，即项颈。上鼎：北边一鼎。
- (85)中鼎：指上鼎与下鼎之中一鼎。
- (86)下鼎：南边一鼎。
- (87)载：谓自鼎载于俎也。髻(q0)：鱼脊。
- (88)脰，颈肉，即“臠”也。
- (89)盘：用于盛弃水。
- (90)宗人授巾：授巾于尸。
- (91)户外：室户外也。
- (92)依：指户牖之间，即户西牖东也。
- (93)芼(m2o)：菜也，指可供食用的野菜。
- (94)萱(hu2n)：植物名，萱菜类，古人用以调味。
- (95)枣烝：蒸熟之枣。
- (96)尸入：入门也。
- (97)乡尸：即正面向尸。还：转身前行。
- (98)上服：即玄端服。
- (99)异姓：指孙辈之妇。贱者：指庶孙之妾。
- (100)无尸：谓无孙辈之妇可使为尸。如初：谓与有尸者同。
- (101)祭于苴：指佐食取黍稷祭于苴。
- (102)绥：当为“墮”。
- (103)复位：复西阶上东面位。
- (104)复位于门西：指门西北面位。如食间：如尸一食九饭之顷。
- (105)如初：如主人入，祝从在左。
- (106)复位：复堂上东面位。
- (107)祝、佐食降，复位：祝复门西北面位，佐食复西方位。
- (108)如初：与有尸者同也。
- (109)柔日：相对于刚日而言，指乙、丁、己、辛、癸五个日子，均为偶数，也称偶日。《礼·曲礼上》：“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哀子：主人自称。哀显相：众主人也，显，明也，相，助也，哀显相，亦即助祭者也。不宁：指悲思不安。敢：冒昧之辞。刚鬣：指豕。香合：黍也。嘉荐：菹醢也。普淖：有释为“𪔑”即菜羹的。明齐澆酒：明齐，新水也；明齐澆酒，新水酿的酒。裕(xi2)事：始虞也。皇祖某甫：皇祖，即“皇考”；甫，皇考的字。
- (110)再虞：第二次虞祭。如初：如始虞也。哀荐虞事：祝辞则与始虞异也。
- (111)虞：第三次虞祭，也即最后一次虞祭。他：三虞和卒哭皆用刚日，然非同一刚日，卒哭别用一刚日即三虞以后之第二刚日，故云“他”。刚日：古人择日行事，谓十日有五刚、五柔，也即五阴五阳，甲、丙、戊、庚、壬五日为刚日，也叫奇日，即阳日，取其动意，指庚日、壬日（参见注[109]）。成事：成祭事也。
- (112)献毕，三虞、卒哭礼毕。未撤：指俎、豆而言。钱：送行饮酒曰钱，此指为尸钱行。
- (113)庙门：即寝门也。
- (114)在酒西：即在酒尊之西。

- (115) 篚在西：在洗之西。
- (116) 脯四艇：于肉四条实于筮。当有醢盛于豆，记文省略。
- (117) 二尹缩：指正体二方。祭半尹：谓截正体之半置于其上。
- (118) 尸出：自室出也。执几从，席从：几、席，素几、苇席；从，执几执席以从者皆宾执事者也。
- (119) 复位：复门外原位。
- (120) 哭不止：亲将离其室，故哀更深。
- (121) 胸(q*)：屈曲的干肉。
- (122) 反之：返于佐食，佐食又返之于俎。
- (123) 取俎：谓取俎上之干肉。
- (124) 尸出门，哭者止：大门外无事尸之礼，故尸出哭止而不送也。
- (125) 主妇亦拜宾：于门内拜送女宾，古礼妇人送迎不出门。
- (126) 说经带：经帝，即腰经；说经带，脱去腰经，改为服葛（变麻为葛）。
- (127) 入撤：撤，指撤去祭物，此就兄弟大功以下者言之。主人不与：谓主人主妇不参与。
- (128) 带：指腰带。
- (129) 犹出：虽不饯，而主人、主妇及宾就出也。
- (130) 告事毕：宗人告之也。
- (131) 遂卒哭：遂于葬月而卒哭。
- (132) 旦：次日早上。祔：新死者附祭于先祖。荐：同“饯”，兼有尸饯之、无尸不饯之礼。
- (133) 哀子某：某，名也。来日某：某，甲子也。陲(j9)：登上，升上。
- (134) 女子：指未嫁而死或已嫁而归娘家的女子。
- (135) 其他辞：指“来日某”，“陲祔”、“尚飨”等。
- (136) 飨辞：飨尸之辞。圭：洁也。
- (137) 明日：卒哭之次日。班：次也。
- (138) 搔翦：搔，同“爪”；翦，通“剪”；搔翦，即剪指甲。
- (139) 用专肤为折俎：专，厚也。胹臠，颈部的肉。
- (140) 如馈食：和特牲馈食礼一样。
- (141) 用嗣尸：嗣，继也；尸，古代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此指虞祭、卒哭祭之尸。
- (142) 曰：指祔祭之辞。小心畏忌：心常存畏忌。不惰其身：身不敢惰慢。尹祭：脯也。普荐：翎羹。
- (143) 期而小祥：期，期年，即周年；小祥，祭名，父母死一周年的祭礼。祥，吉也。曰：“荐此常事”：祝辞与祔同，惟“荐此常事”为异。常为祥。
- (144) 又期而大祥：又，复也；期，指两周年时，大祥，祭名，父母死两周年的祭礼。
- (145) 中月而禫：中，间也；中月，即大祥祭后一个月；禫(d4n)，祭名，除丧服之祭。
- (146) 是月：禫祭之月。吉祭：四时之常祭，相对于禫祭以前之丧祭而言。吉祭与禫祭同月，则禫祭之后乃行吉祭。犹未配：配，指以某妃配某氏；未配，不以先没之母与新死之父合祭。

【译文】

士虞祭之礼：用一只豕致祭，将豕的左半边置于寝门外的西边烹煮，面向东。烹煮豕的灶的南边依次是烹煮鱼的灶和烹煮干肉的灶，以北为上。炊黍稷的灶设在东墙下，面朝西。设弃水之器——洗于西阶的西南边，盥洗之水放在洗的西边，盛物的竹器——篚放在洗的东边。酒尊设于室中东北隅，正对着门，甜醴酒一，酒一，共两，其位置是，甜醴酒在西，酒在甜醴酒之东。酒尊直接放在地上，不用“禁”承垫，

酒尊之口用麻葛粗布封盖，其上放勺，勺柄朝南。设素几和苇席于堂上西墙下。将白茅草以五寸长为一段切割，并束捆起来。然后将其放在盛物之竹器——筐中，将筐陈设于堂上西南隅的西坵上。继而陈设蔬菜和肉酱各一豆于西楹柱的东边，肉酱在西，菹菜在肉酱之东，依于菹菜之东设一盛羹器——铏。铏之东又设丧主献祝的两只豆，豆东设主妇献尸二笱、献祝二笱，两豆和四笱各自为列，以北为上。设一盛黍、一盛稷的两只敦于东西两阶之间，盛黍之敦靠西，盛稷之敦靠东，以西为上，下用苇席垫着。把洗手浇水之器——盥放在盥盘里，盥的吐水口朝南，将其设在西阶的南边，又把盛有巾的竹器——箒放在盥盘之东。置放三只鼎于寝门外的西边，鼎的正面朝北，以北为上。接着又设抬鼎的杠子和覆鼎之巾，设盛有匕的俎于西塾，即门内西侧的堂屋的西边。设炙肉之俎于内西塾，俎之上端在北，下端在南。

丧主及众兄弟穿葬服，宾客执事穿吊服，都于门外就位，和朝夕哭位相同。妇人和内兄弟穿丧服于堂上就位，亦和朝夕哭位相同。丧祝穿“免服”，整理好葛经和葛带，然后在室中铺席，席的正面朝东，席的右边放几；继而下堂、出门，和宗人一起向东于门西就位，以南为上。宗人告诉丧主一切准备就绪，请行虞祭之礼。丧主随即拜谢宾客，和朝夕哭时一样，然后丧主和众兄弟入门而哭，妇人也跟着哭。丧主于堂上西阶向东就位，众主人及兄弟、宾客于堂下西边向东就位，和朝夕哭位相反。丧祝入门后于左边向北就位，宗人则于西阶前向北就位。

丧祝洗手后，登堂，从西坵上取白茅草下堂，将其洗净；然后登堂入室，将白茅草放在几前的席上，自西而东置放，以西为上；继而下堂，清洗酒觶；又上堂，止众人哭。丧主倚丧杖于西墙，然后入室朝西而立。丧祝随从丧主入堂，于丧主的左边向西而立。助祭执事者——赞献上盛菹菜和肉酱之二豆，盛菹菜之豆放在南边，盛肉酱之豆放在盛菹菜之豆的北边。佐食和执事洗手后，出去抬鼎，抬鼎时助祭者之长在左边。鼎抬进门后，正面朝东陈设于西阶的前面，以北为上。盛匕之俎从鼎而入，设于鼎的东边。左边之助祭者抽抬鼎之杠于左手，取下覆鼎之巾置于鼎的北边，加放抬鼎之杠于覆巾之上，然后执匕，佐食和右边之助祭者用匕将牲体从鼎中升出，载于俎上。完毕，左边之助祭者先退而复宾位。取豕俎入而设于豆的东边；取鱼俎入而设于豕俎的东边，取干肉俎入而设干豕俎的北边。助祭执事者赞设两只敦于俎的南边——盛黍之敦在豕俎之南，盛稷之敦在鱼俎之南和盛黍之敦的东边。设一盛羹器——铏于豆的南边。佐食出室，立于户西。助祭执事者撤去空鼎。祝斟甜醴酒，命佐食启开敦盖。佐食应诺，启开敦盖，仰置于敦的南边后，复户西原位。祝设斟有甜醴酒的酒觶于盛羹器铏的南边，回到丧主左边原位。丧主再次叩首拜谢。祝告神享此祭，并命佐食行祭。佐食应诺，挽袖露臂，取黍稷置于白茅草上，祭三次；又取脰肉置于白茅草上，亦祭三次。祝取铏南之酒觶，于白茅草上祭之，亦三次，觶中的甜醴酒不倒尽，添满后还置于铏南。丧主再次叩首拜谢。祝读享辞完毕，丧主又叩首拜谢，和前面一样，继而哭着出来，返回西阶上向东之原位。

祝迎代表死者受祭之人——“尸”进门。丧主之兄弟一人服衰带经，捧拿盛物之器——筐，哭着从“尸”而入。“尸”入门，男子哭、踊，妇人亦哭、踊。执事用盥倒水让“尸”洗手，宗人授巾于“尸”揩手。

“尸”至阶前，祝请“尸”上阶。“尸”上堂，宗人诏告，男子、妇人哭、踊和前面一样。“尸”入室时，则只踊不哭。此时妇人回避入房。丧主和祝向“尸”叩拜，请“尸”安坐；“尸”回拜后坐下。

从“尸”而入者（即丧主之兄弟一人）将筐置放于“尸”左边之席上，并于席之北边侍立。“尸”取酒觶于镗南，用左手拿着，又用右手取来菹菜，并杂以肉酱，于两豆之间行祭。祝命佐食取祭物以授“尸”。佐食遵命取来黍、稷、肺等授于“尸”，“尸”以之行祭。祭毕放回原处，祝请“尸”享祭，丧主叩拜如前。“尸”尝过甜醴酒后，亦放回原处。佐食又取来肺脊授于“尸”。“尸”接受振祭，尝过后用左手拿着。祝命佐食将敦移近。佐食遵命并取黍置于席上。“尸”以右手用祭勺祭、尝菜羹。太羹肉汁从门外拿进来，陈设于镗的南边；切好的大块肉放在四只豆中，陈设于太羹肉汁的左边，“尸”吃饭，剩余的放入筐中。俟“尸”取饭三次，佐食献上肋肉；“尸”接受振祭，尝过肋肉，剩余的放入筐中。又俟“尸”取饭三次，佐食献上豕之后胫骨，“尸”受和尝如前。佐食又献上鱼和干肉，“尸”不受纳，故佐食直接将其放入筐中。又俟“尸”取饭三次，佐食献上豕肩，“尸”受、尝如前。佐食又献上鱼和干肉二俎，而留下臂、臠、肫三俎。至此“尸”食完毕。“尸”取肺、脊于豆而交于佐食，佐食接过后放进筐中；佐食又取席上之黍放回原处，和开始陈设时一样。

丧主洗净无足之酒爵，斟酒后献给“尸”，让其漱口。“尸”拜谢后接过酒爵，丧主面朝北回拜。“尸”继而用酒行祭，然后尝酒。宾客之长随之献肝和盐于“尸”，肝、盐皆盛于俎，肝在左侧，盐在右侧。“尸”左手执酒爵，右手取肝，蘸盐振祭，尝过后放回俎上。宾客下堂，将俎放回西塾原位，然后自己返回西阶前众兄弟南边原位。“尸”喝干酒爵中酒，祝接过空爵，不命丧主拜送爵。丧主向“尸”叩拜，“尸”答拜。祝又斟酒授于“尸”，“尸”以之回报丧主；丧主拜谢后接过酒爵，“尸”回拜。丧主坐下行祭，继而饮尽爵中酒，拜谢“尸”；“尸”又回拜。祝坐在细苇席上，面朝南。丧主献酒给祝；祝拜谢后，坐着接过酒爵；丧主回拜。丧主献上置于俎上的菹菜和肉酱给祝。祝左手执拿酒爵，右手以所献之菹菜和肉酱行祭，祭过后放下酒爵，站起来；继而取肺坐下，祭、尝之后，又起立；将肺放回俎上，又取酒行祭，并尝酒。次宾接着献肝于祝。祝取肝蘸盐，祭、尝之后，放回俎上，饮尽酒爵中酒，拜谢丧主。丧主回拜。祝坐下，将酒爵授给丧主。丧主斟酒后，献干佐食；佐食朝北叩拜，坐下接过酒爵；丧主回拜。佐食以之行祭后，饮尽爵中酒，并拜谢丧主。丧主回拜，接过空爵，出而置于筐中，继而登堂返回原位，取过丧杖。

主妇在房中清洗有足之酒爵，斟上酒后二次献“尸”，和前面丧主献“尸”一样。旋即自己返回堂上取两笱入室，设于敦盖的南边，盛枣之笱在西，盛栗之笱在东。“尸”以笱行祭，又以酒行祭，和前面丧主献“尸”之仪相同。宾接着献上炙肉，也和前面仪节相同。“尸”以炙肉行祭，然后饮尽爵中酒，亦和前面仪节相同。宾又斟酒献于祝，又献二笱之枣、栗和炙肉于佐食，皆与前面仪节相同。于是主妇执拿空爵入房。

宾客之长清洗口足间有篆文为饰的纒爵，斟上酒后，第三次献给

“尸”、祝等，接着又献上炙肉，和丧主献“尸”之仪相同。

妇人返回室上原位。祝出室后，向西告诉丧主虞祭礼毕。丧主哭，男子、妇人皆哭。祝又入室，“尸”起立。从“尸”者捧拿盛物之器——一筐而哭，和先前一样。祝在“尸”前面引导，出室，这时男子、妇人哭、踊；祝和“尸”下堂，男子、妇人哭、踊；祝和“尸”出门，男子、妇人哭、踊，皆和先前一样。

祝又返回入室，撤去祭席，改设于西北隅，和前面设席时次第相同。置几于南边，又用席子挡住西北隅使之幽暗。献给祝的坐席撤、收于房中。祝自己执俎而出。佐食关上门窗。

丧主下堂，宾客从殡宫门出来。丧主亦从殡宫门出来，哭声停止。丧主、众兄弟和宾客皆即位于门外，如朝夕哭时临位。宗人诏告礼事完毕。宾客出大门，丧主叩首相送。

[记]

虞祭之前先洗头浴身，但不梳头。陈设祭牲于殡宫门外，牲首朝北，以西为上；将牲体之右半边置放地上，至中午时分开始虞祭。

宰杀祭牲于殡宫门外西边，丧主不视杀牲的过程。俟牲体分解煮熟后，将左肩、左臂、左臄等左边前胫骨和左肫、左膈等左边后胫骨及正脊、正肋、肺升入鼎中。取牲体项颈左边大肉三块行祭，又取整肺一块行祭，祭后放入北边一鼎。又从俎中取鳊鱼或鲫鱼九条放入中间一鼎。又取夫髀后的干肉的左半边放入南边一鼎。三鼎皆设抬鼎之杠和覆鼎之中。将祭物从鼎中升出载于俎上，献俎时其下端朝前，鱼脊亦朝前。祝则将煮熟的髀、颈肉、脊、肋和肺盛于俎上，陈设于东西两阶之间、敦的东边。

浇水供“尸”洗手。执弃水之器——盥盘的人于“尸”的一侧侍立，面朝西。执盥手浇水之器——的人于“尸”的另一侧侍立，面朝东。执拭巾的人于“尸”的北边侍立，面朝东。宗人面朝南授巾于“尸”。

丧主在室内就位，宗人上堂即位于室户门外，面朝北。佐食无事，就从室户中出来，背靠门西窗东之间而立，面朝南。

作羹用之野菜，用像薇菜一样光滑的苦菜。如果是夏天，可用葵菜；如果是冬天，可用具有调味功能的苴菜；均要有祭勺。用豆盛葵菹。菹的西边放蜗酱。用笱盛蒸过的枣和经过筛选的栗。

“尸”入门，祝从“尸”而入。“尸”坐下，不脱鞋。“尸”起立。祝面朝“尸”在前面导引；继转身出户，又面朝“尸”；接着转身，从丧主面前走过去，又面朝“尸”导引；然后转身下阶，又面朝“尸”导引；“尸”下阶，祝又转身，走到大门，其仪节和出户时一样。“尸”出门，祝返回入门，于其左边就位，面朝北，然后宗人诏告丧主下堂。“尸”穿死者之上服即玄端服。若死者为男性，以男子代死者受祭为“尸”；若死者为女性，则以女子代死者受祭为“尸”；然以女子为“尸”，则只可用孙辈之妇，不可用庶孙之妾。

倘若无孙辈之妇可使为“尸”，其礼仪和献祭过程也仍要和前面有尸情况下一样。享祭完毕，佐食又取黍稷置于白茅草行祭，祝诏告行祭完毕。不再进行堕祭，不用太羹、肉汁、大块肉及行三献尸之礼。丧主哭，出室后返回西阶上原位，面朝东。祝关好门窗，下堂，返回门西原位，面朝北；男女轮流哭、踊凡三次，约相当于“尸”一食九饭的时间。

祝上堂，止住男女之哭；继发出三次“噫歆”之声，然后打开室门。丧主入室，祝从丧主而入，并打开窗户，和先前一样立于丧主的左边。丧主哭，出室回到堂上原位，面朝东。祭事完毕，撤去祭物，祝和佐食下堂返回原位。宗人诏告丧主下堂，亦和前面一样。

始行虞祭当用柔日，其祝辞为：“哀子某，众主人，日夜悲思不安。冒昧地用洁净祭牲豕及黍、苴菜、肉酱、菜羹、新水酿的酒等行始虞之祭，适尔皇考某甫。请享祭！”第二次虞祭，礼仪和始虞相同，唯祝辞中有“哀荐虞事”一句，与始虞之祝辞稍异。第三次虞祭及卒哭之礼事，礼仪也都和始虞相同，但祝辞中有“哀荐成事”一句，与始虞之祝辞有异。另外，第三次虞祭和卒哭之礼事皆用刚日，不过卒哭之礼事别用一刚日，即用三虞以后之第二个刚日。

三献之礼事完毕，俎、豆撤去之前，须为“尸”饯行。阵设两只于寝门外右边偏南之处。盛水之 在盛酒之 的西边，勺柄向北。洗设于 的东南边，盛水之 在洗的东边，筐在洗的西边。设筮设豆，盛干肉四条于筮，盛肉酱于豆。有干肉二方置于俎上，又载祭牲正体之半置于其上，将此俎设于西塾。尸出室，宾执事者执拿素几和苇席从“尸”而出。“尸”出寝门后于其门的右边面朝南而立。将苇席设于 的西北边，正面朝东。素几设在席的南边。宾客出室，返回门外原位。丧主出室，于寝门外东边偏南之处就位；妇人出室，于丧主的北边就位；丧主和妇人皆面朝西而哭，不停。“尸”于席上坐下。这时只有丧主不哭，其他人皆哭。丧主清洗无足之酒爵，斟上酒后献于“尸”；“尸”叩拜后接过酒爵。丧主拜送，哭着返回原位，继而献上干肉和肉酱，置于俎上，干肉置放于俎上南侧。“尸”左手执拿酒爵，右手取干肉，蘸以肉酱后施祭。佐食又取干肉授于尸祭、尝。“尸”接受振祭，尝肉后还于佐食，佐食成回俎上。“尸”以酒施祭，饮尽酒爵中酒，然后将酒爵置放于南边。丧主及众兄弟哭、踊，妇人也哭、踊。主妇清洗有足之酒爵，斟上酒后二次献“尸”。其仪节和丧主献“尸”一样，哭、踊也一样。宾客之长清洗纒爵，斟上酒后三次献尸，其仪节和主妇二次献“尸”一样，哭、踊也一样。佐食取俎上干肉，盛于筐中。“尸”起立向外走，从者捧拿筐哭从于其后。祝于前面引导，哭的人皆从于其后，至大门跟前，哭、踊和先前一样。“尸”出门后，哭声停止。宾客出门，丧主相送，叩首拜谢。主妇则于门内拜送女宾。男子于寝门外脱去腰经，改为服葛。返回入门后，其兄弟中大功以下者撤去祭物，丧主、主妇不参与撤祭。妇人脱去首经，不解下腰带。如果无“尸”，则不行饯“尸”之礼事，但丧主、主妇和宾客仍要按礼出室。素几、苇席之设，和先前一样；男子、妇人轮流哭，踊，凡三次。哭、踊停止，宗人诏告虞祭完毕，宾客辞出。

士死第三天殓殓，三个月后出葬。出葬之月遂行卒哭之祭。次日清晨将死者附祭于先祖，然后举行荐祭。荐祭完毕之祷辞为：“哀子某，来日某，升你于祖庙，使你附祭于你的皇祖某甫。请享祭！”倘若死者为未嫁而死或已嫁而归娘家的女子，则祷辞为：“附祭于你的皇祖妣某氏。”倘若死者为媳妇，则祷辞为：“孙妇附祭于皇祖姑某氏。”其他的辞文“来日某”、“隳祔”、“尚飨”等，都无二致。飨“尸”之辞为：“哀子某，洁净的供品已备好献上，请享祭。”

卒哭之次日，按昭穆之次序附祭于先祖。洗头，浴身，梳头，剪指甲。取豕之颈项厚肉置于俎上。其他的和特牲馈食礼一样。仍以虞祭之“尸”为“尸”。附祭之辞为：“孝子某，孝显相，晨起夜处，心常存畏忌。身不敢惰慢、安宁。用干肉、菹菜、肉酱、菜羹、新水酿的酒行祭，以适你的皇祖某甫，以升你于祖庙，附祭于你的孙某甫。请享祭！”

士死后一周年行小祥祭，祝辞与祔祭时相同，惟有“荐此常事”一句而稍异。士死后两周年行大祥祭，祝辞亦与祔祭时相同，惟加有“荐此祥事”一句而稍异。大祥祭后一个月行除丧服之禫祭。与禫祭同月，禫祭之后可行吉祭，但不可以先没之母与新死之父合祭。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

【题解】

《仪礼》中专言祭礼者凡三篇，即《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撤第十七》。《特牲馈食礼》记述诸侯之士岁时祭其祖祢之礼。所谓特牲，就是一豕。凡牲一为特，二为牢。所谓馈食，简言之，就是用食。清人胡培翬《仪礼正义》引官献瑶云：“大夫曰少牢馈食，所以别于天子国君之大牢也；士曰特牲馈食，所以别于卿大夫之少牢也。”又引蔡德晋云：“士丧遣奠用羊、豕，是士之祭亦有用少牢者，盖特牲其常，而少牢乃其盛礼也。”可见，古代不同阶层的人士在祭祖祭神时确实存在隆杀、厚薄、常盛之等级差别，只不过这种差别不具有绝对的意义罢了。

《特牲馈食礼》专就士阶层的成员于其祖庙行祭的整个过程和具体步骤、具体仪节作出详细的描述和说明，这些步骤和礼仪并不适用于卿大夫和国君等其他阶层。《仪礼》全经当有天子、诸侯祭礼，惜今已皆亡而不得其详。

本篇经文之后附有《记》，对经文中略而未详之处作出补充说明和解释。特牲馈食礼于五礼中属吉礼。

特牲馈食之礼(1)：

不讫日(2)。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门外，西面(3)。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4)。有司群执事，如兄弟服，东面北上(5)。席于门中，闾西阼外(6)。筮人取筮于西塾，执之，东面受命于主人(7)。宰自主人之左赞命，命曰：“孝孙某，筮来日某，讫此某事，适其皇祖某子(8)。尚飨！”筮者许诺，还，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写卦(9)。筮者执以示主人。主人受视，反之。筮者还，东面。长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10)。”若不吉，则筮远日，如初仪(11)。宗人告事毕。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仪(12)。命筮曰：“孝孙某，讫此某事，适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为‘尸’。尚飨(13)！”

乃宿“尸(14)”。主人立于“尸”外门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后，北面东上。“尸”如主人服，出门左，西面(15)。主人辟；皆东面，北上(16)。主人再拜，“尸”答拜，宗人摈辞如初，卒曰：“筮子为某‘尸’，占曰‘吉’，敢宿(17)！”祝许诺，致命(18)。“尸”许诺，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19)。

宿宾。宾如主人服，出门左，西面再拜(20)。主人东面答再拜。宗人摈曰：“某荐岁事，吾子将莅之，敢宿(21)！”宾曰：“某敢不敬从(22)！”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送。

厥明夕，陈鼎于门外，北面北上(23)。有鬯。楹在其南，南顺，实兽于其上，东首(24)。牲在其西，北首，东足(25)。设洗于阼阶东南，壶、禁在东序，豆、笱、铏在东房，南上(26)。几、席、两敦在西堂。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门东，如初(27)。宾及众宾即位于门西，东面北上。宗人、祝立于宾西北，东面南上。主人再拜，宾答再拜。三拜众宾，众宾答再拜。主人揖入，兄弟从，宾及众宾从，即位于堂下，如外位。宗人升目西阶，视壶濯及豆笱，反降，东北面告濯具(28)。宾出，主人出，皆复外位(29)。宗人视牲，告充(30)。雍正作豕(31)。宗人举兽尾，告备；举鼎鬯，告洁(32)。请期，曰“羹饪”(33)。告事毕，宾出，主

人拜送(34)。

夙兴，主人服如初，立于门外东方，南面，视侧杀(35)。主妇视饔于西堂下(36)。亨于门外东方，西面北上(37)。羹饪，实鼎，陈于门外，如初。尊于户东，玄酒在西(38)。实豆、笱、铏，陈于房中，如初。执事之俎，陈于阶间，二列，北上(39)。盛两敦，陈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陈于西堂，如初(40)。“尸”盥水，实于槃中；箠巾，在门内之右(41)。祝筵几于室中，东面(42)。主妇纁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43)。主人及宾、兄弟、群执事，即位于门外，如初(44)。宗人告有司具(45)。主人拜宾如初，揖入，即位如初(46)。佐食北面立于中庭(47)。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从，西面于户内(48)。主妇盥于房中，荐两豆：葵菹、羸醢，醢在北。宗人遣佐食及执事盥，出。主人降，及宾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举牲鼎。宾长在右，及执事举鱼腊鼎(49)。除鼎。宗人执毕先入，当阼阶，南面(50)。鼎西面错，右人抽扃，委于鼎北(51)。赞者错俎，加匕，乃柶(52)。佐食升斝俎，之，设于阼阶西(53)。卒载，加匕于鼎(54)，主人升，入复位。俎入，设于豆东(55)。鱼次，腊特于俎北(56)。主妇设两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两铏铏笔设于豆南，南陈(57)。祝洗，酌奠，奠于铏南，遂命佐食启会。佐食启会，却于敦南，出，立于户西，南面。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58)。卒祝，主人再拜稽首(59)。

祝迎尸于门外。主人降，立于阼阶东。“尸”入门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尸”至于阶，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从(60)。“尸”即席坐，主人拜受“尸”(61)。“尸”答拜，执奠；祝飧，主人拜如初(62)。祝命授祭(63)。“尸”左执觶，右取菹于醢，祭于豆间(64)。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65)。“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66)。主人拜。“尸”奠觶答拜。祭铏，尝之，告旨(67)。主人拜，“尸”答拜。祝命尔敦，佐食尔黍稷于席上，设大羹滫于醢北，举肺脊以授尸(68)。尸受，振祭，啐之，左执之；乃食，食举(69)。主人羞斝俎于腊北(70)。“尸”三饭，告饱。祝侑，主人拜(71)。佐食举干，“尸”受，振祭，啐之(72)。佐食受，加于斝俎；举兽干、鱼一，亦如之。“尸”实举于菹豆(73)。佐食羞庶羞四豆，设于左，南上，有醢(74)。“尸”又三饭，告饱。祝侑之，如初；举骼及兽、鱼，如初(75)。“尸”又三饭，告饱。祝侑之，如初；举肩及兽、鱼，如初(76)。佐食盛斝俎，俎释三个；举肺脊加于斝俎，反黍稷于其所(77)。

主人洗角，升酌，“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宾长以肝从。“尸”左执角，右取肝于盐，振祭，啐之，加于菹豆，卒角(78)。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79)。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授祭(80)。主人坐，左执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进听嘏(81)。佐食挾黍授祝，祝授“尸”(82)。“尸”受以菹豆，执以亲嘏主人。主人左执角，再拜稽首受，复位；诗怀之，实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83)。“尸”答拜。主人出，写啻于房(84)。祝以笱受。筵祝，南面(85)。主人酌献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设菹醢、俎(86)。祝左执角，祭豆，兴取肺，坐祭，啐之，兴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从(87)。祝左执角，右取肝于盐，振祭，啐之，加于

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酌献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筐；升，入复位(88)。

主妇洗爵于房，酌，亚献“尸”。“尸”拜受，主妇北面拜送。宗妇执两笏，户外坐；主妇受，设于敦南(89)。祝赞笏祭(90)。“尸”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长以燔从。(91)“尸”受，振祭，啐之，反之。羞燔者受，加于胙，出(92)。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93)。酢，如主人仪(94)。主妇适房，南面。佐食授祭。主妇左执爵，右抚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仪(95)。献祝笏，燔从，如初仪。及佐食，如初(96)。卒，以爵入于房(97)。

宾三献，如初(98)。燔从如初。爵止。席于户内(99)。主妇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妇拜送爵。379 宗妇赞豆如初，主妇受，设两豆两笏(100)。俎入设(101)。主人左执爵，祭荐；宗人赞祭(102)。奠爵，兴取肺，坐绝祭，啐之(103)；兴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啐酒，肝从(104)。左执爵，取肝换于盐，坐振祭，啐之(105)。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兴，席末坐，卒爵，拜(106)。主妇答拜，受爵，酌醋，左执爵，拜；主人答拜(107)。坐祭，立饮，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妇出，反于房(108)。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妇，席于房中，南面(109)。主妇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妇荐豆、俎，从献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实爵于筐，入复位。三献作止爵(110)。“尸”卒爵，酢(111)。酌献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妇，燔从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复位(112)。

主人降阼阶，西面拜宾，如初；洗(113)。宾辞，洗。卒洗，揖让升，酌，西阶上献宾。宾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荐脯醢，设折俎(114)。宾左执爵，祭豆，奠爵。兴取肺，坐绝祭，啐之；兴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卒爵，拜(115)。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116)。宾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117)。宾答拜。揖，执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荐俎从设。众宾升，拜受爵，坐祭，立饮(118)。荐俎设于其位，辩(119)。主人备答拜焉，降，实爵于筐(120)。尊两壶于阼阶东，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121)。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阶前北面酬宾：宾在左。主人奠觶拜，宾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宾答拜。主人洗觶，宾辞；主人对，卒洗，酌，西面；宾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荐北(122)。宾坐取觶，还东面，拜；主人答拜。宾奠觶于荐南，揖复位。主人洗爵，献长兄弟于阼阶上，如宾仪(123)。洗，献众兄弟，如众宾仪(124)。洗，献内兄弟于房中，如献众兄弟之仪(125)。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实爵于筐，入复位(126)。

长兄弟洗觶为加爵，如初仪，不及佐食；洗致如初，无从(127)。

众宾长为加爵，如初，爵止(128)。

嗣举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129)。“尸”执奠，进受，复位；祭酒，啐酒(130)。“尸”举肝，举奠左执觶，再拜稽首，进受肝，复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备答拜焉。举奠洗酌入，“尸”拜受，举奠答拜(131)。“尸”祭酒，啐酒，奠之。举奠出，复位(132)。

兄弟弟子洗酌于东方之尊，阼阶前北面，举觶于长兄弟，如主人酬宾仪(133)。宗人告祭，乃羞(134)。宾坐取觶，阼阶前北面，酬长兄

弟；长兄弟在右。宾奠觶拜，长兄弟答拜。宾立卒觶，酌于其尊，东面立(135)。长兄弟拜受觶；宾北面答拜，揖，复位(136)。长兄弟西阶前北面，众宾长自左受旅，如初(137)。长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138)。受旅者拜受；长兄弟北面答拜，揖，复位(139)。众宾及众兄弟交错以辩，皆如初仪(140)。为加爵者作止爵，如长兄弟之仪(141)。长兄弟酬宾，如宾酬兄弟之仪，以辩。卒受者实觶于筐。宾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142)；举觶于其长，奠觶，拜；长皆答拜(143)。举觶者祭，卒觶，拜；长皆答拜。举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复初位；长皆拜。举觶者皆奠觶于荐右。长皆执以兴，举觶者皆复位答拜(144)。长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复其位(145)。爵皆无算(146)。

利洗散，献于“尸”，酢，及祝，如初仪(147)。降，实散于筐。

主人出，立于户外西面(148)。祝东面告利成。“尸”谖，祝前，主人降。祝反，及主人入，复位(149)。命佐食撤尸俎，俎出于庙门；撤庶羞，设于西序下(150)。

筵对席，佐食分簋钶(151)。宗人遣举奠及长兄弟盥，立于西阶下，东面北上(152)。祝命尝食(153)。馐者举奠许诺，升，入，东面(154)。长兄弟对之，皆坐。佐食授举，各一肤(155)。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馐，有以也(156)。”两馐奠举于俎，许诺，皆答拜。若是者三(157)。皆取举，祭食，祭举；乃食，祭钶，食举(158)。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赞一爵。主人升酌，上馐，上馐拜受爵，主人答拜；下馐，亦如之(159)。主人拜，祝曰：“，有与也(160)。”如初仪(161)。两馐执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两馐皆降，实爵于筐。上馐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馐即位坐，答拜(162)。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馐答拜，受爵，降，实于筐。主人出，立于户外西面。

祝命彻阼俎、豆、筵，设于东序下(163)。祝执其俎以出，东面于户西(164)。宗妇彻祝豆、筵，入于房，彻主妇荐俎。佐食彻尸荐俎、敦，设于西北隅，几在南，扉用筵，纳一尊。佐食阖牖户，降。祝先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165)。宗人告事毕。

宾出，主人送于门外，再拜(166)。佐食彻阼俎。堂下俎毕出(167)。

[记]

牲牲馈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缙带、缙（168）。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黄裳、杂裳可也，皆爵（169）。

设洗，南北以堂深，东西当东荣。水在洗东。筐在洗西，南顺，实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壶，楛禁，饌于东序，南顺。覆两壶焉，盖在南；明日卒奠，幂用络；即位而彻之，加勺(170)。筵，巾以绌也，纁里；枣烝，栗择。钶，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菘(171)。棘心匕，刻(172)。牲爨在庙门外东南，鱼腊爨在其南，皆西面；爨在西壁(173)。胙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实于牲鼎，载心立、舌缩俎(174)。宾与长兄弟之荐，自东房，其余在东堂(175)。

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东面，执者西面，淳沃；执巾者在北(176)。宗人东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执巾者受(177)。“尸”入，主人及宾皆辟位；出亦如之(178)。

嗣举奠，佐食设豆盐(179)。佐食当事，则户外南面；无事，则中庭北面(180)。凡祝呼，佐食许诺(181)。宗人，献与旅齿于众宾(182)。佐食，于旅齿于兄弟。

尊两壶于房中西牖下，南上(183)。内宾立于其北，东面南上(184)。宗妇北堂东面，北上(185)。主妇及内宾、宗妇亦旅，西面。宗妇赞荐者，执以坐于户外，授主妇(186)。

“尸”卒食，而祭 饔、雍饔(187)。

宾从“尸”，俎出庙门，乃反位(188)。“尸”俎：右肩、臂、臑、肫、胙，正脊二骨，横脊，长肋二骨，短肋(189)。肤三，离肺一，刲肺三，鱼十有五(190)。腊如牲骨。祝俎：髀、脰脊二骨，肋二骨(191)。肤一，离肺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横脊，长肋二骨，短肋(192)。肤一，离肺一。主妇俎：馐折，其馀如阼俎(193)。佐食俎：馐折，脊，肋。肤一，离肺一。宾，骼(194)。长兄弟及宗人，折(195)。其馀如佐食俎。众宾及众兄弟、内宾、宗妇，若有公有司、私臣，皆馐胙，肤一，离肺一(196)。

公有司，门西北面东上，献次众宾(197)。私臣，门东北面西上，献次兄弟(198)。升受，降饮(199)。

【注释】

(1) 牲饔之礼：士每年祭其祖祢之礼，于五礼中属吉礼。牲，一豕。

(2) 饔(zu)：聚谋也。

(3) 冠端玄：即玄冠、玄端。玄裳、黄裳、杂裳、黑屨，是为玄端。古礼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杂裳，玄为天色，黄为地色，天尊地卑，前阳后阴，故前玄后黄。门：即庙门。

(4)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子姓，所祭者之子孙；兄弟，族亲也；如主人之服，亦玄冠玄端也。

(5) 有司群执事：有司，专职司祭者；群执事，临时来助祭者。如兄弟服：亦玄冠玄端。

(6) 闾(ni8)西阂(yù)外：闾，古代门中央所竖短木：阂，门槛，门限。

(7) 取筮：取蓍草占卜。

(8) 宰自主人之左赞命：宰，群吏之长；自，由也；赞命，传命。适其皇祖某子：谓往祭于其庙也。适，往也。

(9) 写卦：将卦写于方版上。

(10) 长占：以年之长幼次第占卜。

(11) 若不吉，则筮远日：远日，自外之日，旬专就上旬言，旬之内为近日，旬之外为远日。丧事先筮远日，吉事先筮近日。

(12) 前期三日之朝：朝，早也；前期三日之朝，谓祭前三日之早。求日：即择日。

(13) 某之某：前“某”为“尸”父之字，后“某”为“尸”之名。

(14) 宿“尸”：宿，读为“肃”，进也；宿尸，告尸祭日使其按时而来。

(15) 出门左：在门外之东西面迎宾之位。

(16) 避：避位也。

(17) 如初：如宰赞命筮尸之辞。某尸：亦称“祖尸”或“祢尸”。敢宿：敢请祝告之尸。

(18) 致命：传命于“尸”。

(19) “尸”入，主人退：知入退同时也。

(20) 如主人服：亦玄冠玄端也。

(21) 某荐岁事：荐，进也；岁事，岁祭之事。莅：临也。

(22)某：宾名也。

(23)厥明夕：请宾之次日之夕，亦为祭前一日之夕。

(24)楹(yù)在其南：楹，长方形无足的木承盘，此处专指兽楹，有栏杆；其南，鼎南。

兽：指兔。

(25)牲在其西：牲，祭牲，指豕；其西，楹之西边。

(26)禁(jìn)：古时承酒尊的器具，形如方案。

(27)如初：如初筮位。

(28)视壶濯及豆筮：不言敦、钶，省文也。告濯具：告，告之丧主及宾客；濯(zhuó)，洗涤；具，备好。

(29)出：出庙门。

(30)充：犹肥也。

(31)雍正作豕：雍正，官名，为掌割烹者雍人之长；作豕，用策触动豕而视其声气，以知疾否。

(32)兽：兔也。备：通“具”，谓完整无残缺。

(33)请期：请示祭祀时间，指宗人请示丧主。曰“羹饪”：乃丧主所答宗人之问，意谓次日天明肉熟时行祭。

(34)告：亦宗人告之。出：出外门也。送：送于外门外也。

(35)夙兴：祭日一早起来。服如初：亦玄冠玄端。东方：东塾稍南。侧杀：杀一祭豕。

(36)祀(chǐ)：爨于西堂下，炊黍稷曰；西堂下，堂之西下，南与坵齐。

(37)亨：煮也，此指煮豕、鱼、兽(兔)。

(38)尊于户东：尊，指“壶”，户东，室户之东。

(39)执事之俎：此时尸俎之外凡有十三俎，即丧主之俎、主妇之俎、祝之俎、佐食之俎、宾之俎、长兄弟之俎、宗人之俎、众宾之俎、众兄弟之俎、内宾之俎、宗妇之俎、公有司之俎、私臣之俎，旨以执事谯之。二列：分为两排，自北陈而南。

(40)两敦：一盛黍，一盛稷。萑(huān)：细苇也。

(41)箠巾：箠巾贮巾。门内之右：门东也。

(42)室中：指室中西南隅。

(43)主妇纁笄：主妇、主人之妻；纁，韬发；笄，安发，宵衣：宵通“绡”；宵衣，黑色缁衣，士妻之常服，以布为之。

(44)群执事：指公有司和私臣言。

(45)宗人告：告之丧主也。

(46)如初：与祝濯时位同。

(47)佐食北面立于中庭：在宗人之西。

(48)祝先入，入室也。

(49)及执事举鱼腊鼎：土鱼用鲋，即“鲫”，腊用兔。

(50)宗人执毕先入：毕：桑木制成的叉子，长三尺，用以升牲于鼎而载于俎；先入，先鼎而入。

(51)右人：谓主人及二宾。

(52)错俎：置俎于鼎西。加匕：加匕于俎上。乃柅：柅者右人也，右人用匕将牲体从鼎中升出，左人受而载于俎上。

(53)斝(qǐ)俎：敬“尸”之俎。古代祭祀盛心、舌的祭器。

(54)卒载：谓三鼎之实尽载于俎。加匕于鼎：毕亦加于鼎也。

(55)俎入：谓自东阶入室而设于尸位之前。俎指豕俎。

(56)腊特于俎北：谓兽俎在豕俎、鱼俎之北。

(57)西上：谓黍在西，稷在东。两钶钶：前“ ”字指盛羹之器，后“钶”字指肉羹；芼，菜也，此即菜羹。

(58)祝在左：在主人之左，为主人释辞于神也。

(59)卒祝：此“祝”作致辞解。

(60)延，进也。入：入室，祝先于主人而后于“尸”，是其入室之序。

(61)妥“尸”：妥，安坐也；妥“尸”，请“尸”安坐。

(62)执奠：谓“尸”取祝置于钶南之酒觶而执之。如初：亦再拜稽首。

(63)祝命授祭：命，诏告；授祭，即绥祭、墮祭，意指请神享祭。

(64)豆间：两豆间之隙地。

(65)肺：指切肺。

(66)旨：美也。

(67)钶：此指杂有野菜的肉羹。

(68)稷：此字系衍文。涪(q@)：羹汁。

(69)食举：食必先举之。

(70)腊北：即腊俎之北。

(71)侑(yòu)：劝也。此谓又劝之使之食。

(72)干：长胁也，也即正胁。

(73)“尸”实举于菹豆：前所举肺脊食而未尽者，实于菹豆。

(74)庶羞：庶，众也，庶羞，指豕肉、肉酱等多种供应。设于左：“尸”东面，以北为左。有醢：有肉酱一豆。

(75)举骼及兽、鱼：举者，佐食也；骼，豕之后胫骨；兽，指兽之后胫骨；鱼，谓鱼一条。

(76)举肩及兽、鱼：肩，豕之肩；兽，指兽之肩；鱼，谓鱼一条。

(77)盛肝俎：取牲、鱼、腊之余盛于肝俎。俎释三个：所释者，牲、腊则正脊一骨、长肋一骨及臠也，鱼则三条。

(78)卒角：饮尽角杯中酒。

(79)醋：报也。

(80)主人退：退而反位。佐食授授祭：取祭尸所食之余黍、稷、肺给主人，使主人祭。

(81)受祭祭之：谓以右手受佐食所授之授祭而祭之。进听嘏：进，进于“尸”前；听，静受之意，非听闻之听；嘏，受福曰嘏。

(82)抔黍：抔，团也，聚也；抔黍，谓捏黍饭成团。

(83)诗怀之：诗，犹“承”也；诗怀之，谓奉纳之怀中。挂于季指：季，小也；季指，左手小指；挂于季指，以右手挂左袖于左手小指。

(84)主人出：出室而至于房。写菑于房：写，自彼传此之意，此谓稽自左袖传之筮；菑，同“稽”，此指袖中之饭团。

(85)筮祝：谓主人自房还入室，为祝铺设竹席。

(86)设菹醢、俎：主妇设菹、醢，佐食设俎。

(87)以肝从：谓主人献肝于祝。

(88)复位：复户内西向之位。

(89)宗妇执两筮：宗妇，同宗之妇来助祭者；两筮，一盛枣，一盛栗，盛枣之筮在西，盛栗之筮在东。

(90)筮祭：即枣、栗之祭。

(91)兄弟长以燔从：兄弟长，兄弟中之年长者；燔，炙肉也。

(92)羞燔者：长兄弟也。

(93)命送如初：命主妇拜如主人。

- (94)酢：谓“尸”换酒爵斟上酒回敬主妇。如主人仪：和回敬主人之礼仪相同。
- (95)抚祭：抚按地上之祭品而祭。
- (96)及佐食：指献佐食。
- (97)以爵入于房：此爵为空爵。
- (98)如初：如主妇二次献尸之仪。
- (99)席于户内：从房中取席为主人铺于室内，正面朝西。
- (100)赞豆：言豆而该筮。
- (101)俎入设：入设于室，佐食设之。
- (102)赞祭：呈上筮、豆中之祭品以助祭。
- (103)绝祭：用右手将肺撕开而祭之。啗之：尝左手中肺。
- (104)扱 (shu@) 手：扱，拭；扱手，即拭手。
- (105)左执爵：自“左执爵”至“啗之”，就主人而言。
- (106)兴：亦就主人言。拜：拜主妇。
- (107)酌醋：斟酒自酢。
- (108)主妇出：谓出室至堂，由堂而入房也。
- (109)主人降，洗，酌：谓降而洗爵，升而酌酒也。
- (110)三献作止爵：三献，指宾而言；作止爵，请“尸”饮所止之爵。
- (111)酢：宾自酢也。
- (112)酢于主人：代主人而自酢。复位：复堂下东面之位。
- (113)洗：指洗酒爵。
- (114)荐脯醢：即荐筮豆，脯盛于筮，醢盛于豆。折俎：盛放体解之牲之俎。
- (115)拜：拜主人也。
- (116)酌酢：斟酒自酢。拜：拜宾也。
- (117)主人坐祭：以干肉和肺行祭。
- (118)众宾升：升西阶也。
- (119)辩：谓皆有荐俎也。
- (120)主人备答拜焉：备，犹“尽”也；备答拜，即一一答拜。
- (121)阼阶东：即东阶东。西方：指西阶之西。
- (122)荐北：祭物之北。
- (123)如宾仪：如同献宾之仪。
- (124)洗，献众兄弟：言“洗”，不言“酌”，文省也。下同。
- (125)内兄弟：指姑姊妹、宗妇、族人之妇。
- (126)入，复位：复室中西面之位。
- (127)不及佐食：不献佐食。洗致如初：洗，洗觚；致，献主人、主妇；如初，和前面之仪相同。无从：谓无从献之肝燔也。
- (128)加爵：加献之礼。如初：如宾长三献。爵止：谓尸受爵祭尝之后即止而不饮。
- (129)嗣举奠：嗣，主人之嗣子；举，举而饮之；奠，指“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铏南之酒爵。
- (130)“尸”执奠：此“奠”指酒爵。进受：谓嗣子上前接过酒爵。
- (131)洗酌入：谓洗解酌酒入室献“尸”。
- (132)出、复位：谓出室复东阶下之原位。
- (133)弟子：后生也。东方：东阶之东。
- (134)宗人告祭饔 (zh5ng)：告，告众宾、众兄弟、内宾也；饔，俎也；祭饔，各以其俎上之肺行祭。乃羞：羞，庶羞也，指为“尸”而设四豆肴饔。

(135)酌于其尊：此“尊”乃东方之尊也。

(136)复位：复西阶前东向之位。

(137)旅：行酬之名。

(138)酌于其尊：此“尊”为西方之尊。

(139)复位：复东阶下西向之位。

(140)交错以辩：互相酬献，无有遗漏。皆如初仪：谓如上宾酬长兄弟、长兄弟酬众宾长之仪。

(141)为加爵者作止爵：为加爵者，众宾长也；作止爵，众宾专请“尸”将加献之时莫而未饮之酒爵饮之。

(142)各酌于其尊：宾弟子酌西方之尊，兄弟弟子酌东方之尊。

(143)举斛于其长：宾弟子献酒斛于宾长，兄弟弟子献酒斛于兄弟之长。

(144)复位：复中庭北面之位。

(145)弟子皆复其位：谓宾弟子复西阶前东面之位，兄弟弟子复东阶前西面之位。

(146)爵皆无算：算，数也；无算，无次第之数；爵皆无算，谓众宾众兄弟唯己所欲相互酬献，不计次数。

(147)利洗散：利，佐食之别名；散，酒器名，贱者献酒之酒器，一说即为罍。如初仪：如长兄弟、众宾长加献之仪。

(148)西面：唐石经作“西南”，今据《经义述闻》改之。

(149)复位：祝和主人各复室中之位。

(150)撤“尸”俎：俎，盛有心、舌之胾俎；撤尸俎，撤以归“尸”也。

(151)筵对席：正对“尸”席而设一席。分簋(gu) 钶：簋，古代食器；分簋，谓分敦中之黍于敦盖；分钶，谓分钶中之羹于另一钶。

(152)举奠：即嗣子也。

(153)命：告也。

(154)馐(j)n)：通“飧”。

(155)各一肤：于嗣子及长兄弟豕肉各一块。

(156)有以也：以，是也；有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于此祭。

(157)三：指叮咛三次。

(158)祭食：祭饭也。祭举：祭肉。

(159)上馐：嗣子也。下馐：长兄弟。

(160)有与也：与者，与兄弟也，此兄弟谓众兄弟及族亲。

(161)如初仪：谓嗣子、长兄弟许诺及祝如是叮咛三次。

(162)坐：亦跪也，古人“坐”、“跪”通称。

(163)祝命撤阼俎：命，命佐食；阼俎，主人之俎，阼是主位，故谓主人之俎为阼俎。

(164)出：出室也。

(165)即位：即堂下西面位。

(166)门外：指大门外。

(167)堂下俎毕出：堂下各宾俎皆撤而归之尊宾。

(168)其服皆朝服：其服，谓宾、兄弟助祭者之服；朝服，十五升缁布衣而素裳。(b@)：古代作朝服的蔽膝。

(169)爵：谓蔽膝与裳同色。

(170)覆：倒置壶口。明日卒奠：明日，即第二天祭日；卒奠，奠于户东。俗：粗葛布。即位：指主人入而就位。

(171)苦：苦茶也。

(172)棘心匕：棘心，棘木心赤；匕，匕饭之匕。刻：刻为龙头之形。

(173)牲爨：烹豕之灶。西壁：堂之西墙下。

(174)去本末：去掉首尾两头。午割：从横割之，中间相连不切断。牲鼎：即豕鼎。载心立、舌缩俎：载，载于胙俎；心立，心立于俎肉；舌缩俎，舌顺俎而直设之。

(175)宾：宾长也。其余在东堂：其余，众宾、众兄弟也；东堂，东夹之前近南之处。

(176)北：执者之北。

(177)卒：谓“尸”已拭手。

(178)入：入门也。辟位：退位，后退。出：出户也。

(179)举奠：谓食肝时。豆盐：以豆盛盐。

(180)当事：将有事而未至。

(181)呼：犹“命”也。

(182)献与旅齿于众宾：献，谓主人献之；旅，谓旅酬；齿，从其长幼之次；齿于众宾，先于众宾。

(183)尊两壶于房中西牖下：为妇人旅酬而设。

(184)内宾：主祭者之姑姊妹也。

(185)宗妇：为所祭者子孙之妻，于主祭者为同宗之妇也。

(186)执：谓执筮、豆。

(187)祭爨：祭者，宗妇也；爨，炊黍稷之灶。雍爨：烹煮牲（豕）、鱼、腊（兽）之灶，此为雍人祭之。

(188)宾从“尸”送“尸”也。俎：“尸”俎也。

(189)正脊：前脊。横脊：后脊。长肋：脊两旁之肋之肋，又谓之胎。中肋之正肋，亦谓之长肋。短肋：即后肋。

(190)肤三：颈上肉皮三块。鱼十有五：谓鱼俎用鱼十五尾也。

(191)髀（bì）：股部。脰脊：即中脊。

(192)阼俎：主人之俎。臂：左前臂。

(193)骹：后足，此指后右足。其余：谓脊、肋、肤、肺等。

(194)髀：即胫，此指左后肢。

(195)折：此指后足。

(196)公有司：士（指死者）之僚友，与士同为臣于公。有司乃宾及执事之通称。骹胷：骹，凡骨有肉曰骹；胷，以牲体入俎中，因以指已盛牲体的俎。

(197)献次众宾：属于众宾之列。

(198)兄弟：系为众兄弟。

(199)受：受爵（酒爵）。饮：饮酒。

【译文】

特牲馈食之礼：

不商谋卜筮之日。俟至卜筮之日，主人服玄冠玄端，于庙门外就位，面朝西。所祭者之子孙、兄弟亦玄冠玄端，立于主人的南边，面朝西，以北为上。专职司祭者及临时来助祭者亦玄冠玄端，面朝东，以北为上。于庙门中央短柱的西边、门槛的外边铺席。筮人于西塾取蓍草拿在手中，面朝东接受主人之命。群吏之长宰站在主人的左边传达主人之命，说：“孝孙某卜筮来日某之吉凶，往祭于其皇祖之庙，请皇祖某子享祭。”筮者应诺，转身就席而坐，面朝西。执卦之人在左边。卜筮完毕，将卦爻写于方版上。筮者执方版给主人看。主人接过来看后，还给筮者。筮

者又还给执卦者，面朝东。接着按年龄之长幼次第占卜，完毕，告于主人：“占卜的结果是‘吉’。”倘若不吉，则要筮旬外之日，卜筮之礼仪和前面一样。宗人诰告卜筮之事结束。

祭前三日之早上，以卜筮选择代死者受祭之人——尸，礼仪与以卜筮择日相同。群吏之长传达主人之命说：“孝孙某往祭于皇祖之庙，筮某之某为‘尸’。请享祭。”

于是告“尸”祭日使其按时而来。丧主立于“尸”的外门之外。所祭者之子孙、兄弟立于主人之后，面朝北，以东为上。“尸”服和主人一样的衣服，出门立于左边，面朝西。主人避位，与众人面朝东，以北为上。主人两次向“尸”行拜，“尸”答拜。宗人傧者所致之辞和前面筮尸之辞一样，唯最后两句则为：“筮子为某‘尸’，占卜的结果是‘吉’，敢请祝告之‘尸’。”祝应诺，转告于“尸”。“尸”应诺，主人向“尸”两次行拜并叩首。“尸”入门的同时，主人退下。

告宾祭日使其及时来到。宾客服和主人同样的衣服，出门立于左边，面朝西，向主人两次行拜。主人面朝东，答拜亦两次。宗人傧者致辞说：“某行岁祭之事，敬请贵宾莅临，请及时参加。”宾回答说：“某怎敢不敬而从命。”随之主人向宾行拜两次，宾答拜。主人退下，宾拜送之。

请宾之次日晚上，将鼎陈设于门外，正面朝北，以北为上。有覆巾盖于鼎上。长方形无足的木承盘——椽置放在鼎的南边，南北放，亦以北为上，椽上再放兽（兔），兽的头朝东。祭牲豕放在椽的西边，牲头朝北，足朝东。设洗于东阶东南，设壶、禁于东序，设豆、笱、铏于东房，以南为上。设几、席、两只敦于西堂。主人和所祭者之子孙、兄弟即位于庙门外的东边，和初筮位相同。宾和众宾即位于庙门外的西边，面朝东，以北为上。宗人、祝立于宾的西北边，面朝东，以南为上。主人向宾行拜两次，宾答拜亦两次。主人又向众宾行拜三次，众宾答拜两次。主人进而拱手而入，兄弟从主人而入，宾及众宾又从兄弟而入，皆即位于堂下，所就之位与庙门外相同。宗人从西阶登堂，审视壶等是否洗净及豆、笱等是否设好，然后返身下堂，面朝东北，告主人及宾客祭器已洗净备妥。于是宾客出庙门，主人也出庙门，皆返回庙门外原位。接着宗人审查祭牲，诏告祭牲肥壮。雍人之长则以策触豕而视其声气，以知豕是否有病。宗人又举起兽尾，诏告兽完整无残缺；掀开覆鼎之巾，诏告鼎确洁净。宗人进而向主人请示祭祀的时间，主人回答：“次日天明肉熟时行祭。”宗人诏告祭器、祭牲等检视完毕，宾客辞出，主人拜送。

祭日一早起来，主人服玄冠玄端如前，立于门外东边，面朝南，视察杀祭豕。主妇则于西堂下观看炊黍稷。于门外东边烹煮豕、鱼、兽（兔），面朝西，以北为上。烹煮完毕，盛于鼎中，陈设于门外，其位和先前相同。酒壶设于室户之东，玄酒之壶在西边。将干肉、肉酱、菜羹等盛于豆、笱、铏中，陈设在房中，其位也和先前相同。诸执事之俎陈设在东西两阶之间，自北而南分为两排，以北为上。盛黍稷于两只敦中，陈设在西堂，敦下垫以细苇。几和席亦陈设在西堂，其位和先前相同。“尸”盥洗之水盛于中，又置于盥盘之中；“尸”拭手之巾放在箒中，凡此皆设在门内右边。祝设祭祀用席、几于室中西南隅，正面朝东。主妇包发插笄，着布制常服黑色缁衣，立于房中，面朝南。主人和宾客、兄

弟、诸执事于门外就位，其位和先前一样。宗人告主人准备就绪。主人拜宾，拱手而入，就位，其礼仪皆和先前视祭器是否洗净时相同。佐食则面朝北，立于中庭。

主人和祝登堂，祝先入室，主人从祝而入，面朝西，立于室内。主妇在房中洗手，继献两豆，一豆盛葵菹，一豆盛蜗酱，盛蜗酱之豆放在北边。宗人遣派佐食和执事洗手，出门，以俟抬鼎。主人下堂，和宾客之长洗手，出门。主人在右边，佐食在左边，抬起牲鼎。宾客之长在右边，执事在左边，抬起鱼鼎和兽鼎。除去覆鼎之幂巾。宗人执桑木制成的叉子——毕先鼎而入，正对着东阶而立，面朝南。鼎抬入后正面朝西放下，右边抬鼎者（丧主及二宾）抽出杠子，置放在鼎的北边。助祭者设俎于鼎西，加匕于俎上，右边之人用匕将牲体从鼎中升出，左边之人接过牲体载于俎上。佐食设敬尸之俎——胾俎于东阶之西，俎上覆盖幂巾。三鼎所盛祭品尽载于俎后，加匕于鼎上，毕亦加于鼎上。主人登堂，入室，返回原位。接着，将豕俎从东阶拿进室中，设在豆的东边。鱼俎拿进来后依于豕俎的东边而设，兽俎则特别设在豕俎、鱼俎的北边。主妇则将盛有黍和稷的两只敦设在俎的南边，以西为上；又将盛肉羹和菜羹的两镬设在豆的南边，依于豆而向南陈放。祝清洗酒爵、酒觶，斟上酒后，陈放在镬的南边，接着命佐食启开敦盖。佐食遵命启开敦盖，仰置于敦的南边，继而出室，立于户西，面朝南。主人行拜两次并叩首，祝则立于主人的左边为主人释辞于神。完毕，主人又行拜两次并叩首。

祝迎“尸”于庙门外。主人下堂，立于东阶的东边。“尸”入庙门后站在左边，面朝北洗手。宗人授巾于“尸”拭手。“尸”走到阶前，祝请“尸”上阶登堂；“尸”登堂，入室；祝从“尸”入室，先于主人，主人从祝而入室。“尸”入室后即席坐下，主人向“尸”行拜。请“尸”安坐。“尸”答拜，取下祝置于镬南之酒觶而执之；祝请“尸”享祭，丧主向“尸”行拜两次并叩首如前。祝诏告“尸”行授祭。“尸”左手执觶，右手取菹并醢以肉酱，于两豆之间行祭。佐食将黍、稷、切肺献于“尸”。“尸”以之行祭，继而祭酒，尝酒，诏告主人其味鲜美。主人向“尸”行拜。“尸”放下觶答拜。“尸”又以杂有野菜的肉羹行祭，品尝后诏告主人其味鲜美。主人又向“尸”行拜，“尸”答拜。祝命佐食将敦移近，佐食遵命将盛黍之敦移于席上，又设太羹肉汁于肉酱的北边，并举拿肺脊献于“尸”。“尸”接过来振祭，尝过后以左手执之；右手取食而食之。主人献上胾俎于兽俎之北。“尸”取饭三次后，诏告主人已吃饱。祝劝“尸”接着吃，主人向“尸”行拜。继而佐食献上牲助于“尸”，“尸”接过来振祭，尝过后还于佐食。佐食接过来放在胾俎上面；佐食又依次献上兽助和鱼一条，其献其受之礼仪也和前面一样。“尸”将先前左手所执食而未尽之肺脊置放在菹豆上面。佐食献上盛有豕肉等供品的四豆于“尸”，放在左边，以南为上，内有盛肉酱一豆。“尸”又取饭三次，诏告主人已吃饱。祝劝“尸”再吃，和先前一样；佐食献上豕之后胫骨、兽之后胫骨、鱼一条于“尸”，礼仪和前面一样。“尸”又取饭三次，诏告主人已吃饱。祝又劝“尸”再吃，和前面一样；佐食献上豕之肩、兽之肩、鱼一条于“尸”，礼仪仍如前。接着佐食取牲、鱼、干肉之余盛于胾俎，祭豕和祭兽分别留下正脊一块、正肋一块和臠，鱼则留下三条；然后从菹豆上取下肺脊改放于胾俎之上，又将黍、

稷返回原处。

主人清洗角杯，登堂，斟酒，献于“尸”。“尸”拜谢后接过来，主人拜送。“尸”祭酒，尝酒，宾客之专以肝献“尸”。“尸”左手执角杯。右手从宾客之长那里接过肝，蘸盐后振祭，尝过后加于菹豆上面，接着饮尽角杯中酒。祝接过“尸”的空角杯，诏告主人说：“送爵，尸已饮尽酒爵中酒。”主人向“尸”行拜，“尸”答拜。祝进而斟酒授给“尸”，“尸”以之回敬主人。主人行拜后接过角杯，“尸”拜送。主人退而返位，佐食取“尸”所食黍、稷、切肺之余授于主人使祭。主人坐下，左手执角杯，右手取佐食所献祭品而祭之；接着祭酒，尝酒，又进至“尸”前静受“尸”的祝福之辞。佐食捏黍饭成团状授给祝，祝又授于“尸”。“尸”以菹豆接着，执菹豆亲授丧主，并祝福于主人。主人左手执角杯，行拜两次并叩首后接过菹豆，返回原位；进而奉纳于杯中，又放入左袖之中，并以右手挂左袖于左手小指；然后饮尽角杯中酒，拜谢“尸”。“尸”答拜。主人出室入房，将左袖中之饭团倒出。祝用笭接着。主人自房还入室，为祝铺竹席，席正面向南。主人斟酒献于祝，祝行拜后接过酒角，主人拜送。接着主妇设好菹和肉酱，佐食设好俎。祝左手执角杯，坐下以右手祭豆，起来取肺，坐下祭肺，尝肺后起来，加肺于俎上，然后坐下祭酒，尝酒，这时主人献肝于祝。祝左手执角杯，右手取肝蘸上盐后振祭，尝过后放肝于俎上，饮尽角杯中酒，拜谢主人。主人答拜，接过角杯，斟上酒后又献给佐食。佐食面朝北行拜后接过角杯，主人行拜相送。佐食坐下行祭，饮尽角杯中酒，拜谢主人。主人答拜，接过角杯；下堂，置空角杯于筐中；然后登堂，入室，返回原位。

主妇在房中清洗酒爵，斟上酒，二次献“尸”。“尸”行拜后接过酒爵，主妇面朝北行拜相送。同宗之妇执一盛枣、一盛栗的两只笭坐在户外呈给主妇；主妇接过来设在敦的南边，盛枣之笭在西，盛栗之笭在东。祝从笭中取枣、栗献于“尸”。“尸”接过来以之行祭，又祭酒、尝酒。兄弟中之长者接着献上炙肉。“尸”接过来振祭，尝过后还于兄弟中之长者。献炙肉者接过来，加于斝俎之上，退出。“尸”饮尽酒爵中酒，祝接过空爵，命主妇拜送爵，和主人一样。“尸”换酒爵斟酒回敬主妇，也和回敬主人一样。主妇返回房中，面朝南。佐食将祭物置于地上命主妇行祭。主妇左手执酒爵，右手抚按地上之祭物而祭，祭酒，尝酒：进入入室，饮尽酒爵中酒，皆如主人之仪。接着主妇依次献笭于祝，献炙肉于祝，皆和先前之仪相同。至献佐食，其礼仪也和先前相同。完毕，执空爵入于房中。

宾客三次献尸，其礼仪和主妇二次献“尸”相同。进而献炙肉，其礼仪也和主妇献时相同。“尸”于是放下酒爵。从房中取席为主人铺于室内，席的正面朝西。主妇清洗酒爵，斟酒后献于主人。主人行拜后接过酒爵，主妇行拜送爵。同宗之妇献上笭、豆，和先前一样，主妇接过，设两豆、两笭。佐食入室设好俎。主人左手执爵，右手取所送之祭品行祭；宗人献上笭、豆中之祭品以助祭。主人接着放下酒爵，起来取肺，坐下用右手将肺撕开而祭之，并尝左手中肺；起来加肺于俎上，坐下拱手后祭酒，尝酒，接着献肝于主人。主人左手执爵，右手取肝蘸盐后，坐下振祭，并尝肝。尝过后交于宗人，宗人接过，加于俎上。献炙肉之礼仪，亦和先前相同。丧主起来，就席之末端而坐，饮尽酒爵中酒，向

主妇行拜。主妇答拜，接过空爵，斟酒自酬，然后左手执爵，向主人行拜；主人答拜。主妇坐下祭酒，起来饮尽酒爵中酒，向主人行拜；主人答拜。主妇出室至堂，并由堂返回房中。主人下堂，清洗酒爵，登堂斟酒后献给主妇，主妇之席在房中，正面朝南。主妇行拜后接过酒爵，主人面朝西答拜。同宗之妇献上豆、俎，进而献上肝、炙肉，其礼仪皆和献主人时相同。丧主更换酒爵，斟酒自酬，饮尽酒爵中酒，下堂；将空爵放于筐中，然后入室返回原位。宾客请“尸”饮三献时放下之酒爵。“尸”饮尽此爵中酒，宾客斟酒自酬。继而斟酒献祝和佐食。接着清洗酒爵，又斟酒献丧主和主妇，又献上炙肉，其礼仪皆和先前相同。宾客更换酒爵，斟酒代主人自酬；完毕，返回堂下原位，面朝东。

主人从东阶下堂，面朝西拜宾，其礼仪和先前一样；接着清洗酒爵。宾客谦让，主人继续洗爵。洗爵完毕，主人行拱手礼，让宾客先登阶，然后斟酒，于西阶上献给宾客。宾客面朝北行拜后接过酒爵，主人在右边答拜。主人献盛干肉之笱和盛肉酱之豆于宾客，又陈设盛放已体解之牲的折俎。宾客左手执爵，右手祭豆，放下酒爵。起来取肺，坐下用右手将肺撕开而祭之，尝左手中肺；起来将肺放回俎上，坐下拭手后，祭酒，饮尽酒爵中酒，向主人行拜。主人答拜，接过空爵，斟酒自酬，然后放下酒爵，向宾行拜。宾客答拜。主人坐下，取于肉和肺行祭，饮尽酒爵中酒，向宾客行拜。宾客答拜。主人向宾客行拱手礼后，执祭品而下堂，面朝西将其放回原位。执事执笱、豆、折俎下堂设于其旁。众宾登上西阶，行拜后接过酒爵，坐下祭酒，起来饮酒。众宾之位皆设有俎。主人一答拜，下堂，将众宾之空爵放入筐中。设两酒尊于东阶之东，加勺于酒尊上面，勺柄向南，西阶之西也照此陈设。主人清洗酒觶，从西阶之西的酒尊中倒酒于酒觶，于西阶的前面面朝北酬宾；宾客在左侧。主人将酒觶放下，向宾客行拜，宾客答拜。主人坐下祭酒，饮尽酒觶中酒，向宾客行拜。宾客答拜。主人洗酒觶，宾客谦让；主人坚持洗净，俟洗毕，斟酒面朝西而立；宾客面朝北拜谢。主人将酒觶放于祭物的北边。宾客坐下拿起酒觶，转身向东，向主人行拜；主人答拜。宾客饮尽酒觶中酒后，将空觶放于祭物的南边，拱手而返回原位。主人清洗酒爵，斟酒于东阶上献给兄弟中之长者，其礼仪和献宾时相同。主人清洗酒爵，斟酒后的酒尊中斟上酒，面朝西献于众宾之长。众宾之长行拜后接过酒觶；兄弟中之长者面朝北答拜，拱手后返回东阶下原位，面朝西。众宾客和众兄弟相互酬献，其礼仪都和前面宾客酬献兄弟中之长者、兄弟中之长者酬献众宾之长相同。众宾之长请“尸”举加献时奠而未饮之酒爵饮之，其礼仪和兄弟中之长者所行加献礼相同。兄弟中之长者——酬献宾客，其礼仪和宾客酬献众兄弟时相同。最后一个接受献酬的宾客饮尽酒觶中酒后，将空觶放入筐中。宾客中之幼者和兄弟中之幼者清洗酒觶，分别从西阶之西和东阶之东的酒尊中斟上酒，立于中庭，面朝北，以西为上；然后各自献于己方之长者，各把酒觶放下，向长者行拜；长者都答拜。幼者各自举酒觶行祭，饮尽酒觶中酒，向长者行拜；长者都答拜。幼者各自清洗酒觶，各从西阶之西和东阶之东的酒尊中斟上酒，返回原位；长者都行拜礼。幼者分别将酒觶放于祭品的右侧。长者分别执取酒觶起来，幼者都返回中庭原位，面朝北答拜。长者都将酒觶放于原处，都向幼者行拱手礼，幼者各自返回西阶前面朝东和东阶前面朝西的原

位。接着众宾客和众兄弟唯己所欲相互酬献，不计次第。

佐食洗散后，斟上酒献于尸和祝，其礼仪和兄弟中之长者、众宾之长加献时相同。下堂，将空散放入筐中。

主人出室，立于户外，面朝西。祝面朝东，向主人诏告“礼成(毕)”。“尸”起立，祝于“尸”前引导，主人下堂。祝俟尸出门后返回，和主人各复室中之位。祝命佐食撤去盛有心、舌之胙俎，并送出庙门之外；撤去各种饌肴，改设于西序之下。

正对“尸”席又设一席，佐食分敦中之黍于敦盖，分铏中之羹于另一铏中。宗人诏告嗣子和兄弟中之长者洗手，立于西阶下，面朝东，以北为上。祝命嗣子和兄弟中之长者尝食。嗣子和兄弟中之长者应诺，进而升堂，入室，嗣子面朝东。兄弟中之长者在嗣子对面，二人皆坐下。佐食授给二人豕肉各一块。主人面朝西行拜两次，祝诏告道：“诸位享殄于此，乃因先祖有德的缘故。”两位食者将豕肉放于俎上，应“诺”，并答拜。祝如上叮咛凡三次。祝叮嘱之时，嗣子和兄弟中之长者皆将豕肉举起，祭食，祭肉；然后吃饭，祭羹，食肉。食毕，主人下堂清洗酒爵，家吏之长帮洗一只酒爵。主人登堂，斟酒献给嗣子，嗣子行拜后接过酒爵，主人答拜；主人又斟酒献给兄弟中之长者，其礼仪和献嗣子一样。主人向祝行拜，祝又叮嘱说：“诸位饮酒须想到，务必与众兄弟和族亲好好相处。”嗣子、兄弟中之长者应“诺”，祝如是叮嘱凡三遍，和前面一样。两位食者执爵拜谢祝，接着祭酒，饮尽酒爵中酒，向主人行拜。主人答拜。两位食者下堂，将空爵放入筐中。嗣子又取一酒爵洗净，升堂，斟酒后酬谢主人；主人行拜后接过酒爵。嗣子即位，跪坐答拜。主人亦跪坐，然后祭酒，饮尽酒爵中酒，向嗣子行拜。嗣子答拜，接过空爵，下堂，放入筐中。主人出室，于户外而立，面朝西。

祝命佐食撤下主人之俎、豆、笱，改设于东序之下。祝执拿自己的俎出室，面朝东立于户西。同宗之妇撤下祝的豆、笱，又入于房中撤下主妇的荐俎。佐食进而撤下“尸”的荐俎和敦，改设于西北隅，几放在南边，又用席子遮挡光线入室，并于室中陈设一只酒尊。佐食关好门窗，下堂。祝诏告主人：“礼成”，然后下堂，出室，主人下堂，就位于东阶下，面朝西。宗人诏告：“事毕。”

宾客辞出，主人送于大门之外，并行拜两次。佐食撤下主人之俎。堂下各宾俎亦皆撤去，并赠于各位尊宾。

〔记〕

行特牲馈食之礼，各位宾客、兄弟（助祭者）都服十五升缁布衣而素裳，头戴玄冠，腰系缁布带，腿饰以缁布蔽膝。只有“尸”、祝和佐食上服玄端，下则玄裳、黄裳、杂裳皆可，但其蔽膝与下裳颜色要相同。

设洗于堂之深处，南北放，其东西与东边屋翼齐。水放在洗的东边。筐放在洗的西边，南北陈设，以北为上，筐中盛两只酒爵，两只酒觚，四只酒觶，一只角杯，一只散。酒壶和楸禁陈设在东序，亦南北陈设，以北为上。两壶之口皆倒置，其盖子放在南边；第二天祭日则陈设于户东，用粗葛布盖在壶上；主人入室就位后，撤下盖子，放酒勺于其上。笱要垫以粗葛布制作的巾，巾之里为浅黄色；笱中盛放蒸熟的好枣和拣择过的好栗。盛羹之器中的菜羹用苦荼制成，如同薇菜一样爽滑；如果

是夏天，则用葵菜，如果是在冬天，就用苴菜。匕饭之匕用红心之棘木制成，刻为龙头形。烹豕之灶设在庙门外东南，烹鱼及干肉之灶设在它的南边，三灶都正面向西；炊黍稷之灶设在西壁之下。胾俎上之心、舌都去其首尾两端，横割之，中间相连不切断；皆盛于牲鼎之中，心立于俎内，舌则顺俎而放。宾客之长和兄弟中之长者的荐俎设在东房，众宾和众兄弟之荐俎设在东堂。

一人浇水使“尸”洗手，此时捧拿盥盘之人面朝东，执巾之人面朝西，浇水之人缓缓地将水倒下；执巾之人在执巾之人的北边。宗人面朝东取巾，抖三下，然后面朝南授于“尸”；“尸”拭手完毕，执巾之人接过巾。“尸”入大门，主人和宾客均要退让；“尸”出大门，也一样。

嗣子食肝之时，佐食要设一盛盐之豆。佐食将有事时，要站在户外，面朝南；无事时，则立于中庭，面朝北。凡是祝有所命，佐食皆应“诺”。宗人在丧主献酒和旅酬时，依长幼之序要排在众宾之前。佐食在旅酬时则要先于众兄弟。

设两只酒壶于房中西墙下，以南为上。内宾姑姊妹立于酒壶的北边，面朝东，以南为上。同宗之妇立于北堂，面朝东，以北为上。主妇、姑姊妹和同宗之妇亦相旅酬，面朝西。同宗之妇之助祭者执拿筮、豆，跪坐于户外，授给主妇。

“尸”食完毕，同宗之妇之助祭者祭炊黍稷之灶，雍人祭烹煮牲（豕）、鱼、腊（兽）之灶。

宾客送尸出庙门，俟尸俎撤出庙门后，转身入门，返回原位。

尸俎所载：祭牲（豕）之右肩、前右臂和臄、后右肫和胙，前脊二块，后脊一块，中肋二块，后肋一块。颈上肉皮三块，整肺一块，切肺三块，鱼十五条。兽体和牲体一样。祝俎所载：股肉一块，中脊二块，前肋两块。颈上肉皮一块，整肺一块。主人之俎所载：左前臂一块，前脊两块，后脊一块，中肋两块，后肋一块。颈上肉皮一块，整肺一块。主妇之俎所载：后右足，其他的和丧主之俎相同。佐食之俎所载：后足，脊，肋，颈上肉皮一块，整肺一块。宾客之俎所载：左后肢，他如佐食俎。兄弟中之长者和宗人之俎所载：后足，其他的和佐食之俎相同。众宾客、众兄弟、姑姊妹、同宗之妇中若有死者僚友或家臣的，其俎上皆放有骨之肉一块，颈上肉皮一块，整肺一块。

死者之僚友立于门西，面朝北，以东为上，属于众宾之列。死者之私臣立于门东，面朝北，以西为上，属于众兄弟之列。其僚友登阶而接过酒爵，下阶而饮酒。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题解】

《少牢馈食礼》记述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祢于庙之礼。所以以“少牢”名篇，清人胡培翬《仪礼正义》引《何休注公羊传》云：“天子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又引吴廷华云：“谓之少者，杀于大牢也”。可见，卿大夫之祭礼用“少牢”（羊、豕）乃是相对于天子诸侯之祭礼用“大牢”（牛、羊、豕）而言的。其实，同时还是相对于士之祭礼用“特牲”（豕）而言的。这是尊卑等级观念在祭礼上的体现。

上言“诸侯之卿大夫”，其中，“诸侯之卿”指上大夫；“大夫”则指下大夫。本篇自“筮尸”至“俊”为卿大夫正祭之礼；下篇《有司撤》乃言上大夫殡尸及下大夫不殡尸之礼，与此篇本为一篇，亦以简册繁重分而为二，与《士丧礼》之别为《既夕礼》同例。少牢馈食礼于五礼中亦属吉礼。

少牢馈食之礼(1)：

日用丁、己，筮旬有一日(2)。筮于庙门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门东。史朝服，左执筮，右抽上鞶，兼与筮执之，东面受命于主人(3)。主人曰：“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4)。尚飨”。史曰：“诺！”西面于门西，抽下鞶，左执筮，右兼执鞶以击筮，遂述命曰：“假尔大筮有常。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5)。尚飨。”乃释鞶，立筮(6)。卦者在左坐，卦以木(7)。卒筮，乃书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8)。吉，则史鞶筮，史兼执筮与卦以告于主人：“占曰‘从’(9)。乃官戒，宗人命涤，宰命力酒，乃退(10)。若不吉，则及远日，又筮日如初(11)。

宿，前宿一日，宿戒“尸”(12)。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礼，命曰：“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为‘尸’。尚飨！”筮、卦、占如初。吉，则乃遂宿“尸”。祝摈，主人再拜稽首(13)。祝告曰：“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尸”拜，许诺；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若不吉，则遂改筮“尸”(14)。

既宿“尸”，反，为期于庙门之外(15)。主人门东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请祭期。”主人曰：“比于子(16)。”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诺！”乃退。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庙门之外，东方南面(17)。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东上。司马刲羊，司士击豕(18)。宗人告备，乃退(19)。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门东南，北上(20)。廩人概甑、鬲、匕，与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21)。司宫概豆、笱、勺、爵、觚、觶、几、洗、筐于东堂下，勺、爵、觚、觶实于筐；卒概，饌豆、笱与筐于房中，放于西方；设洗于阼阶东南，当东荣(22)。

羹定，雍人陈鼎五，三鼎在羊镬之西，二鼎在豕镬之西(23)。司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臠、胙、胛，正脊一、脰脊一、横脊一、短肋一、正肋一、代肋一、皆二骨以并；肠三、胃三、举肺一、祭肺三，实于一鼎(24)。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臠、胙、胛，正脊一、脰脊一、横脊一、短肋一、正肋一、代肋一、皆二骨以并；举肺一、祭肺三，实于一鼎。雍人伦肤九，实于一鼎(25)。司士又升鱼、腊，鱼十

有五而鼎，腊一纯而鼎，腊用麋(26)。卒饔，皆设扃幕，乃举，陈鼎于庙门之外，东方北面北上(27)。司宫尊两 于房户之间，同椹，皆有幕，有玄酒(28)。司宫设盪水于洗东，有料，设筐于洗西，南肆(29)。改饌豆、筴于房中南面，如馈之设，实豆、筴之实(30)。小祝设槃、 与箒、巾于西阶东(31)。

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阶东，西面。司宫筵于奥，祝设几于筵上，右之(32)。主人出迎鼎，除鼎(33)。士盪，举鼎，主人先入。司宫取二勺于筐，洗之，兼执以升；乃启二尊之盖幕，奠于椹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34)。鼎序入，雍正执一匕以从，雍府执四匕以从，司士合执二俎以从(35)。司士赞者二人，皆合执二俎以相从入(36)。陈鼎于东方，当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肤为下，匕皆加于鼎，东枋(37)。俎皆设于鼎西，西肆(38)。胙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宗人遣宾就主人，皆盪于洗，长杙(39)。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载于胙俎(40)。心皆安下切上(41)。午割勿没；其载于胙俎，末在上(42)。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没；其载于胙，横之。皆如初为之于爨也(43)。佐食迁胙俎于阼阶西，西缩，乃反(44)。佐食二人(45)。上利升羊，载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胙、胛；正脊一、脰脊一、横脊一、短肋一、正肋一、代肋一，皆二骨以并；肠三、胃三，长皆及俎拒；举肺一，长终肺，祭肺三，皆切(46)。肩、臂、臑、胙、胛、在两端，脊、肋、肺，肩在上(47)。下利升豕，其载如羊，无肠胃；体其载于俎，皆进下(48)。司士三人，升鱼、腊、肤。鱼用鲋，十有五而俎，缩载，右首，进腴(49)。腊一纯而俎，亦进下，肩在上(50)。肤九而俎，亦横载，革顺(51)。

卒饔，祝 于洗，升自西阶。主人 ，升自阼阶(52)。祝先入，南面(53)。主人从，户内西面。主妇被锡，衣侈袂，存自东房，韭菹、醯醢，坐奠于筵前(54)。主妇赞者一人，亦被锡，衣侈袂，执葵菹、羸醢，以授主妇。主妇不兴，遂受，陪设于东，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妇兴，入于房。佐食上利执羊俎，下利执豕俎，司士三人执鱼、腊、肤俎，序升自西阶，相，从入(55)。设俎，羊在豆东，豕亚其北，鱼在羊东，腊在豕东，特肤，当俎北端(56)。主妇自东房，执一金敦黍，有盖；坐设于羊俎之南(57)。主妇赞者执敦稷以授主妇(58)。主妇兴受，坐设于鱼俎南；又兴受赞者敦黍，坐设于稷南；又兴受赞者敦稷，坐设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妇兴，入于房。祝酌，奠，遂命佐食启会。佐食启会盖(盖为衍字)，二以重，设于敦南(59)。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孙某，敢用柔毛、刚鬣、嘉荐、普淖，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60)。尚飨！”主人又再拜稽首。

祝出，迎“尸”于庙门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阶东，西南。祝先，入门右。“尸”入门左。宗人奉槃，东面于庭南(61)。一宗人奉 水，西面于槃东。一宗人奉箒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盪于槃上。卒盪，坐奠箒，取巾，兴，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箒，兴，以受“尸”巾。祝延“尸”(62)。“尸”升自西阶，入，祝从。主人升自阼阶，祝先入，主人从。“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户内，祝在左。祝、主人皆拜受“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63)。祝反南面(64)。

“尸”取韭菹，辩 于三豆，祭于豆间。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65)。上佐食兼与黍稷以授“尸”。

“尸”受，同祭于豆祭(66)。上佐食举“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受，祭肺。上佐食尔上敦黍于筵上，右之(67)。主人羞肝俎，升自阼阶，置于肤北。上佐食羞两鬕，取一羊鬕于房中，坐设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鬕于房中以从。上佐食受，坐设于羊鬕之南。皆芼，皆有杞(68)。“尸”扱以杞，祭羊鬕，遂以祭豕鬕；尝羊鬕(69)。食举(70)。三饭(71)。上佐食举“尸”牢鞣：“尸”受，振祭，啗之(72)。佐食受，加于胙(73)。上佐食羞馘两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设于荐豆之北(74)。“尸”又食，食馘。上佐食举“尸”一鱼；“尸”受，振祭，啗之。佐食受，加于胙，横之。又食。上佐食举“尸”腊肩；“尸”受，振祭，啗之；上佐食受，加于胙，又食。上佐食举“尸”牢骼，如初。又食。“尸”告饱。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独侑不拜(75)。侑曰：“皇‘尸’未实，侑(76)。”“尸”又食。上佐食举“尸”牢肩；“尸”受，振祭，啗之；佐食受加于胙(77)。“尸”不饭，告饱。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78)。“尸”又三饭。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胙(79)。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啗酒。宾长羞牢肝，用俎，缩执俎，肝亦缩；进末，盐在右(80)。“尸”左执爵，右兼取肝，于俎盐；振祭，啗之，加于菹豆，卒爵(81)。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

祝酌授“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82)。上佐食以绥祭(83)。主人左执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兴，遂啗酒。祝与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84)。上佐食兼受，持之，以授“尸”；“尸”执以命祝(85)。卒命祝，祝受以东北面于户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于女孝孙。来女孝孙，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万年，勿替引之(86)。”主人坐奠爵，兴；再拜稽首，兴；受黍，坐振祭，啗之；诗怀之，实于左袂，挂于季指，执爵以兴；坐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87)。“尸”答拜。执爵以兴，出(88)。宰夫以笱受鬻黍(89)。主人尝之，纳诸内(90)。

主人献祝，设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答拜。荐两豆菹醢(91)。佐食设俎：牢髀，横脊一，短胁一，肠一，胃一，肤三，鱼一，横之，腊两髀属于尻(92)。祝取菹于醢，祭于豆间。祝祭俎，祭酒，啗酒(93)。肝牢从(94)。祝取肝于盐，振祭，啗之；不兴，加于俎；卒爵，兴(95)。

主人酌献上佐食。上佐食户内牖东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兴。俎设于两阶之间，其俎：折，一肤(96)。主人又献下佐食，亦如之(97)。其胹亦设于阶间，西上，亦折，一肤(98)。

有司赞者取爵于筐以升，授主妇赞者于房户(99)。妇赞者受，以授主妇(100)。主妇洗于房中，出酌，入户，西面拜，献“尸”(101)。“尸”拜受。主妇，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主妇拜(102)。祝受“尸”爵，“尸”答拜。

易爵，洗酌，授“尸”(103)。主妇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绥祭(104)。主妇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绥祭如主人之礼，不嘏；

卒爵，拜，“尸”答拜(105)。

主妇以爵出。赞者受，易爵于筐，以授主妇于房中(106)。主妇洗，酌，献祝。祝拜，坐受爵。主妇答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兴，坐授主妇(107)。

主妇受，酌，献上佐食于户内。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妇西面答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妇(108)。主妇献下佐食，亦如之(109)。主妇受爵以入于房。

宾长洗爵献于“尸”，“尸”拜受爵，宾户西北面拜送爵(110)。“尸”祭酒，卒爵。宾拜。祝受“尸”爵，“尸”答拜。

祝酌授“尸”。宾拜受爵(111)。“尸”拜送爵。宾坐奠爵，遂拜，执爵以兴；坐祭，遂饮，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尸”答拜。

宾酌献祝。祝拜，坐受爵。宾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112)。

主人出立于阼阶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阶上，东面。祝告曰：“利成(113)。”祝入。“尸”谖。主人降立于阼阶东，西面。祝先，“尸”从，遂出于庙门。

祝反，复位于室中(114)。主人亦入于室，复位(115)。祝命佐食撤胙俎，降设于堂下阼阶南(116)。司宫设对席，乃四人馐(117)。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对之，宾长二人，备(118)。司士进一敦黍于上佐食，又进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119)。资黍于羊俎两端，两下是馐(120)。司士乃辩举，馐者皆祭黍、祭举(121)。主人西面三拜馐者。馐者奠举于俎，皆答拜，皆反，取举(122)。司士进一铏于上馐，又进一铏于次馐，又进二豆湑于两下(123)。乃皆食，食举(124)。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馐。赞者洗三爵，酌(125)。主人受于户内，以授次馐，若是以辩，皆不拜，受爵(126)。主人西面三拜馐者。馐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壹拜。馐者三人兴，出；上馐止。主人受上馐爵，酌以醋于户内，西面坐奠爵，拜；上馐答拜。坐祭酒，啐酒(127)。上馐亲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寿保建家室(128)。”主人兴，坐奠爵，拜，执爵以兴；坐卒爵，拜；上馐答拜。上馐兴，出(129)。主人送，乃退(130)。

【注释】

(1)少牢馈食之礼：少牢，羊豕；少牢馈食之礼，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祢于庙之礼，于五礼中属吉礼。

(2)日用丁、己：祭日用丁日或己日(戊己之己)。筮旬有一日：旬，十日；旬有一日，即十一日；以先月下旬之己筮来月上旬之己，以己日筮并筮日之日数日计十一日。

(3)史：家臣，主筮事者，故又谓之“筮史”。

(4)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荐，进也；岁事，岁时之祭事，皇祖，即曾祖。

(5)下鞶：鞶底。右兼执鞶以击筮：右，右手；鞶，上鞶，鞶盖。假尔大筮有常：假，因也，借也；尔，你的；有常，不差忒；假尔大筮有常，因筮之灵以问吉凶。

(6)释鞶：将鞶放在地上。立筮：站着卜筮。

(7)卦者：史之助手或称之为属官。卦以木：用木条将每一卦爻画地以识之。

(8)书卦于木：此木即木版。退：退还东面位也。

(9)鞶筮：藏筮于鞶。

(10)官戒：戒诸官也，告诫参与祭祀的各执事备齐祭祀用物。涤：清洗祭器。宰命为酒：

宰，冢宰；为酒，备好祭祀用酒。

(11)及远日：及，至也；远日，下一个丁日，“远”作“后”解。

(12)前宿一日：祭前两天。宿戒尸：告诫尸于祭祀时准时到。

(13)祝摈：以祝为摈相。

(14)遂改筮尸：马上卜筮择另一人为尸，不及远日。

(15)为期：商定祭祀之时辰。

(16)比于子：子，指宗人；比于子，由你决定祭祀之时辰。

(17)明日：筮尸之明日，即祭日也。

(18)司马刳(ku9)羊：司马，大夫之家臣；刳，割杀。击：亦杀也。

(19)乃退：指主人言。

(20)概：涂也。

(21)廩人概甗(z8ng)、甗(y3n)、匕，与敦于廩爨：廩，米仓，亦指储藏的米；甗，古代蒸食炊器，类似现在的蒸笼；甗，古代饮器，青铜或陶制，下部是鬲，上部是透底的甗，上下部之间隔一层有孔的，也有上下部可以分开的；匕，此处指匕饭之匕，即今之饭勺；敦，此作盛饭用；廩爨，炊黍稷之灶。

(22)司宫：大夫家臣，兼掌祭器。放于西方：放，犹“依”也；西方，房中近西处。

(23)鼎五：即五鼎，指羊鼎、豕鼎、鱼鼎、腊鼎、肤鼎，此为大夫祭宗庙五鼎之正礼。饗：古时指无足的鼎，即今锅子。

(24)二骨以并：两根骨头并一起。

(25)雍人伦肤九：伦，择也；肤，豕肉，两肋处带皮之肉。

(26)而鼎：亦实于一鼎。纯：合升左右胖曰纯，纯犹“全”，凡牲体半为胖，全为纯。麋：鲁名，即麋鹿。

(27)膋，同烝，升也，此指载牲于鼎。乃举：举鼎也。北上：谓羊鼎在北，其余依次南陈。

(28)同楸：同放于一楸。

(29)壘(l6i)：古代器名，青铜制，圆形或方形，小口、广肩、深腹、圈足，有盖，肩部有两环耳，腹下并有一鼻可系，用以盛酒或水，也有陶制的。料(zh()：杓子，舀水用具。南肆：即南顺，南北放，以北为上。

(30)改：更也。如馈之设：如馈食陈设之次第。豆、笱之实：菹、醢等。

(31)小祝：祝的助手。

(32)右之：席之东南。

(33)出迎鼎：迎鼎于庙门之外。

(34)启二尊：启，开也；二尊，两也。

(35)鼎序入：五鼎依次而入。雍正：雍人之长。雍府：雍正之助手，计二人。

(36)相：训“助”。

(37)序：指东序。南于洗西：在洗之西南。肤：即肤鼎。

(38)西肆：东西陈设，以东为上。

(39)长枹：谓宾长先洗，众宾客后洗。

(40)佐食上利升牢心舌：利，亦佐食；佐食上利，即上佐食，与之相对，则称下佐食；升，从鼎中升起；牢，即羊豕。

(41)安下切上：安，平也；安下，平割其下。

(42)午割勿没：午割，从横割之；勿没，中间相连不切断，未在上：即正立着放。

(43)皆如初为之于爨也：言凡此皆于烹煮之时已切好。

(44)佐食：即上佐食。西缩：犹“西肆”，谓东西陈放，以东为上。

(45)佐食二人：即上佐食和下佐食。

(46)上利：即上佐食。长皆及俎距：长，长度；距，同“距”；俎距，俎相邻二足之间的横木。

(47)肩、臂、臑、胙、胛在两端：两端，即俎之上下两端，肩、臂、臑为牲之前体，置于俎之上端，胙、胛为牲之后体，置于俎之下端。脊、胁、肺，肩在上：脊、胁、肺为牲之中体，置于俎之中央，肩为牲之前体，置于俎之最上端。

(48)下利：即下佐食。进下：下端朝前。

(49)缩载：直接载之于俎。进腴：腴，指鱼腹；进腴，谓每鱼以腹向神也。

(50)腊一纯而俎：谓左右半皆载于俎。

(51)革顺：革，皮也；革顺，谓肤不去皮，列载于俎。

(52)卒脔：载俎毕也。

(53)入：入室也。

(54)被锡：读为髮鬘(b@ t@)，意为戴上假发。衣侈袂：衣，指绡衣；侈袂，谓其袖长和袖口较士妻之绡衣加大一半，前者袖长二尺二寸，袖口一尺二寸，此绡衣之袖长则为三尺三寸，袖口为一尺八寸。醢醢(t3n h3i)：醢，肉酱的汁；醢，用肉、鱼等制成的酱。

(55)序升：依次而升。

(56)特肤：谓肤俎单设在四俎之北。当俎北端：即当豕俎之北。

(57)金敦：以金饰敦，大夫有此礼，士无。

(58)妇赞者：主妇助手。

(59)二以重：重，累也；二以重，谓每二敦之盖重叠设之。

(60)柔毛：指羊。刚鬣：指豕。

(61)庭南：中庭的南边。

(62)祝延尸：延，进也；祝延尸，祝于尸后而请尸登堂。

(63)拜受尸：拜之使安坐。

(64)祝反南面：反室中原位，面朝南。

(65)牢：羊豕也。

(66)同：合也。

(67)尔：近也，亦谓移也。

(68)皆芼：芼，菜也，羊羹用苦菜，豕羹加薇菜。柶：羹勺。

(69)祭羊羹：以羊羹行祭。

(70)食举：举，举牢肺、正脊也；食举，谓呈上肺、脊请尸食之。

(71)三饭：食以黍，三饭即取黍饭三次。

(72)干：正胁，亦即中肋。

(73)佐食：指上佐食。

(74)荐豆：即上韭菹等四豆。

(75)独侑：侑，劝也；独侑，单独劝食。

(76)侑：劝辞。未实：实，犹饱也；未买，即未饱。

(77)佐食：当指上佐食。

(78)拜侑：向尸行拜并劝食。

(79)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此肺、脊乃尸初尝之后置于菹豆上，今授给上佐食当先于菹豆上取之。

(80)羞牢肝：羞，进也；牢肝，羊、豕之肝。缩：直也。进末：下端向前。盐在右：盐在俎上肝的右侧。

(81)右兼取肝：兼取羊、豕之肝。啐之：谓先尝羊肝，后尝豕肝。

(82)上佐食取四敦黍稷：取黍、稷各少许也。下佐食取牢一切肺：取之于尸俎。

- (83)上佐食以绥祭：将黍稷及切肺授主人以行祭。
- (84)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谓上佐食取上敦之黍，下佐食取下敦之黍。
- (85)上佐食兼受：兼受下佐食所取之黍。
- (86)祝受：兼受黍受命言。嘏：祝福，后称祝寿为“祝嘏”。工：官也。承：传也。禄：福也。眉寿万年：长寿永年。勿替引之：勿，无也；替，废；引，长。
- (87)诗：犹“承”也。季指：小指。
- (88)出：出室户。
- (89)宰夫：掌饮食之事者。
- (90)纳诸内：纳入笾中。
- (91)荐两豆菹醢：荐者，有司；菹醢，即葵菹、蜗醢。
- (92)腊两髀属于尻：腊，麋鹿；两髀，两块大腿肉；脊骨的末端，臀部；属于尻，连着臀。
- (93)祝祭俎：取俎上之肤行祭。
- (94)肝牢：疑为“牢肝”。
- (95)加于俎：俎为牲俎。
- (96)俎：上佐食之俎。折：择取羊、豕正体之余骨。
- (97)亦如之：其礼仪和献上佐食相同。
- (98)胙：俎也，指下佐食之俎。西上：上佐食俎在西，此俎在其东。
- (99)有司赞者：有司之助手。主妇赞者：主妇之助手。
- (100)妇赞者：即主妇赞者。
- (101)出：自房出而至堂。入户：入室户。
- (102)主妇拜：拜尸。
- (103)易爵：易爵者，祝也，所以易者，乃因男女不同爵。
- (104)上佐食绥祭：请主妇行祭。
- (105)受祭：接过上佐食献上的祭品。
- (106)赞者受：此赞者当为有司赞者。以授主妇于房中：主妇赞者于房户外受有司赞者之爵，入房而授于主妇。
- (107)卒爵：指祝饮尽酒爵中酒。
- (108)祭酒，卒爵：指上佐食言。
- (109)亦如之：如同献上佐食一样。
- (110)宾：指宾长。
- (111)宾：指宾长。下同。
- (112)筵前：席之南。
- (113)祝告：告主人也。利成：利，养也；成，毕也；利成，谓孝子之养礼毕。
- (114)祝反，复位：复室中南面之位。
- (115)复位：谓主人复室中西面之位。
- (116)佐食：指上佐食。
- (117)对席：于尸席对面设一席。四人：两佐食和两宾长。
- (118)上佐食盥升：言上佐食洗手、升堂、入席。下佐食对之：言下佐食亦洗手、升堂，并坐于上佐食对面。宾长二人：二人皆洗手、升堂、入席，一宾长在上佐食之北，一宾长在下佐食之南。备：言两佐食、两宾长充四人之数。
- (119)皆右之于席上：上佐食东面以南为右，下佐食西面以北为右，必右之端，以方便右手取饭。
- (120)资黍于羊俎两端：资犹减也，此谓分减二佐食敦中之黍置于羊俎两端，以为二宾长馐食也。两下：指两宾长。

(121)司士乃辩举：举，举肤也；辩举，遍授四人各肤一。馐者：指两佐食和两宾长。

(122)奠举于俎：仍放回肤俎。皆反：谓答拜时离席，拜毕则返于席间。取举：取肤。

(123)上馐：上佐食。次馐：下佐食。

(124)皆食：食黍。食举：食肤。

(125)赞者：指有司赞者。

(126)若是以辩：亦授于二宾长。

(127)坐祭酒，啐酒：指主人言。

(128)胡寿保健家室：胡寿，遐寿；保，保守；建，创建；家室，家业。

(129)出：出庙门。

(130)主人送：亦送出庙门。

【译文】

少牢馈食之礼：

祭日用丁日或己日，如以先月下旬之丁日筮来月上旬之丁日，则以丁日筮并筮日之日数共计十一日。在庙门之外卜筮。卜筮之时，主人衣朝服，面朝西，立于门的东边。家中主筮事者史亦衣朝服，左手执蓍草，右手揭开鞶盖，而后与左手一起执握蓍鞶，面朝东接受主人之命。主人说：“孝孙某，来日丁亥，用少牢之礼祭祀曾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请享祭。”史答道：“诺！”面朝西立于门的西边，抽出鞶底，左手执蓍草，右手兼执鞶盖和鞶底击打蓍草，进而述主人之命说：“假借太筮之灵以问吉凶。孝孙某，来日丁亥，用少牢之礼祭祀曾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请享祭。”然后将鞶盖和鞶底放在地上，站着卜筮。这时，史的助手卦者在左侧坐着，用木条将每一爻画在地上。俟卜筮完毕，将卦写于木版上给主人看，而后退还东面位占卜。如果筮的结果是吉，史就将蓍草藏于鞶中，兼执鞶与卦诏告主人：“筮的结果为‘吉’。”于是主人告诫各执事备齐祭物，宗人命属下清洗祭器，冢宰命属下备好祭酒，然后退下。如果筮的结果不吉，就得于下一个丁日卜筮，筮日之礼和前面相同。

宿，即于祭前两天通知“尸”于祭礼开始时准时到。祭前三天早上，以卜筮择选代死者受祭之人——“尸”，筮“尸”之礼和筮日之礼相同，祝告之辞为：“孝孙某，来日丁亥，用少牢之礼祭祀曾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人之子某为‘尸’。请享祭。”筮、卦、占之礼皆和筮日相同。如果筮的结果是吉，就可通知“尸”请准时参加。以祝为傧相，主人向祝行拜两次并叩首。祝转达主人之意于“尸”说：“孝孙某，来日丁亥，用少牢之礼祭祀曾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请阁下务必按时参加！”“尸”回拜，应：“诺”；主人又行拜两次并叩首。主人退下；“尸”拱手相送，但不拜。如果筮“尸”的结果不吉，就立即再卜筮，择另一人为“尸”。

告“尸”请“尸”完毕，主人等返回于庙门之外商定祭祀之时辰。主人于门东面朝南而立。宗人衣朝服面朝北，请示主人说：“请主人决定祭祀的时辰。”主人说：“由你决定。”宗人说：“明日天明行祭事。”主人说：“行。”于是皆退下。

次日天明，主人衣朝服，于庙门之外东边就位，面朝南。冢宰、宗人面朝西，以北为上。祭牲头朝北，以东为上。司马杀羊，司士杀猪。

宗人诏告祭牲备齐，主人退下。掌管割烹之事的雍人清洗牲鼎，又将匕、俎设于烹煮鱼、肉之灶边，烹煮鱼、肉之灶在庙门东南，以北为上。掌管米仓的廩人于炊黍稷的灶边清洗煮饭之甑、甗和匕饭之匕、盛饭之敦，炊黍稷之灶在烹煮鱼、肉之灶的北边。兼掌祭器的司宫于东堂下清洗豆、笾、勺、酒爵、酒觚、酒觶、几、洗和筐，又将勺、酒爵、酒觚和酒觶放于筐中；清洗完毕，将豆、笾和筐放在房中近西处；再将洗设在东阶东南，并与东边屋翼对齐。

羹制好，掌管割烹之事的雍人陈设羊、豕、鱼、腊、肤五鼎，其中三只鼎设在烹煮羊的锅子西边，两只鼎设在烹煮豕的锅子西边。司马将羊的右半体从锅中升出，放入鼎中，去髀，将其前胫骨、后胫骨、前脊骨一块、中脊骨一块、后脊骨一块、后肋骨一块、中肋骨一块、前肋骨一块，都二骨相并放入鼎中；又将肠三截、胃三块、整肺一块、切肺三块放入鼎中。司士将豕之右半体从煮豕之锅中升出，放入另一鼎中，亦去髀，将其前胫骨、后胫骨、前脊骨一块、中脊骨一块、后脊骨一块、后肋骨一块、中肋骨一块、前肋骨一块，都二骨相并放入鼎中；又将整肺一块、切肺三块放入鼎中。雍人选择豕两肋处带皮之肉九块放入另一只鼎中。司士又将鱼和干兽从煮鱼和干兽之锅中升出，放入鼎中，其中，鱼十五条放一鼎，干兽一整只放一鼎，兽用麋鹿。载牲于鼎完毕，各鼎都加以抬鼎之杠和覆鼎之幂，然后抬鼎，将其陈设在庙门之外的东边，面朝北，以北为上。司宫设两 于房户之间，同放在一楹上面，分别覆盖以幂，二 皆盛以玄酒。司宫又设盛有水的罍于洗的东边，勺子放在罍上，设筐于洗的西边，皆南北放，以北为上。继而改设豆、笾于户中，正面朝南，和馈食陈设之次第相同，豆、笾之中盛以菹菜和肉酱等祭品。小祝则将盘、 与箒、巾设在西阶的东边。

主人衣朝服，在东阶的东边就位，面朝西。司宫在室之西南隅铺席，祝将几设在席的东南边。主人迎鼎于庙门之外，除去覆鼎之幂。士洗手，抬鼎，主人先入庙门。司宫从筐中取出二勺清洗，执二勺登堂；接着拿开覆于两 之幂，放在楹上；然后放二勺于两 中，并覆盖以幂，勺柄朝南。五只鼎依次抬入庙门，雍人之长雍正执拿一匕随从于后，雍正之助手雍府二人各执二匕随从于雍正之后，司士一人执拿二俎又从于雍府之后而入。司士之助手二人又各执二俎从于司士之后而入。鼎抬进来后陈设在东边，正对着东序，位于洗的西南，皆正面朝西，以北为上，肤鼎在最下边，匕都加于鼎上，其柄朝东。俎都设在鼎的西边，东西陈设，以东为上。其中，胾俎设在羊俎的北边，亦东西陈设，以东为上。宗人要求宾客到主人跟前，都于洗中洗手，宾客之长先洗，众宾后洗。上佐食将心、舌从羊、豕之鼎中升出，载于胾俎之上。心都是切平下方，切掉上方，中间横割之而不切断；载于胾俎时则立着放。舌都是切去两端，中间亦横割之而不切断；载于胾俎时则横着放。凡此皆于先前烹煮之时已切好。接着上佐食将胾俎迁到东阶的西边，东西陈放，以东为上，放好后返回。佐食有上佐食和下佐食二人。上佐食将羊之右半体从鼎中升出，载于俎上，去髀，又将前胫骨和后胫骨载于俎上；将前脊骨一块、中脊骨一块、后脊骨一块和后肋骨、中肋骨、前肋骨各一块，都二骨相并载于俎上；又将肠三截、胃三块，其长皆及俎相邻二足之间的横木，载于俎上；又将整肺一块和切成小块的祭肺三块载于俎上。其中，牲之

前胫骨放在俎的上端，牲之后胫骨放在俎的下端，脊、肋和肺放在俎的中间，肩则放在俎的最上端。下佐食将豕之右半体从鼎中升出，载于俎上，豕俎所载和羊俎相同，只是无肠胃而已；牲体载于俎上，在进献时皆以下端朝前。司士三人各将鱼、干兽和肤从鼎中升出，载于俎上。鱼用鲫鱼十五条，直接载于俎上，鱼头朝右，在进献时则以鱼腹向神。于兽则左右两半皆载于俎，在进献时亦是下端朝前，兽肩放在俎的最上端。肤九块横着载于俎上，肤不去皮，列载于俎。

载俎完毕，祝在洗中洗手，从西阶登堂。主人洗手，从东阶登堂。祝先入室，面朝南而立。主人从祝而入室，立于户内，面朝西。主妇戴假发，服绀衣，其衣之袖长和袖口较士妻之绀衣的袖长和袖口要大半倍，从东房端来韭菹和肉酱，坐下放在席的前面。主妇之助手一人亦戴假发，服绀衣，其衣之袖长和袖口亦较士妻之绀衣的袖长和袖口要大半倍，执葵菹、蜗酱，授给主妇。主妇不起立，坐着接过来，附设于席的东面，韭菹在南边，葵菹在北边。主妇起立，入于房中。上佐食执拿羊俎，下佐食执拿豕俎，司士三人各执鱼俎、兽俎和肤俎，依次从西阶登堂、入室。然后设俎，羊俎设在豆的东边，豕俎设在豆的北边，鱼俎设在羊俎的东边，兽俎设在豕俎的东边，肤俎单独设在上述四俎的北边，也即设在豕俎之北。主妇执一饰金、盛黍、有盖之敦从东房出来，坐下设于羊俎的南边。主妇助手执一盛稷之敦呈给主妇。主妇起立，接过来，坐下设于鱼俎的南边；又起立接过其助手呈上的盛黍之敦，坐下设于盛稷之敦的南边；又起立接过其助手呈上的盛稷之敦，坐下设于盛黍之敦的南边。诸敦皆正面朝南。主妇起立，返于房中。祝斟酒，放在席前，接着命佐食启开敦盖。佐食遵命启开敦盖，并将二盖相叠，设在敦的南边。主人面朝西，祝在主人的左边，主人向祝行拜两次并叩首。祝致祝辞说：“孝孙某今用羊、豕、菹菜、肉酱和黍稷以少牢之礼祭祀曾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请享祭。”主人又行拜两次并叩首。

祝出室，到庙门之外迎接“尸”。主人下堂，立于东阶的东边，面朝西。祝先从右边进庙门。尸接着从左边入庙门。宗人捧拿盥盘立于中庭的南边，面朝东。另一位宗人捧拿舀水的 立于端盘之宗人的东边，面朝西。又一位宗人捧拿着箒和巾立于端盘之宗人的北边，面朝南。进而一宗人在盥盘上用 浇水使“尸”洗手。洗手完毕，另一宗人跪坐着将箒放在地上，从中取出巾，起立，将巾抖三下，然后呈于“尸”；又坐下取箒，起立，用箒接过“尸”拭手后的巾。祝于“尸”后请“尸”登堂。“尸”从西阶登堂，入室，祝从“尸”而入。主人从东阶登堂，祝先于主人入室，主人从祝而入。尸于席间就位，祝和主人立于户内，面向西，祝在主人的左侧。祝和主人皆向“尸”行拜，请“尸”安坐，“尸”不说话；“尸”答拜，然后坐下。祝返回室中原位，面朝南。

“尸”取韭菹，在三只豆中一一蘸过，并于豆间行祭。上佐食从四只敦中取下黍稷，下佐食从羊、豕二俎上各取切肺一块，献给上佐食。上佐食接过来，将其与黍稷一起献于“尸”。“尸”接过来，一并于刚祭过的豆间行祭。上佐食又献羊、豕之整肺和前脊骨给“尸”。“尸”都接过来，并以肺行祭。上佐食将设在上方的盛黍之敦移至席上右侧。主人从东阶登堂，呈上胾俎并置于肤俎的北边。上佐食呈献两只铏，先亲自从房中取一只羊铏，坐下设于韭菹的南边。下佐食于其后又从房中

取来一只豕鬲。上佐食接过来，坐下设于羊鬲的南边。二鬲都放菜，羊羹放苦菜，豕羹放薇菜，并都有羹勺放在鬲中。“尸”拿勺先以羊羹行祭，继以豕羹行祭；然后又尝羊羹。上佐食呈上羊、豕之整肺和前脊骨请“尸”食之。尸取黍饭三次。上佐食又献上羊、豕二牲之中肋骨给“尸”；“尸”接过来振祭，尝过后还给上佐食。上佐食接过来，加于胾俎之上。上佐食又呈上盛于两瓦豆中的切肉和另两瓦豆中的肉酱，将其设在韭菹等四豆的北边。“尸”又吃，即吃切肉。上佐食又献上鱼一条；“尸”接过来振祭，尝过后还给上佐食。上佐食接过来，加于胾俎上面，横着放。“尸”又吃。上佐食献上兽（麋鹿）肩给“尸”；“尸”接过来振祭，尝过后还给上佐食；上佐食接过来，加于胾俎上面。“尸”又吃。上佐食献上羊、豕之后胫骨给“尸”，礼仪如前。“尸”又接着吃。继而告主人已吃饱。祝立于主人的南边，面朝西，单独劝尸继续吃，但不拜。祝的劝辞为：“尊‘尸’未饱，请再吃。”“尸”又吃，上佐食又献上羊、豕的肩给“尸”；“尸”接过来振祭，尝过后还给上佐食；上佐食接过来，加于胾俎上面。“尸”不再吃，告主人已饱。祝立于主人的南边，面朝西又劝食。主人不说话，以拜“尸”代劝食。“尸”又取饭三次。“尸”取下置放于菹豆上的羊、豕之整肺和前脊骨授给上佐食，上佐食接过来，加于胾俎上面。

主人下堂，清洗酒爵；登堂，面朝北斟酒，然后献给“尸”。“尸”行拜后接过酒爵，主人拜送爵。“尸”祭酒，尝酒。宾客之长用俎献羊、豕之肝给“尸”，进献时俎的下端朝前，肝亦相同；盐在俎上肝的右侧。“尸”左手执酒爵，右手兼取羊、豕之肝，于俎上蘸盐后振祭，然后先尝羊肝，继尝豕肝，尝过后加于菹豆上面，饮尽酒爵中酒。主人向“尸”行拜。祝接过“尸”的空爵。“尸”向主人答拜。

祝斟酒献给“尸”，“尸”接过来回敬主人。主人行拜后接过酒爵，“尸”向主人答拜。主人面朝西放下酒爵，向尸行拜。上佐食从四只敦中取黍稷少许；下佐食从“尸”俎上取羊、豕切肺各一块呈给上佐食。上佐食将黍稷及切肺授给主人以行祭。主人左手执酒爵，右手接过上佐食呈上的黍稷和切肺，坐下行祭；又祭酒，不起立，尝酒。祝和上佐食、下佐食都出外边于洗中洗手，继而入室。上佐食从上敦中取来黍饭，下佐食从下敦中取来黍饭，抔成团状献给“尸”；尸接过来拿着命祝致辞。命毕，祝站在户西，面朝东北，接过黍饭团，向主人祝福，祝辞是：“尊‘尸’命官祝转告于你这位孝孙，赐你多福无疆，愿你得到上天之福佑，五谷丰收，长寿永年，无废无止。”主人坐下，放下酒爵，起来；行拜礼两次并叩首，又起立；接过黍饭，坐下振祭，尝黍饭；接着将黍饭承纳入怀中，再倒入左袖之中，并将袖口挂在左手小指上，然后右手拿起酒爵，起立；旋即坐下，饮尽酒爵中酒，执空爵起立；继坐下放下空爵，向“尸”行拜。“尸”答拜。主人拣起空爵起立，出室。掌管饮食之事者宰夫拿着筯接过主人左袖中的黍饭。主人再尝一下，然后将黍饭倒入筯中。

主人向祝进献，要先设席，席的正面朝南。祝于席上向主人行拜，坐下接过主人之所献。主人面朝西答拜。接着有司进献一豆葵菹、一豆蜗酱。佐食设俎，俎上所载：羊、豕之髀，后脊骨一块，后肋骨一块，肠一截，胃一块，肤三块，鱼一条横着放，麋鹿连着臀的大腿肉两块。

祝取菹菜蘸过肉酱后，在豆之间行祭。祝又取俎上之肤行祭，又以酒行祭并尝酒。随后献上羊、豕的肝。祝取肝蘸过盐后振祭，尝肝；不起立，直接加于俎上；然后饮尽酒爵中酒，起立。

主人斟酒献于上佐食。上佐食于户内窗子东边面朝北向主人行拜，坐下接过酒爵。主人面朝西答拜。上佐食祭酒，饮尽酒爵中酒，向主人行拜，坐下将空爵交给主人，然后起立。上佐食之俎设于两阶之间，俎上所载：羊、豕正体之余骨，肤一块。主人又斟酒献于下佐食，其礼仪和献上佐食相同。下佐食之俎也设于东西两阶之间，以西为上，其俎所载：亦羊、豕正体之余骨，肤一块。

有司助手从筐中取出酒爵登堂，于房门口授给主妇助手。主妇助手接过来，交给主妇。主妇于房中清洗酒爵，出去到堂上斟酒，返回室户，面朝西向“尸”行拜，将酒爵献给“尸”。“尸”行拜后接过来。主妇站在主人的北边，面朝西行拜送爵。尸接过酒爵后祭酒，饮尽酒爵中酒。主妇又向“尸”行拜。祝接过“尸”的空爵，“尸”向主妇答拜。

祝更换酒爵，洗净，斟酒，献给“尸”。主妇向“尸”行拜后，接过酒爵，“尸”答拜。上佐食请主妇行祭。主妇立于主人之北，面朝西，接过上佐食呈上的祭品行祭；主妇行祭之礼仪和主人行祭之礼仪相同，“尸”不致祝辞，主妇饮尽酒爵中酒，向“尸”行拜，“尸”答拜。

主妇执空爵出室。有司助手接过空爵，从筐中再换一只酒爵，交给主妇助手，主妇助手入房而授给主妇。主妇洗爵，斟酒，献给祝。祝向主妇行拜，坐下，接过酒爵。主妇立于主人之北答拜。祝饮尽酒爵中酒，不起立，坐着将空爵交给主妇。

主妇接过空爵，斟酒，在室户内献给上佐食。上佐食面朝北向主妇行拜，坐下接过酒爵，主妇面朝西答拜。上佐食祭酒，饮尽酒爵中酒，坐着将空爵交给主妇。主妇又斟酒献给下佐食，其礼仪和献上佐食相同。主妇接下佐食之空爵，入于房中。

宾客之长清洗酒爵，斟酒后献给“尸”。“尸”向宾客之长行拜后接过酒爵，宾客之长立于户西面朝北行拜送爵。“尸”祭酒，饮尽酒爵中酒。宾客之长向“尸”行拜。祝接过“尸”之空爵。“尸”向宾客之长答拜。

祝斟酒授于“尸”。宾客之长向“尸”行拜后接过酒爵。“尸”行拜送爵。宾客之长坐下，放下酒爵，向尸行拜，接着拿起酒爵起立；又坐下行祭，饮尽酒爵中酒，执爵起立；再坐下，放下空爵，向“尸”行拜，“尸”答拜。

宾客之长又斟酒献于祝。祝向宾客之长行拜后，坐下接过酒爵。宾客之长面朝北答拜。祝祭酒，尝酒，然后将酒爵放在席的南边。

主人出室，于东阶上站立，面朝西。祝出室，站在西阶上，面朝东。祝告主人说：“孝子之养礼毕。”祝入于室。“尸”起立。主人下堂立于东阶的东边，面朝西。祝于前引导，“尸”于祝后面跟着，一同从庙门里出来。

祝返回室中原位，面朝南。主人也返回室中原位，面朝西。祝命上佐食撤下胾俎，改设于堂下东阶的南边。司宫于“尸”席对面设一席，此席为上下二佐食和宾长二人馐食而设。上佐食洗手登堂入席，下佐食亦洗手登堂，并坐在上佐食的对面对面，宾长二人也都洗手登堂入席，一坐

于上佐食之北，一坐于下佐食之南，两佐食两宾长，四人之席完备。司士先进献一盛黍之敦给上佐食，再进献一盛黍之敦给下佐食，都设于席上二佐食的右边。接着分减二佐食敦中之黍置于羊俎的两端，给二宾长馐食。司士遍授二佐食、二宾长四人肤各一块，四人皆以黍和肤行祭。主人面朝西向四人行拜三次。四人各将肤放在俎上，离席答拜，继而入席，从俎上取肤。司士进献一只铏给上佐食，又进献一只铏给下佐食，又进献盛肉汁的豆两只给两位宾长。接着二佐食、二宾长食黍、食肤。食毕，主人清洗一只酒爵，登堂斟酒，授给上佐食。有司助手再清洗三只酒爵，上堂斟酒。主人于户内接过酒爵，先授给下佐食，接着授给二宾长，二佐食、二宾长接过酒爵时都不向主人行拜。主人面朝西向馐食者行拜三次。馐食者放下酒爵，都向主人答拜，都祭酒，饮尽酒爵中酒，然后放下空爵，向主人行拜，主人向四人总答一拜。下佐食和二宾长起立，入室；上佐食留下不走。主人接过上佐食的空爵，于户内斟酒自酬，然后面朝西坐下，放下酒爵，向上佐食行拜；上佐食答拜。主人又坐下祭酒，尝酒。上佐食向主人亲致祝辞，祝辞说：“主人定将得到祭祀之福，长寿并致家业兴旺。”主人起立，又坐下放下酒爵，向上佐食行拜，然后执爵起立；又坐下饮尽酒爵中酒，向上佐食行拜；上佐食答拜。上佐食出庙门，主人送其出门后返回。

有司彻第十七

【题解】

本篇所记述的乃是既祭而俎尸于堂之礼。本篇与上篇《少牢馈食礼》本为一篇，以简册繁重分而为二，故学者们历来认为，本篇实系《少牢馈食礼》之下篇或续篇，与《士丧礼》之别为《既夕礼》同例。

本篇取篇首三字为其篇名。在内容结构上，它大致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自“有司彻，扫堂”至“主人退，有司彻”讲述上大夫俎尸之事；第二部分，自“若不俎尸”至篇末则讲述下大夫不俎尸之事。因系《少牢馈食礼》之下篇，故它于五礼中与前者同属吉礼不疑。

有司彻，扫堂(1)。司宫摄酒(2)。乃燔尸俎(3)。卒燔，乃升羊、豕、鱼三鼎，无腊与肤；乃设扃鼎，陈鼎于门外，如初(4)。乃议侑于宾，以异姓(5)。宗人戒侑(6)。侑出，俟于庙门之外。

司宫筵于户西，南面；又筵于西序，东面(7)。“尸”与侑，北面于庙门之外，西上。主人出迎“尸”，宗人摈(8)。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主人揖，先入门，右。“尸”入门，左；侑从，亦左。揖，乃让(9)。主人先升自阼阶；“尸”、侑升自西阶，西楹西，北面东上。主人东楹东，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

乃举，司马举羊鼎，司士举豕鼎、举鱼鼎，以入(10)。陈鼎如初(11)。雍正执一匕以从，雍府执二匕以从，司士合执二俎以从，司士赞者亦合执二俎以从(12)。匕皆加于鼎，东枋。二俎设于羊鼎西，西缩。二俎皆设于二鼎西，亦西缩。雍人合执二俎，陈于羊俎西，并，皆西缩；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缩俎，西枋(13)。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辞，“尸”对。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横执几，揖“尸”(14)。主人升，“尸”、侑升，复位(15)。主人西面，左手执几，缩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横执几，进授“尸”于筵前(16)。“尸”进，二手受于手间，主人退(17)。“尸”还几，缩之(18)。右手执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缩，不坐(19)。主人东楹东，北面拜。“尸”复位，“尸”与侑皆北面答拜。

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辞洗。主人对，卒洗，揖(20)。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21)。主人东楹东，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辞，“尸”对。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献“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东楹东，北面拜送爵。

主妇自东房荐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22)。妇赞者执昌菹、醢，以授主妇(23)。主妇不兴，受；陪设于南，昌在东方(24)。兴，取笱于房；蕡、蕡坐设于豆西，当外列；在东方(25)。妇赞者执白、黑，以授主妇(26)。主妇不兴，受；设于初笱之南，白在西方；兴，退(27)。

乃升(28)。司马牝羊，亦司马载。载右体，肩、臂、肫、髀、臠，正脊一、脰脊一、横脊一，短肋一、正肋一、代肋一，肠一、胃一、祭肺一，载于一俎(29)。羊肉湑：臠折、正脊一、正肋一、肠一、胃一、脐肺一，载于南俎(30)。司士牝豕，亦司士载，亦右体，肩、臂、肫、髀、臠、正脊一、脰脊一、横脊一，短肋一、正肋一、代肋一，肤五、

胙肺一，载于一俎(31)。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肋一、肠一、胃一、切肺一，载于一俎(32)。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肋一、肤三、切肺一，载于一俎(33)。胾俎：羊肺一、祭肺一，载于一俎(34)。羊肉涇：臂一、脊一、肋一、肠一、胃一、胙肺一，载于一俎(35)。豕胙：臂一、脊一、肋一、肤三、胙肺一，载于一俎(36)。主妇俎：羊左肫、脊一、肋一、肠一、胃一、肤一、胙羊肺一，载于一俎(37)。司士牝鱼，亦司士载，“尸”俎五鱼，横载之；侑、主人皆一鱼，亦横载之；皆加祭于其上(38)。

卒升(39)。宾长设羊俎于豆南，宾降(40)。“尸”升筵自西方，坐；左执爵，右取韭菹于三豆，祭于豆间。“尸”取蕡、蕡，宰夫赞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41)。

雍人授次宾疏匕与俎。受于鼎西，左手执俎左廉，缩之，却右手执匕枋，缩于俎上，以东面受于羊鼎之西(42)。司马在羊鼎之东，二手执桃匕枋以挹清，注于疏匕，若是者三(43)。“尸”兴，左执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兴，左执爵(44)。次宾缩执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却手受匕枋，坐祭，啖之；兴，覆手以授宾。宾亦覆手以受，缩匕于俎上以降。“尸”席未坐啐酒，兴，坐奠爵，拜，告旨，执爵以兴(45)。主人北面于东楹东，答拜。

司马羞羊肉清，缩执俎。“尸”坐奠爵，兴取肺，坐绝祭，啖之；兴，反加于俎(46)。司马缩奠于羊(清)俎南，乃载于羊俎；卒载，缩执俎以降(47)。

“尸”坐执爵以兴。次宾羞羊燔，缩执俎，缩一燔于俎上，盐在右。“尸”左执爵，受燔，于盐；坐振祭，啖之；兴，加于羊俎。宾缩执俎以降。“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执爵以兴(48)。主人北面于东楹东答拜。主人受爵(49)。“尸”升筵，立于筵末。

主人酌，献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50)。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51)。

主妇荐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52)。妇赞者执二筴、蕡，以授主妇。主妇不兴，受之，奠于醢南，蕡在东。主妇入于房。

侑升筵自北方(53)。司马横执羊俎以升，设于豆东。侑坐，左执爵，右取菹于醢，祭于豆间；又取蕡、蕡同祭于豆祭；兴，左执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兴，左执爵(54)。

次宾羞羊燔，如尸礼(55)。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56)。主人答拜。

“尸”受侑爵，降洗(57)。侑降立于西阶西，东面。主人降自阼阶，辞洗。“尸”坐奠爵于筐，兴对。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阶。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盥。主人降，“尸”辞，主人对(58)。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司宫设席于东序，西面。主人东楹东，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59)。

主妇荐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60)。妇赞者执二筴、蕡，主妇不兴，受；设于菹西北，蕡在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妇入于房。

长宾设羊俎于豆西(61)。主人坐，左执爵，祭豆筴，如侑之祭；兴，

左执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兴(62)。

次宾羞匕清，如“尸”礼(63)。席末坐啐酒，执爵以兴。

司马羞羊肉清，缩执俎。主人坐，奠爵于左；兴，受肺，坐绝祭，啐之；兴，反加于清俎(64)。司马缩奠清俎于羊俎西，乃载之；卒载，缩执虚俎以降(65)。

主人坐取爵以兴。次宾羞燔；主人受，如“尸”礼(66)。

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阶上，坐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执爵以兴(67)。“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东序南。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东楹东，再拜崇酒(68)。“尸”、侑皆答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

司宫取爵于筐，以授妇赞者于房东，以授主妇(69)。主妇洗爵于房中，出，实爵，尊南，西面拜献尸(70)。“尸”拜于筵上，受。主妇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铏，坐奠于韭菹西。主妇赞者执豕铏以从；主妇不兴，受，设于羊铏之西；兴，入于房，取糗与脩脩，执以出；坐设之，糗在蕘西，脩在白西；兴，立于主人席北，西面(71)。“尸”坐，左执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铏之枳挹羊铏，遂以挹豕铏，祭于豆祭，祭酒(72)。次宾羞豕匕清，如羊匕清之礼。“尸”坐啐酒，左执爵，尝上铏，执爵以兴；坐奠爵，拜；主妇答拜(73)。执爵以兴。司士羞豕膏。“尸”坐奠爵，兴受，如羊肉清之礼；坐取爵，兴。次宾羞豕燔。“尸”左执爵，受燔，如羊燔之礼；坐卒爵，拜。

主妇答拜，受爵；酌；献侑。侑拜受爵，主妇——主人之北，西面答拜(74)。主妇羞糗、脩，坐奠糗于南，脩在蕘南。侑坐，左执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缩执豕膏以升。侑兴取肺，坐祭之(75)。司士缩奠豕膏于羊俎之东，载于羊俎，卒，乃缩执俎以降。侑兴。次宾羞豕燔；侑受如“尸”礼，坐卒爵，拜。

主妇答拜，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妇北面于阼阶上答拜。主妇设二铏与糗、脩，如“尸”礼(76)。主人其祭糗、脩，祭铏，祭酒，受豕匕清，(拜)啐酒，皆如“尸”礼；尝铏不拜(77)。其受豕燔，受豕燔，亦如“尸”礼；坐卒爵，拜(78)。主妇北面答拜，受爵。

“尸”降筵，受主妇爵以降。主人降，侑降。主妇入于房。主人立于洗东北，西面。侑东面于西阶西南。“尸”易爵于筐，盥洗爵(79)。主人揖“尸”、侑。主人升。“尸”升自西阶，侑从。主人北面立于东楹东，侑西楹西，北面立。“尸”酌。主妇出于房，西面拜，受爵(80)。“尸”北面于侑东答拜。主妇入于房，司宫设席于房中，南面。主妇立于席西。妇赞者荐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妇人赞者执蕘、蕘以授妇赞者(81)；妇赞者不兴，受；设于菹西，蕘在南。主妇升筵。司马设羊俎于豆南。主妇坐，左执爵，右取菹于醢，祭于豆间；又取蕘、蕘兼祭于豆祭。主妇奠爵，兴取肺，坐绝祭，啐之(82)；兴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啐酒(83)。次宾羞羊燔。主妇兴，受燔，如主人之礼。主妇执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执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妇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

上宾洗爵以升，酌，献“尸”(84)。“尸”拜，受爵。宾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荐左(85)。宾降。

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筐，辞(86)。“尸”对，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主人实爵酬“尸”，东楹东，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饮，卒爵拜(87)。“尸”答拜。降洗。“尸”降辞。主人奠爵于筐，对，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实爵，“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88)。“尸”北面坐，奠爵于荐左(89)。

“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妇，皆右之(90)；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妇，皆左之(91)。

主人降，南面拜众宾于门东，三拜。众宾门东北面，皆答壹拜。主人洗爵，长宾辞。主人奠爵于筐，兴对，卒洗，升酌，献宾于西阶上。长宾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赞自东房荐脯、醢，醢在西(92)。司士设俎于豆北，羊骼一，肠一，胃一，切肺一，肤一。宾坐，左执爵，右取脯于醢，祭之(93)；执爵兴，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饮，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执爵以兴。主人答拜，受爵。宾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阶西南(94)。宰夫执荐以从，设于祭东(95)。司士执俎以从，设于荐东。

众宾长升，拜受爵，主人答拜(96)。坐祭，立饮，卒爵，不拜既爵(97)。宰夫赞主人酌，若是以辩。辩受爵。其荐脯、醢与膏，设于其位。其位——继上宾而南，皆东面(98)。其膏体，仪也(99)。

乃升长宾(100)。主人酌，酢于长宾；西阶上北面，宾在左(101)。主人坐奠爵，拜，执爵以兴；宾答拜。坐祭，遂饮，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宾答拜。宾降(102)。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长宾于西阶南，北面。宾在左(103)。主人坐奠爵，拜，宾答拜。坐祭，遂饮，卒爵拜。宾答拜。主人洗，宾辞。主人坐奠爵于筐，对，卒洗，升酌，降复位(104)。宾拜受爵，主人拜送爵。宾西面坐，奠爵于荐左(105)。

主人洗，升酌，献兄弟于阼阶上。兄弟之长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106)。坐祭；立饮，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辩(107)。辩受爵，其位在洗东，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荐膏设于其位(108)。其先生之膏，折，肋一，肤一(109)。其众，仪也(110)。

主人洗，献内宾于房中(111)。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坐祭，立饮，不拜既爵。若是以辩，亦有荐膏(112)。

主人降洗，升献私人于阼阶上(113)。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长拜(114)。乃降，坐祭，立饮，不拜既爵。若是以辩。宰夫赞主人酌。主人于其群私人不答拜。其位继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荐膏。主人就筵(115)。

“尸”作三献之爵(116)。司士羞清鱼，缩执俎以升(117)。“尸”取祭祭之，祭酒，卒爵。司士缩奠俎于羊俎南，横载于羊俎，卒，乃缩执俎以降(118)。“尸”奠爵拜。三献北面答拜，受爵，酌献侑(119)。侑拜受，三献北面答拜。司马羞清鱼一，如“尸”礼。卒爵拜，三献答拜，受爵，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献东楹东，北面答拜。司士羞一清鱼，如“尸”礼。卒爵拜(120)。三献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三献爵，酌以酢之。三献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

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饮，卒爵拜(121)。“尸”答拜。执爵以降，实于筐。

二人洗觶，升实爵，西楹西，北面东上，坐奠爵，拜，执爵以兴；“尸”、侑答拜(122)。坐祭，遂饮，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洗，升酌，反位(123)。“尸”、侑皆拜受爵，举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尸”遂执觶以兴，北面于阼阶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饮，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阶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124)。坐奠爵，拜，执爵以兴；侑答拜。不祭，立饮，卒爵，不拜既爵；酌，复位(125)。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复筵，乃升长宾(126)。侑酬之，如主人之礼(127)。至于众宾，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饮于上(128)。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饮(129)。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辩(130)。卒饮者实爵于筐。乃羞庶羞于宾、兄弟、内宾及私人。

兄弟之后生者举觶于其长，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阶南；长在左(131)。坐奠爵，拜，执爵以兴；长答拜(132)。坐祭，遂饮，卒爵，执爵以兴；坐奠爵，拜，执爵以兴；长答拜。洗，升酌，降。长拜受于其位，举爵者东面答拜(133)。爵止。

宾长献于“尸”，如初；无清，爵不止(134)。

宾一人举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135)。

宾及兄弟交错其酬，皆遂及私人，爵无算(136)。

“尸”出，侑从。主人送于庙门之外，拜，“尸”不顾；拜侑与长宾，亦如之(137)。众宾从(138)。司士归“尸”、侑之俎(139)。主人退，有司彻(140)。

若不佞“尸”，则祝侑亦如之(141)。“尸”食，乃盛俎：臠、臂，肫、脰脊、横脊、短肋、代肋，皆牢；鱼七；腊辩，无脾(142)。卒盛，乃举牢肩(143)。尸受，振祭，哂之。佐食受，加于胾。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东(144)。乃摈于鱼、腊俎，俎释三个，其余皆取之，实于一俎以出(145)。祝、主人之鱼、腊取于是(146)。“尸”不饭，告饱。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饭。佐食受牢举，如佞(147)。

主人洗、酌，醕“尸”，宾羞肝，皆如佞礼(148)。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佞。其绥祭，其嘏，亦如佞。其献祝与二佐食，其位，其荐膋，皆如佞(149)。

主妇其洗献于“尸”，亦如佞。主妇反取笱于房中，执枣、糗；坐设之，枣在稷南，糗在枣南。妇赞者执栗、脯；主妇不兴，受，设之，栗在糗东，脯在枣东。主妇兴，反位(150)。“尸”左执爵，取枣、糗(151)。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宾羞牢燔，用俎，盐在右。“尸”兼取燔于盐，振祭，哂之。祝受，加于胾。卒爵(152)。主妇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妇，主妇——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妇反位，又拜。上佐食绥祭，如佞。卒爵拜，“尸”答拜(153)。主妇献祝，其酌如佞。拜，坐受爵(154)。主妇——主人之北，答拜。宰夫荐枣、糗，坐设枣于菹西，糗在枣南。祝左执爵，取枣、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155)。次宾羞燔，如“尸”礼。卒爵(156)。主妇受爵，酌献二佐食，亦如佞(157)。

主妇受爵，以入于房。

宾长洗爵，献于“尸”。“尸”拜受，宾户西北面答拜(158)。爵止(159)。主妇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妇户西北面拜送爵。司宫设席。主妇荐韭菹、醢，坐设于席前，菹在北方。妇赞者执枣、糗以从；主妇不兴，受，设枣于菹北，糗在枣西。佐食设俎，臂、脊、肋、肺皆牢，肤三，鱼一，腊臂(160)。主人左执爵，右取菹于醢，祭于豆间；遂祭筮，奠爵；兴，取牢肺，坐绝祭，哂之；兴加于俎，坐扱手，祭酒；执爵以兴，坐卒爵，拜。主妇答拜，受爵，酌以醋，户内北面拜；主人答拜(161)。卒爵，拜(162)。主人答拜。主妇以爵入于房。“尸”作止爵，祭酒，卒爵(163)。宾拜(164)。祝受爵(165)。“尸”答拜。祝酌授“尸”。宾拜受爵，“尸”拜送(166)。坐祭，遂饮，卒爵拜。“尸”答拜。献祝及二佐食(167)。洗，致爵于主人(168)。主人席上拜受爵，宾北面答拜。坐祭，遂饮，卒爵，拜。宾答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妇。主妇北堂，司宫设席，东面(169)。主妇席北东面拜受爵，宾西面答拜。妇赞者荐韭菹、醢，菹在南方(170)。妇人赞者执枣、糗，授妇赞者；妇赞者不兴，受，设枣于菹南，糗在枣东(171)。佐食设俎于豆东：羊臠，豕折，羊脊、肋、肺一、肤一，鱼一，腊臠。主妇升筮，坐，左执爵，右取菹于醢，祭之；祭筮，奠爵，兴取肺，坐绝祭，哂之；兴加于俎，坐扱手；祭酒，执爵兴，筮北东面立卒爵，拜。宾答拜。宾受爵。易爵于筐，洗、酌、醋于主人，户西北面拜，主人答拜(172)。卒爵，拜，主人答拜。宾以爵降奠于筐。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妇，内羞在右，庶羞在左(173)。

主人降，拜众宾；洗，献众宾。其荐胙，其位，其酬醋，皆如宾礼(174)。主人洗，献兄弟与内宾，与私人，皆如宾礼。其位，其荐胙，皆如宾礼(175)。卒，乃羞于宾、兄弟、内宾及私人，辩(176)。

宾长献于“尸”，“尸”醋(177)。献祝，致，醋(178)。宾以爵降，实于筐(179)。

宾、兄弟交错其酬，无算爵(180)。

利洗爵，献于“尸”(181)。“尸”醋(182)。献祝(183)。祝受，祭酒，啐酒，奠之。

主人出，立于阼阶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阶上，东面。祝告于主人回：“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阶东，西面。“尸”谇。祝前，“尸”从，遂出于庙门。祝反，复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彻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庙门外；有司受，归之(184)。彻阼荐俎(185)。

乃馐，如宾(186)。

卒馐，有司官彻馐，馐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馐之设，右几，扉用席(187)。纳一尊于室中。司宫扫祭(188)。主人出，立于阼阶上，西面。祝执其俎以出，立于西阶上，东面(189)。司宫阖牖户。祝告：“利成”，乃执俎以出于庙门外；有司受，归之(190)。众宾出，主人拜送于庙门外，乃反。妇人乃彻，彻室中之馐(191)。

【注释】

(1)有司彻：有司，助祭诸执事；彻，去也，此指撤去室中之馐及祝、佐食之俎。有司彻于五礼中属吉礼。

- (2)摄酒：即设酒。
- (3)斝尸俎，斝(x*n, 又读qi2n)，同“爝”，温也；斝尸俎，将尸俎上的祭品拿回灶上温热。
- (4)无腊与肤：不设兽和肤的专鼎。
- (5)乃议侑于宾：议，犹“择”也；侑，有“劝”义，有“辅”义，此指佐助尸的人；宾，众宾。
- (6)戒：告。
- (7)司宫筵于户西：户西，室户的西边，也即堂的正中之位；筵于户西，指为尸设席于室户之西。又筵于西序：谓于西序为侑设席。
- (8)宗人摈：摈，赞也，导引的意思；宗人摈，谓以宗人为傧相。
- (9)揖，乃让：揖，谓主人、尸、侑相互揖让；乃让，谓至阶前又揖让。
- (10)乃举：举鼎。司马举羊鼎：司马二人抬羊鼎。司士举豕鼎、举鱼鼎：司士四人，二人抬豕鼎，二人抬鱼鼎。
- (11)陈鼎如初：亦陈于东阶下，西面，北上。
- (12)一匕：羊匕也。二匕：豕匕、鱼匕也。
- (13)雍人：指雍府。疏匕：匕柄刻有花纹图案。
- (14)揖尸：尸有几，侑无几，故独揖尸。
- (15)复位：主人复东楹东之位，尸、侑复西楹西之位。
- (16)推拂：拂拭，去尘。
- (17)二手受于手间：手间，主人二手之间；二手受于手间，谓主人二手执几两端，尸并二手执几中间接过来。主人退：退回东楹东之位。
- (18)还：旋转，使几由横而纵设。
- (19)右手执外廉：廉，边；右手执外边，则左手执里边，不疑。南缩：犹“南顺”，谓向南直陈之。不坐：谓立奠之。
- (20)主人对：答谢。
- (21)拜洗：拜谢主人洗手。
- (22)醢：醢醢。菹在西方：因知醢醢在东。
- (23)妇赞者执昌菹、醢：昌菹，昌蒲根做的菹；醢，带骨的肉酱。
- (24)陪设于南：附设在韭菹、醢醢之南。昌在东方：昌菹在东，则带骨之醢在西。
- (25) (f5ng)、蕡(f6n)坐设于豆西：，煮过的麦；蕡，大麻的种子；坐设于豆西，谓主妇坐下，将其设在四豆的西边。当外列：谓设于带骨之醢的西边，与昌菹、带骨之醢并列。在东方：在东方，则蕡在西。
- (26)妇赞者执白、黑：白，熬稻，此指盛熬稻之筩；墨，熬黍，此指盛熬黍之筩。
- (27)白在西方：白在西，则黑在东。退：退入房中。
- (28)乃升：升牲体于俎。
- (29)一俎：谓司士所设羊鼎西第一俎，为尸之正俎。
- (30)肉清：肉在汁中。啜肺：即离肺。南俎：雍人所设在南者，此俎亦为司马所载，然非为尸之正俎，而为尸之加俎。
- (31)载于一俎：此俎为雍人所设在北者，亦非为尸之正俎，而为尸之加俎。
- (32)切肺：即祭肺。一俎：司士所设羊鼎西之次俎，或曰第二俎。
- (33)侑俎：另一只侑俎。一俎：司士助手所设羊鼎西之俎。
- (34)阼俎：主人之俎，司士所设豕鼎西俎。载于一俎：此俎乃主人之正俎。
- (35)载于一俎：此俎乃主人之加俎。
- (36)豕膋：犹“豕俎”。载于一俎：此俎亦为主人之加俎。

- (37) 啜羊肺：即羊祭肺。载于一俎：此俎为主妇之正俎，主妇有正俎，无加俎。
- (38) (f&)：古代祭祀用的大块鱼肉。
- (39) 卒升：载尸羊俎完毕。
- (40) 宾长：上宾。 宾降：此宾指宾长。
- (41) 兼祭于豆祭：谓于刚祭过的豆间行祭。
- (42) 受于鼎西：受者，次宾。左廉：即左边。却右手执匕枋：却，仰也；匕枋，疏匕之枋。
- (43) 二手执桃匕枋以挹清：桃，通“操”，把持也；挹(y@)，舀，汲取。若是者三：三挹三注也。
- (44) 肺：指羊祭肺。
- (45) 拜：向主人行拜。
- (46) 反加于俎：反之于羊肉清俎也。
- (47) 缩执俎以降：此俎系空俎。
- (48) 拜：谓尸向主人行拜。
- (49) 主人受爵：此爵系空爵。
- (50) 西楹西：即西阶上。
- (51) 主人在其右：在侑的右边。
- (52) 醢在南方：醢在南，则菹在北。
- (53) 侑升筵自北方：升筵，登堂至席上；自北方，从北边。
- (54) 同祭于豆祭：于刚祭过的豆间行祭。
- (55) 如尸礼：如献尸之礼。
- (56) 拜：谓侑向主人行拜。
- (57) 尸受侑爵：此爵系空爵。
- (58) 主人对：对谓答谢。
- (59) 东楹东：即东阶上。
- (60) 筵前：指主人席前。菹在北方：菹在北，则醢在南。
- (61) 长宾：即宾长。
- (62) 右取肺：肺指羊正俎之祭肺。
- (63) 匕清：羊匕、羊清。如尸礼：和献尸之礼一样。
- (64) 受肺：此肺指羊肉清俎之啜肺。
- (65) 载之：谓载羊肉清俎上之肉于羊俎。虚俎：即空俎。
- (66) 燔：羊燔。如尸礼：和献尸时一样。
- (67) 拜：谓主人拜尸。
- (68) 崇酒：崇，充也，即充酒。
- (69) 房东：房户外之东。
- (70) 出：出房。实爵：斟酒于爵。尊南：置于酒尊的南边。
- (71) 脍(du4n)脩(xi&)：捶捣而加姜桂的干肉。
- (72) 以羊铏之柶挹羊铏：前“铏”为盛羹之器，后“铏”即指羹。
- (73) 上铏：指羊羹。
- (74) 主人之北：谓主人席之北。
- (75) 侑兴取肺：此肺指切肺。
- (76) 二铏：羊铏和豕铏。如尸礼：其授受、奠设之仪和献尸时一样。
- (77) (拜)啐酒：拜系衍文，疑为“坐”字。
- (78) 其受豕脔：其指主人。
- (79) 盥洗爵：于洗中洗手洗爵。

- (80)西面拜：拜，拜尸也。
- (81)妇人赞者：指宗妇之少者。
- (82)兴取肺：此肺指羊胛肺。
- (83)扱手：谓用佩巾拭手。
- (84)上宾：即宾长。
- (85)荐左：醢之东也。
- (86)辞：辞降也。
- (87)坐祭：指主人言。
- (88)主人反位：返东楹东北面之位。
- (89)奠爵于荐左：宾长所献酒爵放在北边，此爵则放在它的南边。
- (90)房中之羞：即内羞，指粉制点心等，属谷物。
- (91)庶羞：肉类肴馔，如羊臠、豕等，属牲物。
- (92)醢在西：醢在西，则脯在东，醢盛豆中，脯盛筮中。
- (93)宾坐：此“宾”指宾长。
- (94)宾坐取祭以降：宾，指宾长；取祭，谓取脯、肺。
- (95)宰夫执荐以从：执荐指执豆、筮。
- (96)众宾长升：谓众宾各以长幼次第升堂。
- (97)既：尽也。
- (98)上宾：即宾长。
- (99)其膏体，仪也：仪，度也；此谓俎上牲体，各以尊卑不同而载。
- (100)乃升长宾：此长宾即上宾。
- (101)宾在左：宾指长宾，下文“宾答拜”、“宾降”之“宾”，亦指长宾。
- (102)宾降：降，返位，即返西阶西南之位。
- (103)宾在左：此宾指长宾，下文“宾答拜”、“宾辞”、“宾拜受爵”、“宾西面坐”之“宾”，亦指长宾。
- (104)复位：复西阶南北面之位。
- (105)荐左：豆、筮的左边。
- (106)主人在其右答拜：在兄弟之长的右边，即在东阶之东。
- (107)皆：指众兄弟。
- (108)升受爵：指众兄弟言。
- (109)其先生之膏：指长兄弟之俎。
- (110)其众，仪也：众，指众兄弟；仪，谓俎上牲体依尊卑长幼而载，如前。
- (111)内宾：指姑姊妹及宗妇。
- (112)亦有荐膏：谓亦各有俎豆设于其位。
- (113)私人：指家臣。
- (114)拜于下：下，指堂下；拜于下，谓家臣于堂下向主人行拜。长：指家臣之长。
- (115)主人就筮：就犹“升”，此谓主人献毕而由阶上就东序之筮。
- (116)尸作三献之爵：作，端拿；三献之爵，指上宾所献之酒爵，此爵为上宾献尸时，尸奠于荐左而不举者。
- (117)清鱼：鱼在鱼汁之中。
- (118)乃缩执俎以降：此俎系空俎。
- (119)三献：指上宾。
- (120)卒爵拜：就主人言，谓主人饮尽酒爵中酒，向上宾行拜。
- (121)坐祭，遂饮，卒爵拜：皆就上宾言。

- (122) 二人洗觶：一以为尸，一以为侑也。
- (123) 皆降：指上洗觶者二人。 反位：返西楹西北面东上之位。
- (124) 尸就筵：谓尸酬主人毕而就户西南面之筵。
- (125) 复位：谓主人复西阶上侑右之位。
- (126) 主人复筵：谓主人酬侑毕而复东序西面之筵也。
- (127) 侑酬之，如主人之礼：谓侑酬长宾亦如主人酬侑之礼。
- (128) 遂及兄弟：谓众宾酬众兄弟。 皆饮于上：上指西阶上。
- (129) 遂及私人：私人，指家臣之长；遂及私人，谓兄弟之长酬家臣之长。
- (130) 以之其位：就所酬者之位。
- (131) 兄弟之后生者举觶于其长：后生，年幼者；觶，通“爵”；其长，兄弟中之长者。
- (132) 坐奠爵：指兄弟中之幼者言。
- (133) 其位：洗东西面位。
- (134) 宾长：众宾长。如初：和上宾三献时一样。无滹：无鱼。
- (135) 宾一人：指次宾长。如初：和上二人举觶于尸、侑之仪一样。遂之于下：遂及众宾、众兄弟和众家臣。
- (136) 爵无算：唯己所欲，无有次第之数。此段言宾和兄弟交互献酬。
- (137) 拜侑与长宾：指主人言。
- (138) 众宾从：从长宾而出。
- (139) 司土归尸、侑之俎：送尸、侑之俎于其家。
- (140) 主人退：退于寝。有司彻：撤堂上下之荐俎。
- (141) 若不宾尸：上大夫有宾尸之礼，下大夫无宾尸之礼。祝侑亦如之：谓尸七饭之前，祝侑尸之礼和上大夫宾尸之礼同。
- (142) 尸食：八饭。盛俎：盛于胙俎。腊辩，无脾：谓兽右半体皆载于胙俎，除脾之外。脾同“脾”。
- (143) 乃举牢肩：指上佐食言。牢肩，豕、羊的肩。
- (144)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此俎系空俎。以入：入室。
- (145) 摭(zh0)：拾取，摘取。俎释三个：所释者，兽则前肋骨、中肋骨、后肋骨，鱼则三枚。个，犹“枚”。
- (146) 取于是：谓取于所实之一俎。
- (147) 佐食受牢举：牢举指羊、豕的肺脊。如宾：谓如其有宾尸之礼。
- (148) 宾羞肝：肝指牢肝，即羊、豕之肝。
- (149) 其献祝与二佐食：指主人言。
- (150) 反位：返回主人北边位。
- (151) 取枣、糗：乃右手取之。
- (152) 卒爵：指尸饮尽酒爵中酒。
- (153) 卒爵拜：指主妇饮尽酒爵中酒，向尸行拜。
- (154) 拜，坐受爵：指祝言。
- (155) 取枣、糗祭于豆祭：乃右手取之。
- (156) 卒爵：指祝言。
- (157) 主妇受爵：此爵系空爵。下文“主妇受爵，以入于房”之爵亦系空爵。
- (158) 宾：即宾长。
- (159) 爵止：搁下酒爵。
- (160) 腊臂：兽之左臂。
- (161) 受爵：此爵系空爵。酌以醋：斟酒自酬。

- (162)卒爵，拜：指主妇言。拜谓向主人行拜。
- (163)尸作止爵：尸拿起先前搁下未饮之酒爵。
- (164)宾拜：宾指宾长。
- (165)祝受爵：此爵系尸刚饮尽之空爵。
- (166)宾拜受爵：宾指宾长，爵指祝授尸、尸回酬宾长之酒爵。
- (167)献祝及二佐食：献指，宾长而言。
- (168)洗，致爵于主人：亦指宾长言。
- (169)主妇北堂：北堂指房中北边。
- (170)妇赞者：主妇之助手。 蒞在南方：蒞在南，则醢在北。
- (171)妇人赞者：妇赞者之赞耳，即宗妇之少者。
- (172)易爵于筐：指宾长言。醋于主人：代主人自酬。
- (173)内羞：即房中之羞。
- (174)其酬醋：酬，酬宾；醋，自酬。
- (175)其位：兄弟位在洗东，内宾位在房中，私人（家臣）位在兄弟之南。
- (176)卒：献毕。羞：指庶羞。
- (177)尸醋：谓尸酬献宾长。
- (178)献祝，致，醋：指宾长言。致，谓致爵于主人、主妇；醋，谓自酬。
- (179)宾以爵降：宾指宾长。
- (180)宾、兄弟交错其酬：宾，众宾；兄弟，众兄弟；交错其酬，旅酬也。
- (181)利洗爵：利指上佐食。
- (182)尸醋：谓尸酬献上佐食。
- (183)献祝：指上佐食言。
- (184)有司受：受尸俎。 归之：送归尸之家。
- (185)彻阼荐俎：指佐食言。
- (186)乃饩，如宾：饩，饩食；如宾：其礼和宾尸时相同。
- (187)有司官彻饩：谓司马、司士撤俎，宰夫取敦及豆。饩于室中西北隅：饩，亦设也。
- (188)司宫扫祭：扫豆间之祭，埋之西阶东。
- (189)祝执其俎以出：其俎，祝自己的俎；出，出室。
- (190)归之：送归祝之家。
- (191)妇人乃彻：妇人，妇赞者，即主妇之助手；彻，撤房中荐俎。
- 室中之饩：即上有司官撤饩而改设于室中西北隅者。

【译文】

有司撤去室中之饩及祝、佐食之俎，并于堂上打扫。司宫设酒。又将尸俎上的祭品拿回灶上温热。温热后，将羊、豕、鱼升入鼎中，但不设兽和肤的专鼎；放好抬鼎的杠子与覆鼎的幂，将鼎陈设在庙门外，和先前一样。进而于宾客中选择佐助“尸”的人——侑，侑须与“尸”异姓。宗人嘱咐侑后，侑出来到庙门外，等待“尸”之到来。

司宫接着为“尸”设席于室户之西，席的正面朝南；又为侑设席于西序，席的正面向东。“尸”和侑立于庙门外，面朝北，以西为上。主人出庙门迎“尸”，宗人为宾相。主人向“尸”行拜，“尸”答拜。主人又向侑行拜，侑答拜。主人向“尸”和侑拱手，先入门，站在右边。“尸”随之入门，站在左边；侑又随之入门，也站在左边。接着主人、“尸”、侑相互揖让，至阶前又揖让。进而主人从东阶先登堂；“尸”

和侑则随即从西阶登堂，立于西楹柱的西边，面朝北，以东为上。主人则立于东楹柱的东边，面朝北，拜谢“尸”的驾临；“尸”答拜。主人又拜谢侑的驾临，侑答拜。

于是抬鼎，司马二人抬羊鼎，司士四人以二人抬豕鼎、二人抬鱼鼎。抬进来后将鼎陈设于东阶下，面面朝西，以北为上，和先前一样。雍正执一匕（羊匕）从于鼎后，雍府执二匕（豕匕、鱼匕）从于雍正之后，司士执拿两只俎又从于雍府之后，司士助手也执拿合在一起的两只俎又从于司士之后。匕都置于鼎上，匕柄朝东。两只俎设在羊鼎的西边，东西陈设。两只俎设在豕鼎和鱼鼎的西边，也东西陈设。雍府又合执两只俎，将其陈设在羊俎的西边，与前面所陈并排，都是东西陈设；将两只柄上刻有花纹图案的匕顺着放在俎上，匕柄向西。

主人下堂，接过冢宰交给的几。“尸”、侑下堂，主人辞谢，“尸”答谢。冢宰授几于主人，主人接过来，用双手横着拿几，并向“尸”作揖。主人登堂，“尸”、侑登堂，主人返回东楹柱东边之位，“尸”、侑返回西楹柱西边之位。主人面朝西，左手顺几而拿着，右手以袖子拂拭几上灰尘三下；然后双手横拿着几，进至席前授给“尸”。“尸”进前两手相并执几中间接过来，主人退回东楹柱东边原位。“尸”将几转过来，由横着拿变为竖着拿。右手执拿几的外边，左手执拿几的里边，面朝北将几放在席上左侧，自北而南竖着放，放几时“尸”不坐下。主人站在东楹柱的东边，面朝北向“尸”行拜。“尸”返回西楹柱西边原位，与侑皆面朝北，向主人答拜。

主人下堂洗手，“尸”、侑下堂，“尸”请主人不需洗手。主人答谢，坚持洗完手，并向“尸”行拱手礼。主人上堂，“尸”、侑也上堂，“尸”站在西楹柱的西边，面朝北拜谢主人洗手。主人站在东楹柱的东边，面朝北放下酒爵答拜，又下堂清洗酒爵。“尸”侑也下堂，主人请“尸”不需下堂，“尸”答谢。洗爵完毕，主人向“尸”、侑拱手，然后登堂，“尸”、侑也登堂。主人坐下，取酒爵斟酒后献给“尸”。“尸”面朝北向主人行拜，接过酒爵，主人站在东楹柱的东边，面朝北向“尸”行拜送爵。

主妇从东房取来韭菹和肉酱，坐下设于席的前面；韭菹在西边，肉酱在东边。主妇助手端拿用菖蒲根制成的菹和带骨的肉酱，授给主妇。主妇不起立，接过来，附设在韭菹和肉酱的南边，菖菹在东，带骨之肉酱在西。接着起立，从房中取筴；筴中盛煮熟的麦和炒熟的大麻子，主妇坐下，将其设在四豆的西边，与菖菹、带骨之肉酱并列；盛煮熟的麦之筴在东，盛炒熟的大麻子之筴在西。主妇助手执拿盛熬稻之筴和盛熬黍之筴授给主妇。主妇不起立，接过来；并将其设在前面两只筴的南边，其中，盛熬稻之筴在西，盛熬黍之筴在东；然后起立，退下。

接着生出牲体而载于俎。司马用匕将牲体从羊鼎中生出而载于俎上。俎上所载为牲之右半体，前胫骨，后胫骨，前脊骨一块、中脊骨一块，后脊骨一块，后肋骨一块，中肋骨一块，前肋骨一块，肠一段，胃一块，祭肺一块，凡此皆载在一只俎上。司马又从羊肉汁中取出前肢下段半块、前脊骨一块、中肋骨一块、肠一截、胃一块、离肺一块，载于南边俎上。司士亦用匕将牲体从豕鼎中生出并载于俎上，俎上所载为牲

之右半体，前胫骨，后胫骨，前脊骨一块，中脊骨一块，后脊骨一块，后肋骨一块，中肋骨一块，前肋骨一块，肤五块，祭肺一块，载于一只俎上。侑俎上所载：羊的左肩，左后肢上截，前脊骨一块，肋骨一块，肠一截，胃一块，祭肺一块，凡此皆载于一只俎上。另一只侑俎所载：豕的左肩半块，前脊骨一块，肋骨一块，肤三块，祭肺一块，凡此亦载于一只俎上。主人之俎所载：羊肺一块，祭肺一块，凡此亦载于一只俎上。又从羊肉汁中取出左前肢一块，脊骨一块，肋骨一块，肠一截，胃一块，祭肺一块，载于一只俎上。豕俎所载：前肢一段，脊骨一块，肋骨一块，肤三块，祭肺一块，凡此皆载于一只俎上。主妇之俎所载：羊的左前肢下段，脊骨一块，肋骨一块，肠一截，胃一块，肤一块，羊祭肺一块，凡此亦皆载于一只俎上。司士又用匕将鱼从鱼鼎中升出并载于俎上，其中“尸”俎鱼五条，横着载于俎上；侑俎和主人俎都是鱼一条，亦是横着载于俎上；“尸”、侑、主人之俎都放有大块鱼肉以用于祭祀。

载尸羊俎完毕。上宾将羊俎设于豆的南边，然后下堂。“尸”从西边来到席上，坐下；左手执酒爵，右手取韭菹，在三只豆中蘸过之后，于豆间行祭。“尸”接着取煮熟的麦和炒熟的大麻子，宰夫助手则取熬稻和熬黍授给“尸”。“尸”接过来，并于刚祭过的豆间行祭。

雍人将柄上刻有花纹图案的疏匕和俎授给次宾。次宾于鼎的西边接过来，左手执拿俎的左边，竖着俎，仰其右手执拿着匕柄，将其竖着放于俎上，面朝东于羊鼎之西接过俎。司马在羊鼎的东边，双手执持匕柄汲取肉汁注入疏匕，凡此共三次。“尸”起立，左手执酒爵，右手取羊祭肺，坐下行祭；又祭酒，起立，左手执酒爵。次宾竖着执拿匕、俎登堂，并就这样授给“尸”。“尸”仰其手接过匕柄，坐下行祭，尝肉汁；继而起立，翻过手心向下面将匕还给次宾。次宾亦翻过手心向下将匕接过来，并竖着放匕于俎上，而后下堂。“尸”坐在席的末端尝酒，起立，旋即坐下，放下酒爵，继而向主人行拜，告主人味美，接着执拿酒爵起立。主人于东楹柱的东边面朝北答拜。

司马献上另一只羊俎，竖着端上。“尸”坐下，放下酒爵，起立取肺，坐下将肺撕开行祭，尝肺；起立，将其放回羊俎上。司马竖着将俎放在羊俎的南边，并将此俎上的肉载于前一只羊俎上；载毕，亦竖着执拿空俎下堂。

“尸”坐下执酒爵起。次宾献上羊之炙肉，竖着拿俎，俎上竖着放一块羊之炙肉，盐放在俎上右侧。“尸”左手执酒爵，右手从次宾所献俎上接过炙肉，蘸盐；接着坐下振祭，尝炙肉；然后起立，将炙肉加放在羊俎上面。次宾竖着执俎下堂。“尸”自席上下来，面朝北立于西楹柱的西边，坐下饮尽酒爵中酒；继而端拿酒爵起立，又坐下放下酒爵，向主人行拜；然后再端拿酒爵起立。主人面朝北立于东楹柱的东边，向“尸”答拜。主人从尸手中接过空爵。“尸”返回席位，立于席的末端。

主人斟酒献给侑。侑立于西楹柱的西边，面朝北向主人行拜后接过酒爵。主人站在侑的右边，面朝北向侑答拜。

主妇呈献韭菹、肉酱，坐下放在侑的席前，肉酱在南，韭菹在北。主妇助手执一盛煮熟的麦、一盛炒熟的大麻子的两只筯授给主妇。主妇不起立，接过来，将盛煮熟的麦之筯放在肉酱的南边，又将盛炒熟的大麻子之筯放在盛煮炒的麦之筯的东边。陈放完毕，主妇回到房中。

侑从北边登堂至席上。司马横着端拿羊俎登堂，并将其设在豆的东边。侑坐下，左手执酒爵，右手取苴蕘以肉酱后，于豆间行祭；又取煮熟的麦和炒熟的大麻子于刚祭过的豆间行祭；继而起立，左手执酒爵，右手取肺，坐下行祭，祭酒；接着又起立，左手执酒爵。

次宾呈献羊之炙肉，和献尸之礼相同。侑从北边下席，面朝北立于西楹柱的西边；坐下饮尽酒爵中酒，执拿酒爵起立；又坐下放下酒爵，向主人行拜。主人答拜。

“尸”从侑手中接过空爵，下堂清洗。侑也下堂，立于西阶西边，面朝东。主人则从东阶下堂，请“尸”不必洗爵。“尸”坐下将空爵放入筐中，然后起立答谢主人。洗爵完毕，主人登堂，“尸”则从西阶登堂。主人拜谢“尸”洗爵。“尸”面朝北立于西楹柱的西边，坐下放下酒爵，向主人答拜，继而下堂洗手。主人陪同下堂，“尸”辞谢，主人答谢。洗手完毕，主人登堂。“尸”登堂，坐下取酒爵斟上酒。司宫于东序设席，席的正面向西。主人立于东楹柱的东边，面朝北向“尸”行拜后接过酒爵，“尸”立于西楹柱的西边，面朝北答拜。

主妇呈献韭菹、肉酱，坐下陈设在主人席前；韭菹在北，肉酱在南。主妇助手执拿一盛煮熟的麦、一盛炒熟的大麻子的两只笱呈给主妇；主妇不起立，接过来；陈设盛煮熟的麦之笱于韭菹的西北边，陈设盛炒熟的大麻子之笱于盛煮熟的麦之笱的西边。主人从北边来到席上，主妇返回房中。

宾长设羊俎于豆的西边。主人坐下，左手执酒爵，右手祭豆、祭笱，和侑祭之礼仪一样；继而起立，左手执酒爵，右手取祭肺；然后坐下用肺行祭，又祭酒，起立。

次宾呈献羊匕和羊肉汁，和献“尸”之礼相同。主人坐于席的末端，尝酒，然后执拿酒爵起立。

司马献给主人另一只羊俎，献时竖着执俎。主人坐下，将酒爵放在左侧；接着起立，从司马所献俎上取过肺，坐下将肺撕开行祭，尝肺；然后起立，将肺放回司马所献俎上。司马竖着将此俎放在前一只羊俎的西边，将此俎上的祭品载于前一只羊俎上；载毕，竖着执拿空俎下堂。

主人坐下取酒爵后起立。次宾呈献羊之炙肉给主人；主人接过来，其礼仪和献“尸”时一样。

主人从北边下席，面朝北立于东阶上，坐下饮尽酒爵中酒，执酒爵起立；又坐下放下酒爵，向“尸”行拜，然后执拿酒爵起立。“尸”于西楹柱的西边向主人答拜。主人坐下将空爵放在东序的南边。侑登堂。“尸”、侑都面朝北立于西楹柱的西边。主人面朝北立于东楹柱的东边，为谢完酒而行拜两次。“尸”和侑都答拜两次。主人和“尸”、侑都返回席上就位。

司宫从筐中取出酒爵，于房户外的东边授给主妇助手，主妇助手又呈给主妇。主妇于房中洗爵，出房，斟酒后置放于酒尊的南边，然后面朝西向“尸”行拜，端拿酒爵献给“尸”。“尸”于席上向主妇回拜，接过酒爵。主妇面朝西立于主人之席的北边，行拜送爵；继而返回房中，取一盛羊羹之器——铏，坐下放在韭菹的西边。主妇助手执拿一盛豕羹之器——铏从于主妇之后；主妇不起立，接过来，将其设在羊铏的西边；继而起立，返入房中，取米粉糕点和经捣捶并加姜桂的干肉，执拿着出

房；然后坐下，将米粉糕点放在盛炒熟的大麻子之笱的西边，将干肉设在盛熬稻之笱的西边；设毕起立，于主人之席的北边而立，面朝西。“尸”坐下，左手执酒爵，右手以米粉糕点和干肉于豆间行祭；又用羊铏中的勺子舀取羊羹，继而又舀取豕羹，于豆间行祭，然后祭酒。次宾呈献豕匕和豕肉汁，其礼仪和前面献羊匕和羊肉汁时相同。“尸”坐着尝酒，左手执酒爵，右手取羊羹而尝之，继而执酒爵起立；又坐下放下酒爵，向主妇行拜；主妇答拜。“尸”执酒爵起立。司士献上豕俎于“尸”。“尸”坐下放下酒爵，起立接过豕俎，其礼仪和接受前面所献后一只羊俎时相同，然后坐下，取拿酒爵起立。次宾呈献豕之炙肉于“尸”。“尸”左手执酒爵，右手接过豕之炙肉，其礼仪也和前面接受羊之炙肉时一样，然后坐下饮尽酒爵中酒，向主妇行拜。

主妇向“尸”答拜，接过空爵；又斟酒献给侑。侑行拜后接过酒爵，主妇站在主人之席的北边，面朝西答拜。主妇又呈献米粉糕点和干肉给侑，先坐下将米粉糕点放在盛煮熟的麦之笱的南边，将干肉放在盛炒熟的大麻子之笱的南边。侑坐下，左手执酒爵，右手取米粉糕点和干肉于豆间行祭。司士竖着执拿豕俎登堂。侑起立取肺，坐下祭肺。司士又竖着将豕俎设在羊俎的东边，并将豕俎上的祭品载于羊俎上，载毕，又竖着执拿空俎下堂。侑起立。次宾呈献豕之炙肉给侑；侑接过来，其礼仪和献“尸”时相同，然后坐下饮尽酒爵中酒，向主妇行拜。

主妇向侑答拜，接过空爵，斟酒后献给主人。主人于席上向主妇行拜后接过酒爵，主妇面朝北站在东阶上答拜。主妇又陈设羊铏和豕铏及米粉糕点、干肉，其授受、奠设之仪和献“尸”时相同。主人祭米粉糕点，祭干肉，祭铏，祭酒，接受豕匕和豕肉汁，行拜尝酒，其礼仪都和献“尸”时一样；不过尝羹时不行拜礼。主人接受豕俎，接受豕之炙肉，其礼仪也和献“尸”时相同；主人坐下饮尽酒爵中酒，向主妇行拜。主妇面朝北答拜，接过空爵。

“尸”下席，从主妇手中接过酒爵下堂。主人下堂，侑也下堂。主妇则返入房中。主人立于洗的东北边，面朝西。侑面朝东立于西阶的西南边。“尸”从筐中换一只酒爵，又于洗中洗手洗爵。主人向“尸”、侑拱手作揖。主人登堂。“尸”从西阶登堂，侑则从于“尸”后登堂。主人面朝北立于东楹柱的东边。侑则面朝北立于楹柱的西边。“尸”斟酒。主妇出房后，面朝西向“尸”行拜，然后接过酒爵。“尸”面朝北立于侑的东侧答拜。主妇返入房中，司宫于房中设席，席的正面向南。主妇站在席的西边。主妇助手呈献韭菹、肉酱，坐下放在席的前面，韭菹在西，肉酱在东。宗妇之少者捧拿煮熟的麦和炒熟的大麻子授给主妇助手；主妇助手不起立，接过来，将煮熟的麦放在韭菹的西边，又将炒熟的大麻子放在煮熟的麦的南边。主妇来到席上。司马将羊俎设于豆的南边。主妇坐下，左手执酒爵，右手取韭菹蘸以肉酱后，于豆间行祭；又取煮熟的麦和炒熟的大麻子于刚祭过的豆间行祭。主妇放下酒爵，起立取肺，坐下将肺撕开行祭，尝肺；起立将肺放回俎上，坐下用佩巾拭手，然后祭酒，尝酒。次宾呈献羊之炙肉给主妇。主妇起立，接过炙肉，其授受之礼和献主人时相同。接着主妇执酒爵出房，面朝西于主人之席的北边，站着饮尽酒爵中酒，然后执空爵向“尸”行拜。“尸”立于西楹柱的西边，面朝北答拜。主妇返入房中而立。“尸”、主人和侑都来

到席上就位。

宾长清洗酒爵登堂，斟酒后献给“尸”。“尸”行拜后接过酒爵。宾长立于西楹柱的西边，面朝北行拜送爵。“尸”将酒爵放于先前所陈俎豆的左边。宾长下堂。

主人下堂，清洗酒爵。“尸”和侑也下堂。主人将酒爵放入筐中，辞谢“尸”下堂。“尸”答谢。洗爵完毕，主人向“尸”作揖。“尸”登堂，侑留下来。主人斟酒酬“尸”，立于东楹柱的东边，面朝北坐下放下酒爵，向“尸”行拜。“尸”立于西楹柱的西边，面朝北答拜。主人坐下祭酒，饮尽酒爵中酒，又向“尸”行拜。尸答拜。主人下堂洗爵。“尸”亦下堂，请主人不必洗爵。主人答谢，坚持将酒爵洗好，然后放入筐中。主人登堂，“尸”亦登堂。主人斟酒献给“尸”，“尸”行拜后接过酒爵。主人返回东楹柱东边面朝北之位向“尸”答拜。“尸”面朝北坐下，将酒爵放在宾长所献酒爵的南边。

“尸”、侑、主人都来到席上就位。于是呈献肴饌，宰夫呈献粉制糕点等内饌给“尸”、侑和主人、主妇，都放在右边；司士则呈献羊臠、豕等庶饌给“尸”、侑和主人、主妇，都放在左边。

主人下堂，于门东面朝南向众宾行拜三次。众宾于门东面朝北向主人各答拜一次。主人清洗酒爵，宾长请主人不必洗爵。主人将酒爵放入筐中，起立答谢，洗毕，登堂斟酒，于西阶上献给宾长。宾长登堂，行拜后接过酒爵；主人站在宾长的右边，面朝北答拜。宰夫从东房取来一笱干肉和一豆肉酱献上，肉酱在西，干肉在东。司士则于豆在北边设俎，俎上所载：羊胛一块，肠一截，胃一块，切肺一块，肤一块。宾长坐下，左手执酒爵，右手取干肉蘸以肉酱后行祭；继而执酒爵起立，取肺后又坐下祭肺；接着祭酒，饮尽酒爵中酒，并执酒爵起立；而后坐下放下酒爵，向主人行拜，执酒爵起立。主人答拜，从宾长手中接过空爵。宾长坐下，取干肉与肺下堂，而后面朝西坐下将其放于西阶的西南边。宰夫执豆、笱从宾长而下堂，并将其设于宾长所放干肉和肺的东边。司士则执俎从宰夫而下堂，并将其设于宰夫所放豆、笱的东边。

众宾各以长幼次第登堂，向主人行拜，接受酒爵，主人一一答拜。众宾先后坐下祭酒，饮尽酒爵中酒，不为尽爵而拜。宰夫佐助主人斟酒，遍授众宾。众宾遍受酒爵。献给众宾的干肉、肉酱与俎均设在众宾各自的位置上。众宾各自的位置为自宾长而南排列，都面朝东。众宾俎上牲体亦依尊卑不同而载。

接着请长宾登堂。主人斟酒，代长宾自酬；主人立于西阶上，面朝北，长宾立于主人的左侧。主人坐下放下酒爵，向长宾行拜，然后执拿酒爵起立；长宾答拜。主人坐下祭酒，饮尽酒爵中酒，执拿酒爵起立；又坐下放下酒爵，向长宾行拜。长宾答拜，下堂返回西阶西南之位。

宰夫清洗酒觶登堂。主人接过酒觶斟酒，下堂于西阶南边酬献长宾，面朝北。长宾站在主人的左边。主人坐下放下酒爵，向长宾行拜，长宾答拜。主人坐下祭酒，饮尽酒爵中酒后向长宾行拜。长宾答拜。主人清洗酒爵，长宾请主人不必洗爵。主人坐下将酒爵放入筐中，答谢长宾，洗爵完毕，登堂斟酒，而后下堂返回西阶南面朝北之位。长宾行拜后接过酒爵，主人答拜送爵。长宾面朝西坐下，将酒爵放在先前宰夫所放俎、豆的左边。

主人清洗酒爵，登堂斟酒，于东阶上献给众兄弟。兄弟之长登堂，向主人行拜后接过酒爵。主人立于兄弟之长的右边答拜。兄弟之长坐下祭酒；又起立饮酒，但不为尽爵而行拜。主人按此礼一一献酒于众兄弟。众兄弟各人遍受酒爵，众兄弟的位置在洗的东边，面朝西，以北为上。众兄弟各人登堂接受酒爵，他们的俎、豆、笾都设在各自的位置上。长兄弟之俎所载：后肢一截，肋骨一块，肤一块。众兄弟俎上牲体依尊卑长幼不同而载。

主人洗爵，斟酒后于房中献给姑姊妹和宗妇。姑姊妹及宗妇面朝南行拜后接过酒爵，主人面朝南站在姑姊妹及宗妇右侧答拜。姑姊妹及宗妇坐下祭酒，又站起来饮酒，但也不为尽爵而行拜。主人照此遍授所有的姑姊妹和宗妇，姑姊妹及宗妇则遍受酒爵，而且他们各自的位置上也各设有俎、豆等。

主人下堂清洗酒爵，登堂于东阶上献给家臣。家臣于堂下 457 向主人行拜，然后登堂接过酒爵，主人向家臣之长答拜。家臣下堂，坐下祭酒，又站起来饮酒，但也不为尽爵而行拜。主人照此礼遍授众家臣，众家臣遍受酒爵。宰夫佐助主人斟酒。主人不向众家臣答拜。众家臣的位置在众兄弟之位的南边，也是以北为上，并且也都设有各自的俎、豆等。主人献毕，来到东序席上就位。

“尸”端拿上宾所献之酒爵。司士呈献浸于鱼汁中的鱼，竖着执俎登堂。“尸”取俎上鱼之腹部大肉行祭，又祭酒，饮尽酒爵中酒。司士竖着将鱼俎放在羊俎的南边，并将鱼横载于羊俎上面，载毕，又竖着执空俎下堂。“尸”放下酒爵向上宾行拜。上宾面朝北答拜，接过空爵，斟酒后献给侑。侑向上宾行拜后接过酒爵，上宾面朝北答拜。司马献上浸于鱼汁中的鱼一条，其礼仪和献“尸”之礼相同。侑饮尽酒爵中酒，向上宾行拜，上宾答拜，接过空爵，斟酒后又献给主人。主人向上宾行拜后接过酒爵，上宾站在东楹柱的东边，面朝北答拜。司士呈献浸于鱼汁中的鱼一条，其礼仪和献“尸”之礼相同。主人饮尽酒爵中酒向上宾行拜。上宾答拜后，接过空爵。“尸”下席，从上宾手中接过空爵，斟酒后酬献上宾。上宾立于西楹柱的西边，面朝北向“尸”行拜后接过酒爵，“尸”站在上宾的右边将酒爵授给上宾。“尸”返回席上，面朝南向上宾答拜。上宾坐下祭酒，饮尽酒爵中酒，然后向尸行拜。尸答拜。上宾执空爵下堂，并将其放入筐中。

二人一为“尸”、一为侑清洗酒觶，登堂斟酒，立于西楹柱的西边，面朝北，以东为上，坐下放下酒爵，向“尸”、侑行拜，而后执酒爵起立，“尸”、侑答拜。二人坐下祭酒，饮尽酒爵中酒，执酒爵起立，坐下放下酒爵，向“尸”、侑行拜，“尸”、侑答拜。二人都下堂清洗酒觶，登堂斟酒，返回西楹柱西边面朝北以东为上之位。“尸”、侑都向二人行拜后接过酒爵，二人都向“尸”、侑答拜送爵。侑将酒觶放在右边。“尸”进而执酒觶起立，面朝北到东阶上酬献主人；主人立于“尸”的右侧。“尸”坐下放下酒爵，向主人行拜；主人答拜。“尸”不祭酒，站着饮尽酒爵中酒，但不为尽爵而行拜；接着又斟酒，就位于东阶上酬献主人。主人行拜后接过酒爵，“尸”答拜送爵。“尸”来到户西南面席上就位，主人于西楹柱的西边酬侑，侑立于主人的左边。主人坐下放下酒爵，向侑行拜，而后执酒爵起立，侑答拜。主人也不祭酒，站着饮

尽酒爵中酒，但也不为尽爵而行拜；接着又斟酒，返回西阶上原位。侑向主人行拜后接过酒爵，主人答拜送爵。主人回到东序西南席上，进而让长宾登堂。侑酬献长宾，其礼仪和主人酬侑一样。至于众宾酬献众兄弟，其礼仪也如此，且都于西阶上饮酒。直至兄弟之长酬献家臣之长，家臣之长于堂下行拜后登堂接过酒爵，而后下堂饮酒；饮尽酒爵中酒后，又登堂斟酒，就所酬者之位，遍酬各家臣。最后饮酒的人将酒爵放入筐中。继而呈献庶馐给众宾、众兄弟、姑姊妹、宗妇和众家臣。

兄弟中之幼者呈献酒觶于其长者，幼者清洗酒觶，登堂斟酒，下堂，面朝北立于东阶的南边，长者在幼者的左边。幼者坐下放下酒爵，向长者行拜，而后执拿酒爵起立，长者答拜。幼者坐下祭酒，饮尽酒爵中酒，执酒爵起立，又坐下放下空爵，向长者行拜，而后执空爵起立，长者答拜。接着幼者清洗酒爵，登堂斟酒，而后下堂。长者于洗东面朝西之位向幼者行拜后接过酒爵，幼者面朝东答拜。长者放下酒爵。

宾长献酒给“尸”，其礼仪和上宾三献时相同；然无鱼，酒爵不放下。

次宾长敬献酒爵给“尸”，其礼仪和前面二人分别献“尸”献侑时相同，同样的礼仪也及于众宾、众兄弟和众家臣。

众宾和众兄弟交互献酬，都及于众家臣，酬献随己所欲，不计次第之数。

“尸”出时，侑从于其后。主人送至庙门之外，并向“尸”行拜，“尸”不反顾；主人又行拜送侑和长宾，其礼仪和前面一样。众宾则从长宾而出。司士送“尸”俎、侑俎于各自的家。主人退回寝室，有司撤去堂上堂下之荐俎。

下大夫无侯“尸”之礼，“尸”七饭之前，祝侑“尸”之礼和上大夫侯“尸”之礼同。“尸”八饭之际，当将以下祭物盛于胾俎：羊、豕的前肢上段下段，后肢上段，中脊骨，后脊骨，后肋骨，前肋骨；鱼七条；兽右半体全部，除脾之外。盛俎完毕，上佐食呈上羊、豕的肩。“尸”接过来振祭，尝肩。佐食再接过来，加放于胾俎上。

佐食从堂下取一只空俎入室，继而陈放于羊俎的东边。接着将兽俎上的前肋骨、中肋骨、后肋骨和鱼俎上的三条鱼留下，其余的都载于空俎上面，而后执着俎出室。祝和主人俎上的鱼和兽都取于此俎。“尸”不再取饭，告主人已饱。主人行拜相劝，但不说话；“尸”又取饭三次。佐食接过羊、豕的肺、脊献上，其礼仪如同侯尸之礼。

主人清洗酒爵，斟酒，献给“尸”，宾长呈献羊、豕的肝，其礼仪亦如同侯尸之礼。“尸”饮尽酒爵中酒，主人向“尸”行拜，祝从尸手中接过空爵，“尸”向主人答拜。祝斟酒授给“尸”，“尸”以之酬献主人，其礼似亦如同侯尸之礼。进而所行绥祭和祝福主人之礼，也都和侯尸之礼相同。接着主人献祝、献二佐食，其位置和所设俎、豆等，也都和侯尸之礼一样。

主妇清洗酒爵，斟酒后献给“尸”，其礼仪也和侯尸之礼相同。主妇返回房中取笾，执一盛枣、一盛粉制糕点的笾出来，坐下将盛枣之笾设在稷的南边，又将盛粉制糕点之笾设在盛枣之笾的南边。主妇助手端拿栗和干肉出来，主妇又起立，接过来将栗设在粉制糕点的东边，又将干肉设在枣的东边。然后主妇起立，返回主人北边原位。“尸”左手执

酒爵，右手取枣和粉制糕点。祝则取栗和干肉授给“尸”。“尸”一并于豆间行祭，又祭酒，尝酒。次宾用俎呈献羊、豕之炙肉，盐放在俎上右侧。“尸”从俎上取下炙肉蘸盐后振祭，又尝炙肉。接着祝将炙肉接过来，加放在胙俎上面。“尸”饮尽酒爵中酒。主妇向“尸”行拜。祝从“尸”手中接过空爵。“尸”向主妇答拜。祝更换酒爵，清洗后斟酒授给尸。“尸”接过来酬献主妇，主妇站在主人的北边，行拜后接过酒爵；“尸”答拜。主妇返回原位，又向“尸”行拜。接着上佐食行绥祭之礼，和宾尸之礼相同。主妇饮尽酒爵中酒后向“尸”行拜，“尸”答拜。主妇斟酒献给祝，其礼仪和宾尸之礼一样。祝向主妇行拜后坐下接过酒爵。主妇立于主人的北边答拜。继而宰夫呈献枣和粉制糕点，坐下将枣设在菹的西边，又将粉制糕点设在枣的南上。祝左手执酒爵，右手取枣和粉制糕点于刚祭过的豆间行祭，又祭酒，尝酒。次宾呈上炙肉，其礼仪和献“尸”时相同。祝饮尽酒爵中酒。主妇从祝手中接过空爵，斟酒后献给二佐食，其礼仪也和宾尸之礼相同。二佐食饮尽酒爵中酒后，主妇接过空爵，返回房中。

宾长清洗酒爵，斟酒后献给“尸”。“尸”向宾长行拜后接过酒爵，宾长立于室户的西边面朝北答拜。“尸”搁下酒爵。主妇于房中清洗酒爵，斟酒后献给主人。主人向主妇行拜后接过酒爵，主妇立于室户的西边面朝北向主人行拜送爵。司宫设席。主妇接着呈上韭菹和肉酱，坐下设于席的前面，韭菹在北，肉酱在南。主妇助手端拿着枣和粉制糕点从于主妇之后；主妇不起立，接过来，将枣设于韭菹的北边，将粉制糕点放在枣的西边。佐食设俎，俎上所载：羊、豕之臂、脊、肋、肺各一块，肤三块，鱼一条，兽之左臂一段。主人左手执酒爵，右手取韭菹蘸以肉酱后，于豆间行祭；进而祭筮，放下酒爵；接着起立，取羊、豕之肺，坐下撕开行祭，尝肺；又起立，将肺加放在俎上，坐下拭手后祭酒；然后执拿酒爵起立，又坐下饮尽酒爵中酒，向主妇行拜。主妇答拜，从主人手中接过空爵；斟酒后自酬，立于户内面朝北拜谢主人；主人答拜。主妇饮尽酒爵中酒，向主人行拜。主人答拜。主妇执空爵返回房中。“尸”拿起先前搁下未饮之酒爵，祭酒，饮尽酒爵中酒。宾长向“尸”行拜。祝从“尸”手中接过空爵。“尸”向宾长答拜。祝斟酒后授爵于“尸”、宾长向“尸”行拜后接过“尸”回酬之酒爵，“尸”向宾长答拜送爵。宾长坐下祭酒，饮尽酒爵中酒后向“尸”行拜。“尸”答拜。接着宾长斟酒献祝和二佐食。献毕清洗酒爵，斟酒后又献给主人。主人于席上向宾长行拜，接过酒爵，宾长面朝北答拜。主人坐下祭酒，饮尽酒爵中酒，向宾长行拜。宾长答拜，接过空爵。宾长继而又斟酒献给主妇。主妇立于房中北边，司宫设席，席的正面向东。主妇立于席的北边面朝东向宾长行拜后接过酒爵，宾长面朝西答拜。主妇助手呈上韭菹和肉酱，韭菹设在南边，肉酱设在北边。宗妇之少者执拿枣和粉制糕点授给主妇助手；主妇助手不起立，接过来，将枣设于韭菹的南边，又将粉制糕点设在枣的东边。接着佐食将俎设在豆的东边，俎上所载：羊前肢一段，豕骨半块，羊脊骨一块，肋骨、肺、肤各一块，鱼一条，兽前肢一段。主妇来到席上坐下，左手执酒爵，右手取韭菹蘸以肉酱后插祭；又祭筮，放下酒爵，起立取肺，坐下将肺撕开行祭，尝肺；继而起立，将肺加放在俎上，坐下拭手；然后祭酒，执拿酒爵起立，于席的北边面朝东站着饮尽

酒爵中酒，向宾长行拜。宾长答拜，从主妇手中接过空爵。宾长接着从筐中更换一只酒爵，清洗斟酒后，代主人自酬，立于室户的西边面朝北向主人行拜，主人答拜。宾长饮尽酒爵中酒，又向主人行拜，主人答拜。宾长执拿空爵下堂，将其放入筐中。进而行献馐之礼。宰夫呈献内馐、司士呈献庶馐给尸、祝、主人、主妇，内馐设在右边，庶馐设在左边。

主人下堂拜谢众宾；清洗酒爵，斟酒献给众宾。众宾的俎、豆和位置、主人酬宾和自酬的礼仪，都和宾尸之礼一样。主人又清洗酒爵，斟酒后献给众兄弟、姑姊妹，宗妇和家臣，其礼仪都和宾尸之礼相同。众兄弟、姑姊妹、宗妇和家臣的位置和俎、豆等也都和宾尸之礼相同。献酒完毕，接着遍献庶馐给众宾、众兄弟、姑姊妹、宗妇和众家臣。

宾长献酒给“尸”，“尸”接过来又回敬宾长。宾长又献酒于祝、主人、主妇，然后自酬。宾长饮尽酒爵中酒后执空爵下堂，并将其放入筐中。

众宾、众兄弟交互旅酬，随己所欲，不计次第之数。

上佐食清洗酒爵，斟酒后献给“尸”。“尸”接过来回敬上佐食。上佐食又献酒给祝。祝接过酒爵，祭酒，尝酒，而后放下酒爵。

主人出室，立于东阶上，面朝西。祝出室，立于西阶上，面朝东。祝告主人说：“礼成。”祝入室。主人下堂，立于东阶东边，面朝西。“尸”起立。祝于前面引导，“尸”从于祝后，走出庙门。祝返回室中就位。接着祝命佐食撤去“尸”俎。佐食遵命将“尸”俎拿到庙门外边；有司接过“尸”俎，送到“尸”的家里。随后佐食又撤去主人的俎、豆。

进而行饗食之礼，其礼和宾尸时相同。

饗食完毕，司马、司士撤俎，宰夫取敦与豆，设于室中西北隅，正面朝南，与饗食之设相同，几放在右边，并用席子挡住光线。又于室中陈设一只酒尊。司宫清扫豆间之祭物，将其埋于西阶的东边。主人出室，立于东阶上，面朝西。祝执自己的俎出室，立于西阶上，面朝东。司宫关好门窗。祝告主人：“礼成”，随后执着俎走出庙门外；有司从祝手中接过俎，并送到祝的家里。众宾出室，主人到庙门外行拜相送，而后返回。主妇助手撤去房中荐俎，又撤去刚设于室中西北隅的俎、豆等。

后 记

这本《仪礼译注》，是我们合作完成的。分工如下：

李景林：前言、《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

王素玲：《燕礼》、《大射仪》、《聘礼》、《公食大夫礼》、《覲礼》、《丧服》。

邵汉明：《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

署名以上述分工的顺序为序。

五经中其它经典，大都已有过多种今注今译问世。独《仪礼》一书，迄本书写作时，尚未见有今注。因此，我们不揣浅陋，选此书来作译注。《仪礼》文古义奥，素称难读，加之我们学力有限，书中错误，肯定不少，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撰写时，所参考的注疏和研究著作主要有：郑玄、贾公彦《仪礼注疏》、胡培翠《仪礼正义》、张尔歧《仪礼郑注句读》、凌廷堪《礼经释例》、张惠言《仪礼图》、皮锡瑞《经学通论》、《经学历史》、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等。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曾多次请教吉林大学古籍所金景芳先生和吕绍纲先生，并得到吉林文史出版社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时间紧迫，本书在注释详略上未能做到完全一致，存异之处，只能文责自负了。

作者

1993.12.20 于长春

